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亚森·罗平探索全集 (7)

亚森·罗平的第二面孔



法国国王的秘密或者亚森·罗平的真实身份

傅佳 译

序 言

在《空心岩柱》中附入瓦莱尔·卡托冈的《法国国王的秘密或者亚森·罗平的真实身份》，我们认为这是颇受欢迎的。

“瓦莱尔·卡托冈”是由一个词的字母改变位置构成的。像“亚森·罗平”一样，人们会看到这一点的。可是，令研究者受窘的是，这并不是名和姓的字母改变位置构成的。极尽全力地试图变换字母的位置后，人们终于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头衔：“代理检察长”。

瓦莱尔·卡托冈只不过是雷蒙·兰东代理检察长要近乎浪漫地摆脱法庭时常借用的假名。他在民事法庭就像在刑事法庭一样，经历了许多神奇的、悲怆的，有时是滑稽的事情，但他正是在职业的运作中，找到了让亚森·罗平产生兴趣的机会。

长久以来，在假期，他是埃特尔塔的老常客。所以他非常熟悉莫里斯·勒布朗，而且还看到过他在工作。所以，同样地他对该地区的所有特殊地形，就像对当地的所有历史详情一样地了如指掌。

但愿人们不要以为他的不起眼的作品是完全凭空臆造出来的东西。恰恰相反，原始素材、完全准确的参考资料、附注以及情节真实的事件，在里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本人在被人问及时，则承认不再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哪些是经过润色的，因为它们全都搅到了一起。况且，他说，就是这一点，也是或然的。好在，在他构思这些文章的冒险细节之后，后来发表的有关历史的探讨也向他揭示出他的想象只是一种预见，而事实确实是如他所杜撰的那样发生的。

说到底，他是用《三个火枪手》的笔法写出《空心岩柱》的续编的。

我们认为，莫里斯·勒布朗远不是怀疑他在法官任期内造就出了一大批竞争者，怀疑他是第一个从这些奇事和它们所产生的效果中得到欢乐的人。

——莫里斯·雷诺

前 言

组成本书的、揭露出来的、离奇的故事系列始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五日。这一天，以它那鬼斧神工的白垩质的峭壁而闻名的埃特尔塔市，沉浸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在五彩缤纷的、车马成行的盛大的传统节日里，人们在纪念几位伟大的画家。他们是用自己的画笔和调色板使神奇的峭壁得以永驻人们的心中的。是纪念亚森·罗平的传记作家莫里斯·勒布朗的。是他用自己的小说《空心岩柱》，使位于海湾入口处的著名岩石更加神圣和被人们接受的。

官家的仪仗队在海滨林荫道上行进着，他们来到了一个大高脚灯台前。此时，一个还比较年轻的男人在为竖立在那里的大牌子揭幕。大牌上写着“莫里斯·勒布朗平台”，而这个男人是小说家克洛德·勒布朗的儿子。

当我混杂在人群中，为使我在青年时代着迷的那个人欢呼和表示敬意

时，我身边的一位满头银发、身材修长、气质高贵、穿着雅致但有点陈旧的老先生摔倒在地上。人们把他抬到一条长凳上，拍打了几下之后，又使他恢复了知觉。于是人们问他住在哪里。

“在巴黎。”

“在巴黎？那在这儿，您住旅馆？”

“不，我来只呆一天，我要到这儿来……是为了莫里斯·勒布朗。”

这一行动令我吃惊。我也是早上从巴黎来参加节日活动的。可是我只有四十五岁，而且还有车。很显然，这位先生已经有七十岁了，而且是坐着火车来的。

他对莫里斯·勒布朗的作品如此痴迷令我深受感动。这位老人像我一样，应该是醉心于《八一三》、《水晶瓶塞》和与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战斗的。于是一种油然而生的同情心把我带到了他的面前。

“如果您愿意，先生，我开车回巴黎时是独自一人，我可以带上您。”

他注视着我，不管他是由于疲倦，还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总之他接受了。

在从埃特尔塔到巴黎的四个多小时的旅途中，在四匹马力的汽车里，我能有不少的事情好谈呢。所以我就这样知道了，我的这位老先生，罗曼·勒莫斯特男爵，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人物。

他很高兴人们以莫里斯·勒布朗的名字命名一个平台，这是显然的。况且，他是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来参加这一活动的。但是他认为这个平台应该以亚森·罗平的名字命名。因为，他说，勒布朗只是进行了叙述，而罗平则想象和完成了他的了不起的壮举。

是的，他毫不动摇地坚持罗平确有其人，请注意，他还与他相识呢！

我们的交谈涉及到这一点时，确切地说，在福卡尔—阿尔维玛尔和伊韦托之间，我认为我是在跟一个有怪癖的人在打交道。

不过还有新的惊奇在等着我。在尚圣母院，我得知，他、罗平和莫里斯·勒布朗同于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一年间在鲁昂的高乃依中学就读，而当巴朗丹的下坡路走完了，而且不再害怕看到我突然一下子把车开进转弯处的房子里时，他对我声明说，他甚至自认为是亚森·罗平的异父或者是异母兄弟。

“我们是异母兄弟，”他说，“但不是异父的。不过不要指望我把我们父亲的名字告诉您……！那您会知道得太多啦。”

从他的家谱中，我不能摄取更多的东西。但是从莫里斯·勒布朗的作品和生活中，就像在罗平的现实生活中确实证实的，有着多么丰富的详情呀！

他在讲述勒布朗的，受莫泊桑的影响的最初几部小说中，讲述了他全家对诺曼底的迷恋；他的一位姐姐乔治·勒布朗定居在儒米埃日；另一位住在唐卡维尔；他本人则始终在埃特尔塔。

激起他对罗平的最初的爱是在拉丁区，在孩子的每一次冒险令老保姆维克图瓦尔增加的担心时，和在勒布朗花园中度过的美好的下午时。当时，罗平向他的异母兄弟和作家讲述了自己最近的辉煌战果。

“有一天，加尼玛尔来了，对某事产生了怀疑，于是罗平在一隐身处的井底呆了两个小时。此后，在被占领时期，一个美国人的豪宅的看门的人们，把一整窖的香槟酒和威士忌藏到了这里面。”

到达巴黎，已经是晚上十点钟的样子了。我的男爵已经没有了下午的那种不适。为了度过这个夜晚，他邀我上他家去喝一杯上等的拿破仑，这是罗平直接从杜伊勒利城堡拿来送他的二十四瓶中的一瓶。

半夜时分，我离开他，满脑袋的惊奇，满口的清香。第二天，在我醒来时，我确信自己曾与一个早年间的老古董交往过，而且他还十分开心地嘲笑了我。

然而，在转过年来来的第一天，即一九五二年，而且一九五三年也是一样，我收到了勒莫加斯特男爵的祝福和对一九五一年八月五日一同返回的再次感谢的卡片。

随后，在一九五三年二月，我得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消息。我去卡尔纳瓦莱博物馆参观特别成果展览，当时我惊奇地停了下来，在最后一间展室里，在克洛德·莫奈的表现我亲爱的阿瓦尔峭壁的油画前，它的下面有一个金属的标签，标签上写着令人惊愕的题词：《埃特尔塔的空心岩柱》。

由克洛德·莫奈画的《空心岩柱》！真是异端邪说！克洛德·莫奈于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五年间在埃特尔塔作画。只是到了一九一一年，莫里斯·勒布朗才突发奇想，认为岩柱应该是空的。

当时我也只是觉得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就在我读中学二年级时，在提出费奈隆的《泰莱玛克》的一个段落写拉丁文的论文时，其中他谈及伊塔克的马匹，当时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荷马确切地描绘了伊塔克岛的旖丽的线条，只是那里并没有马。

而十年之后，在圣艾蒂安电影院上映一部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美国故事片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我耐心又勇敢地接受了这难以置信的服装穿着上的年代错误。例如：罗兰夫人穿上了督政府时期的服装；当一个人物出现时，在他成为制宪会议议员后，仍然在立法议会里供职。我强烈地要求偿付座位费。于是，在其他几个人的陪伴下，我来到最近的警察局。

所以，在克洛德·莫奈的《空心岩柱》的前面，我的血液几乎都不流动了，我要求把我带到博物馆馆长那儿去。

过了一阵子，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题词的滑稽可笑之处。

“我同情，先生，”他对我说，“我完全同情您。但我不是这个语言上的错误的责任人。这幅画的主人要求用使您愤怒的文字。”

“我们能知道谁是这位粗俗的人吗？”

“当然啦，先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啦。那请您去查找一下目录吧：这是勒莫加斯特男爵。”

我猛地一下子，变得目瞪口呆了。

而第二天，我来到了男爵的家中。可怜的人，他完全变了。脸庞凹陷下去了，没有刮脸，瘫坐在安乐椅中，他惨淡地微笑着接待了我。

“我没有多久好活了。”他说，“因为我得到了他的消息。我的老身子骨已经不行了。尽管如此，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在这个世上，我也活得可以了。请坐，亲爱的先生，请告诉我，您的来访会给我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欢乐。”

“没有，”我对他说，“只有我对您的健康的挂牵，以及向《空心岩柱》主人致敬的欲望。”

“哈，”他说，“您去了卡尔纳瓦莱？关于我的莫奈，您的印象如何？”

“非常漂亮。”

“您不要指望我把它留给您，年轻人。我给它安排了另一用途。此外，对您来说，这将是另外一回事……”

那一天，我没能得到更进一步的东西。

可是三个星期过后，住在巴黎克基利埃尔街六十四号的巴尔博图公证人发来一封信。他请我到他的事务所去，为的是交给我一份遗产。而从这位高贵的公证人的手中，我收到了封起的、饰有图徽的一个皮包，包内装有一份手稿和一封信。

信的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支援者：

我将不久人世了。而且死得没有后裔，没有家庭。没有人送我去我最终呆的地方。而我的财产将交给各类慈善机构。但是我不愿意把只有我才掌握的秘密跟我一同埋葬掉。

您本能地向我表示了如此多的关心。在我生命的关键时刻，您对亚森·罗平的存在给予了如此炽烈的关注，所以我要把这个秘密托付给您。另外，不管怎样，我有时担心某些外国人已经接近发现它了。我希望，既然已经如此，他们不要利用它来损害我们的国家，损害它的历史！它们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有时是决定它的命运的。

我将这份多年以来的遗产转交到您的手中，它是由支配者一个一个地传到我的手中的。请无愧于它。

罗曼·勒莫加斯特

以下是这份手稿所包涵的内容：

一 岩柱有它的秘密，海滩有它的神奇

自本世纪初始，莫里斯·勒布朗已经发表了他的小说，许多人被埃特尔特塔的岩柱的神奇而搅得心绪不宁。它真的是空的吗？一部分最年轻的人——这是最疯狂还是最有理智的人呢？对这一点是确信不疑的。另外一部分人则蔑视它，甚至还怀疑到亚森·罗平的真实性。他们说莫里斯·勒布朗这个人是在一九一六年巴黎市政选举时编造出来的，因为在市政选举时出现过一个叫亚森·罗平的人。多少次我听到了这无稽之谈呀！

应该承认，在我们这个地方，传说总是很难被接受的。

事实上，岩柱是空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将莫里斯·勒布朗的以亚森·罗平的隐情为依据的著作公之于众。但是罗平的冒险情趣和喜欢表现自己价值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它们并没有遏止谨慎小心的意识。那么，如果在他的叙述中，罗平对勒布朗说了真情，那他并没有道出真情的全部，而且仅此而已。

这部著名的书的要点的客观研究，将会很快地问世的。

这部著作对亚森·罗平在诺曼底的一座城堡里犯下的一桩入室盗窃案进行了叙述。一名业余的私人侦探插手了调查工作：这是巴黎让松—德—赛利中学的最高班修辞班的一名学生，年轻的伊西多尔·博特尔雷。事件使他获得了一张很明显地是从一张大纸上撕下来的小纸片。纸片上画着点点、数字和符号。下面就是它的复制品，莫里斯·勒布朗画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

{ewc MVIMAGE,MVIMAGE, !10400070_F10_1.bmp}

博特尔雷注意到，没有一个数字在五以上，也就是说，按照字母表中的元音字母数目，把每一个数字由与它相对应的元音字母替换之后，就变成了下面这一段神奇的文字：

{ewc MVIMAGE,MVIMAGE, !10400070_F10_2.bmp}

最后一行，它只包含六个未知的辅音字母和八个已知的元音字母。这些

在伊西多尔看来，好像是最容易解开的。可实际上，他很明白，倒数第二个字只能是一个“岩柱”，而最末一个字就只能“江河”、“考验”、“毛毛雨”或者“空洞”。鉴于前面的字，唯有“空洞”这个字可以给最后一行提供一个相似的意思。而伊西多尔·博特尔雷从中得出结论：这张纸提及了“空心岩柱”。可是这“空心岩柱”是什么东西呢？

于是这位修辞班的年轻人，又做出了第二个评注：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只能读为“小姐们”。然而，由于居住在被盗的城堡里的两名年轻姑娘刚刚神秘地失踪了，他便从中推论出“空心岩柱”这个字眼应该与这些小姐们有某种关系，而且这些字很可能指出了亚森·罗平把她们监禁起来的地方。

巧合把这位私人侦探和特别是警探小说家们的了不起的助理人员引上了一条通往位于克洛兹省的名叫“岩柱”的一座城堡。他不怀疑他将在那里找到姑娘们，还有他自己的、就在这个时候成为了绑架对象的父亲。而其实，他与一位朋友骗过了城堡看守们的警戒，他成功地解救了所有的被监禁的人。

嘿！就在他自以为战胜了亚森·罗平之时，后者在一份大报上发表了一篇长长的、引人入胜的文章。其中梁上君子指出：博特尔雷完全弄错了，他被表面现象愚弄了，而真正的“空心岩柱”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篇叙述的精华部份也正在这里。

空心岩柱的秘密是一个为英格兰的国王们所谙熟的、历史的和王室的秘密，是一个国家的秘密，它是在他们的手中消失的。在可怜的疯子亨利六世的王冠传到约克大公的头上之时，在冉·达克向法朗士、夏尔七世揭露这一切和从君主到君王相互传递之时……这一秘密涉及到了君王们拥有的巨大财富的存在并指明了它们的存放地点。要知道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在不断地增长、膨胀着的。

其实，这个藏宝之地早在高卢人战争和儒尔·恺撒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是由一位卡莱特首领揭示给后者的。对此，罗隆，诺曼底的第一位大公和随后的征服者纪尧姆，早在由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以晦涩难懂的方式提及此事之前，就都已知道了。

只是随着大革命的到来，和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被处决，秘密也就消失了。一天夜里，在巴黎由圣殿骑士团驻扎的寺院监狱中，国王把他的一位军官叫到了一旁，交给他一张上面写有点、线和数字符号的长方形的小纸。

“先生，在我死后，请您将它交给王后并且告诉她：‘以国王的名义，夫人……为了陛下和他的儿子……’如果她不明白的话……”

“如果她不明白呢？……”

“您就补充下面的话：‘关于岩柱的秘密。’王后就会明白了。”

军官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只是用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办完。当他最终来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面前时，他对她说：

“以国王的名义，夫人，为了陛下和他的儿子。”

然后，他向她呈上了信件。

她在确信看守们没有注视她时，打开了封签。当她一看到这些无法解读的几行东西时，显得颇为惊诧，但好像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她露出了苦涩的微笑，而军官捕捉到了这么几个字：

“为什么这么迟来呢？”

王后随后收起了这张纸，把它夹进了她的祈祷书中。

此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谈及这神奇的秘密，它无疑是与在法兰西实行极权君主政体的最后一位君主一道消失了，直至亚森·罗平巧见端倪，并最终重新发现它的时候，尚没有一个人……太遥远了，这是自然的，在克洛兹省的边缘地带和在岩柱城堡。

这非同寻常的揭示，令伊西多尔·博特尔雷难以忍受，而且使他的美丽幻想破灭了。

可是，在灰心丧气过后，勇敢的中学生又不屈不挠地投入了工作并为发现这神奇的秘密而重新开始了探索。首先他确定了，他所知的列举出来的所有这些历史人物，都与诺曼底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或者到过此地。那无疑是在诺曼底，他自忖着，有解开这一谜团的钥匙。他开始极耐心地徒步踏勘罗隆大公的旧领地。终于，在某一天，他的调研工作把他带到了埃特尔塔来。在那里，令他心花怒放的发现在等待着他。把迷人的海滩左侧圈起来的，是一个名叫阿瓦尔的峭壁，在它的尽头，大海冲击出了一个硕大的圆拱，叫阿瓦尔门。这个拱门本身又被一块探出海面的巨大而尖利的岩石遮掩了起来。

博特尔雷立即断定，这就是人们苦苦求索的秘密所在。如果人们敢于大胆提出这一设想的话，那么可以说，这座门就是关键所在。

实际上，当与当地渔民进行了十分钟的交谈后，他一点点地明白了，这座孤零零的岩石是以“岩柱”这个名字远近闻名的。而建在峭壁边缘最高处的那座中世纪建筑是有名的弗莱福塞城堡。而就在这城堡的附近，在峭壁伸向大海的那一部分，有一个狭长的岩洞，传说弗莱福塞爵爷的两个女儿过去被带到了这里，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把它称为小姐们的卧房的。

于是，博特尔雷很快就撰写出正式的文章。按照他的意思，以这张神秘的纸或者至少是数字和符号组成的四行文字为基础：

在埃特尔塔的阿瓦尔
是小姐们的卧房
在弗莱福塞城堡之下
是空心岩柱

他借助倒数第二行指示的方法，急匆匆地赶到了小姐们的卧房。他到达了城堡的墙边，有一块石头已经移动过了。他找到了一扇秘密的门，这门直通向一条楼梯。这是一条三百五十七级的直通到岩柱本身的向下的楼梯。

在那里，他发现罗平正在等着他，并祝贺他发现了这栋房子。岩柱确实是空的，在这阿里巴巴的现代洞穴中，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法兰西的国王们把他们私人的财宝都堆积在了这里。罗平只在其间找到了被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挥霍得所剩无几的财宝的某些残留部分。但是他本人却在里面积聚了他掠夺来的东西：有首饰、艺术品、金银制品、大师们的画。这些都是从它们的原主人那里友善地取来的，它们的到来，在这新式的神秘岛上，构筑了一座世界上最丰富、最壮观的博物馆。

我还记得在六月份的一个天气很好的下午，当罗平向莫里斯·勒布朗提供这一故事的素材时，莫里斯·勒布朗所说的骗人的话。事情发生在埃特尔塔那里，在偏远的乡村的一家名叫“皮埃尔菲克洼地”的小咖啡馆的花园里。这间食品杂货零售店，通常的顾客都是那些收工回来的种植工人。他们晚上

才光顾这里，所以一般情况下，白天是没有客人的。所以只有我们几个人，坐在一株老梨树下，距离老板娘为我们冰苹果酒的井只有两三步远的地方。

当时在场的有罗平、勒布朗和我，三个差不多都是在一八六四年前后出生的同龄人。罗平显得比其他两个人要年轻十岁不止，受过体育锻炼，非常活跃，容易冲动，穿着一身白色的法兰绒衣服，戴了一顶双色带的扁平的窄边草帽；勒布朗，文静又有节制，但是微笑、谈吐中总是透着狡黠，尽管太阳很大，但他仍然穿着能保暖的自行车运动员长裤，而且还为晚上返回时准备了厚围巾；至于我本人，穿着高高的硬领衬衣，打着皮领带，穿着银灰色的西服，戴着巴拿马草帽，在他们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相匹敌者中，我表现出了法兰西的古老的和严格的雅致。

应该看一看勒布朗在做笔记时是如何开怀大笑和不时地发问的：

“你以为读者会去生吞活剥地接受这些东西吗？”

因为罗平讲述故事时，为了向读者隐瞒某些真实情况和保留独有的利益，常常会遭到一些强烈的反对，和表现出令人担忧的、不像是真实的东西。

几乎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有理性且注意对问题的所有素材进行严格评判的人，认真地去做过这些事。

二 薄弱之处

好啦，所有这些都站得住脚吗？不难肯定，结论是相反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军事地图。在克洛兹省是否有一座莱基那或者岩柱城堡呢？两者都没有。

接下来，如果真如小说中说的那样，路易十四，风闻由于他的不谨慎，差一点把王室财宝的存放地点吐露出来。当时为了迷惑寻宝者，让人在克洛兹省的边缘建了一座岩柱城堡，人们能否理智地想到《空心岩柱》会指示他们走向这座城堡呢？不会的，人们会说这是靠近克洛兹省的岩柱或者是在克洛兹省内的岩柱。但是，希望能有某个人，像博特尔雷那样去理解为这是指的克洛兹省的空心岩柱，这就可以为路易十四提供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时间上和人物上表现他的机敏和灵活。

第二点，玛丽·安托瓦内特所说的话很有点令人费解。

王后在“好像明白了”之后，对给她从路易十六那里带来符号和数字组成的便笺的军官说道：“太晚啦。”

为什么太晚啦？在大革命时期，空心岩柱的所有珍宝又起得到什么作用呢？为了一次越狱，为了逃往外国，买通其中一位值日领班，甚至是一名狱卒？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能否相信——这能让我们想到——即使是在国民救国委员会统治和桑泰尔受监视之前，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之前，或者是六月二十四日杜伊勒利皇宫遭受侵袭之前，也都还可能收买革命分子中的某个命运与王室的兴衰紧密相连的人呢？

至少人们能够说，这是允许提出疑问的。

自从逃往瓦莱纳的计划中断后，法国人对他们君主的热爱变成了疑虑重重的敌意，而且他们绝不允许这种状态有什么新的变化。甚至早在此之前，自十月五六日起，人民对王室的情感就已经成了一种既尊重又怀疑的情感。那一天，人们带到巴黎来的是那些面包商、面包商太太和糕点店的小伙计们，但是他们是被做为囚犯带来的。人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就像人们所能看到

的那样，在一七九一年四月十八日，当路易十六和他的亲眷想要去圣克洛德教堂听复活节弥撒时，他们的外出被认为是令人担心的，因而受到了阻止。在这样的情况下，玛丽·安托瓦内特又能到哪里去找能帮她取出部分财宝的人呢？任何一位革命群众都不可能变卖这些东西而不引起别人对他的虎视眈眈的关注。

这还不算完。这种特殊性以某种形式表现了出来。

我们刚刚试着分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感叹。我们看到，仅凭这个故事提供的这些情况，她的感叹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可是仅局限于提供王后的表示遗憾的话的作者本人，怎么就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呢？通过这一冒险事件，莫里斯·勒布朗使读者明白了这个情节的原因和结果，他解释说明了所有人物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他一步步地沿着他们的思路发展着，他清晰地描述了他们的谈话，还有他们的沉默。而当他为我们提供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晦涩难懂的感叹的话时，这是怎样的一个急转弯呀！

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像明白了”的王后说的“太晚啦”，隐瞒了某些东西。

第三点反常的是：借助于环境的哪些帮助，空心岩柱的故事在路易十六和亚森·罗平之间中断的？

无疑，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他们的儿子都是早在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之前死去的。那么被国王们保守了近千年的秘密真的就逃过了天才的拿破仑和嗅觉灵敏的富翁了吗？王储的姊妹，在一八一四年随她叔父一道返回法国的玛丽·泰雷兹，就是拿破仑称为“皇家家臣”的人，也像她的弟弟一样，并未被告知这一秘密。当时她正与他窝居在有圣殿骑士团驻扎的寺院监狱中，这能令人接受吗？由于他们的祖先不同，无论是路易十八、夏尔五世、还是路易—菲力普，都不能知道这空心岩柱，这么认为是否合适呢？

但是在这繁杂的问题中，最明显的和最难令人接受的是博特雷对这种神奇资料所给予的解释。

我们还记得他的解释：

在埃特尔塔的阿瓦尔
是小姐们的卧房
在弗莱福塞城堡之下
是空心岩柱

让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这段文字和像出色的警员们，迪潘·埃德加·普、埃居尔·普瓦罗、阿加塔·克里斯蒂所干的那样，也就是说像笛卡尔所做的，彻底破除一切其它的权力的同时，进行论证。

于是，我们被带到了深刻的评论前。这些评论意见如下：

第一条评论：博特雷的文字解释得比较粗笨，他那不规则的与和谐的线条，好像是一篇墓志铭或者是历史的碑文。但是这样的精心安排，尽管十分完美，也还是荒谬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只有十四个字母；而在第二行，我们数到二十三个字母；在第三行数到二十个字母。我们认为，如果路易十六有个便笺要交给王后，他也应该像所有的人一样地把它们写得看上去一样长。既然最长的有二十三个字母，再说，这又是一张撕下的纸，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其它几行在这张纸被撕下来之前就是这么写的开头。

下面的这个样子是唯一合乎逻辑推理的：

```
{ewc MVIMAGE,MVIMAGE, !10400070_F17_1.bmp}
```

第二条评说：虽然亚森·罗平让莫里斯·勒布朗确信了，最后一行不可能是“空心岩柱”，但是当人们解释前面三行和又遵照第四行的数字指示进行下去时，能够到岩柱这一步！严格地说，如果这一行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在开头时表现出来。

第三条评说：同样地，只需一点点逻辑推理，人们不应该推翻关于第一行的“在埃特尔塔的阿瓦尔”的翻译吗？

关于旨在重新找到通往空心岩柱的道路的手册中写有埃特尔塔这一点似乎不大真实。稍许知道这个秘密的他或者她，为了很好地利用这一便笺提供的情况，至少应该知道这些神奇的地方应该位于埃特尔塔。无论如何，玛丽·安托瓦内特肯定，绝对地肯定，知道埃特尔塔，而且对这个村子是很熟悉的。其实，在一七八五年前后，一个叫贝勒维尔的男爵让人在埃特尔塔挖了一个养蚝池，是专门供玛丽·安托瓦内特享用的。此事已经被科谢修道院院长于一八五二年出版的关于埃特尔塔的书提及过。这些蚝是用两条单桅帆船“美人鱼”和“劈刀”从康卡尔运去的。在海水和埃特尔塔暗河水的严格地按比例调配的水中浸养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它们用十匹或者十二匹马拖的车运到凡尔赛去。

当地的一位历史学家，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部博学的著作中，写明了这位贝勒维尔男爵的身份并指出他的作品已经归到了国家档案中（海底，D₂58）。

十分明显，养蚝池是在一个从未有人见过的地区，由一位经过认证的男爵建立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托辞。而轿式马车从埃特尔塔和凡尔赛之间的穿梭旅行更主要的是为了运送从空心岩柱弄出的财宝，这些财宝是为了满足王后的贪得无厌的欲望。

所以，路易十六肯定没有必要向玛丽·安托瓦内特提及埃特尔塔这个名字。

可是，即使他这样做了，人们也应该避开“阿瓦尔”这个字。它一般用来表示，在一条河流中，与入海口最近的地方，是与表示最接近源头的上游正好相反的。但是在埃特尔塔，“下游”这个字表示的是海岸的左侧，在西南方向，而“上游”则表示海岸的右侧，在东北方向。这在埃特尔塔有着特殊的意思（原因出自暗河，在它的最后一部分和入海之前的那一段，在空心岩柱的下面，它是与海平行流动的，是从右边的峭壁向左边的峭壁流淌的）。这一点是只为那些熟悉和懂得埃特尔塔的人们知道的。

那么必定会出现下面的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收此密码信件的人谙熟埃特尔塔（这有可能），那就只需说一句“在阿瓦尔”；或者是他不了解埃特尔塔，那就应该说“埃特尔塔的西边”。

在这一评说工作之后——这是无可指责的，我们一致同意——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句子的组合。

每一行一般来说应该有二十三个字母且“在埃特尔塔的阿瓦尔”与“空心岩柱”都是亚森·罗平巧妙地编造出来，并向莫里斯·勒布朗建议过的。那么真正的、严肃的翻译，是我和罗平共同努力得出的。应该如下文：

人们发现了藏宝处
通过小姐们的卧房
就在弗莱福塞城堡下

这就是前面的三行，在它们之后，就要按图和数字索骥了。而这一解释中，“藏宝处”具有这个字在当时的意思，也就是说国王私人珍宝的意思；

至于“下面”，它的使用并不奇怪，在当时恰恰是很正常的，它是《英俊鼓手》中就有的，像人们唱的《在美丽的大海上》一样。

人们也可以把第一行读作：

这里就是国家要冲的入口

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当人们知道埃特尔塔的岩柱是与叫做阿瓦尔门的（它在城市徽章中是以一把钥匙表现的）宏伟圆拱相连接的，以及国家要冲的标记时，它自然可以表示通往所有的门的宝贝。

然后就是图案和数码组成的第四行了。当人们破译一切和发掘了所有的东西之后，也就到了岩柱的腹地，同时也就解开了这个谜。

那么，为什么还有个第五行？

很显然，是为了指出另外一个秘密。

由于人们不能把莫里斯·勒布朗在他的小说中隐藏起来，最后一行的最后几个字也就只能被认作“考验”、“哭泣”或者“江河”、“空洞”了。实际上，它应该被读作“江河”。当人们知道要在剩下的这些字母前面安上几个字母，还有上游的峭壁，由于它的朝向而比另外一侧的更白时，好像它还是上面建的小教堂的基座，在过去被称为白柱石，那么人们就会很轻松地组出下面这条文字来：

白柱石连着江河

外行的人会说：“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无论是谁，只要他真的到这里来，这个说明也就会一目了然了。

我们从阿瓦尔峭壁出发，从小姐们的卧房、从弗莱福塞城堡以及从便笺最后四行文字引我们来到空心岩柱出发，朝被称为“白柱石”的阿蒙峭壁走去。我们沿着大海海岸线走，随后我们在卵石地上走了将近三百米的样子，来到了峭壁形成的一个凸出部位，它把埃特尔塔海滩和其它的海滩隔离开了。于是我们设法穿过一条短短的隧道，它使我们知道了这个凸出部位的厚度，来到了一个平坦且没有人迹的海滩。绵延几百米的海滩上悬垂着峭壁的竖墙。此地像梦幻般的仙境，身临其境的人有一种完全孤独的感觉。人们在这里望不见陆地，紧紧贴着岩壁前行。没有人能从峭壁上面发现你。

继续我们的路，去寻找“江河”。我们不久就发现了一条湍急的水流，它好像就是从峭壁下面流出的，一直流入了大海，完全像是位于下游的一条地下暗河。那么在朝这水流走过时，我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大约在五十米左右的地方，在到达“江河”之前，在卵石路上的三个人高的地方，有一条隧道的出口。

我们凭借着横杆上铺满了海带，而且生了锈的梯子向上爬去。我们钻进了洞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在黑暗中前进着、前进着，始终向前走去。

我们走了八百米后，走出了黑暗和潮湿，来到了一个小狭谷的谷底。此时，我们发现距我们几步远的地方，一侧是埃特尔塔教堂的高雅和庞大的侧影；另一侧是建在圣克莱尔的山嘴上的城堡主塔。

所以，严格地按照便笺字面的意思，我们将可以发现，一条秘密通道——它还存在——连接着埃特尔塔的城堡主塔和一片荒凉的、隐蔽的、位于英

吉利海峡的海滩。

这就是路易十六的便笺的第二个秘密，是亚森·罗平在骗人的假象下掩饰起来的。因为“空心岩柱”这几个字美丽迷人，是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太晚啦”的喊声中得到的。罗平从所有王室世系得到的（人们将会在本回忆录中了解到情况），以及唯一能解开这些谜团的钥匙，直到现在，在法国的历史上仍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三在美丽的大海上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埃特尔塔的词源。人们就此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在最古老的地图上，埃特尔塔是以“埃斯特特尔塔”的拼法出现的。是在一六二八年出版的热拉尔·梅卡特地图集和法国的于德拉菲地图上出现的。其实人们在一份极罕见的地图（由罗伊海军于一五三四年绘制的兵力方案布置图）上找到的埃特尔塔的名字，就是比较怪地写成了“埃斯特特尔塔”的。

可是，如果人们从海军档案中回忆起作为制订一五三四年印刷插图的原始草图（B₄₁，G₅₂），就会发现：在埃特尔塔的方位，在科地的嘴筒高处，人们可以读到口语化了的几个字：“这里是.....国家。”这一段说明文字显然是国王或者他的某一个亲信在村庄还不存在时或者尚未取名字的那个年代所为，它旨在表明此地是国家财宝的藏匿地，而且简写成：“这里是.....国家。”抄写者由于不知道秘密，很自然地认为，这段文字表明在这里有一个叫“埃斯特特尔塔”的地方，而且毫无恶意地把它传播出来，并给这个地方赠送了一个名字，尽管风剥雨蚀，但是这个名字却留了下来。

不过，显然是在这一时代之前，埃特尔塔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沿海一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儒尔·恺撒、莫里斯·勒布朗把他视为最先掌握这一秘密的人中的一员，也曾在此居住过。自从罗马大道的利尔博纳（老的约里奥·博纳或者恺撒喜欢的城市），直通埃特尔塔。沿费康和贝努维尔两条狭谷构成的山嘴直伸到里面去之后，人们就把它称作“圣克莱尔海滩”了。

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罗马人建立了他们的造船工场（参见奥伯博士的《埃特尔塔的紫杉》P11）。同样是在这里，后来，世袭领地独立于埃特尔塔的君主们，城堡建在距海半法里远的圣克莱尔的君主们，建起了一座教堂的塔楼，它至今还在。它像一个前哨，从那里极目望去，在大海上，确切地说是在岩柱上，人们可以同时看到两条小狭谷。

从十五世纪开始的这一系列谜团中，唯有从教堂塔楼到隐蔽的海岸这条地下暗河的问题得到了解答。

一、百年战争之谜

直到一三 九年，几乎是法兰西和英格兰两家王室的子女都没有联姻的关系。人们只能找到一个例子，法兰西的路易八世的儿子和布朗什·德·卡斯蒂耶，亨利二世普朗塔热奈的孙女（同时也是阿里埃诺尔，被离弃的路易七世的妻子的孙女）。可是到了一三 九年，英格兰的爱德华二世娶了伊莎贝尔，菲力普·勒·贝尔的女儿。因此他也就成了连续三届法兰西国王的联姻兄弟，他本人愿意继承法兰西的王位，而且在他的要求之下，引发了百年

战争。

一个世纪之后，亨利五世从一三九六年又把中断了的战火重新点燃了。他在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说出名字的地方，不过应该是在科地的海岸，与他的军队一起登了船，因为他安营扎寨的第一座城市是阿尔芙莱尔，在塞纳河的入海口，距勒阿弗尔只有一法里半，距埃特尔塔却有六法里！

长久以来，人们在想，这支部队借助于何种魔法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在大海上的陡峭的悬崖高地上落脚，而那里的海滩和狭谷是如此之稀少，又这么容易掩护。

现在是否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呢？

二、白金汉大公之谜

每个人都会记得《三个火枪手》。按照通常的说法，大仲马是从现实中想象出一个特别巧妙的小说情节的。但是最有经验的学者们指出，在这部著名的小说中，想象只占有一小部分，这主要的部分还是符合事实的，无论是阿尔塔尼昂，还是阿托斯·波尔托斯和阿拉米，他们都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他们确实存在着，而且后三位就是国王的火枪手。乔治·维利埃，白金汉宫的大公，确实迷恋着安娜·德·奥特利什，而且真的从女王那里得到过著名的钻石手杖。

但是，在这著名的小说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尽管作者已经触及到，但并未揭开的神奇的秘密（特别是在第十二章，第三段），就是白金汉大公的待人接物的行为举止，骗过了红衣大主教的警觉，并能深入法兰西腹地重新找到王后。尽管海岸线上加强了警戒，维利埃还是成功了，而且是每一次，他成功地在法兰西登陆了。在什么地方和运用了什么手段呢？否则，尽管他从王后那里得来了秘密，黎塞留也是一无所知的。

三、路易十四之谜

在十七世纪，法兰西和英格兰两个王室的联姻制度在百年战争期间中断之后，又开始了它的辉煌。

英格兰的夏尔一世娶了法兰西的昂里埃特，路易十三的姊妹。英格兰的昂里埃特，夏尔二世的姊妹，嫁给了奥尔良大公，罗阿—索莱耶的兄弟。

而在一六七一年，当夏尔二世和路易十四之间的秘密条约签署时，是谁来谈判的呢？奥尔良的女大公。她是从何处离开法国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呢？虽然至今仍无人谈及，但是这很难猜测吗？

十八年后，当雅克二世被迫在纪尧姆·德·奥尔良面前逃跑并离开英格兰时，他秘密地来到了法兰西，那么在什么地方离船上岸的呢？最后，在一六九五年，他派贝维克去英格兰做起义准备时，贝维克在法国海岸线的什么地方，从三月直到四月一直没有等到约定的信号呢？

四、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谜

人们还记得上面所讲的国王和王后为了去圣克莱尔听弥撒，曾试图离开巴黎，但遭到了拒绝。从圣克莱尔，他们又想去哪儿呢？人们通过费尔森日记知道了这一点。在快到埃特尔塔时，布那侯爵认真地为居斯塔夫三世，瑞典国王，制订了一个在法国海岸线登陆的计划。

五、拿破仑之谜

拿破仑在打算入侵英格兰时，曾经想在埃特尔塔建立一个军港。在埃特尔塔的所有工程就为这一事实提供了充分证明，尤其是与此方案相关的资料至今仍收藏在鲁昂路桥、河海部门的档案中，人们可以从中找到所有的图纸和全部的预算方案。

为什么如此缜密地制定的方案最终会被放弃了呢？

人们在《富歇回忆录》中找到了说明。他说；当时工程师们已经在埃特尔塔完成了图纸的设计，而塔列兰利用一次由皇帝召集的讨论兴建工场的会议，向拿破仑表述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强调说，新的军港距勒阿弗尔只有七法里左右，而且他认为，在这个狭小的区间聚集国家海军的大部分力量是没有益处的。相反，在距盎格鲁—诺曼底群岛最近的区域建军港将会有极大的优越性，因为在旺代战争期间，英国人总是在那里登陆的，原因是那里疏于防备。总之，他得到了皇帝的赞同，后者听从了他的要求，放弃了埃特尔塔，选中了瑟堡。富歇对塔列兰介入此事感到惊奇，因为后者对海军和战争是从来不感兴趣的，并且他指责他对外交部长在几天前接见……男爵的介入……，因为富歇怀疑此人是凯觐王位的人在巴黎的一个密探。

不过，人们会记起科谢修道院院长提及的一位贵族，作为埃特尔塔和凡尔赛之间的穿梭旅行的领导的就是贝勒维尔男爵。

而且，当人们想到拿破仑下台之时，是塔列兰欢迎路易十八的，而他又成了路易十八的总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塔列兰答应普罗旺斯伯爵的再三要求，在今后小心行事，而不想方设法把拿破仑和他的那些工程师们从海滩上赶走的话，后者一定会发现波旁家族的秘密的。

可是还有更多的人说，也还有更好的。

当人们阅读富歇每日给皇帝呈递的警报集时，人们多次地从中发现关于法国渔船和英国军舰发生冲突的说明。人们对英国人的好斗和好奇感到震惊，它们突出地表现为两点：一点是在比维尔峭壁前，卡杜达尔曾于一八三年秘密在此登陆，人们担心送密信的人会从这儿溜进法国（特别参看十三年雨月二十三日的报告）；另一点是关于埃特尔塔的渔民们被英国人搜查和审讯的。

于是在十三年花月二十日（一八五年五月十日），部长指出：“埃特尔塔的两个渔民，勒瓦瑟和达利贝尔同敌人进行过联系，回来时曾被带来审问过，后来被放了出来。”同样的情况还有一八六年五月十七日的，“由勒歇和阿歇领航的两条埃特尔塔渔船在费康附近与敌人取得了联系。英国双桅横帆船的船长觉得这两艘船很可疑，便在下雾的时候，把这两个人弄到了他的船上，向他们问了关于法国的最新情况，然后把他们送回船。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上了自己国家的船，而这两条船均被解除了武装。”

埃特尔塔的秘密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让那些饶舌的人在如此严酷的事实面前猛醒了。可是，埃特尔塔渔民不是仍然每天驾着他们的渔船在这著名的地上暗河前面穿梭于阿蒙门和沃迪厄岩柱之间吗？

六、三次革命之谜

在十九世纪的一八三一年、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三次革命之后，被废黜的君主们为了去英格兰，全部要求不走加来或者布洛涅陆路，当时它们是距离最近的，而是要走塞纳河水路，这是怎么回事呢？

尤其是路易—菲力普的出逃是在匆忙之中开始的，而到了塞纳河入海口时则变得犹豫不决和惶恐不安了，好像国王和那些要帮助他找到海岸的人们不够熟悉，还是国王受到了特别严厉的监视，这又该怎么说呢？

而就这一点来说，一位历史学家同样提请我们注意，勒诺特尔先生无法不流露出自己的惊讶。在他的《从一场革命谈开的》（弗拉玛里翁，一九三三）中，他在第一百一十九页逐字逐句地写道：

“从这令人惊讶不已的历险来看，许多细节是未被揭露出来的。我们在这里跟踪得不多的原因，是在许多方面关系显得不一致，且经常是不协调的。此外，所有的过去的哨所日志或者对地图简单研究得出的说明又是非常详尽的。只需一些无可争议的事实就可以用作基准点。这是肯定的，例如，路易—菲力普和玛丽—阿梅利在二月二十六日早晨重逢，就在海岸。他们在格拉斯小屋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在阿尔芙莱尔）：一栋只有两层的小房子，是属于德·佩尔丘先生的。可是他是怎么走到这个隐蔽地方的？谁给他们指的路？此地是否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这确实是些并不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就是这样，那些讲述者们也并没有满足好奇心……德·佩尔丘先生，这栋小房子的主人，是仲马将军的一个姻亲，而他，在随国王到了德勒之后，又从那里去了勒阿弗尔……”

这些在勒阿弗尔附近神秘的穿梭往来使人们想到，在一八四八年，埃特尔塔已经不是一个躲在狭谷中的孤独的、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无危险地来到这地方，可是自从卡西尼地图出版后，自从帝国战争以来，自从通往古老的儒尔·恺撒海滩的新路开通以来，通往英吉利海峡和英格兰的神秘之路的秘密也就失去了它的魅力。

而欧也妮王后本人，在一八七一年九月四日的第二天，也走了这条通往勒阿弗尔的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我们搜集到了大批的资料，它们似乎有点令人惊愕，但是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很容易通过一次现场实地调查得到印证的。

四 王后的首饰

于是，几个世纪以来，厚重的神秘色彩不仅笼罩着空心岩柱和它的财宝，还使得这非同寻常的隐秘的码头，位于八百米地下暗河尽头的、在一条荒无人烟的狭谷和一条意想不到的海滩之间的码头，得以神奇地把英格兰和法兰西连接在了一起。国王的秘密，人们知道，是这条提供信息和密使的通道，国君是瞒着大臣们自己掌握的，尤其是路易十五，充分地利用了它。埃特尔塔隧道是这些隐密道路中的一条。

拿破仑三世是十分清楚历史上的这条隐密阶梯的。

到了一八五三年，当时，刚一建立路桥、河海工程的档案，他就亲自查阅了他叔父拿破仑一世设计的军港图纸，而这些图纸五十年来，一直是被灰尘掩埋着的。

转过年来，在一八五四年，王后又对这座小城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和爱意，向它赠送了一幅她本人的全身画像，用来装饰新建成的一座教堂。

但是确切地说，埃特尔塔被艺术家们所发现，被经常逛大街的人们所宣扬，它已经成为一处时髦的海滩了。在那里任何一个秘密都很难保住。新的谨慎也就十分必要了。于是新的谨慎开始了。

一方面，当时最显赫的和宫廷中最好的社团集会都被带到埃特尔塔去。而且自第二帝国之初，土地被买光了，别墅也被像布莱·德·拉·莫尔特家族（该家族的一位成员曾经是第二共和国的亲王议长身边的副议长）、德·拉·图尔·圣伊盖斯家族和德·埃塞尔尼家族等，这样的一些人家建造了起来。

另一方面，一条环绕城堡主塔的地下通讯网络系统被连接起来了，搜索工作借发展乡村道路网和修建铁路之机，在一八八一年至一九〇一年间也开始实施了。

后面的图纸展示出了它的联络线。它们的编号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非常有趣的。

地下一号路连接罗什家族别墅花园中的海滩，至今仍存在。它能看到并可直接通达海滩。与罗什家的别墅同时建起的还有埃塞尔尼家族的，而且在最近的战争中还曾被德国人利用过。

从这栋别墅出来，只需走几步路，穿过儒尔·热尔博街，过去叫蒙特海岸，人们就可以到达“石竹”别墅前。

这栋别墅具有双重的特点：在一八七一年，它是属于博格朗先生的。他是王后的珠宝商。在和平街十九号。它的花园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边是陡峭的侧翼，一边是桤柳群通道，中间由第二号地下通道连接起来（图上所标的 No2）。这条地下通道仍然存在，但是，自从这块地产的里面一部分已经卖给了他人之后，一端已经被堵起来了。

从这一部分（土地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分割成小块），人们可以随意地走进邻居勒·瓦尔·弗洛里的花园。可是，勒·瓦尔·弗洛里的花园又是由从圣母街下面穿过的第三号路与珀蒂·瓦尔家的花园连在一起的。而珀蒂·瓦尔家同样通过地下四号路与城堡主塔周围的土地连在了一起。

最后从城堡主塔，通过已经在修建铁路时消失了的最后一条地下通道（No5），人们可以来到一个像是井的地方。从它的底部攀上来，可以走进那条八百米长的直通大海的地下长廊（No5），它始终存在着，现在只有捕虾的人还在用它。

这最后一条分为两段的（No5）通道是最古老的，它肯定是从十一世纪起就成了国王的一个秘密（就在最近建成教堂的那一天）。

其余的通道可以让人们在城堡主塔、珠宝商家和大海之间自由穿行而不被发现，很显然，它们是后建起来的，而且全都成为了皇帝的秘密。

不止一次叙述的关于王后的出逃，使我们知道了，一八七一年九月四日，欧也妮为逃避卢浮宫引起的可怕骚乱而离开杜伊勒利宫时，只有她的读书人勒布雷东夫人陪着她，而且只带了一个装了很多很少衣服的旅行包。多亏了她的牙科医生，埃万博士，她才得以来到都德维尔和从那里登船去的英格兰。

所以，她是在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到达那里的。更有甚者，共和政府又把王室的所有私人财产全部查封了。

然后，在很短的一段时间过后，王后又收回了她的财产和首饰，尤其是她那串名噪天下的珍珠项链。

这些财宝是怎么运去英格兰的呢？

人们很清楚它们是如何逃脱查封的。在阿贝尔·埃尔芒的《欧也妮·法兰西人的王后》一书中，人们在第一百六十五页可以读到下面这段文字：

“一天早上，”德·梅特尼希夫人（奥地利驻巴黎的大使夫人，王后的挚友）这样

写道，“我还在睡觉（应该是九点钟），我看到我的房门打开了，同时，德·玛拉科夫大元帅夫人在王后的财务主管波莱夫人，有名的佩帕的陪同下出现在了门口。他们面色惨白，全身在发抖，手里拿着、怀里抱着许多包裹和袋子。她们走近我的旁边，泣不成声，德·玛拉科夫大夫人紧紧地把我搂在怀中，说道：‘杜伊勒利宫里一点也不安全了。我们恳求王后把她的钻石藏起来。我们想到了您，您愿意保管它们吗？’我一下子愣住了。她们便开始把首饰包打开。首饰全都是用那些旧报纸乱七八糟地包起来的，没有首饰

盒。人们也没有费时间去开列清单。

“当这些夫人们离我而去后，我叫来我的贴身女佣，她去找了一些薄纸来，我们就一起包裹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王冠、前胸饰物、手镯、首饰别针、耳环、鞋饰和枝状装饰品。我们在找藏宝的地方……”

那么后来呢？

在他的《亲密的拿破仑三世》一书中，费尔南·吉罗杜在第四百六十三页说得很清楚：“来到奇斯勒于斯特的法国人……亲眼看到当时王子已经在乘坐非常寒酸的火车，可是所有欧洲的君主都受到了他宽宏大度的接待……王后最终能够高兴地卖掉一位大使夫人在九月四日之后派人带给她的私人珍宝……”

但是这个说明解决不了问题，它只是令人想到这位大使夫人是用什么办法把那些价值连城的珍宝从英吉利海峡那边弄过来的。

当时，在埃特尔塔，所有的人都对此确信不疑。而当地的历史则说放在王后珠宝商家中的这些首饰是在几天后通过著名的地下通道离开收藏地的，而且是在夜间，在不为警方知道的情况下，装上一条驶往南开普敦的渔船上的。

伟大的历史故事到此结束了。

现在就要来描述一下这埃特尔塔小镇的非同凡响的命运和与我们国家最秘密的历史紧密相关的朴素的好奇心理了。

在一个很难确定的地质时期，大海冲击出世上唯一一串窥视海岸的三个圆拱。确实，这一侵蚀运动使岩柱的内部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洞穴。这是由罗马人发现的，它使他们领悟到有一条利尔博纳到埃特尔塔的路。人们觉得这个村庄如此渺小，那么只能说明它具备某种特点，它具有某种战略意义。

然后在第十和第十一世纪，在罗隆和征服者纪尧姆时代，在建造教堂的同时，一座城堡主塔也在圣克莱尔山嘴处建了起来，它与一条看不见的秘密的地下暗河相遇。在百年战争时，三个火枪手的年代以及随后的路易十四时期曾被利用过。这条通道应该让富歇的警署坐立不安过，让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后来的路易—菲力普产生过希望，而且在王后出逃后还最后一次地被利用过。

但是，“最后一次”这个字眼肯定又会引出最后一个问题来：“在这么一长串的君主之后，亚森·罗平又是怎么成为这一秘密的拥有者的呢？”那么，好吧，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请您听一个故事。

就在一八六四年间，一个身材优雅、举止高雅的人来到了埃特尔塔，在城堡主塔内的通常为管家保留的住宅内定居下来。他讲一口流利的科地区土话，名字也是典型的诺曼底特色的，叫波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一位十分年轻的女人，美丽端庄、满头棕色头发、身材高大、充满青春活力。他说她是

他的一个侄女，但当地人说她远没有那么习惯当地。

在他们到来后的几个星期里，人们偶然能见到这位侄女。但很快，她就完全呆在家里不露面了。当地的人们觉得她害怕见人并逃避与乡村发生往来，认为她想图清静。所以说不出她是喜欢这样做，还是这样做有益于健康。

另外，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叔父常喊她维克图瓦尔，而且就是这罕见的名字也像是编出来的。

在几个月之后，漂亮的侄女走了。她回了巴黎，好像是为了一个靠得住的工作。于是，人们再也听不到对她的谈论了。她偶尔来成为城堡主塔管家的波莱先生这里小住几天。

但是在这个侄女隐居和返回期间，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个明媚的早上，波莱先生怀里抱着一个只有两天大的，而且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来到了市政府。

“我的上帝，波莱先生，”市政府的书记官叫道，“您真够滑稽的！现在您要给他喂奶？！”

“绝对不是，”对方回答说，“但是我想让您看一看。请您想一下，早上一出门，我就发现这个婴儿在门口了。”

“从天上掉下来的？”

“肯定不是从我的兜里掉下来的吧。”

“您打算怎么办？”

“我要为他申报。”

“小孩怎么样？”

“一般。”

“哈！这样的话，我要去找市长。这应该是正常的。”

其实书记员去找的不是市长大人莫代先生，因为他在这个季节住在巴黎，而是市长助理伊泽先生。

当身份官来到后，他既显得惊讶又十分热心。于是，他也大喊大叫并仔细询问了一通，此时婴儿的哇哇啼哭声响遍了市政府的办公室。

“那么，我的朝气蓬勃的男子汉，我觉得你是个早熟的人。你成为埃特尔塔人还不到两个小时，就开始抱怨起来啦！”

“助理先生，他现在根本就不是埃特尔塔人，因为他还没有申报。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来的。”

“好吧，我们给你登记，男子汉。您来告诉我，波莱先生，您是怎么找到这个包袱的。您是否知道他来自何处？如果您真的一无所知，那么，我的老天，我们就得给他起个姓并起个名字啦。”

“助理先生，我是在我的门口看到这个包的。此外没有任何要解释的了。”

“还有随身带的襁褓？”

“是的。”

“我认为他的母亲不是粗鲁的乡下女人。您看一下这个围嘴，上面还有花边呢。”

“我的上帝……”

“甚至还绣了一个字母。您看吧：一个‘N’。”他边说边转向波莱，眼里流露出猜疑：“您确实一无所知？”

“我向您保证，确实是这样的。”波莱神情紧张地坚持道。

“ 好吧，既然您没有一点记号，那我们就来干吧，我们给他一个什么姓呢？ ”

一阵沉默，甚至连小孩子的哭喊声也都停了下来。

“ ！确实， ” 助理连续说， “ 这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

“ 一个男孩。 ” 波莱先生回答道。

“ 哈！您打开看过了？好！.....然后又包上了？.....我不知道您还会包裹新生儿.....至少您的侄女..... ”

“ 这是什么意思..... ”

“ 好啦，我们别议论啦，我要尽职责了。 ” 他转向婴儿， “ 我们给你一个什么姓呢，我的男子汉。 ”

“ 您刚才在喊‘我的男子汉’时不是已经给了他一个姓氏了吗？加亚尔，这个姓怎么样？ ”

波莱对此表示不满意。

“ 加亚尔，加亚尔，您脱口而出。您没看到这不是一个男子汉，而是一位绅士吗？ ”

“ 只要您愿意。 ” 助理说， “ 可是我们怎么叫他，我的先生。 ” 他挖苦地把组成“先生”的这个词的两个元音拆开，就像是在面对一位君主说话似的。

十分困惑的书记员又介入了：

“ 既然他不是男子汉，而是先生，那我们就叫他西约尔吧。 ”

“ 西约尔，可以。 ”

“ 西约尔，可以。 ” 助理也随声附和着， “ 那么名字呢？ ” 他以一个杂货店跑街的人的语气问道。 “ 当然应该是以字母‘N’打头的名字啦！ ”

他抓起一本人名字典，找到男性的“N”这一栏，开始数了起来：

“ 诺贝尔、诺埃尔，尼科代姆、尼古拉、尼凯斯、内斯托、纳西斯和..... ” 他抬起了头， “ 和.....拿破仑。 ”

“ 您认为拿破仑怎么样？ ” 波莱问道。 “ 这也是对皇帝的一个敬意吧。 ”

“ 我不知道皇帝是否愿意做所有被捡的孩子的义父。但不管怎么说，总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说是您的意愿.....我们就叫他拿破仑·西约尔吧。 ”

于是，在一八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埃特尔塔市政府，出生证就这样开出来了：

“ 一八六四年八月的第十八天，在上午十点钟，当着我们的面，伊泽，埃特尔塔市政府助理（勒阿弗尔郊区，下塞纳省），在市长授权下行使了身份官所应做的一切职责。他证明波莱·奥古斯特·维克图瓦尔，城堡主塔产业管家，在市政府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好像只有一天的年龄的男性孩子，并告诉我们他是当天上午八点钟，在城堡主塔的家门口发现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孩子头戴一顶用两条同色的丝绦带捆着的白棉布小软帽。他裹着一条白羊毛背带和两个白襁褓，其中一条是棉的，一条是毛的。此外他还戴了一顶圆帽，上面绣了一个‘N’字。我们给了这个孩子一个姓，叫西约尔。另外，根据围嘴上的标志，为了满足母亲的希望这个名字由‘N’开头的意愿，给了他一个名字，叫拿破仑。波莱先生表示愿意精心护理小孩直至把他送到勒阿弗尔收容所，因此我们就把他连同他的衣物交给了这位波莱先生。作为他保证这孩子的供给和护理的条件，于第一时间把他交给了收容所的主任。所以我们在有六十五岁的零售商马雷夏尔·亨利和三十四岁的水手瓦莱奈

尔·森佛利安在场的情况下，草拟了本纪要。他们二人均居住在埃特尔塔，他们与申报者一同签了字。还有市长助理，在宣读完之后也签了字。”

如果一位搜索者想要知道这一特殊出生的细节，无所顾忌地查阅堂区登记簿，为了找到拿破仑·西约尔的受洗礼证明，那他将会白费力气的。

原因是这位城堡主塔的管家是因为从不去听弥撒和想成为一名自由的冥患者而闻名的。所以他是绝不会把孩子送上洗礼盆的。也许他不打算把他的受监护的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详情提供得太多吧。不管怎样，这总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在这种教育下，当年轻的拿破仑开始与同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总要吃那绰号之苦的。埃特尔塔的人在这方面总是很慷慨的。路易十四是因为名路易，在家里排行十四才被这么叫的。其他的也一样，比如姓马丁，就被人喊作马丁·桑松，因为是在神圣星期四的荣耀归主颂歌之后受洗礼的，所以他到这个世上来时就没有享受到一点钟声，一点音乐。

小拿破仑常常被人们简称为莱翁，他的外号是“缺水”，因为他未接受洗礼。

我就是以这个外号最先在埃特尔塔认识的他。随后在鲁昂中学，他有令老师们赞叹不已的聪明才智，同时他面目清秀且有良好的教养，这说明他的出身是高贵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成了他的同学。我与莫里斯·勒布朗同时成了他的朋友，这令我感情上很受鼓舞。具体说来，是在假期，我们乘同一趟火车回我们各自的母亲身边去，她们二人可都是住在杜伊勒利宫的。

我亲爱的母亲还曾向我讲述过她是怎样在婚后几个月就失去很老的丈夫的。感谢皇帝为她在宫中提供了一个工作，给了她谋生的办法。她还告诉我，我朋友的母亲的情形也很类似。于是她要我保证，考虑到我们彼此间的感情，把他当作兄弟看待。

中学结束后，我有好几年未见到拿破仑。我想，他获得了英格兰教育助学金。甚至有一次他对王后曾经住过的法伦勃鲁希尔城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去了那里。

自然，他希望不要再提供细节。因为，如果年轻的拿破仑（“缺水”）在城堡主塔周围的矮树丛中打听、探索之后，发现了法兰西国王们的秘密的地下隧道的話，那他又怎么知道只由君王们掌握的岩柱的历史故事的呢，难道因为……

可是这里读者们不会不感到吃惊的。讲述者是否在胡言乱语呢？他自己会去思索的。这几段文章是关于拿破仑·西约尔的，（根据故事开头来引伸，他就是亚森·罗平），向我们讲述了什么呢？

确实到了我来把它挑明的时候了。

您们还记得罗平很喜欢用改变一个词的字母位置而构成另一词的手法，利用此法，有时用假名吕伊·佩雷纳吧？

那么，取拿破仑·西约尔的所有字母，除去其中的“O”，既然是一个“缺水”的拿破仑，然后把它们全部打乱。

那么，为这个身世模糊，但绝对明显地是王族脉系的孩子，您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亚森·罗平

附 言

前面所述均已书就，甚至得到了确认。一九五一年八月初，当我回到埃特尔塔时，那里正在一定范围内组织集会纪念莫里斯·勒布朗。

这是我自解放后，第一次重见我仰慕的美丽的峭壁和绮丽的海岸。刚一到达，我就趁着落潮去拜谒了我和罗平过去经常利用的这条神奇的隧道。

我的惊愕并不在于走完通向大海的、昏黑的八百米隧道之后，发现的搁浅在岩石上的三条钢板在阳光下已经锈蚀了的战舰的骨架。

我发现，像伊西多尔·博特尔雷在《空心岩柱》中一样，几个本地水手在岩石中搜索着，他们在寻找梭子蟹。我朝他们走了过去。

“您们知道这些沉船的故事吗？”

“当然知道了。”我得到了回答，“这是在一九四四年遭到英国人轰炸的德国快艇。这些快艇，”他们说，“想在到达盟国之后，再从费康港逃往勒阿弗尔，但却遭到了英国巡洋舰的拦截。它们遭到了炮击后，被迫在海岸边搁浅了。”

我本人也知道，这些快艇展示在这里，还应该另有原因。怎么，三条德国快艇嵌在神奇的隧道出口处和地下暗河的入海口了！这岂不表明德国人也听到了某些风声吗？

我十分困惑，同时又很焦躁不安。我走近其中一条快艇，它的舱柱几乎插进了湍急狭窄的水道之中。地下暗河的水流是从这里流进卵石滩的。

由于我脱下鞋来在这条小水流中穿行，我又获得了另外一个惊奇。在河床上，在卵石中，我发现了一个圆形小金币。人们会说它是一枚压制的金路易。我捡起它，同时又发现了一枚，然后是第三枚。

这三枚金属币有点分量，而且放射出耀眼的光。

当然，我把它们装进口袋里，心里十分激动不安。困惑和担心交织在一起，其中还混杂着“莫里斯·勒布朗碑”的揭幕式引起的激情，而且还伴有短时的眩晕。

我回到巴黎后，把找到的东西拿给我的一位化学家朋友看。

“这是金子的。”他对我说，“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我想到实验室去验证一下，所以我想把它们留下。”

第二天，他去了实验室。

“怎么样？”

“好啦。我的分析令我产生了一个特别的结论。它是金子的，但是它显得很特别，以致人们怀疑它是一种蜕变的产物。”

“蜕变来的？”

“是的，由于我相信炼金术，所以我说这是找到了某种神水后经过普通炼金术炼就的产物。它是某种与神奇的重水相近的液体，原子科学就是由此产生的。为了把它们变成小的圆形金板，还要把水银球放置其中。”

“一种神奇的水！”我叫了起来。

我变得目瞪口呆了。“江河”！是的，“江河”就是组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便笺上的最后一个字的，不就是这个“江河”构成了这最后一个秘密吗？

！我曾经常常跟罗平一道注视着它。为什么便笺上说：“白柱石连接

着江河”，然而，从空心岩柱来，在越过白柱石之后，甚至在到达江河的高度之前，人们就到了隧道。难道它在不到五十米远的地方就流到了岩石滩啦？

难道这条江河是在隧道之后，国王的第三个秘密吗？

那么，今天，我是否就要把最神秘的东西揭示出来了呢？“江河”的水是否就是重水，是由中世纪炼金术士们发现的专利，它可以把某些金属变成金子呢？

这神奇的便笺的最后一个字是否隐藏着能够解破主宰世界的谜呢？

多么全新的研究领域呀！

多么激奋人心的前景！

对于一个新亚森·罗平来说，是多么具有魔法的赌注啊！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七）
亚森·罗平的第二面孔

欧奈维尔城堡的秘密

金永 译

一 沉睡森林中的迷人城堡

拉乌尔·达皮尼亚克在驶上长长的斜坡最高顶之后，一下子就辨认出了欧奈维尔城堡的暗黑色的屋顶，他紧握方向盘的双手随即也放松了下来。在他的眼前，原野静悄悄地伸展开来。在右侧，他不时地看到时隐时现的塞纳河。在左侧，则是使他那四十匹马力的发动机产生很大回音的黑色峭壁。从巴黎出来只用了四个小时，尽管路上还爆过一次轮胎！拉乌尔换了挡，在欧奈维尔的拐弯处，把轮胎弄得吱嘎作响。有一阵子，小镇上沉睡的街道发出了抱怨和咒骂声。汽车驶上了一条横街，然后又在于早来的夏天而变得满是车辙印的路上颠簸了一阵子。拉乌尔关灭车灯，把车熄了火，然后滑行了几米，来到树丛的阴影下面，最后把车停好。

而后，随着几个迅捷的动作，他摘掉眼镜，脱下帽子和防尘外衣，走下车来。

“嘿，”他低声说道，“感觉不错！样子肯定很古怪，像个演员。”

他摸了摸活动硬领，抻了抻西服，打了一个哈欠。新月至上弦月之间的月光幽幽地照着林下的灌木丛。

“赶紧行动。”他继续自言自语道。

他走上了一条通往白垩质小丘的小路，在小丘的顶部，在满天星斗之下，破旧的城堡主塔的侧影显现了出来。他继续向高处走去，熠熠闪光的塞纳河展现在他的眼前，河面上随处飘动着薄薄的雾气。在不远的上游处，就在河的对岸，几点闪现的微弱灯火告诉人们，那就是唐卡维尔。翁弗勒尔就在那个方位，就在被这破残的城堡主塔削切得怪模怪样的山嘴后面。拉乌尔轻轻地攀援着。他来到了半坍塌的围墙边，然后悄悄地溜进了院子，其间他两次打燃他的打火机。在塔楼底下的黑影处，一个微小的火光也闪了两下。拉乌尔等着，很快地，一个身影出现在他的身边。

“是您吗，老板？”

“正是本人。”

“您不是昨天晚上就要来的吗？”

“我来晚了。因为有一场战斗，一次在英国使馆的午宴，这是为莫凯艺术展的开幕式举行的……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我亲爱的。你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

拉乌尔抓住他同伴的手臂，同时语气也变得强硬起来。

“至于你，在这段时间，你害怕了，是吧。毛头小伙子！你肯定在想：‘老板犹豫了，他觉得这个节目太大了，他退缩了。’你得承认，即使我放弃这次行动，你也不会生气的！正直的人，对吧！”

“我向您保证，老板……”

“那当然，我的小布律诺。你从来没有胆怯过。你从来没有想过：‘老板走得太远了。某一天早上，他肯定会被人家逮住的。到那时，我们将要在湿草堆里度过我们的余生啦。’”

他发出一阵像年轻人一般的、充满激情的笑声；而布律诺，被拉乌尔·达

皮尼亚克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活力弄得惶惑不安，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是真的。”他喃喃道，“有好几次，我确实产生了怀疑。”

抓在他手臂上的手，像一只铁捕兽器一样，更紧了。

“我不允许你产生怀疑。哪怕我消失了……一天、一个月、一年。这并不重要……我总会再出现的，你听到了吗？……出现在你的身边……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好啦，走吧，我的小朋友。把我介绍给主人吧……我跟着您走，我的殿下。”

布律诺完全被征服了，他带头朝院子深处走去。

“注意门，老板。要低头……现在要爬九十一级台阶。”

他点亮一只手电筒，照着那些陈旧的石块。

“真没想到，”拉乌尔说，“这地方实在太美了。也许是由于有点质朴的田野情调的缘故吧。”

他轻捷地走到了喘息声越来越重的布律诺前面。

“报告一下，小兵。城堡里有多少男人？”

“三个。其中一个好像很老，像是一个看门的，兼着管家……”

“另外两个呢？”

“正当年富力强，是城堡主人和司机。”

“还有吗？”

“别走这么快，老板！……我真不知道您的腿是怎么生的……我实在跟不上您了……还有一个女厨子，大约四十至五十岁的样子，和两个女孩子。其实是一个姑娘和一个女孩……分别是十七岁和十二岁的样子。”

“是姊妹俩？是城堡主人的孩子吗？”

“呃，不，肯定不是的。姑娘是的……但是小女孩应该是老头儿的一个亲戚。她总是跟着他，不离左右。”

“没有女主人吗？”

“没有。我想城堡主人是个鳏夫。”

“那么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二楼，城堡主人和姑娘在中央……司机和女厨子——无疑是丈夫和妻子，住在左翼……老头儿和小女孩住在一幢独立的小楼里……”

“好极了。”走进天花板已经半塌落的宽敞大厅的拉乌尔说着，“你还真干了一些事。”

“是，我的司令。”布律诺开着玩笑说。

他照了照放在地板上的盖着残羹剩饭的布。然后，他又以一种夸张的导游的口气继续说：

“巡查道是朝向……”

拉乌尔从他的手里拿过手电，把它熄掉了。

“轻一点，小家伙……别老是照来照去……你有小型望远镜吗？”

“在这里。”

拉乌尔·达皮尼亚克走上巡查道，继续往前走。欧奈维尔城堡位于他的右侧。他马上就看到了这雄伟壮观的庞然大物，结构复杂的屋顶在月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他校正了小望远镜之后，看了很长时间。

“什么东西在发亮，在那儿，就在栅栏门的左边？”

“是一眼井，”布律诺回答说，“在厚墙里嵌有一眼水井。您肯定是看到了石井栏上的那只水桶。”

拉乌尔紧皱着眉头，继续观察着。

“有狗吗？”

“只有一只猎犬，它总是跟在小姑娘的左右。”

“人们夜里放它出来吗？”

“不放。”

“你能肯定？”

“否则我会看到它的。我向您保证，它是睡在房子里的。”

谈话声变得极细微了。

“好啦。”拉乌尔低声咕哝着，“我看你还在害怕。你怕什么呢？”

“没有……只是，当我想到还得重新开始时，我真希望今天晚上结束一切。”

“胆小鬼！如果我放手让你去干，你会随便胡弄一下的。嗯？甚至都不会选择……我们尽量捞来大吃大喝，又大把大把地花钱，像个梁上君子似的……妈的，可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我，我是一名收藏家。三个多星期以来，我一直在研究这门学问，我在认真学习钻研，并且力求精通。我为此甚至还去过艺术部考察。你知道我在艺术部学到了什么吗？……人们对某些油画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勒·纳蒂埃可能是赝品……佩西埃·封丹秘书的署名是仿效出来的……我手头有专家的报告，这叫你大吃一惊吧。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需要一份详尽的报告，还得附上一张图，因为政府准备买下这座城堡……你是想要我告诉你摆放勋章的橱窗的确切位置吗？……就在艺术长廊的尽头……那些铜版画收藏品吗？……正好位于中央，就在弗拉格纳和拉·图尔的对面。在我们对图画和入室入宅感兴趣时，人就得像这样工作。”

拉乌尔对着布律诺看的脸上表现出一种沉着的果敢，浮现出一种讥讽的神情。拉乌尔伸出手去搂着年轻人的肩膀。

“看到了吗，孩子，当我们被称为亚森·罗平时，我们就要接受人们的挑剔和评判。人们不会像美国的亿万富翁那样满足于陈年旧货。我先参观一遍，然后我再征收。”

他微笑着，如此地镇定和自信，使得布律诺也嚷嚷了起来。

“好吧，我们往前走吧，老板！”

拉乌尔把他拉回自己身边。

“现在还不为时不晚，我的小朋友。如果你想要另一种活法，如果你想做一个帮助享有亡夫遗产的阔太太推车和在圣于贝尔弥撒时募集捐款的好青年，你现在完全可以自由。”

“不，老板。我是说……”

“当一个人有幸，就像你现在这样，成为一名绅士时，我能懂得他在担心什么。”

“我并不担心。我向您保证。”

于是，拉乌尔盛气凌人地对布律诺喃喃地说道：

“这样就好。我们开始吧！”

他们快速地走下台阶，笔直地穿过荒野。荒野上只长有一种罕见的草，而且已经被太阳晒枯萎了。不时地，他们被头顶上飘过的大片大片的云笼罩在阴影里。

“我猜想，应该是老人负责关栅栏门和拴插销吧。”

“是的。”

“他对工作尽职尽责吗？”

“他呀？他至少要拴两道呢。我有充裕的时间观察这一切，您完全可以相信我。”

“是否有很多人到城堡里来？”

“没有人，除了几位供货商外。”

“城堡里的人呢……他们外出吗？”

“城堡主人是这样的。他很有规律地坐着车外出，带着司机。其他人基本上不动窝。”

两个人默默地走着。布律诺偷偷地打量着拉乌尔。后者穿着城里上等人的服装，纽扣眼上还插着一朵花，好像是刚从圣日耳曼区的某家旅馆里出来似的。这次夜间漫步，在这位穿着讲究的人的陪伴下，真是一件让人惊愕的事情，一件荒诞的事情，它让布律诺大开眼界。不，眼前的这一幕是实实在在的。欧奈维尔城堡就在眼前。在他们的眼前，烟囱、风标和避雷针千真万确地竖在塔楼的顶端。

“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拉乌尔说，“美仑美奂。只是我不太喜欢这路易十三风格的翼楼。”

他们沿着围墙走到了高大的栅栏门前，并且看到了水井。这是一口嵌在厚墙中的老井，是那种里面可以像在外面一样方便地使用老井。铁钉耙把它分成了两部分。拉乌尔没有丝毫犹豫，他迅速地爬上了石井栏杆，用手指尖试探着够墙的顶部。他于是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灵巧，悄然无声地撑起身子，最后消失在了墙的另一边。一阵轻微的口哨声在向布律诺通报，道路畅通无阻。于是年轻人，轮到他自己，也翻过了这道屏障。

“没伤着吧？”拉乌尔轻声问道。

“没有，老板。”

现在，他们可以更清晰地分辨出房子的方位了。在宽敞的大院子的尽头，展开着住房群，延伸到栅栏门前的两排侧翼房子就像是四边形的相连接的两条边。城堡的主要院子，因铺了闪闪发亮的石头，就像是一潭宁静的水塘。拉乌尔走出大墙的阴影，完全暴露在月光之下。

“人家会看到我们的。”布律诺轻声说。

“那又怎么样？我们又没有什么恶意。我们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前来参观搜集品的。”

拉乌尔边说边朝台阶走去。

“我们最好从配膳室穿过去。”布律诺又发话了。

“从配膳室那里穿过去？像杂货店主或是肉铺的伙计那样？好啦。还是讲究一点行为举止吧。昂起头来，布律诺。别忘记您的身份，也别忘记我的。您是在跟一个叫达皮尼亚克的人在一起呀。”

他纯真的笑总是令他的同伴们心神不宁。他潇洒大方地打着响指，大大咧咧地跨上台阶。他的双手极快地触摸了一下门锁。

“没有问题。”他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走进客厅，拉乌尔紧紧地攥住他口袋里的万能钥匙。

“抓住我的肩膀。”他低声命令着。

他们在黑暗中，一个紧跟着另一个，慢慢地冒险前行，四周一片凝重的沉寂。他们甚至能听到蛀虫在细木护墙板里从事隐蔽工作的声响。一切都沉浸在浓重的睡梦之中，只是潮气很重。拉乌尔停下脚步，俯在布律诺的耳边

小声说道：

“注意！这里是楼梯。”

他刚刚走上第一级踏板，就感到它已经有点弯曲变形了。突然，好像在很远的地方，一阵尖厉的声音开始响了起来。而且无休无止。

“糟糕！”拉乌尔说，“报警器响了。”

他们一动不动地侧耳仔细听着。上面，响声始终那么尖厉刺耳，就像是一只微型闹钟发出的响声。

“我们走吧？”布律诺结结巴巴地说。

“住嘴！你这个笨蛋。”

拉乌尔的大脑开始急速地运转起来。他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双手紧紧握成拳。他在思忖，而报警信号无情地发出的像铃铛一样的响声则在这幢悄然无声的房子里到处穿行。

“我们走吧？”布律诺重复着。

“你是想让人家像打兔子一样地射杀你？”拉乌尔反问道，语气十分冷淡。

“可是……人家就要来啦。”

“还不会。他们会比你更害怕。在他们下决心之前……”

拉乌尔打开手电，对着大厅的门照过去。

“你去等在门槛处。就站在门槛上，懂了没有？……这样，从高处谁也看不到你。只要一有阴影出现，你就沿着墙溜到水井边去，然后在那里担任警戒。如果你发觉有什么异常情况，就随便学个什么东西叫，然后跑开。”

“那就学猫头鹰叫？”

“随你的便。然后我去城堡与你会合。”

“可是，老板您……那狗呢？”

“我自己负责。好啦！快点行动吧！”

布律诺几蹦几跳就跑到了大厅的尽头。拉乌尔熄掉手电。铃声仍在不停地响着，特别叫人心烦。可是没有任何动静。狗也不吠。如果真的有人在楼上走动的话，那些陈旧的木楼板肯定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刺耳响声。而且如果他睡梦中猛地被惊醒的话，城堡主人也会点燃灯火。按理分析，应该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管是什么事吧。任何一种声响……但是并非这种执拗的报警声才使这种令人恐惧的静寂变得更加瘆人的。

拉乌尔十分小心地爬着楼梯。狗在哪里呢？它会不会蓦然出现在眼前，并扑向擅自闯入民宅者的喉咙呢？二楼的这些房间里的响声如此细微，而且没有休止，不知是设了什么陷阱？拉乌尔抹了抹脸，再要往前走那简直是疯了。可是他继续前行，双肩微微耸起，随时准备被大粒霰弹射得满脸开花。他的手触摸到一扇门，然后又是一扇门。楼梯平台十分宽敞，这种盲目的摸索没完没了。

“好啦，侯爵。”拉乌尔冷笑着说道，“尽管面对敌人，但嘴角上仍然要挂着微笑。”

他重又打开有遮光装置的手电，转着圈朝每个方向都照了一遍。楼梯平台上空荡荡的。一阵刺骨的凉意慢慢地攫住了拉乌尔。铃声响遍了他大脑的每一根神经。他继续向前走，脚后跟还故意弄出一点响声来，当走到发出轻微响声的门前时，他把门打开了。手电光照出了一张大床，然后照出枕头，最后停留在一张毫无生气的、铅灰色的脸上。

“见鬼！这个人真不漂亮。”

这个人秃顶，长着一双红棕色的浓眉，它们几乎要盖住了紧闭的双眼。这对浓眉给他一种非常冷酷的感觉。拉乌尔走上前去。

“对不起，我的王子！”

他扯下床单，发现了长满黑毛的前胸。突然他放声大笑起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完全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他不得不侧过身子去。

“请原谅，”他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按了床头灯的按钮，“不介意我做自我介绍吧：拉乌尔·达皮尼亚克，正直的老加斯科尼人。您不认识我？……那么亚森·罗平，您总该知道吧？……这个报警器发出的声音实在讨厌，您难道不觉得吗？我们应该把它关上……不，不，您不用动，亲爱的朋友。报警铃，您想，如果我习惯的话……哈！那就好多啦……因此，您们之所以拒绝醒来，是不愿意打搅这位好心人罗平！”

现在铃声是不再响了，可是他的声音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房子里回响。拉乌尔本能地压低声音，说道：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醒来的话，又怎么会有这样的部署呢？这好像不太合乎逻辑。”

他用大拇指翻开熟睡者的眼睑。

“被麻醉了……我明白了。他们有内心的隐痛，他们想把它统统忘记。”

他打趣着，可是两只眼睛却在一刻不停地搜寻着房间，并且记下了每一个细节：木地板上铺的熊皮、时髦的家具、床头柜上的金表，旁边还有一只俄罗斯皮的大钱包。他把这只大钱包打开。

“不，别着急，我绝不滥用您的慷慨大度。况且，我对钱已经失去兴趣了。”

他找到了一些名片、信、纸片，都是冠以于贝尔·弗朗热之名的。

“真好，于贝尔。”他一边说着，一边又看了看这位长着粗重眉毛的高大男人，“于贝尔家族，总的说来，是很容易相处和和蔼可亲的。”

他放下钱包，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他们殷勤好客，笑容可掬。”他一面继续说着，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支很大的手枪。这是一支短筒史密斯·维森牌手枪。“但是他们有时又很爱故弄玄虚，最好是做他们的朋友，别做他们的敌人……您用这支精巧的玩具干什么鬼事呢，我亲爱的朋友？封猎季节已经开始了，吉约姆还没有向我们宣战呀。”

他把武器放回抽屉里，转身朝向虚掩着的门，听了片刻。

“你什么也没听到，于贝尔？我还以为你……”

他熄灭床头灯。这是不是布律诺发出的叫声呢？他有一种粗犷、尖锐的和下意识的预感，那就是认为在城堡里绝非他一个人。肯定还有一位造访者在走廊和昏黑的房间里走动。这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他在进来冒险之前就已经把所有的人都药翻了，从城堡主人直至用人们。

“别动。”他吆喝道。

悄无声息，他又走到楼梯平台上，俯身靠在栏杆上，但是他听到的只是自己动脉血管里微微作响的血流声。他又打开手电筒，推开另一个房间的门。他猛地向后退去。狗……猎狗……

这只动物匍匐在地，脸放在前爪之间，没有任何动作。拉乌尔弯下腰，轻轻晃它的头，晃它最敏感的两耳中间部位。

“好狗。它认出了这个人吗？”

在轻度充血的眼睑下，放大的瞳孔呆滞着。狗，也被毒药毒翻了，但它仍然保持着警戒状态，下垂的唇使它那锋利的獠牙显露出来。拉乌尔站起身来，再一次用手电筒沿着墙壁，然后是地毯、独脚小圆桌、床，依次照过去，他惊诧不已。他嘴角上挂着神秘的、飘忽不定的微笑，又朝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他惊呆了。柔和的、淡蓝色的灯光映照出一张美丽的脸孔，它蜷缩在浓密的金发丛中。她多大年纪了？十七岁，按照布律诺的说法。她让人看上去至多十五岁。纤细的、红棕色的睫毛温情地下垂着。拉乌尔却觉得它们会突然一下子张开，充满激情的大眼睛会朝他望过来，而且还会友善地盯着他看。一条白莹莹的手臂滑落下来，悬吊在床边，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拉乌尔被慑服了，他好一阵子对着床上看。

“罗平！”他叹息着，“以你这般年纪！”

他试图开个玩笑，可是强烈的激情使他的声音变得颤抖起来。在经历了如此多的冒险、遭遇之后，他还能……

“好啦，罗平！你看清楚，这可还是一个小姑娘呀。”

阵阵幽香从枕头上散发出来。拉乌尔从来没有欣赏过这般的纯真、这样的朝气和这般的优雅。带着羞怯，他伸出手去。

“陌生的小女孩，”他喃喃道，“你真美。此时此刻，我真想走进你的梦乡。”

随后，他马上补充说：

“你很狡猾，侯爵。就凭你那变得花白的头发和爬上眼角的鱼尾纹，你也只能偷偷地说些私下的话。”

他心神不宁，无法从容光焕发的脸庞上把目光移开。最后，他无法再坚持了，他弯下腰去。

“跪下，罗平，在这圣洁和贞操面前。这可真是美女和蠢货在一起。”

他抓起姑娘的手，把它放到自己的唇上。然后，在关掉灯之后，他轻轻地后退着，最后退出了这个房间。

“如果我遇到一个随随便便的没有理性的人！……”

因为他不可能再怀疑，另一个人就在这城堡之中。也是一位收藏家！可是他是如何骗过了布律诺的警觉的呢？……水井，当然啦！……无论是谁，在经过那里时，都可以把麻醉药投放到水桶里。而现在，这个强盗说不定正在艺术画廊里随心所欲地挑选呢……

拉乌尔沿着在楼梯平台有个转弯的走廊往前走去，它一直通到右翼群楼。从高处透过百叶窗射入的灰暗的光线足够照清楚他前行的路。这位不速之客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呢？或许是从地下室，或许是从配膳房，然后走了另一条楼梯，因为报警器并没有起作用嘛。这个人应该对这幢房子了如指掌。

放艺术品的游廊朝向过道的尽头。拉乌尔照亮了两扇大门，猛地转动门的把手。门上的铰链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特别让人心烦。与此同时，手电筒已经把艺术长廊的每一个角落都照了一遍。没有一个人！

拉乌尔冒险走进了空荡荡的大厅。此时此刻，他已经把恐惧不安忘得一干二净了。随着他的前行，无可言状的美仑美奂展现在他的眼前！

“可惜需要时间，得认真鉴赏这些！……这幅芒特尼亚！……还有这幅拉吉利埃尔！……相反地，这幅署名万锡的圣让·巴蒂斯特，我觉得很有争议……我知道，人们对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抱有一点怀疑态度。”

他把手电筒对准一个托座，结果照出了眩目的珍贵光泽来。

“啊！这就是那著名的圣体盒……和这个十五世的圣骨箱。”

觉得自己真正了不起的情感令人情绪激昂。在他的巴黎住所，他策划了这一切，没有任何的疏忽遗漏，但是仅局限于查询目录和卡片。可是现在，他是这些艺术珍品的主人了。只要他一动，它们就会获得比现在更加辉煌的全新的命运。

突然，他跳了起来。这一次，并不是因为可能的过错。而真的是因为听到了猫头鹰的叫声。他伸长耳朵仔细听，真的再一次听到了明显压抑着的叫声。布律诺那里肯定发现了神秘的不速之客。

拉乌尔把脸紧贴在邻近的玻璃窗上，透过百叶窗的斜向遮板，他看到的是呈现在他眼前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场面：三个黑影正穿过院子，朝栅栏门走去。他们好像是从城堡的左翼过来的，行走得十分匆忙。其中一人走在最前面，另外两个人携着一个大长包裹：形状像一个包在被单里的人。拉乌尔感到自己头上在冒汗。天杀的！就在他欣赏艺术品的时候，别人掳走了……

他冲向过道，推开于贝尔·弗朗热的房门。城堡主人还在安详地睡着。那么那位小姑娘呢？……不，她也在休息，手臂始终垂吊着。那么会是谁呢？……一个用人？……

他跑下楼梯，穿过门厅。那伙人已经消失在城墙的阴影里，就在栅栏门那边。拉乌尔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一大片云十分有利地把院子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急奔起来。

三个人没有走到外面的大路上去，而是沿着栅栏往前走，走过右翼楼后，他们走进了花园。拉乌尔忽然看不见他们了。不过通过捕捉他们的脚步声，他很容易地知道他们所处的方位。轮到他动作了，他转过城堡的拐角，朝灌木丛和树林走去。他又看到了这三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好像他们是通过一条小的暗道走出了城堡领地。他紧紧跟在他们的后面，穿过一条小路，走进朝向塞纳河的一片小树林。这边根本就没有路，只有一条小河。

“但愿他们乘船逃跑。”

他脚下的坡度越来越陡，突然，小树林的尽头到了。就在与小树林搭界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斜坡。他在这个斜坡冒险前进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

“他们要渡河了。”拉乌尔在想。

他听到了一只桨碰到船板上发出的响声，接下来是链条的清脆的丁当声，此时他发现了闪光的水面上散开的行船激起的波纹。几乎是在同时，小船驶离了岸边。一个人在顺着水流摇橹：一个大块头的背影，一颗方方正正的头龟缩在肩上。另一个人坐在前面，他显得比较小并且有点畸形。第三个人始终俯身对着船内。

拉乌尔轻松地吐了一口气。小船并没有渡过河去，它只是沿着河岸前行。只要能够看得到它，他就用不着担心。在六月份，总有很多正直的捕鱼人在黎明前赶往他们预先选定的地方。

拉乌尔沿着一条在小丘上蜿蜒的、狭窄的小路前进着。小船不时地向树丛后或隆起的土包后面隐去。但是它很快就又显露出来，一大团黑影在银色的河面上清晰地显现出来。路面越来越高，把拉乌尔和小船之间的距离也拉得越来越大。

“也许我错了。”他在想，“我是否不应该再等待，而应马上采取行动呢？”

那一边，小船驶近了三棵柳树，而且仍不停地向阴影中驶去。拉乌尔跑了起来，后来停了下来。

“啊！可是……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小船没再露面。

他十分窘迫地朝前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伸长脖子观望着前方。突然，他脱口骂出一句脏话。因为小船慢慢地从三棵柳树的阴影下挣脱出来，又露面了。只是它已经完全空了。它被缆绳紧紧地拖着，很快就停了下来。

人呢？他们到哪儿去啦？他们不可能上岸的，因为河岸非常陡峭。柳树都是扎根在城堡侧堤的山包上，而且高出塞纳河很多。拉乌尔离开小路，一直走到陡峭得向河里倾斜的那块高地。从这个瞭望地，透过树枝，他十分清晰地看到闪着白光的河水。

“这是耍的什么鬼把戏？”他低声咕哝道。

假设这神秘的三个人能够成功地上岸，那随后又产生了什么情况呢？陡峭的河岸延伸了一百多米长，光秃秃地，像手心一样地光滑，而且被月光照得通亮。被他们弄去的那个人又怎么样了？如果他们把他扔进了水中，拉乌尔不会听不到入水的响声的。怎么回事？这三个人和他们的捕获物只能呆在三棵柳树的下面了，可是拉乌尔断定树叶遮不住任何人。他沿着高地的边缘慢慢地往前走，担心被别人牵着鼻子跑。他之所以想下到河边去，是因为他担心遭到这些不速之客的暗算，担心会成为他们的极好的靶子。首先，应该走近前去审视一下这艘空船是干什么用的。

他坐到一块伸出去的硕大的扁平石头上。小船距此地不到五十米，他很清楚地看到了它的链条的轮廓和在船板中间的小水洼。

他的血流马上又加快了。一种叫痛的声音响了起来，就在他的身边。这是一种被压抑了的喊声。他转过头去。没有一个人！他眼力所及的地方，看到的都是空旷的高地。难道会是风，这有可能吗？……不，现在没有一丝风。

“最好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吧，侯爵。”难道是耳鸣吗……这怎么可能？

喊叫声再次响了起来，很长，也很痛苦，其中充满了无法说清的恐惧。拉乌尔马上站起身来。这可能吗？喊叫声不是从树那边过来的。它发出来的地方要近得多。它好像发自地下。这是一种完全发自内心的呻吟。

“别这样，利塞特。我总不至于让自己……”

接下来的是一阵低声叽咕。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致拉乌尔马上来了一个大转身。这种阴郁的恐惧感使得他无法控制自己，它开始折磨他的神经。在他的冒险生涯中，他经受过不少的危难，但是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奇特的境况。

“好啦，”一种声音在哀求着，“好啦！……救命呀！……”

它好像很遥远，消失在一个虚幻的空间的尽头，就好像是电话线另一头发出的声音，而同时，它又确实就在眼前。它在空气中飘荡，可又确实无法解释清楚。

“救救我。”它又吼了起来，“住手！快住手！”

拉乌尔脸色惨白，紧握双拳，他在原地转来转去，额角上已经渗出了细汗。一种可怕的嘶哑的喘气声传过来，就在地表。紧接着，另外一种声音，粗暴、野蛮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说！快一点！否则！……”

此时，拉乌尔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 好吧，确实我在这上面花了不少时间。 ”

于是他躬着背、弯着腰，几乎是在用四肢在斜坡上爬行，开始慢慢地往下溜。

“ 你是已经下定决心？……你不打算说，是吧？ ”

“ 不。 ”

“ 干吧，格雷古瓦。 ”

一阵野蛮的吼叫声从一块低矮的岩石后面传了出来。

“ 很好。 ” 拉乌尔说道，“ 终于让我发现了。 ”

他用脚拨开几丛荆棘，蹲下身来。一个张开的裂缝出现了，他用手电照了一下里面。很显然，这是一个换气井。应该有一条通道从这里通向下面。

“ 救救我。 ” 一个声音哀求着。

“ 你可以永远地喊下去……怎么样……不说？……格雷古瓦，继续干。 ”

拉乌尔紧贴在岩石上，一字不漏地听到了他脚下进行的这次令人胆战心惊的审问。而一连串的事情在他的头脑中又十分有条理地连贯起来。这一计划的缜密令他大加赞赏，又使他惊恐不已，城堡里的住户被药麻醉了……这令人恼怒，这是靠深思熟虑的计划进行的，同时还掠走了一个用人……小船被开进了某个被废弃的通道……现在，严刑拷问……明天，一具正在腐烂发臭的尸体，就该由那些啮齿类动物负责处理了。

“ 行啦。 ” 声音在颤抖着，“ 行啦……我说，我说。 ”

拉乌尔把头伸到洞口，让身体匍匐在土丘上。他呼吸着没有任何气味的空气，但是却嗅到了一股霉味。此外还有另一种气味，他很快就辨别出来了，是令人战栗的焦肉味。

“ 快点，否则就算啦。 ”

“ 给我一点喝的。 ”

“ 你先说。 ”

“ 给点喝的吧。 ”

“ 我可警告你。我们马上再干……来吧，格雷古瓦。 ”

接下来是又一次的撕人心肺的叫喊声。拉乌尔骂着粗话，指甲都已经嵌进手心的肉里了。然后是一阵沉寂，但是粗野的语调又开始了：

“ 我想他已经昏过去了……格雷古瓦，把水壶拿过来。 ”

拉乌尔马上跳到一边。现在还为时不晚。借助于一点点运气和利用突袭产生的效果……一个对三个，这似乎过于容易了。他跳到坡上。此时，从酷刑之下解救出被捕者的欲望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了。他知道这座欧奈维尔古老城堡一定藏有除了它的收藏品之外的某些意想不到的秘密。而这些秘密，一直是鲜为人知的……他跑了起来，就在突出在塞纳河之上的凹凸不平的、布满石子的路上猛跑。同时，他还低声地复述着，好像他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穿透土层，直接进入垂死的人的大脑一样，“ 坚持住，朋友……只要再坚持五分钟，我就可以救你出来……挺住！是我，罗平，我现在来啦！ ”

柳树就在眼前了，差不多就在他的脚边上了。他吊在树的顶部，感到最高处的枝条在轻轻地抚弄着他。他松开手，透过枝叶堕落下去，跳起来，停顿了一下，这刚够他看到一条狭窄的、满是淤泥的、高出河岸的小路，还有船上的链子。他落下来时，落在了一块松软的、富有弹性的地方。当看到延伸到悬崖内地下室的洞口时，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他用有保护罩的手电照了一下通往德科维尔的锈蚀了的钢轨。昔日，小驳船都是在这里停靠的，

然后直接装货。好啦，现在只需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了。

最起码的谨慎告诉拉乌尔不要使用手电，他踏着枕木蹒跚着前行。始终萦绕在脑际的想法在提醒他：“他可千万别说呀！”他停下来听。只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混有浓重湿气的沉寂。他想，在地下，声音是以一种多变的形式传播的。也许现在距那三个强盗还太远。好，就这么干。他来得晚了一点。他一脚踢到一根金属杆上，差一点摔倒。停了一小会儿，他又点亮手电。糟糕！遇到了一个叉路口，一个道岔。他无法知道方向。他朝右边走过去。蓦然间，在茫茫黑暗中，一点小的红光出现了，而且在渐渐变大。拉乌尔走得更慢了，他在推测着第二个道岔。左边那条路，在绕了一个圈子后，接上了他正在走的这条路。路轨穿过一个圆亭形的大厅，一大堆木炭燃起的火光映出这个大厅的轮廓。那些暴戾的拷问者们已经无影无踪了。毫无疑问，他们是从左边的游廊退出去的，所以没有与拉乌尔遭遇。但是他们并没有带走他们的捕获物。这个人被扔在了火边，那双赤脚还朝着燃烧正旺的木炭。拉乌尔照了一下：这是一个大块头、白胡子的老人，冷漠、健壮、结实，面部表情高贵、庄重，但是痛苦却使它皱缩起来。拉乌尔扶起他，把他弄离开火边。

“您没死吧，我的绅士？……您千万不能死……您要重新活过来，并且要跟我交谈。”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电筒照着可怜的人的那双脚。他做了一个怪相，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按了按肿胀的皮肉。

“好啦！要说不痛才没有人相信呢。”

老人疼痛得蜷缩着，全身扭在一起。

“可怜可怜我吧。”他蠕动着，“我全都说出来了。”

他开始咕哝一些令人费解的含混不清的话。拉乌尔不得不跪下来，把耳朵靠近他那沾满鲜血的嘴边。

“重复一遍。”他命令道，“什么？……圣让？……他干了什么？圣让？……嗯？……圣让接替了雅科布？……很好 这完全清楚了！然后？……达尔塔尼昂……你别摇来晃去。达尔塔尼昂获得了荣耀和财富……大声一点，啊呀！……荣耀和财富用宝剑的尖端……是这样吗？……等一等。我复述一遍：圣让接替了雅科布……达尔塔尼昂获得了荣耀和财富用宝剑的尖端……”

“很显然，意思很好地表达出来了！你肯定没有别的事情吗？……使事情更明朗一点的其他东西，除了这些之外的？”

他眼里放射着激奋的光，抓住老人的双肩友好地摇晃着。

“再努力一下，老伯。吐出你所知道的全部真情，你就脱离干系了。”

老人向上挺了一下身子，做着最后的挣扎，连嘴巴都扭曲了。

“什么？”拉乌尔追问着，“血？……你说的肯定是：血？”

老人眨了眨眼，然后重新摔倒在地。拉乌尔靠近他，面色苍白，继续猛烈地追问着。

“回答！……回答呀！……你别现在死……谁的血？……好啦，好人儿，再鼓一鼓劲……这血说明什么问题？”

但是老人再也不动了。他再也没有吐出一个字来，这个字或许是打开所有遗留问题的钥匙。他昏了过去，他那蜡黄色的脸变得可怖至极，令人不忍目睹。

“懦弱的人！”拉乌尔低声抱怨着，“他本来开了一个好头……只要再

有三几秒钟……他把要紧的部分丢掉了。”

他抹了抹陌生老人的满是汗水的额头。

“不用再害怕了，特大号香槟酒瓶。你被救了……我现在只问你一个小问题。”

此刻他站起身来，呆在冒烟的木炭火旁，在地下室昏暗的尽头，就像在扑克俱乐部里一样舒适。拉乌尔以其出奇的冷静仔细地审时度势，这一卓绝的决策思想使他能够把握住最艰难的时局。他突然笑了起来，还带着一副淘气的神情。

“好吧，爷爷，我们走吧。我把你带到我的诊所去……我向你保证，要不了十五天，你就会像只兔子一样地奔跑起来。”

他把老人背上自己的后背。

“你真重，老祖宗……不，你确实很重！”

他被重负压得直不起腰来，他又折回原路，停下来，在游廊的入口处歇息。柳树下没有了小船。毫无疑问，这三个人以为他们的猎物已经死了。拉乌尔冷笑着，集中力量，重新背起这一沉重的“包袱”。

“始终活着！……体格非常强壮，这位老人……怎样的一代人呀。”

他又上路了。天亮了，在基尔伯夫那一带，田野里仍然没有一个人影。布律诺应该在城堡主塔的最高处，借助于小型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他能看到任何一个细小的部位。他一发现这非同寻常的两个人，马上就跑来援救。疲惫已经使拉乌尔的双腿颤抖起来了。

“你不该这么过度疲劳。”他想着，“你还不到二十岁，我的孩子。”

从路口到停汽车的地方足足有两公里。拉乌尔用了近一个小时才走完。所幸的是，布律诺在这里，忠诚的布律诺，好心的萨马里坦。拉乌尔就势倒在了草地上。

“我可活不下去了。”布律诺辩解道，“我在想……”

“好啦，可以啦。你关照着……你认识他吗？”

“这是城堡的老头。”布律诺心神不安地回答道，“您知道，看门的……”

“告诉我，你的医道学得很不错吧！在你学坏之前？”

“确实，但是我没有考好。多少是由于这个缘故，才……”

“我知道。把老人装到车子里去！”

“您想把他送到医院去？”

“那是你想的。我要留下他。这个人很有价值。你看到他的脚了吗？……难道你以为别人掠走一个这般年纪的老人，并把他折磨成这个样子，只是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吗？”

“您打算拿他怎么办？”

“我，没有……是你要为他做些事情。治疗他，让他尽早康复……然后，我们再去考虑下一步。明白吗，医生？”

“可是您想让我把他弄到哪儿？……”

“你想想，我在这个区有不少关系……而你却用你的那些问题烦我……是这样吧？……好啦，往前走吧。”

他重又站起身来，经过休整，他更加灵巧，也充满了活力。他轻轻一跳，就坐进了莱翁—博莱的斗形车座。

“你们在后面坐好啊，我可有点性急！”

片刻过后，他们穿过仍在沉睡中的翁弗勒尔。拉乌尔低声哼着歌，手指

有节奏地在方向盘上打着拍子……圣让……雅科布……达尔塔尼昂……圣让……

汽车拐上了通往特鲁维尔的路，掀起了路旁人行道上的碎石。圣让……雅科布……圣让接替了雅科布……而达尔塔尼昂获取了……“我发誓，”拉乌尔在想，“他是诺斯特拉达米斯，这个老头子……哪个蠢蛋说的生命没有必要产生的？可是血……血……该死的血统，这是谁的血呢？……”圈着牧场的篱笆好像突然一下子从汽车道边移开，紧接着又在它的后面聚拢来。“他要说话……一定要他说话……他将对我说，告诉我……当我掌握了这个秘密之后……”

拉乌尔在一座小房子前面停下车，就在旷野之中。在漂亮的小花园前面，有一排白色的栅栏。百叶窗紧闭着。他下了车，推开栅栏门，敲了敲房门。一次，两次，他开始烦躁起来。

“喂，有人吗？”

一扇窗户打开了，在楼上，一个老妇人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是谁呀？”

“是罗马教皇。”

“我的天！是你……你，我的孩子！”

过了片刻，房门打开了一条缝。

“是我，维克图瓦尔。路过这里，我顺便来向您问个好。”

维克图瓦尔惊慌失措地望着他。他朝布律诺打了个手势，布律诺便抱着始终没有生气的老头子的身体走上前去。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婴儿。”拉乌尔说。

“不！”维克图瓦尔拒绝着，“不。我不愿意。我受够了这些小诡计。该结束了，你听到了吗……我现在已经老了。”

“你，老了……说的好！你看上去还不到七十岁……我的好维克图瓦尔，你不会拒绝帮我这个忙的……最后一次。”

他把布律诺推进过道，然后引他到一个小房间，这房间在另外一侧，正对着田野。

“窗子上有护栏，门上有锁。很好！谁知道呢……把他放在床上……你就留在这里，布律诺。你来治疗他。维克图瓦尔会到镇上去找药的。就他的事情，你们要对我负责，你们俩人。对任何人都不要谈及，否则我会割掉你们的舌头……上面还有一个房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维克图瓦尔会带你去的。你需要睡一下。”

“那么你呢，我的孩子？”维克图瓦尔说，“你的脸色吓死人啦……你也去睡一下吧。”

拉乌尔抓过一把椅子，靠着床边骑坐上去。

“睡觉？……别开玩笑啦！……你还不知道，我的老妈妈……关于欧奈维尔的秘密！……”

二 棘手之点

尽管我跟亚森·罗平的关系十分友好，同时尽管他对我的信任多次令人鼓舞地得到了证实，但是他生活中的神秘之处，我至今仍无法弄清楚。一般情况下，他那超群脱俗的天赋不仅为他的任何一种乔装改扮加上保护层，而且能够进入任何人物的角色，达到完全成为这个人的程度。他是否像他本人说的那样，曾经与弗雷戈利一起工作过呢？他是否像自己所断言的那样，曾经在皇家工艺博物馆里学习过呢？梅利埃斯真的把魔术的诀窍传授给他了吗？当我们向他提一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全国著名的冒险家总是以微笑作答。或者，他干脆像那一天回答福尔默里预审法官那样：“我是好多人，法官大人。可是我对每一个不同的我的履历也是搞不太清楚的。”

可以肯定的是，一天早上，翁弗勒尔的公证员弗雷内索先生的女佣埃尔内斯蒂纳把一位矮小的、年老的先生领进了接待室。他穿着陈旧过时的西装，但举止很优雅。他让人通报：奥诺雷·德·布勒萨克伯爵。他还那么友善地掐了掐女佣的脸，使人都无法对他发火。而弗雷内索先生则为德·布勒萨克证实，他一看到他，就产生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友好的冲动。当他明白了他高贵的来访者与他共同分享对历史的专注的感情时，这种友好便随即演变成了一种激动。

“我从我的一位表兄弟那里得知，欧奈维尔城堡要出售。”当他被安排到事务所的那张最好的扶手椅上时，伯爵开始说了起来，“而且我也不向您隐瞒，我很想拥有它……”

他十分优雅地笑了笑，就好像他是首先对自己的癖好不屑一顾似的，然后继续说：

“……并非只是因为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风格，也并非只是因为它那出色的朝向，还因为，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主要的还是纯真的情感原因……是的，我是一个老博物馆的馆长，我十分清楚地回忆起，绝大多数的荣耀都是与欧奈维尔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况且在这些回忆中，有许多距我们现在并不是那么遥远。两代人呀。”公证人情绪激动地补充道，他为能找到一位能在他面前沉醉于自己的纯真、狂热的爱好中的听众而欣喜若狂，他甚至不在乎随时被“确实，请继续。”这种既生硬又冒失的俗话所打断。

“您知道吗，我们不幸的路易·菲力普王曾在这座城堡里住过几天，就在那令人忧郁的一八四八年冬天，在逃往英格兰的路上？”

“我想，其实我读过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东西。”伯爵回答说，“但是在这不幸的事件中，有许多充满矛盾的关系！……哈，先生，您使我的拥有欲更加强了……”

“只是……您得到的消息肯定有误，欧奈维尔城堡不打算卖啦。”

“真的？……那我遭受的挫折太大了！……”

“请相信，我也很抱歉。是我负责卖的，转眼快三年了。我的顾客是一位工程师，雅克·弗朗热。这是一位很好的人，很精明、很勤奋……我甚至要说他过于勤奋了。否则他怎么会想到要把整幢房子按现代水准改造呢。”

伯爵伸出双臂，显现出鄙夷的神情。

“是的。”公证人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的跟您完全一致，伯爵大人。在某些情况下，年轻一代的大胆、果敢是与破坏文物和艺术相关联的。”

雅克·弗朗热首先着手装电……到此为止，没有什么可说的。无论如何总得赶上时代生活的节拍。可是他还想让人打掉部分右翼楼群，把主要院子扩大，引进自来水，好像井水还不够用似的……他甚至还想用停车房取代马厩……哈，这些，我是没有同意的。”

“我也不会同意。”奥诺雷·德·布勒萨克情绪激昂地喊了起来，“但是，我能否拜访一下这位弗朗热先生呢？”

“唉，不行！他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弗雷内索公证员按了一下铃，埃尔内斯蒂纳走了进来。

“希望您愿意尝一尝我的覆盆子酒，伯爵大人。非常纯正，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这么说……埃尔内斯蒂纳，请给我们倒两杯。”

然后，他把自己的扶手椅挪到来访者坐的扶手椅旁边，接着上面的话题继续说：

“雅克·弗朗热和他的妻子，在搬到城堡里住还不到两个月就死去了，他们死于一次令人惊愕的事故。他们当时出海漫游，就在这附近的地方，小船沉没了。这个城堡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和好运。请您设想一下，前面的两位主人莫名其妙地死去了。第一位是在一次狩猎事故中丧生的……一个笨手笨脚的人射了一枪，但这个人始终未被查出来，您想想吧。第二位是摔到了悬崖下面……所有这一切都很凄惨。”

“我们回过头来再谈一谈弗朗热家族怎么样？”

“好的，他们留下了一个幼小的女孩，叫吕西尔。”

“怎么样？”伯爵问。

“等一下！雅克·弗朗热有两个兄弟。于贝尔，最好的一位，就成了孤女的监护人。就是他现在住在这个城堡里。”

公证人举起他的杯子，他们慢慢地啜着，仔细地品尝这烧酒。

“真遗憾。”伯爵继续开口说，“可是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计划了……请想一想，无论如何，我都不后悔我所做的尝试，因为您不会拒绝。我想请您向我讲述一下国王是在什么情况下出逃的……”

“自然。”弗雷内索公证员说，“因为这正是棘手之点，我始终对此倾注了极大的关注……我就不再给您讲四八年革命的起因了，伯爵大人……”

“这其实也没有必要。”奥诺雷·德·布勒萨克叹了一口气，然后深沉地说道：“我故去的父亲经常给我讲述骚乱、让位、国王夫妇逃往特里阿农、然后逃往德勒的事情……”

“令尊大人跟您提及过国王为了不被人发现，剃掉了他的一绺顶发的故事吗？谈过他坐马车去德勒，穿着一件劣质毯子缝制的男子礼服，戴着一副眼镜遮掩吗？他告诉您在厄弗勒克斯，一位国民卫队的卫士还是认出了化装掩饰的国王，并且差一点报警的事吗？”

“我不知道这些细节。”伯爵承认道，他不想掩饰自己的强烈的好奇心。

“而您不是唯一的。”公证员志满意得地说着，“在度过了一个焦虑不安的漫漫长夜之后，路易·菲力普来到了欧奈维尔城堡，王后是在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与他在那里会合的。这个地方非常理想，一侧可以监视随时都可能有队伍出现的原野，另一侧是以最高贵的方式致意的大海。欧奈维尔的最后一位伯爵年事已高，但他有一位年轻的总管，厄瓦里斯特。他跟主人一样，全身心地忠于君主政体……临时政府就严密监视滨海地带，颁发了非常严厉的命令。就是这个厄瓦里斯特想出到特鲁维尔去租一条小船的这个主意的。”

小船的主人，一个叫于洛的人，得了三个法郎，为的是把国王运送到英格兰一侧的海岸。就是这个厄瓦里斯特，他用一辆有篷的小推车把国王送到特鲁维尔的。”

“太引人入胜了！”伯爵喃喃道，同时不由自主地俯身向前，双眼贪婪地望着公证员。

“接下来的故事还很多。”弗雷内索公证员继续道，“现在国王已经到了特鲁维尔，一切准备就绪了。但是他并没有登船。相反地，他在三月二日的夜间又回到了欧奈维尔城堡。什么原因？……有些人说是因为海上天气太恶劣了。另一些人则说，小船的主人时刻担心被告发，在最后一刻躲了起来。我认为这些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在被追捕的老国王的举动中有些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好像有比他的尊严更令他担心的东西。您知道，因为这关系到公众的声誉，路易·菲力普最终还是上了船，就在三月二日的夜间，在翁弗勒尔上了“信使号”这条小船，这是英格兰驻勒阿弗尔的领事为他安排的。而大海上的天气仍然是很恶劣的。另外，在蓬特—奥德梅，共和国检察官和他的宪兵们严密地监视着港口和道路。为什么国王在特鲁维尔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的情况下，突然又决定走回头路，去冒这无益而又可怕的风险呢？……我认为，逃跑的决定只不过是一个托辞：急不可待地、突然要回城堡，或者是想回去取早先留给他的挚友保管的某些东西，或者是完全相反，他想把犹豫到最后一刻的一些秘密使命委托给他们。可是要揭示这历史的小秘密，就不是我的事啦。”弗雷内索最后概括道。

“您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果。”伯爵说，“请允许我祝贺您的渊博学识。”

“！您过奖了。”公证员谦虚地应答道，“绝大多数情况是我从这位勇敢的欧奈维尔伯爵的《回忆录》中找到的。这位可怜的人根本就不应该追随他所崇拜的国王。他死于一八五一年。您可以在欧奈维尔的小墓地看到他的坟墓，就在他祖先的墓边。”

德·布勒萨克伯爵好像突然变年轻了。他笔直地坐在扶手椅上，手指下意识地在扶手上弹着。他好像正在忍受着无以名状的烦躁不安的折磨。

“一个在大革命时期、王朝时期和复辟时代生活过的人。”他嘎嚅着，“这些回忆录无疑具有非同凡响的趣味。”

“哈，坦诚地说，完全不是这样的。首先，阅读这些东西让人生厌。这些本子都不少于六百页，而且写的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有些地方根本无法辨认……真要通读下来，非得有巨大的耐心，而这是我根本就不具备的。同时还需要大量的闲暇时间。手稿中充斥着离题的东西和一些平庸无奇的细节。就是这样，此外，还有一个托词是没有运用夸张的手法……我们的伯爵，按照现在人们的说法，是一个狂热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刚才我给您讲述的那些事也会或多或少地动摇他的理性，因为《回忆录》的最后一部分是由结构松散、缺乏条理的章节组成的。”

“请举个例子。”德·布勒萨克伯爵情绪激动地说。

“我怎么记得起来呢？……但没有什么会阻止您亲自去翻一翻这些本子。雅克·弗朗热已经把它们献给了在巴黎的诺曼底历史和考古学会了。”

“您想是否有可能，在城堡里还存有与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个时代有关的其他资料或其他文件呢？”

“没有。我想不会有。请注意，我没能查阅图书馆里所有的图书……大概有一万五千册到两万册的样子吧，但目录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雅克·弗

朗热曾建议让人建立一个索引……我完全可以向您保证，绝对是《回忆录》，尽管人们可以通过藏书来表达，但这才是一八四八年二三月间发生的事件的最可宝贵的资料来源。”

伯爵再次感觉到他的举止有点轻浮。他站起身来。

“我为欧奈维尔城堡而遗憾，”他十分友好地说道，“但我将对参观翁弗勒尔留有最美好的回忆。”

公证员一直把他送到临街的大门口。在门槛处，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些相互仰慕的话，伯爵走了，有点驼背，腿弯成弓形，拖着手杖。他一转过街角，就马上直起身子，而且步履一下子变得飞快。一辆汽车停靠在池塘边。摇了两下手柄，马达便发动起来了。

“一个老傻瓜，”伯爵松了一口气，双手抓牢方向盘，不过他的烧酒真不错……其实我只是想知道是谁的血。”

下午过得很快，拉乌尔·达皮尼亚克在路上除去他的德·布勒萨克伯爵的打扮，恢复他英俊潇洒的俱乐部会员的面貌后，在佩雷尔大街他的单身汉住的小公寓前下了车。他始终没有停止在头脑中思索弗雷内索公证员的秘密，他对此深感震撼。多么天才的举动，这次对公证处的造访！他在煽动起老公证人的激情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灵感。

当然，现在还无法证实，前一天夜里发生的神秘的劫持事件与六十六年前城堡作为大舞台发生的历史事件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被酷刑折磨的老人所说的那些无法听懂的话中，好像与路易·菲力普王在欧奈维尔的短暂逗留也没有丝毫相干。然而，罗平惊人的预感提醒他注意，应该朝这个方向继续探索。好在现在他也没有掌握可以把他引导到另一条路上去的东西。作为起步，他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一点一滴获取那份被公证员匆忙浏览过的神奇的手稿。他非常烦躁，很不耐烦。但是罗平知道欲速则不达。因此，他镇定自若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点燃一支雪茄烟消磨时间。随后，他按了隐藏在家具抽屉里的按钮，打开一个小保密箱的门，从中取出一沓厚厚的文件。这是一本现代名人笔迹的索引。在这一套浩繁的卡片中，有几千种字体；从利利·阿穆尔的，直到瓦朗格雷和老参议院议长的，其间有加尼玛尔总检察长的、伯尔松的、多布莱克议员的和皮厄·克斯教皇陛下的。人们经常吹嘘亚森·罗平的即兴的丰厚馈赠。但是，他最辉煌的胜利，他最神奇的成功却都应归功于完美的工作方法。罗平最懂得工作。

他取出一张写有加布里埃尔·塔巴鲁克斯的名字的卡片，他是学院院士。他眉头紧皱着，认真地研究了一阵子。他发觉了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每个字母之间都是断开的，“t”字的每一横都划得很重，而字母“e”却写得像“i”。而后，在一张白纸上，他用几分钟试着模仿出这种纤细而有力的笔迹。最后，他打开放在办公桌上的一本年鉴，找诺曼底历史与考古学会的地址。然后，他以一种让笔迹学者都会紧张得变脸色的、悠然自得的心情，开始写下面的信，而且是一气呵成的。

致历史学会秘书长……

加斯东·塞罗尔先生

我亲爱的同行：

我谨将我的得意门生——拉乌尔·达皮尼亚克介绍给您，他是一位前途远大的巴黎文献学院的学生。他对您那可爱的故乡的历史颇有研究，现在正在准备一篇关于诺曼底艺术的论文，我敢肯定，您一定对此很感兴趣，恳请您能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并向您，

我亲爱的同行，致以……

拉乌尔微笑着结束了这封信，然后签上名字。他将会得到这份手稿了！他准备利用闲暇时间研究它，逐页地探索它。也许他将徒劳无功，但也许能发现一些问题，确切地说就是弗雷内索公证员研究中疏漏的某些东西。

被历史与考古学会选为会址的房子坐落在波拿巴大街上。这是一栋老式的、憩静的小房子，就像人们能在卡昂和利西厄克斯随处可以看到的那一类。

“找塞罗尔先生。”拉乌尔说。

“在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中二楼上。”女守门人回答道。她甚至连身子都没有转过来。

“但愿，”拉乌尔上楼时在想，“他别过多地向我提关于诺曼底艺术的棘手问题。否则，著名的塔巴鲁克斯的被保护人很可能会使他的老师威信扫地。”

在门上，只有一张简单的由四个图钉按住的名片。拉乌尔扯了一下铃绳。这位塞罗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拉乌尔在揣测，小个子、有点脏兮兮的、戴一顶黑丝绸的无边圆帽、耳朵里塞着棉花。眼下，学会秘书好像不在。可是他听到了没有？拉乌尔又扯了扯绳子，还是没有回声。

“真糟糕！”拉乌尔在想，“一封编造得这么好的信呀！活该。我干脆留给自己用吧。不管怎么说，我已经习惯了。”

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房门便无声地开了。拉乌尔走了进去，看到办公桌的抽屉都敞开着，就在候见室的右侧。他走了几步，置身在一间宽敞的房里，墙边排满了直顶天花板的书架，架子上的书把墙壁完全遮了起来。在屋子中央，摆着一张大长条桌，蒙在上面的大桌布一直拖到地下。桌子上摆了许多卡片箱、文具盒和墨水瓶。

“不是太豪华。”拉乌尔在想，“学识渊博终究不能当钱花的。开始吧。”

他登上一架正好摆放在“E”字母打头这一部分前面的梯凳。他只看了一眼，就发觉没有这份手稿。唯独缺欧奈维尔伯爵的《回忆录》。

拉乌尔无法控制住愤怒。怎么回事？有人乘机……可是，公证员说得很明确，这份手稿很少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如果不是图书馆管理员此时正巧不在的话……拉乌尔从高处下来，猛地跳到地上。然后他悄悄地走近桌子，掀起了桌布。有两只脚显露了出来，上面还穿着拖鞋。管理员并没有走远呀！

拉乌尔抓紧每一分钟。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他跪在地上，揭开桌布。这位老好人就在下面，正象他所想到的一样。不过，他的裤子已经褪了下来，而且他的胸部有血迹。正是在心脏的部位，一颗子弹穿了一个小孔。尸体已经变冷了。

拉乌尔放下桌布，站起身来。肯定地，杀死塞罗尔的人偷走了手稿，这是不言自明的。借书登记簿摊在桌子上。拉乌尔在查看借书那栏。

欧奈维尔伯爵的《回忆录》：

六月六日，加尔瑟朗男爵。

他又着了一眼还书那栏。

欧奈维尔伯爵的《回忆录》：

六月十四日，加尔瑟朗男爵。

手稿应该在这里呀！

拉乌尔知道呆在这个地方所要冒的一切风险，可是他无法离开。眼前的这一罪行使他心神不宁，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他正面对一个强大、果敢的和野蛮的敌人。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好啦，”他喃喃着，“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我这么大动肝火是不对的。”

他又低下头去看登记簿：六月十四日，加尔瑟朗男爵。

他的手指指到另一条上：六月六日，加尔瑟朗男爵。

突然，他惊讶地叫了起来。字体……字体并非完全一样，只是很相像而已。两个登记本上的字都应该是出自管理员之手。第一个毫无疑问，是由他登记的，可是第二个，就是六月十四日的那一条，是模仿出来的。笔划很重，而且写得很马虎。

至此，所有的情况都十分清晰地在拉乌尔的脑海里生成了，这是严格的再现：来人打倒了管理员，然后匆匆地把尸体藏起来，取走手稿，借此掩盖这一罪行的真正动机。

“哈！我差一点儿上当受骗！”拉乌尔大叫起来，“啊！安排得真不错……只是，我也一样，我也很喜欢模仿笔迹，你懂吗，男爵。我也同样，我有我的小常识……也就是说，你想把手稿据为己有啦。你害怕看到它落到那些不配看它的人手里……了不起！你也许在搞收藏！男爵大人对历史颇感兴趣。男爵大人掌握了文字说明！”

愤怒、仇恨、喜悦在拉乌尔的心中交织在一起，使他的脸孔变了形，使他的双手攥紧了。他喘着粗气，把写有读者地址的卡片箱拿到了自己手中。

“G……加杜瓦……加夫内……加拉伯尔……这里……加尔瑟朗……加尔瑟朗男爵……巴黎康巴塞雷斯大街十四号乙……”

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办公室，穿过候见室，然后很细心地关上了门。

“现在，就看我们两个人的啦，了不起的人！”

拉乌尔确实没有弄错。男爵的府邸在一座小花园的尽头，显得豪华、大方。通往台阶的小路铺着细沙，小路两旁种着蔷薇。右边，在小灌木屏障的后面，好像是冬天的暖房。拉乌尔按响了栅栏门的门铃，一个身材像摔跤运动员，但是却穿着西服、戴着白手套的用人，走过来给他开门。他愣了一下。这高大的身影、这方头大脸，他曾经在河边看到过，就在那条小船上。所以，他的猜想是不会错的。他这样干是对的。

“请将我的名片呈加尔瑟朗男爵大人。”他说，“我想跟他谈一件急事。”

“先生是否有预约？”

“没有。”

“既然如此，我担心先生不会被大人接待。况且，大人正在用晚膳。”

拉乌尔把这个用人的手拧到背后。

“说话干净点，奴才。把我的名片递给你的主人。只需告诉他我是从波拿巴大街来的就行。”

“可是先生……”

“滚！”

用人被打掉了骄气，低声咕哝着朝房子走去。拉乌尔漫不经心地跟着他，

路上，他摘下一朵蔷薇花，闻了闻，然后把它插在了衣服扣眼上。此时，用人已经回来了。

“ 恳请先生进去…… ”

他给拉乌尔带路，穿过一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大厅，朝饭厅走去，银餐具的响声不时地从那里发出来。拉乌尔十分礼貌地鞠了一躬。男爵手里拿着叉子，眼睛在盯着他看。这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人，很厚实，血气方刚，像演员一样把胡子剃得光光的。他竭力要表现得冷漠，只是脸上流露出十分烦躁的神情。

“ 我肯定， ” 他说， “ 您如此坚持真让我吃惊。因为我真看不出…… ”

他耸了耸肩，继续吃鸡胸脯肉。拉乌尔提了一把椅子，坐到了他的对面。

“ 您让我吃惊，亲爱的男爵。您怎么没有想得更远一些呢？……为什么，真是见鬼，在这个时候接待我呢？ ”

“ 请您住口。 ” 对方打断道， “ 我们结束这一切。您强行闯进我的家门。您进到这里，就像……就像…… ”

他在找一个比喻，显得很不自在。接着又狠狠地说：

“ 请说明原因。 ”

他的目光与拉乌尔的交织在一起，坚持了一会儿，两个人互相盯着。男爵第一个移开了眼睛，然后很宽容地继续吃了起来。拉乌尔从盘子里抓起一只鸡腿。

“ 您同意吗？……您想一想，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我用手抓……一点也不讲究。 ”

男爵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开始玩起游戏来。

“ 阿尔贝！ ” 他喊道， “ 给这位先生拿一套餐具来。 ”

戴白手套的用人拿来盘子，而且表现得十分热情。

“ 好极了！ ” 拉乌尔说道； “ 人们都在抱怨好客的传统已经丢失殆尽了……不，不，阿尔贝。我不要红皮白萝卜，我从来不吃它。由于我的肝脏！……要一点土豆……谢谢……值得称赞，男爵。您的厨子手艺真好，这只小肥母鸡做得真是太棒了。 ”

男爵已经停止吃东西了。他不由自主地惊愕地观察着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而他，此时此刻，则好像充分地表示出亲切、随和和漫不经心。

“ 那么，男爵，是我害得您没有胃口啦？我想绝不仅仅是这个简单的字眼：波拿巴大街，就让您如此惴惴不安吧？ ”

拉乌尔握着杯子，慢慢地呷着。

“ 多漂亮的一招……祝您健康，我亲爱的朋友……愿您的计划获得成功。 ”

“ 您在说我……？ ” 男爵开始说话了。

“ 这是怎么啦。现在，是塞罗尔先生派我来的……您知道吗？ ”

男爵手里卷动着面包圈。他抬起头来。

“ 很好。我们出类拔萃的历史与考古学会秘书…… ”

“ 正是他。正是这位出类拔萃的塞罗尔先生委派我，就在刚才，向您要回一本书，确切地说是一份手稿：欧奈维尔伯爵的《回忆录》……可是您似乎觉得奇怪，男爵。您不相信塞罗尔先生会把一个这么重要的使命委派给我？ ”

加尔瑟朗抱着双臂，脖颈上的肉在假领子上垂了下来。

“不。”他低声咕哝着，“我不相信会有这件事。”

“为什么呢？”

“是由于我已经亲自将这份手稿还给了塞罗尔先生这一过硬的原因……这是一部乏味平庸的作品。况且，我只是保管了几天。我唯一能够看中的是文笔！……奇怪的是这位好塞罗尔先生怎么记不起来了。确实，在他这般年纪的时候，……”

“正是的。”拉乌尔附和着说，“他比较老了……还有，刚刚在他身上发生的那些事！”

“怎么！他出了什么事了吗？”

“一次小小的事故。”

“还有呢？……不会太严重吧，我想。”

“就是一粒子弹穿进了胸膛。妈的，选的地方真准。因此，并不是说塞罗尔先生本人派我来的，而是他的灵魂……是一个非常友善的灵魂，仅此而已。他才智横溢、学识渊博……只是嘴巴太多！这就可怕了，一个灵魂所有能说的东西……”

拉乌尔开始吃一只鸡翅。他始终警觉着，但又非常潇洒从容。男爵把盘子推向一边。

“好啦，先生……”

“‘我的小达皮尼亚克，’灵魂对我说道，‘我本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好好休息啦，只要我知道学会正常活动、我心爱的图书馆完好无损。你去找男爵加尔瑟朗这个冒失的年轻人要回……’”

“够啦。”男爵说，“我真弄不懂您要干什么。停止打趣，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再向您说一遍，我已经还回了《回忆录》。再说，还书的日期应该在借书登记簿上注明了。塞罗尔从来不会忘记的……”

“它是被注明了。”

“那么好啦。”

“好啦？遗憾的只是这一日期的笔迹并非出自塞罗尔先生之手。”

“那么出自何人之手？”

“出自杀害塞罗尔先生的人之手。”

“您认识这个人？”

“是的。”

“您是警察局的？”

“我？多么令人不快的问题！我像……？”

“突然冒出的想法。可是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来跟我说这些呢？您应该去警察总署，我亲爱的先生。”

加尔瑟朗重新镇定下来，放肆地打量着拉乌尔，而后者则始终在微笑，正在蛮有胃口地大吃着第二只鸡腿。

“我猜想，您对历史很感兴趣。”拉乌尔说。

“我确实对历史感兴趣。我对塞罗尔怀有极大的敬意，我向您保证，他的死，特别是这样突然的死亡……但是我要再一次地告诉您。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会选中了我……”

“您真的不明白的话，那就是我搞错了。请原谅，男爵。我将听从您的忠告。去找警察总署，这是您说的。这个主意不坏。我敢跟您打赌，这次意外事件的结果会让这些老爷们激动不已的。它说得太多了，这个死魂灵！”

“这次意外事件的结果有什么特别的吗？”

“，没有，您不要以为非要坚持不可。”

男爵握紧双拳。

“说吧。”

“好吧。请想一想，这个灵魂，我们的朋友塞罗尔的灵魂，向我指出了一个小手印；在带有吸墨水的垫板一角，有一个血指印。我承认，我自己是绝不会发现这个血指印的。我们的杀人犯，在把尸体推到桌子底下之后，下意识地按着支撑物站起身来。可是我说，我说……再次请您原谅，男爵，谢谢啦。这只小肥鸡……”

“等一等！您还没用饭后甜食……另外，我应该承认，您最终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您方才所说的，竟如此地意想不到，如此离奇……我不敢说：是否真实。”

“要敢，男爵，要敢。这个字眼用得很准。真的！”

“我在想您把这个怪诞的故事发挥到了什么程度。”

“直到向您交出杀人犯的名字，如果您愿意的话。”

“就算我愿意吧。”

拉乌尔向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而他越是笑，加尔瑟朗就越是狂怒地掩饰自己的表情。

“这太怪了。”拉乌尔低声说，“不，您非常滑稽可笑……就好像您不认识他——杀人犯似的。可是就是您呀，男爵。您想让他是谁才好呢？”

“非常精彩！您敢断言……”

“不。”

“哈，还是的。您还不至于到这一步吧。”

拉乌尔猛地一下子收住笑，操着冷峻的语调，轻轻地前倾着身子说：

“我没有断言的习惯。我肯定……我保证。第一位专家来后，他把您的笔迹标本同借书登记簿上的假签名进行了比较，结论是两个字迹完全一样。”

“总还得有人想到要再进行一次核对吧？”

“有人做了这个提议。”

“谁？”

“我。”

“那您认为这就够了吗？”

“不够。”

“那又怎么办？”

“另一位专家只要比较一下您的左手拇指指纹和留在带有吸墨纸的垫板上的血指印也就足够了。”

“而这种比较也是您要求做的？”

“也是我。”

“也就是说，一切都取决于您。取决于您一个人。拉乌尔·达皮尼亚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了。拉乌尔·达皮尼亚克把自己视作上帝了。”

“差不多是的吧。”

男爵也向前倾下身来，他们在桌子上互相对峙着。慢慢地，男爵的手指弄皱了桌布，拧着，同时他的脖子也涨得越来越红。最后，他以一种嘶哑的嗓音吼了起来：

“多少吧？”

“什么多少？”

“你开的价？”

“我开的价。什么价？唉呀，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我开的价？……绝对没有。我只不过是一个传信的。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的话……只是还有这位认真的塞罗尔先生的灵魂。而他，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尽管不妥协，却通情达理，这一点务必请您记好。而且不记仇。他只要收回手稿以便能够睡安稳觉。‘叫这个无耻之徒把手稿还给我，’他对我说，‘我就什么也不计较了。这样，我在另一个世界也就不难受了。’”

“这是勒索和要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武器。”

“我更爱我自己的。”

男爵按了一下铃。用人出现了。按照他主人的授意，他拉开一只抽屉，把戴白手套的手伸进去，从里面拿出一把手枪，然后瞄准拉乌尔。

“别动，我的小好人。”男爵命令道。

他又按了一次铃。拉乌尔看到出来的是他曾看到同样在小船上出现过的一个罗圈腿的矮子。

“祝贺您！您是在植物园里把他们选出来的吧。”

看到两个家伙朝他走拢来，他便说：

“把爪子放下，下贱胚……阿尔贝，到客厅去伺候我们喝咖啡。”

然后，他看了看表：

“十点半。时间过得真快。在您这样的人家才不会烦闷，男爵。哈！人们都说您懂得让您的人消遣。很遗憾，我得在一刻钟之内向您告辞。”

“真的吗？”

“是的。在差一刻十一点，说得确切一些，我有一个约会。”

“跟一位女士？”

“不，每次……跟一位我不愿意让他等的朋友。”

“那他可要等啦。”

“哈！不会的。如果我不在一刻钟之内离开您家，他就要把一个小包交到某个地方去……，猜一猜小包里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没有想象力，男爵……很简单，就是垫板的一角，就是常用的那一种。”

拉乌尔为自己倒了点波尔多酒，叉起双腿，一只手臂放在椅子后面，像品酒师一样地慢慢喝着。男爵的脸都变了样。

“您真蠢。”拉乌尔说，“您真是蠢到家了！您甚至都不想想一想，我会就这样自投狼口吗……滚开，你们其他人。”

用人们看着加尔瑟朗。他点了点头。阿尔贝把枪放在他的面前，然后低声咕哝着跟另外一个一起走开了。

“您还要向我隐瞒无关紧要的事。”拉乌尔说，“那么，这份手稿呢？……我只有七分钟了。但愿我朋友的表不要快了。”

“流氓！”男爵恨恨地咒骂着。

“我不需要您的忏悔……手稿！”

男爵看了一眼手枪。有一阵子，他好像在犹豫，然后把餐巾扔到地板上，站起身来。拉乌尔从容地伸出手去，把枪抓到手里。

“您玩这些把戏可就大错特错了。倒霉的事马上就会发生的。”

他打开枪膛，取出弹夹，里面少了一颗子弹，然后又把手枪放到桌子上。

在隔壁房间里，加尔瑟朗在一只柜子里翻找着东西，嘴里还在嘟嘟囔囔地骂着。然后，他一言不发，把一大厚本东西扔到桌子上。这是很厚的一本用仿摩洛哥羊皮纸革做封面的大书，上面还装饰有伯爵的徽记。拉乌尔匆匆地翻看了一下。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十分紧凑，连四周的空白处都写满了。

“很好！愿这好人塞罗尔的亡灵安息吧……现在，男爵，我有个小小的建议……马上离开诺曼底……气候太潮湿了……对您的风湿病很不利。”

他把手稿紧紧地夹在腋下，为了避免遭袭击，走时猛地把房门推到了墙上。但是用人们都不在场。站在台阶上，他不指名地大声吆喝着：

“您要知道，血指印……这只是玩笑！”

然后，他跳到花园里，大笑着。

半小时之后，他已经脱了衣服，呆在佩雷尔大街上他的临时住宿地了。

“我只能如此。但尽管如此，我还是降服了您这位男爵。我让您大发雷霆。我现在把您放在火上烤，在火上慢慢地煨。哈！您烤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现在该轮到我把您烤焦啦，要文火。”

他打着哈欠，在构思着行动计划，他穿着睡衣，一边在打着想象中的响板，一边两步、三步地跳着。

“咳哟！灵魂的步履……高贵的人物。点上灯！”

他又一下子想起了金发小姑娘，在那一边，在沉睡森林里的城堡中。

“哈！公主，”他嗫嚅道，“如果您能看到您的英俊王子该有多好呀。”

他叹了一口气，躺到床上，打开那本手稿。可是潦草的小字、涂改时所画的杠杠，还有到处添加的部分马上就战胜了他的好奇心。

“明天再干吧，我的小罗平。今天已经累得够呛了。”

他熄掉灯，很快便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手伸向床头柜。但他禁不住叫了起来。手稿不见了。

三 困境中的年轻姑娘

满腔的怒火把拉乌尔掀下床来。他朝门口跑去，门仍敞开着，连门厅的门都没关。他愤怒得浑身发抖，又回到房间去。他被人耍弄了。他并不是因为被盗而愤怒，而是被偷盗时表现出来的放肆无礼而激怒。他输了这一局，算了吧。这就是职业性的冒险。可是人家就是从他眼皮底下把手稿拿走的，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与此同时，隐隐约约的恐惧完全镇住了他。他重新估量他对手的大胆和冷静的决策。这一场战斗将是残酷的、危险的和无情的。他强作笑脸，而且在做着一些放松练习的同时，他还在想着如何反击。手稿现在已经不在他的手中了。只剩下老头子了。啊！还有他！一定要让他说话，而且要快！

电话响了起来。拉乌尔正好等在那里。他拿起听筒：

“喂！……你听出我的声音吗？……是的，亲爱的朋友，确实是我。我向你表示歉意……昨天晚上，我对你照顾不周。一顿不太像样子的晚餐……我很不好意思。以致都无法闭眼入睡。于是，我在想：‘我应该去看一看这位可爱的拉乌尔！’……我有你的名片，你的地址……确实有点晚了，可是战争时期就是战争时期，应该适应。你说是不是？……顺便提一个小小的忠告：你应该换一换你的锁。进你的家就像进磨房一样方便……所以我进去了。我看到什么了？……这位好人达皮尼亚克像个婴儿一样，睡得非常好。我没有勇气把你弄醒。我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我只是想拿走一个小纪念品，一件不值钱的小东西，这完全是想表明我来过此地。确实，这份手稿引起你极大兴趣，因为我觉得你正在读它……我还是应该告诉你，它确实值得一读……它包涵着许许多多的东西！……那么，如果你同意，我保存着它……你也知道你应该去干些什么……”

男爵的语气变得尖酸刻薄起来。

“你跳上开往意大利的火车，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去休息一段时间……科莫湖，怎么样？……或者去威尼斯……”

“如果我拒绝呢？”拉乌尔回敬道。

“你将感到遗憾的。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我将对发生在你身上的某些事情感到不安的……不，无须对我表示感谢……下次再来吃晚饭的话，务必请事先告知……我知道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

“！”拉乌尔说，“我的口味很一般。我要你只给我做你做得最好的那道菜。”

“哈！哪一道菜？”

“烤脚。”

拉乌尔挂断电话。他说出了结束语。这是很平庸的慰藉。如果老人坚持不开口的话……绝不！他也要向那些侵犯了他的人报仇的。他无法抵挡一次安排得很巧妙、又客气、又尊重他的人格的人……他会向他的救命恩人道出秘密的，那时男爵将被迫跪在地上求饶。而此时，拉乌尔并没把秘密放在眼里，他只要看到自己有办法战胜对手和让他把那些讥讽话咽回去。

他匆匆穿上衣服，再也呆不下去了。摇杆只转了一圈马达就发动起来了，拉乌尔跳到了方向盘后面坐下，车况很好。那一天，它状态极佳。没出故障，也没爆车胎。只有稀稀落落的几辆小推车，它们相隔很远，在通往诺曼底的路慢慢爬着。汽车一阵风似地超过它们，汽车也一下子被尘埃罩住了。

在上午将要过完之时，拉乌尔看到了至尊圣母教堂的钟楼。

“嘿，我的好维克图瓦尔怎么样？受伤的人怎么样啦？”

他已经走进房间，动作总是那么敏捷，那么不遗余力，受着要急于了解一切的心情驱使，他恨不得马上就开始。

“嘘！”布律诺低声说，“他正在睡觉。”

“他说话了吗？”

“还没有。”

“烧伤的伤势如何？”

“正在好转。”

“好啦，懒鬼，向我报告吧。要逼你才肯说话……地方上的人都怎么说？”

“没听到。只是《特鲁维尔回声报》上有几行报道。人们认为老头儿，贝纳丹老爹，他们这么称呼他，暂时离家外逃了，因为他得了记忆缺乏症。”

拉乌尔抓住布律诺的手腕。

“不是这些话……”他说，“尤其不是……该死，你是不相信迷信的！……然后呢？……没有人谈及城堡、谈到那里的人都睡着了吗？”

布律诺摇了摇头。

“妈的！”拉乌尔说，“没有一个人发觉吗……”

“宪兵们为老头儿来了一趟。”布律诺接着说道，“人们在小旅馆里这么说。我在不显眼的地方走了走，像一个漫不经心的游客。但是这个地方，人们对外来入普遍不信任。”

“继续说下去。”拉乌尔低声说道，“你随便说一点什么。”

他注视着老贝纳丹。他刚才惊奇地看到他的眼皮在抖动。这个老人已经醒了；他在听着，拉乌尔识破了受伤者的把戏，他知道贝纳丹不会那么轻易地依从的。他被从城堡里掳出来，看到的到处都是敌人。在恢复体力的同时，他始终保持沉默，以此自卫，不与任何人交谈，保持着诺曼底农民所特有的那种固执。

“够了，布律诺。随它去吧。”

拉乌尔坐到桌边，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温柔，把手放到了老头儿的肩上。

“好啦！现在该睁开眼睛啦，老伯。拉乌尔·达皮尼亚克，你认识吗？……这个伟大的心灵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救了出来……可是他完全可以不救你……直到现在，我做好了应付最紧急情况准备。我把你庇护起来。我还给你配备了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以，现在你应该帮助我。”

老好人的灰眼睛半遮在耷拉下来的眼睑后面，观察着俯身看着他的陌生人，他感到了像家长一样的权威。

“您应该帮助我。”拉乌尔继续说道，“我所说的这些，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自己。你好好想一想，暗道里的三位小朋友并不是无所事事的。”

他抓住贝纳丹的双肩，朝他弯下身去，就像一个摔跤手把他的对手按在了地上一样，用十分严峻的口吻接着说道：

“我认识他们，我……我知道他们的头头是个什么货色……我有可能白费力气，如果让他们找到你的话……而这一次，我来的太晚了……可是如果你开口说话，一切也都还有救……好吧，是谁的血？”

老人呼吸急促起来，并张开嘴。拉乌尔明白，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正在这个被痛苦和精疲力竭搞得半迟钝的人的头脑里进行着。

“谁的血？”

慢慢地，贝纳丹又闭上了眼睛。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又僵住了，活像一张死人的脸。他又躲进了自己的黑暗之中，去想着自己的秘密。拉乌尔又等了片刻，然后悄悄地站起身来。他用小手绢擦了擦挂满额头的汗珠。

“我是有耐心的。”他喃喃着，“你想象不出我能够忍耐到什么程度。我等着关键时刻的到来……你在这儿不会难受的……我保护你。你绝对不是囚犯。你只是被监护起来了。当你想说话时，只需一个简单的动作，好啦，我就会来的……到那时，就我们俩人，我们将一同干一番大事业，你到时候瞧吧。可是，嘿，睁开眼睛，请你看看我。你会认为达皮尼亚克不值一提。是的，你是对的，但是，在拉乌尔的背后，还有一个别样的人物，也还有二十个传奇的故事。在这间房子里有着法兰西的历史。向你致敬，贝纳丹！……你多么幸运，有我来照顾你……而且，我向你保证，我同你携手共同完成这次冒险……甚至，我还会把某些事情委托给你……”

拉乌尔停了下来。老人的呼吸变得有规律了，他已经进入了梦乡。

“你看上去很机灵。”拉乌尔在自责，“哼！你可以心地善良地发表长篇大论。而你的听众却在打盹。收场吧。”

他踮着脚尖走到屋外，布律诺正在走廊上等他。

“怎么样？”

“他很难对付，这个老祖宗。但他最终会畅所欲言的。继续实行监护。我去一下洗手间，然后回城堡。”

拉乌尔从他的汽车里拿下一个大旅行袋。二十分钟过后，他改了装，穿上有后腰带的外套。柯达照相机斜挎在皮带上，他抱了抱维克图瓦尔。

“我今天晚上再来，我的好维克图瓦尔……别又跟我唉声叹气了，我不是告诉你我没有什么危险吗。我回来后便可以证实，我要吃一个大的、漂亮的荷包蛋，就是你会做的那一种。”他坐进已经布满灰尘的莱翁—博莱，慢慢悠悠地开上了通往欧奈维尔的路。

在驾车时，当他需要制订作战方案时他喜欢沉思冥想。可是这一次，他不得不承认形势对他不是那么垂青的。手稿又回到了男爵手中，老人又拒绝重复他在酷刑下被逼供认的那些话，从哪里发动攻击呢？这次造访城堡会有个什么结果呢？拉乌尔思索着，而且愈加感到他的无能为力，一个令人生畏的秘密却被一群无耻之徒揭开了，他们只是毫不手软地动用酷刑才获得了这一优势的。这一秘密是非同一般的，致使男爵由于时间紧迫，由于预言的日期已经超过，要揭示谜底实在太晚了，而毫不犹豫地折磨人、杀害人。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拉乌尔更加激动了。问题像马达的转速一样在他的脑海中翻滚：到底里谁的血？……是谁的血呢？……这是一个血的奥秘、一个暴力的奥秘，同时也是一个死亡的奥秘。他把车子停在欧奈维尔的入口处，然后步履轻松地朝城堡走去，根本感受不到夏日的炎热。走到半路，为了让过一辆全速开来的汽车，他不得不在路边的大树下找个藏身的地方。但是他也还来得及认出端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人。浓密的红棕色眉毛，粗糙、忧郁的脸……他记起了这张在他那有护罩的手电的光晕下看到的脸，在那天晚上，他在城堡里……于贝尔·弗朗热。很好！弗朗热不在家，他的行动就完全自由了。他精神为之一振，继续朝前走。一位宪兵站在栅栏前正与一位粗壮的提着水桶的妇女交谈着。拉乌尔走上前去，比记者还像记者。

“你们好。”他问候道，神情潇洒又帅气。“里夏尔·迪蒙。《法兰西

回声报》的记者。”

另外两个人吃了一惊，闭上了嘴。妇人放下水桶，擦着手。宪兵敬了一个礼。

“我听说发生了一宗失踪案。”记者继续说道，“我是去翁弗勒尔路经此地。所以，想在回巴黎之前能够静下心来。”

他显得那么诚恳，如此地友善，致使宪兵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他说，“是老老实实的贝纳丹逃走了。不是吗，阿波利纳？”

阿波利纳点了点头，她对在陌生人面前被人称呼名字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必要太关心。”她回答道，“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他肯定会自己回来的，等着瞧吧。你们这些巴黎人肯定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

“如果我能给您建议的话，”宪兵说，“就是别出声。如果新闻界把不属于社会新闻栏的东西夸大其辞的话，弗朗热先生是不高兴的。弗朗热先生的手很长。”

“我没看到过这座城堡。它真宏伟壮观！”

阿波利纳兴奋得满脸通红，宪兵也在用手捻他的胡须。

“当然啦，”他说，“人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看它的。可是弗朗热先生不让人参观。而贝纳丹老爹却让人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城堡！但是应该告诉您，这个城堡也有他的一部分，自从他在这里生活开始。”

“他是在这里出生的。”阿波利纳插话道。

拉乌尔从盒子里取出他的照相机，打开，然后把一只眼睛贴到瞄准镜上。

“很遗憾。”他低声咕哝着，“我站得太远了点。我是可以往前靠一靠的。”

怎么能够拒绝这么友善、这么充满活力的笑脸呢？

“那我得去征得小姐的同意。”阿波利纳说。

“吕西尔小姐。”宪兵补充道，“弗朗热先生的受监护的未成年孤女。”

就在阿波利纳走开之时，他继续十分骄傲地向这位巴黎记者展示一位宪兵除了知道陈词滥调之外，还懂得些其他的东西。

“一位极可爱的小姑娘，但是受了不少的苦。她失去了双亲，都快有两年了，而且方式非常荒谬……他们是在海上漫游时淹死的。雅克·弗朗热好像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工程师。他卖过许多专利，尤其是卖给美国人，结果只用了几年时间便大富起来。当时城堡要卖，他就买了下来。不过请相信，这个城堡没有给它的新主人们带来幸福……人们搜寻了整个海岸。但是连残留物都未能找回来，这是一条六米长的小帆船。雅克先生是帆船运动的狂热爱好者。你看多么凑巧吧……平时，当吕西尔小姐的双亲去散步时，总是把她带在身边的……我还记得队长报告的内容。这一细节当时被我完全忽略了。这很奇怪，您不觉得吗？……他们总是带着她，而就是那天，他们把她留在了城堡里面……”

拉乌尔屏住呼吸地听着。他用大脑记下了每一个细节，然后认真思索着，仔细分析着，再把它们分门别类地装进他的记忆夹中。

“人们从来就没打捞过尸体吗？”他强调着，“大海一般会把尸体抛上岸来的。”

“这一次都没有。但是，最让人伤心的是，可怜的小姑娘在这次丧事后大病了一场。谁也弄不清她得了什么……她不再吃东西，不再睡觉，据阿波

利纳的讲述……她整天呆在花园里她那条长椅子上……家中没有什么欢乐，这是真的。于贝尔先生，她的监护人，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他的工厂上。他有一间制革工厂，在蓬特—奥德梅。她总是孤零零的，可怜的小姑娘。她确实有个叔叔叫阿尔方斯，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可是，他住的地方距这儿并不很远。他继承了工程师在买这座城堡前住过的房产。”

“看来您知道的比公证员知道的还要多。”拉乌尔笑着大声说道。

宪兵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是我的职业。”他说，“况且弗朗热家族是很显赫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人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他们身边发生的事。”

“那个小女孩，在那儿，躲在一丛玫瑰花后面的。她是谁？”

“！是瓦莱里，是老贝纳丹的孙女。也是一个孤女！她的祖父对她很粗暴，但是非常爱她。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连去哪儿都不说就走了。”

阿波利纳回来了。

“请先生跟我来。”她说，“小姐将很高兴与您说话。”

“您真运气。”宪兵说。

假冒记者向他伸过手去。

“再次表示感谢。请不用担心。我会守口如瓶的。”

他争着抢过水桶，阿波利纳想从他的手里把它夺回去。

“放下……放下……我到那一头再把它还给您。”

他真完美，这位记者。他那么热心助人，那么和蔼可亲。人们又怎能不对他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呢？大家都知道，做为记者是很好奇的，所以阿波利纳就主动地让他了解秘密。是的，她既是房间女佣，又兼着女厨角色。她的丈夫阿希尔，是花匠兼司机。至于老贝纳丹，他的职务就更多了。他喜欢自称总管，因为这个称谓使人们想起旧时的岁月。

“真是一个怪人！……应该看一看他是如何自以为了不起的！……如果您听到他推理争辩的话！这真是一种悲哀！……他的小孙女，知道吗，大多数时间是由他安排的，经常地逃学。他说，人家在那里只教她一些谎话。真是老疯子！……现在，请把水桶还给我吧，我们到了。”这条环城堡的小路把他们引到了花园中。吕西尔就呆在那里。她在一株枝叶浓密的栗树下，躲在一长椅上，狗就卧在她的脚下。她正在看一张报纸。拉乌尔以一种奇异的情感认出了她。她比他看到她沉睡的那天夜里更加漂亮，也更加迷人。猎犬弓起身子，开始吠起来。

“躺下……波吕克斯！”

她的声音像一个无望治愈的厌世之人发出来的，十分厌倦。她把报纸放在膝头上，向来访者投去充满忧郁的微笑。拉乌尔鞠了一躬。

“里夏尔·迪蒙，《法兰西回声报》的。”

“阿波利纳，去端一张椅子来。”吕西尔说。

“！没有必要。”拉乌尔阻止道，“当人们拥有这么一片舒适的草坪时，应当充分地享用它。”

他于是很随便地坐在草地上，就坐在了小姑娘的脚旁。然后，他漫不经心地搔着猎犬的耳朵和脸之间的各个部位，它则很舒服地把头伸过去让他去搔。吕西尔表情呆滞地看着这一幕。

“真是不可思议。”她嗫嚅着，“其实波吕克斯并不温柔。”

“这是有诀窍的。不过我会与动物和人交流。我跟女孩子们在一起也不

是很笨的。”

他们同时笑了起来，吕西尔的脸上也有了一点红润。拉乌尔在想：“笑吧，我的小美人，忘掉那些倒霉的日子。我愿你热爱生活，对它充满赞赏，而且希望你永远把那友好的眼神射向我。”

他摘下一朵雏菊，把它咬在牙间。

“我本应该很高兴地向您赞颂这幢漂亮的房子的，”他说，“可是我听说它包涵的不幸远多于欢乐……我们还是谈谈您吧。”

“！我……我很微不足道。因为您都清楚，您知道……”

她的声音中断了。

“接着说下去，”所谓的里夏尔·迪蒙说，“勇敢一点儿！……我们在十七岁的年纪……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脾气不好，一天到晚嘟嘟囔囔的监护人，战战兢兢的用人们和老神经贝纳丹……我们不再拥有过去，也还没有得到未来。我们这么烦躁，为了能在身旁感受到关心，希望自己最好能够生病，即使是没有些许的温柔和关心。”

吕西尔以一种不断增大的惊奇神情悉心地倾听着。

“但是，我们自身，”拉乌尔继续说道，“有很多的智慧和才能。如果我们的想象不跟我们捣鬼的后，如果它没有说我们是最不幸的人的话，而且……”

“可是我就是最不幸的人呀。”吕西尔打断道。

眼泪已经涌上了她的眼睛。

“！”她喃喃道，“为什么他们不把我一块带走呢，就在那一天？为什么呢？那我们就会三个人一块儿死去了……那我们该多么幸福呀！”

“说吧……接着说下去。”他说，“我是您的朋友。”

他抓起她的手，轻轻地握着，为的是给她一点热量。

“他们死于八月十九日。”她更加镇定地接下去说，“十九年前，一天不多一天不少，自他们第一次相遇之后……一次如此神奇的相遇！……我的父亲，早在他结婚之前，就已经买了在圣阿德莱斯后面的一处房产，这是属于一个渔户家的地盘，一个背靠悬崖的破旧小屋，它面对着一个从来没人到过的小湾。他在那里休息，同时进行装修，因为他很有才能。一天，他听到大呼救命的声音，……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后来成了我的母亲……她在呼救。她在游泳时，就在附近的海滩，一股激流把她卷走了。如果不是我父亲及时赶到的话，她很可能被淹死。但这并没能阻止他们在十九年之后……您是否相信命运、天数，迪蒙先生？”

“当然啦。因为他们俩的生活充满了神奇的色彩。那么这栋小房子，它现在怎么样了？它是否被卖掉了？”

“没有。我父亲始终保留着它，留作纪念。只是再也没有人去了。它现在肯定是很糟糕了。”

他在思忖。他以一种奇特的、使他赢得如此多战役的预感，开始揣测：在巧合的背后，存在着某些晦暗的、错综复杂的东西，这里面肯定隐藏着某种阴谋。

“我能去参观一下吗？”他问道。

吕西尔马上变得惊恐不安起来。

“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她说，“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

“肯定不会有人知道的。”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吕西尔马上就放心了。

“过了圣阿德莱斯，您沿着悬崖再走上三公里路。有一条下坡的小路，这间房子叫‘大卵石’。”

“还有一个问题。您的母亲……我想她的感情是很充沛的，非常浪漫的。”

“是的。我就很像她。”

“那当然啦。”拉乌尔在想，“我开始明白了……”

他马上站起身来，已经颇不耐烦了。他极想使这位姑娘感到惊愕，为了赢得她对他的微笑，他想为她而斗争。与此同时，他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危险在她身边正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这种感觉如此强烈，致使他仔细地打量起灌木丛来，不过，如果有人埋伏在他们身边的话，狗肯定会叫起来的。

“您相信我吗？”他问吕西尔。

她抬起头来，用那双紫墨色眼睛放射出来的凄切目光看着他。

“我不认识您，先生，”她回答说，话语中充满了疑虑，“但您与其他人完全两样！是的，我相信。”

“您能够，您也应该……那么好吧，请听我说。您现在回去。您不要跟您的监护人谈及我的造访。明天，下午三点，我们再见面……不在这块地方之外……在花园和路的那一角……或许我会有很多事情要问您……不，别向我提问。现在还为时过早。再见，小姑娘……而且从明天起，无论发生什么事，您始终记住您并非孤立一人，还有一个人就在您的身边，他在监护您，在暗处，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您头上的一根头发。”

“您认为我处境很危险吗？”

他把手指放到嘴唇上。

“明天，三点钟！”

贝维尔、塞纳河上的小渡船、通往勒阿弗尔的路……拉乌尔可以闭着眼睛走这些路，因为他对它们太熟悉了！难道是这个原因才使他感到生气勃勃吗？“好啦，”他想，“真诚一点。别又想着乔装改扮。要承认你是幸福的，不合逻辑地幸福，因为你要从沉沦中救出这位孤女，因为她很美和因为你是罗平……还因为你很蠢，无可救药地蠢，但无论如何，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

他在受惊吓而四处逃散的家禽中穿过一个村庄，然后又开始了自言自语：“欧奈维尔城堡的主人都十分神秘地一批接一批地死去了，这绝非偶然。最后，是男爵折磨贝纳丹。是否在这两宗事件中存在着某种联系呢？……应该有某种联系，但是是哪种呢？……吕西尔将要冒什么危险呢？你并不清楚。没有必要摆臭架子。这些故事没有必要讲给我听。你只是有了一丝小线索：弗朗热家被杀害了。怎么被杀的？为什么杀的？迷雾一团！圣让接替了雅科布。达尔塔尼昂……好啦，没有必要念念不忘了！”

他来到了圣阿德莱斯悬崖。一位老农妇指给他大卵石海湾。还有两公里路程，他看到了一条小路……但是他得格外小心，因为这里去年冬天曾发生过山体崩塌。拉乌尔把车子停在了一个凹洞里，然后继续步行前进。一些记忆又回到了他的脑海之中，这是他无法驱散的。尽管他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当他在设法掩饰自己的窘迫时，当这一切都结束时，生活也就不会拒绝给他欢乐了。但是像他这种人是能够单枪匹马地阻挡住大队人马的。他奇妙地感到精神振奋、充满活力。欧奈维尔城堡之谜绝不会比他解开的所有那些谜更让他费时、费力。

悬崖的高度下降了。他很快便找到了小路，它蜿蜒在长得不高的植物中。

“真见鬼！”他想，“弗朗热先生怎么这么热衷于爬坡呢。”

但是他很快发觉，在很规整的通道上，小路紧贴在没有任何危险的、平坦地带的石垛子上。尽管洞穴始终在窥视着步行者，他还是马上就在嵌在位踞高处的两大块岩石山嘴俯瞰之下的一条狭窄的地段站稳了脚。孤独感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卵石一直延伸到大海边。左边一栋破旧简陋的小屋依悬崖而立。非要走到上面才能发现它。他绕着它转了一圈，用手摸了摸紧闭的百叶窗，它们还相当地坚固。门是拴住的。由于潮湿生成的暗绿色染得墙壁斑驳陆离，但是房子，尽管是一副被遗弃的样子，还是经受住了恶劣天气的摧残。在最里面那面墙和悬崖之间展开的一小块空地上堆了许多东西：旧工具、耙子、被盐腐蚀了的梯子、捕鱼用的柳条笼子。拉乌尔双手撑在髋关节处，认真地审视着这奇特的装饰。“荒唐。”他喃喃道，“真荒唐！但又十分诱人！就好像，根本就不需要面包房似的。”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装有各种式样的金属杆的小扁盒，马上就开始开锁。由于锁头已经被锈蚀，所以他费了很长时间。门终于被打开了，一股霉味直扑造访者的脸。他走进了一间过去应该是用做饭厅和卧房的房间，因为在左边有一张长沙发。屋子的尽头竖着一副画架，画布还贴墙放着。右边是一张双人桌：餐具都已经摆好在那里。在盘子中间的花瓶里插的花，黑黢黢的茎已经完全腐烂了。在壁炉里，一只双耳盖锅陷在一堆木炭灰里。“这是庞贝人！”拉乌尔说。一切都是灰蒙蒙、粘乎乎的和可怕的、毫无生气的。可是最令人心惊的，是这张已经摆好的饭桌，好像有些爱情隐匿其中，还在持续着，在向时间挑战。

拉乌尔以一个十分自然的动作脱下帽子。然后他走了几步。观察着地面，上面布满的灰尘上还清晰地印着脚印。人们绝不会弄错：并排的两行脚印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是弗朗热他们的。”他想，“为了庆贺他们的相识，他们来到了这里。这就是他们为何不带他们的女儿来的原因。这是属于他们的节日！乘船漫游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托词。他们十分友爱地准备了这次俩人单独幽会……而且……”拉乌尔更加仔细地观察地面，“他们并没有出去……这就怪啦！”

脚印互相穿插着，从门到桌子，再从桌子旁到壁炉，然后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它是用一个帘挡起的，无疑是一间厨房了。但是这些脚印却没再返回。难道那一边还有另外一个出口不成？

拉乌尔朝前走着，心有点跳。有什么东西藏在了布帘后面呢？他掀开它。地面突然退缩了，而且如此之快，致使拉乌尔连伸出手抓个支撑物的时间都没有。他重重地摔了下去。但是下去得很快，而且是摔在了砂子上。翻板活门在几条看不见的弹簧的作用下，带着响声又重新关上了，就像是一个陷阱的钳口一样。

四 地 窖

漆黑一团。拉乌尔坐在地上，陷入了沉思。他并没有摔痛。他伸出双手在自己的周围触摸着，手指所及之处都是砂子。他落进了一间地窖。房子建筑在并不坚固的基础上，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砂子，有一阵子还挺像样子，现在已经渗了进来，就像海水渗进沉船那样。他站起身来，尽量踮起脚尖站着，把一只手高高举过头，但他什么也摸不到。他一刻也不离身的电筒，经受住了摔碰。它虽然只能照出一束微弱的光，但这足可以照出翻板活门的轮廓来。没有任何可以用手抓的东西，它只是一块凹凸不平的面板。把地板上的木板门推起来的巨大的弹簧是嵌在砌起的无法触及的洞中的。

拉乌尔用手电的微光照了照自己的四周。地窖很大，但完完全全是空的，连一个可以站到上面能够摸到翻板活门的箱子都没有；即便有，也没有丝毫的用处，因为翻板活门上没有任何可以用手抓的东西。但是，微光还是照见了一点东西，就在最远处的角落里。拉乌尔走上前去，由于惊吓，他的额头已经渗出了汗。发光的東西，是一颗死人的头，一个白色的头颅，就像人们在沙滩上捡到的墨鱼骨一样白。在一层堆积起来的浅沙下面，拉乌尔在揣测着骨骼的形状。他心乱如麻，一个可怕的骨架还在紧紧地搂抱着另一副躺在旁边的骨架，只是要小一些，头颅一半被埋了起来。但是是朝着它所爱的人的脸的。两个情人互相搂抱着死去的，他们微笑着面对永恒。

拉乌尔熄灭电筒。这位经历过那么多危险，无数次地蔑视过死亡的男人，差一点精神完全崩溃下来。只一刹那，他就明白了他所看到的真情。弗朗热夫妇被人杀害了。某个人，极耐心、极策略地把这爱巢改造成了死亡陷阱。他的牺牲品每年只到“大卵石”这里来一次，所以他有极充裕的时间来做这个翻板活门，他确信，在预先选定的某一天，它会把他的猎物关在里头的。这罪恶的诡计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倒霉的是，第三个牺牲品主动送上门来了，他不得不与其他两位分享这共同命运了。喊叫、拍打、求救又有什么用呢！重新做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另外二人徒劳无益地干过的事又有什么用呢？

拉乌尔躺在潮湿的砂上，双手枕在脖子后面，他想静静地思考一下。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来参观这幢房子，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人会下到这片沙滩上来，来四处搜寻。确实莱翁一博莱车子在那儿，被弃置在通往悬崖的路上。会有人报告宪兵队这部车子的这一不合常理的情况，可是调查却极有可能走入歧途。剩下的只有掘一条地道了。可是用什么干呢？用手……

拉乌尔脱下他的西服，细心地把它叠好，然后跪到墙边，开始挖掘起来，但他很快便不得不屈服于事实了。砂子滑落得很厉害。它随着挖掘，不停地流下来。他应该把它弄湿。拉乌尔却顽固地坚持着。他用双手捧起砂，然后高高地从肩头上甩出去很远。他终于挖出了一个洞，然后停下来，因为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在黑暗中，他有一种感觉，认为这个洞已经很深了。他摸索着，想找到自己的西服。他把它放到哪儿去啦？他跪着向前行，伸出一只手，但又随时担心着，害怕触摸到枯骨。

还是靠了电筒的微弱的光，他最终找到了西服。这个洞只有六十至七十厘米深，而他却为这令人哭笑不得的成果干了很久很久。没有工具，他一无所能。这位如此有毅力的人比另外一位更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他擦了擦额头，试着跟自己开着玩笑：“这可不是得感冒的时候，我的小伙子。嘿！有一杯掺热糖水的烈酒该多好呀！”但是万籁俱寂，他打了一个寒战，坐了下

来，背靠在墙上，他已经被疲劳彻底摧垮了。慢慢地，恐惧感出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他的充满了各种各样计谋和策略的大脑，再也寻不出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生以来第一次，罗平不再是罗平了。

这件事办得真是罪恶。是谁阴谋策划了这起如此残忍的复仇行动，让两位无辜的人慢慢地被饥饿、干渴和绝望折磨致死？而且，他们是两个人，而且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在相互支撑着。而他，他孤身一人……他竖起耳朵听着。一个沉闷的敲打声，在很远的地方……大海……大海在涨潮。沙滩上再也没有一个人了。恐怖即在眼前，在环绕着他，与他呼吸的空气搅在了一起。他是刚强的。他可以坚持好几天。但是他的焦虑却是时刻存在着的。

他紧握双拳，就差要喊起来了。使他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的，是他那荒谬的想法，他认为无论如何那两副骨架就是公众。他在想，他们在看着他，而且他们也会想：“罗平还不够伟大。他害怕了。”“他们说的对，”他在想，“我现在就害怕得要命。但愿能给我一个企盼的小理由，那会儿人们就会看到我究竟有多大本领。遗憾的是根本就没有。我的敌人们肯定不会知道我已经陷入圈套之中。这是一个蠢笨的事故，无法预料和不可救药的事故。对不起，小吕西尔。我无法按时赴约了。”

蓦地，他惊呆了，当然喽，它是存在的，这个企盼的小理由……吕西尔！但是他马上又把它撇到了一边。吕西尔会在三点钟等候，也许她会等很久的……然后，她会十分忧郁地回去的。她怎么会走上这条长长的路，来到勾起她辛酸回忆的房子呢？但是希望就像是一个小火星，它可以燃着小树枝的。最微不足道的理由也能够给他勇气和力量。首先，这条路并非很长，而且城堡里肯定会有自行车。其次，吕西尔也极想知道，为什么担心会发生什么危险的那个人没有来赴约。况且，因为这个人已经搅乱了她的心，因为她愿不惜一切代价见到他，她要表现出想象力、毅力和勇气。她会这样想：“他需要我。正是因为我，他才死去的，就因为我对他说了那些关于我父母亲去世的东西。”而她会想起他们的谈话，想到关于“大卵石”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位如此友善的记者食言的话，那么肯定是因为位于悬崖脚下的那幢房子……难道他发生了什么不测吗？他是不是掉下去了？……应该去解救他。她会跑出城堡……她会跑来的……而她也会，轮到她被陷阱咬住。我的上帝呀！

拉乌尔站起身来，在这樊笼里转着圈，脑袋里也在斗争着。不，尤其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我宁肯死去。当然，他更希望倒在太阳下，为了某些令人激奋的原因，而不愿意像一只窝在坑底的小老鼠受惊吓而死。不过他宁可屈辱地去死，像一个害虫那样，也一定要吕西尔获救。

他突然充满了信心，相信她一定会来找他，他伸出双手，好像是要劝阻她，要推她远离这个让她可以看到她父母尸骨的、可怕的陷阱。他踉踉跄跄，又跪到了地上，口里不停地重复着：“不要是你，吕西尔，千万不要是你。”

疲劳、焦躁和黑夜攫住了他，他精疲力竭、意志消沉了。多次地，他在昏昏欲睡状态下被纠缠人的可怕的幻像搅醒。随后，由于泄气在他这里永远没有市场，他马上便从这种使其昏昏欲睡的迟钝状态下解脱出来。他是有自知之明的，是警觉的，而且是随时准备战胜一切障碍的。他看了一下表：八点钟。肯定是早上八点钟了。

“见鬼！”他说，“错过了晚饭，现在还得挨着。可是早餐呢！……这是不合乎卫生的。这纯粹是苦行僧的生活！”

他大声说着，为的是弄出一点声响，好打断这沉寂，因为没有一个人沉寂可以给他思想。他没有再去尝试，可是却总在，出于挑战，强迫自己在黑暗中进行体育活动。“至少我要健康地死去！”随后他转向洞口，用手去摸地面。砂子又涌进了已经挖出的洞穴中，确实无法挖一条隧道出来。翻板活门？更是一筹莫展。他重新陷入了相同的方案和相同的失败的恶性循环之中。“现在，”他想，“我要求助于吕西尔了。好啦！……傻瓜！你以为这个小姑娘会牵挂你吗！”

他又一次坐了下来，背靠着墙，重又开始了他的自言自语。“她根本不会想到你，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强烈地想着她。然而，你别无选择了。要么是她，要么就完蛋。那么，全身心地投入吧！想想吧，昆虫能在几里之外互相辨认出对方来。你总比一个昆虫要强吧！如果你相当长时间地去关注，她终究会感受到你在她的身边，那么她会听从于你，你也会像一只精灵一样地置于她的体内的。把她带到这里来吧。当你听到她的声音时，你要大声喊叫，为了引起她的重视。此外，不会再有任何其他办法。但我要提醒你：这将是很艰难的。要向我保证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睡着。”

拉乌尔伸出手去，发着誓。然后他开始集中精力。这并非太艰难。他只要陪着吕西尔一同去想象，随她从她的卧房走到餐厅，然后与她同时抓住长椅子，叫波吕克斯，再穿过底层的宽敞房间到花园去，在树荫下呆下来，幻想着在同一时刻出现的某一个人，即在日常生活变得太沉重的时刻……

拉乌尔用手抓住自己的后背。“那么，你就把它叫作思想传导吧？可是你在打盹呀，我的老朋友……好啦，站起来吧，她也站起身。她去摘采鲜花……她非常地担心……就是因为你。因为你好像知道她的双亲是怎么死的……现在，她正在想着：他肯定知道某些事情。而且她不停地在看表。”

拉乌尔打开手电筒，掏出表来。他呆住了：“中午啦！已经中午啦！她现在正在吃饭，跟她的监护人一起……”她就坐在他的对面。在一间空旷的大房间里。她并不饿。拉乌尔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她。她正在用纤细的手指卷着面包心的圈，阿波利纳端来一盘鱼，因为今天是星期五，油炸鱼的香味几乎让他支持不住了。他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他嗫嚅道：“好啦。再坚持一下。这条鱼真鲜美。而你则需要挺住，如果你想骑车来这里的话……”

吃饭时间拖得很长。监护人隔很久才说上一两句话……时钟敲响了一点。现在该喝咖啡了。拉乌尔嘴干舌燥。他完全陷入了这可怕的境遇之中。吕西尔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她听到了城堡里的响声，那是带走她叔叔的汽车声。很快地，阿波利纳去忙着洗她的餐具了……两点……两点半……

拉乌尔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现在是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吕西尔悄悄地溜出城堡，没有人看见她出来。她到达了约会地点。三点整……啊！吕西尔！现在该轮到我想你了，使劲……再使劲！……如果我不在那里，那是因为我不能……既然我不能，是因为我已经被困住了……要让这话穿越空间飞出去……囚—犯—……像一封电报……如果吕西尔能够收到它，她一定会来的。囚犯！我成了囚犯。拉乌尔十分紧张地鼓动着嘴巴。他听到了脱口而出的话，渐渐地，他虚弱下来：他释放出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就像一个已经流尽了血的伤员一样，他不得不停止喊叫了……现在，该吕西尔想办法去干了……没有必要再会引导她了……要么她已经在路上了，要么就是死亡走近

了她……但是她肯定是上路了，因为事情不可能是另一种发展，因为亚森·罗平生来不是为了死于地下的，像一只小鼯鼠那样。要坚持住，要挺住……别再看时间了，这样就不会觉得时间太漫长了。要像那拖戽斗水车的老马，什么也不想地只管往前走……

他疲惫不堪地走着，双脚陷在砂中，一只手扶着墙，在尸骨周围转悠着。他只有走路的欲望。如果他不幸倒了下去，那就彻底完蛋了。当吕西尔在上面走到翻板活门时，他将不再有力气喊叫。因为他毫不怀疑，她会很快到来的……也许不会马上，但会很快的。他大口地喘息着，他咀嚼着灌进牙缝中的砂子。他的腿肚子在发抖。他一条腿跪了下来，用力按摩了很久。他不让自己看时间，因为这是最糟糕的想法。剩下的饥饿和干渴还是可以忍受的。可是如果他退缩，如果他掏出表来看，如果他发觉，譬如说，已经六点钟了……那么，他就会睡倒在地，等待着一切的完结……因为不承认这一点，他已经计算了从欧奈维尔城堡到此地骑自行车所需的时间。他又蓦地一下子重新站了起来。

就在此时，他听到了响声，他惊讶不已，呆住了，心中充满了疑虑。这种响声是脚步踩在卵石上发出的。他用拳头堵住嘴，僵在原地，闭着双眼，然后往后退着，以便更好地辨别这极细微的声音，这很有可能是他的血液在动脉里流动的声音。可是这一响声却越来越清晰了。它给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外海的风，带来了生命的希望，就像陡峭的远方岩石向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宣告解脱即在眼前一样。但是它特别标志了拉乌尔的胜利。只身一人陷入绝境，没有救援，没有任何被解救的可能，仅仅靠自己意志的坚强，或者靠自己的自尊自信，拉乌尔再一次地向命运发起了挑战。一种无尽的欢快情感使他陶醉。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睛。自控能力这么强的一个男人竟然哭了起来。

门在吱嘎作响。就在他的头顶上，地板在轻轻地晃动着。于是，他运足了全身力气，紧憋着喉咙，大声喊了起来：

“是您吗，吕西尔？……是您吗？”

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小姑娘的回答：

“是我。”

“很好，别再走动。您确切在什么位置？”

“在桌子前面。”

可怜的人儿！她看着两副餐具，在设法弄明白……

“您看到幕帘了吧，吕西尔……陷阱就在那里，在后面……是的，……一扇翻板活门会自动打开的，只要有人一把脚放上去。”

“您受伤了吗？”

令人爱慕的吕西尔！在她的声音里，已经有了一种女人的担心害怕的味道，一种她自己并不明白意思的焦躁不安，但是拉乌尔战栗地辨识出了这一切。

“不，我没有什麼，我只是被困住了。您得帮一帮我……您绕着房子走一圈。在房子后面，您会看到一架旧楼梯。您把它拖到房里来。然后，我再解释给您听。”

脚步声远去了。很快，一阵搬动物件的杂乱声使拉乌尔知道了他所受的磨难快结束了。于是，他做了一个使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动作。尽管精疲力竭、饥饿、半死不活，他还是抖了抖西服上的砂子，理了理头发，校正了一下领

带并抻了抻裤线。“着装整齐，老同志。”他自言自语道，“很显然，就差刮一刮胡子了……挺起胸来，见鬼！别忘记你是一名年轻记者！”

高处，梯子碰倒了椅子，在刮着地板往前拖。

“您准备好啦？”他喊道。

“是的。”

从她说话的情形来看，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种努力已经超出了她的所能。

“很好……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吕西尔。您把朝您那一边的梯子顶竖起来，把另外一端朝前推，就像要把它顺着幕帘溜下去一样。梯子将穿过翻板活门，它本身的重量会使板子半张开的。您明白这一动作吗？……开始吧……慢一点！”

梯子脚刮着镶木地板，突然，翻板活门朝下打开了，一束斜光射进了地窖。

“停……等一会儿。”

拉乌尔借着半明半暗的光，走近两副骨架。

“请原谅。”他喃喃道，“但是今后不会再有人来打搅您们了。”

他用双手捧起砂子，盖在了上面。

“为的是不让她看见您们。”他解释道，“安息吧。我要照顾她了。我向您们保证……我知道您们在想什么！您们错了！我会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地去照顾她的，这是一种父爱和多少一点点的情爱……我将是她的监护人。另外那一位是个老笨蛋。再见啦！”

“现在我该干什么呢？”吕西尔问道。

“嗯，您把梯子竖起来，把它慢慢放下来……”

三分钟过后，拉乌尔又双脚站到了人世间。他抽出梯子，翻板活门重又关了起来。他抓住了吕西尔的手。

“快点出去。人在里面都快窒息了。”

太阳还很高，大海开始涨潮了，看不见一个人影。

“没有您。”他说，“我就注定完蛋了……多亏了您，我发现了某些重要的东西……看吧……您想一想……在最近这几个月内，您从来没有感到受威胁吗？……没有任何让您胆战心惊的事情发生吗？”

“没有……我没遇见过……不过确实发生过敞篷双轮马车的事故！”

“啊！”

“不过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事故。一只车轮在车辙里碾碎了，我被摔到了地上。如果马跑得很快我的话，我就会没命了……但是它却没像往常那样地快跑。”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三个月前。您认为……？”

“当然啦！事故引发了……就像其他的一样……这绝非偶然，如果城堡主人一个接一个地相继消失的话……您的双亲是最后一批牺牲者……鼓起勇气来，吕西尔。”

小姑娘的手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臂。

“他们就在这里，是吧？”她轻声问道。

“是的。有人知道他们每年‘初次相逢纪念日’到这里来。有人精心准备了陷阱。然后有人使他们的船消失。不是人们认为这是一次海难吗？……”

可是现在，该轮到您啦。”

吕西尔挽起拉乌尔的胳膊。

“真可恨。”她说。

“在您之后，”他继续说，“他们肯定会向您的监护人发起攻击的……始终是以同样的诡秘和忍耐，为的是让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事件的真实性。您们都处于危险之中，像我所预言的那样。”

“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呢？……我没有错待任何人。”

拉乌尔沉思了片刻。

“啊！如果我能在城堡里生活一段时间，在您的庇护之下，我将会很快知道原因。”

“哪怕您早来八天就好啦。”吕西尔说，“也许您知道城堡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它颇有点名气。我的监护人在上个星期请了一位秘书，想让他把书整理一下，编纂一份目录……总之，他四天之后就会来的。”

“可是这很好呀！”拉乌尔叫了起来，“这个人，您的监护人认识他吗？他们是否已经见过面？”

“没有。他们是在一份文学杂志上登了广告之后才进行联系的。莱翁瑟·卡塔拉先生谋求一份……职业。”

“您还记得这位先生的地址吗？”

“记得。是我亲自给他写的信……莱翁瑟·卡塔拉，十二号，巴蒂尼奥勒大街·巴黎。”

“您说他应该什么时候来？”

“星期二。”

罗平把手伸到小姑娘的手臂下面，挽起她，带着她朝悬崖旁的小路走去。

“很好，”他说，“借助于这位小伙子的合作，我已经看到他十分友好，我们来安排防卫。今后，再也不会会有遇险的敞篷双轮马车了。我向您保证。”

“可是，”吕西尔突然没有了羞怯感，问道，“您到底是什么人？”

拉乌尔放声大笑了起来。

“我喜欢这‘到底’。真遗憾！您想象一下，我亲爱的吕西尔，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做为记者，他应该是一个千面人。这是必须的，如果一个人想在这艰难的职业中获得成功的话，……我去，我来，我要觉察，我要乔装改扮……做为诚实的人，我或许有点缺欠……因此，这位莱翁瑟·卡塔拉，我感到我将不由自主地进入他的躯体，借助于模仿，就为了想生活在离您不远的地方。”

吕西尔被弄得面红耳赤，这让拉乌尔十分开心。

“您会有此幸运的。”她低声说，“您是自由的，您！您的生活完全不受任何人的支配……我好像觉得我再也不会生病了，如果我有权，我也是这样……不过我说的都是蠢话。”

“蠢话！算了吧！您从来没有这么理智过。是烦恼使您逐渐衰弱下去的，我亲爱的吕西尔。但是，在我身旁，您再不会被烦恼所困，我向您保证。看吧，今天，这是怎样的奇遇呀……”

吕西尔在小路的第一个转弯处停了下来，转身去看那即将逝去的房屋。拉乌尔十分温柔地用手蒙上了她的眼睛。

“永远不要往后看，小姑娘……您的双亲得到了他们向往的墓地……而且，不应该让敌人知道我们已经发现……好啦！过来！我把您放在欧奈维尔

大门口。”

他去找车子，然后把自行车塞进去，让吕西尔坐在他的身边。

“您害怕了吗？”她问。

“我相信您一定会来的。”

“如果我不来呢？”

“应该是我来说‘如果’。我从来还没有遭遇过。”

拉乌尔又走上了去巴黎的路，按照他的习惯，他把车子驾得飞快。他只是稍微感到疲劳。在与吕西尔分手后，他在一间小客店前停下车来，吞下一大片火腿，一份苹果塔并喝下三杯咖啡。他十分惬意地感到舒适和幸福。画面上唯一的阴影：男爵，更确切地说是男爵之谜。因为在男爵的后面，肯定隐藏着某一个人……男爵只不过是一名打手，擅长于各种最残忍的暴行，但是却不能想象出欧奈维尔的“事故”，不能如此完美地对弗朗热夫妇施行酷刑。这表明了一种极残忍的精明，极大的忍耐力，这就像蜘蛛在布网，蛇在等候它的捕获物，一旦它们的猎物放松了警惕，这些黑暗中的动物便会悄无声息地发起猛攻。他本人，如果没有警戒的话，也将会遭到攻击，甚至会伤及他的肉体，至少也会伤及今后对他会是最宝贝的：吕西尔。

“不被击中！”他大声说，“我当然愿意了。我总是可以应付的。可是她……如果她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任何事情都奈何不了我。”他冒起的无名怒火使他把车子驾得就像是一颗出膛的子弹。他在近一点钟时赶到了巴黎，回到自己在佩雷尔大街的公寓，先是淋浴，然后细心地检查了一遍之后，咕哝着上了床：

“好好睡一觉，小吕西尔。您的守护天神离您并不远……他现在也该睡觉了。逐渐地，天神也都该睡觉了。”

第二天，下午刚刚开始，莱翁瑟·卡塔拉吃完很一般的中饭后，从他寄宿的寒酸的小饭店里出来。他掂着胡子，神情忧郁地想着今后在整个没有欢乐的一生中还要吃下去的简单饭菜，他满脸怒愤地穿过马路去买报纸。蓦然而至的紧急刹车的刺耳声把他吓了一跳。一辆大型轿车停了下来，几乎就要碰上他了。它离他太近了，以致他失去了平衡，双膝跪地倒了下去。他扶着烫手的散热器站起身来。此时，驾车人匆匆赶上去，扶住了卡塔拉。

“我很抱歉。”

“不。”卡塔拉低声说道，“是我自己太冒失了……”

“对不起！是我开得有点太快了。”

“不管怎么说，我绝对没有一点事。”

“我可不那么放心。”

“您看嘛……没有一点擦伤。”

“肯定有内伤，而且非常严重。来吧！”

“去哪儿？”

“去我医生那儿。我要彻底地放心。”

可怜的卡塔拉，尽管他无力地抗争着，还是被紧紧地抓住，推进了汽车。他的邻座始终向他表示出十分的关切，但这并不影响他把车子开得很猛，可是却让这位不幸的书记员紧张得直发抖。转眼间，他们到了讷伊。一位体魄健壮的男护士打开了栅栏门。卡塔拉被他一把从座位上提起来，带进了这幢房子。他徒劳无益地喊着：

“我没有……我真遗憾给您造成这么大的麻烦……您实在太好

啦。”

他置身在一间光线暗淡、摆满了各种各样复杂仪器的房间里。此时，男护士正专横地脱他的衣服。

与此同时，驾车人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他把眼镜架到额头上，随随便便地拖过一把椅子来，带着友好的微笑说道：

“你给我想方设法拖住他，怎么样，我的老朋友……给他打上三个星期的石膏……给他特定食谱！香槟酒、鸡、所有他要的东西……甚至还有他没有想到要的……他所有的要求就是命令，可是由于他太穷了，绝不会提出很多要求，你就设身处地地为他提些要求。”

他打开皮夹，从里面取出两沓钞票，然后把它们放在了桌角。

“这一沓是为了你新添置的X光机……而这一沓，是给你的病人的。当他病愈时……就说是撞伤他的人给的。他会很笨拙地装腔作势，但最终他会接受的。”

他站起来，然后又俯下身去，低声补充道：

“糟糕！我把要紧的给忘掉了。他一会儿会给欧奈维尔城堡的于贝尔·弗朗热写信。这封信不能发出去。记住：欧奈维尔城堡……烧掉它，把这封信！”

五 劫 持

在《法兰西回声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鼓噪。在这个休假的城市里，时事都停滞了。尽管政治消息贫乏，尽管人们在欧洲随处可以听到枪炮声，但记者们只能给他们的读者们提供一些无关痛痒的杂闻，他们同样为加斯东·塞罗尔的葬礼写出了感人至深的唁词。他们刻画出他暗淡生涯的不同阶段；他们赞叹他那谦恭的品德；他们表示他很快会报仇雪恨。

“总检察长加尼玛尔掌握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报纸上这么写道，“在警察总署的走廊上，当被人们问及时，他十分乐意地向我们的代言人透露：四十八小时之内肯定会有消息的。‘人们也许重新谈及一位有点被人遗忘了的，有人甚至以为已经死了的人物；可是我却始终对他关注着。’他以一种扬扬自得的神气补充道。由于有人问他是否出于偶然，是否在影射他的宿敌亚森·罗平，检察官只是把手指放在唇上，说：‘谁知道呢？’”

机灵的人们大喊着：“他们要让我们忘掉德国在重整军备！”消息灵通的人们耸耸肩：“这位可怜有加尼玛尔！只要他感到自己控制不了局面了，他就指责亚森·罗平。”但是无以胜数的好奇者却欣喜若狂。好啦！人们会笑起来的，这是人们所需要的。大家传来传去，就像是一片低低的咕哝声传遍了全国。“亚森·罗平没死！亚森·罗平又回来了！”

拉乌尔·达皮尼亚克把报纸揉成一团，丢在床前小地毯上。“总检察长加尼玛尔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发现了男爵的踪迹？绝不可能！“我需要一刻钟，属于我自己的，罗平。”拉乌尔在想，“我掌握了他并不了解的情况。他至少还得花六个月的时间。而且，还得有运气。不，不。他在虚张声势，他试图引起别人的关注。这是不会奏效的。”

可是，当他按铃叫用人时，他的心情十分不好。当他没有胃口地在吃火腿煎蛋时，他的情绪还是很坏。就是当他听到自己为点燃特制的荷兰小雪茄而划响火柴时，他还没能恢复往日的活力。警察总署还没有插手他的欧奈维尔事件。他足够强大，完全可以独立解决这一事件。至于男爵，谁也别动手，这是他的猎物，只属于他，而不属于任何别的人。所以，他决定给《法兰西回声报》写信。加尼玛尔这个名字有点刺伤他的自尊心。“一位有点被人遗忘的人物……”哼！他以这种语气谈论他。好吧，咱们走着瞧。“有点被人遗忘的人物！真是厚脸皮！”他空在那里重复，“三天之内，我就会住进城堡，生活在她的身旁。”但是却没法办到。这是非常糟糕的一天，是那种在灰蒙蒙的日子里一事无成的一天。在这样的日子里，要么洗澡水太热了，要么把高帮皮鞋的扣子揪下来了，要么就是镜子里给你照出了一张苍老的脸。

拉乌尔梳了一个巴拿马式发型，选了一根散步用的手杖，走出家门。在室外构思辛辣地反击加尼玛尔的文章对他来说更惬意。他朝树林中走去。说实在的，这个老东西，他是对的。几个月来，读者被剥夺了阅读有关亚森·罗平传奇的饶有趣味的文章的机会。“以往，”拉乌尔在想，“我通报内情。我评述这一切。一句话，是我在游戏。我真他妈的幼稚！但是当时的情况更适合于此。人们更快活一些。我必须设法再提供一个使读者处于紧张状态中的辉煌战绩……”

他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以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紧随其后的两位过路人，而这两个人渐渐地走到与他并肩了。突然，他们把他围了起来。拉乌尔被逮住了。

“啊？这……”

第三个人在他的面前出现了。刚刚赶上来的第四个人把手枪的枪筒抵到了拉乌尔的后背上。

“不许动，拉乌尔·达皮尼亚克。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

这一幕发生得如此突然，它与拉乌尔的忧虑完全吻合，以致他放声大笑起来。他的好心情也完全恢复了。

“好啦，加尼玛尔。真的，你真有头脑。对，是我，拉乌尔·达皮尼亚克。确实是我，你知道，这位有点被人遗忘的人物。可是笑吧，老朋友。你赢了……只是这一次，你是在开玩笑！”

他开心地晃动着身子，面对着极度惊讶的、给加尼玛尔担任助手的那些警察们，继续说：“哈！你在跟我学！了不起的加尼玛尔！你们在背后攻击人。你们用了四个人，还不是太有把握。马上又要动用了不起的手段了，阴沉着脸说：‘拉乌尔·达皮尼亚克，我逮捕你。’于是这位先生转过身来。咕咕！就是他。达皮尼亚克，是罗平……你们都支持他。你们要看仔细，他就要昏过去了。他已经不年轻了，这是你们知道的。而我让他见识过这么多……什么？手铐！铐我！而我只能跟你走。我正在思忖：‘应该让他发挥作用，这位好加尼玛尔。这将有助于他晋一级……’你允许我擦一擦眼睛好吗？如果我笑得流出泪来。这并非我的过错……哈！还有一辆出租车在跟着我们？他这个人想得真周到。要学学这个榜样，先生们……那好吧，你们先走！不行？……真的，我是你们的客人……司机？去尖塔！”

“无赖！”加尼玛尔低声咕哝着，“过一会儿，你就不会假充好汉了。在杀害图书馆管理员的现场，我就记住你了。”

“这是因为你自以为……啊！这太滑稽了。当然啦，你有证据。我是说这是一个确凿的、实实在在的和无懈可击的证据。”

“不止一个！是两个！”

这两个证据，拉乌尔第二天就知道了，那是当他出庭站在预审法官福尔默里的前面时。他休息得非常好，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所以他心甘情愿地容忍了这次审讯。但他马上就进行了澄清。

“我们不要再谈亚森·罗平了。”他说，“众所周知，他的手印很久以前就从司法警署的资料卡片上消失了，因此，谁也无权还来断言通过对照认为我像一个吹牛的人……”

“可是总检察长加尼玛尔……”

“他在我们之间，法官大人，说话颠三倒四。罗平已经死了，大家都清楚这一点。”

“算了！……，我想说：假如您不是罗平……您还是杀害了可怜的图书馆管理员的。首先，我这里有一封介绍信，是加布里埃尔·塔巴鲁克斯签署的，它十分热情地把拉乌尔·达皮尼亚克介绍给诺曼底历史和考古学会的秘书……我还要说明一点，加布里埃尔·塔巴鲁克斯，学院院士和荣誉军团的军官，从来没有写过这封信。”

“可是……”

“等一等！杀人的凶器，即杀人犯的手枪已经在死者的身旁找到。里面少了一颗子弹。它就是射进加斯东·塞罗尔尸体内的那颗。专家的报告是确凿的。但是这支手枪的扳机上留有极明显的指纹……是您的，达皮尼亚克先生。”

“什么？”

“我说您的指纹，昨天取的，在您被逮捕之后，与从凶器上取下的指纹完全一样……所以，无可辩驳地，您就是杀人犯。”

“您看我有多烦恼。”

“对不起？”

“一方面，您始终坚信我不是拉乌尔·达皮尼亚克。”

“毫无疑问！”

“而另一方面，您又断言我是杀人凶手。”

“确实如此。”

“那么，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因为我已经向您保证，我没杀过任何人。就像罗平一样，我的双手并没有染上血。所以，我正在想，我是否就是罗平。”

“我不允许您开玩笑。”法官怒斥道。

“注意听着。”拉乌尔随和地说着，“我坦白地告诉您，您的证据是令人发窘的。但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是罗平，或者我不是罗平。您在听吗？……那么，如果我是罗平，您早就清楚您是无法把我关在狱中的。同意吧？……明天，我就会逃之夭夭……可是如果我逃之夭夭，那就充分证明了我就是罗平。因为罗平从来不杀人，我将证明我的清白……很显然，这种推理好像是很繁琐的……我看，法官大人，您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够啦！”福尔默里喊道。

“好，好。我们都别发火。”

“哈！现在我再也不会怀疑了。您肯定是罗平。”

“那么，等一会儿我向您打个招呼，然后我就要走了。”

“那我们等着瞧吧。”

“如此说来，我就是拉乌尔·达皮尼亚克了。”

法官气得发狂，拉乌尔却在微笑。书记员紧闭着嘴巴，在认真听着。拉乌尔细心地抽了抽他的裤线，然后双手交叉着按在膝头。

“法官大人，我请您听我说。不管怎样，我在这里是帮助法律的。此时此刻，您以这种奇特可笑的逮捕，阻止了我去追踪真正的凶犯，并把他交到您的面前。我没时间在这小号房里白白地泡着。您真不愿意放我出去吗？”

“把他带下去。”气得都快要说不出话来的福尔默里先生吼道。

“请等一分钟！您一定以为我会为防万一没有机会提出上厕所吧。法官大人，我要告诉您：我早就有越狱的企图。好啦，您自己去想吧。”

看守们已经抓住了他的肩膀。拉乌尔摇晃了一下身子挣脱开，丢过去一句话：

“我选亨利·博纳德大人做我的辩护律师。”

……一小时后，在他休养的那间小号房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了。他不得不承认，形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手们十分漂亮地燃起了战火，他们利用了他的小小失误。第一个失误就是在男爵家里动了手枪。人家仆人是戴了手套的呀，扳机也是预先擦拭过的。真的是在哄骗人？还是只想利用一下形势？……总之，不管怎样，人家取走了他的指纹。对手看得真远，而且手法也很高明。第二个失误是没有及时销毁塔巴鲁克斯的那封签名信，却把它留了下来。在男爵夺回手稿和搜了拉乌尔口袋的那个夜晚，他顺手把它拿走了。然后他又回到了杀人现场，当时凶杀还没有公布，把信和手枪放在了

那里。杀人案到此时才报警，警探们便来干了随后的事情。所以，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内，罗平，被自己的武器所打倒，被人家击败了，现在只得求助于极端的解决办法了。况且过两天，他就得以莱翁瑟·卡塔拉的身份出现在欧奈维尔城堡呀！如果博纳德先生要回避的话，那可就全完了……

但是罗平对陷入窘境并不烦恼。他从西服夹层里取出逃过了搜查的一片纸和一支细小的铅笔，开始给《法兰西回声报》写起信来：

又一次呆在单人囚室的潮湿稻草堆上，无所事事，我从我的无辜中汲取面对全国呼喊我的愤慨的力量。现在他们判定我亚森·罗平杀害了不幸的加斯东·塞罗尔，好像我已死去多年，但我并没成为一个不伤害人的幽灵。可是总检察官加尼玛尔，由于没有抓到真正的罪犯，便毫不犹豫地把我监禁了起来。所以，尽管我对使用我的幽灵这一特长很反感，我也只能穿墙越壁，重返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将迅猛地扑向杀人凶手，要让他承认他的全部罪行。我不会忘记向读者们通报我这有益于身心的运动的进展情况。

鬼魂亚森·罗平

吃晚饭时，拉乌尔把他的信偷偷交到最先出现的那位看守手中，同时还送上了一张银行汇票。后者匆忙藏起信和汇票，然后离开了。曾经在相同情况下，拉乌尔使用过同样的手法。可是这一次，他把赌注下在了人的贪财本性上。他成功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大街上，行人们都在争抢报纸。人们互相攀谈着，尽管并不相识；人们相互称道着：“这肯定是他！我们始终怀疑他还活着！……这将改变很多事情的。”而且在人们的眼神里，一种激愤真实地反映出他们的快乐。冒险家又回来了。每个人充满烦恼和痛苦的生活，突然一下子变得好过起来了。某个人就在这里，抓不到但又非常强大，他用他那无尽的智慧和精力在为正义服务。而且打赌马上又兴盛了起来，在工厂里，在地铁里，在小酒馆里，和在最资产阶级化的地方。“越狱……不越狱。”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安排，因为一项简洁的公告告诉了人们，就在当天晚上，拉乌尔·达皮尼亚克——怀疑就是亚森·罗平的人，已经不明道理地从他休养的小号房里消失了。他被监禁了四十八个小时。人们发现了他的律师呆在里面，亨利·博纳德先生沉沉地睡着了。这位可怜的人无法解说清楚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

于是一次极度的兴奋又出现了。人们忘记了一切：国际紧张局势，第一批飞行员的卓越战绩，引起公愤的条约……哈！大家都看出了罗平的挑衅性手法，充满诙谐的洒脱，他非凡的狡黠和丰富的想象力。可是哪个人精又能把这些学到手呢？他确保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成功，那该有多么不容易呀。他运用了什么奇迹才得以骗过把他做为目标、一刻也不放松的监视呢？这只是在很久以后，在博纳德先生谢世之后，罗平才把他这次闪电般的越狱行动解释给我听的。而且他还对我说：

“对我来说，揭示出全部真相已经不可能了。况且我就像那些魔术师一样，我不愿意解释我的把戏。前那个家伙又是如此地蠢笨，我一提及他就为自己脸红。”

我发觉他那匀称的身影充满了活力，在微笑时，鱼尾纹已经明显地挂在了他的眼角。他朝我俯下身来，一副淘气的样子，很友好地给了我膝盖一巴掌。

“好啦！别跟我说您没有听懂！这次越狱是经过长时间周密策划的。我

早就盯住了这个老顽固的法官了。我确曾有过一次越狱，就像人们可以预先把钱藏起来一样，在危难之时，准备应付最紧急的情况。我不得不预想到这一切，甚至还包括警署要干的蠢事。

所以，博纳德先生当然知道他应该于些什么，就从我提出需要他的帮助时开始。”

罗平向后靠去，发出充满活力和愉悦的大笑，这是一种人人都爱听的笑声。他接着上面的话，以一种常常被兴奋所打断的语调说：

“倒霉的博纳德，他从不拒绝我的任何要求——当然这是另一回事了——按照我的指令，戴上了浓密的胡髯，它很长，像丝一般柔软，是一副名副其实的道具。这或许给他增添了碍手碍脚的麻烦，但对我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他走进我的单人囚房，那天早上，穿着雨衣，因为那天正下雨，帽子压得很低。半个小时过后，看守们见到一位大胡子，帽子压得很低，穿着雨衣的人走出去，他们根本就没怀疑下面藏着的是您的仆人。在我的公文包里，他还给我带来了假发等东西。嘿，说变不就变了！”

“那他呢？”

“就在我离开之前，我十分友好地给了他下颏一记重拳，让他昏睡过去。这是事先说好的。谁都不会想到这是一次同谋。所以加尼玛尔始终弄不明白我怎么成功地乔装改扮的……”

然后，罗平离开了我。我又要好多年见不到他了。

在拉乌尔·达皮尼亚克越狱的第二天，一个身材颀长，相貌平平，穿着闪闪发光的男礼服、戴着夹鼻眼镜的人出现在欧奈维尔城堡的铁栅栏门前。是司机阿希尔走上前去为他开的门。

“我是莱翁瑟·卡塔拉。”来访者喘喘地说。

“您怎么从车站走路来呢？”阿希尔发觉了这一点，有点生硬地说，“我们可以去接您的。请跟我来，先生正在图书馆里等您呢。请把您的箱子给我。”

他带着书记员朝城堡走去，把他引到弗朗热先生的面前，后者以某种居高临下的神态注视着这位新来的人。

“您知道我要求您做的事吗，卡塔拉先生？我的侄女将会详细地告诉您的。您能干这类工作吗？”

“我想……可以……嗯……。总之，我觉得这并不难做。”

“我要一本按照作家的姓名字母排列的目录和一本分类的目录……”

“很好。这或许……请原谅……需要的时间要久一些。”

“没关系。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卡塔拉先生。我没有时间陪您参观城堡，因为我要去工厂，不过我的侄女将会十分高兴地为您带路的……！吕西尔！你能来一下吗。”

小姑娘从客厅里出来了。一看到书记员，她显得十分失望，然后无精打采地伸出手来，与此同时，她的叔父也结束了介绍。

“好啦，我告辞了，卡塔拉先生……吕西尔会带您去您的房间的。”

在比较冷淡的问候之后，弗朗热先生走了。

“走这一边。”吕西尔说着，朝楼梯走去。罗平差一点接上话茬：

“我知道，我已经来过……”

对他来说，跟在吕西尔的脚步后面攀援这华丽的楼梯，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就在几天前，当报警器当当作响时，他曾在这里被吓得够呛；而今天，他是客人的身份走进这富丽堂皇的房子的。他对此很欣赏，对这些局势的

倒转，因为它们是对他的骚动的生活的一种刺激。以气质来戏弄人，他已经在欣赏着他将要带给吕西尔的惊奇，那是当他向她揭示自己不是卡塔拉，而是里夏尔·迪蒙，是记者时。他跟在她的身后，疾步快走着，同时还常常停下脚步，向四周投去羡慕和赞赏的目光。

“这就是您的房间，卡塔拉先生……它朝向花园。”

“谢谢……太漂亮了，还可以听到鸟的叫声……我很喜欢鸟……如果我有办法，我要弄一只大鸟笼，一个非常大的鸟笼……”

他极力表现得很随便，又特别好奇，他非常开心地感到，他让这位小姑娘不舒服了，因为她想道，占据了她的思想的那位神秘的记者不会再来了。

“您想现在就去参观城堡，还是想先休息一下？”

“我想跟您聊一聊。”

正朝房门走过的吕西尔停下脚步，朝这位突然改变了声调的平平凡凡的人转过身来。她看到了令她目瞪口呆的一幕。小书记员站起身来，破旧的男礼服衬托出了他的英俊潇洒；他摘下夹鼻眼镜，他的双眼流露出狡黠；他按照老规矩行了一个屈膝礼，做着摘下假想的礼帽的动作。

“里夏尔·迪蒙愿为您效劳。”

她十分慌乱，不知道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发火。她双手紧贴胸前，差不多是惊恐地望着如此出现的这位新来的人。他在回答着她的无声招唤，就像是神话故事中的王子。

“怎么样，”记者问道，“我不是答应过您，说我还要来吗？……我觉得以一种很普通的面目出现，要更稳妥一些。我们的敌人在虎视眈眈，这一点绝不容怀疑。可是谁又会去关注某个卡塔拉呢？”

“您经常乔装改扮吗……迪蒙先生？”

“经常。这是出于我职业上的需要。我敢说我在这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您看嘛。”

一眨眼功夫，他好像又变小了；他的目光在眼镜后面也变得暗淡了；男礼服也耷拉下了双肩，好像是一件破旧的衣服；他的声音也嘶哑了，他又用那结结巴巴的胆怯的语调问道：

“是否我做……如果您俯允的话……嗯……这些字眼……有点迂腐？”

吕西尔拍着双手，大声叫喊着，就像在剧场里看戏的小姑娘一样：

“再来！”

“不啦。”里夏尔·迪蒙说，“您忘了我来这里是工作的……我们要严肃起来。”

“那么您把真正的莱翁瑟·卡塔拉弄到什么地方去啦？”

“嘘！……去闻樟脑味去了……请记住，吕西尔，任何时候都不要向我提问。您不用为他担心。”

“那么您会做他那份工作吗？”

“小儿科。我甚至能做比这更难的工作。”

他笑了。他真幸福。一个他熟悉的小声音在他的耳边轻轻响起：“老鳖脚演员！你刚才在跟这位如此纯情、如此仰慕你的小姑娘演了一出《马里沃》！当你得意时，你要格外小心。你正涉足于障碍之中。”随后他反驳道：“事情不会走得太远的，真的。只是，要清楚，可怜的小姑娘孤独得生了病。此时此刻，我要让她恢复健康、微笑和对生活的爱……然后，你再让我烦恼吧！”

“我们随处去看一看吧？”吕西尔问道。

“您不必费神地陪着我。请您原谅。我更喜欢一个人观察城堡。 ，贝纳丹怎么样了？”

“他还没回来。”吕西尔说，“我们已经开始焦虑不安了。如果他再不回来，我叔叔就要报告宪兵队了。他很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道他习惯于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他惟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

“确实如此。如果人们要宪兵队去搜索他的话，他肯定会暴跳如雷的。相信我，最好再等一段时间。您对弗朗热先生施加一点您的影响。我这一方面，我看是否能做一点什么…… ，还有一句话。当我在场时，总要保持一种矜持的态度。原因很简单，我不是为您而存在的。我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身影，一个幽灵……好啦，现在我们分手吧。”

他走进图书室，十分忧郁地望着被图书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墙壁。至少有一万四至一万五千册书要搬动！他不会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编纂目录卡片，他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是什么事呢？他并不清楚他要寻找什么。最终，他肯定要把老贝纳丹和手稿同时弄到手。因此，推断一下，男爵迟早要在这附近露面的。于是，拉乌尔走进了艺术品陈列廊。他一下子就被它那和谐的陈列惊呆了。这是一间十分宽敞的厅，靠一排高高的、朝向院子的大窗户采光。细小部分都保持着原貌，在尽头，有一部分是高出地平的，就像是剧院的舞台。无疑，这是过去，当城堡主人组织舞会时，给音乐家们留出来的。里面收集的油画十分精湛，足可以让一位爱好者驻足忘返。借助他的手电筒微光，拉乌尔早就发现了这些色彩缤纷的织物，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欣赏这全部的财富了。这一财富充分证明了安装报警装置和拥有一支史密斯·维森牌手枪的必要性。他一面赞叹着，一面慢慢往前走着，同时尽量不让自己的脚步在像一副大棋盘的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上发出响声。许多的肖像画，尤其是男人的，都表现着并拢双手的高级神职人员、宫廷人物、还有武士、行政官员，令人目不暇接。在如此浩繁的严峻的和沉思的肖像中，它们好像给寂静增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注释。所幸的是，一大张保存完好的壁挂打破了这一排长长的、沉闷的肖像的单调。它是以淡蓝色为基色织成的，这是法兰西学院的特色，它代表了弗朗索瓦一世国王的宫廷色。在第一幅图上，在棋盘前，国王伸出手去抓一粒棋子，他的对手正在思索。动作十分优雅。在国王脚下，人们认出是特黑布莱，他正在逗一只猎兔狗玩。周围是手挽着身着艳装的太太们的绅士们，他们正在散步。裙子的褶皱有点大，式样也不大时髦。这是刚刚从中世纪式样派生出来的复兴时期的样式。但是这种呆板和自然的混合，使得这幅画具有了十分可贵的诗意。

拉乌尔为了更好地欣赏这幅作品的匀称，向后退了退，接着是欣赏它那千变万化的色彩，还有细部，简直像是在吹毛求疵一般。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精品，在其它年代，或者它不为人识。他叹了一口气，又站远了一点，站到了圣让—巴蒂斯特前……太落俗套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边上的一位剑客，坐在一间小酒馆的桌前，跟他的两个同伙高兴地喝着酒。画面并不缺少动感，只是拉乌尔并不喜欢这一巨作：主题太浮夸了。他更喜欢小幅的画，例如，这幅小个子雅科布大战天使……

“哈！……圣让……雅科布……达尔塔尼昂……”

老贝纳丹的话突然一下子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难道是这样吗：“圣让接替了雅科布。”拉乌尔这才发现圣让这幅画像的四周墙壁颜色显得稍微浅一点。他朝后退了退。嗯，毫无疑问，这里曾经有过一幅画，它占的面积要

大一些。拉乌尔闭上眼睛。已经有过多次，真实情况呈现在他面前，在强烈的光线下，他感到它确实在那里。今天也是，它朝他猛扑过来，就像灵感对艺术家一样。只需呆在那里，让那晦暗的搜寻工作在深重的神秘色彩中完成……

“圣让接替了雅科布……圣让接替了雅科布……好的！然后呢？……啊！现在我知道了！”

他摘下两幅画，把雅科布挂到了圣让的位置上。画面恰好挡住了墙上颜色淡的部分，所以，肯定是雅科布原来挂在这个位置上。圣让取代了它。

“现在呢？……这张剑客画呢？达尔塔尼昂呢？它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急速的闪光只照亮了黑暗一秒钟就熄灭了。拉乌尔神经紧张，试图弄懂……真蠢！用手指去摸某些重要的东西来摸索研究……

突然，他下意识地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呆在里面了。他漫不经心地走到一个里面装着收藏的装饰品橱窗前，但是他并没去看这些奖章、徽章和高级荣誉勋章，而是注视着反射出来的艺术品长廊的影像。他发觉，在他的后面，在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幼小的身影，他马上就认出了它。瓦莱里！贝纳丹的孙女。小女孩如果害怕里夏尔·迪蒙的话，那她就不会害怕莱翁瑟·卡塔拉了，因为他与她同在一个世界里。他像她一样地胆怯，或许他还会需要她的帮助呢，因为他好像在这恢宏的艺术品长廊里有点摸不清方向。拉乌尔慢悠悠地转过身来。

“瓦莱里！”

他用他那最具说服力的声音喊道。她朝他走过来，向他伸着手。

“你好，瓦莱里。你看，我在散步，我在欣赏。我同时在工作……我没有漂亮的本子，像你那样，但是我把事情记在脑袋里……你愿意拿给我看一看吗？”

她左手拿着一本蓝色的百页簿子，上面认真地写着她的名字：瓦莱里·沃特莱尔。里面有听写、回答问题、复述课文等。

“我打赌你是一个好学生。”

“是的。”小姑娘充满信心地回答道。

“你的功课学得很好……你的记忆力强。”

“嗯！是的。”

“让我们看一看……看看你的周围……有什么东西最近改变了位置？”

她一下子变得精力很集中，也很严肃，很想给这位温和的先生留下一个极好的印象。

“没有。”她回答道，“和从前一个样。”

“他常到这艺术品长廊里来吗，你爷爷？”

“是的。”

“他碰这些橱窗……这些图画吗？”

“是的。他经常擦拭它们。”

“然后呢？他还干些什么？”

她犹豫了，脸也涨红了，然后低声说：

“有时候他在屋顶上走动。”

“嗯？他在屋顶上走，你能肯定吗？”

“是的，他是用四肢在上面爬行。”

她抬起头来，注视着拉乌尔，担心揭示的东西会让人对她的爷爷产生某种令人恼火的想法，但是当她看到这位先生饶有兴趣地接受了这一秘密后，她微笑了。

“那他什么时候在屋顶上走呢？”

“夜间。有一次我醒着，我看见了。结果他发了火。他差一点要揍我。”

“瓦莱里！”

这是吕西尔的声音。几乎是同时，年轻姑娘出现在艺术品长廊进门的地方。

“啊！瓦莱里，你在这儿。有人喊你时，你就不能回答一声吗？……请原谅她，卡塔拉先生。她像只小猫一样好奇……我来找她，想让她做功课……”

她走近了一些，压低声音继续说道：

“通常，是她爷爷照顾她，可是现在我只好顶替他了。”

小书记员把手放在了瓦莱里的头上。

“她让您满意吗？”

“是的。她特别认真。”

“那么，如果您同意的话，今天就放她的假吧。”

他轻轻地拍打着小女孩的脸。

“去玩吧，瓦莱里……明天认认真真地做功课。”

“谢谢先生。”

她跑着出去了。

“您在想什么？”拉乌尔用里夏尔·迪蒙的声调问道。“好啦，我需要得到这个小女孩的信任。她知道很多事情……”

“什么事情？”

“我还不知道。不过我会慢慢问她的。别忘记她跟她的祖父到处跑……听到他说话……或许还会交待她，有时候……她对他的失踪很难过吗？”

“我不这样认为，她嘴巴比较紧。可是贝纳丹待她比较粗暴。我们对她说他出门旅行了，我的天，她还为此而高兴呢。”

“请带我去看一看花园。”拉乌尔要求道，“我们有时间，而且我要向您的用人表现出一副从巴黎新来的傻瓜相，让他们抽空带我走一走这块领地。”

他跟在吕西尔的后面，只有两步远，心里既有崇敬，又有胆怯，以一种卑躬屈膝的样子走完了城堡的底层，然后从阿希尔工作的配餐室前走过，走进了花园。他认出了通向小门的路，男爵和他的打手们就是从这里跑掉的，就在他们劫持了老贝纳丹的那天夜里。走出城堡的视线后，拉乌尔挺直了身子，变得和吕西尔一般高了。

“这次散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说，“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你们都被监视了……不要问我是被谁……现在回答您还为时过早……我应该完全掌握城堡的地形，还有花园的和周围的。因为在这里，我敢断定，将要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不，……不用害怕……您不会有什么事的……哈，又一扇门，它通向何处？”

“哪儿也不通。这是一条路，在另一侧，它通向庄稼地。以前，这扇门通向一个属于城堡的小牧场。在革命时期，这座小牧场变成了公墓。人们拆了它的围墙，它现在变成了欧奈维尔墓地的一部分。”

拉乌尔打开门，马上看到一个黑影在墙角处消失了。为了不吓着吕西尔，他并没有动，而是显得很认真地在听她说话。很多石头在滚动。这个人肯定是跑着逃离的。

“整个欧奈维尔都在眼前了。”没有发觉任何东西的吕西尔继续说，“您想看一眼吗？……墓地的入口处离这里很近。”

他们沿路前行，然后朝左拐，走到了从城里过来的大路上，它直通墓地的大门。拉乌尔疾速地看了看周围，也许那个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的人还在附近。他肯定是男爵的一个用人……吕西尔走上一条长长的、两旁长满紫杉的路，然后走到一条把她一直带到一排老墓的小路上。拉乌尔始终保持着警惕，仔细观察着四周。沉重的宁静笼罩着这里的石头、十字架、花环和枯萎了的花束。他有点心不在焉地念着刻在最后一块石板上的字：

埃克托尔·德·欧奈维尔
一七七二——一八五一
他对所有不幸的人都很友善
请为他祈祷吧

埃克托尔·德·欧奈维尔！就是弗雷内索先生说的城堡主人……那次谈话又重现在他的脑海里……路易·菲力普的出逃……他重又返回欧奈维尔……突然，他盯上了另一块更时髦一点的石板，就在墓碑的旁边：

埃瓦里斯特·沃特莱尔
一八一六——一九零一

什么？……沃特莱尔？……瓦莱里的姓？……埃瓦里斯特·沃特莱尔是这个仆人，他很愚忠，对他，公证员还抱有幻想。所以，瓦莱里应该是欧奈维尔伯爵的总管埃瓦里斯特的直系后裔，是他把皇上送往特鲁维尔的。那么，老贝纳丹呢？

拉乌尔抓住吕西尔的胳膊，问道：

“告诉我……贝纳丹？……他是这个埃瓦里斯特·沃特莱尔的亲属吗？”

“是他的儿子。”

拉乌尔又一次地感到了在艺术品长廊里曾经见过的光亮。但黑暗也又一次地笼罩了他。可以断言 秘密和沃特莱尔家族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了……可是是什么秘密呢？

“贝纳丹一直生活在城堡里。”吕西尔继续说，“他很小就在这里玩，就像现在的瓦莱里。应该想一想他是否是这座城堡的真正主人，欧奈维尔家庭消亡了，但沃特莱尔家族却一直在延续。”

“重复一遍！”拉乌尔大声说道，“请再把它重复一遍！”

吕西尔惊讶地望着他。

“可这是事实呀。欧奈维尔都死了，而沃特莱尔家族却在延续。父传子，子传女。”

“啊！”拉乌尔喃喃着，“是啊。正是如此！”

突然地，他带着气得让他跳起来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机敏，得出了没有中

间环节的、理智的结论，他知道瓦莱里也被盯上了。这群强盗肯定没能从老人那里得到所有需要的东西，只得试图绑架瓦莱里。他又看到了躲在墙角后面的那个黑影。

“不。”他说，“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发生了什么事？”看到同伴的脸上突然流露出焦虑不安，吕西尔心乱如麻地问道。

此时，拉乌尔早已抓起她的手，拖着她朝大门口走去。他两眼搜寻着每一条路，神经高度紧张地捕捉着每一个细微的声音。真糟糕！既然有人监视城堡，那就是说道路是畅通的。男爵就在这里，说不定近在咫尺。他肯定没有想到躲在这位新雇员背后的人会是谁，外表没有任何疑点，谁也不会攻击莱翁瑟·卡塔拉。但是他的监护人肯定会告诉他，很少外出的吕西尔，现在已经走到了花园外面。

拉乌尔几乎是跑步前进了，年轻姑娘艰难地跟着他。那扇小门始终敞开着。

“贝纳丹住在城堡里吗？”拉乌尔问道。

“不。他占了您看到的那边那座小楼，在左边……松开我……我想我要倒下去了。”

拉乌尔放开她，开始跑了起来。他飞快地穿过主要院子，碰上了阿波利纳。

“您看到瓦莱里了吗？”

“她五分钟前还呆在这儿的。她在门前玩耍。现在应该进去了。”

他不再听他絮叨，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到了小楼前。

“瓦莱里！……回答呀，瓦莱里！”

他打开门，停下来，喘着粗气。不过他已经明白了……

“瓦莱里！”

他走进去，飞快地看了看厨房、饭厅和两间卧房。瓦莱里失踪了。没有什么地方好躲藏的。人家把她劫持了，就在他的鼻子底下！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如此果敢，如此快捷，这表明了对手的近乎侮辱的胆大妄为。“其实我已经很小心了。”拉乌尔在想，“可惜太不够了！嘿！强盗！他们会折磨她的，对她也不会放过的！”他的指甲已经嵌入了手心。他原地转着，心也悬着，在寻找着对付的办法，他为被别人抓住了短处而耻辱，为这哽咽的悲痛而难过万分。这个小瓦莱里！这么自信！这么迷人！梳着纯真的孩童小辮子，有保护得非常好的本子。问题是：两列火车……“啊！我要杀了他们！”拉乌尔吼道。

吕西尔气喘吁吁地来了。

“您在找什么？”

拉乌尔马上恢复了冷静。

“瓦莱里失踪了。”他说。

吕西尔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拉乌尔马上走过去扶住她。

“吕西尔，您能帮助我。现在还不为时不晚……她现在肯定还没走远……我们搜寻一下。肯定会在某个地方留下蛛丝马迹的……我们细心地、有条不紊地搜一搜……先从厨房开始。”

吕西尔克制着自己，陪他走进厨房，然后开始搬动椅子。

“不。”拉乌尔说，“不是这样。搜寻，就是说要看。看一看有什么东

西动过了。这些东西是会说话的。”

他向前，又向后，就像一个画家站在一幅画前一样。他注意着每一个细节，可是吕西尔却再也不敢动了。

“这里！”他叫了起来。

他弯下腰去，在座钟的底座旁捡起一个小纸团，他把它打开，并用手把它抚平。吕西尔走上前来，他们一块儿念着：

把藏在圣经封面里的那封信给我拿来。

我在森林小教堂前等你。

祖父

“他们不愿意使用强硬的手段。”拉乌尔在想，“他们害怕她叫出声来，所以，他们只是简单地把这张纸交给她。他们要把她带进陷阱。这一手真厉害。圣经肯定在贝纳丹的房里。”

他穿过餐厅。圣经就摆在床头柜上。这是四开本的大厚书，封面包着皮。封面里有一条极细的缝，放进一张纸去是绰绰有余的。可是藏纸的地方现在空了。

就这样，男爵在选择适当时机进行防卫的同时，还赢得了这关键性的一着。在地窖里，在酷刑下，老头最终向虐待他的人吐露了圣经的存在和它所保存的秘密。五分钟之前，这个秘密还在那里，未被触及。阿波利纳说的：“五分钟！”拉乌尔看了看表。五分钟，五分钟算得了什么！只要有一部车，他就会轻易地追上他们。啊！他们为什么谨慎到非让莱翁瑟·卡塔拉坐火车旅行呢？……

他强使自己镇定下来，显出胸有成竹的样子。但是他听到了时间正在毫不留情地一秒一秒地过去。

“吕西尔……这里有什么可以做为交通工具的吗？”

“有我叔叔的一部汽车。可是他开出去了。”

“此外呢……没有别的了吗？”

“还有……我的一辆自行车和一部摩托车，确切地说，是一部带斗的摩托车。我父亲曾用过它去作画。”

“它在哪儿？”

“在车库里。可是它有很久没被开过了。”

“那就让它开起来吧。注意听我说，吕西尔……我不在时……！我不会去很久的……您忘记所发生的这一切……您去散步，看书，去摘采鲜花。但是您不要想……您听我说了吗！……我呢，我去给您把小女孩带回来。您同意吗？”

这个男人显示出这么大的镇定力，使得小姑娘又笑了起来，并且感到放心了。

“相信我，迪蒙先生……祝您好运。”

拉乌尔抓住她的双肩，深情地望着她，节奏感很强地说：

“今天晚上，她就会回到这里。”

然后他跑到车库。多亏了阿希尔这位一丝不苟的仆人，他把机器保养得十分好。只是油箱是空的。好在汽油桶并不缺。他灌满油，他总是那么细致，尽管时间在不断地流逝。然后，他把摩托车推出来，用煤气火烤了烤马达。

好像一切都很如意，马达在几次点火后就发动起来了。拉乌尔像耍杂技一样，跳上了坐垫。他在吕西尔面前停了下来，后者很担心地看着他的动作。

“这个森林小教堂很远吗？”

“不远……有四百米，过了花园马上朝右拐。”

他加大油门，掀起了几颗小石砾。尽管时间很紧迫，他出于对机械的偏爱，还是不停地变换着速度。很快，他看到了小教堂的覆满了长春藤的墙壁。他松开离合器，把脚放到地上，沿着道沿前进，仔细观察着地上厚厚的灰尘，在这个季节，不会费他很多时间。他很快便看到了踪迹，而且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来：登洛普！根据它轮胎的平行条纹，很容易将它辨认出来。而且就在劫持者的汽车停过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油洼。现场像电影片子一样清晰地把这些踪迹显现出来：小姑娘来到这里，非常激动。“爷爷在哪儿？”“他在这里。他在等你。”她朝前走过去，没有丝毫的怀疑。接下来，一只大手堵住她的嘴，另一只手抱起她来。然后汽车就逃走了。

“混蛋！”拉乌尔咒骂着。

他看了一下表。现在已经晚了有一刻多钟了。他一面继续赶路，一面观察着路面。过了很久，他才在几部马车的印迹中又发现了登洛普的车辙。好在在诺曼底的这块偏僻地方汽车并不多。在蓬特—奥德梅，一个乡下人告诉他，一辆黑汽车刚刚开过去一会儿功夫，是朝鲁日蒙蒂埃的叉路上开去的。

“它开得很快吗？”

“不太快。毫无疑问，这是一些巴黎人。他们好像对这个地方不太熟。”

“也许，”拉乌尔在想，“他们不愿意太张扬。”他于是加大油门，继续朝前赶，过度疲劳的马达发出轰鸣声。鲁日蒙蒂埃！……在转弯处还可以看到轮胎印，车子偏离过方向，车轮曾经压倒了路牙上的草地。强盗们朝布尔—阿夏逃去了。拉乌尔头发乱七八糟、眼睛被灰尘和迎面的来风刺得通红，他紧盯着前面的路，试着绕过坑坑洼洼，双膝紧紧地夹住油箱，以使自己别被摔下来。他远远地看到了布伊勒的钟楼。

该死！马路当中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在围观一匹倒在地上的、驾着有长凳的载人马车的驾辕马。在慢下来绕过障碍时，他看到已经翻了白眼的牲口和马车夫的抽搐的脸孔，他把车开上人行道，在一个小男孩身边停了下来。

“你看到一辆汽车一刻钟前从这里过去了吗？”

“是一辆黑的？”

“是的。”

“挂着窗帘？”

“对。”

“还不到一刻钟，先生。至多只有三四分钟……妈的！它不得不停下来。”

小家伙意外地得到一枚五法郎的硬币，他长时间地盯着这个有点疯狂的人看着。他眼睛流着泪，但是他把这个大家伙弄出的响声又很诱人。此时，拉乌尔已经开上了通向塞纳河的蜿蜒曲折的路。突然，在十分警觉的行车过程中，由于有许多弯弯曲曲的路，他还是发现了它。

“我会追上它的。”

于是，他像鹰捕猎物一般朝它猛冲过去。他打算超过去，然后横到马路当中，当然这是需要一点杂技技巧的。可是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他了，因为汽车在加速。一只手臂从车门上方伸出来，接着冒出了一团小小的烟雾。拉乌尔没有听到枪声，但他能猜测出子弹的呼啸声。他俯身在车把上，放慢速度，

开始走起之字形的路来。

那个人退弹壳的动作有点古怪。之后，他把手臂缩回了车内，这辆老式小汽车就又加大了油门。拉乌尔突然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把刹车踩死，从路的这边向路的那边来回滑行着前进，与此同时，笨重的汽车开上了人行道，突然转向冲到一棵大树上，完全失去了平衡，汽车头部朝下栽入河中。

水柱扬起的水珠一直溅到拉乌尔的脸上，他正在俯身径直地望下去，并开始脱西服，河里一大堆泡沫在扩展着，从中伸出一个脑袋，然后又是一个，只是更小一些。拉乌尔跳进水中，以十分有力的蛙泳朝正在飘走的瓦莱里冲过去。就在她要下沉之时，他抓住了她。另外一个落水者，丢下他的猎物不管，自顾自地朝海滩游去。

“咱们等着瞧吧。”拉乌尔大声喊道。

他喝了一大口水，打着喷嚏。水流把他冲向一块小沙滩。他让水裹挟着，细心地托着没有失去知觉的瓦莱里。好在六月的炎热并没有使这次被迫的洗澡变得难以忍受。他站起身来，找到一条通向离带头摩托车不远的大路的陡直小道。瓦莱里双手搂着这位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奇怪先生的脖子。现在，他以母亲般的温柔把她放进贴在老摩托车旁的柳条筐里。阿希尔总是以不屑的神情谈论着这个筐。

“我们先去把你弄干，小宝贝，然后再把你带回家去。”

她已经不能分辨出声音了，但是她感觉很舒服。她蜷缩成一团。由于冷，她很想睡觉。也许圣诞老人在年轻时很像这位奇怪的人，可是他现在却把马达弄得噼噼啪啪地响。当拉乌尔来到一个农户的院子，跟人家解释他出了一次不太严重的车祸时，她还在睡着。她没有听到农妇所说的同情话，也不知道她为她准备的暖被子和生起的火。她没有睁开眼睛，喝了一点热奶。只有一个想法在她的脑海里转来转去，它就像是一点欢乐的火苗：“我被保护起来了！我安全了！”

只是在回去的路上她才醒过来。她的同伴把车开得像散步一样平稳。活着真好，在经历了这次令人胆战心惊的飞车之后。

“怎么样，小家伙。”拉乌尔问。

她微笑着没有回答，但是她向他伸出一只手来，他握住它，好像知道要做朋友的意思。

“他们割了你的舌头？”

“！没有，先生。”

“有几个人跟你在一块儿？”

“三个人。”

见鬼！男爵的队伍出来进行杀人冒险了。

“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他们要带我去见爷爷。”

“你从圣经里取出的那封信呢？”

“他们从我手里抢走了。”

“你看过吗？”

“没有。有时到了晚上，爷爷一遍一遍地念，他还哭呢。”“是什么样子的？”

小女孩迟疑着。向她提的这个问题太让她难以回答了。“它很旧吗？”拉乌尔接着问道。

“是的。从折的印迹就可以看出来。信封也已经变黄了。”“啊！还有

一个信封！……上面写有姓名和地址？”“是的……德·欧奈维尔伯爵大人。”

“伯爵大人……”

拉乌尔更加放慢了速度。这一次，他总算抓住了关键所在。“它是从哪儿来的？……努力想一想。邮票是什么样子的？”“嗯！这是一张老邮票……是一颗妇人头……爷爷说是维多利亚女皇。”

哈！维多利亚女皇！一封从英格兰寄给德·欧奈维尔伯爵的信！……在拉乌尔摸索着前进的黑暗中，这无异于隧道尽头的一点亮光。

“爷爷说等我长大后就把它交给我。”瓦莱里继续道，“还说这是能产生奇异效果的宝物，让我永远不要离开它。”“可是别人把它拿走了。”拉乌尔抱怨着，“我还要把你爷爷给你送回来。”

“他们也许会责骂我的。”瓦莱里说，“不得到允许，我是不能出来的。”

“不会的。我会处置好的……”

他看了看表。

“再说，我们会在弗朗热先生回来前到达城堡的。所以……”

小女孩不作声了，完全放下心来。拉乌尔也陷入了沉思。男爵的这次新行动表明他并没掌握全部情况。无疑，他没能从德·欧奈维尔伯爵的手稿中得到任何东西。既然是个秘密，人们完全有理由想到它是由密码保护的，而男爵未能破译密码，就连关键的句子他也未能解开：雅科布……圣让……德·达尔塔尼昂……剩下的是这封英格兰来信了！

“我们打了一个平手。”拉乌尔自言自语着，“他拿了信，可是我有老人。而且这位老人早就把信记在心里了。他可以背给我的，否则我就只能是一个小公国的看门人了。好吧，我的老人。生活多美好呀！”

六 圣让园圃

拉乌尔毫不费力地又成了图书室的书记员，并开始了他使城堡主人满意的工作。只要于贝尔·弗朗热一去工厂，吕西尔便来找他，她始终视他为记者。她尽其所能地帮助他。在浏览上面的艺术长廊时，他费力地读着书名、作者名，她就认真地把它们写到一个大登记簿上。有好几次，他俯身在栏杆上，看着年轻姑娘亲切地俯下身去，显得有点不自然，他便又重新开始工作。他不会忘记自己的任务，因为他感觉到敌人就在欧奈维尔城堡的四周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但是，他要让美丽的姑娘有一个短暂的休息，她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

在瓦莱里被劫持后的两三天里，没有什么令人恼火的事情发生。晚上，拉乌尔在已经成了他的好朋友的猎犬的陪伴下，就在大家都睡下去之后，偷偷地巡逻着。他检查锁头、插栓。常常在夜里，他又起身，在长长的走廊上巡视，或者站在艺术长廊里的图画前沉思。在图书的后面，他敲着墙听着，自己也不知道在寻找什么，或许是一条秘密通道，或许是一个小小藏身处。他本应该去找布律诺，设法让老贝纳丹开口。但他想最明智的举措是让老头儿变得易接近些，让他最终明白，他的利益就在于开口说话。然后，再看一看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心在阵阵发紧，他要面对现实：“你爱她，要正直真诚。她以她的青春令人着迷……可是你呢！……你让我脸红，哼！睁开眼睛看一看，你是她遇到的第一个男人。你具有神奇色彩。同时，你让她开心。那么，当然啦，她在你面前总是很激动的。别过分，罗平！一旦这件事结束，你就会偷偷地溜掉。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随后发生的事深深地打动了拉乌尔。在图书室的一个尽头，在检查文件柜时，他发现了一个黄色的大信封。就在他准备打开它时，吕西尔满脸通红地跑了过来。

“不，我请求您，不要看里面的东西。”

“好呀！”他说，同时有点恼火，“我还不习惯做个冒失的人。”

“您是在挖苦我。”

“吕西尔，难道我真的会挖苦您吗？”

“猜猜这是什么。您不是最会猜吗？”

“我猜不出。好像是剪报。”

“完全正确。我把它们剪下来收集起来……那就随它去吧。我不愿意向您隐瞒任何事……好啦，打开吧。”

拉乌尔听从着打开它，并狠狠地吃了一惊。他认出了这些剪报。所有的文章都是关于他的！所有他寄给《法兰西回声报》、《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的信都在这里，它们或是挖苦讥讽他失败的对手的，或是宣布自己的意图的，或是为了维护声誉的……他深深地被感动了，他闭着双眼，背诵了一篇；而她也进入了角色，也闭上眼睛，背诵了另外一篇。他们相互竞赛着说出日期……您还记得寄给瓦朗格雷的那一封……警告加尼玛尔的这一封……一九一一……不对，一九一二。一九一二年九月……还是吕西尔说对了。他差一点说：“我忘记了……自此以后，发生了多少事呀！”他们像孩子们一样，放声大笑起来。

“您也很欣赏他？！”吕西尔问道。

“嗯！我保证！……”

“我，”她以一种可爱的羞怯继续说，“我属于他……我属于他……”

“说下去！”拉乌尔脸色惨白地嗫嚅着。

“他如此富有魅力！如此神奇！我叔父像我父亲一样，可以收到巴黎的所有报纸，所以我才能……幻想是不被禁止的，难道不是吗？”

“肯定是这样的。”

“我有时在想入非非……！这真好笑！……我想他或许有一天会到这儿来。这里有那么多东西好偷。只是他还从来没见过。”

“好啦！”他大声说道，“亚森·罗平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碰到过他。”

“您碰到过他！”

她眼睛里放出好奇、动情的光，拉乌尔拼命地克制自己，为了不把她搂到自己的怀中。他稍微站开了一点儿。

“是的，有好几次。就我的职业而言，我可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他是个怎样的人？”

“哈！总之，他没有任何特别的。”

“不！”吕西尔双手紧握在一起说，“对我，对一个像犯人一样生活在这里的我来说，这是一位经历过无数次冒险的人，是……是……我无法向您解释清楚……他真的突然一下子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想我会晕倒的，或者会干出什么失礼的事情来。”

城堡主人的回来突然打断了这次谈话。大家上桌子吃饭。但是拉乌尔心不在焉。他偷偷地看着吕西尔，后者显得还是很激动。弗朗热嘴巴不停地说着……说着……可是他在说什么呢？原来是在谈打猎。

“从前，”他说，“园子比这要大得多。其实它是比蓬特—奥德梅延伸得还要远得多的一片大森林。德·欧奈维尔伯爵家族拥有一大群猎犬，至今仍然很有名气。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参加他们的围猎。在路易十三楼的侧翼，甚至还有一大块草坪，妇人们可以从那里观看围猎的场面。完全像在尚博一样。”

“这太稀奇啦。”拉乌尔礼貌地回答道，其实他的思想早已飞到了千里之遥。

“是吧？……我们等会儿去看一看，既然您这么感兴趣。”

“非常愿意。”

于是，喝完咖啡后，弗朗热十分亲切地挽起了小个子卡塔拉的手臂。

“妈的！”他说，“我得提醒您。通往平台的楼梯都已经被虫蛀蚀了，最终都会垮下去的。所以，临时用一架梯子替代它。不过您也没有必要做那些复杂的体操动作。我要比您重得多，我爬起来并不费力。我经常到这平台上来，从那里可以看到特别的景色。您会感到惊奇的，我向您保证。”

他们走到了连接着现在已经没人住的房间的长走廊的尽头，在三层楼上，城堡主人打开了门。他们已经置身在圆形的塔楼之中。

“西部塔楼。”于贝尔·弗朗热告诉说，“楼梯在这儿。”

“哎呀！”神色紧张的卡塔拉说，“真高呀！”

“我来给您带路。”

说着，城堡主人便抓住梯子的横杆，开始往上爬。

装得十分巧妙，小个子图书室书记员表现出的紧张惊恐让弗朗热十分开心。

“确实，它有点变形。不过我向您保证……”

弗朗热爬到了梯子的顶部，接着响起了一声断裂声，拉乌尔差一点来不及躲开。城堡主人脚朝下摔到了灰尘堆里。拉乌尔俯下身去看他。弗朗热已经昏了过去。他的一只耳朵出了血，还有左腿也怪模怪样地弯曲着，拉乌尔十分敏捷地爬到梯子上面。最上面的两条横杆掉了，他极快地检查了一下，知道它们是被锯断的，是沿着支撑柱锯掉的。锯过的茬十分明显。拉乌尔转身下来，他心事重重。这不是一次事故，而是一次极巧妙的破坏。敌人，又一次地走到了他的前头，在这不可饶恕的诡计中，有些事情不像是男爵的通常做法，灵巧却又非常残忍。那么会是谁呢？……这个抓不到、看不见又十分残忍的人到底是谁呢？他和加尔瑟朗达成了什么可怕的默契呢？

拉乌尔犹豫着，他是否可以吧倒霉的城堡主人一个人留在这里而跑去报警呢？经过思索，他确信这一陷阱是早就铺设下的，由某一个极有耐心的人，在极安全的地方，就像他在“大卵石”那里安装翻板活门一样。那么他完全可以没有危险地把城堡主人放在这里几分钟。

他装出一副吓坏了的样子，跑去求援了，他随后带来了阿希尔和阿波利纳。就在用人们把他们始终处于昏迷状态的主人抬回他房间时，他把事情告诉了吕西尔，而且尽自己所能让她放心。然后他派阿希尔进城去找医生。多亏了他，只一会儿功夫，一切便又恢复了正常。不幸的弗朗热，被人极细心地脱掉衣服，平放在床上，他此时已经恢复了知觉。吕西尔呆在他的床前，阿波利纳在擦着眼泪。很不起眼的书记员跑前跑后，安慰着大家，无意中表现出使人惊讶的主动性，以致于在他准备夹板时，城堡主人抓住了他的手。

“谢谢……谢谢……多亏了您。我永远不会忘记……”

“嘘！……请您不要动。”

“我是怎么搞的？”

“最简单不过了。您身体太重，两根横杆断了……啊！医生来啦。”

他和吕西尔走开，他们站在走廊里听到了诊断的最后结果。

“您相信吗，您？您认为这是一次事故？”年轻姑娘问道。

“不，咳。梯子的横杆被锯过。”

“我的天呀！这种令人厌恶的事何时才能结束呀。”

“很快，我向您保证。”

“也许我们应该报告警署！”

“千万不要。首先，它不具有足够的迹象，另外，这是十分狡猾的对手干的，警署的调查不会对他们构成多大影响。不，只有加倍地提防。就我来说，我不能无动于衷了，您是猜对了。”

房门打开了，医生在叫他们。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我把弗朗热先生带走。”他说，“他的情况让我担心。他的腿折了，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帮他接好。可是他心脏不大好。这次打击肯定是很猛的。在他这个年纪，不应该再像年轻人那样行事。阿希尔，来帮帮我。我们把他送到翁弗勒尔诊所去，观察他几天。我认为，他会完全康复的。但是必须要谨慎、细心。”

图书室书记员去向弗朗热先生告别，十分友好地祝他早日康复，然后十分礼貌地退了出来。但是，他没有朝图书室走去，而是又来到了西部塔楼。他没费什么劲就把梯子倒了过来，被破坏的部分现在已经在下面了。他抓住他头上的牢固横杆，做了一个快速的屈体向上，然后以一种熟练灵巧的体操

动作，登上了楼顶平台。

城堡主人确实没说谎：景色非常壮观。可是拉乌尔到这儿来并不是来旅游的。在朝被夏季骄阳染得金黄的田野、花园、墓地和被拆除的旧城堡主塔（他曾从那里第一次观察了欧奈维尔的城堡。）迅速投去一瞥之后，在真切地看到在主要院子里，阿希尔在他妻子和吕西尔的帮助下把伤员放进汽车，并在他背后细心地垫上坐垫后，他才开始对平台仔细研究起来。小瓦莱里的话语始终在他的耳边响着：“他在屋顶上爬着走。”哪个屋顶？这里？在这里没有必要爬着走。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散步。况且，这里也不可能走动，因为石板的坡度非常陡。那么小女孩的提示又有什么价值呢？

拉乌尔双肘靠在围着平台的护栏上，以一种深沉的眼神盯着载走伤员的汽车。确实，总结是很容易做的。雅克·弗朗热和他的妻子，被杀害了。于贝尔·弗朗热，住进了医院，很危险，可能他也会死去。吕西尔，已经逃过了一次“事故”，但始终处于可怕的威胁之下。于是呢？……于是就剩下了弗朗热弟兄们的第三个人：阿尔方斯。吕西尔曾附带地提到过这位叔叔，他就要成为欧奈维尔城堡的继承人啦！奇怪！这个方面有什么迹象吗？……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些暗杀和城堡前两位主人的悲惨死亡之间总有什么关系吧？……这和雅科布、圣让和达尔塔尼昂总有些关系吧？……那么血呢？难道是所有牺牲者的吗？

就在此时，拉乌尔又一次观察了屋顶，以便确信只有鸟儿才能在上面走动。他抓到了一个细节并马上给予了高度的注意：在众多的风标中，有一个不转动。而其他的则全都指向东北方向，它们种类繁多，有皇家小军旗型、银鲛型或者简单的金属箭头，只有一支一动不动地指向南方，这支风标显得格外粗大，是一个人型的侧影，军人的样子，在舞着剑……

拉乌尔突然一下子明白了。不，这绝不是随便某个军人。这是一名剑客！“哈！看吧，你眼睛突然发花了，罗平兄弟。”他严厉地自责着，“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也只能在流云中看到剑客了！”然而！……风标已经生锈，已经被坏天气和烟雾腐蚀得太厉害了，它肯定在这里竖立很久了。褶边很呆板的短斗篷迎着风像一张帆，剑直指向天际，靴子……是的，这是一名剑客。拉乌尔烦躁发怒是因为这些迹象，以嘲讽人的形式在他的脚下播撒，就像是珀蒂·普塞的面包屑，任何地方都不会送的。德·达尔塔尼昂靠剑锋赢得了光荣和财富。那么好啦，他就在这里，德·达尔塔尼昂，那他的剑锋指着什么呢？田野？天空？虚无？……此外，这个德·达尔塔尼昂也呆在艺术品长廊里。呸！去他的！没有必要为此伤脑筋。七巧板的拼板游戏需要校正的时候来到了。使这位非同常人的具有力量的人，是他从来不会被困难吓晕头。他很清楚，另一个人认准了只有演绎法才能打开反向外形墙缺口的时刻。但是，如果道路不是显得太堵塞的话，他马上会改变方向，并寻找另一条通道。然而，眼下，出路在于呼唤出阿尔方斯·弗朗热。

拉乌尔不急不忙地走下来，马上开始寻找吕西尔。他在图书室里找到了她。她一看到他进来，便匆匆地擦眼泪。

“好难过呀。”他说，“趁我转过身去的这会儿功夫，就大哭了起来！就好像我不能保护您似的！”

“我好害怕。”她低声说着，“他们会伤害您的，对您也一样。”“那么您是在为我伤心难过了，亲爱的吕西尔！如果我向您讲述我的生活，您肯定会看出我毫无痛苦地闯过了很多很多的危险……”

他颇受感动，他以十分纯真的动作，用手搂住了年轻姑娘的肩。

“什么也不用害怕，吕西尔。我就是生活在火中的蝶螈。火是我的生活场所。”

她微笑了，眼里还噙着泪水。

“您很像他。”她说。

“像谁？”

“像他！”

她指了指装有剪报的信封。

“但愿如此。”拉乌尔开着玩笑说，“但是我远远比不上他。不过我很清楚他要干些什么，如果他在这里的话。”

“干什么呢？”

“他将无休止地向您提问题。比如，他会向您问各种各样关于您叔叔阿尔方斯的情况。”

语调是活泼诙谐的，声音是如此年轻，就像没有任何柔情的玩笑，具有一种极强的缓解的能力。吕西尔，忘记了自己的忧虑，高兴地辩驳着。

“我会跟他说：‘问我吧，罗平先生。对您，我绝不会隐瞒任何东西。’”

“好，那么开始吧！首先，人们为什么从来见不到他呢，这位叔叔。一般来说，他还应该关心您和他的兄弟吧，总还会来看望一下您们或者请您们去他那里做客吧。”

“我的监护人不大喜欢他。需要承认的是，他确实不讨人喜欢，不讨任何人喜欢。另外，他独自一人生活，像个野人。”

她叹了一口气。

“可是我的父母亲却与他很融洽，尤其是我父亲。”

“他住在什么地方？”

“离这儿不太远。就在圣阿德莱斯的上部。当我们去‘大卵石’的简陋小屋时，我们在他们门前走过，……我不记得我是否曾经向您解释过……‘大卵石’是我父亲结婚前买下的地产的一部分。在悬崖脚下，您知道有一栋房子……”

她迟疑了一下。拉乌尔马上低声催促道：

“往下说，快点！……我知道。”

“在悬崖后面不远的地方，在高空，有一块实实在在的地方……是我父亲为了挣口饭吃而置下的农场，它被整修成一处很舒适的临时住宿处，……当我父母亲搬来欧奈维尔城堡住时，我父亲把这块地产给了他兄弟阿尔方斯，不过他仍保留着‘大卵石’。”

“真够大方的！”

“我父亲真的很好。”

“他干些什么呢，这位先生？”

“我想没有什么大事。他埋头写作，而且在他年轻时，他曾经发表了几本诗集和他极欣赏的埃雷迪亚风格的东西。随后，他就开始致力于一组浪漫史诗的创作。但是渐渐地，他便失望了。”

“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在这段时间里，他看到他的两个兄弟发达了。这块地方有名字吗？”

“有。叫圣让园圃。”

无意地在提问的拉乌尔吃了一惊。

“ 圣让园圃！ ”

“ 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 吕西尔问道。

“ 没有……绝对没有。 ”

不过，需要马上采取行动的念头使他血管里的血液加快了流动。

“ 是他命名的吗？ ” 他继续问。

“ 不。我父亲买时，这个地方就叫这个名字。 ”

拉乌尔压低了声音：

“ 您的狗在哪儿？ ”

“ 在我的房间里。它正在睡觉。 ”

“ 我希望它今后不离您左右。 ”

他把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往前大跨了三步，冲到艺术品长廊的门前，然后猛地把门打开。没有一个人，可是开门声却在久久回响，就好像在教堂的穹顶之下产生的效果一样。他又沿原路走回来，尽量显出无所谓的神情。

“ 原谅我……我好像听到……这确实很滑稽。阿波利纳除了隔门偷听别人的谈话之外，总还有其他事情好干吧。 ”

“ ！我可以为她担保，也可以为她丈夫担保，他们对我们很忠心。更何况阿希尔还没回来呢。 ”

拉乌尔想的其实既不是阿波利纳，也不是阿希尔，而是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锯断梯子横杆的人。他先前暗中破坏了年轻姑娘的车子，在那一边，还修了一个翻板活门……难道是他，现在正呆在艺术品长廊里吗？因为艺术品长廊里肯定有一个人，拉乌尔完全可以肯定这一点。难道会是男爵？他可真会看时间。

“ 您现在回自己的房间里去，等着阿希尔回来。您再出来时，要波吕克斯陪着您。您听到了吗？……我因为还有些事情要印证，所以要在外面耽搁得久一些。我需要有个冷静的思考……对啦，我肯定需要有一把钥匙。我不想深更半夜，这很有可能，去按栅栏门的铃。 ”

“ 这很好办。我把我的那把给您，我从来都没用过。来吧，它就放在我的写字台里。 ”

他们走出了图书室。

“ 尤其， ” 拉乌尔说，“ 不要去想象上帝知道了什么。您没有危险……至少现在没有。我们在跟一个很会选择时机，又偷偷摸摸的人打交道。他十分细心地设置套索，在人们可以放心大胆通过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坚持不懈地戒备着他，我想就不会有任何危险。当我不在时，我不允许您害怕。 ”

“ 我不会害怕的。 ”

她很纯情地向他伸出双手，此时，他感到冷静就要离他而去了。

“ 快一点。 ” 他低声说，“ 把钥匙给我，我该走啦。啊！我差一点儿忘记了：我要用带斗的摩托车。随便您怎么跟阿希尔解释一下。 ”

他站在一扇朝向主要院子的巨大窗子前等她。他越是想，就越是感到敌人是处心积虑和小心翼翼地准备着，想要马上采取新的行动。同时，他也越来越感到阿尔方斯叔叔在这晦涩的悲惨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情况到底怎样呢？他不可能露面而不被马上认出来。可是，被拉乌尔称为“怪人”的人好像生活在弗朗热家族的阴影之中，并且像看不见的幽灵一样在城堡中游荡。其中定有令人惊恐的秘密。

“ 给您钥匙。 ” 吕西尔说，“ 千万要小心！ ”

她站在他的面前，天真，充满信心，满脸的成熟和满眼的稚气。

“我会很想您的。”她本能地说。

可是他却差一点儿叫了出来：

“住嘴！你看不出你在折磨我吧，我都快要崩溃了。”

他拿起钥匙就跑开了。只是到了摩托车上他才发起火来，当然这不是愤怒之火，而是受煎熬之火。有一阵子，他想绕道去审问老贝纳丹，不管他愿意与否，从他嘴里掏出欧奈维尔城堡的秘密。但是他放弃了，因为害怕耽搁了宝贵时间。但是，在勒阿弗尔地区，车子抛锚了，他只得找一家车行，请了一位修理工。后者不负责任地胡乱摆弄着马达，满脸固执的样子，在重复着：“是火花塞。肯定是火花塞。”当带斗的摩托车又能启动时，天色已经开始暗了。再要他多等一分钟的话，说不定修理工会被他掐死的。

拉乌尔上了圣阿德莱斯路，根本就不考虑拖斗，把车开上了悬崖上面的小路搭接石上，然后朝着“大卵石”冲下去。圣让园圃应该就在右边。他把车扔在了矮树林的后面，马上辨认方向。圣让园圃就在眼前，一堵墙环绕着它，这是一堵几乎被爬壁植物覆盖得严严实实的老墙，连小孩子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爬上去。拉乌尔翻过墙去，看见了房子。吕西尔说是一个古老的农场。他预想会看到一个古老的房子，结果使他吃惊的是发现了一幢比较现代派的房子，而且门上爬满了紫藤萝。

窗子被门板封得严严实实。没有一线光亮透出，无论是从底层，还是从二楼。可是屋顶上却透出了一圈光。拉乌尔悄无声息地变换了一下位置，绕房子走了一圈，然后稍微站开一点儿，马上就看清楚使他困惑的光束是从玻璃顶棚上射出来的。哈！吕西尔的父亲让人建造了一个大工厂。当天气不允许他去“大卵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做一些精加工的活。现在他的兄弟在这里，正在读书或者写作。

一间食物贮藏室靠墙凸出来。爬上它的屋顶不会有什么问题。拉乌尔像个影子一样，借助一根粗藤攀援着爬上了房子的屋脊。现在他只能爬行着到玻璃顶棚那个地方去了。他万分小心地探出头去看下面，结果一下子惊呆了。

他看到，就在他的下面，他马上就能认出的一个人：男爵的用人，就是他曾经用手枪威胁过的那个用人。这个人双手插在口袋里，口里叼着烟卷，正在朝拉乌尔尚未望到的工厂的某个位置盯视着。他还得再往前爬一爬，遗憾的是，夏日夜空刚刚升起的月亮洒下了很亮的光，把影子映现得十分清晰。它很可能会把他的身影映印在工厂的地面上。借助双肘，他往前移动了几厘米。随着往前移动，下面的场景也就看得更清楚了。靠墙的地方，有很多书籍。在一张小桌子上，一本杂志仍在摊开着。可是阿尔方斯·弗热朗在哪里呢？

他很快就发现了他，可是脸却要扭歪了。因为这正是阿尔方斯，这位可怜鬼好像被捆绑在一张椅子上。而另一位正用手枪抵着他的太阳穴的人，正是加尔瑟朗男爵。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以一种梦幻的精确和一致。这一次，拉乌尔不再是趴在荒野，而是在一幢房子的屋顶上，而且他们不是在烧猎物的脚，而是比这更加糟糕，他们在数点了。拉乌尔看见男爵在摇晃手指头。即便听不到声音，也能很容易地明白他的意思：“一……二……三……！说！……快。秘密，否则我就结果了你……”

弗朗热摇晃着他那满头零乱头发的脑袋，他那两道浓眉使他酷像于贝尔。他说：“不……”“五、六、七……”他马上就要开枪了。拉乌尔从喉

咙里发出吼声：“住手！……你们不能杀害他，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如此不慌不忙地。”他爬开了一点儿。

此时灾难发生了。他倚着的玻璃条突然断了。他刚好来得及闪到一边，然后退到了屋顶的结实部位。玻璃在他的下面碎成了很多块，全都蹦落在工厂的地面上，接着又碎成了更多小块。逃走！他应该逃走，为了逃脱这些强盗的魔掌。一旦跑到平地上，咱们再来看谁胜谁负吧。两个对付一个，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打斗。但是男爵和他的同谋肯定会先输。“条件是，”拉乌尔在想，“他们别对我开枪。可是这个家伙的笨手笨脚，实在让人提心吊胆。”

他已经跳到了附属小屋的房顶上。可是，尽管他对自己满有信心，并相信自己的善于应变的特殊才能，他还是抱怨自己连想要武装一下自己都没想就跑来参加战斗了。城堡主人放在床头柜里的那支大手枪至少总可以派上用场吧！就在他落到地上时，他听到了吼声：“走这一边……走这一边……”他弯着腰，朝墙边跑过去。

一声枪响。“好家伙！”他骂道。他稍微恢复了一下，越过墙。但这一次，他听到了枪弹击碎石块的声音，就在距他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原野展现在眼前，荒凉、平坦得像手面一样，满月洒下的光如此浓烈，至使拉乌尔可以在脚下就看到自己的影子，就好像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般。他赶紧朝悬崖跑去，身后又有两声枪响在为他欢呼。他一边奋力跑着，一边在想：“还从来没有危险能够找上我的。可是如果我坚持跑下去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射中我。还有……还有……是的，还有一个解决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他朝大海的方向跑去。他们，就会相信已经把他逼上了绝路，也就不会再開枪了。他马上找到了通向“大卵石”的小路。在他的头顶，追捕者们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费力地追着。石头在滚落。拉乌尔突然出现在海滩上，然后不慌不忙地朝房子跑去。

“投降吧。”男爵喊着，“你跑不掉啦。”

拉乌尔在打开门之后，转过身来，举起了双手。他们两个人赶到了，粗声喘着气，但是手里握着的枪却始终瞄准着他。

“好啦。”拉乌尔说，“你们赢啦。”

他好像一个极想谈话的人，朝屋里退去。其他两个人也跟了进去。月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射进来，可是用人还是点亮了他的手电。

“很好！”男爵说，“没有人会到这里来打搅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要谈……请坐吧。”

“我什么也没干。你们先说吧。”

“够啦，罗平。你要知趣……坐这张椅子吧。”

“！只有你们才会对我这么礼貌。那么好吧。”

拉乌尔坐下，懒洋洋地翘起了二郎腿。男爵坐了另一张椅子。

“该我来提问了。”他恶狠狠地说。

“不。”

“为什么？”

“不。只要您的小狱吏不把他的盒子炮收起来，我就不说话。”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这已经很清楚了。”

这是又一次，男爵接受了他对手的巨大影响，他做了一个手势。用人收起了他的手枪。

“想起来啦，”拉乌尔继续说，“你的那位奇丑的人不是在过节吧？……你把他留在家……至少不会在塞纳河底吧？”

他从男爵的恼怒程度，看出自己说得很对。他很有礼貌地用手掩着口打了一个哈欠。

“你渴吗？……吃过晚饭后这么奔跑，我，我可是累坏了。”

“等一会儿，”男爵冷笑着说，“你就不会再想喝啦。”

“可能吧！可是现在，一杯香槟酒总还是受欢迎的。厨房里有几瓶，可能不太冷，但总是聊胜于无吧……”

他转而对用人说：

“戴上你的白手套，去取一瓶来。我是这么想喝酒。”

“既然这是你的最后愿望。”男爵阴笑着决定道，“去取香槟酒！”

用人撩起遮住厨房入口的幕帘。

“是这儿吗？”

“正是。”拉乌尔说，“过去就向左。瓶子都排放在桌子上。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已经来过这里。”

而为了吸引男爵的注意力，他漫不经心地继续说着。

“我本打算把老贝纳丹带到这里来的。可是您想……”

“嗯，是的。”男爵接着话茬说。

一阵突然而至的响声打断了他的话。用人刚刚被翻板活门吞了下去，男爵跳了起来。

“哼！……你搞的什么鬼？”

他撩起幕帘，惊恐万状地发觉里面是空荡荡的。拉乌尔没有给他恢复过来的时间，他猛冲过去，挥舞着双拳，男爵也急匆匆地站上了翻板活门。他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消失了。

拉乌尔用手绢擦着手。

“咳！在这里这么干真累人。我确实有必要喝上它一小口。”

他在地窖里转悠着，顺手捡起用人丢下的手电筒，走进了厨房。在那里，他尽管精神十分紧张，仍禁不住放声笑了起来。不！这真难以置信！尽管他不知道，却被他言中了。香槟酒确实有，但不是排放在桌子上的，而是躺倒放在地上的。一共有六瓶。哈！男爵，这一次你该效仿我啦。使人意志消沉的逸乐是属于我的！沙达那帕鲁斯式的穷奢极侈是属于我的啦……为健康干杯，先生们！从没喝过这么香醇的酒……

但是他马上就停止了玩笑。这些瓶子？……他想到了纪念日的盛餐，饱含着爱意的精心准备。从前，由雅克·弗朗热……他从香槟酒中尝到了一股血腥味。他悄悄地朝幕帘走去，用心地听着。他们在他的脚下骚动着。他朝地板俯下身去，大声说道：

“别白费力气啦，朋友。没有人会来救你们……可是我，我却可以。……你们听到了没有，男爵？……这里只有一个人可以提问。那就是我……那么，回答吧……你那么客气地在问阿尔方斯·弗朗热什么呀？……好啦，你自己决定……我可是瞌睡了。我是不会在这里呆一整夜的……不？……记住，我并不需要你。我要回园圃去了，去解救这位可爱的人去啦。他会很愿意地告诉我的……怎么样？还不说？……很好，随你的便吧。咱们还是谈谈信吧……你知道的，那封漂亮的英格兰来信。就是上面贴着维多利亚女王邮票的那封信。我们之间说吧，对集邮者来说，这可真的是一件珍品呀……如果你把它

交给我，我就为你打开陷阱。”

两声沉闷的枪声震动着地面，两个小洞在翻板活门的木板上显现出来。

“很好。”拉乌尔说，“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总是有点太紧张……很遗憾！……不过，我还是愿意提醒您，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们并不孤独，在地窖里……有陪伴你们的……两具尸骨。尝试着摸摸你们的周围，你们不会找不到他们的……这些死者，男爵，相信我……你是没有兴趣去弄醒他们的。”

一阵死一般的沉寂。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拉乌尔继续说，“雅克·弗朗热和他的妻子……加尔瑟朗男爵和他的同伴……慢慢地死亡的。”

下面某个地方突然爆发出一阵被吓坏了的喊叫声。接着，男爵的因为受惊吓而变得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下面升了上来。

“不是我。”他大喊着，“这不是我干的……打开……快打开……”

“那是谁干的？”拉乌尔问道。

“我不知道。我发誓。”

“你难道一点也不知道？”

再也没有声音回答他，他也不再坚持问下去。有一夜时间好教男爵去思考的。他走了出来，仔细地把房门关好。卵石在月光下发着亮光，一直延展到海浪拍击的岸边，很远。拉乌尔感到很累。可是他不能休息，甚至连坐下来看一下布满星斗的夜空都没有时间。“老头子呆在维克图瓦尔家。”他想，“男爵在地窖里……阿尔方斯被绑在椅子上……囚犯真多呀！……我必须尽快打开中央监狱！”他小心地停了一会儿，喘口气，便登上了小路，同时继续着他的思路。毫无疑问，当在声明自己不知道谁是杀害弗朗热夫妇的凶手时，男爵并没有说谎，他摔下翻板活门，就证实了他对陷阱是一无所知的。无疑，他在暗杀吕西尔的行动中，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同谋，即便在对姑娘的监护人的刺杀行动中，也仅仅是这一角色。有另外一个人在行动，在暗地里，细心地制订他的罪恶行动计划，并残忍地将它付诸实施，却又隐匿姓名，就像这黑夜一样。

拉乌尔战栗了。他厌恶盲目地蛮干，如此勇敢、如此强大、又如此有办法的他，害怕所有的背信弃义、害怕一切蒙着假象的东西。他悄然无声地走着，双手像大城市里的流氓们那样地举着。他走到了悬崖上。好啦！再努一把力，阿尔方斯·弗朗热就要说话了，因为他肯定知道某些事情，否则男爵绝不会攻击他的。

见不到一个人，也听不到有手枪的响声。在这宁静的草场上，唯有蟋蟀的歌声在回响。这一次，没有必要再去翻墙和在单坡屋顶上爬行了。所有的门都大敞着，因为强盗们离去得匆匆忙忙。拉乌尔扫了装饰了很多油画的前厅一眼，看到在大厅的尽头有一条螺旋式楼梯。他三步并做两步地爬了上去，但是却在上面的楼梯口处呆住了。

阿尔方斯·弗朗热在那里，但是已经死了。他仍然被捆着，头部被子弹穿了一个洞。

七 屠 杀

凶残的人出击了。也许他现在还在这幢房子里，因为阿尔方斯·弗朗热的尸体还有余温。拉乌尔绕过尸体，尽管他十分小心，还是把碎玻璃踩得吱嘎作响。他躲到一个死角，无论是从外面还是从楼梯口都无法看到他。快！要在现场马上想出对策，然后采取大胆果敢的行动，否则新的罪行又会出现。可是拉乌尔无法把眼睛从被捆绑的尸体上移开。他沮丧、气愤，又忍无可忍。在与男爵斗争的全过程中，他没有想到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能够也在争斗的现场。而当他自认为已经控制了局面时，他却无可挽回地被一个比他更灵巧、更快捷的，能够利用极小机会大出杀手的凶残人打倒、嘲讽、镇住。

拉乌尔犹豫了，他由于惊恐而变得轻率，突然采取鲁莽行动，他会怒不可遏地感到自己的能力变得十分低下的。他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他在试着分析形势。他怀疑阿尔方斯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无疑是一个消失了的无辜者。那么这种杀害的目的何在呢？……显然，弗朗热家族是拥有者，有可能连他们自己也还不知道这个秘密。正是为了揭示这一秘密，男爵才首先把欧奈维尔伯爵的手稿抢到手，而这份手稿没有能够使他获得什么东西，他才又绑架了老人。随后，他又十分狡猾地获取了英格兰的来信，可是它又不是那么明确，所以他才决定攻击阿尔方斯，可能是因为圣让园圃……所有这些都显得比较清楚。不明确的和若明若暗的、吃不准的，而且还有许多漏洞和矛盾的，是另一个人的可怕的行动。“大卵石”的凶杀与对吕西尔和她的刚刚成为牺牲品的监护人的凶杀一样，也是很早就设置了的陷阱，也许早在几个星期之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阴险举动呢？特别是，这一罪恶的企图是什么？难道也是为了揭示秘密？那么他打算采用什么手段来达到目的呢？他知道有手稿、信和通过折磨才从贝纳丹口里榨出来的口诀吗？……他了解的东西是否比男爵掌握的实情还要多呢？……如果他尚未抓住秘密，难道是因为他依照令人迷惑的资料，在进行一项他力所不能及的综合、概括的工作吗？

“我，我一定要找到。”拉乌尔重复地自言自语道，“肯定的！我早就应该找到了。我也许对某种细节尚不清楚……我没有对自己已经掌握的资料进行足够的研究。”他把眼前这血腥的一幕抛到了脑后，马上又想了一遍老贝纳丹和弗雷内索公证员的话……公证员是怎么说的来着？“为什么在逃的路易·菲力普王突然决定返回欧奈维尔城堡呢，而且是冒着死亡的危险呀？”这也是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国王的折回肯定有他急迫的原因。他采取的这一行动，有忠心不二的管家、贝纳丹的父亲埃瓦里斯特·沃特莱尔作证。欧奈维尔伯爵家族消亡了，可是沃特莱尔家族却始终存在着……从劫持老人来看……男爵的举措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可是另一个人为什么要攻击弗朗热家族呢？……这是又一个黑点。

拉乌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像清醒了许多。搜一下尸体？那又有什么用处：如果这个倒霉鬼真的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话，敌人早就把它掠走啦。但是拉乌尔还握有两张王牌，现在该是打它们的时候了。首先，是男爵……当他在洞中闷了一阵子并且后来知道阿尔方斯·弗朗热已经死了时，他会多少变得可以理喻的。无论如何，拉乌尔会从他的手中夺回英格兰的来信的。然后，剩下的，是他去听老头儿的忏悔……

拉乌尔从楼梯上走下来。他又一次深深地吸了口气，感到生命重又托起

了他，就像一只被涨潮的大海慢慢托起的船只一样。在离开房子之前，他又习惯地朝签有雅克·弗朗热大名的画布投去很内行的一瞥。

“毫无希望！”他喃喃道，“可怜的吕西尔！你父亲只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画家。”

在要离开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走进了厨房。他拿走了仅有的一只大圆面包和一钵猪肉糜。

“肯定很诱人，如果让他们上桌子吃饭的话。”

他笑了，因为在前厅，有一张很好的镜子反射出他的面孔，他多少有点气宇轩昂的样子。现在绝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从长远看，他应该训练自己在死亡面前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他又走上了通往大卵石的路。他机械地掰下一小块乡间面包，开始一面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一面匆匆地赶路。这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面：这位办公室的小职员，身穿黑色的阿尔帕卡织物，正在月光下大吃大嚼着，同时还把一钵猪肉糜十分珍惜地抱在怀中，他朝和他同步前进的、自己的顾长的影子说着话。

“你好，唐·吉诃德！十分高兴见到你，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你很少露面……允许我喂你一点东西吗？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消瘦过！这是他们要你这样的，嗯？……啊！每天都要做孤儿的保护神并不奇怪。一会儿打向东，一会儿打向西！……但是请相信，尽管魔鬼会用它最可恨的帮凶走狗来咒骂你，但你仍然是你自己。过来，魔鬼，我把你们全都撕碎！糟糕！这猪肉糜好像很不错。……尝尝看。要有时间生活，妈的！……人们还在等我们呢，走吧……不？你总是这么匆忙？……我也一样，你想想……注意！你很可能首先进去……这是你的路！”

拉乌尔从狭窄的小路急速冲下去，在房子前面停下来。只有远处的海水的喧闹声在搅动着这宁静。拉乌尔走进了房子。

“晚上好，孩子们！……我带来了宵夜，一点小吃，我只能对你们这么说……！……你们开口说话呀，……你们在赌气？”

他手忙脚乱地摸索着，在找手电筒，同时又抓到了食物。他总算点亮了手电筒，然后撩起帘子，咕哝着。翻板活门半开着，楼梯的一头伸出了地板。走啦！……飞啦！……是谁解救的呢？是那另一个人吗？……这另一个人应该是一直守候在这里的，他是在他离开后马上冲进这座房子里来的。他把面包和肉糜放到桌子上，走过去照地窖下面。

蓦然而至的惊吓使他站立不稳。他们两个人都还在下面，紧紧地靠在梯子上，头还保持着向上望的样子……上面糊满了血……只是由于受到莫名的惊吓，目光僵住了。他们肯定是被击毙了。

拉乌尔不由自主地想象起这最后一幕……梯子使翻板活门摇晃起来……男爵第一个冲了过来……而一只握着枪的手突然出现了，……射击……汨汨的血流声……然后是死一般的静寂。

拉乌尔再也无力动弹了。他想到，男爵和他的下人们不是恶魔的同谋，他并没有弄错。男爵是独自在进行这场游戏，他失去了……另一个人，在处理了阿尔方斯·弗朗热之后，又到这地窖来继续他的死亡行动。他需要下去，为了从死者口袋里取走英格兰信件。那么现在呢？……

男爵被消灭了，剩下的两个敌手可以面对面了。拉乌尔发现一个抓不到的影子，它随处都在又都不在，它有时悄悄地进攻，以一种绝妙的灵巧；有时凶残地攻击，以一种眼镜蛇般的迅猛。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拉乌尔

的脑海里：贝纳丹！……因为这另一个人无所不知。因为他好像把对手的思想完全吃透了一样，总是先一步采取行动。也许他已经知道老头儿被解救了？也许就在此时？……啊，不！那将太可怕了……他多么抱怨这无所作为的两天，在吕西尔的温情陪伴下，在城堡中度过这两天；他多么应该……

拉乌尔站起身来，紧握着双拳，样子十分可怕。猛冲！要猛冲，要马上抓住这个人。趁现在还来得及，马上组织防卫。他在屋外大声叫着。失败产生采取大举措的人，任什么事也不能使他停顿下来。他一直跑到悬崖顶，很快就找到了带斗的摩托车。他把马达开到最大限速，结果车子在原地跳了起来。不，他不能再落后了。另一个人还不具备这超自然的办法。如果他也许在用汽车呢？那么，现在就是一次速度的考验了，而这一次的竞赛，拉乌尔肯定是要赢的。

车子已经开到了极限速度，摇晃的拖斗冲撞着拉乌尔。好在道路被月光照得通亮，因为摩托车没有车灯。拉乌尔凭判断驾着车，紧咬着牙，迎面吹来的风扫干了他额头上的汗。有好几次，他因为冲上了草地而差一点被摔倒。他顽强地加大油门，又冲入黑暗之中。当他看到远处的维克图瓦尔的小白房子时，他还没碰到过一个人，也没有谁超过他。他确实是一个人，并且肯定是第一个到达的。

他踩刹车如此之猛，致使车子失去控制，原地打了横。没关系。他有点蹒跚地朝栅栏门走过去。他这样慌乱真是有点太傻了。难道以往他也这么惊慌失措吗？但这绝不是惊慌，而仅仅是谨慎，也许是谨慎造成的。确实，直到此时，他都是蹑手蹑脚地行进的。

因此，他决定在推开栅栏门时，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他轻轻敲了三下门。维克图瓦尔睡得很轻，她会在第一下之后就出现在窗子后面，然后把钥匙丢给他。

“维克图瓦尔！”他压低声音喊道，“维克图瓦尔！是我。”

突然，惊恐令他嗓子发紧。

“维克图瓦尔！”

他强压着声音急切地喊着。他准备破门而入了。他使劲地摇着门把手。此时门把手转动了，房门打开了，它并没有锁住。

“见鬼！”

他打开手电，小心地爬上楼梯。维克图瓦尔平躺在床上，嘴里塞了东西，全身被捆着，眼睛上贴了宽宽的条子。拉乌尔甚至都没花时间先解救她。他冲进隔壁房间。布律诺也在，只是被捆住了。一条手绢堵住了他的嘴。

“糟糕！真糟糕！”

拉乌尔踏空了一级台阶，差一点滚下楼梯去，他赶紧抓住扶手，一只膝盖跪在了地上。他歪斜着站起来，朝贝纳丹的房间跑过去，插销已经被弄掉了。他一脚把房门踢开。老头儿已经失踪了。

拉乌尔沮丧地躺倒在床上，双手抓着头。这一回，另一个人肯定会掌握到所有的秘密了。他抓到了信件和贝纳丹！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因为它，多少人成了牺牲品呀！……拉乌尔很难受。拉乌尔已经输光了。他得马上回到维克图瓦尔的身边去。他弄断绑带，掏出塞在她嘴里的东西。他把头俯在了她肩上。

“维克图瓦尔！……我的好维克图瓦尔！……”

他一动不动地呆了很长一会儿功夫，好像他要在这接触中汲取新的力

量。她默不作声，甚至都没想过要抱怨，她一只手臂搂着她养大的、却又给她带来了那么多动荡和不幸的人的脖子。终于，他抬起头来了。

“告诉我……”

“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正在厨房里。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我还以为是布律诺，所以就没有转过身去看一眼。然后，别人就往我头上摔过什么东西来，我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人就变得脆弱了。我当时真的好害怕……我马上就失去知觉了。我呆在这里，像一个包袱一样地被捆绑着。”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嗯，就在中饭前不久。我去做荷包蛋，因为布律诺很喜欢……像你一样。他当时正在花园里，在摘香葱……那么他怎么样啦？”

“他在隔壁，被绑成了香肠状。他该觉得时间太久了……在这儿等着我，我的好维克图瓦尔，我把他给你带来。”

拉乌尔去割断倒霉的布律诺身上的绳子，然后让他可以说话。

“啊！是您呀，老板……老头儿呢？他怎么样啦？”

“被劫持了。”

“这都是我的错，我应该高度警惕的。可是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而且我知道您就在这周围……我在花园里。我头上挨了一家伙……”

“贝纳丹没有开口说话吗？”

“他呀！比个哑巴还厉害。甚至连一句问好的话都没有。”

“现在，他就要说话了。应该让劫持他的人完全相信这一点，不然就会杀死他，就像……”

拉乌尔停住话头。没有必要让布律诺知道这么多。他已经被搅得够呛了。

“老板！我很不安。啊！我真后悔，我真的好后悔呀。”

“不，我的小家伙。这绝不是你的错，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的恶魔的话。甚至可以说你很幸运。他本来可以杀掉你们的，你们也不例外的。我甚至在想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去做。”

他紧紧地抓住布律诺的手臂。

“你看，是这一点让我害怕。他有一个我弄不明白的逻辑。我战胜了他们的懦弱，使他们像我一样地去思考，而我只不过比他们思考得更快一点而已。可是他……他让我很狼狈。”

“那么维克图瓦尔呢？”

“你放心吧，她没事儿。主要是惊吓，其实受的苦并不多。这个恶魔知道掌握分寸，只要他愿意……去看看她吧。”

他们三个人都呆在维克图瓦尔的房间里。老妇人又恢复了她的平常状态。

“现在你休息一下。”她对拉乌尔说，“你还从来没有这么干过吧？……你难道还不够富吗？”

“我不是为了钱。”拉乌尔阴沉着脸回答说，“既不是为了荣誉，也不是为了什么。我要自卫。好啦！维克图瓦尔，你呆在这里。我保证让你安逸……你呢，布律诺，你回巴黎去。如果我再需要你，我会招你来的。”

“这是真的吗，老板？……您这不是撵我走吗？……可是我还能给您帮忙呀……如果他不是从背后袭击我的话……”

他若有所思地摸着脑袋。

“我想我甚至都没听到他走上来的响声。”

“您要咖啡吗？”维克图瓦尔在问。

“要，谢谢，我的好妈妈。就我的身体来说，我确实很需要一点提神的东西！”

八 圣让接替了雅科布

一小时过后，在把带斗摩托车推进车库放好之后，拉乌尔走进了城堡。不过，他没有直接回自己的房间，而是直接去了于贝尔·弗朗热的房间。手枪还放在老地方，在床头柜的小抽屉里。他检查了一下弹道，然后把它放到了口袋里。后来他还在房里兜了一个圈子。

就这样，不幸的贝纳丹落入绑架者的手里已经十二小时了。拉乌尔不敢想象他将要遭受的虐待。可怜又可敬的老人呀！人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另一个人在得到他所需要的情况之后，肯定会让他消失的。而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打赌，已经在另一个人的掌握之中了。可是，欧奈维尔的秘密，一定是涉及到了城堡中的某些事情。那么，就在这围墙之内，大戏的最后一幕即将上演了。是的，某些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那么会是什么事呢？……

拉乌尔精疲力竭。但他还是去了艺术品长廊，并在雅科布和圣让的画像前思索了一阵子。可是，曾经点燃了他思想的光，在他又看到这些画像之后熄灭了。他下意识地再次用手掌扣了扣墙。随后，他躲进了图书室，坐在城堡主人的扶手椅中抽香烟，尽量集中精力反复思索着：“圣让接替了雅科布……达尔塔尼昂用剑尖赢得了荣誉和财富……”然后，还有血……贝纳丹提到过血……不！世上最伟大的神灵也无法从这些话中找出紧密相联的含意。他睡着了，由于睡得不好，他的四肢变得很僵硬。他不时地睁开眼睛，同时不停地在心里默念着：“我应该找出……我必须找出……”不过他的头马上就又垂了下去。

是吕西尔摇醒了他。

“嗯？怎么啦？……！吕西尔。”

他本能地控制住自己，站起身来，对在没有防备时被别人看到不修边幅而感到不好意思。

“现在几点啦？”

“八点。”

“您很应该把我叫醒。我本来只想稍微休息一下的……结果却睡着了。我回来得很晚。我做了不少的事。”

“您是不愿意说给我听的！……”

“噢，现在还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在摸索，我在对某些事进行印证。……如果您允许的话，我马上去洗漱一下，然后去饭厅与您会面。”

他匆匆离开姑娘，然后，在几分钟之后，他便痛痛快快地把头扎进了水中。淋浴很有益于他的身心，可是在城堡，在这种形势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战斗就是战斗，”他想，“尽管它很让人厌烦。要紧的是不要显得太贪婪！”然后，他以一种艺术家的技巧，又使自己的面孔恢复了青春的光彩。

确实，拉乌尔确实太疲倦了，可是常年来，他已经养成了一种不听从自己身体提抗议的习惯。他细心地刷着自己的书记员的外套，在打褶的领部安了一个领子，一条皮领带使他显得十分博学。随着小卡塔拉的复生，演戏的欲望又重新征服了拉乌尔。是的，他不能忘记危险正在一分钟一分钟地增大，但是他拒绝以一副阴沉忧郁的面孔去面对它。他只有在高兴时，才显得强大无比。作为挑战，他从装饰他屋子的壁炉上的花束中，摘下一朵康乃馨，然后把它插在了衣服的扣眼上。随后，他又最后照了照镶嵌在家具上的镜子。

“哈，”他开着玩笑说，“我还是显得有点呆头呆脑！算啦，小东西，去上课吧！去嘟哝着告诉她，她的眼睛已经在你的心中点燃了火，任什么东西也不能熄灭它。装成书呆子样，去逗她开心。尽量让她忘记死神已经在敲门……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死神开开玩笑！”

他下楼来到饭厅。阿波利纳正在伺候大家吃早餐，她显得有点生气。

“这个小丫头，”她说，“自从她祖父走后，她就变得很麻烦。”

“她又犯了什么错？”拉乌尔问道。

“她偷东西。昨天，她还拿走了一盒饼干。其实，谁也没有给她数食物的习惯。现在该接受教训了吧！……哈，我要把规矩立起来。”

“好啦，”吕西尔说，“让她去吧。她很不幸，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她应该得到极大的宽容，不是吗，卡塔拉先生？”

“我很赞同。让她这一回吧，阿波利纳太太。可是如果此事再次发生的话，那就真的要注意了。”

“事情到此结束。”吕西尔总结性地说。

当阿波利纳出去后，她叹了一口气。

“全都乱了套，迪蒙先生。好在您在这儿。否则，我真不知道我将会成什么样子……对贝纳丹的搜寻工作一无所获。大家现在都相信他发生了不测……您不认为他的失踪和……这里发生的一切有某种联系吗？”

“我一无所知。”拉乌尔撒谎道，“我所能肯定的，是我们已经接近尾声。结局会是什么样子？我并不知道。但是事态在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好。”

他摸着波吕克斯的头，它就躺在吕西尔的脚边。

“把它带在您的身边……不要以为我在掩饰。马上，我打算到图书室去工作一会儿。再也没有这么枯燥乏味的工作可以让人松弛一下思想了。”

“既然如此，我来帮您。”

拉乌尔不敢拒绝。他怎么能跟年轻姑娘说：“躲开我。您难道没看出这些内心活动无论是对您还是对我都是十分危险的吗？自从我来到这里，您总有借口陪我到处走。如果您不是那么纯洁无邪，您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而我，我比您更加罪恶深重，我让事态发展……因为您很美，因为我，我又是如此孤独，当冒险行动把我缠住之时！”

他们于是一同来到了图书室，开始整理图书。她用她那漂亮的字体登记完一本书后，就叽叽喳喳地说开了。

“您是怎么做的，”她问，“为了得到您报社的同意？……对我来说，我认为一名记者是要二十四小时都听命于他的编辑部的。”

“我怎么做的，好吧……”

正在想着雅科布和圣让的拉乌尔马上编了一套鬼话。

“我是按稿件的行数取酬的。我是一名独立记者。”

“按稿件行数计酬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我提议一篇文章，他们就按文章支付我，如果您喜欢的话。”

“这可真有意思！我真想当记者。随便什么文章都付款吗？”

“那当然。只要它能让读者产生激情。”

“当他寄送一篇文章或一封信时，他们也付他钱吗？”

“谁？”

“亚森·罗平。”

“啊，这个，可是您光想着亚森·罗平。我本人可是很嫉妒呀。”

她脸红了，俯身在登记簿上，边写边念：“诺曼底档案。”但是她马上就又抬起了头。

“为什么您不给他写信呢？……我看他很喜欢排解谜团。而这里，正好就有谜团，难道不是吗？”

拉乌尔望着满头金发、纤弱和如此美丽的她。

他摇了摇头。

“也许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呢。”

“那您该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啦？”

“我想是知道的。”

“！他千万别为我而不安呀。”吕西尔凄凄切切地低声说着，“我算不了什么，我。”

“请您闭上嘴吧！……不过，请相信我的话，欧奈维尔的秘密，我们终究会把它揭开的，就靠我们俩人……啊！注意力集中一点。在‘档案’的前面还有一个‘阿尔加纳’。请记下来。”

时间在流逝。突然，拉乌尔想起他把不幸的于贝尔·弗朗热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该轮到脸红了，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淘气似的。

“吕西尔，请您原谅。您的监护人怎么样了？……我还没向您问及他的近况呢。”

“医生让我们放心，只是简单的骨折。我应该在早饭后去诊所。”

“我陪您同去。”

是阿希尔载他们去的，伤者状态良好。一条粗大的石膏使他的腿变粗了。他看到侄女十分高兴，尤其高兴的是知道多亏了他的书记员的细心、认真，整理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

“我应该告诉您的叔叔阿尔方斯。”他对吕西尔说，“这是出于礼貌。我知道他根本就不管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我受伤的消息告诉他，他肯定会发怒的。”

拉乌尔记起，可怜的圣让园圃主人一直是单居独处的。这次罪行，没有几天时间，是不会被发现的。这样就可以让他暂时得以休息，而他所担心的事情肯定要在之前到来的。大家亲切地交谈着，在下午早些时候才分手。而且相互间都很满意。

“您现在一个人去工作吧，”吕西尔说，“既然汽车已经开出了城堡的围墙。我要去摘一束花……不过您尽管放心，我让波吕克斯陪我去花园。”

“一束花？……送给谁的？”

“给妈妈。”

这是在到了院子里之后，这一回答很令拉乌尔吃惊。可是，自从他脑子里老在想或许能解开谜底的那些不可思议的话，他就变得有点心不在焉了。

“给您的妈妈？”他重复道。

“是的。明天是她的生日。她叫让娜。”

“啊！她叫让娜。”他很有礼貌地证实着。

突然间，他抓住了姑娘的手腕。

“怎么？……您的妈妈叫让娜？……明天就是圣让娜日？”

“当然啦。”

他把吕西尔撇在原地，独自跑到配餐室，阿波利纳正在那里削土豆皮。

“您有日历吗？”

他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份了。透过小卡塔拉的外表，一个完全陌生的专横的人占据了房间，而且还十分不耐烦地跺着脚。阿波利纳用围裙角擦着手，十分紧张地咕哝着：

“在那儿……在那儿……”

“今天几号？”

“六月二十四日，好像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看了。”

拉乌尔的手指已经划过了几个月的横格。最后它停在了六月二十四日上……圣雅科布……他闭上了眼睛，等着他的心跳恢复正常。六月二十四日。圣雅科布……六月二十五日。圣让……六月二十五日接着六月二十四日。圣让接替了圣雅科布。拉乌尔拥抱了阿波利纳，后者吓了一跳。

“告诉我，您！……”

“但是您并不懂。”他大声说道，“圣让接替了雅科布。确切地说是在什么时候，嗯？……您不知道？这需要让人给您详细地解释一下，一天过渡到另一天是在哪个钟点？……这是不需要学业证明的。半夜，妈的！是在半夜，达尔塔尼昂获得荣誉和财富的。哼！我不让您说出去。神圣的达尔塔尼昂！”

“他是疯啦！”女佣低声咕哝着。

“完全疯啦！”拉乌尔大声说，“啊！这很好，这是正常的、健全的疯狂！我等了它这么久！我都快要烦死了，我勇敢的阿波利纳。您的城堡，不是太古怪的！幸亏有圣雅科布！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嗨！让我喘口气。您们真是不一般，您们这些人。故事才刚刚开始，您们就想知道它的结局了！是达尔塔尼昂让您着急！嘿，我也一样，您想想吧。他到底要做些什么，在六月二十四日，就是这个人？恰好是夏至这一天！”

他变得严肃起来，把日历还给了阿波利纳。

“不用费心，我在开玩笑。我在打赌……好啦……这只是一次小赌……，我想我会赢。”

他又回到了图书室的小书记员的外衣下，阿波利纳的怀疑也开始消退了。

“这样很不好，卡塔拉先生。如果大人知道了的话，大人会把您打发走的。”

“我再也不这样闹了。”拉乌尔答应着。

他又去找吕西尔，帮她摘采最美的鲜花。他忍受着世上所有的痛苦，在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终于，他看到了黑暗中的第一束真正的光。现在他总算抓住了线索。神秘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日期。无疑是出于这个原因，几天以来，事件悲剧性地在加快进展。某些关键的事情就要出现了。敌人最终也将露面。一阵激动过后，拉乌尔集中精力，唤起所有蕴含的力量，调动全身的能量，准备去迎战这位陌生人。他不再开口说话。他漫步在一个个花坛之间。当他们手臂里抱满了康乃馨、玫瑰、芍药之后，就静悄悄地回了城堡。吕西尔把同伴带到了客厅，在一张放着大照片的独脚小圆桌前停下来。

“妈妈。”她喊着。

拉乌尔看到的是一位其实很随和，但很诱人的年轻女人，戴着一顶饰满鲜花的大帽子。她一只手放在象牙色的椅子靠背上，嘴边挂着微笑，站着，身后的背景是绿树荫。

“她漂亮不漂亮？”吕西尔问道。

“十分漂亮！”

此时他已经忘记了吕西尔的母亲。一个问题在他的脑海里嗡嗡作响。这一事件将在何时发生？在平台上？……在艺术品长廊里？……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句子是：达尔塔尼昂获得荣誉和财富，绝不可能只有一个意思。它肯定涉及某些珍贵的东西，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而且是藏在某处。拉乌尔的这一回想使自己深感震惊。荣誉和财富！……这些字眼怎能不深深打动他的心呢？他的命运之神将再一次地为他揭示某些惊人的东西；他也将再一次地如期赴约！这无疑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约会，因为国王在欧奈维尔住过，而且还返回来过，尽管危险威胁着他，而最终他是带着遗憾离去的……

他留下吕西尔整理花束，一个人朝艺术品长廊走去。他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用一种全新的眼光认真地观察着。但是，无论是油画、还是地毯和兵器，都不能引起他一丝一毫的兴趣。圣让接替了雅科布，纯属巧合。这两幅油画说明不了什么，仅仅是偶然，才使它们对调了位置，这是毫无疑问的。坐在桌旁的剑客也纯属巧合。或许，有可能是故意留下的假线索，好让搜索者分散精力。他于是沿着另一条思路展开了思索。如果某件事真的在六月二十四日和六月二十五日相交之时发生，人们只能设想它是由钟的某些动作引发，暗室也将会在子夜时分打开。那么能够相信每年的这一天，这一个时辰，这个暗室都打开吗？神奇的暗室，就是它。不，绝不是它。可是他无法摆脱关于暗室的想象。于是，他极仔细地走遍了艺术品长廊的每一个角落。在他的冒险生涯中，他找到过这么多谜团的至关重要的谜底；现在他却为由于神秘，也许过于简单而使他陷入困境的，而又没有掌握足够资料的这个谜而大动肝火。但他绝不会放弃的。在此之前，他也曾设想所缺的资料。如果不是在先一天夜里，他如此耗费精力，疲劳如此折磨他，他就会站在艺术品长廊的中央。在那里，他会以一种超人的毅力使真相大白的，因为他是能够卜测是与否的高手。他觉得自己已经站到了揭示这一切秘密的边缘。可是，缺少几个小时的休息，他的大脑已经运转不起来了。他没有必要再去强迫它。

拉乌尔取出表来一看，吓了一跳，已经是晚饭时间了。没有办法睡觉了！相反地，他要保持清醒，以超常的警觉坚持到半夜，随时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相同情况下，拉乌尔总是借助于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痛痛快快地吃一顿，但并非十分过量。幸运的是，城堡的饭桌上总是很丰盛的。所以，当他听到铃声时，便紧跟在吕西尔的后面来到了饭厅。他又恢复了愉快的情绪，在强迫自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之后。为了驱走年轻姑娘的不安，他充分展示了自己讲故事的才能。在必要时，他很懂得把某些或神奇、或惊险、或生动的小故事讲述得绘声绘色，而他只需从他那丰富的记忆中汲取，然后不断地补充到最富刺激的交谈之中。吕西尔大睁着双眼听着，有时也在问：

“这是您遇到的吗？”

“不，不是我。”拉乌尔说，“但是一位关系十分密切的朋友。再来一点这美味的鲷？……主要是为了让我高兴！……不介意我再给您斟一杯这纯正的麝香白葡萄酒吧。”

“再给我讲一个故事。”

“那您把我当成雪赫拉扎德啦，小姑娘。好吧，我给您揭示一件事的内幕吧，它可让人费了不少的笔墨……当然，您从来没听人谈起过安贝尔太太。

要知道……”

大座钟很有节拍地一秒秒地走着。夜色开始从朝向花园的敞开的窗子溜进来。阿波利纳点亮了枝形灯。吕西尔始终那么妩媚动人。下颏衬在交叉的双手上，她忘记了吃东西，却深情地望着这位自称是记者的男人。他……她现在绝对地肯定……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因为他所叙述的所有冒险故事都表现出同一个极端的特点，那就是与众不同。而做为一名记者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常人，此类事情绝不可能在他的身上发生。那么，他就是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而不是一个很亲近的朋友。

“我想要一杯咖啡。”拉乌尔最后说，“阿波利纳，请给我一杯很浓的咖啡。”

“您为什么向我隐瞒真情呢。”吕西尔说，“因为您所说的这位朋友其实并不存在。”

假记者显得有点紧张。

“我向您保证，吕西尔……可是，算啦……我只是修改了某些细节。在我们的职业中，我们不得不采取点小动作……因为读者喜欢耸人听闻的事。”

阿波利纳端来托盘，分发杯子。

“喝点咖啡对您来说是不坏的。”拉乌尔继续说道，“不？……真遗憾！”

吕西尔等着女佣走远。当阿波利纳在视野消失之后，她突然问道：

“您到底是谁？”

“我？好啦，吕西尔！就好像您不认识我似的！……当然，我不完全像我的那些同行。偶然的会让我能以个人身份参加到一些怪异的事中。可是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可以让您吃惊的。”

吕西尔的脑袋有点轻轻摇晃。她的目光出奇地亮。糟糕！麝香白葡萄酒！她肯定喝多了一点。

“您是什么人？”

她的声音突然变了。它变得严厉而焦躁不安。拉乌尔站起来，朝年轻姑娘俯下身去。

“来吧！……您坐到扶手椅里会舒服些。”

他扶起她，带她到隔壁的客厅里去。波吕克斯陪着他们。拉乌尔帮着吕西尔坐下。

“我头很昏。”她含混不清地说着。

“没关系。一会儿就会好的。”

吕西尔蜷缩成一团。她的右手滑到了一边，好像没有了生气。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拉乌尔十分不安，打算回去取冷水瓶，可是他感到大地在慢慢地起伏着。“中毒啦！”他突然想到，“他给我们投了毒……麝香白葡萄酒……”他关上房门，熄掉饭厅里的灯，有气无力地斟满咖啡。

“阿波利纳！”

他以为已经喊出来了，其实只是打了一个嗝。他一口喝下没放糖的咖啡，意识也恢复了一些。他靠着墙壁，踉踉跄跄地走进了配餐室。阿波利纳、阿希尔和瓦莱里都睡着了，头靠在桌子上。一切都像男爵劫持老贝纳丹那天晚上那样。

“啊！无耻的坏蛋。”拉乌尔低声咕哝着，“我本应该……我本应该……我没能留心麝香白葡萄酒……”

他的思维已经乱了。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回到了餐厅。大钟指着九点整。

“还有三个小时……还有三个小时……”

他重复着这几个字。他知道，再过三个小时，就要发生某件事，可是到那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伸出手去抓咖啡壶，结果落空了。他的手指勾到了桌布上，然后慢慢下滑，一只盘子在地板上摔碎了。响声惊醒了他。如果他能把冷水壶灌满，用冷水冲一冲头……他一条腿跪在地上。他的手指开始时还能动弹，到后来就僵住了。

“不能睡！……不能睡！……”

这是一个极强有力的声音在对他吼，他试着回答：

“当然，我不会睡的！”

他的嘴唇蠕动着。他渐渐衰弱下去，然后，发觉自己已经仰面躺在了地上。他感觉很好。

他叹息着说：“感谢上帝，赐福予我。”

“一分钟。”他答应着自己，“只一分钟……然后，我就起身……”

他闭上了双眼。

九 夏至之夜

拉乌尔挣扎着，像一个囚犯、像一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人一样。他呻吟着，不时地用手指抓挠着地板。他的双腿突然一下子抖动起来，好像刚刚跑完很长的路似的。他说着不连贯的话。在某个地方，在意识不到的地方，有明显的亮光在闪动。随后，他停止了扭动。接着，他以一种陌生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喊了起来：“吕西尔！吕西尔！”渐渐地，他又开始可感知地自言自语了。有人在说话……在很远的地方，一个声音在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并不困难……然后，你就有希望了……数数！数三下，你就撩开眼皮……一……二……”

他听从了，为的是要看清楚谁在说话。一股沉重的沉寂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有什么东西在撩他的脸颊。一个迟疑的动作重复了好几次，他终于把一只手放到了脸上，他摸到了一块布。他还没有明白，仍然摸索着。它好像是一块台布……在他的上方有一张桌子。确实是一张桌子，因为现在他看到了它那粗笨的脚。那他是睡倒了？他在地上干什么呢？他难道病了？受伤了？……不。他并没有伤痛。他甚至想着要爬起来，就像一个大睡了一夜已经睡傻了的人一样。

大钟开始打点了。他下意识地数着点，但是马上就搞乱了。这是十一下还是十二下？……要弄清楚……要不惜一切代价……因为如果是十二下……那就是子夜了……有事要干的，在半夜。是什么事呢？……他把手放到眼睛上，……手重得就像戴了铁手套一样。焦躁不安一下子战胜了他。他呆在这里，没有一点用处。他在地板上打滚，而此时……

他搬动双腿。它们比死人的腿还要沉重。但是他还是成功地转成俯身向下了，而且成功地把一条腿拖到身下，再用肘部支撑起身子来。现在他已经满头大汗了。当他四肢趴在地上时，他在运气。此时，瓦莱里的话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爷爷在屋顶上走，用四肢！”老头儿在板岩屋顶上找平衡点的画面突然让他觉得滑稽可笑，以致他无法忍受，放声大笑起来。他又趴了下去，他已经笑得喘不过气来了。“老头儿……啊！哈！……像在马戏团一样……唉呀……我可受不了啦……”他不断地喘息着。他高兴得流出了眼泪。而与此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这种疯狂的大笑是毒药在起作用，眼下正是悲剧发生的时候，他应该一点一点地站起身来，走动一下，活动活动身体。此后……他的思想便又进入了一种混沌的状态。此后，他肯定会成为某件事的见证人……条件是必须赶快行动。

大钟又开始响起来了，声音十分尖厉，而且在大厅里久久回响。他数着数，以一种痛苦的执著。每一响都印进了他的脑海。十二下！这一次他没有弄错！借助于一股神奇之力，他站了起来，倚在桌子旁。咖啡壶就在他的手边。他没有浪费时间去倒咖啡，而是对着壶嘴大口地喝了起来，此时他感到脚下有点劲了。要是能打开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像个醉汉似地走近一扇窗户，把冰冷的额头抵在窗玻璃上，他感到凉爽了。这很好。这已经压下了他的心火。外面，月光轻柔地照在古怪阴影下的海滩和各种神奇形状构成的陌生世界……不。这不是神奇的形状，而是烟囱和风标的变了形的侧影而已，它们就像小孩子的图画一样，在主要院子的地面方砖上显现出来。有东西在动。

开始，拉乌尔以为自己仍在幻觉之中。它既像几何图形，又像是一种令

人厌恶的可怕的幻影，因为它被异常拉长的。但是，有东西在动……是一头牲口？影子在伸长。这是一个人，无可争议地是个人。他正在沿着屋檐走动，盯着这个影子的轮廓，它显出了黑暗与蓝天的界限。他像一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在平台上面吗？还是在院子里？他缓慢地迈着大步，好像在数着自己的步点。然后他停了下来，有好几秒钟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爷爷在屋顶上走动。”拉乌尔知道了，出于本能，他看出是老贝纳丹。这是疯狂，是不可思议和发癫。这个好人此时怎么可能会在城堡呢，既然他已经做了另一个人的俘虏了？……那边，侧影弯下腰去，同时还有一盏灯在闪着。妈的！事情就发生在院子里。有一个人，贝纳丹或是魔鬼，正在用力地挖掘着……就在风标的脚下……风标的影子下……那个剑客风标……拉乌尔把额头移了移，找一块凉的地方。他需要全部的理智和窗玻璃的凉爽来帮他集中思想，因为他开始朝猜想和假设的迷宫转向了。

当他设想有一个暗室存在时，他并没有弄错。而这间暗室，正是剑客的剑尖所指的地方，当圣让接替圣雅科布时，也就是在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夜，当月光以某种方式将错综复杂的屋顶映照在主要院子里时。“这显然站不住脚。”拉乌尔在想，“如果阴天呢……如果下雨呢……”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这亲眼看到的事实。此时他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正在撬一块铺地石板的人。

拉乌尔非常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金属在石头上挖掘的声音马上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惊奇和这一发现的刺激使他完全清醒过来。他尽管动作还不太灵活，但思想却转得很快，而且还在不断地提着问题。难道是这个贝纳丹往瓶子里灌了麻醉药？……那么为什么呢？……如果他获得了自由，不管是通过暴力还是由于狡诈，那他为什么不马上跑回城堡来呢？……也许他就是躲在城堡里的？在哪儿呢？……是否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通道呢？……

拉乌尔十分笨拙地跨过窗户。那里的那个人正在费劲地忙碌着。屋顶的阴影正在一点点地向后退去，因为月亮已经渐渐地升上中天，而此时，贝纳丹已经完全暴露在月光下了。确实是他。弯腰对着他刚掘过的路面，他的白发在他头的四周闪着光，好像是一圈白色泡沫。他抓住铺地石板，把它举起来。然后一只手撑在腰间，他望了望四周。拉乌尔贴墙站着，一动也不动。老头儿跪了下去。他是在祈祷吗？不。他把手伸到洞里去了。那里能藏些什么呢？……一个首饰盒？……太大了。一个皮包？……也不可能。有可能是一把钥匙吗？……

东西没有了。因为贝纳丹已经缩回了手而且还盯着那个地方瞧了一会儿，好像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然后，他以某种疯狂又重新搜索这个洞穴，绝望地寻找着。最后，他身子向后倒去，就像在请苍天为这灾难作证似的。月光照到了这位可敬老人的脸上，照亮了他那深陷下去的眼眶，和想叫而没有叫出声的张开的嘴巴。就像被人砍倒的大树，贝纳丹倒在了洞的旁边，再也不动了。

拉乌尔很想跑过去，可是他只能拖着像病后初愈的步子走上前去。他的脑袋还没完全恢复正常，双腿也无力地抖动着。现在该轮到他了，他跑到洞边，打开他从不离身的手电。他看到了地面，黑的、潮湿的和一条正缩进去的小虫。老人已经疯了。这块铺地石板的下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拉乌尔把手电照到老人的脸上。太可怕了！可怜的好人心脏病发作了，

惊恐和绝望仍能从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出来。拉乌尔寻找着，在他的手腕上，在他的踝骨处，看是否有绑过的痕迹。可是贝纳丹显然没有被捆绑过。那他是从哪儿出来的呢？……突然一下子，拉乌尔明白了。另一个人设法让他的俘虏跑了出来，然后尾随着他，因为他相信老头儿会把他带到暗室这个地方来的。另一个人，因此也就不会离这里太远。拉乌尔越蹲越矮，他试图透过墙脚处的浓浓黑暗，把眼前这一切看得更清楚一些。阴影渐渐在消退，月亮就要爬上城堡的最高处了。整个院子很快就会亮起来了。敌人躲在哪里呢？很显然，他是贝纳丹徒劳无功地搜寻的见证人，他正在寻找新的狡黠的办法，以获取老人想要挖掘出来的宝物……

这一想法把拉乌尔带到了新的思索之中。现在，他的大脑全速运作起来，好像在借助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毒药使它的能力增加了十倍以上，但是它又始终控制着他的身体。毫无疑问，某些东西藏在铺地石板的下面，在六月二十四日的子夜，在这月明之夜，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某个人在背诵着公式：圣让接替了雅科布。达尔塔尼昂借助于剑尖赢得了荣誉和财富。把这一幕留在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老贝纳丹是从谁那里得到的这个奇妙的句子呢？从他父亲那里，当然喽！从这个埃瓦里斯特，这个忠心耿耿的管家那里得来的。在选择这一暗室时，他应该在场。因为这件事肯定追溯到遥远的过去……直到最后一位欧奈维尔伯爵……直到路易·菲力普王在城堡的短暂停留之时。是谁带国王去特鲁维尔的？是埃瓦里斯特嘛。是他照顾着一切、留意着一切。就连把某件东西藏在院子里的铺路石板下的这一想法也是出自于他。国王，在最后一刻，认为带着这件东西出逃并不慎重。他便又回到了城堡，把它托付给欧奈维尔伯爵，因为他是光明磊落的。而伯爵，他在埃瓦里斯特的帮助下，把东西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它一定是某种很珍贵的东西，才让国王冒险推迟了出发和又回到了城堡的。

拉乌尔始终跪在那里，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石雕。但是他极深地陷入了思索之中，思考着采取行动。因为他发觉自己的推理中有某些错误，有一个漏洞！……一个极大的错误！……国王是三月二日出逃的，而伯爵等了四个月才把东西埋起来……为什么要如此等待呢？它一定有着充分的理由。伯爵期待着路易·菲力普能够很快回来，准备把收藏的东西还给他。时间一点点过去，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他就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怎么才能信赖这靠不住的月光，在这成千上万块石板中找准某一块石板呢？……伯爵绝不会一无所知，他应该清楚，十分复杂的计算将是绝对必要的，当今后人们想确定在这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剑客的影子所占据的准确的方位时。如果一阵暴风刮倒了这支风标呢？……不！绝不可能这么天真地把一件如此珍贵的东西这样藏起来。

“好吧，”拉乌尔在想，“我就是欧奈维尔伯爵。我收到了一件国王视为生命的寄存物品，我要把它藏起来，会像对待一只极平常的钱袋一样，把它藏在一块在任何坏天气时都能揭开的石板下面吗？好啦，我装做如此，仅此而已！我让我的忠诚的管家做见证人。我巧妙地设置了一条错误的轨迹，然后，在不让埃瓦里斯特知道的情况下，我又取出东西，然后把它放到别人不知晓的地方，那当然是十分隐蔽的地方了。最值得称颂的是，这种谨慎是十分有成效的。埃瓦里斯特留传给他儿子的是一条无用的公式。而后者始终虔诚地保存着它。他做为一个已经不在原地的珍宝的保护人，居然有一天会像一个恶精灵似地想要把它挖掘出来。他死得一文不值，这个老可怜！……

是的，可是伯爵想到了这一切，至少我有权这样设想，要让他的国王放心，并向他阐明自己所采取的谨慎的举动。这就是我，罗平，我不会忘记的事……好啦！……一切都清楚了。国王回复了……信！……藏在圣经里的信……维多利亚女王邮票……在伯爵死时，埃瓦里斯特继承了这封信，并把它藏在了圣经里，像对待一件圣物一样……而如此宝贵的遗赠落到了贝纳丹之手，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可是这封信，国王的这一回复，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表示感谢，那是当然喽，但是也可能……”

拉乌尔的头脑又开始发热了。他的思路把他引进了死胡同。不对！国王的信不可能清清楚楚地把谜底揭示出来，这是很显然的。也不会在伯爵的《回忆录》里露出某种迹象。最好的证明，是男爵劫持了贝纳丹，又把《回忆录》和信弄到了手，但他仍未成功。秘密是被极严格地保守着的。他输掉了。

“他输掉了。”拉乌尔在想，“可是一定要注意！国王的继承人，现在应该是我啦！”

哈！如果他能完全恢复精力，再能好好思考的话，就像他知道该怎么做那样，那该多好呀！可是毒药使他软弱无力，偏头痛开始像虎钳一样夹紧他的脑袋。但是，他还得努力，一直想下去……男爵……男爵是怎么知道会有这个秘密的呢？……这是眼下还无法解答的问题。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更加急迫的，需要马上得到解决。老人是怎样骗过看守他的人的警觉的？……拉乌尔记得自己曾经想过最后面的这个问题，而且好像还找到了答案。是另一个人非常巧妙地为他的俘虏提供了逃跑的机会……他，毫无疑问，也让他把他的信带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信肯定在这儿……这是合乎逻辑的，是必然的……只要搜一搜……好啦……这张沙沙作响的、折叠起来的东西……拉乌尔又点亮自己的手电筒。他赢了，确实是一封信。

他呻吟着站起身来，一阵眩晕使他踉踉跄跄。他朝四周投去一瞥迷蒙的目光。阴影仍在继续向后退。越在这洒满月光的院子里呆得久，也就越不安全。可是他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他了。他慢慢喘息着，已经到了随时都会晕倒的地步。他积蓄力量最后一次战胜自己，他把手电光束照到信上，认出了让集邮者们争抢的蓝色邮票，然后从信封中取出一张纸并把它展开。他看了看日期：

一八四八年七月一日

于是他知道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亲爱的欧奈维尔：

在我陷入不幸之时，您的忠诚对我来说就是希望的保证。当我们把如此具有献身精神的战友留在身后时，就说明我们完全丧失了勇气和信心！我需要对您说的是，我完全同意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它们非常巧妙和安全。所以，在使艺术品长廊赏心悦目的同时，弄臣在守护着伟大的命运之神。您看到我很理解您，而且我还能从您的机敏中挤出微笑的时间。我的感激之情是属于您的。我的情感，您很久以来就已经拥有，您也绝不会遗忘的。愿上帝保佑您，并保佑欧奈维尔完好无损。

路易·菲力普

附注：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管家为我提供的服务。

拉乌尔重又把信折起，然后放进口袋中。在使艺术品长廊赏心悦目的同时，弄臣在守护着伟大的命运之神。就是这一句，显然，是非常关键的句子。伯爵肯定向他的主人解说了为把寄存物妥善放好所做的谨慎小心的工作，因此，国王的暗示也就再确切和清楚不过了，同时也非常地诙谐，对那些知道这一秘密的人而言。不过对于所有局外人，它始终是无法解开的。弄臣？……哪里有弄臣呢？”

“在这里。”拉乌尔冷笑着说道，“弄臣就是我……”

他的双膝一弯，便倒在了老贝纳丹的身上。

他并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可是他的思想，由于过度疲劳，又进入了迷糊状态。渐渐地，一个清晰易懂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生成：“他加大了剂量……这很不正常，这么疲惫不堪！……不要再动了……做深呼吸……这样才会恢复过来……他好像突然感到老头儿的尸体在他的身下动了起来，结果吓得他叫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谁把他推到一边去了？……”

另一个人！是这另一个人！他就在这里……他能够抓获他的猎物了……他那灵巧的双手在滑动，在滑动着……但是它们寻找的不是喉部。它们不是要杀死他，只是想盗走……想要拿走信件……啊！睁开眼睛呀……要不了几秒钟……只要能够看清楚敌人！……

再一次努力，最后一次。拉乌尔仰面躺着，在他的上面，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某个地方，轻轻的脚步正在远去。虚弱在慢慢减退。肌肉重又开始听指挥了。拉乌尔在地上滚动着。眼睛紧紧盯着铺了石板的路。他发觉，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朝城堡方向走去。恶魔就要走进沉睡中的屋子了。他马上就能随心所欲地完成他的杀人勾当了。

吕西尔！拉乌尔的意志败下阵来，爱情战胜了一切。他站起身来，紧握双拳。跑步前进吗？这根本不可能，他跑不上十步的。走过去吗？这有可能。可是另一个人就有可能走到位了。还有手枪呀，城堡主人的那支大史密斯威森牌手枪。为什么另一个人一点也不激动呢，他此时已经把信件拿到了手。他藐视对手已经到了如此程度？那就等着瞧吧！

拉乌尔拿出武器，举起手来。他的手抖动得很厉害。他在面前把左手肘部弯起来，然后把手枪枪筒靠在上面，长时间地瞄着走进黑暗中的影子。这一枪发出很大的响声，拉乌尔向后退了两步。对面，黑影晃动了一下，然后继续朝前走了几步，接着双膝跪地，再次站起来后便消失在墙根的阴影里。

拉乌尔开始赶过去，但是十分缓慢。他的脑子里还回响着手枪的爆炸声。他觉得地面很软，很不牢固。他不太肯定能够走到城堡，但是长时间以来，胜利的喜悦就像在他体内流动的有益于健康的流质，在他缓慢的行进中支撑着他。他来到黑影跪过的地方。手电的光束照到了血滴。血滴一直延续到很远，它清晰地标出了这个蠢家伙走过的路。现在，只需沿着这条红色的路走就行了。拉乌尔爬上台阶，为了防止不测，他插好销子，抽下门上的钥匙，锁住出口。在前厅的中央，有一小洼血……然后，朝厨房方向还有很多血滴。拉乌尔来到一座低矮的拱门前，这是地窖的入口，他停下来仔细听着。他听到从黑暗中传出的沙哑的喘息声。他打开手电，发现一大段楼梯上洒满了鲜血。他紧靠着墙壁，一步步地往下走。

他觉得楼梯在旋转。拉乌尔试着把脚放到台阶最宽的地方，防备踏空，他责怪自己在参观城堡时把地窖忘记了。尽管另一个人已经受伤，他也还会给他设置陷阱的。就在这个时候，他摒住呼吸，准备可能要做的反击……拉

乌尔又下了几级台阶，现在他看到了廊子的入口。突然在远处，在地底下，沙哑的喘息声又响了起来，时断时续，非常瘆人。拉乌尔走进黑暗的通道。他把手枪放回口袋，因为他要使用两只手，一只手用来拿手电筒，另一只手要扶着墙壁。他始终觉得两条腿在不停地哆嗦。继续向前走，前面那个毫无价值的垂死的人使他难受。过道的尽头连着一间很宽敞的厅，里面塞满了东西，在厅的一侧，堆放了一大排桶。那黑影紧紧抓着这些桶，仍气喘吁吁地在黑暗中拼命地往前走。在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它显得非常模糊不清。他在用最后的一点力气逃着，他那越来越弱的喘息声在地窖里产生了可怕的回响。

“举起手来！”拉乌尔喊道。

另一个人不见了。突然一下子变得很静。拉乌尔一脚踢到一块看不清的障碍物上，失去了平衡。他照了照地上，看到几根圆木已经滚离了木柴堆。他小心地走到大木桶旁，在继续往前走之前，仔细察看了一下地方。他看到在对面的墙上，挂着打猎的用具、马鞍和装瓶子的旧柳条筐。在桶的尽头，他长长地呻吟了一声。拉乌尔已经深深地把地窖里的情景印在了脑海里，为最后的决战做好了准备，迈出了关键性的几步。

那个人倒在了靠墙笔直放着的像船的舵轮一样的一只旧车轮底下。他再也动弹不得了，但仍然活着。从他那滋滋的喘气声中，拉乌尔知道他的肺部受了伤。他俯下身去，抓住伤者的肩膀，让他转过身来。

“布律诺！”

十 财富的守护人

手电在他的手中抖动着。他像被击败了一样地呆着，虽然时间很短，但他却觉得无比的漫长。这是多么地不可能，多么地不合逻辑呀。布律诺，他会在这地窖的底下！？布律诺，会受了致命的一击？！……这是怎么回事，布律诺怎么会呆在他要搜索的路上呢？拉乌尔跪了下来。

“布律诺……我的小布律诺。你不要死呀。……你别跟我这样……”

年轻人的嘴唇蠕动着。拉乌尔俯下身去靠近他。

“对不起……老板……”

“可是你看……什么对不起？……你没有罪。你不应该有罪。是我想侵入城堡偷盗的。是我安排了这一切。你知道的绝不可能比我还多。你知道的甚至很少……怎么？……我已经命令你回巴黎了，就在老头儿被劫走之后。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你在这里干什么呀？……你为什么又要拿这封信？……谁告诉你的？……”

拉乌尔马上闭了嘴。实情已经告诉了他，就像航标灯一样，从四面八方喷射出来，投在交织在一起的仍在抖动的巨大黑影上……布律诺想要站起来。

“好好呆着……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让你知道这一切的，妈的，是贝纳丹……别开口！……我多蠢呀！很显然，你照料他，在那几天，你也治好了他……他最终开口吐露了真情。他使你改变了主意，他把你搅得心绪不宁……你，这个鲁瓦的旧报贩子……我本应该警觉的。可惜呀。你行动了……路易·菲力普的出逃……他的秘密返回……神圣的寄存物……这些弄昏了你的脑袋！唉！我本来应该看着你们，你们两个人，一个是老朱安党人和一个是年轻的囊空如洗的贵族……他都告诉你了，对吧？……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管家为我提供的服务……这是沃特莱尔家族勋章上的铭言！是他们的勋章！是他们的护符！……而你，你听信了。！你怎么能听呢？……因为你知道老头儿最终会说出他的这个秘密来的！他告诉你那个寄存物是什么了吗？……回答我！这一次，你一定得告诉我。”

布律诺闭着双眼，做出同意的表示。鲜红的泡沫挂在了他的嘴角。他的呼吸变得不规则起来。

“我求求你啦。”拉乌尔说，“对你来说，这是完了。可是我，我却能够坚持干到底。这是一个超乎我们所有人的秘密，对吧……它也许会使整个法兰西感兴趣的？……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秘密是不应该消失的……以国王的名义，布律诺！”

他把耳朵凑到快要断气的人的嘴边。

“什么？……血？……还是这个血！可是是什么血呢？……布律诺！……我恳求你啦！……再努一把力，你会得到彻底的原谅的。”

布律诺把头俯向前面，他吐出最后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拉乌尔与其说是听的，还不如说是猜的。他如此激动，马上站起身来四处走动起来，就像一个想要控制住极大苦痛的人似的。

“南希！……你说南希！……布律诺……你应该知道南希是什么！……是钻石中的钻石！是梦幻的宝石，它属于夏尔·勒·特梅莱尔……属于英格兰的雅克一世……属于玛扎兰……属于路易十四……属于路易十五……这颗钻石被一个神奇的传说笼罩着……多么神奇的传说呀！……难道他们没有告

诉你，它给所有拥有它的人带来不幸，他们全都为最神奇的考验而献身了！……”

由于太过于激动，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可是他的思想却仍在驰骋着……路易十六……他的断头台之死……神秘的失踪，然后，最精美的首饰。然后……他记不太清楚了……他虽然熟记着那些著名宝石的档案材料，但是记忆力现在却帮不了他的忙。他所知道的是，南希最后在一位西班牙的部长手里露过面……加尔瑟朗也参与了……加尔瑟朗！当然喽！都是相互关联的。男爵呢？……肯定是这位部长的曾孙或曾侄孙！在他死后，南希被夏尔十世买到手。它重新又成了法兰西的国宝……这就是为什么路易·菲力普在逃离自己的祖国时，要把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珍宝放在极安全的地方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欧奈维尔伯爵要超乎寻常地谨慎。这就是为什么沃特莱尔家族如此贪婪地守护着他们认为在暗室里的东西了。西班牙大臣的后代们无疑保持着跟法兰西君主的接触，他们无疑地在保守着这些秘密，这些秘密足可以在三代人之后，唤醒男爵的好奇和贪婪之心。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对于老贝纳丹来说，南希就是君主政体的象征。只要钻石还在欧奈维尔，国王就有幸运之神庇护。共和制就要过去，君主政体总有一天会复辟。他像传说中的龙一样，在珍宝前警戒着，而当一位新潮人物成为城堡的主人后……老头儿便丧失理智了。这是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两位在雅克·弗朗热前面的主人都神奇地消失了。而轮到雅克·弗朗热也被处死了，还连同他的妻……雅克·弗朗热想对城堡实施大的工程，这无异于去于一桩亵渎圣物的事……总之，谁活在城堡里，谁就得死……吕西尔……于贝尔……带篷的双轮轻便马车……梯子……阿尔方斯本人，推定的继承人，也应该消失。

布律诺闭上了眼睛。拉乌尔盯着他，但是并不认真地看他。他被自己刚发觉的这一切弄得十分沮丧，在千百次地憎恨这位老用人的罪行的同时，他无法拒绝表现出对他的一种复杂情感，其中既有崇敬，又有恐惧。在他的所有敌手之中，只有他是最崇高的，拉乌尔这么认为。

“值得钦佩！”他低声说道，“无论怎么说，光荣属于忠诚！”

布律诺的呻吟把他从沉思中唤了回来。他跪下来，用他的手帕揩抹垂死者的满脸汗水。

“别说话。”他说，“不需要向我解释。一切都这么简单！一切都如此明了！你认为，通过释放贝纳丹，就可以跟他一起演这出戏了……说不出口的胜利，多么可怜呀……你被束缚了手脚……他回城堡来完全是为了收回南希……然后，对你来说就比较容易了，再从他的手中把它夺走……可怜的孩子！……他确实回了城堡，但首先是继续他的杀人勾当。他疯狂了，而且也绝望了。我们已经把他逼上了绝路，男爵和我。他要自卫，你懂吗？他像一个被猎犬群追赶的野猪，拼命地抵抗着。毫无疑问，他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的孙女给他送食物。他密切地注视着我们，吕西尔和我。他对我们的谈话感到震惊，他知道了我曾去找过阿尔方斯·弗朗热。他来到圣让园圃时，正好看到他的牺牲者被绑在了椅子上，随时准备被杀了。他最后杀了他，但是，用的是你借给他的手枪……正是因为你借了枪给他，难道不对吗？……”

布律诺痛苦地咧嘴微笑了一下，他在认真地听着。放在地上的手电筒照到天花板上，映照出半明半暗的拉乌尔的俯身侧影和模糊不清的布律诺的高大身躯。地窖中的沉寂和潮湿跟墓地的一样。布律诺并非不清楚自己就要走

了。他用全部力气在听他原来如此敬仰而后来又背叛了的这个人的低声说话。他感到如果说老板在说话，就是说他不再怪罪他，而且仍然把他视为密友。这种话语一直陪伴他走到死亡的门槛，这太好了，这就是对他的宽恕。

“在阿尔方斯·弗朗热之后，”拉乌尔继续说着，“他跟着我们来到了‘大卵石’。他应该赞美上帝把他的一个一个的敌手束手就擒地送到了他的面前。他打死了男爵和他的用人，收回了路易·菲力普的宝贵信件。我保证，假如处在他这个位子上，我可能也会这么干……但现在是圣让接替了圣雅科布……要把不再安全的钻石取出来，然后藏到别处去……瓦莱里今后将会知道这一秘密，而且会在某一天，在国王重新登基之后，再把南希送还给他。她将成为另一个冉·达克……可怜的老疯子！……于是，他在麝香白葡萄酒里投毒，或者是让小女孩干的。在半夜时分，像瓦莱里曾经看到他的那样，他沿着屋顶的黑线走动，然后停在达尔塔尼昂所指的那块铺路石板处……可是，这一次，他拆开地板石……你，肯定后面的事都知道了……你躲在某个地方……他跟你约在先……你并不怀疑，真可怜，他会像待其他人那样地残酷地对待你……然后，老头儿发现下面的藏宝处是空的。那么他的满是幻觉的可怜脑袋现在该想些什么了呢？……他是个坏仆人……他想不到，尽管他竭尽全力，保护这神圣的寄存物……感情击垮了他。他倒了下来，死了……接下来……！布律诺……接下来的就太可怕了……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布律诺全身抖动着，大张着嘴巴喘息着。他的眼神已经散了。拉乌尔抓住他的手。

“我在这儿，布律诺。”

但是，他知道将要死去的人还有话想说。他扶起他的头。

“老板……警察……他已经通知了……”

一股鲜血糊住了他的下巴。他在最后的抽搐中变得僵硬了。轻轻地，拉乌尔把他放到了地上，给他合上了眼睛。

“可怜的孩子！”他叹息道，“你还差得远！即便是我，我也会有许多麻烦的！”

他捡起电筒，看了一下表。三点钟。还有两个小时，警察就会来到了。老贝纳丹没有说出他最后的话，他还在抗争着。他戳穿了他对手的骗局，并把它揭露出来。加尼玛尔离这里不会太远了。

“好啦，罗平！现在该是表现你是最强大的时候了！”

他很快搜了布律诺的身，收回信件，又读了一遍，把它放到口袋里。在最后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尸体后，他走了上来。南希，肯定能称得上是一颗不吉祥的钻石。

吕西尔仍然窝在扶手椅里睡着。在认准了底层的中央部位后，他走上二楼，进了艺术品长廊。他十分小心地撩开抽纱的一角，在窗户洞处潜伏了有一分钟。贝纳丹的尸体始终躺在院子的中央。见不到一个人。可是拉乌尔马上觉察到远处，在栅栏的另一头，有可疑的动静。他还看到有亮光，是电灯的，但是马上就熄灭了。然后一个黑影穿过马路。加尼玛尔为了最后的冲刺，在把他的部队部署到位，冲锋将在拂晓时分开始。在城堡的四周，警察和宪兵们应该是撒下了天罗地网。战斗的临近使拉乌尔恢复了活力。

“你们想轻易地抓到我，”他冷笑着说，“那就等着瞧吧。但要紧的是南希……要找到它，我现在只有一个半小时了。我认为这是多余的一个小

时……可是我必须弄明白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他离开窗户洞，放下抽纱窗帘，点亮中央的枝形灯。然后他站在宽敞的大厅中央，双手放在髌骨处，现在他忘掉了贝纳丹、布律诺，忘掉了警察。他只是用像鹰一样犀利的目光盯着，集中全部精力，集聚着超乎常人的精力。慢慢地，他重复着国王写的句子。在使艺术品长廊赏心悦目的同时，弄臣在守护着伟大的命运之神。这极简单的暗示，很显然，并不是解谜的句子。但是这个暗示又非常准确。国王用含蓄的话说出了某些重要的事，无论埃瓦里斯特，还是贝纳丹和男爵，他们都不会破译出来。

“艺术品长廊……我正呆在这里。”拉乌尔在说，“可是谁会使这近乎阴森恐怖的厅堂变得赏心悦目呢？……地毯？……谁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脚下玩耍呢。特里布莱，他的弄臣！”

他走近挂毯，把它掀起来，摸了摸当挂毯放平时特里布莱所处的那个位置的布满灰尘的墙面。没有什么异样。绝没有在石头上凿出的小暗室。但是又不容置疑！弄臣指的那个地方肯定是南希的栖身处。他在守护着它……拉乌尔用手指尖能摸着粗糙不平的织物，然后向后退去，以便把挂毯所表现的场景一览无遗……特里布莱手所指的方向是否就是定位点呢？……不。它在抚弄一只小狗，动作十分自然，它排除了一切杂念。也许说的不是特里布莱。那么在艺术品长廊里就应该有另外一个弄臣？

拉乌尔开始更加细心地观察——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挂毯上随处出现的人物。怎么搞的！这些脑袋那么一本正经地高昂着，他们是严格地按他们的贵族和受尊敬的高级神职人员身份着装的。没有一个像是弄臣、小丑！……秘密始终揭不开。

从窗子望出去，月光变白了。其中夹杂着晨曦之光。加尼玛尔现在应该是手里拿着表，在来回踱着步子呢。

“妈的！”拉乌尔吼着，“我应该找到它。”

他又走到挂毯前，再次掀起它，摇晃着，扯起它，希望能有某个事情侥幸发生。一阵很轻的声音吓了他一跳。他转过身来，看到了站在艺术品长廊门槛处的吕西尔的修长身影。他把问题丢到脑后，急匆匆地跑到了年轻姑娘的面前。

“吕西尔！……您感觉怎么样？”

她用纤细的手指摸摸脸。

“我怎么会这样睡着了呢？”他喃喃着。

“我们都中毒了……我以后再向您解释……只是要知道所有的危险都已经过去了。”

他用一只手臂搂着吕西尔的双肩，带着她朝房子中间走过去。

“过来……我在找一个弄臣。眼下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要找到它……您的到来会改变一切的。我知道，我感觉到我抓住了实情……为了您，我愿意创造一个奇迹。”

一种奇特的亢奋控制了他。他把同伴的肩膀搂得更紧了。

“一个弄臣。”他重复着，“让我们好好看一看……一个弄臣！这应该看得出来的……不！尤其不要提问。您跟我在一起，这足够了……哈！我明白了……您现在看到这儿了吗？”

吕西尔伸手指向特里布莱。

“不对！……恰恰不是特里布莱。另外一个……仔细看看国王……不是

他的脸……沿着肩膀、手臂这条线……您就会看到他的手……他要抓什么？继续，吕西尔。仔细一点观察……他要在棋盘上抓什么？……不知道？您猜不出来？——象，没错！您看棋盘上只剩下唯一的一个象啦。国王的对家的象都丢掉了。这一次，我们总算找到了……”

他松开吕西尔，匆匆忙忙地掀起挂毯，踮起脚尖，伸着手臂，用拳头敲击棋盘下面的墙面，但是墙的回声是实心的。空欢喜一场！他又回到了一动不动的吕西尔身边。

“我还是相信我们认准了国标。”他说。

“我听到外面有声音。”吕西尔低声说。

“没有关系。是警察。”

“警察？”

“是的。这也是我过后要向您解释的……好吧！弄臣在守护着伟大的命运之神……”

他开始踱起步子，沉思着。他不时地停下来。吕西尔看着她长时间以来以为是记者迪蒙的这个人慢慢地变。刚毅的、线条明显的脸，强有力的动作像电流一样贯穿着他整个人……他又朝她走过来，站在她面前注视着。一道苍白的阳光透过抽纱窗帘的一条缝隙射了进来，给站在黑白相间的地板石上的，像象棋中的女王一样的年轻姑娘饰上了一圈光环……哈，是的！一盘棋！他用手罩着眼睛，像被太强光线刺伤了眼睛似的。

“您是亚森·罗平！”她带着一种恐惧大喊了起来。

“请您闭上嘴好吗！……是的，我是亚森·罗平……这有什么要紧！您现在看一看这艺术品长廊……这个棋盘！”

此时，在花园那一侧，突然响起了嘈杂的喧闹声。

“要想穿过栅栏门还得要五分钟。”他说，“我还有时间……这是一副棋盘……不。格子太多了……我真的着急了，多亏了您……什么东西可以在这个大厅里充当棋盘这个角色呢？”

他用脚跟转来转去，同时还打着响指。

“台子，当然喽！……为音乐家们准备的演出台……”

他抓住吕西尔的手腕，把她带到艺术品长廊内的高出部分。有三级台阶高。

“数一下。”他说，“八个格子一边，八个格子为另一边。共有六十四个格子？数对了。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从前城堡主人下棋都是用活子……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站到了欧奈维尔伯爵的棋盘上了……您现在懂了吗？……好的，吕西尔，别这么看我。您的表情很忧郁。是警察把您吓着了？您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疯狂的摇晃栅栏的声音传了过来。他耸了耸肩。

“我真想能有一会儿安静、镇定和集中精力思考的时间。”他接着说道，“可是加尼玛尔总是习惯于把一切都搅乱……我们之间，吕西尔，俩人性格都很粗野。正是因为他，我才未能发挥出自己的效力。活该！……好啦，吕西尔，您会下象棋吗？”

“不会。”

“真糟糕，因为弗朗索瓦一世布下了一个妙招……但是您总看到了他的象所处的位置，对吧？……就在右边，距底线有两个格子，几乎是和对手的皇后正面相对……我只需站在棋盘的右边……对了……再朝对面墙走，然后

停在两格处……我现在在这里了。”

他用脚后跟磕了一下地面。

“您当然不会知道下面藏的是什么东西啦。让我来告诉您吧。这是一粒神奇的，充满了故事的钻石，但不是值一笔财富，而是值成百上千笔财富。这是路易·菲力普国王的珍宝，是法兰西的珍宝……而且多亏了我……”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把折叠小刀，把它打开，弯下身去，把刀刃插进了白格与黑格的楔口。

“它砌住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但是是业余泥水匠干的……伯爵根本就不会泥匠活。”

栅栏门一下子折断了，随着一声巨响打开了。杂乱的脚步声充斥了整个院子。

“！！”拉乌尔平心静气地说，“他们终于进来了！……不过他们离这里还远……门和窗还可以抵挡一阵子！……别发抖，吕西尔，……我等待已久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弄臣守护着伟大的命运之神……好啦！”

他用刀刃在石板的四周划了一圈，然后用力压住一个角，石板只动了几公分。他最后把它竖起来，发现一个四周光滑得像盒子壁一样的小穴。他把手伸进去，取出一个银珠宝盒。吕西尔被惊呆了，原来交叉放在胸前的双手，开始下意识地做起祈祷来。拉乌尔站起身来。

“南希！”他轻轻地咕哝道。

他的声音有点发抖。他打开首饰盒，马上，日思夜想的宝石就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他把它倒在手心里。它硕大，放射着熠熠的光。

“南希！”

在宁静中，他听到有人在用工具挖大门的响声。

“您哭啦？”拉乌尔柔情地问道。

“我在哭，”吕西尔喃喃道，“因为您到这里来是专门为了偷盗这颗钻石的……您真的很了不起，不是吗？”

他发出一阵快意的笑声。

“偷南希，我！……这倒是一个想法。”

“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把它交给应该拥有它的人，小姑娘……您真可爱！”

他无限深情地把她揽在怀里。

“吕西尔！……不要相信那些您看到的关于我的报道。当然，我曾有过年轻人的过失，像所有的人一样……可是南希，它，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它不属于任何人。而且任何人都无权去碰它……您再看一看它吧！”

他用拇指和食指拿起它，放在阳光下，钻石就像一块燃烧着的木炭一样发着光。

“有五个世纪的历史了。”他说，“那么多的死亡、暴力和灾难……有一天，吕西尔，我会给您讲述南希的！”

她缩成一团偎在他的怀中。

“那您还会回来啦？”

“我还回来！……这是什么话嘛！……我们不是还有很多书籍要分类嘛！……我还没放这小卡塔拉的假呢……可是现在，我还是应该躲起来……听听这些破坏艺术的混蛋们在干些什么……他们要拆掉这座房子的。”

他把宝物又放进首饰盒里，然后细心地盖上，放进自己的口袋中。

“吕西尔，请相信我的话。明天，南希将会交到法兰西……而现在，再见，吕西尔……很快会再见面的，我向您保证……您就是我的南希，是属于我的！”

他把嘴唇贴到年轻姑娘的手上，然后把她带进图书室，让她坐在扶手椅上。

“您假装睡着了……当加尼玛尔询问您时，您什么也不知道……您什么人也没见到。您刚从沉睡中醒来……睡吧！我希望这样。”

她闭上了眼睛。可是当她再睁开眼睛时，其实只有几秒钟的功夫，她的同伴便消失了。沉重的脚步声震撼着楼梯。在客厅里，波吕克斯死命地吠着。

拉乌尔站在地窖的门槛处，听到乱哄哄的声音。

“天呀！他们至少是五个人！现在，随他去吧……既然布律诺试图从地窖逃跑，那就说明老贝纳丹已经告诉过他那里有一条通道，从这条通道，他们可以走出城堡……这条通道是为路易·菲力普准备的……”

他朝下跑去，穿过地下通道，在布律诺的尸体前停了下来。当然是车轮了！就是那只挂在墙上的轮子。他抓住车轮的辐条，试着转动它。他感到有种阻力，于是更加大力地往下压。厚厚的墙中响起了链条的声音，砾石出现了，朝两边分开，出口显露了出来，接着一股冷空气吹了进来。拉乌尔迟疑了片刻，竖起耳朵听了听。不太响的搜查的嘈杂声好像越来越近了。他弯下腰去，猛地一用力，把死者背到了背上。

尾声 不祥之物

用人惊慌失措地用托盘举着名片。

“嗯，瓦朗格雷，”老议会议长问道，“这是什么？”他拿起名片，看了看，便皱起了眉头。

“我让他进来？”用人在问。

“当然。”

过了一会儿，亚森·罗平迈进了议员的工作室。后者站起身来，十分礼貌地向造访者致意。

“请坐。”

“议长先生，”罗平说，“我的话很简短。”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首饰盒，把它打开。

瓦朗格雷向后退了一下，好像有人在抽打他的脸似的。他由于惊讶而睁大眼睛，认真地审视着硕大的钻石。

“这是什么东西？”

“南希！”

瓦朗格雷渐渐地变了脸色。

“南希。”他重复着，“这就是王冠上的那颗钻石？这颗钻石……”

“就是它。”

“那您为什么给我拿来了？”

“我把它交给您。”

瓦朗格雷绕过写字台，坐了下来。

“您在什么地方找到它的？”

“这无关紧要！现在它属于法兰西了。我相信您，议长先生，会去做应该做的事的。”

瓦朗格雷盯着这个莫名其妙地给他带来宝物的怪人。

“我十分欣赏这份礼物。”他半真半假地说道，“但是我在考虑我是否应该接受它……您不会不知道这颗钻石的名气吧。您知道它会带来灾难……所以，您看您把我推到了怎样的责任面前啦。”

“我不认为您相信迷信，议长先生。可是什么？……您担心法兰西会被地震所毁……或者会被大水吞没吗？”

彼此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瓦朗格雷接着说道：

“好啦，我来担这风险……我接受……做为条件，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先生……先生。”

“拉乌尔·达皮尼亚克。请您原谅，议长先生。我只能使用老的名片。亚森·罗平已经死了……”

“如果我怀疑的话，我今天上午就可以得到证实。”

瓦朗格雷伸出手来。罗平把首饰盒放到了它上面。

“我希望，”他继续说，“加尼玛尔检察官停止他的调查。让人提醒他。让人给他新的命令。确实，议长先生，我很需要宁静，还有遗忘。”

他俯下身来，以一种极神秘的语气又补充了一句：

“我需要生活得幸福。”

“我来关心一下。”瓦朗格雷回答道。

两个人同时站起身来，有一秒钟时间，他们好像是在互相对视着。

“多么遗憾。”老议会议长叹息道，“如果您愿意的话，达皮尼亚克先生……您能为我们如此地尽心竭力！”他低下头，沉思了片刻。

“好啦。”他说，“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谢谢您……以国家的名义。人们将会知道，在高层中间，您所做的这一切的。”尽管这位参加过众多的政治斗争、经历过各类丑闻和背信弃义的老议员是一位怀疑论者，但还是被深深打动了。“谢谢。”他再次说，“请允许我握您的手。”

罗平叫停了一辆出租车。

“到圣拉扎尔车站去。”

他很幸福。他又回到了欧奈维尔城堡。他准备再次成为莱翁瑟·卡塔拉，而且打算让人家把他的工作期延长、延长……“吕西尔。”他低声说道，“为了你，今天我只有二十岁。”他没有听到正舞动着框有大字标题的报纸的卖报人的喊叫声：

“弗朗索瓦·费迪南大公的刺杀案！……萨拉热窝的谋杀案！”

火药库

金永译

一 白色的银莲花

观众全体起立，掌声雷动。瑟尼纳王子从他的包厢里清晰地看见尼金斯基和拉卡尔索维娜。著名的舞蹈家牵着他舞伴的手，第十次地谢幕。他还有点气喘，汗水使他那浓脂重彩的眼睛更加明亮了。喊叫声、吆喝声充斥着夏特莱剧院。幕布落下，又拉了起来。在贵宾包厢里，法利哀尔议长凑到塞尔维亚国王的耳朵边说了几个字，此时，非常年轻的米歇尔大公，就呆在他的左侧，把礼节抛到了脑后，俯身向前，舞动着他那戴着白手套的手。

“多么迷人的夜晚。”在王子身边的某个人说道。

王子，在最后看了一眼灯火辉煌的大厅、看了一眼使丰腴的裸露着的肩膀更加迷人的、熠熠放光的华丽首饰之后，站起身来准备离去。他从背心上的小口袋里掏出金表，看了一眼。已经差一刻钟就午夜了。或许到马克西姆去度过这一夜？为什么不干脆回家呢？

他走出剧院，身后是震耳欲聋的喧嚣声。几个男人，蹑脚地穿着晚礼服，正在街的一角大声交谈着。

“安全署的。”瑟尼纳在想，“加尼玛尔应该就在附近！……这个勇敢的加尼玛尔！如果他能认出我来的话，他一定会猜想，我来此地是要劫持国王的，肯定地。”

他朝存衣处走去，在那里他看到了孟德斯鸠伯爵。后者正在取回自己的全球饰手杖，同时还和博尼·德·卡斯特拉纳交谈了几句。他漫不经心地问候了普瓦莱，以一种困惑的神情打量着这位身材健壮的人。但是此时人群急剧地膨胀起来。瑟尼纳轻轻拍了一下手掌，检查了他的所有反应系统，在两排身着制服的卫兵中间开始走下楼梯。

在广场上，好奇的人们挤成了一堆，在等待着国王、大公和共和国的议长。一辆豪华的敞篷四轮马车刚好停在台阶下。瑟尼纳，这个真正的巴黎小伙子，很喜欢热闹场面，马上挤进了看热闹的人群之中，十分开心地观看着国王一行出来。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塞尔维亚万岁！年轻的大公非常受感动，他都不能生硬地向人群致敬了。他打扮得十分俗气，就像是一个铅制的玩具兵。瑟尼纳猜想他肯定脸红得像个女孩子。

“当然喽！二十五岁就成了大公，多么好的福气！而我，”瑟尼纳在想，“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只是他对自己在这个年龄时的所做所为都已经不大回忆得起来了。那是七心时代，在蒂贝麦斯尼尔城堡、以及和歇洛克·福尔摩斯进行最初的小接触的时代¹。也许是……想这些有什么用！……他从广场上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来到自己的梅塞德斯·奔驰车前。

“奥克塔夫，回家……不过咱们走通向学校的那条路。”

“好，老板。”

瑟尼纳舒舒服服地靠在了柔软的靠垫上。他有些伤感，这对他来说是绝

¹ 应该这样看待亚森·罗平，他是个绅士般的强盗，与歇洛克·福尔摩斯较量。《旧约全书》第一卷。

无仅有的。他很富有，尽情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那又怎样呢？这显然是这个暖秋的错误。是他刚刚叫过的这音乐的过错。

汽车先是沿着梅吉斯里滨河大道，然后又沿着卢浮滨河大道朝前开着。行人渐渐地稀疏了。在相隔很远的地方，有一对情人站在树下面。

“别开这么快，奥克塔夫。我们有的是时间。”

奔驰车低声嗡嗡着，以出租马车的速度缓慢前行着。它开上了杜伊勒利沿河大道。突然，瑟尼纳向前探出身子。在他前面，在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一个男人在人行道上跑着，很显然，他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响声。他躲在一棵法国梧桐树后面，然后，在等了几秒钟之后，他又接着往前跑，再躲到前边的一棵梧桐树后面。

“奥克塔夫，你看到了吗？”

“看见了，老板。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在左边。您看……就在那里……他就要从路灯下跑过了。”

确实，还有另一个人正在从这棵树后朝另一棵树后跑着。

“你注意到了吗，奥克塔夫？”

“是的，老板。他们穿着晚礼服呢。”

“开快一点。他们应该在追某个人，我猜想。居然连流氓坏蛋也穿起了燕尾服，现在……”

汽车更靠前了。瑟尼纳的上半身已经探出了车外，在黑夜里搜寻着，他发现了一个瘦小优美的身影，正在匆匆地跑着。这是一个女人，穿着晚礼服，披着短斗篷……由于瑟尼纳担心汽车行驶的稳定性的稳定性，所以事态急速地发展着。追在最前面的人是否弄出了声响？年轻女人转过身来。在滨河马路另一侧追赶的那个男人，跑步穿过马路，此时他的同谋者也暴露出来，猛追上去。瑟尼纳大声喊道：

“冲上去！”

奔驰汽车以它最大的马力加速，超过了这两个强盗。奥克塔夫已经明白了瑟尼纳的意图。他突然转弯，沿着便道开，此时王子也把车门敞开了。正在跑着的年轻女人已经是气喘吁吁的了。

“快！”瑟尼纳喊道。

奥克塔夫突然一个刹车。陌路女人伸出双手，就好像一个被淹在水中的人那样。瑟尼纳抓住她的双肩，把她举起，然后把她扔到了后座上。突然被抓住的她，在坐位的靠垫上摇晃着。此时，奥克塔夫已经换了二挡，接着是三挡。

两个男人停了下来，摇动着手臂，就像是刚刚误了火车的两个旅行者一样，姿态滑稽可笑。瑟尼纳透过后车窗注视着他们，放声大笑起来，然后他帮着年轻女人坐得舒服一些。

“不用再害怕了。”他说，“您现在是在您的忠实守护者的身边……是的，我正在进行道路巡视。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需要我们的。”

她以一种惊惶的神情望着他。她的短斗篷已经滑到一边去了，显露出她的晚礼服，同时从上面掉下了一朵白色银莲花。瑟尼纳马上捡起它来，把它放到了奥克塔夫的身边。

“好啦！您梳理一下吧。”

他把短斗篷又披到像牛奶一样白皙的、丰腴的肩上。金黄头发……朝气蓬勃……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岁……瑟尼纳像熟悉首饰一样地熟悉女人。她双

手紧紧地抓着一个用银线编织的出席晚会用的小手袋，还有一份夏特莱剧院的节目单。她闭上双眼，深深地呼吸着。

“您放松好啦。”瑟尼纳继续说道，“我会把您放到您想去的地方的。”

“谢谢……请在圣奥诺雷的昂儒街拐角处停车。”

“奥克塔夫，你听到了吗？”

“是的，老板。只需五分钟的事。”

“怎么样？好一些了，是吧？……您认识这些人吗？……”

“根本不认识。我想这是一些夜间出沒的强盜。”

“她不会撒谎的。”瑟尼纳这么想着，“她撒谎的时候将会多么漂亮呀。”为了拿她的提心吊胆再开一开玩笑，他又问道：

“您看清楚他们的穿戴了吗？”

“没有……我没有来得及……当时我很害怕。”

“我理解，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是从夏特莱剧院出来的。”

他拿起陌生女人的手，把它放到唇边，十分友好地，以一种充满崇敬和温情的姿势吻了一下。

“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们的这些流氓强盜也都很文明，他们去欣赏《玫瑰幽灵》，以等待马路上变得冷清下来……请您注意一下，您的头发有点零乱……奥克塔夫，开慢一点。”

他拿过小手袋，打开它，从里面取出一面玲珑的小镜子。

“我帮您拿着，夫人……还是小姐？”

“小姐……樊尚小姐。”

“我是瑟尼纳王子……这儿，您有一绺头发掉了下来。”

一副天真相，十分地无拘无束，他在欣赏着这次夜间散步的艳遇。在一部像贵妇人的小客厅的软座车里，他为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举着镜子。她正在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就像是刚从一次爱情幽会中出来似的。

“您笑什么？”她问道。

他不敢回答她：“我笑是因为您不是樊尚，就像我不是瑟尼纳一样。是因为我觉得您太美啦……是因为我不想失去您。是因为我钟爱那些具有神秘色彩的，被一群打劫者在半夜里跟在后面追逐的女孩子。”他只是说：

“您自己很难弄好……还是让我来做吧。”

他以一种细心的灵巧，把她的头发整理好。

“哈……如果令堂大人在等您的话，她什么也不会发觉的。我在想，您这一方面，肯定不会把您的不幸遭遇告诉她老人家的。”

奔驰车缓慢地驶到昂儒街拐角处的一幢房子前面。

“我们到了。”瑟尼纳说道，“停车。”

他下了车，跑过去打开车门，帮着姑娘下车，然后陪她走到门前并按了门铃。

“再次感谢，先生。”她低声说道，“请相信我会记住的……”

她消失了。门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再见，漂亮妞。我们的路好像到此分开了。但是这是为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再聚会。”瑟尼纳低声哼着小曲，上了他的那辆车。

“老板！……老板！……”

“是的，我知道。这幢房子有两个出口……这正是她的令人着迷之处……再往前一点！……我喜欢走在前面。唉呀！见鬼！白色的银莲花……我差一

点把它压坏了。”

瑟尼纳拿起花，思绪万千地注视着它，然后把它插在了扣眼上。

“我们回家？”奥克塔夫问。

“你瞌睡了吗？”

“没有。但是我想……”

瑟尼纳把一张小硬纸片放到他的眼前。

“这是什么东西，老板？”

“一张名片，是刚才我从被我们救了的人的手袋里拿到的。只是出于好奇……念一念……好啦，念吧，笨家伙。”

奥克塔夫转动着名片，好让照着十字路口的灯光能照到名片上。

德·格雷日女男爵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午夜开始接待来访者

“今天正巧是二十四日吧？”

“是的。”

“而且也已经是午夜过后了？”

“对的。”

“那么好啦，你还有什么可等的？我们当然去女男爵官邸啦！这一次，可要快一点了……在瓦莱纳大街……你不认识她吗，这个女男爵？哈！那太遗憾了。她只在夜间才活过来。她雇的都是些黑人用人。她自以为像萨巴女皇。纯粹一个神经病，但是非常能吃！……你想吧，她的司机开着罗尔斯·罗伊斯车一直下到尼斯，为的是去买她喜欢的刚刚钓上来的完全新鲜的鲱鱼。”

一种幸福的喜悦在王子的眼神中闪动着。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事情，奥克塔夫。”

“我绝不会怀疑的，老板。跟您在一起，总有些其他的事……是小姑娘吗？”

“是的，小姑娘，就像你说的……她要到瓦莱纳大街去，你敢打什么赌吗？”

“很可能！可是在她受到惊吓之后！……”

“可是这并没有阻止她骗我们在有两个出口的房子前停车呀。这正向我们证实了，她始终是很冷静、镇定的……这同样证实了……”

瑟尼纳闭上了嘴巴。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已经使他联想起其它的假设。当他向这位落难的小姐提出可以把她放到她要去的的地方时，对她来说，如果直截了当地指出去瓦莱纳大街的话，那就太头脑简单了。她想避开救了她的人。为什么？是害怕他一定要陪她去女男爵的府上？肯定不是的。她只是简单地想让这次拜访在秘密中进行？可是全巴黎都会踊跃出席德·格雷日女男爵的晚会的。没有一个人会在那里隐匿姓名、身份。大批的新闻记者会在那里收集反映、还有闲言碎语……而这两个身穿晚礼服的男人，是否会尾随着她呢？他们不会是为了钱袋子，这是很显然的……那么在未成功的侵犯和女男爵的邀请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瑟尼纳并不厌恶那些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它们给生活增添了很多的刺激。

奔驰车驶过亚历山大三世桥，开上了巴黎残老军人广场。当然，再找到这位樊尚小姐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人群中搜寻这位神奇迷人的小女儿，给她送上一杯香槟酒，那将是多么有趣的事呀。甚至还可以对她说：“我是为了您而来……您的白色银莲花，您还记得吧……您把它忘在了我的车上……我是多么光明磊落呀……”

奔驰车在庇隆旅馆前转了弯。

“就在这后面，奥克塔夫……你把我放下，然后你就回家……我也许会在这儿呆很久的。”

奥克塔夫以同谋者的神情点了点头。他转到停满各种名牌汽车的主要院子里，把车停在了台阶旁。一个仆人马上走过来开车门。王子做出一副跟女男爵很亲近的样子，懒散地登上台阶，直接走进大厅。远处的乐队正在演奏《你永远也不明白》。

“我怎么给您通报？”一位很精神的管家问道。

“我已经被通报过了。”瑟尼纳说，“我是出去取我的香烟了。”

然后，他走进第一间客厅，样子从容潇洒，嘴边挂着上流社会的那种微笑……他在一群人中认出了女男爵。她倚靠在一根乌木上，手里拿着单柄眼镜，不时地举起来，对着她的客人们看。瑟尼纳走到了一边。很多穿制服的军人。还有很多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人。罗斯唐就在壁炉边，正与勒·巴基交谈着……亨利·巴塔耶，在那一边……孟德斯鸠伯爵，从夏特莱剧院出来便来到这里，梅·亨利-罗伯尔……可就是没有他要找的她。他很吃力地挤出一条路，眼睛四处搜寻着。成双成对的人跳着华尔兹，在他面前闪过。他每发现一位金发女郎便兴奋不已，随后又很失望，最后他躲得更远了。“罗平，”他轻轻地自言自语道，“该走了……好奇会毁了你的。”可是他却顽固地坚持着，一无所获。很快，他便承认自己败下阵来了。她不在这里。

他走近一个配备得十分奢华的饮料台。活该！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位小姐到底是个什么人。他要了一杯香槟酒，发觉就在他自己的身边，有一位美丽迷人的栗发女郎。他把这一杯酒给了她。她微笑着向他表示谢意。

“您跳舞吗？”他问道。

“不太好……尤其是华尔兹让我头晕。”

她说话带有明显的外国口音。也许是俄罗斯口音？

“我们试一试。”瑟尼纳说，“我保证慢慢地带您。”

他牵着她走进跳舞者的行列，适时地带着她随着平缓的节拍转圈，同时不由自主地扫视着窗户玻璃、饮料台周围和所有人们交谈的地方或者陌生女人有可能呆的地方。

“理智一些。”瑟尼纳在想，“她得找一辆出租车，而我却直接到这里来了。或许她还得先回到玛德伦呢。那么我肯定比她先到这里了……至少有半小时的样子。她会来的。我要她来。”他继续机械地随《蓝色的多瑙河》舞曲转着，焦急地等待着这一舞曲的结束，以便看一看时间。美丽的栗发女郎用手指搔了一下瑟尼纳的手。

“我们停下吧。”她低声说道，“我有点头晕，实在抱歉。”

“是我应该抱歉，我本不该坚持的。您愿意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吗？”

“请吧。”

他把手臂伸给她，但站到冬季客厅的门槛处时，他还是犹豫了一下。他又朝身后看了一眼。唉！他应该晚五分钟再离开，或许那时她就会来了！

“我们到花园去吧！”年轻的俄罗斯姑娘说，也许是年轻的波兰姑娘，或者是年轻的斯拉夫姑娘……总之，这位年轻女人发“r”音的方式很优美。瑟尼纳挽着她穿过冬季客厅，马上来到了森林中。

“好一些了吗？”他以习惯的礼貌问道。但是也很快地就把交谈的渠道堵死了。

“是的，谢谢。您觉得我很笨吧，是不是？……我们到这条小路的尽头去。在如此剧烈地活动之后，这一宁静让人感到格外舒服。”

“您可能不大习惯外出吧？”

“是的。这是第一次，自从……”

她叹了一口气，然后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正在服丧期。”

“！对不起。”

他们来到了花园的围墙边。节日的喧闹声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那么刺耳了。

“在我的国家，”她说，“很多人都在服丧。”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仇恨和忧伤，以致瑟尼纳完全忘记了他眼下非常关心的事情。

“您使我感到困惑不解，小姐。我向您保证我非常愿意知道得更多一些，如果这不冒犯的话。”

“很容易使您满足的。”

她挣开他的手臂，向后退了一步，把一只小银哨子放到嘴上。这是她以极快的速度，连瑟尼纳都几乎来不及看清的动作从小手袋里取出的。哨子发出很尖厉的声音，像神奇梦幻一般。从灌木丛里冒出的两个人影，一下子跳到了面前：就是追赶那位陌生女人的两个人。

瑟尼纳在昏暗中认出了他们魁梧的外型。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他知道反抗是无益的。

“很好，小姐……我十分欣赏您的答案。它饱含着诗意。您是一个真正的小精灵。您不想再来一次吗？一声哨响，嗨……两名打手就来对付一位绅士了。”

他笑得那么开心，两名暴徒则显得惊慌失措，忐忑不安地看着年轻女人。她用一种瑟尼纳从来没听过的语言对他们说了几句。其中一人便晃动着武器，指着一座嵌在花园墙壁中的小门。

“从这儿走。”

瑟尼纳朝他的女舞伴弯下身去，而后者正准备转身走开。

“很伤心，小姐，这么快就与您分手。但是您的陪伴令我心旷神怡。”

他朝门走去，一支手枪正抵着他的腰眼。两个人中的高个子为他打开门，瑟尼纳看到一辆旧车停在外面，车窗帘挂得严严实实。

“现在，”他说，“南瓜变成了豪华的四轮马车。这太过分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手枪推着他朝前走。他半转过身来，摇摆着手。

“晚安，亲爱的灰姑娘。我敢断言，我们还会再相逢的。”

高个子第一个上了车，然后把瑟尼纳拖了进去，小个子随后坐了进来。瑟尼纳被夹在中间，连动弹一下都不行。司机马上启动了车子。王子的惊讶大于不安。说到底，这位栗发女人，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他称为“打

手”的人也只是看到过他伸出奔驰车门外的两只手臂，在杜伊勒利沿河大道上，在他们追赶金发小姑娘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愚弄他们的人就是他。这个三人小集团同样不知道他要到女男爵的府上来，因为连他本人在一个小时前也不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都在这里等着他。栗发女人在监视着他。她呆在饮料台那里绝非出于偶然。为了把他引向花园深处，她操作得多么好呀！他身子朝靠背仰去，双腿交叉起来。

“哈！”他说，“真舒服呀。也许有点太紧了……不是责怪，我的老爷们，你们太壮了。你们占了所有的位子。像这样子，还得跑很远吧？……你们发光啦？……怎么不说话呢？……你们在抱怨！……你们不能跟你们前面那位同谋说一声，别开那么快……不行？俄语的不行？英语的不行？……那么去他的吧。我要睡觉啦。”

他闭上眼睛。刚开始时，他还能分辨出车子所走的方向。现在肯定过了塞纳河。眼下，他就知道了。车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了窗玻璃。不过他不再感到巴黎市区内的石板路的颠簸。是不是已经到了郊区呢？

“我肯定要在某个地窖里挨过这一夜了。”瑟尼纳在想，“如果他们把我激怒，那我就痛揍他们一顿。像他们这么笨重，肯定没有经过踢打术的训练。不过我更想再等一等看。”

他没等多久，因为车子放慢了速度，最后停了下来。司机走下汽车。接着是开栅栏门的响声。然后汽车又开上了碎砾石路，向前挪了二十米左右，又停了下来。高个子打开车门，用他手枪的枪筒请瑟尼纳走出车来。

“这是伊夫城堡吗？”瑟尼纳问道。“不，它更像是一个公证员的住房……豪华……石块雕凿得多么漂亮呀……还有这个漂亮的花园……我现在觉得自己是在花园里了！”

他感到，他的玩笑使他的两位看守恼火。这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优势。

“走。”小个子说道。

“可是怎么走呢！……我急着想参观这栋可爱的住宅。”

高个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俯身去开锁。多么遗憾！只要朝他的腰部踢上一脚，就可以让他的脑袋冲到门上去。然后胸口再捣一肘，就可以把另外一个放倒。这真是一帮新手。耐心一点！算总帐的时候会来到的。

瑟尼纳走进一间宽大的、靠煤气壁灯照明的大厅。这栋房子有人居住。很显然，他们是把他带到某个人的家里来了……

“啊！啊！”瑟尼纳叫了起来。“最后一幕。面对面地进行。在这最后一幕，一位绅士将与一个一点也不温柔的某个人相遇。这是坏杜马，先生们。”

说着，他走进了一间大图书室。里面没有人。两只硕大的煤油灯放在一张办公桌上，它们发出暗淡的黄光。精装的图书向房间的每个角落反射出柔和的光。瑟尼纳转过身来。打手们朝他指了指扶手椅，他们自己又把椅子朝前移了移，但始终是枪不离手。

“好啦，现在，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吧。”瑟尼纳说，“地牢吗，随你们的便。然后是黑面包，一罐水，再就是老鼠，用以显示慷慨大方。同意啦！但是不在这等待室里。我警告你们，我不耐烦等很久的。”

那两个人坐着。瑟尼纳审视着他们：粗野的面孔，一副乡巴佬相、浓密的胡髭，长满长毛的手腕。他们好像乔装打扮过，穿着晚礼服。可是，瑟尼纳看清楚了他们穿的是肩上有纽扣的长内衣，脚上是靴子，像是准备去跳乌克兰的奥弗涅舞似的。他渐渐地明白了。

“我，瑟尼纳王子。”他接着说，“你们弄错了……你们，是不会劫持好人的……你们……劫持另外一个人……你们没抓到他，是吧？……你们……十足的大傻瓜。”

“您应该看看书。”高个子说，“您有点神经发作。”

瑟尼纳很感震惊，又倒进了扶手椅里。

他马上又振作起来。他没有把自己的情感暴露给对手看的习惯。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精美的雪茄烟盒，选出一支哈瓦那烟，一次把它吸完，借以消磨时间。他在揣测对方的诡计。他们把他关在这黑暗里，为的是把手腾出来伸向别处。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抓到了那位漂亮的金发陌生女郎，在把她也引到花园里去之后。可是，既然他们并不知道他认识她！……无休止地，他又碰上了同样的难题。他本人被劫掠并没有丝毫意义。再说，女男爵家的花园里总不至于塞满了打手吧！

可是，在金发女郎和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某种联系，有些事情他忽略了，他为被这小小的倒霉的谜团困住而恼怒，因为他解决过不少比这更加棘手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颇带感情地想着这位面对危险而能如此果敢的年轻姑娘。

“好啦，罗平，”他自责道，“你打算在这扶手椅里过夜，好等着别人来收拾你吗？你让自己给这两个装殓死尸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吗？两拳打向两支枪！你看清楚，你和他们是对等的！”

他朝天花板吐出一口给人快感的烟团。

“告诉我，绅士们，你们想把我看守到什么时候？”

高个子用眼神征询着小个子。

“直到明天早晨。”他回答道。

总是这副怪腔调，话语很轻柔，喉音又非常重。

“然后呢？”

“您就自由啦。我们会把您送到您想去的地方。”

“你们太好了……我能活动一下吗？”

新的询问的目光。小个子点了点头。

“您不是犯人。”高个子说道，“您是……您是……”

他在找合适的词。

“碍手碍脚。”瑟尼纳代他答道。

“正是。碍手碍脚……法语太可怕了。”

气氛松弛了一些。瑟尼纳站起身来，伸展着四肢，去找一个烟灰缸，好把他雪茄上的长烟灰抖进去。他紧张地聆听着。房子像是无人住的。他取出表来看看。已经两点钟了。他慢慢地走近豪华书柜。首先要消除这两位看守的警觉。要显出很疲劳的样子。取一本书，做出认真看的样子，然后再把头埋下去，像被瞌睡缠住了一样。他用手挡着，漫不经心地打着哈欠。法律书籍、史书……拉维斯的……马蒂兹……小说，布热的、洛蒂的、法朗士的……拉丁文作家部分……韦吉尔·蒂特—利弗·塞内克……他取出《吕西留斯书信集》，再把其他的书排好。他需要一件大家伙，要沉的……一卷《书信集》非常合意。他拿着这卷大部头作品，回到座位上坐下来。

为了戏弄他们，他假装探求精确的东西，让自己的食指在书的空白处划动着，然后停下来，再用指甲划出几条杠杠。他显得有点忧虑重重，好像在利用这别人给他的强制下的清闲在继续自己曾在别处已经开始了的研究工

作。两个看守看得着了迷，把他们拿枪的手放到了膝盖上。“这两个笨蛋。”瑟尼纳在想，“如果我是他们的头头的话，他们将会受到严厉的责罚的。”他蠕动着嘴巴，皱着眉头，然后他又数手指。另外两人则伸长了脖子。

“这绝不可能。”瑟尼纳低声咕哝着，“对他自己来说。看嘛，看嘛……”

他合上书，把头靠到扶手椅的后背上，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一种短促的鼾声响了起来。

好几分钟过去了。然后，高个子向他的同伙说了一句瑟尼纳无法听懂的话，但同时还伴随着一个有所表示的动作。

“我确实在睡觉。”瑟尼纳在想，他并没有放过透过合着的睫毛对他们的监视。“我既然睡得很沉，那么《书信集》就会掉下去。听到响声，我就惊醒过来。然后我踉踉跄跄地去捡书。你们肯定会上来帮我一下。那就等着瞧。可是现在……”

此时，附近街上传来的响声越来越大。很快地，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两个人同时站起，静静地听着。瑟尼纳并没有动，只是收回了一条腿，他随时准备着扑上去。栅栏门响了起来，与此同时，一声沉闷的枪声响了。

小个子朝同伴凑过去，说了几句瑟尼纳始终弄不懂的话，然后匆匆忙忙地跑到外面去了。他的脚步声在大厅里回响着。

高个子转过脸去，想把发生的事情看得真切一些。《书信集》被全力抛出后，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脸上。半昏迷状态下，他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我让你‘法语太可怕了’。”瑟尼纳说。

他捡起手枪，冲出图书室。他穿过大厅。朝花园的门半开着。在通道上有一辆小汽车，它那亮着的大灯照出了三个人影：小看守是很好辨认的。另外两个是新人。

“这是一个集团。”瑟尼纳在想，“啊！她也在里面！”

栗发女郎走进了光束圈里。她情绪激昂地与三位同伴争论着。没有办法逃出去。除非采取突袭办法，突然站到台阶上大喊：“举起手来！”嗯，结果是很难说的。当那些走狗被逼得疯狂后，在向这边冲来之时，瑟尼纳至少可以做出决定来。一串焦躁不安的，听不懂的话传了过来。在图书室里的高个子已经清醒过来了，正在高呼救命。

“糟糕。”瑟尼纳在想，“这次他们该叫我碎尸万段了。”

他踮起脚尖，又折了回去，打开他看到的第一个门，溜进了一间肯定是客厅的暗室里。三个男人走在女人的前面，飞快地跑了进来。他们穿过大厅，冲进了图书室。瑟尼纳抓紧时机，从暗室中出来，一直跑到车子前面。发动机还没熄火，它那轰轰的响声就像是在向他致意。

瑟尼纳换挡，往后倒车，在隆隆的响声中把车子退下通道。他听到了开枪的声音，但他集中了全部精力在驾车。车子是一辆笨重的德·第戎—布同，很宽，有两个分隔开的车室。为了避免挂倒大门和撞倒栅栏门，他只得俯身向前离开座位。他勉强地过去了，由于拐弯过猛，车子底盘非常可怕地倾斜了。刹车，再起动向。这对瑟尼纳来说是小把戏，他那么醉心于机械，那么精通驾驶。这辆老破车哼哼着，但却还听使唤。他开到了路的尽头，碰运气地把车开上了向右的一条路。没有一盏煤气路灯。车子大灯也不亮。瑟尼纳揣测着哪里是墙、哪里是栅栏、哪里是树。

“完全迷失方向了。”他自言自语着，“这群魔鬼把我弄到什么地方来了？……永远不可能再找到这幢房子！……可是，我的小羔羊，你们是不会

带它进天堂的！哈！你们劫持罗平！哈！你们伏击罗平！会要你们加倍偿还的。”

他又把车开进了另一条街，第一排路灯出现了。他放慢速度，回过头去看一看是否被跟踪了。

“真见鬼！”

他此时才发现，透过隔挡玻璃，身后有一个人影，就在车子里。有一个同谋没有下车，他在等待时机采取行动。

瑟尼纳加大油门，对着助听器说道：

“我不建议您开枪，如果您有意这么说的话。我们都会撞死的……不过如果您很理智，我们还可以交谈。您想让我开到哪儿去？”

他的手心湿了，徒劳地想着解救自己的办法。另一个人没有不谨慎地开枪。他或许想用匕首，把刀尖对准脖子。匕首，尽管瑟尼纳很勇敢，但在所有的武器中，他始终不选用它。

“理智一点。”他继续道，“您的朋友们无意要加害于我。所以，您如果动用武力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会把您烤熟了的……咱们说点什么吧，真的！我告诉您，我身上只有几个路易……不？您对钱不感兴趣。那我可不相信……”

他平心静气地说着，但同时却很猛地把车开进了一条没有人迹的路。干什么？他想用一个过猛的动作吓唬一下后座上的人。这是他不惜代价的冒险。他把刹车踩死，朝左边拐去。汽车马上就失去了控制。

一阵沉闷的响声告诉了瑟尼纳，后面的人失去了平衡，已经滚到地板上了。汽车前后颠簸着。瑟尼纳直起身子，打开车门跳下车来。在汽车冲力的带动之下，他快速走了几步。汽车撞到了人行道的道牙上，停了下来。

“终点站到了，”他说，“请您下车……我很抱歉。我的驾车方式不讨人喜欢。不过我可以向您伸出我的手。”

另一个人一动也不动。他应该在这次撞车中昏过去了。瑟尼纳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车内。一个大块头在座位间横躺着。他打开车门，抓住躺在那里的人的手腕，但马上又松开了，好像被烫了一下似的。

“真可怕！他已经死了。”

他想起在图书室里听到的枪声。眼前的事实说明了一切。强盗们打死了这个不幸的人。

“我还以为……”瑟尼纳冷笑着说，“我完全可以向您保证，现在我有了一种神圣的恐惧！……可怜的老人。你允许我把你带到下一个路灯去吧。现在做介绍为时晚矣，但是我还是想看一看你的面孔。”

发动机突然熄火了。他用摇杆发动了车子后，坐到了方向盘的后面。他到底捅了一个马蜂窝！这群野蛮人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个栗发女人是个凶残可怕的人？好在他已经逃了出来。否则，他肯定也会被处决的。可是为了什么？……到底为什么？……

他在路灯下把车停稳后又来到了死者的身边。这个人，肥胖、络腮胡子，六十岁上下，穿着晚礼服，一朵白色的银莲花插在西服的扣眼上。他的硕胸上染满了血色。一颗子弹正好穿透心脏。就在车子穿过栅栏门，停下来时候，他肯定在设法逃跑。瑟尼纳搜了他的身，找到了一个装着名片的皮夹子。在煤气灯的暗淡光线下，他看到：

埃米尔和卡斯同·蒙古乔
私人侦探—迅速—严守秘密
巴黎十七区——巴拉尼大街四十二号

其他口袋里只有一条手帕、三个路易和一串钥匙，瑟尼纳在思索片刻后，便把所有的东西收了起来。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他也是从夏特莱剧院来，或者是从女男爵的晚会来的？所有的男人都穿着礼服，这是什么意思呢？王子的好奇心还很少经历过这样的考验。杀死一个私家侦探，真难想象！一定是非常值得啦。这是一场多么严酷的游戏呀……栗发女人也搅到这里头去了！

瑟尼纳用手臂把尸体夹在腋下，拖出车外，然后轻轻地把他放到人行道上。

“我请你原谅，埃米尔……或者卡斯同……，因为我要用这部汽车。你在哪里输掉的，我会在哪里赢回来的。我向你保证，以罗平的名义！我一定替你走到底！做为开始，我还是先到你家去。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你还没跟我说过话。”

他站起身来，再次看了看这具穿着租来的、不合身衣服的尸体，然后又看了一下表。很快就要三点钟了。这个如此多事的夜还会有什么东西不为人知呢？

瑟尼纳又登上了他白费力气搜查过的汽车。没有任何迹象。根据各种推测，他会在巴拉尼大街找到另一位蒙古乔的。谁会知道这会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无疑，瑟尼纳会告诉埃米尔……或者卡斯同这一悲哀的消息，向他解释他是在怎样的形势下卷进了这一悲剧，可是私人侦探会相信吗？无论要冒何种风险，自己亲自去调查岂不更好？

瑟尼纳一边驾着车，一边试着把这些事情排一排队：一边是金发的年轻姑娘，一边是一个凶杀团伙……然后是这位不幸的蒙古乔！或许他在调查，或许仅仅为那个所谓的樊尚小姐充当卫士？……

一座桥。塞纳河。夏图……

突然，瑟尼纳认清了方向。他们是把他带到了维吉奈。他对跑过的路程没有一点印象。

是的，蒙古乔肯定是被雇来照顾金发姑娘的。他是在夏特莱剧院附近被人家抓住的。然后这个团伙才开始进攻年轻姑娘的。最终会合在维吉奈。这是可能的。总之，可怜的蒙古乔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可是为什么要劫持他罗平呢？

瑟尼纳穿过入市税征收处。马路上始终未见到一点动静。这是最沉寂的时候，是最令人尴尬的时候。因为早晨还离得很远。

在拉福什附近，在找到巴拉尼大街，看到它那些简陋的房子和小货摊之前，他有点转向了。出于谨慎，他把车子停靠在离四十二号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审视了一下其貌不扬的房子。蒙古乔侦探所并非滚在钱堆里，非常有钱。他按响了门铃。一次、两次。到第三次时，女看门人拉了一下绳子，他走了进去。但是，始终多疑的他把一枚五法郎硬币插到锁舌和锁横头之间，这样做可以让他带着响声关上门，而且还能使门轻易地被推开。他很注意保证后方安全。他划燃一根火柴，确定了房子的玻璃窗的位置，在昏暗中摸索着楼梯口。

“蒙古乔！”他语气十分坚定地喊着。

一阵鼾声告诉他，女看门人又进入了梦乡。她仅仅醒了一下？现在道路畅通了。他平静地走过去，走上了楼梯。在二楼，他又划着了一根火柴。他立即就发现了铜牌子，挂在门的中央。

蒙古乔侦探所

他试着死者的钥匙。最长的那一个正好合适。随后，他必须格外小心。如果蒙古乔醒过来，害怕了，那这次冒险就会变糟了。真是发了疯，连招呼都不打就走进了人家的房子。“可是战斗已经打响，”瑟尼纳想着，“我还不知道我是否走进了一位朋友的家呢。”

他倾听着。一座挂钟在某处滴答走着，使得这宁静更加沉重，更加可以感知。突然，瑟尼纳吓了一跳。某个东西在蹭他的腿。他强忍着没喊出声来，匆匆地划燃一根火柴，看见一只黑猫，正仰起头来用那双熠熠放光的白眼睛看着他。

“嘘！”瑟尼纳说，“难道我发出呼噜声啦，我？”

雄猫弓起了后背，十分焦躁不安地咪咪着，表示它想要些东西。真的！它要把瑟尼纳拖到厨房里去。它饿了。它肯定很长时间以来独自呆在家中：第二个蒙古乔也不在家。

瑟尼纳尽管已有戒备，仍然十分细心地依次看了客厅、饭厅、两间卧室和书房。猫在他的腿间跑来跑去。瑟尼纳用最后一根火柴，点燃了蜡烛，它好像是被蒙古乔们用来封信的，因为蜡烛台上流满了暗红色的蜡脂。书房的窗帘是拉上的。没有一个人，从外面，能想象侦探家中会有来访者。

“让开，雄猫。我总会踩着你的。”

瑟尼纳把蜡烛举过头，在房子里慢慢转悠着。从哪儿开始呢？从图书室？从文件夹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一个姓名？一个地址？一种关系？……他发现了一套卡片，就在电话机旁边。可能是在手的业务卡片。还是赶紧看一看吧。他坐了下来，猫一下子跳到了他的身旁，用它的头轻轻地擦这位募然而至的人的脸。

“是的，是的，你很漂亮。”瑟尼纳嗫嚅着说道，“可是你妨碍了我的工作。你知道什么时候了吗？……三点二十五分。你早就应该睡觉了……其实，我也是的。”

他用灵巧的手指取出卡片，然后又把它们放回原处。其中大部分是空白的。或者是上面的名字已经被红笔划掉了。是业务归类。越来越温柔的猫，此时跑到了卡片盒上。

“，不，雄猫。够啦！”

他托起猫的肚子，把它托起来。它勾住了一本日历，把它弄落到地板上。

“畜牲！你想把全房子的人都弄醒吗！”

他捡起日历本，把它放回写字台上。在当天的那一页，有急匆匆地写下的两行潦草的字：

零点三十分。一定要来圣雅姆大街与我会合。

真走运！绳头又重新结上了。另一个蒙古乔……那个活着的……叫他的兄弟去救援。现在肯定太晚了。但是怎么会忽略了那个招唤呢？

猫一下子又跳回到桌子上，瑟尼纳用双手把它的头夹住了。

“好好听着，小猫。我们说死者是卡斯同。那么就是埃米尔写的这个啦……埃米尔确信卡斯同会回来的。你是怎么推断的，嗯？……我和你的意思完全一致……埃米尔并不怀疑他的兄弟正在冒着极大危险。他会制造出某些意想不到的事来……啊！我很担心，这些可怜的蒙古乔会被比他们强大得多的人袭击……在这关键时刻我应该介入……圣雅姆大街，看吧……你认识这个？……而我，我却只认识一个，它位于讷伊……埃米尔说：赶紧与我会合。这是什么意思？是雄猫的语言？……要到那儿去，十万火急！”

猫发出一阵烦人的咪咪叫声。

“当然，你只想着你的肚子，肮脏的个人主义者。好啦，过来吧……咱们快一点。”

他走进厨房，在碗橱里搜索着，最后找到了一罐猪肉糜，他给它切了薄薄的一片，然后放到地上，就在堆满了脏碗的炉灶旁。

“原谅我不能给你更多一些。因为我不能留下任何我来过的痕迹。那么，你明白了？”

他看着以厌恶的神态嗅着猪肉糜的猫。

“再见，老朋友，谢谢啦。你不会怀疑你差不多是一个孤儿了吧……我去试着把你的另一半父亲带回来。”

他抚弄着猫的双耳间，然后走出了公寓房。女看门人仍在打着呼噜。瑟尼纳让门无声地关好，朝汽车走过去。蒙古乔没有指明位于圣雅姆大街的房子的号码，这就说明他兄弟确切地知道在什么地方与他会合。这个房子在他们的调查中应该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

“这一次我要发狂了。”瑟尼纳想，“快，驾车去讷伊！”

二 架在脖子上的刀

瑟尼纳把汽车停在圣雅姆大街入口处的一间有“地滚球”游戏的小饭店“栗树饭店”的门前。寒意已经越来越重了。瑟尼纳猛搓着双手，蹲下去，站起来，为了增加点热量重复多次。他不怕被别人看见：街道很短，绝对没有人，而且在半死不活的煤气灯的照射下显得昏昏暗暗。蒙古乔应该在这里，在某个地方，而且很可能正处在危险之中。这一点是肯定的！瑟尼纳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官系统，某些征兆在告诉他，他已经接近目标了。

“我来了。”他低声说，“这很好。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是我来了。”

他沿着第一个小花园走过去，一面用手摸着栅栏门，感觉到门都是紧闭着的，一面仔细观察着黑漆漆的院内过道，窥视着微弱的光。哪怕是很小的光，都可以向他表明：就在此地。可现在，黑暗笼罩着，一切都是关着的。他很快地观察了一下马路的右侧。然后又蹑手蹑脚地来到马路左侧。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这样盲目地走着，用手去触摸锁，倚着碰锁，去扭动把手，真是太蠢了。但突然间，他的手摸空了。他胜利了。他站在一扇半掩的栅栏门前。蒙古乔应该在这里。

在过道的尽头，立着一栋二层楼的别墅。“轻一点，罗平。千万别出差错！……用脚尖走路……手里要握紧枪，这样更有把握。”他拿出在维吉奈时从他的看守那里要来的武器，冒险走进了花园。他很会不出声地走路，而且像幽灵一样地轻巧地悄悄走到了台阶前。这里也一样。房门半掩着。不过他的高兴马上就被焦虑所取代，他面对着房门另一边的黑暗犹豫了。他空有无穷的智慧，不尽的精力，他不能不回忆起他的对手们的野蛮的决心。他又看到了不幸的蒙古乔，他是被他们当面打死的。

可是对行动的挚爱战胜了他。他像一名潜水员潜入黑暗的水中一样，走进了黑暗。他双手向前，用脚尖探着路，慢慢地往前走。纳伊的别墅一般都是装潢得豪华高雅的。他每一步都可能出偏差，或者踢到一张地毯上，或者撞到一只柜子、一个矮脚小圆桌或是低矮的家具上。

没有一点响声……是否蒙古乔已经走了？……如果落进了陷阱，那么遭劫持的就只会是他啦。

猛然间，一声喊叫传了过来，它是那么粗犷，那么突然，又那么凄惨，使得很能控制自己神经的瑟尼纳也惊得发抖。

“不，不。”一个声音在哀求着……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然后又是一阵低沉的呻吟，就像是从被堵住的嘴巴里发出来的。某个人正在受刑，就在眼前，在靠左边。瑟尼纳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斜倚在墙上。真的！蒙古乔已经退出战斗，现在……他马上找门，手已经抓在了门把手上，他又听了听。一切又都归于沉寂，而这种沉寂比那喊叫声更令人心惊胆战。

呻吟又开始了，很弱，但拖得很长，只是一种嗡嗡声，就好像人们闭嘴唱歌时所发出的声音。瑟尼纳跪下来，一点点地把门推开。最终，他把头伸了进去。

房间里只有一盏放在钢琴上的半圆形的灯照着，显得昏昏暗暗。他虽然不能扫视整个房间，但是眼前的一幕已经令他惊呆了。在不到两米远的地方，一个人躺在地板上。这是一个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的老年妇女，脸的下部被从后面系起的口罩遮住了。她在黑裙子的外面，穿了一条白围裙。这位肯定是女佣了。她的身子在不停地抖动着。她看着这可怕的一幕，也只能这么低声

不停地呻吟着。瑟尼纳不让她觉察出来，悄悄地溜到她的身后。现在他看到了，结果差一点叫出声来。

在房间的另一头，还有一个女人，也是被捆绑着，一个男人正在拿刀威胁着她。暗淡的灯光只能映出他们模模糊糊的身影。只有匕首刃发出的凶光在闪烁着，一个粗鲁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赌你会说的，我的小妞。否则？……好啦！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你什么也不打算告诉我？……一次？二次？……这很好。你会愿意说的。我给你这个地方来一刀，就在耳朵下面。”

蹲着的男人站起身来，朝钢琴走过去，去取那盏昏暗的灯。瑟尼纳缩成一团，一只拳头堵在嘴上，为的是不发出惊叹来。这浓密的眉毛、厚重的胡髭……就是他从车里拖出去的那个死人的相貌。蒙古乔！……第二个蒙古乔！他抓着灯，把它放在被虏者的身旁。可怕的一幕。被捆着的女人，就是在杜伊勒利沿河大街上遇见的美丽的金发女郎。

各种各样的想法在王子的头脑里碰撞着。他建立起来的假设的工具脚手架一下子塌落了。蒙古乔是听命于那个凶恶的杀人女魔的！既然如此，那他兄弟又为什么被杀了呢？是因为缺乏纪律性？还是反抗？……可是现在，难道这个表面看上去像是坚定的维护秩序的人正在变成一个刽子手吗？尽管被所有这些无条理的思想搅得昏头转向，但瑟尼纳仍然能保持镇定。他认真地关注着蒙古乔的所有举动。他抓住年轻姑娘的头发，把一根指头放到她的脖子上。

“你感到了这里的动脉在跳动，是不是，我的小美人？……那么好吧，如果你坚持不开口，我只须再用刀按下去，生命就与你告别了！”

他审视着他的俘虏，手里举着刀子。瑟尼纳从女佣的身体上方举起了握着武器的手，女佣始终在呻吟着，她已经被这可怕的情景震住了。

“天杀的！”瑟尼纳在想，“我明白了。蒙古乔是为一个顾客干的，即坐收渔利的某个第三者。”

他瞄准了握刀的手。他保证能在这么短的距离内射中。但是他松开了扣着扳机的指头，因为他几乎可以断定年轻姑娘会开口说话的，而且她要说的东西将是他最感兴趣的。

“我给你一分钟。”蒙古乔继续说，“不会多一秒钟。”

他从背心上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只大怀表，一条腿跪在地上，开始计数：

“五十秒……四十秒……”

瑟尼纳的额头上挂满了汗珠。蠢东西！她总不至于让别人割脖子吧！她所掌握的秘密真的那么了不起吗？

“三十秒……二十秒……”

瑟尼纳感到他太阳穴的血也在按秒数跳。“她要动摇了……你，老太婆，千万别动。你一动就会让我射偏了。”

“十……五……”

蒙古乔俯下身去。

“声音再大一点！”

终于！她投降了！正是时候。瑟尼纳放下他的手枪。他看到可怜的姑娘的嘴唇在蠕动。可是尽管他伸长耳朵，也只能听到含混不清的喃喃声。真是太笨了。在他能够得到实情的时候，实情却离他而去。游戏的主宰，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一切。

蒙古乔把大怀表放回背心的小口袋里，站起身来，说道：

“你要撒谎可就错啦……我会验证的……不过，我想你是够聪明的……把它称作小藏身处，确实应该好好做个女人！”

瑟尼纳悄然无声地溜到在他左侧的长沙发的后面，此时，侦探正举着灯，穿过房间。

“人是沒有主见的！”

他绕过钢琴，掀开钢琴盖，把手伸了进去。

“确实真的。”他喊道，“其实我都有点不大相信。”

他拿出一个厚厚的黄信封，就是常见的那一种，然后放到手里掂了掂，好像要掂出它的重量似的。

“这个蠢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瑟尼纳低声咕哝着，“攻击两个女人，还差一点犯下罪行，为了什么？……为了拿到这个信封，我最多用十五秒钟，无需动刀子，不用恐吓，也不用看表，只要简单地在这间房里转一转就行了！”

蒙古乔把这个信封折成对折，放进一只口袋里，然后心安理得地连看都不看他的俘虏一眼，从离躲在长沙发后面的瑟尼纳两米远的地方走出了客厅。

王子犹豫了一下。他完全可以扑向蒙古乔，从他手里夺回信封。或者干脆去报警，救这两个女人。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就有电话。但这将会暴露他的在场，而他却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呆在暗处。哈！这两个俘虏肯定随后会获救的！重要的是要夺回信封，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去干。人们之所以要劫持这位年轻姑娘，蒙古乔的兄弟之所以被杀害，完全是它所引起的。所以，第一步，信封。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

他悄悄地溜到门口，到了黑漆漆的前厅才直起身子，然后抻了抻背心，校正一下领带，在纽扣眼里插上一朵花。在感到满意之后，穿过花园，此时他听到远处有汽车发动的声音。

“总是跑步前进，我的好人。我对你的窝了如指掌。一个小时之后，这些文件将要易手的。因为我只给你一个小时，让你想一想你的兄弟应该在什么地方，让你能够看一眼你抢来的这些文件，让你平心静气地脱衣服和睡觉，假如你有良知的話。而我，我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承认，我的理解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他从烟盒中取出一支雪茄，点燃，再看看时间，耸了耸肩。眼前的形势是这样的：一方面，金发年轻姑娘拥有极重要的文件资料，另一方面，有两类不同的对手：外国团伙和蒙古乔兄弟。可是侦探是私人侦探，他们不会是自己干的。那么是谁躲在他们的背后呢？

还有一个人要揭露出来。这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退缩，他发布凶残的攻击命令。像一些无所谓的琐事一样开始的这些行动，好像很有趣，但它已经渐渐演变成血腥的悲剧，演变成越来越神秘的人物之间的殊死决斗，差不多不留一具尸体。这真刺激，但又十分危险！

瑟尼纳登上德·第戎车，不慌不忙地朝巴拉尼大街开去。蒙古乔的汽车就停靠在人行道边。这是一辆一九一八年的雷诺车，车速至多可以达到每小时四十公里，车子显出了主人們的寒酸。

楼上有了光亮。侦探应该在检查他的猎物，瑟尼纳又一次地看了看时间。

“关键是我所产生的灵感，在从死了的蒙古乔手里拿走这些名片时产生的。从那时起，直到人们证实出他的身份，假如人们发现了他，我总还有时

间考虑应变办法。但是千万不要把绳子扯得太紧。快一点，你这还没死的家伙，我再给你二十分钟！”

他在绕着这一片房子转圈，一圈、两圈。寒气变得十分刺骨。在绕第三圈时，灯光熄灭了。但还是不要太匆忙。

“行啦，再绕一圈，别跑，罗平，不要跑。别弄虚做假！”

二十分钟过去了。他以坚定步履走上前去，按响了门铃。他有什么好担心的？蒙古乔兄弟应该是在夜间经常外出的，这是他们的职业所决定的。由于他们是两个人，所以女看门人对他们的来来去去已经习以为常了。他现在就来扮演另一个蒙古乔吧。

门打开了。借助于一枚五法郎硬币，瑟尼纳保证了他离去的方便。

“蒙古乔！”

他从昏暗的门房前走过，直接上了二楼，手里拿着死者的那串钥匙。他以梁上君子的灵巧，溜进了前厅。一阵响亮的呼噜声从一个房间里传出来。畜牲！这绝不是良心受到谴责他才感到窒息的。注意猫！

但是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黑猫肯定已经睡到它主人的床上去了。瑟尼纳清晰地记得方位：书房在右手边。瑟尼纳可以处在蒙古乔的位子上，坐到桌子前研究这些文件了。然后，他会把信封藏到上面的抽屉里，准备拿给他的兄弟看……然后，他就会采取严格的措施……可是不会再有然后了。如果文件没在书房里，那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找出来。

瑟尼纳轻轻溜进书房，悄无声息地把门关上。呼噜声足可以向他报告情况。他不受任何干扰，他有的是时间。他摸索着辨别方位，发现了桌子，他便认真地检查起来。他用手抓住蜡烛台。划一根火柴！糟糕，只剩两根火柴了！他坐在扶手椅里。尽管火柴不多，但成功有望。猛地，他划燃了第一根火柴。火柴着了，他马上把它凑近蜡烛。房间仍然是他离去前的那个样子。唯一的不同是：日历本上的那一页被扯了下去。

瑟尼纳拉开抽屉后看到了信封，他呆住了。妈的！抽屉的打开发出了一声信号。有好一阵子，他觉得自己落入了陷阱。响声停了下来，然后又一次响了起来。原来是电话。快！

瑟尼纳是个善于决断的麻利人。他用手指捏灭了蜡烛的灯捻，避免它熄灭后冒烟。同时用肚子推上抽屉。然后跨了三大步，他躲到了遮住窗户的厚厚窗帘后面。电话铃始终不停地响着。

“我完全有时间逃出去。”瑟尼纳在想，“这个不修边幅的人瞌睡肯定很重。”

他用力坚持着，缩成一团。房门终于打开了。蒙古乔露面了，手里还举着一盏煤油灯。

“够了，够了。”他气势汹汹地说。

他穿着睡衣，拖着白拖鞋。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揉着眼睛。猫紧跟在他后面，竖起尾巴。透过窗帘的缝隙，瑟尼纳观察着这一切。“这个大雄猫会来蹭我的。我无法逃避了。”他取出手枪。蒙古乔此时摘下了听筒。

“哈喽……是的，是我……什么？……”

他的大胡子抖动起来。他笨拙地坐在了大写字台的一角。

“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的巡警？……在巡逻？……”

他机械地重复着对方讲给他的话。他显得十分痛苦。

“您肯定这个人就是他吗？……不，他没有任何理由呆在那里……这是

因为别人认出了他？……是的，也许是夜间出没的强盗干的……当然啦，我马上就来……是的，谢谢。”

他放下听筒，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如此地意外，如此地不寻常。瑟尼纳差一点要采取行动了。蒙古乔哭了，他以为是独自一人，根本就无需掩饰自己的悲痛。泪珠在他的脸上闪着光。

“我可怜的卡斯同。”他喃喃道，“我可怜的卡斯同！我早就跟你说了，一定要小心。”

猫走近了窗帘。它以一种命令的口吻在咪咪叫着。

“住嘴。”蒙古乔叫了起来，“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打开这扇窗吗！”

他十分笨拙地站起身来，颤抖的手举着煤油灯。他好像一下子变得苍老和没有战斗力了。

“快，过来，咪奴……他很爱你，这你是知道的！”

他走了出去，拖拉着双脚，他穿着拖到腿肚子的睡衣的样子十分可怕。

“可怜的妇人。”瑟尼纳在想，“谁都可以是一个无赖，但同时又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动作要快一点……埃米尔……我都快要冻僵了！”

蒙古乔在那边房间忙碌着，还间杂有移动椅子的声音，和抓门的声音。猫现在在厨房里叫了。蒙古乔不时他说上一两句话。他在自言自语。他又来到书房的门口，此时已经穿戴整齐，手里举着煤油灯。

“我把它塞到哪儿去了？……，在大衣架上！”

他走出去，很快，平台上的门关了起来。一阵钥匙在锁里的转动声。一分钟过后，蒙古乔的脚步声已经在人行道上响起来了。他被严重挫伤了，以致连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瑟尼纳仍然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然后他撩起窗帘，用他最后那根火柴重新点燃蜡烛，又坐回扶手椅里。他情绪激昂地拉开抽屉，把信封放到了写字台上。它还没被打开过。

“这个人真怪！也许他要等他兄弟……或许他完全清楚里面的内容。”

瑟尼纳翻过来转过去地看这信封，同时在想他该如何做。拿走它就会暴露了他的介入。可是他又极想把它打开……他匆匆地浏览了一下房间，发现了和他手中的完全相像的一叠黄信封。现在不能再犹豫了。于是他拿起了一把裁纸刀，只一下子，便拆开了这个神秘信封。里面是厚厚一叠纸。他展开这叠纸，放到手里抚平，一张一张地研究起来。

它们是空白的。

难以置信！十二张白纸！他并没有睡觉，他被击倒了。他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这十二张没有一个个字的白纸。这真是太奇怪了！

受了这么大的羞辱，他冷笑着。他双手紧握成拳头。在他的冒险生涯中，有过许多的巅峰和低谷。他也遭遇过许多的神奇事物，但他从未感到过被这样肆无忌惮地耍弄。十二张白纸！不，这是为什么人取的？这个长着海豹式的大胡子、穿着令人发笑的大睡袍的蒙古乔，已经预见到会有人潜入他家？他奸诈地用这荒唐的信封替换下了原来的信封。或许……

啊，不！是这个蒙古乔被愚弄了。金发姑娘在遭遇了杜伊勒利沿河大街的突袭之后，肯定会倍加小心的。她把文件藏了起来，而钢琴里的信封，只不过是用来蒙骗可能出现的盗贼的。很自然的藏物地方，却令蒙古乔感到十分惊奇。

可是这个家伙为什么不当场验证一下信封里的东西呢？……也许只是因

为他太愚蠢了。他以为已经把猎物吓坏了，与此同时，她却以瑟尼纳十分欣赏的，现在才见到其真正价值的勇敢愚弄了他。妈的！要在刀子架到脖子时撒谎，这是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敢的。不过，在瑟尼纳的车里，在逃脱了被骚扰之后，她不就是在提供一个假地址时，证明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吗？这个捣蛋鬼！多么放肆！能够找到她该多好。然后对她说：

“钢琴那一招真是绝妙！我当时也在场！我很欣赏。我当时也是相信您已经缴械投降了。祝贺您。”

瑟尼纳在想象着。再见到她！……该轮到她让她吃惊了。要让她把注意力放到这个把她的把戏看得一清二楚的奇怪男子身上。这很容易。他已经知道地址了。在书房里肯定有电话号码簿。他站起身来，很快就在书柜下面的架子上发现了它。

他把这大厚本子放在写字台上，一面咒骂着暗淡的光线，一面翻阅着。讷伊……圣雅姆大街……有啦……塞西尔·德·马雷丝女男爵……

这很好。这太好了。如果是某位玛丽·杜邦或者让娜·杜朗的话，那不知道要费多少力气呢。塞西尔！多么悦耳。他生活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塞西尔。他放声哭了起来。

“罗平，老伙计，你能肯定？……肯定你在这一点上有误！”

他轻轻地合上簿子，又回想起他生活中出现过的所有迷人的身影，这常常搅得他心神不宁。可是现在不是怀旧的时候。

他把这本厚簿子放回原处，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又拿起这些纸，把它们对着烛光竖起来看。没有密写墨水的痕迹。不，他并没有弄错。这确实是圣法斯的信纸。蒙古乔只是一个智力有限的粗人。生活多么美好。啊！塞西尔！生活多么美好！还是让我来关心你的事情吧。你现在应该知道他们会杀人的。尽管你英勇无畏，可是如果我不插手的话，他们会更加凶悍。晚安，塞西尔……今夜已经够了。我要去睡觉了。

他把纸折起来，装进一只新信封里，然后细心贴好，放回抽屉里。他再把老信封揉成一团，塞进自己的衣袋里。

他最后又扫视了一眼。一切都照原样。他吹熄蜡烛。当然啦，蒙古乔已经在离去时把能通汽车的大门锁上了。

“请开门！”

他登上了强盗团伙这么乐意帮助他的汽车。他随后把它丢弃在特莱阿尔大街的菜市场对面。他的单身宿舍距这里只有两步远，就在奥斯曼大街和库塞尔大街的交汇处。睡前他洗了一个澡，还吃了一个鸡翅膀。

塞西尔！这个名字越来越让他开心。他直到合上眼睛时，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

卡斯同·蒙古乔的被杀没能引起很多的传闻。整个国家都把眼睛盯在了塞尔维亚国王皮埃尔一世上。新闻界发表着热情洋溢的文章，追忆皮埃尔·卡拉若尔日维奇曾经在法兰西读书，甚至还曾是圣希尔军校的学生。在一八七一年战争时，他在外国人荣誉军团服役。是荣誉军团的中尉，在奥博莱车站战役中，他勇敢参战。他获得了一八七一年奖章，是接受此项授勋的最杰出的人物，他是从法里埃议长手里接受这一奖章的……

瑟尼纳王子在打着哈欠。好！很好！……让我们看看《晨报》说些什么吧。也是国王。真讨厌，这位勇敢的皮埃尔！那么《费加罗报》呢？……第一版的一篇大块头文章是社论作者在强调米歇尔大公和西里里的玛丽卡公主

的未来婚姻的重要性。由于这次联姻，西里里将会摆脱中央帝国的影响……

“噢！真见鬼！”瑟尼纳叫喊道。

他打开《高卢人报》。上面是关于年轻大公的另一篇文章……圣希尔过去的学生，像他的叔父一样……肯定在国王走后还要在法兰西逗留几天……《小报》刊登了大公的照片。他穿着乡村的服装，站在玛丽卡公主的身边。

“天啊，她真丑！……没有一点关于蒙古乔·卡斯同的消息，这是自然的啦！……蒙古乔，他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奴仆，一个地痞。我真想给他们寄上一份公告！当我想到已有二十四个小时以上了，还……算啦，或许在晚上的出版物上会有一些东西。”

瑟尼纳一个下午都是在康邦街上的联谊会里度过的。在那里，他沉着大胆地坐庄发牌，结果让他赢了有三百个路易。他需要稍许松弛一下，暂时把他称之为“塞西尔事件”的东西从头脑里赶走。随后，他可以尽情地思考它。可是眼下，就像他在恶战前所做的那样，他需要休整一下，以便使他的思维更敏捷，注意力更集中。他买了晚上的出版刊物，回到家中。新闻界终于提到了蒙古乔。

一个老侦探的神秘凶杀案

原警探卡斯同·蒙古乔，昨天清晨，在夏图的人行道上被发现死了。是被一个去市政厅的种菜人发现的。不幸的人胸部有一处致命伤，是被枪弹打的。检查他的资料和证实他的身份费了许多时间，幸亏他的一位老同事偶然认出了他。偷抢好像不是这一罪行的目的，因为死者的衣兜里还有三个路易。人们只能推测卡斯同·蒙古乔是一次复仇行动的牺牲品。也许他是被一名新近放出的囚犯杀的？卡斯同·蒙古乔被他的上司们认为是很有能力的警员，他最近提出辞职，是要他的和他一样的兄弟，安全署的探长埃米尔一起成立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

现在总探长加尼玛尔接手了这桩案子。因与亚森·罗平的纠纷而闻名的这位出众的探长，能够很快将这件扰人心烦的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谁又能使我们的首都摆脱这群盗贼呢？因为他们的厚颜无耻和胡作非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瑟尼纳高兴得笑了起来。他满意地看到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也许某种嘲弄人的魔法总有一天会让这两个对手面对面相遇？同一份报纸还提供了一条有关塞西尔的小短文。

发生在讷伊的入室盗窃

一个陌生男人，借助配制的钥匙闯入了德·马雷丝女男爵和女佣朱丽叶·拉波特居住的别墅，攻击和捆绑了这两个女人。然后，在用刀子威逼下，他迫使德·马雷丝小姐向他提供寄藏她家庭情况的文件的地方，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盗贼来说没有丝毫价值。

“我无法弄懂。”女男爵对我们说，“对我来说，这只能算是一次偶然的巧合。我们的小偷弄错了对象。”

“看！看吧！”瑟尼纳认真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假设在杜伊勒利沿河大街上同样弄错了对象……那么多的偶然巧合！……为什么塞西尔没有提及这次劫持的企图呢？……相反地，她为什么会为盗窃案而报警呢，

既然是她耍弄了埃米尔？……”就这最后一个问题，他很容易地找到了答案。

“显然是由于她的女佣，因为她是这次侵扰的见证人……如果在圈子里有一位勒索者的话，真有文件要取回呢？……可是他到底站在哪一边呢？……敲诈勒索事件是很少伴着凶杀同时发生的……”

瑟尼纳自己倒了一点波尔多葡萄酒喝，然后在自己的豪华客厅里来回踱起了步子。就像他每次需要集中精力时所做的那样。有时，他站在装饰壁炉的威尼斯大镜子前，高声说话，自问自答：

“埃米尔……好，埃米尔将有两三天脱离战斗。由于要调查，他的背后肯定跟了一大群老同事。他们也绝不会让他过得轻松，因为法国司法警察总署的人们是不大喜欢变节者的。他脱离战斗，但他现在已经知道信封里只是几张白纸，因为他肯定打开了它。他很恼火。他真正感到他兄弟——我看不到有什么关系，但它确实存在着——死得不值得。于是，他还会到塞西尔那里再尝试一次……他绝不会默守失败的。”

想到此，他停了下来。本能告诉他，被称作“凶杀团伙”的那帮人绝不会无动于衷的。从这方面来说，塞西尔也受到了威胁。可是他确实对杀害卡斯同·蒙古乔的那些人一无所知。无法预测到他们今后的行动。况且他们人多。至少有五个人！

“可是罗平也有自己的队伍呀！他将要动员他们！不能再拖了，得马上开始！”

他坐在一张昂贵的英格兰式的写字台前，写了五封气压传送信。然后他按铃把随身男仆叫了进来。

“快点跑。这很紧急。”

没有什么好等的，好像他很能等待似的，他血管里的血在急速流动着。他来到圣马丁门剧院，那里正上演《尚特克莱》。后来到拉吕亚饭店吃的晚饭。他睡得很少，也很不好。九点钟时，他的忠实追随者们都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他立即向他们发出了命令。

“马雷肖，你盯住塞西尔·德·马雷丝。你记住她的所有外出，记下所有拜访她的人。但是要讲究技巧。嗯？你别让人看到。”

“相信我吧，老板。”

“昂布鲁瓦兹……同样的指令对付蒙古乔先生。要小心。他尽管显得不那么狡猾，但还是能够发觉有人跟踪的……稍有情况，你们就给我打电话，你们两个人。我不会离开这儿。你们两位，朗方和卢瓦佐，你们听到了吗？同样的指令。你们接替他们俩。因为我要求日夜监视。好啦，行动吧。”

他把最信赖的人让·都德维尔留在了身边。让和雅克·都德维尔两个人都是警署的警探，他们会把法国司法警察总署的言论和行动举措统统报告给瑟尼纳。

“那么，让，说说情况？”

“其实，老板，他们也不知所措。蒙古乔兄弟确实口碑很好。他们不是雄鹰，但完全可以信赖。”

“很正派？”

“我想是的。埃米尔昨天下午耍了花招。他声称他确信其兄弟是一次复仇行动的牺牲品。一个曾经被卡斯同逮住的家伙干的。可是加尼玛尔怀疑他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你为我准备一份介绍他们服役情况的资料，并且随时向我报告。”

“是。”

“噢！我告诉你，一辆汽车被弃在了市场前面，就在特莱阿尔大街那边。是一辆德·第戎大黑车。车牌号肯定是假的，可是谁知道呢。没法找到车主。最后自己想办法应付吧。”

“我会尽力的，老板。”

瑟尼纳打发走了都德维尔。战斗已经开始了。

三 西蒙娜·德·马雷丝

四天过去了。在这死气沉沉的四天里，瑟尼纳咬紧牙关地等待着。为了消磨时间，他在读一位曼海姆的银行家写的关于艺术品收藏的名著，还准备今后，在此事件了结之后，前去拜访他。他绝对足不出户。人们给他送来一抱抱的报纸，他十分不耐烦地浏览着。都是关于塞尔维亚国王的消息！总是些关于东方问题的东西！始终是殿下们之间的那些或多或少的荒谬的争吵。

“啊！如果我生下来时就得到了一个王位的话，”瑟尼纳想，“那就看我怎么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理顺吧！哼，不可能。当强者在谈判时，而我呢，我却在关心着前警探蒙古乔的事情。罗平，让我告诉你吧：你只是一个小小生意人。”

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萌生出来的忧郁和消沉让步。他十分粗暴地对待自己的亲人，而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他或许到健身房去练习击球。要么他就呆在自己的洗手间里，在一面镜子前，找乐一样地“做头部化妆”。他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油脂、软膏、香脂、香粉。他拥有的假发、胡须和胡髭，比一个法兰西剧院的演员的还要多。他还有塑胶的秃头套和各类能改变其口和鼻子形状的橡胶器具。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装扮成公证员、科学家、大流氓或者部长。“要一个法里埃，来！”他就变成了议长。“变成埃米尔！”一眨眼功夫，他就成了胡须浓密且眉毛厚重的埃米尔·蒙古乔。可是，他的忧虑却丝毫未减轻。

他冷笑着读完了关于卡斯同的葬礼的文章。市政厅的一大批官员都谈了情况：“模范警探……曾想自己展翅飞翔……非常痛心的损失……永远不应该离开这个大家庭的……”总之，一派胡言。但是有些问题摆在眼前，是瑟尼纳反复思索而找不到答案的。蒙古乔兄弟是受到了普遍尊敬的。但是，他亲眼看到埃米尔要杀死一位毫无抵抗能力的年轻姑娘。那么，真正的蒙古乔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正派的人？流氓无赖？……更应该是后者。他们屈服于利益的诱惑。要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只需买通埃米尔也就可以啦？

瑟尼纳正在研究着这个问题，头朝下地吊在吊环上，这时，他的用人把昂布鲁瓦兹带进来了。

“快汇报，懒鬼！”瑟尼纳大声喊叫着。

“好的，老板，没有什么大事。蒙古乔亲自去采买。他买得最多的是罐头食品，啊，还有牛肺，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然后，在中午，他在饭店吃的饭。昨天他吃的一种小香肠和……”

“我不要听这些。我不是问你他吃什么，而是他在干什么。”

“我还有，老板。他在‘美国’给自己买了一套黑衣服。在下葬完后，他到博尼奥尔那里去结帐。然后，他去了德麦锡纳大街的米贝尔热隆家……”

瑟尼纳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屈伸向上后，坐到了杠子上。

“夜里呢？……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他时常半夜外出。”

“我敢向您保证，他并没有出来。我和朗方，我们俩人轮流盯着的。”

“好。你们继续这么干……如果你吃饭、坐出租车需要钱……去找奥克塔夫。”

瑟尼纳在淋浴时，马雷肖来了。

“有什么消息？”

“我不知道，老板。还是您自己判断吧。”

“大声一点。妈的！”

“女男爵前天被召到警署去了。”

“很自然。然后呢？”

“快五点钟时，她要了一辆出租马车，到瓦尔—德—格拉斯街拐角的圣雅克街下的车。她进了一家健康中心。”

“什么？”

“是的，老板。这是穆蒂埃医生的健康中心。我记下来了。”

“他是治什么病的？……显然你是忘记打听了。非得事事让我亲自来做。那么，后来呢？……她在那儿呆了很久吗？她总不会生病了吧？”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唉呀！你的表肯定停摆了！”

“我向您保证，老板。在十七点三十分，她去了马尔泽尔布大道的皮货商雷纳尔迪那里。完事她回了自己家……昨天，她在近中午时外出的。在‘布律耶尔雄鸡店’吃的中饭。”

“一个人？”

“当然啦。下午她参观了杜朗—吕埃尔的油画艺术展，在朗佩尔麦耶那里喝的下午茶。”

瑟尼纳关上水龙头，拉开遮帘，递给马雷肖一条浴巾。

“拿着，在我思考时，帮我擦干。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这么一个一夜遭受两次袭击的女人，她到处闲逛，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你都说完了吗？”

“没有，还没说完。她的老女佣，朱丽叶·拉波特，回她在索洛涅的家里休息去了。”

“那么，塞西尔·德·马雷丝没有任何人在身边了……用劲擦，牲口……要紧紧盯住。”

“卢瓦佐在那儿，老板。”

“很好，谢谢。你可以走了。”

瑟尼纳发火了。四天了，没有任何进展。一个说在吃小香肠。一个说在喝茶。这是在把谁当傻瓜呢？这个装着白纸的信封丝毫没有被触及。他度过了一个阴郁的上午，兴味索然地吃了中饭。都德维尔在喝咖啡时出现了。

“我在等你，你知道……来一杯咖啡？……好，现在快说吧。”

“您会失望的，老板。首先，两个蒙古乔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是萨尔特省人。他们有在芒市学习的证书。在他们的在间接税务所做书记员的父亲死后，他们来到了巴黎。幸亏路易·儒贝尔议员的举荐，他们才得以进了警署，他们开始了老好人之路，没有什么光辉业绩……现在，人们严格审查了他们曾经有幸抓过的那些坏蛋的名单。名单并不长，所有的可疑分子都已死了，或者被长期监禁了。我已经为您把这一切都概括到一张纸上了。可是，关于我们关注的这方面的消息却一点没有。”

“剩下的是他们的事务所了。人们始终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创办它。埃米尔对这件事很无所谓。他们既然创办了它，还是可以勉强维持运作的……跟踪啦、婚前调查啦、通奸事件啦……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卡斯同或许是被他认真调查、揭露的某个情人的牺牲品。”

“概括地说，你们现在还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你们至少还在关注着在

女男爵家中发生的偷盗事件吧？”

“他们安排朗普负责这一事件。一个年轻的……由于国王的来访，加尼玛尔缺人手。所有的人员都动员起来了。上面害怕无政府主义者闹事。”

“我知道。整条战线是无成效的。好吧！还有一句话：你的同事们是怎样看待蒙古乔兄弟们的？他们是否有怨言？”

“还不至于。我们那里，大家都不大喜欢私人侦探。但是我得承认，埃米尔确实结交了很多朋友。”

电话响了，在吸烟室里。瑟尼纳走过去，摘下听筒。

“噢，是你，卢瓦佐？……很好，是的，你干得很好……跟着她，当然啦……尽快给我打电话……我打赌，她会回健康中心的……等一会儿见……”

他又回来跟都德维尔说话。他的眼睛放着光。他在微笑。

“这个卢瓦佐十分得力。”他说，“女男爵刚刚又要了一辆出租马车……现在是两点半……三刻钟时就可以到圣雅克街。三点是探视病人的时间……我总觉得会有新情况……我的小让，你走吧……后天再来……争取给我带成果来……不，这不是责备！”

他喝完杯中咖啡，点燃一支香烟。当然，塞西尔同样有可能去森林或者去逛大商店。但是他断定她是又去了穆蒂埃医生那里……不是去看病，而是去看望某一个人。那里肯定有位病人是她特别关心的。

“奥克塔夫！”

“在这儿，老板。”

“把梅塞德斯开出来……我们出去兜个小圈子。”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穿了一套暗淡的西服，外面是一件深色的风衣。

“我是否要化妆？……这样更谨慎一些。”

他对着几副假胡须犹豫着。一个小的棕色胡子最后被选中了。如果偶然相遇的话，这仅仅是给塞西尔一个变化。他刚把它固定好。电话就又响了起来。他信手抓起一顶圆礼帽，然后摘下听筒。

“怎么？……是的，这正是我所想的……不。不要等我。赶紧回讷伊。如果我需要你的话，我会给你往‘栗树饭店’打电话的。好的，谢谢。”

确实！她正是去了健康中心。两天功夫去了两趟，这说明有些问题。

“走啦，奥克塔夫……到瓦尔—德—格拉斯去。快！”

他跳到车里，完全恢复了蓬勃生机。塞西尔·德·马雷斯男爵到健康中心去看个什么人呢？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还是一个病人？这种探视和瑟尼纳刚刚开始插手的这件惨案有什么关联吗？

“如果在这意外事件中有一位病人的话，”瑟尼纳想，“那就是我！因为，首先，要让一位对我特别冷漠的女人如此关心，就应该生病。其次，我所介入的这些事情是如此地支离破碎，以致我在想是否不应该胡思乱想。第三点，罗平是一个有宗教幻想的人，正如人人皆知的那样。所以，健康中心万岁！”

“我送您到什么地方去，老板？”

“再远一点，在医院前面……你就在那儿等我。”

一辆出租马车在街的另一侧停着，就在医院的前面。塞西尔肯定没打算呆很久，她才把车留下的。

瑟尼纳下了车，沿着高墙步行着。高墙上方显露出已经落尽树叶的法国

梧桐树枝。主楼样子显得很让人讨厌，窗户上都装有护条。在进门的地方，一块铜牌上写着：

穆蒂埃医生
住院实习医生
请预约

他走进大门，来到一间有着雪白的墙壁和打了蜡的地板的谈话室，它既像诊所，又像女修道院办的女子寄宿学校。右边，是装有玻璃的凹入建筑物的阳台，中间有一个小窗口，里面坐着一位负责誊写工作的女护士。尽头是一个双扇门。瑟尼纳走近窗口，彬彬有礼地打着招呼。

“请您原谅，夫人。是否可以在家里接受穆蒂埃医生的诊治，还是只能在这里进行？”

“只能在这里。请看一下您身后的黑板。”

她稍稍抬了一下头，便马上又埋头处理她的资料了。她只是漫不经心地观察了一下，这对瑟尼纳的计划实施是再好不过了。他站在写有门诊日期和时间的黑板前呆了一会儿，然后，大大方方地走向通往大街的门，带着响声把门关上了。

但是他并没有出去。他俯下身子，飞快地从小窗口下面跑了过去，他躲过了女护士，从尽头的门溜了进去。它通向一条宽宽的、空无一人的走廊。一条软垫长椅靠墙的一边放着。墙的另一边有好几扇门：总务处……洗衣房……药房……办公室……

“哈！”瑟尼纳说，“我更喜欢健康！”

他一直蹑手蹑脚地走到走廊的尽头。四周一片寂静。两扇非常吝啬地投进光线来的窗子是装了磨砂玻璃的，玻璃上还刷了一层白色涂料。

“缺少空气！……缺少空气！……”

他推开双扇门，倚靠在一扇打开的门上，惊呆了。

“见鬼！一群疯子。”

他被眼前见到的情景吓呆了。

“都是女疯子！”

一个院子展现在他的眼前，院内的小树很娇弱，院子被高高的围墙包围起来，里面灰暗潮湿，一副颓败的样子。在这样的院子里，游荡着女人们的身影。她们都穿着深色的统一服装。她们并没有聚拢在一起，也不是成双成对地在闲逛，每个人都是单独地陪伴着自己的烦躁。而瑟尼纳，他多少次地战胜过危险，多少次地面对死亡微笑，现在却吓呆了。这些女人中的一些人在指手划脚，然后猛地停下来，随心所欲地大笑起来，就好像她们在过节一样，然后又蠕动着嘴唇，一蹦一跳地走开了。其他的人则径直走到她们面前，低垂着头，双手背到身后，全神贯注地在思索着永无答案的问题。还有一个在原地转圈，好像做儿童游戏。这一个小小的运动着的人群都缄口不说话。它引起人们的幻觉，就像是一群死人在跳舞。

但是很快会发现，随处都有穿白工作服、身体健壮的女护士在监视着她们的这些寄宿病人的休闲活动。然后，人们马上就辨认出那些穿着城里衣服的来访者，他们正在尝试着跟他们的接受治疗的某位亲人或某个朋友交谈。一个男人在走着，一个女人靠在他的手臂上。她在认真地听他说话，但是

眼睛却在望着别的地方。瑟尼纳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在了眼里：带护条的窗户、很可能拴住的门，高度警惕的看守，最后他的眼光落在了塞西尔的身上。

她是唯一一个坐在树林间石凳上的人。在她身旁，站着一个人与她相像得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姑娘，只是比她更温柔、更天真。同样的金色头发，同样的身段，同样的优雅，但是瘦得令人担心，脸上是病态的无表情，而且那种心不在焉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酸。

她的妹妹？这是无疑的了。一个夜间的塞西尔，黄昏的余晖马上就要抹去的一个拓影。瑟尼纳一下子对这一对不幸的人产生了怜悯之情。塞西尔在说着话，他不惜一切地想听清楚她说的话。可是他发现一个女看守正在盯着他这一边。他必须马上装出来访者的样子，否则很快就会要他做出解释的。

他走到院子中央，这正是时候，再晚一点的话，他就得承认将会给他留下可怕的回忆。朝哪个女人走过去呢？他不征求意见，突然地出现在一个病人的身边，会不会惹出麻烦呢？

他看准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她刚在离塞西尔和她妹妹不远的地方坐下来。于是，他朝她走了过去，向她伸出双手，好像很高兴有人在等他似的。

“您好！”他说，“今天一切都还好吧？”

再也没有谁注意他了。在他身旁的女疯子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她正在搓着自己的双手，一刻也不停，好像她要摆脱某个污物。尽管她已经满脸皱纹，但仍保持着一种高贵的气质。

“夫人，”他低声说，“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我……但我什么也无求于您……我之所以坐在您的身边，是因为我累了……太累了。”

这句话像是唤醒了这个精神病人意识中的某些东西。她以一种很冷漠的语调重复着：“疲劳……太疲劳了……”，但是她并不转过头来。他无论怎么坚持也无益。

可是，瑟尼纳十分温存地把手放到那双着了魔的手上，好像是有什么地方要表示歉意似的。距他几米远的地方，塞西尔跟她妹妹以一种活泼的语调交谈着，她不可能捕捉到他的谈话内容。相反地，却有“另一个塞西尔”在用心地听着她的谈话。她差不多要康复了，或许她是属于心理障碍病者的那一种，她只是受着阵发性的神经错乱的煎熬。

塞西尔哪儿有力量表现出高兴，尽管她得承受痛苦？“是什么性格，”瑟尼纳在想，“我很钦佩她，这个小‘女人精’。任何一个男子都赶不上她的一根毫毛！我也不行，她让我感到了自己在这个院子里的失落！”他紧紧抓住放在膝头的双手。

“我是您的朋友。”他喃喃道，“那儿……别激动。”

但是他马上明白了他的邻居情绪激动的原因。一个穿白衣的男子从楼里走了出来。是医生穆蒂埃，肯定无疑。五十岁光景，佩戴着勋章，戴着眼镜，下巴上蓄着一撮山羊胡子。这是个敌人！因为他认识所有到他这里来的男人和女人。瑟尼纳歪斜地坐着，俯身对着那可怜的女疯子。

“您别站起来……您会毁了我的……请镇静！镇静一点！”

跟她说话，就像跟一匹又要哄，又要小心对待的易受惊的马说话，他真恨不得死。但是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她安静下来。医生在环视了一圈之后，径直朝塞西尔坐的地方走过去。他握住年轻姑娘的手，神态自若，然后又轻

轻拍了拍她妹妹的脸。

“进步很大。”他说，“您同意吗？”

他坐在了她们中间，伸出一只手臂按住了病人的肩膀，然后开始低声地跟塞西尔交谈起来。瑟尼纳知道，他什么也听不懂，而且还在白白地浪费时间。这已经算知道得不少了，塞西尔还有个妹妹。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而且，如果……

当然啦，是的！穆蒂埃医生在巡视他的病人，她们显然都是出身高贵的家庭，他得对她们非常尊敬。这就要花费他很多时间。现在他的工作室里可能没有人，这是一个应该抓住的机会。

瑟尼纳站起身来，出于谨慎，他对女疯子俯下身去，做出要拥抱她的样子。

“谢谢。”他低声说道。

一名女看守走了过来。也许他的出现令她觉得奇怪？也许他坐在了一位平时很少有探视人的女人身边？他只得装出不得不离开的样子，同时还两三次地回过头去，好像很不愿意走似的。女护士始终在盯着他。他推开了走廊的门。嘿！

现在，他应该迅速行动。要是这位看守忽然想起问医生刚才离去的那个人是谁，那就要发危险信号了。他一直跑到办公室的门前，敲门，然后轻轻推开门：没有人，他马上走了进去。

除了走廊，没有其他出口。两个装了护条的窗户朝向一个小院子，小院里有一半地方堆满了煤。瑟尼纳看了看表。

“你只有五分钟，绝不再多。那位好心女人去问医生，一分钟。医生让她谈情况，一分钟。他向塞西尔告辞，一分钟。他穿过院子，一分钟。他到达这里，一分钟……是得这么计算。”

他已经开始行动了。他的眼睛像照像机一样把房间的情况都收了进去……宽大的写字台……玻璃大柜里排列着精装的大部头书……金属文件柜……是病人的卡片箱？肯定是的……

他拉开上面的抽屉。一分钟……他没有弄错。这个抽屉装的是以“A”字打头的……“M”字打头的应该位于柜子的中间部位。再一个抽屉……雅坎……若利……没有什么用。再下面的一个……马贝尔……马莱……芒布利埃……马勒斯卡尔……马萨尔……没有马蕾丝……两分钟了。糟糕！……那个该死的卡片放到哪儿啦？……注意！别慌乱……既然医生直接去找塞西尔，那就说明他有关于她妹妹的事要跟她说……也许她快要离开健康中心啦？……假设如此……他肯定会把卡片拿出来……它应该在写字台上，很简单。三分钟过去了。

瑟尼纳跑到桌子边。正是的。它就在这儿。德·马蕾丝（西蒙娜）……一八九二年十月十六日出生……好！她该有二十岁了……医生的字体很细小，卡片很精致，瑟尼纳却没有兴趣把它读完。他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下。

企图自杀，一九一一年三月十六日……这是致命的！……在佩鲁热（罗讷省）的德·居勒城堡里……让·勒梅兰医生……在克鲁阿—鲁斯医院开刀……天杀的，开什么刀？……转到布隆的精神病院……四分钟！……巴吕齐综合症。狂乱型临床表现……这，一窍不通……好……我的小罗平，现在绝对该走了！

他出来，匆匆朝谈话室走去。他在关上门之前，还看到医生和女护士走

进了走廊。他逃脱了。他非常有礼貌地向接待人员致意，后者则显得十分惊奇。然后他上了汽车。

“奥克塔夫，你绕个圈子。我们要跟在那边那辆出租马车的后边。不过它好像不会马上就走。它在等那天晚上你帮我一起救了的那位金发姑娘。你记起来了吧？”

奥克塔夫训练有素，不会做惊讶状的。他发动汽车，此时瑟尼纳则舒舒服服地靠在了座垫上。西蒙娜和塞西尔……塞西尔应该年长四至五岁。奇怪，这次自杀企图。是爱情悲剧？还是精神高度紧张？可怜的塞西尔！他该怎么埋怨她呢？被跟踪，被恐吓，可她还在照顾这位生病的妹妹。瑟尼纳想象着……他还从来没去过佩鲁热。他知道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小镇，被神奇般地保存了下来，还有它那中世纪时代的街道和房屋……到那里去兜上一圈，这个主意肯定不坏。他掏出表来。差一刻五点。夜色已经降临。可她还在干什么呢？……病人散步的时间早就该结束了。

“她来了，老板。”

她登上了她的那辆出租马车。马车夫已经把风灯点起来了。

“你远远地跟着她。她逃不出我们的手心的。”

瑟尼纳十分自得地又开始了自己的遐想。塞西尔告诉调查的人，别人偷了她家的文件。为什么？……她的报警好像是一种保护措施，通过报纸这一媒体，向她那神秘的对对手们发出了一个警告。这表明：“别再白费力气了……你们要我的文件，只有我对它才感兴趣……况且，我已经不再有了……”在这些文件和西蒙娜的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呢？

凭着丰富想象，瑟尼纳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出某种联系！他看不起这些小把戏。最简单的办法是跟塞西尔进行一次对话。肯定是摆到桌面上的。

“我都知道，关于蒙古乔……关于健康中心……我有许多情报来源……我是您的朋友。”

“老板！她没走讷伊那条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这里到处都是东游西荡的人。”

瑟尼纳从沉思中醒来，趴在车窗上看。他们到了里沃利大街。

“加速！”

“我很愿意。可是……”

人群都拥到了马路上来。马车过去了，可是一条绳子提了起来，使得汽车被迫停了下来。马车朝剧院大道渐渐走远了。瑟尼·纳放下窗玻璃，把身子探出车外。

“喂，队长，我有急事。”

“不会太久的，先生……这是国王的仪仗队。他们刚从市政厅出来。”

“啊！这个家伙。”瑟尼纳一边低声咒骂着，一边重新坐了下来。“可是塞西尔……”

懒散的人群发出的喧闹声打断了他。一小队共和国卫士小步跑着穿过十字路口。头盔在闪光，佩剑晃动出光芒。瑟尼纳看不见敞篷四轮马车，它被厚厚的人群遮住了。但是他听到了此起彼伏的欢呼声。高高举起的手在摇晃着帽子。“国王万岁……大公万岁……”人群久久不散。塞西尔肯定走远了……也许她在回家之前，只是想感受一下几天来一直笼罩着巴黎的灯光、声响和节目的气氛。

“到讷伊去，奥克塔夫。我到那儿去等她。怎么，你睡觉啦？”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板。发动机卡壳了。”

他下车，用摇杆摇了几下。瑟尼纳很不耐烦，不仅是因为浪费了时间，更主要的是担心车子还能不能再开。塞西尔这次或许会责怪他搞阴谋活动，强行介入她的私生活。疯狂是一个缺陷，要养成认真克制它的习惯。

“怎么样，奥克塔夫，可以了吗？”

“我想得换一只火花塞。”

“是不是还能开？”

“可以试一试……但总不保险。”

“那好吧。继续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他一边低声抱怨着，一边缩在角落里，又开始了他的遐想。他尽管呆在后面，却再也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情形。或许他被投进了一件复杂的惨事之中，别人来求助于他，或许他本人引发了可怕的事件，但是他还从来没有扮演过证人这一角色，而且还是个无能的证人。然而，几天来，他可能看到参与的力量，目睹了骚动的和无法解释的场面，这使他的“必须行动”的欲望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如何能够跟塞西尔谈上话而又不惹恼她呢？只是傻头傻脑地告诉她：“我是您的朋友。”她会耸耸肩。或者说：“我来照顾您，因为我知道您处在危险之中。”她会根本不予理睬的。很难扮演这个具有伟大心灵的穿房入户者的角色！……

发动机又卡壳了，汽车以急人的速度缓慢地爬行着。他或许可以跟塞西尔说：“他们差一点攻击您，而且还把我劫持了。这是为什么，您能解释给我听吗？”这应该是进入话题的最佳办法。“您知道具体原因，可是我却一无所知。咱们还是把事情说明白吧！”多么好的开头。她将不得不开口说话……

“奥克塔夫，让我在这里下车。”

“可是，老板……”

“我坐出租马车还快一点。”

他走出车门，对马车夫做了一个手势。

“到讷伊的圣雅姆大街。”

半个小时后，他走进了“栗树饭店”的咖啡厅。里面唯一的一位顾客正心烦地对着啤酒杯坐着：是昂布鲁瓦兹。

“你在这儿干什么？……女伯爵回来了吗？”

“是的。回来有五分钟了。”

“可是……我是让你盯着蒙古乔的呀。”

“我来向您解释……”

“你别磨蹭。”

“是这样的……今天早上，蒙古乔到他兄弟的墓地去了，就在拉雪兹神甫公墓。”

“真是家庭的不幸。”

“然后他到了一位大理石商那里，就在夏罗纳大道……”“无尽的哀思，我看得出来。”

“他在‘晴雨表饭店’吃的中饭，就在伏尔泰广场。”“很好！可别让他突然消失了。”

“三点钟的时候，他到了市政厅。然后，他就直接到这儿来了。”瑟尼纳的手一下子抓住了昂布鲁瓦兹的手腕。

“这里？……什么地方，就在这儿？”

“到了女伯爵家里……松开我，老板。您抓得我好疼。”“你为什么不马上说出来呢？……有很久了吗？”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他是怎么进去的？”

“当然是用钥匙进去的啦。”

“不是，我问的不是这个……在开门前，他是否迟疑不决？或者是惴惴不安地左顾右盼过？”

“我没有注意到。”

“那当然啦。你们从来都是什么也注意不到的。你们这帮家伙！”

瑟尼纳站起身来。

“我进去。如果半个小时后我没有出来，你就把这两个人抓起来……那么，马雷肖到哪儿去了？”

“他趁我在这里时出去活动一下腿。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蠢家伙！他这是活该……”

他匆匆走了出来。塞西尔的别墅漆黑一片。此时，可怕的一幕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塞西尔被捆绑着……刀子……当然啦！蒙古乔并没有放弃要夺回那些文件。至少他到这里来不仅仅是为了报复吧……

栅栏门锁着。好在它不太高。路上没有一个行人。瑟尼纳没费多大力气就越过去了。然后，他手里握着枪，蹑手蹑脚地走上了台阶。

他吃了一惊。房门只是随便地关上的。

“这个强盗。”瑟尼纳在想，“他肯定是在出来时看见我了。现在他正在等着我……我来迟了。”

门厅沉浸在浓重的黑暗之中。瑟尼纳猛地闪到一边，避免站在门口成为容易射中的靶子。他在黑暗中辨认着方向。他十分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客厅朝左开着，距此大约有五米左右。他踮着脚尖走过这段距离，用心倾听着。沉静得让人心烦。这幢房子好像被弃置很久了。然而，蒙古乔就在里面，因为他还没有走嘛。瑟尼纳伸出一只脚试探着，然后又迈出另一只脚。他担心会碰上塞西尔被捆绑着的身体。又的一步……他来到了客厅门口。

按理说，蒙古乔不会接受战斗的。他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偷东西……或者是杀人，而绝不是为了挑起一场没有把握的打斗的。他可能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走。他一旦面对敌手，肯定会逃掉的。应该是瑟尼纳去追逐他。

他沿着墙壁溜过去，走到了长沙发的背后。他伸出手臂，以长沙发背做掩护，用手指摸着，结果碰到了软软的东西……一件织物……他差一点大叫起来……他手摸到的是一只肩膀。

那么，瞬间发生的事情使他惊呆了。一阵笑声响了起来……这是友好的、善意的笑声……但是比喊叫声更让人受不了。几乎同时，一盏灯亮了起来，就在屋子的另一头。一个声音也随即响了起来：

“放下您的武器！”

在一面镜子里，他看到蒙古乔面色阴沉地穿着黑衣服，用自动手枪的枪筒抵住了他。瑟尼纳完全昏了头，放下了自己的手枪。

他刚才摸到的是塞西尔的肩膀，她始终在用手掩着嘴笑着，就像上流社会的女人无法掩饰其高兴的心情那样。她然后站了起来，离开长沙发，走到蒙古乔身边坐了下来。

他们以一种讥讽的神情看着瑟尼纳。他们是同伙。可是瑟尼纳却无法接受这莫名其妙的事实。他肯定是一副傻相，像个站在教室角落里的懒学生。

“很高兴认识您。”蒙古乔说，“还是请坐吧……您在这长沙发后面搞什么鬼？”

瑟尼纳为自己的失败而气得咬牙切齿，他抓过一把椅子来，跨坐在上面。

“就这样，”蒙古乔继续说，“我们谈一谈吧……但是您看，亲爱的夫人，不就是这位先生曾经光顾您这里的吗，就是那天晚上？……他威胁要杀死您，是为了强迫您把某个信封交给他吧？……”

塞西尔端详着瑟尼纳，好像她要认真回忆一下似的。

“不。”她说，“不是的。没有任何联系。”

“您能肯定吗？……您当时非常惊慌失措。”

“不……不是他。”

瑟尼纳开始在想他是不是在做梦。但是，她是看见过俯身看着她的蒙古乔手里拿着刀的。她完全应该知道，她也一定知道蒙古乔要杀死她。那么，为什么还要演这出戏呢？……而蒙古乔，他完全有充裕的时间打开信封，可以印证塞西尔是否在耍弄他。他们互相通过气，这一个向另一个，另一个又向这一个。可是结果却……

瑟尼纳镇定下来，他开始笑了。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欢快的笑。

“请原谅，”他说，“你们二位太滑稽可笑了……哈！多么好的节目！……我对您挥过刀子……我抢过您的信封……”

他笑得弯下了腰。

“啊！我都喘不过气来了……你们是多么地可笑……多么好的一出戏！你们总还需要一位证人吧，对吗？只有受害者的申诉还是不够的。那么，这位勇敢的蒙古乔，始终是常备不懈的。他攻击了老女佣，把她捆起来，对她瞪着大眼……神圣的埃米尔！之后，又该轮到夫人了。老女佣被逼走了。她以为真正的坏蛋已经进了这幢房子……她并没有明白，恐吓和挥舞的匕首，这只不过是伪装出来的……她看到了拿走信封的强盗……在这之后，她全都告诉了警署。她的诚实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报界披露出家庭的重要文件被偷盗了。我想这正是你们二位所希望的。不错！真不错！”

蒙古乔和塞西尔一下子失去了他们的胜利者的神态。

“我叫警察来？”蒙古乔问道。

“就是要这样。”瑟尼纳说，“把你的同行都叫来。我正巧还有点小事要向他们解释。”

蒙古乔和塞西尔互相交换着询问的眼神。

“那么，先生，您到底要干什么？”塞西尔问道，“您是举着手枪闯到这里来的。如果您想抢东西，我得提醒您……”

“我是为了信封而来的……为了真正的信封。另一个里面只是一些白纸。”

“白纸？”蒙古乔重复道。他变得越来越不安。

“好啦！别装傻了。十二张白纸，如果需要我说明白的話。你有这个想法，我敢打赌。当然，这也不坏。现在有人认为珍贵文件已经从德·马蕾丝小姐那里偷走了。但是最终他们会不会怀疑呢？他们真的如此天真吗？”

“是哪些人？”塞西尔低声问道。

“嘿！当然是杜伊勒利沿河大道上的那些人啦？”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时在那儿。”

他猛地一下子扯掉胡子。

“绝不添油加醋。”他补充道。

目瞪口呆的人换了。蒙古乔的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

“您在杜伊勒利沿河大道干什么来着？”他质问道，但口气已经明显地改变了。

“我从夏特莱剧院出来，跟夫人一样……这纯属偶然。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就绝非偶然了。”

他们现在专心致志地听他说话。

“这真是一大段故事。”瑟尼纳继续说，“但首先，埃米尔，把你那小玩意收起来……我绝无恶意，我向你保证……要支雪茄吗？那你就错了。这是人家特别为我在马尼拉制作的。”

在这对人的呆滞目光下，他悠然自得地点燃雪茄，双手交叉在椅子后面，继续说道：

“你们想吧，我也去了德·格雷日女男爵的府上的晚会。关于这一点，亲爱的塞西尔，我要请您原谅……请您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战友了……是的，有一张小卡片从您的手袋里掉了出来，我冒昧地看了看它……这是一张女男爵的请柬……于是，由于我很好奇，我就想：‘我是否到那里去转一转呢？……去把这朵戴在她那短斗篷上的迷人的白色银莲花还给这位美人。’因为我不可能用手拿着这朵花，我就把它插在了纽扣眼上。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哈！哈！我让您感兴趣了吧。嗯！我总是有叙述才能的……那么，这朵白色的银莲花是相识的标记。您应该，亲爱的塞西尔，在这次晚会上见到您从来没看到过的某个人……而那里有些人是要阻止这次相遇的……一切都是这么简单。谁也不认识谁。人们只是知道要劫持一个戴一种白花的男子。我第一个来到的。嘿！他们就把我逮住了。”

“什么？”

“埃米尔，别总是打断我……如果您愿意，他们把我引到花园里，用一支手枪对着我的脑袋，就大胆地干了起来，他们把我带走……哪儿？……维吉奈……而你的兄弟也出席了这次晚会……两个男人戴着白色银莲花……我猜想这一定引起了对手内部的犹豫不决……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除掉这两个人。他们也把卡斯同掳走了……我很对不起我可怜的老朋友，让您心里难过，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方向是：维吉奈……他们打算，肯定地，审问他们的两个俘虏，以便确定谁是好人……可是您的兄弟试图逃跑，他们把他干掉了……即使我在微笑，也别这么盯着我瞧……肯定，所有这些都悲惨……但同时，还有让您使我高兴的小小的不足之处……如果您也去了，亲爱的塞西尔，您也同样会被劫持的……好在在发生了杜伊勒利沿河大道的险情之后，您害怕了，而且……”

“是在维吉奈的什么地方？”蒙古乔生硬地问道。

“我只知道个大概。因为我不得不仓皇逃跑。”

“那么，您到底是什么人？”蒙古乔问道。

“问得好！你们现在开始明白我绝不是一个笨蛋了吧……确实，我的判断是准确的而且我可以给你们举出例子……如果我弄错了，请制止我……先从您开始，亲爱的塞西尔……一段时间以来，您就感到受到了威胁，但是您

又不愿意依靠警署。您愿意找一家事务所，于是您就选中了蒙古乔事务所……对吧？”

“是的。”女伯爵回答道。她已经完全折服了。

“某一天，您到巴拉尼大街去，但您觉得有人跟踪。因为您愿意让人知道您的行踪，您就停下来去打电话。”

“您是怎么知道的？”蒙古乔问道。他已经越来越泄气了。

瑟尼纳举起了他的小手指，上面戴着价值不菲的钻石戒指。

“是它告诉我的……不，埃米尔，我在开玩笑。我已经告诉过你，只需要有一颗好使的脑袋……如果说现在在场的这位夫人碰上了你们，您兄弟和您，相识的标记也就不再有必要了……如果是在家中她给你们打的电话，也就不会对你们的谈话感到吃惊了……您当时，亲爱的塞西尔，是在一间邮局……您很快地陈述着自己的情况……对谁呢？”

“对我。”蒙古乔承认道。

“您在选择会面地点，最后想到了女男爵那里。地点选得十分好……有很多人……在那里，您不会有任何危险，至少您是这么认为的……您在想相识的标记……您确定的时间……就在夏特莱剧院散场之后……只是，您未能甩掉监视和跟踪……某个人躲在您打电话的亭子的隔壁，偷听了你们的谈话……”

“您是在想象。”蒙古乔冷笑道，“这当然很容易啦？”

“啊，”瑟尼纳叫了起来，“您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我不是在假设。我看到了。不可能有别的其他解释。证据是：这个团伙，他们反对你们的介入，要阻止你们与德·马蕾丝夫人见面。两个男人在等着她，在她走出夏特莱剧院时，与此同时，还有几个同谋，其中一个是女的，如果你要我说得更仔细一点的话，来到了女男爵的府上。这像岩石上的流水一样清冽。您这一面，亲爱的塞西尔，在遇到沿河大道的事后之后，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自己的家。您哪儿来的勇气又跑出了家门的？……您打电话给事务所，解释您所遭遇的这一切。对吧？”

“对！”

“但是可怜的卡斯同已经上路去瓦莱纳大街了……于是您就请埃米尔到您这里来。您很害怕，您想不再等待，马上把您的问题通盘告诉他。”

塞西尔赞同地点了点头。

“埃米尔，”瑟尼纳继续说，“于是为了提起他兄弟注意，用铅笔在日历本上写下：到圣雅姆大街来跟我会合。”

“啊！这！”蒙古乔很信服地说。

“这是怎么知道的？……是你的那只猫让我知道的。”

蒙古乔瘫坐在位子上。

“很好。”他咕哝着，“我缴械了。您是个魔鬼！”

“我们和睦相处。”瑟尼纳继续说下去，“您于是又回到了这里。我想象着你们的谈话。塞西尔向您诉说，她拥有别人想尽一切办法要从她这里掳走的资料。因为您很狡猾，您有个不太蠢的主意，我的天。如果这个追捕塞西尔的团伙能够确信资料已经被盗走，那他们就会放弃这场追逐，或者至少会到别处去寻找。为了做到这一点，只需在证人面前演出一出假戏也就够了。因此证人是绝对不能少的。”

瑟尼纳重新点燃已经熄灭的雪茄。另外两个人都不再动弹了。这个陌生

人如此绘声绘色和随意地对这场表演的揭露，令他们胆战心惊。

“啊！我得承认这事干得很漂亮……刀就架到脖子上……信封在钢琴里……大家都在前进，我是第一个。但是还有一个症结！如果那位可怜的朱丽叶昏倒了又怎么办呢。嗯？……好在她是属于那种强悍的农民一类的人，过去，大道上的匪盗对付她们，是烧她们的脚来强迫她们脱下脚上的羊毛袜子的。”

“可是，”蒙古乔提出异议，“您是怎么知道关于钢琴这一段的？因为报纸上根本就谈及这一点。”

瑟尼纳露出年轻人的滑稽笑脸。

“这搔到了您的痒处，是吧，埃米尔？您的作者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是透过墙壁看到的，您相信吗……但是真的……好了，譬如，我看到您把信封塞进您写字台的抽屉里……我看到您撕下日历上的那一页纸……我还看到您上床睡觉……笑死人啦！我还听到了把您惊醒了的电话铃声……哈，我可怜的老家伙，这并不好笑……我们接下去吧。”

“您使我想起了某个人。”蒙古乔说。

“想到了谁？……说呀！……这某个人叫什么名字？”

“亚森·罗平。”

“一个好朋友。”瑟尼纳说，“我欠他的太多了，不过我只是瑟尼纳王子而已。”

他站起来，向女伯爵致敬。

“愿为您效劳。”他结束道。

安静了好一阵子。塞西尔·德·马雷丝带着责备的目光瞪着王子。

“您找这些资料是为了个人使用吗？”

“错啦，亲爱的塞西尔。我对这些纸张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它们使您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正是这一点，是我所不能允许的。”

“为什么？”

“就因为您是您，而我是我。”

她脸红了，低下了头。

“因为您跟埃米尔，”瑟尼纳接着说，“您一开始就错了。他有很多长处，但是只能管一些没用的人、小坏蛋或者是受骗上当的丈夫。您怎么能要求他去面对一个有组织的团伙，而且是在任何时候也绝不收手的……那么，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不得不关照您啦。”

“我没有什么可支付给您的。”女伯爵说。

她马上明白过来，她说了一句蠢话，她举起手来，她像要抓回这句倒霉的话。

“夫人。”瑟尼纳大声说道，“要知道我自己支付自己……一个微笑，一句好话，有时只是一个简单的玩笑……您不欠我什么。如果出于偶然，您愿意我介入此事，请给我打个电话……只要是您，我总会存在的。”

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卡片，递到她的手上，又深深地在她面前鞠了一躬，然后又在蒙古乔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您，埃米尔，我让您参加……您希望您兄弟的仇能报，是不是？……那么您就需要我……请你们记住，你们二位，他们并没有歇下来，他们肯定在筹划着他们下一步的勾当。晚安。”

他慢慢地捡起手枪，朝门口走去。多么微妙的时刻。塞西尔会不会留住

他呢？……会？……不会？……罗平，你只不过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哗众取宠的人。你还想着不走出去……她让你走……真遗憾！

此时，电话铃响了起来！瑟尼纳站在了门口。

塞西尔抓起话筒，马上，她的脸色大变。

“可是，医生，这绝不可能……当我看她时，她是安静的，松弛的……是的，您早就提醒了我。等一等。”

瑟尼纳希望的事终于实现了。塞西尔转向他，动作里充满了信任。这令他大为感动。

“我的妹妹……她失踪了……她是呆在一家健康中心的……”

“我知道……在瓦尔·德·格拉斯大街。”

这一肯定回答既没使塞西尔，也没使埃米尔感到吃惊。他们已经如此信服这个非同寻常的男人，他的见解对他们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塞西尔的一句话就值得瑟尼纳不辞劳苦地去干了。

“该怎么办呢？”

“告诉穆蒂埃医生您随后就来……告诉他在没见到您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塞西尔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传递过去，此时瑟尼纳正在紧张地思考着。一个方案此时已经在他的头脑中形成。当塞西尔挂上电话后，他搓着双手，已经准备行动了。

“别害怕。”他大声说，“可是您看到我是如何正确吧。啊！他们绝不会浪费时间，这群强盗！因为这肯定是他们，毫无疑问！他们先是在您身上下手。他们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向她发起攻击了。那么我就从这里开始插手吧。”

她主动地向他伸出双手。他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放到嘴边去吻。

“谢谢。”他说。

然后，他改变了声调，既威严又亲切地对蒙古乔说：

“我想你还保留着你的徽章吧？一个警探是永远把它带在身上的，即使是在他被解职以后。他会借口说是丢了。”

蒙古乔从他的钱包里取出一块三色的小牌牌。

“太好了！我们赶紧去健康中心。你是勒努阿探长，我是你的副手……杜朗……我们就说德·马雷丝女伯爵已经报了警，所以我们要马上开始调查……然后，我就自己想法子应付吧。明白了没有？”

现在总算该蒙古乔说句漂亮话了。他十分心悦诚服地回答道：

“是的，老板。”

四 熹微之光

蒙古乔的老雷诺车哼哼叽叽地把他们载到了健康中心。他们发觉穆蒂埃医生非常激动。他在谈话室里焦急地踱着步子，不停地摘下眼镜，然后又马上戴上。他急匆匆地走到来访者的面前。

“我真是没有一点用处……我向您保证……先生们？……”

“总探长勒努阿，”蒙古乔说，“这是我的合作伙伴，探长杜朗……我是夫人的一位朋友，她一招呼我们就赶过来了……好啦……不要慌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说，“如果你们能够到我办公室来……我可以更方便地跟你们交谈，向你们解释……”

他们于是一起来到了瑟尼纳曾经参观过的房间。

“真是糟糕！”医生叹息道，“十五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的诊所是一个真正的碉堡……如果我们不能马上找到这个小女孩，你们看我的情况将会怎么样吧……请坐……还差一张椅子，请原谅。”

说着，他已经跑进了隔壁的办公室，然后带过一把椅子来，神情十分慌乱、悲哀。

“咱们从头说起吧。”瑟尼纳建议道。

“是的，是这样。”医生说，“你们向我提问吧。我更喜欢这样。”

“散步几点钟结束的？”

“十七点，一般来说。不过当天气像今天这样好的时候，我们同意增加一刻钟给我们的寄宿者。”

“然后呢？”

“然后，病人去淋浴……随后就是吃饭，或者在房间里，或者在饭堂。正在康复的病人和‘轻症病人’可以到饭堂吃饭。”

“等一下！别说这么快。西蒙娜·德·马雷斯是否也淋浴去了？”

“是的。”

“她去了饭堂吗？”

“去了。但是，刚走进门，她就又出来找手绢。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不知道她的情况了。”

“这是在几点钟？”

“大约在六点一刻的样子……”值班护士弗朗索瓦兹告诉了我，“我去了德·马雷斯小姐的卧室。一切都很正常。但就是不见人影。我十分谨慎地跟我的总舍监对整个房子进行了细致的搜查。等会儿我会指给你们看的，所有的门都是用特制的锁锁起来的，钥匙全都掌握在我的总舍监格雷古瓦夫人手里……肯定有人……没有可怜的任何孩子的任何痕迹。我于是立即给您打了电话。小姐。”

“你们或许没有认真查找。”蒙古乔插进话来。

医生从眼镜的上方向警探投去了尖锐的目光。

“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藏人，我向你们保证。墙是光秃秃的，房间是空荡荡的。在像这样的诊所里，所有似乎能隐蔽的角落都被取消了：没有壁橱，没有杂物堆放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从来没有过烦恼。”

“那么谈话室呢？”蒙古乔强调着。

“它二十四小时被看守着。朝大街的门在最后一位来访者出去后马上就

落锁。这次失踪真不可思议……况且德·马雷丝小姐很快就要离开我们出院的。她虽然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已经好了很多，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让她出院的。”

“谈话室不是唯一的出口。”瑟尼纳说，“我想你们总不会从那里把你们的土豆和煤运进来吧？”

“当然不是了。我还有一个小院和一个后勤供应口。不过朝街的大门和内部的门在运货时是锁起来的。”

“谁管着钥匙？”

“菲尔曼，我们的总管，一位从建院时候起就在这里供职的正直老人。”

“除了这两个人口外，就是除了主要入口和后勤供应口之外，就没有其它的了么？”

“没有了。”

“窗户呢？”

“它们全都装上了护条。”

“我们能看一看吗？”

“当然可以啦。”

他们排着队，检查了后勤处的、洗衣房的、还有药房的窗户。护条特别结实，只是有一点生锈。

“可她还是出去了。”塞西尔十分失望地说。

“真不可思议。”医生说。

“她穿着什么走的？”蒙古乔问道。

“像其他寄宿者一样。她穿了一件绣有自己姓名字母的灰布长袍。她离去时应该穿的衣服还都在她的小衣箱里。”

“库房那边你们也看了么？”

“您想得真好！不过需要一架扶梯才能爬到屋顶上。可是扶梯还在原处，在底层。锁头也没有碰过。我向您保证，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已经付诸实施，而且实行得很不错了。”

“我们概括一下。”瑟尼纳说，“德·马雷丝小姐不再在里面了，她已经出去了。她不可能从谈话室出去，也不可能从窗户出去，剩下的就是院子和后勤供应口了。我以为，医生，这些正是您的碉堡的薄弱环节。我们坚信这一点。”

他们又折身回来，在大院子与小院子相通的那扇门前停了下来。瑟尼纳猛地用力一推，门就开了。

“啊！就是这个样子！”医生大叫起来，“怎么这么粗心大意！”

“并不是您的雇员粗心大意。”瑟尼纳提醒道，“锁已经太陈旧了。它已经没有抵御作用了。我打赌，同样地……”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把万能钥匙，穿过院子，轻易地就拨开了另一扇门的锁舌。

“你们看！……第一把钥匙一试就打开了。还用再说其它的吗？”

“可是德·马雷丝小姐哪儿来的钥匙呢？”

“也许您的老菲尔曼并非总是记得随手锁门呢。他出出进进，他正在院子里时恰好有人找他有事，他去了一会儿，却忘记了是否在走时已经锁了门，那结果，就是您所看到的了……你们的保安系统总会有突破口的。”

“还不说，”蒙古乔接着说，“人们很容易地从外面进来。”

“那么，”塞西尔问道，“我妹妹到底是被绑架了，还是自己愿意出走的呢？”

“行啦。”医生恳求道，“你们饶了我吧……这一切是如此地令人惊慌失措。我可够了……如果你们认为这其中有什么阴谋的话，我也就只好关门退休了。”

他们若有所思地又回到了办公室。

“德·马蕾丝小姐到底是什么病？”瑟尼纳问道。“不，别以职业秘密为理由。我们应该彻底了解这一切，以便确定我们的调查。”

“探长的意见是对的。”塞西尔说道。

“那好吧。”医生像是在背书一样，十分简洁地说，“她神经错乱，还有神游意念，不过她的状况已经大大地改观了。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她怎么能够向您隐瞒她想逃跑的强烈欲望的呢？”

“我再向你们重复一遍：她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离开这里的时候了。那么，她为什么还要逃跑呢？”

瑟尼纳转过身来望着女伯爵。

“你们听清楚了吧，你们二位？……别认为我说的话不好……我想说您的妹妹想独自生活一段时间，为了忘却受监视，只是时间安排得太精确了。……”

“不。相反地，她非常高兴到我家里来。可是，没有钱，没有行李，她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理由是无可辩驳的。况且，瑟尼纳确信在西蒙娜失踪和那次以塞西尔为目标的袭击行动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否则，这种巧合就太不可思议了。可是，如果有一种联系，那就有同谋者，他策划了小姑娘的这次逃跑行动！

“您能让我们看一看工作人员的名册吗？”他问道。

“当然……不过我还是说您的路子不对……我的人员是经过认真筛选的。”

“还是拿来看看嘛。”蒙古乔以一种很合他扮演的人物的傲慢语调命令道。

穆蒂埃医生把花名册递给瑟尼纳，后者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但他马上猜到他的直觉并没有欺骗他，因为一个名字让他注目：拉斯罗·斯杰克利。

“这个拉斯罗·斯杰克利是个什么人？”

“我的助手。是个很有才干的人。”

“克罗地亚人？”

“匈牙利人。他是在维也纳读的医科。然后，他来到了法国，来学习我们的治疗方法。他绝不赞同夏尔科的观点，他……”

瑟尼纳不再听他说。他想起了那些攻击他的人，在女男爵格雷日家里，他们的古怪的语调。正是的：一群匈牙利人。现在，这个拉斯罗·斯杰克利，正巧又在西蒙娜·德·马蕾丝接受治疗的这个健康中心工作。

“医生，这位拉斯罗·斯杰克利做您的助手很久了吗？”

“不长。只有六个月。他是由一位著名的同行，里昂的梅纳尔丹医生介绍给我的，他曾经做了他三年的老板。您不想……”

“我什么也没有想。”瑟尼纳说，“我只是想知道一下。”

他又假装看了看名单上其它的名字。他确信自己抓到了一个极重要的形

迹。他把花名册还给了医生。

“谢谢您。我们将尽一切所能，而且会十分认真地去做。您这方面，跟您的人宣布德·马雷斯小姐找到了，让他们尽管放心。把此事压下去，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难道不是吗？”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医生表明态度说。他好像卸掉了一个大包袱。

“没有必要再让您的病人回您这儿来，因为不管怎么说，她会住到她姐姐家里去的。我们要带她去的地方也是那儿，只要我们一我回她。为了使您的记录无懈可击，您就写上她是今天出院的。”

“可是你们总要我想知道吧？”

“那自然。”

“我万分感谢您，请相信……”

瑟尼纳用手势制止了她，然后站了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德·马雷斯小姐在这里呆了多长时间？”

“两年多一点。”

瑟尼纳微笑着，神情非常坚定。

“现在该我给您开个处方了：轻度的镇静剂，睡前服用，别再为这次失踪烦恼。运用您的同行库埃医生的办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会越来越好的……”

他弯下腰鞠了一躬。穆蒂埃医生向他们致意，然后十分殷勤地陪他们出来。

“好啦。”瑟尼纳说，“已经到了人行道了。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意见的话，最好是去吃顿饭。”

“可是……我妹妹呢？”塞西尔辩驳道。

“现在她没有什么可让人担心的。相信我好啦。”

“您认为她是被劫持了。”

“我可以这么肯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这是一个并不重要的枝节。我亲爱的埃米尔，航向是饭店。我们都需要补充一下了。”

这餐饭吃得实在是闷闷不乐。西蒙娜·德·马雷斯的失踪困扰着大家。

“如此说来，您在怀疑这个斯杰克利啦？”蒙古乔问道。

“我是有道理的。那些把我抓到维吉奈去的人带着一种古怪的语调说话，我觉得是斯拉夫的语调。斯杰克利是匈牙利人……比较出来了：这个团伙是匈牙利人组成的。现在剩下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这些匈牙利人要劫持一个在健康中心接受治疗的女孩子……”

“我一点也弄不懂。”塞西尔承认道。

“然而，”瑟尼纳指出，“恰恰是您才是真正的靶子。您的妹妹只不过充当了交换的筹码。他们把抵押品抓到了手里。您也有另外一个。”

“我？”

“正是的。文件呀！就是新闻界谈及的那些家庭文件。有来才有往，要有交换条件。您把它们交出来，他们就放您的妹妹。这是很显然的。那么我问一下这个问题：这些文件到底说了些什么，才使得这些匈牙利人如此地感兴趣呢？”

塞西尔·德·马雷斯涨红了脸，很不高兴地推开了她的盘子。

“什么也没有……再说我也不认识这个斯杰克利。我从来没见过他。”

“那么在您妹妹的生活中是否有个秘密？”

“她从来没有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假设，当时，她向您隐瞒了某些东西……在危急时刻，她说了出来，在这位大夫面前……这还说得过去，是不是？……于是斯杰克利掌握了使他坐立不安的一个情况……您想一想下面的情况吧。”

“这个假设是荒谬的。”

“即便如此吧。我还是觉得问题是提得对的。我是绝对真诚的，亲爱的塞西尔……您还向我隐瞒了不少的东西。您不要听，埃米尔……好了，去喝一杯烧酒吧，到柜台那儿……小口小口地往下灌。”

蒙古乔咕哝着走开了，瑟尼纳把手放到了塞西尔的手上。

“您还在怀疑我……您或许以为我跟他们是同谋。这个在关键时刻出现的男人，他十分能干又无所顾忌……他现在正试图从您这里挖走秘密……！我这是在设身处地地这么想。”

“不。”塞西尔无力地辩驳着，“不是这样。”

“那么，我就以另一种方式给您把事情展示出来……还是这位先生，他如此渴望关心那些和他不相干的事情……这个傻蒙古乔把他比作亚森·罗平的人……您在想：这是不是真的？他是否在设法从我这里盗走秘密，然后再去卖给别人呢……”

他朝塞西尔俯下身去。她看到紧挨着自己脸的这张坚毅的脸突然显得那么温存，那么真诚，那么果敢。她感到自己已经消融了。

“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瑟尼纳低声说，“是能够服从除利益外的其他目标的。如果他遇上位无依无靠并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的女人，她又是那么漂亮同时又很不幸，我断言他是绝不会不介入的，以他全部的智慧……我不敢说是非常丰富的。我是您的朋友，塞西尔。当您确信这一点之后，您会开口说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是去关心一下这位斯杰克利吧。”

他背诵道：

“斯杰克利·拉斯罗，于一八七二年六月八日在布达佩斯出生……住在巴黎第八区，麦西纳路十八号……”

由于她呆呆地望着他，他放声大笑起来。

“我不是魔术师，您是知道的……但我的记忆力却是一流的。这些情况，是我从穆蒂埃医生的花名册上汲取的。”

他举起手来，打了一个响指。蒙古乔又回来坐下了。

“埃米尔，我们的作战方案已经制定好了。你负责斯杰克利医生。他住在梅西纳路十八号……好啦，别又跟我盯眼睛……你去给我监视他，要紧跟。注意，明天他将会神态自若地到圣雅克路上去。他不会愚蠢得这么快就消失掉。他会像往常一样地去工作。我所感兴趣的是在闲暇时他如何打发时间。我们相信你。”

“很容易！”

“我，我要离开巴黎。”

“，不。”塞西尔喊了起来。

瑟尼纳露出自命不凡的微笑。

“我不会去很久的，我向您保证。到明天，我就会告诉埃米尔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我需要的情况……现在还没有到手。”

这句话产生了它应有的效果。塞西尔犹豫了一下，张开的口又闭了起来，然后低下头去。好啦！她不会说什么的。她还没有被驯服。

“埃米尔，把我们的朋友带去……睁开眼睛……老伙计，求你啦。有个路牌……”

瑟尼纳王子对里昂很熟。人们无疑会忆起勒梅西埃事件，它在一九……使当时的公众舆论处于紧张状态之中。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亚森·罗平揭开谜底的绝好方式。自那以后，至少每当他的冒险生涯能使他有松口气的时候，他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在这个富裕、神秘的城市停留的机会，因为他喜欢它那朦胧的远景、它那微妙的忧郁和它那过时的妩媚。他来到贝勒库尔广场，下榻在“莱茵旅馆”，这是一家待客人像朋友一样的豪华旅馆。他手里拿着手杖，口里衔着雪茄，悠然自得地去“专栏作家”那儿。在那里，他提出要查询一九一 年的合订本资料。他没费多少时间，便在三月十七日那一份里找到了他要找的文章，在当地新闻栏里。

居莱斯城堡的悲剧

一件可怕的悲剧就在夜里发生了。它让迷人、宁静的佩鲁热城处于惴惴不安之中。西蒙娜·德·马雷丝小姐，她跟姐姐一起住在位于城边的居莱斯城堡之中，试图用一颗子弹射进脑袋来结束她的有生之年。让·勒梅兰医生，始终保持着旺盛、不倦的献身精神，马上跑到了她的床边，对她实施了最初的治疗。面对严重的伤势，他应该让人马上把自杀者送去警察保健医院，那里治疗焦虑不安的缄默症。在城堡里，人们甚至还在严守着秘密。所有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人们不明白真正驱使德·马雷丝小姐采取这一致命举动的动机。这种自杀企图使佩鲁热居民们陷入沮丧和惊愕之中，他们全都了解这位不幸姑娘的无限仁慈。我们以极大的愿望期望伤者尽快复原，并愿意与遭受了如此巨大不幸的塞西尔·德·马雷丝小姐分担痛苦。

“见鬼！”瑟尼纳在想，“一声枪响！事实并非如此。一般来说，年轻姑娘自杀……明显的是：她打偏了。她已经疯了。大脑受了创伤……健康中心……当然啦！这很清楚啦！那么这群乌合的匈牙利人又为什么搅进来了呢？”

为了更准确一些，他又查阅了《公安报》和《进步报》。一无所获。不过他也记下了一点奇怪的情节。这些报纸，在随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谈及这次悲剧，好像人们有意要把此事压下去。这种沉默可以有千百种理由解释，显然……家庭的尊严是首要的……对西蒙娜·德·马雷丝的怜悯，因为人们赞颂着“她的无限的仁慈”……公众的愤慨应该是很强烈的……此外，有可能有某些轻浮的爱情发生在晦暗之中，或者是某些秘密的、折磨人的、令人窒息的痛苦……由于它发生在乡间，也就可以躲过公众舆论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满脑袋偏见的塞西尔才不愿意讲的。

这最初的举措令瑟尼纳的好奇心有增无减。他乘了当地的小火车，弄得浑身上下都是煤灰。小火车拼命地摇晃着，一直把他带到佩鲁热来。他在距宜人的蒂耶尔广场不远的地方，在两旁都是古老房子的蜿蜒曲折的小路的尽头，发现一家旅馆，它以它那远古的建筑风格，尖形穹隆的窗子和由于年代久远而生出光泽的白橡树的柱子而令他赏心悦目。它是以油画艺术家罗伊斯·博莱尔的名字命名的。第二天早上，他敲响了让·勒梅兰医生的门，不巧的是他不在家，而且直到晚上才回来。算啦！瑟尼纳还是从城堡入手吧。

说是城堡实在有点过分，因为他一眼就看出来了。应该说这是一幢东家

的房子，宽敞但没有特色，尽管有一个小的墙角塔位于它的西部。一条长长的栗树夹掩的小路通到这里。整个地盘位于破败不堪的围墙环绕之中，墙脊上布满了碎玻璃片。是否是季节的效应呢？居莱斯城堡给人一种悲怆的和被遗弃的感觉。一块挂在栅栏门上的告示牌使瑟尼纳得知，它是准备出售的。

“请找贝尔托莱先生，公证员，在佩鲁热。”

极好的借口！瑟尼纳按响了门铃，于是某个地方传出了铃声，十分凄凉。一位老人，穿着花匠的围裙，手里拿着一把整枝剪，走来给他开门。他是从栅栏门右侧的房子里出来的。他的妻子站在门口，不怀善意地打量着来访的人。

“我能否看一眼？我是女伯爵德·马雷丝的一个朋友。”

老人的脸马上舒展开了。他转身对他的妻子喊道：

“先生认识这些小姐。”

这就是“芝麻开门吧。”他们把瑟尼纳待为上宾。在把低沉地吠着、还不断呻吟着的狗关起来之后，他们在屋子的餐厅里接待了他。可是那只狗却仍然拼命地在厨房的门后抓门。

“这是我们的老狗波吕克斯。”老人在说。“可怜的小姐有一天把它捡了回来，它又丢失了，当时它差一点死掉……它不吃东西……您简直不会相信，它像我们一样地难受……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好多啦。她很快就要离开健康中心了。她基本上康复了。”

“太好啦。我的上帝。太好啦……莱奥妮，把你的李子酒拿来，让我们为西蒙娜小姐的健康干杯……一个这么好的小姑娘！她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说来人们永远不知道……她好像生活得那么幸福！……我们真想再见到她……但是她永远不会回来了，不是吗？城堡会令她想起那些最可恶的往事的……”

“那也不见得。”瑟尼纳说，“如果我能成为城堡的拥有者的话，我肯定会邀请西蒙娜和她的姐姐……医生借口西蒙娜不应该再有对过去的恐惧……不过我得在购买之前仔细看一看。”

“为您的健康干杯。先生是……？”

“博莱尔……罗伊斯·博莱尔。”

“我，是法戎……吕西安……六十六岁啦……妈的，我们不再年轻了。难道不对吗，莱奥妮？……可是如果能看到可怜的小姐康复，那我们会高兴死啦……来吧……我来让您参观一下。人们维修管理它，就像它明天就要住进人来一样，但是，妈的，毁得太厉害了……树木太多了。潮气侵蚀了一切。要想把它恢复起来，还得花一大笔钱。您看，围墙，靠马路那边的还显得结实，可是在花园尽头的就已经塌了一半了。一切都完了。一座城堡，就像是一头牲口，它是需要主人的……遗憾的是，购买者并不踊跃……太贵啦！我也仔细想过，那一次本来是有十足把握的，距今天有十四五天吧。两个普鲁士人四处打探着。他们甚至还拍了照片。他们彼此间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哎呀！我跟您打赌，我当时可一点也不客气。我曾在鲁阿尔军队干过，就是我，先生。如果他们再来，我会让他们吃枪子的。”

瑟尼纳十分惊奇地听这位老用人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老人在他的身边走着细碎的步子，为了减轻腰部的不适，一只手支撑在背后。

“这些人，是什么模样？”

“其中有一个人十分高大，而另一个则身材矮胖结实，腰圆背厚。那胡

子长得可真吓死人……普鲁士人，我跟您说，或者是哥萨克人。但绝不是好人！……走这一边。我先走一步，我来开窗户。”

花匠没有撒谎。漂亮的房子散发出浓重的霉味，露出衰败相。墙纸已经脱落，脚下的地板条随着步履弯曲着。但是人们绝对看不到一丝尘迹。家具都打了蜡。座钟也在滴答走着。在大客厅里还生了木柴烧的火，是老人生的。

“这使人想起小姑娘。”他解释道，“她那么喜欢烤火，就坐在这安乐椅里。哪怕是夏天也一样。”

家具已经不值一个钱了，但是它们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氛围，老式壁炉非常漂亮，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人们可以在里面烧大树干。在旁边，竖着一个加固的木架，皮手套就放在火钩子和火夹钳的上面。

“您瞧一瞧贡特朗。”老人说道，“小姑娘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它可给我找了不少麻烦。每两天就得擦一次，为了不让它生锈……这两位小姐的父亲搜集了一整套，但是在他死前都卖掉了。除了这个贡特朗，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瑟尼纳在这宽敞的厅里走动。他在想象塞西尔在她妹妹身边做着女红，时间慢慢地过去，这近乎幽禁的、没有乐趣的生活，情感却在地下沸腾……这里之所以发生悲剧，在这大墙里面，原因就在于沉寂、晦暗和孤独，还有阴森恐怖！……

“您想看一下图书室和书房吗，博莱尔先生？那儿还有电话。”

“不，不。我想象得出来。那上面一共有几间住房？”

“五间住房和两个洗手间。然后就是上面的阁楼。”

“塔楼呢？”

“它是空的。楼梯已经不够结实了。”

“有附属建筑物吗？”

“有，还有一个大水房、两间食物贮藏室和一个牲口棚，用来喂马和停放敞篷马车的。它还在，那匹不错的帕比戎马。但是它很烦躁。我不得不经常蹓一蹓它。人们要到镇上去采买东西。”

瑟尼纳最后又巡视了一眼。这秘密是些什么东西呢？这些到这里来参观的外国人——肯定是匈牙利人，他们到这里来寻找什么呢？

“我再想一想。”他声明道，“如果米·贝尔托莱要价不太高的话……”

他觉得这位公证员很好商量。米·贝尔托莱几个月前买下了事务所。他对两位姑娘的事情知道得并不多，所以对王子没有什么帮助。他只知道这座城堡在两年前提出来要卖，于是他压低声音说：“事故之后。”至于价格，总是可以商量、可以预料，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分好几次付款。瑟尼纳没有表态，但是表示对这桩买卖很感兴趣，如果能够给他一个买卖的选择权的话……米·贝尔托莱准备在所有方面做出让步。两个男人分手时，彼此都还满意。

一个小时过后，瑟尼纳走进了勒梅兰医生的办公室。这也是一位老人。瑟尼纳感到被粘在了令人窒息的往事中。他自我介绍是德·马雷丝小姐们的一位朋友。她们知道他要来参观城堡，于是请他问候她们的好医生，并且告诉他她们的近况。

“西蒙娜小姐已经康复，或者说基本上吧。”

“那我太高兴啦。”医生高声说道，“我还以为她的那种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呢。”

“您尽了心。”

“！这没有什么。西蒙娜·德·马雷丝是一个这么讨人喜欢的人！她姐姐也是的……不过她是那么出于本能，而西蒙娜……看上去真美！当法戎老爹在早上七点钟打电话给我时，我相信我有点不知所措了……我是跑到城堡去的。她躺在床上，满脸血污。她的姐姐、用人们、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手枪落在地上，就在床下垫脚毯上。”

“是哪一类手枪？”

“小的……带一个螺钿质的枪托……更像是一个玩具……枪弹的走向非常奇特，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子弹并没有射进脑袋，但是却造成了头骨的骨折。很显然，这个可怜的孩子不会拿枪。所以她自杀未遂。我一秒钟也没有耽搁，您会想到这一点的。幸亏城堡里有电话。我得以马上叫来一部救护车，而且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了刀。”

“可是……神经错乱是怎么回事呢？”

“据我分析，这不是由外伤引起的，是由于精神上受了打击，这一打击始于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力的决定……过程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只有她本人或许能给我们解释，但这要等她恢复知觉之后……这太可怕了……她把一切都忘记了……记忆完全丧失……对她来说，我们成了陌生人。”

“但是，只在您我之间说，医生……在她的家族里，从来没有过某个人……我是想说：这不会是遗传现象吧？”

“不是。我不这样认为。好像是有预兆的。这也是梅纳尔丹教授的意见，他在布隆疯人院给她进行了治疗……”

梅纳尔丹！这个名字在瑟尼纳的脑海里产生了反响。他好像又回到了穆蒂埃医生的诊所。

“我认识一位年轻医生，他曾经是梅纳尔丹教授的助手……拉斯罗·斯杰克利……”

“正是的。斯杰克利……我见到过他一两次……我记得住他，是因为他宣称催眠术能够使某些病人好转……”

瑟尼纳差一点忍不住他的激动。最后，疑团渐渐地消失了。

您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西蒙娜·德·马雷丝，并为她进行过治疗吧？”

“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是失败了……”

“不对，他并没有失败。”瑟尼纳在极快地转动着大脑，“相反地，他成功了，而且从她那里得到了某些具有极高价值的机密。这就是当塞西尔把她妹妹送到巴黎去时，他为什么想方设法要进穆蒂埃医生健康中心的原因所在。当然啦！……我抓住这一点，解决的方法……于是他继续关注着她，在圣雅克大街……于是他劫持她，在她即将痊愈出院之时，因为她还会告诉她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能弄到手的……这是她早就应该告诉塞西尔的事情……所以才发生了夏特莱剧院散场后的袭击行动……这些事情如此重大，以致卡斯同·蒙古乔被匈牙利人残忍地杀死，仅仅是因为他挡住了他们的路。噢！我会得到的……总之，问题是十分简单的：西蒙娜，这个年轻姑娘生活在一个被人遗忘的偏僻角落，却掌握着一个使生活在千里之遥的人发生兴趣的秘密……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真是小孩把戏！……”

“对不起，医生，您是说？”

“我说西蒙娜甚至都回忆不起来自己曾经试图自杀过。不过她还年轻……自然医术有时能够治愈，而她目前的状况，医学认为是不可能治愈的

病痛。据我的意见，在可怜的姑娘的记忆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空白点，即便她恢复了自知意识……当您再见到这些小姐时，代我表示问候。告诉她们，我十分渴望再见到她们。”

瑟尼纳告辞出来，回到自己的旅馆，然后跟蒙古乔通了话。

“能够找到我，算是您有幸。”蒙古乔说，口气总是那么傲慢，“这个该死的斯杰克利害得我没少跑路……我刚回来一会儿。”

“什么？……他没去健康中心上班吗？”

“去了。但是一到五点钟，他就跑到默东去了，昨天他也去过那里。他去了一处极漂亮的花园住宅，那里四周环绕着树木……一座很大的花园……像是贵族的乡村别墅的派头……是富人的产业吧……我向当地人打听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多的收获……他们只知道这套花园住宅出租一年时间。”

“怎么样？这对你有什么启发吗？”

“就是在这儿，他们把西蒙娜藏了起来。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次行动准备了很长时间。好的，我马上就到，夜间有一班车。塞西尔那边没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肯定地，花园住宅是带家具出租的，而且租金是预付的吧？”

“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因为只有这样，斯杰克利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开溜。”

“可能吧。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一辆搬家车驶进了花园……斯杰克利大概带来了一些家具……”

“埃米尔，你真该杀……这一次就这样？你都说完啦？好的。明天上午见，在你家里。十点钟吧。”

“还有一句话，老板……有一条大狗。”

瑟尼纳耸了耸肩，挂上电话。两个小时之后，他独自一人呆在头等车厢里，睡着了。

五 火药库

老雷诺车关掉了所有的灯，在距蒙古乔说的富人住宅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地方荒芜空旷。月亮从光秃秃的树后面升了起来，隐隐约约地照着房子的正面，房子有一个小钟楼，但并非一点都不像居莱斯城堡。蒙古乔划了一根火柴，看了一下时间。

“他迟到了。”他低声说道，“都快七点了。在这儿会冻死人的。”

裹在有皮毛领的宽大大衣里的瑟尼纳始终保持着沉默。他在想着塞西尔。一个非同凡响的姐姐！到处都是敌人！生活中没有任何可期待的乐趣。她多么需要被人们去追求，和要人们保护呀！让她过上安宁的日子那该多好呀！

“来啦！”蒙古乔低声说道。

一辆敞篷的老式小汽车在栅栏门前停了下来。一个男人走下车，他穿着长毛的毛皮大衣，显得块头很大。几乎是同时，一阵铃声响了起来，瑟尼纳哆嗦了一下。这悲哀、凄凉的铃声……他曾在某个地方听到过……在居莱斯城堡……他真为自己的神经质恼火。所有的铃儿都是这么响的，就如同这些小贵族地主的房子都涵有一种亲切的家庭气氛一样。

一个黑影在栅栏门后动作着，把门打开，汽车便开上了院内的小路。瑟尼纳双眼紧盯着它。它在台阶前停了下来，斯杰克利的身影上了台阶。

“要知道里面有多少人。”瑟尼纳低声抱怨着，“你早就应该了解清楚。如果这里是强盗窝的话，那我们就会有苦头吃了。”“你完全有理由对一切都怀疑。”蒙古乔强调说。

“这是真的。好啦，行动吧。”

“我发现一个地方，那里的墙比较好爬。来吧，过了拐角就是的。”

“你带了氯仿吧，用来对付狗的？”

“所有该有的东西我都备齐了。”

他们溜进了墙的黑影之中，沿着环这座住宅的狭窄小道走着。靠村子那边的墙已经塌落。墙面上的灰浆也脱落了，在脱落灰片的地方，可以看出砌墙的块石，它那粗糙不平的表面正可以用来做阶梯。他们互相帮着，轻易地翻到了另一边，然后用心听着。

“这条狗很壮吗？”瑟尼纳问。

“一般。这是一条杂种猎犬，随处可以找到。它乱吠乱叫，但不会很凶。”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朝正面走去。那里正好有一扇窗户有亮光。

“在这儿等我。”瑟尼纳小声说，“如果有危险，你再介入，然后我们直接从通门的那条小路跑走。”

他们走近台阶，弯着腰走到窗户前，然后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他还以为在做梦。因为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居莱斯城堡客厅的样子。熊熊的火在宽敞的壁炉里烧得正旺。一个木架就摆放在火炉旁。皮手套就放在火钩和火夹钳上面。两张扶手椅被推到了壁炉前面。瑟尼纳也认出了农村用的桌子、高背靠椅……当然啦！这都是布景。再仔细一看，就发现这里的壁炉比居莱斯的要小得多，房间也窄小一些。至于家具，也只有这张长桌像那张农村用的桌子。但是装潢却是细心地模仿过的。他们想让西蒙娜相信，她又回到了城堡。花园环绕着房子的选择使人想起另一处……铃声也同样令人想起另外一个……过道……自然还有那条狗……这说明了什么呢？首先是斯杰克利太厉

害了，下这么大的本钱是值得的。其次是可怜的西蒙娜并不一定像穆蒂埃医生所说的那样康复了。

但是狗吠声在房子里响了起来。客厅的门推开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身体结实、蓄着短发、生着一张大嘴巴、钢框眼镜后面的双眼炯炯有神，他走进了客厅。他闪到一边，为了让笑着的西蒙娜过去，同时推开狗，它正蹦来跳去地撒着欢，差点把她的灰色女式西服弄脏。

“行啦，波吕克斯，”她说，“行啦！走吧！”

她笑着。她以为是在跟波吕克斯玩，其实她已经落入了陷阱。

“无耻的长毛小猎犬。”瑟尼纳在想，“我真想跟它算帐！”

斯杰克利扶着西蒙娜的手臂，让她坐到火前。趁他们转身的一刹那，瑟尼纳轻轻地把窗子推开了一条缝，它并没有关紧，自然是为了排放壁炉的废气了。斯杰克利摇了摇铃，过了一会儿，一个陌生人出现了，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一个瓶子和两个杯子：栗发女郎。她在女男爵家里把他耍了一个够。

“谢谢，索尼娅。”斯杰克利说道，“可惜没有波尔多酒了，明天你去佩鲁热买一些来。”

这真变成了幻觉。而西蒙娜始终在微笑着。她一只手接过斯杰克利递给她杯子，另一只手伸向炉火，十分自得，十分开心。索尼娅把一块劈柴放到壁炉的柴架上，然后退了出去。场面是令人愉悦的，是十分亲切的。斯杰克利应该在向西蒙娜说他已经买下了居莱斯城堡，而她是他的客人，法戎一家已经离开了此地，塞西尔就要来了……西蒙娜很可能在巴黎时被麻醉了，然后用车带到这里来的。她是在她的房间里醒过来的。瑟尼纳断定，首先有一间房子跟西蒙娜在城堡的那间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老用人称之为“普鲁士人”的外国人拍摄了照片。斯杰克利一切都预料到了，他显然试着用将其放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这一办法使病人恢复记忆。还有些事情他还不清楚。西蒙娜也只是给过他部分的、不连贯的透露，他现在要孤注一掷了。

“我看准了。”瑟尼纳在想，“正因为他还寻找，我也就还有希望。我会第一个到手的。因为我就是我，他只不过是他！旗鼓相当吧。”

他尽力捕捉斯杰克利在他猎物耳边咕哝的东西。匈牙利人朝西蒙娜俯下身去，距她那么近，气得瑟尼纳攥紧了拳头。“他敢抱她，我就把他杀了！”斯杰克利想要西蒙娜爱他的想法并没有损害到他。可是这却使他陷入了莫名其妙的烦恼之中。可是为什么不呢？难道这不是击溃她的最后防线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吗？就在此刻，瑟尼纳不再思索了，他决定马上救出姑娘。怎么救法？他还不知道。不过他知道要赶快行动，因为他不能长时间地忍受斯杰克利的这种下流无耻的献媚。跳进屋子，举起拳头，根本无需多想。整个团伙都会跑出来的。一阵车轮声向他敲了警钟。他弯下身子匆匆跑进了灌木丛。蒙古乔正在那里等他。

“您看到什么啦？”蒙古乔轻轻问道。

“嘘……我等一会儿告诉你……等会儿。”

可是他们看到的情景令他们呆住了。一个男人牵着马笼头，驾着一匹马拉的点着马灯的敞篷四轮车。

“！帕比戎。”他喊道，“慢一点，我的好朋友。”

最好笑、最滑稽、最荒唐的是临时雇来的马车夫的口音。

“您笑了，老板，现在可还不是时候。”

“确实，你说得对。可是这群野兽是多么无耻呀。”

男人在房子里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在索尼娅和斯杰克利的陪伴下，西蒙娜走下了台阶。

“别走得太远。”索尼娅建议道。

“就是兜一圈。为的是呼吸点新鲜空气。”斯杰克利说，“您认出您的老帕比戎了吗，西蒙娜？……它，它可认出您来了。您看它是怎么摇晃耳朵的！”

“快！”瑟尼纳说，“赶紧到车上去，把汽车发动起来。现在正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斯杰克利抓住马笼头。索尼娅也把围在西蒙娜脖子上的毛围巾扎好了。

“这个时候坐车散心太怪了。”瑟尼纳想，“也许西蒙娜有晚上外出的习惯。斯杰克利有的是时间了解情况。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和‘偶然’。但是他完全错了，因为我就是一个‘偶然’。我们俩人，看谁表演得更好啦？”

一等到敞篷马车上路，瑟尼纳就在责任感的驱使下，跑到了住宅的大门口，躲在了一棵栗树树干的后面。他听到敞篷马车的车轮声越来越近，便鼓足了全身的力量。斯杰克利让马停下来，下车去开栅栏门。随后发生的事情如此迅捷，以致西蒙娜都没能来得及喊一声。斯杰克利的太阳穴狠狠地挨了一下子，他像块大石头一样地倒了下去。而瑟尼纳已经架起了西蒙娜的胳膊，把她举了起来。天呀，她真轻！……他紧紧地搂着她，迈过已经昏过去了的匈牙利人的身子，朝开车过来接他的埃米尔走去。年轻姑娘也不抗争。她已经被吓坏了。

“不用害怕。”瑟尼纳说，“我把您送到塞西尔那里去……是她派我来的……我是朋友。”

蒙古乔打开车门，瑟尼纳把她放到座位上面，然后挨着她坐进了车。警探开始加速了。突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西蒙娜出于她受过伤害的动物本能，感觉到自己已经安全了。她的信任感增加了，在认真地倾听着王子的具有说服力的话。

“我很熟悉斯杰克利医生。”瑟尼纳说，“这是个坏家伙。他借口您只能呆在他身边才能完全康复。可是他在说谎。事实证明：您并不是在佩鲁热。您看一看……您看到那边巴黎的灯火了吧。现在我要带您回佩鲁热去。我们要在城堡里安顿下来，塞西尔，您、这位开车的先生，还有我……到那儿，您会重新成为过去的小西蒙娜的……您的老花匠，您还记得吗？法戎老爹，他在等着您……波吕克斯也是的。是真正的波吕克斯。还有真正的帕比戎……是的，您靠到我的肩上吧……您自由啦，现在……您再也不会回那您接受治疗的令人恐惧的房子啦。我要给您治疗……您将看到我是多么好地照顾您。我知道您没有病。您只是疲倦，太疲倦了……因为人们问您太多的问题，而您则总是头痛……您可怜的脑袋……轻一点，埃米尔……她睡着了。”

蒙古乔放慢速度。他调转身子对瑟尼纳说道：

“您真是一个老手，老板。我原以为她会抓伤您的。”

“不会的！”瑟尼纳说，“姑娘就像是一只小猫，你知道，我跟猫相处得不错的。”

蒙古乔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了。

“谈到猫，”瑟尼纳继续说，“最好你把你的那只托付给某个人，因为

我们都要到居莱斯城堡去。”

“我在想，”蒙古乔说，“他们为什么不买下它来呢？”

“出于谨慎！你看到他们了，在佩鲁热的商店里，用斯哥特人的语调在替别人办事，偏远地方的人是多疑的。我们，我们躲在幕后。我们时刻警惕着。这一次，我跟你打赌，他们会让这个小姑娘安静了。”

一小时后，西蒙娜在讷伊别墅的一间屋里休息了。瑟尼纳在叙述他的佩鲁热之行和随后的对默东那幢房子的征讨。

“您救了我们二人。”塞西尔说，“怎样才能向您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呢？”

“没有比这再简单的了，我亲爱的朋友……埃米尔，你的烟头太难闻了。你应该抽雪茄。”

他们聚集在曾使瑟尼纳惊讶的、蒙古乔拿刀对着塞西尔的那间客厅。从他已经忘记的这一幕之后，又接连发生了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他们现在联合起来了。他们三个人都知道，真正的战斗还没有打响。

“没有再容易的了。”瑟尼纳继续着话题，“我获得了权利，我想，知道您妹妹的秘密的权利。直到现在，我都在盲目作战，我是按既定的方案干的。可是这种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们为什么要追踪您？您家族中有匈牙利人吗？”

“没有。”塞西尔说，“但是有一个塞尔维亚人。”

“啊！譬如吧。”

“有一个……米歇尔大公。”

“什么？年轻的大公？……就是我在夏特莱剧院看到的那位？”

“是的。”

蒙古乔不敢再磕他的烟斗，瑟尼纳也想不起喝他的咖啡了。

“好呀，”他说，“您总是不想告诉我大公……”

“我也知道得不太清楚……请您原谅……大公对我们无足轻重，当然啦……这是一个故事……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请等一等！”瑟尼纳喊道，“我想我明白了……大公和您的妹妹？……”

塞西尔神情忧郁地微笑了一下。

“您猜对了。”

瑟尼纳坐进扶手椅，把头靠在后背上，闭上了眼睛。

“请让我适应一下。”他说，“这么古怪……我好像发现了真实情况……然后，一切又都是这么模糊不清……这些匈牙利人，他们掺和进来干什么呢？……他们跟塞尔维亚并不是很融洽的呀。”

“就是啦。”

“好。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听您说……不过蒙古乔已经知道了，肯定的。”

“不。不完全知道……有些东西我不敢把它公开。但是我应该向你们二位说出实情……那么，一切都发生在三年前。大公当时还是圣希尔的学生，我们是在爱丽榭舞会上认识的。不过，我应该先跟你们谈谈米歇尔是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甚至还很粗暴，他对别人谈论他的任性无法承受……他也很英俊……又是那么地迷人！……”

她在幻想着，但是很快好像就清醒过来了。

“您能帮我一下吗？”她低声问道。

“他对您的妹妹产生了爱情？”瑟尼纳问。

由于塞西尔低垂着头，他又补充道：

“事情发展得比这还要远？”

“不，当然不是了。不过他们俩人都已经疯狂了。他们准备不顾公众舆论。米歇尔向西蒙娜发誓，他要娶她，任什么东西也阻止不了他，他蔑视政治上的需要……而且他看不到，这样的婚姻怎么会遭到家庭的反对……他是非常认真的。西蒙娜的头脑发昏了……她自以为成了大公夫人了……我，我知道将要出现的所有难题。于是我们就经常争吵。我的天呀，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他们经常碰面吗？”

“米歇尔经常空闲。在圣希尔，您想吧，人们对他是非常尊重的。噢，我为了把他们拆散，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最后，我决定带西蒙娜去居莱斯。我比她年长，始终照顾着她。我对她总有一些影响。”

“她听吗？”

“不听。她想反抗。但是她很快就明白了，她不可能独自一人呆在巴黎……她太小。我们的朋友们会怎么想呢？……西蒙娜，尽管比较盲目，但还是关心着我们的声誉的！……我采取这样的决定，也并不是心里很高兴的。我从来就不喜欢城堡。这只是一幢让人不舒服的大房子，到处漏风。我在那里烦死了。而西蒙娜却相反，在那里每天都很开心。我父亲曾经说过，他要把城堡的所有秘密都留给她，而我，我是不配知道的……可怜的爸爸，他总是那么爱开玩笑。他会在坟墓里不安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爱女跟一个男人约会，哪怕是血统上的王子……可是，我没有算准我那一击。米歇尔有一个同年级的同学，叫肖姆侯爵，他的家住在里昂。每个星期，他都跳上火车，借着跟朋友一起打猎这个幌子，到里昂来，然后再从那里到居莱斯来。我不得不接待他。总不能把一位大公拒之门外，难道不是吗？”

“尤其是他还如此地迷人。”瑟尼纳说。

塞西尔向他投去怪异的一瞥，瑟尼纳马上接着说：

“我敢肯定，他很会让别人原谅。”

“这是真的。他对我要求很少。因为在城堡，我是难对付的年长女人。他叫我‘胆小怕事又碍事的老妇人’。但是他对我们都很好，就连不太容易接近的法戎老爹……当他独自和我在一起时，他就不厌其烦地说他的计划，试图向我证明他们是理智的，娶西蒙娜·德·马蕾丝并不是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联姻，他只不过是国王的一个侄孙，永远不会被抬上权座的……那么，您能想象到一个坠入情网的男人事前所能许下的所有誓言！我知道他抱有幻想。我就对他说：‘您忘掉她吧……您忘掉我们吧……等着假期的到来，到那时您再看吧。’”

“在圣希尔，他们有假期吗？”蒙古乔问道，他是带着像听佩罗故事的小孩子一样的令人赞叹的天真在听人讲述故事的。

“他们可以休年假。于是米歇尔回塞尔维亚去了。此时，他开始写信了。这也应该说是不谨慎吧。他本来可以署名弗拉基米尔，或者伊万、或者其他什么名字的。但是没有，他署名米歇尔……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信呀！”

塞西尔脸红了，举起手来阻止了一个可能会令人产生不快的问題。

“别以为我拆了它们！”

她假装对着蒙古乔说，可是眼睛却望着瑟尼纳。她笑得很苦涩。

“是西蒙娜念给我听的……是要证明我错了，米歇尔始终忠实于她……也有可能是想让我难过……您再要一杯咖啡吗？”

她用手摸了摸咖啡壶。

“我去热一下。”

于是她走出了客厅。

“她所说的这些是真的吗？”蒙古乔问道。“王子是不会娶牧羊姑娘的。”

“可以看出，你是没有当过王子的。”瑟尼纳说。

他又看到了居莱斯城堡的宽敞大厅，木柴火和两张推上前的扶手椅。他想象着西蒙娜满怀激情地向塞西尔读信时的情景，塞西尔神秘地俯在自己的活计上，听着那些并不是对她倾吐爱情的甜言蜜语。他产生出无限的怜悯之情。塞西尔回来了，往每只杯子里斟着咖啡。

“我的小说说到什么地方了？”她以一种显然是装出来的诙谐问道。

“您谈到了信。”蒙古乔说。

“我猜想，”瑟尼纳插进来说，“这些信就是斯杰克利这帮强盗想要弄到手的。”

“那当然啦。”

“为了对您敲诈勒索，就像您对我说的。”蒙古乔说道。

塞西尔为难地看着他。

“不。我没敢向您全盘托出。这并不涉及我。还是让我继续说下去吧。我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国王，以高层政治为理由，安排了大公和西里里玛丽卡公主的婚姻，而米歇尔开始时并没有重视这件事。他告诉西蒙娜，这种结合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他写道，这是掌玺大臣公署制订的计划，是彻头彻尾地荒唐的，公主还是一个孩子并具有头脑迟钝的美名……这些是他的原话……他补充说，西里里是一个野蛮的国家，是被内战搅得支离破碎的国家。塞尔维亚有意接近那些随时准备厮杀的山民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他说，这一段他一直印在脑海里：‘我是一个巴黎人，我认真地在考虑离开我的祖国到巴黎来定居。我不喜欢叽叽咕咕：我爱您，即便是在西里里。这将会变成奇怪的汨汨声的。’”

“见鬼！”瑟尼纳说，“他跟他的邻居并不和睦，因为，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西里里与塞尔维亚接壤……是的，我记起来了，在地图上，一个带颜色的小点，在塞尔维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之间。它有一只手掌那么大。但是我在想，从战略上考虑，这难道是第一重要的吗？”

“这个问题我没有注意到。”塞西尔叹息着，“我的问题已经够烦我的了。米歇尔于是回来结束他在圣希尔的实习。但是，在一个月之后，他又被召回了他的国家。两院终于同意了，订婚成了不可避免的事。米歇尔走了，注定要引起一次轰动的。他又寄了几封信来，措辞非常激烈。他没有足够的挖苦话来对付这位‘就像是脱脂牛奶和照管得极差的农场’的玛丽卡，他自己这么说。然后语调全变了。他开始写这桩婚姻不会使人受到任何约束，他很懂得怎样逃婚，他永远不会做一个巴尔干半岛棋盘上的棋子……而这就是灾难……西蒙娜朝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

“她明白这一局是输定了。”瑟尼纳说道，她的好奇心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

“可是我有时在想，如果米歇尔不能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的话，如果他不出来呢。他得到消息后已经非常失望，可是他无法与命运抗争。订婚如期举行了……现在结婚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猜想不幸的人顺从了。自从我告诉他西蒙娜已经住进了健康中心的那封信后，他就再也没给过我任何

消息。”

“您向他提出来过吗？”

塞西尔耸了耸肩。

“他现在不自由了。”她说，“您知道巴尔干的形势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了。西里里成了中央帝国大献殷勤的对象……我根本就不看报纸，但总还要浏览那些大标题。”

“那么信呢？”蒙古乔问道。

“我会说到的。西里里被国内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搞得焦头烂额。尤其有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提出让西里里依附于匈牙利。”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瑟尼纳大叫起来。

事实终于显现出来了，如此清晰明了，让他可以安心地休息了。他为获取的大量极有价值的东西而欣喜。大公、西蒙娜、塞西尔，在摇撼着欧洲并可能引起大骚乱的暴风雨中是微不足道的。信件……这些可怜的情书……它们此时却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好像特快专邮的邮件，好像这么多的纸已经把火种撒到了全欧洲。而他，罗平……

“我概括一下。”他说，语气十分粗鲁，致使谈话者们大吃一惊，“这个政党由奥地利资助。如果西里里加入了中央帝国的小圈子，平衡将受到威胁。塞尔维亚转向它的右翼，被迫沦落到无能的地步。奥地利—匈牙利联盟把它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亚德里亚国家，优柔寡断的意大利将会完全瘫痪。相反地，通过大公的婚姻，西里里将成为塞尔维亚的联姻国，形势将变得于我们有利，我们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之间伸进了一只脚……这是宏伟的、可怕的事情……让匈牙利人和西里里人把手伸到大公的信件上……让他们把它公布于众，这完全可以做到。那么就不再有这个婚姻！不再有这个联盟！还有可能在西里里发生暴动。民族主义者的尊严是不允许一个塞尔维亚人，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塞尔维亚人……一个正统的大公……对他们的公主使用这些污秽的语言的。”

他心慌意乱地住了口，觉得自己手中握着能够使巴尔干这些国家的这一火药库炸飞的雷管。

“您明白吗，”他以一种不肯定的语气低声说道，“俄国不会让人入侵塞尔维亚的，而法国又是俄国的同盟国……现在是决定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时候……这里……我们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微不足道，这无法估计的因素，将会使天平发生倾斜……塞西尔……好好想一想，您应该告诉我这些信在什么地方。”

“可是我并不知道。”塞西尔大声叫了起来，“我不知道西蒙娜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了，因为她已经记不起在她出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了……”

“我不明白的是，”蒙古乔说，“您的那些西里里人是怎么知道有这些信的呢。”

“这是明摆着的。”瑟尼纳说，“谁治疗的西蒙娜呢，在默东的精神病院？……拉斯罗·斯杰克利，一个匈牙利人，肯定是西里里依附奥匈联盟的一个拥护者。西蒙娜无意间在他面前谈及……借助于他的催眠疗法，他获得了其它的情况，这是可以使全部事件得以再现的……他立即与某些狂热者接头会晤，我们已经知道接下来的情况了……他们袭击了您，塞西尔，因为他们认为您保存着这些信件……或者您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地取回这些信件。他们毫不手软地杀人……实际上他们已经这么干

了……塞西尔，我们应该呆在您的城堡里，借以自卫。信件肯定在那里。我必须在他们之前找到它们。大公什么时候娶公主？”

“三周之后。”

“多于十五天。我给自己规定八天实现……只要它们没被毁掉。”

“！这不会的。”塞西尔证实道，“我可以肯定它们没有被毁掉。我妹妹把它们看得比命还重。”

“但确切说，他曾经试图自杀。她难道不会撕掉、烧掉它们，在……”

“不。因为斯杰克利在找。这就是说他知道，通过他从西蒙娜那里挤出来的某些提示，它们还在……只是他不知道寄藏的地方，而西蒙娜本人也忘记了具体地方。”

“完全正确。”瑟尼纳十分赞赏地说。

他站起来，双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在客厅里踱了几步。这一局的可怕赌注一时使他技穷了。他所有的想法、想象交织在一起……欧洲！……西蒙娜！……这个有千百个隐蔽角落的城堡！……一件必须解决的国家间的事务却又不能要求当局的帮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有瓦朗格雷，他是外交部长……瓦朗格雷能够在眨眼功夫明白……可是随后呢？……他将会与他的内政部同仁取得联系……沉重的警察机器要在几天之后才能开始行动，新闻界也会吹嘘某些事情……甚至就在国王和大公来访的时候……绝对不行！况且瓦朗格雷能接受这难以置信的故事吗？所以最后，一切偃旗息鼓，这一切都会被视为一个女疯子的一派胡言！塞西尔看到过信。她并没有念这些信。西蒙娜或许夸大了它们的内容……她的神经病，以一种阴郁的方式，或许比人们想象的时间还要早就开始了……大公回了他自己的国家，她或许一头扎进了想象的爱情浪漫曲中，却又如此残酷地被打断了……其实，西蒙娜本人就是一个谜。而这个谜，他必须独自一人让它暴光。这个女孤独者的细腻感情让他害怕。这个习惯于战斗和胜利的男人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他又对着塞西尔说了起来。

“好啦，”他说，“请帮我把这始终处于黑暗中的一点拨亮吧。我们假设，就在刚才，您的妹妹曾经试图自杀，因为她认为大公已经屈服于加在他身上的压力……不过没有什么可以完全肯定的。您本人，您曾对我说他也许会信守诺言。您看到了困难吗？……按理说，西蒙娜只有在收到绝交信后才会往自己的脑袋上开枪的。其实，是她的精神病促使大公放弃了他的计划的……是您的妹妹首先断绝了来往。我坚持认为，这其中有一个谜。您坚信米歇尔没有写绝交信，因为您的妹妹未向您谈起过？”

“我注意着信差。不过，其实这极有可能有一两封信逃过了我的监视。”

“那手枪呢？它本来就在城堡里吗？您知道它放在何处吗？”

“不。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到它的。”

“枪现在在哪儿呢？”

“我想法戎老爹把它处理了。不过我要向您再说一遍，那天，在我们大家来看，西蒙娜表现得很正常。法戎一家能够为您证实这一点。”

“于是在晚上便发生了某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它是如此残酷，以致您的妹妹突然决定自杀，用她肯定藏了很久的一件武器……不，这不可能！”

“可是她既然已经疯了。”蒙古乔说。

“疯是在以后，而不在在此之前。塞西尔刚刚向我们证实过她表现得十分正常。我还是弄不懂……够啦！……这些信，您肯定也找过。”

“是的。”塞西尔说，“我到处乱翻。不过我想，为了找到它们，非得把这座城堡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掉不可。它们并不多，只有十五封信左右……只是一个小包而已。”

“可是西蒙娜应该把它们藏在自己身边。一个热恋中的浪漫姑娘，不会把她甚至视为生命的信件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的。”

“我是从搜查她的房间开始的……我确实找了每一个角落……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信件会有如此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我也就没有坚持下去。我假想它们已经丢了。”

“您准备卖掉这座城堡？”

“应该这么做。我的父亲把他的遗产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城堡，他把它留给我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能动脑筋管理好住宅的女人。另一方面是有价证券、股份、俄罗斯基金。总之，是一笔被冻结的资本，是为了西蒙娜的精神病。我只得面对，借助于我自己的智慧，去花费相当可观的费用。然而，这座城堡使我产生了最怪的回忆……我绝不想再回到那里去。”

“但这是十分必要的呀。”瑟尼纳尽力坚持道，“我们只有两种办法取回这些信件。或者我们随便找寻，到处搜索……这将耗费我们很多星期，而结果还很难说……或者继续斯杰克利所干的，他并不蠢，而且开始得很漂亮……他做了什么呢？……为了获取意识的碰撞、火花，他试着把病人重新放入家庭氛围之中，它们可以使西蒙娜恢复记忆。寄藏点肯定在城堡中，但它首先在您妹妹的大脑里。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从那里把它掏出来。”

“您有什么建议吗？”塞西尔问道。

“首先，马上出发。现在十点钟。斯杰克利和他的同伙们应该正在进行紧急磋商。我们就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当然啦，我们乘坐我的车子。第二点，要让当地人以为只有您一个人在城堡。我们的在场，您的妹妹、蒙古乔和我本人，应该不让别人知道。必要时，法戎一家可以到边远的村镇去采购东西。当然了，他们随便找一些借口，不让任何人进来。此外，不再接待任何一个买主，因为我要去公证员那里办一份买卖选择权书……这种谨慎阻止不了我们的敌人试图干出些事情来……您想得对，他们绝不会放弃的……但是我在这一……尽管放心吧，塞西尔。”

“我信任您。”

她十分大方地把手伸给他，他深受感动。他把它举到自己的嘴边，然后打着响指，愉悦地大声喊着：

“咱们上路吧，伙伴们！”

六 紧张准备之夜

法戎一家带着深厚的感情迎接了西蒙娜。波吕克斯也像过节一样地蹦来跳去。重逢的场面是激动人心的。大家一下子就看出来，很明显，小姑娘毫不费力地认出了花园、城堡和所有过去曾经给她欢乐和幸福的地方。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没有一点恐惧。塞西尔和瑟尼纳陪着她到处走，随时准备伸出手去帮助她。就好像父母亲对待初学走路的宝宝那样细心。他们尽量不介入，让她从这间屋跑到那间屋，但是却在细心地注视着她的每一个举动。现在她就带他们去寄藏处是否太快了一点儿？可是她不说一句话，她不做任何让他们抱有希望、觉得她已经开始找什么东西的事情。

“为时尚早。”瑟尼纳说，“现在，她恢复了青春活力。不过要等到最近的记忆表现出来的时候。继续监视她。我呢，我去负责这个地方的防卫。”

他跟蒙古乔一道视察了花园。围墙已经破烂不堪，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翻过来。

“夜里，”瑟尼纳提醒道，“他们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地到这里来闲逛的，这绝不是老波吕克斯能够阻止得了的。我们必须把自己关在城堡里，巡逻。好在所有的插栓都很结实。”

“他们肯定会想到小姑娘在这里。”蒙古乔说，“您不认为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把她劫走吗？”

“我认为他们会做出某些失望的尝试的，但不知道是哪一种……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会强行冲进房子，抓走一个人质……或者干脆对塞西尔用刑，让她开口说话，因为他们确信她知道放信件的地方……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因为这是一些盲目的狂热信徒。”

他们还给法戎上了课，指示他认真地打听一些情况，当他去佩鲁热或者附近村镇去时。如果他发现有外国人出现，或者住旅馆的旅游者，他必须马上发出信号。他们向他解释西蒙娜需要绝对的休息，不允许任何来访，住宅需要全天候的守护，因为病人已经神游过，所以有可能还想跑掉。瑟尼纳知道老人至多只相信他们一半的话，但是他觉察出德·马蕾丝小姐已经受到了威胁。不过法戎老爹是绝对的忠诚，不会提任何问题。他会服从，而又不想了解很多情况。然后，瑟尼纳和蒙古乔又逐个房间看了一遍。百叶窗都很坚固，内门的锁足够结实。

“我们要值班，”瑟尼纳决定道，“就像在一条船上似的。你带了武器吗？”

“我有一支手枪和一盒子弹。”

“很好。我也一样，我有一切必需的东西。你睡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我就呆在这个小房间里，便于控制楼梯……当然啦，发生危险的时候，看准了就要开枪。这可是打仗，我的老伙计！”

“所有这些真不公平。”蒙古乔叹息着说，“我在想我们是否应该叫人呢……”

“叫谁？不要忘记我们保卫的可是国家秘密。我们只有靠自己……啊！开饭啦。你在我们吃饭时担任警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全体聚集到一起。危险随时随地都存在。他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攻……另外：设法保证灯里总有油并准备好备用的蜡烛。”

他们又做了一些其他的战斗部署，于是等待就开始了。过后，亚森·罗

平不得不承认，他在居莱斯城堡中，体验了他一生中最离奇的某几个小时。表面看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瑟尼纳、塞西尔和西蒙娜在大厅里，在火炉旁消磨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西蒙娜是自始至终地热心参加谈话的。她随心所欲地说着，告诉她姐姐曾经使她们俩人开心的一些事情……是佩鲁热的正直的乡村神甫在他布道时经常打喷嚏，或者是老公证员在星期天来跟伯爵玩扑克牌游戏，他那么会弄虚做假……她笑着……她找回了自己往昔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这个呈星状的小小疤痕却永远地留在了她的太阳穴处。瑟尼纳抑制不住自己，不停地瞅着她看。正是由于这一点，遗忘才打开了一条路。可是现在怎么才能逐走它呢？西蒙娜不时地拨弄火。她很喜欢翻动木柴，拨弄燃烧着的木炭。或者，她干脆站起来，拉开一个橱柜的抽屉。

“你拿剪刀干什么？”

塞西尔跟瑟尼纳交换了一下眼神。

“真的。”她轻轻地说，“这个抽屉里原来有一把剪刀的。”

有时他们又沉湎于一些尝试之中。

“西蒙娜，请你把相册给我拿过来好吗？我想给我们的朋友看一些照片。”

西蒙娜到图书室去。他们远远地跟着她，看着她毫不迟疑地走向放相册的柜子。

“她一切都回忆起来了。”塞西尔低声说，“一切，除了米歇尔。这太可怕了！”

“您有大公的照片吗？”

“有。而且有好几张。”

“去把照片找来，我们假装是从相册中发现它们的。”

塞西尔上楼到自己房间去，而西蒙娜则把厚厚的相册抱来，摊开在桌子上。突然她大声笑了起来，指着一个倚在靠垫上的光溜溜的婴儿。

“这是我。”她说，“我那时头发髻得多漂亮……这个赌气的小姑娘，是我姐姐，她从来就没有随和的样子，在照片上……啊！这是爸爸……穿戴得像个了不起的猎人。请原谅。他经常打猎，可怜的爸爸。”

“他经常带回猎物吗？”

“！没有。他确实太不用心了。更何况他又特别喜欢动物……我们这里有很多的鸟，就在附近的林子里。我想起来了，有一次……”

她停了下来。这句令人心碎的话，滞留在她的口中。

“是的，”瑟尼纳轻柔地问道，“您回忆起来啦？……”

“我不记得了……某个人……有一天……他带来了两只野鸡……他到底是谁呢？他还给了我一根羽毛……‘放到您的帽子上’，他对我这么说……我会想起来的。”

塞西尔走了进来，将三张小照片悄悄递到瑟尼纳的手中。对他来说，把它们插到相册里而又不让西蒙娜知道，这只不过是小把戏。

“不用想了。您没有必要累自己……这位夫人，这是谁呢？”

“是妈妈。但是我没有见过她……她很美，不是吗？”

“确实太美了。”

“哈，这张是我第一次领圣体的照片……这是我们的神义，您认识吗？就是那个不停地打喷嚏的人。”

瑟尼纳翻过了一页，十分自然地把大公的照片显露出来。

“看，”他说，“这个小伙子呢？他一点也不像你们。这是你们家的什么人？”

塞西尔的手紧紧抓着瑟尼纳的衣袖。

“不是的。”西蒙娜喃喃道，“不，我不相信……可是……塞西尔，你记得这位先生吗？……你说，我是不是曾经看到过他？”

她把三张小照片并排放在面前，手指一个个地指点过去，就像是一位算命先生似的。大公刚毅的脸孔正对着她。他那暗淡的目光，好像满含着强烈的痛苦，在盯着她。

“他有时来。”塞西尔咕哝道。

“等一等……他是不是要莫利斯？……不，是马塞尔吧？”

“我不知道。”塞西尔说。

“那么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他肯定要买城堡。”瑟尼纳插进来说，因为他觉得塞西尔的不安越来越厉害。

“这真奇怪……我可以肯定，我们曾经相遇过……但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巴黎，也许吧。”瑟尼纳启发道，“您在生病前经常外出。”

“是的……在巴黎，肯定……我能保存这些照片吗？……我总觉得，只要我努力，我最终会想起来的……！再说，这并不重要……我只是觉得不错，这个小伙子……可是，栅栏门，那儿，后边……好像是城堡的栅栏门……是的，是城堡的栅栏门……照片该是在这儿拍的？”

小姑娘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而且要让塞西尔作证。

“您看吧！塞西尔的记忆并不比我的好……活该！只是无法知道这位先生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照相。”

她合上相册。

“怎么有那么多的事，我都从来不知道呢。”她突然十分厌烦地补充道，“你们相信我会痊愈吗？”

“当然可以啦。”瑟尼纳肯定地说，“您已经好了许多啦。”

他出神地凝视着西蒙娜，眼神中既有哀怜又饱含着柔情。他真想把她抱进自己的怀中，摇晃她，安慰她，把嘴唇贴到她那隐藏在美丽的金发下面的伤疤上。他意识到塞西尔在注视着他。他忽然生出一种犯了错误被抓住的感觉。

“去把相册放回原处吧。”塞西尔说。

当小姑娘走远后，她问道：

“是否真有必要这么折磨她呢？假设她最终认出了米歇尔，那她岂不会更难过吗？她将会再一次地失去他。”

“我知道。”瑟尼纳说，“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赌博的利润是如此丰厚，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任何不安和顾虑而撒手。是的，她将恢复记忆，我对此确信不疑。当她难过的时候，我们也会陪她难过的。只能如此！”

“您真狠心！可是我的妹妹并不是对您无足轻重的。您该承认这一点吧。”

他们一下子争吵起来了。塞西尔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塞西尔。”他低声说，“您多么不公正呀！我对谁这么不要报酬地尽过力？……您很清楚我对您……”

“打住！我请求您。”

西蒙娜又回来了。他们三个人在绕圈子玩，就在火边，一个下午就这么平和地过去了。在莱奥妮铺桌布、摆餐具、准备开饭时，瑟尼纳跟蒙古乔到花园里转了一圈。夜色降临了。霏霏细雨润湿了小道。

“没有什么情况。”蒙古乔说，“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进展不大。今天上午，我又到处搜查了一遍，尤其是她的房间。因为按理说，信是放在那里的，或者是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可是墙都是实心的，地板也不可能有寄藏处。另外，你可以处在小姑娘的位置上想，很显然她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实际的、进出方便的地方。你想她会拿着锄头，拿着钢钎满屋子转悠，为的是凿出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吗？……去吃饭吧。我，我还不饿。我还需要再走一走。”

当他独自一人时，他竖起大衣领子，消失在林子中了。

“一次对意识的极好测试。”他自言自语道，“这正是你所需要的，傻子！在这两个矫揉造作的女子面前你样子很精明！……你让我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你倾心这一方……你倾心那一方……其实你喜欢她们两个人，我是这么认为的。你想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装成浪漫的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子吗？……完全是为了纯洁的爱情……很好。为了纯洁的爱情！大公的这个故事令人坐立不安。罗平！加油！我，罗平，我不允许别人喜欢大公胜过喜欢我。我要这个女孩在不久的将来只把眼睛看着我。与此同时，你要赶在另一位之前做出最大的努力，以取悦于她。老狗！你还没明白塞西尔在嫉妒吗。最终，萨普莱洛特，睁开眼睛！这么一位漂亮姑娘，有一天，会出现在打扮得土里土气的年轻傻小子面前。没有比追她们姐妹的事情更加要紧的啦……而纯朴温柔的爱情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展着。天呀！设身处地地为她想一想！那她会偷偷地躲起来哭的。这个她带了一半的小姑娘，塞尔维亚大公夫人……嗯，说实在的，这不是有点失去理智吗？他想象着，他们在城堡的夜晚……塞西尔对她的虚假的怜悯……‘我可怜的西蒙娜……米歇尔不是简单地死了……他是无法自由地为自己选择一位妻子……他以为他会信守诺言，但是他退缩了。理智一些！……’她就是这样，塞西尔。她充满激情、目空一切……她刚才看我的那个样子……什么！一个男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中——而且在我们之间，我还是另外的什么，对于这个粗陋的小保加利亚人来说——这个男人正在开始向她的妹妹频频递媚眼吧！……轻一点儿，罗平！当然啦，她是躁动不安的，这个可怜的西蒙娜，她的眼神散开着，爱情也曾被摧残过。伟大的唐·吉诃德，你马上就想来保护她……如果我不管住你的话，你就会给她的米歇尔写信请他来……不管怎么说，他回巴黎……只需几个小时的火车，他就会到的……他把西蒙娜挽在手臂上……她马上就会恢复记忆……她会到寄藏处去，……她把这些信给你，你把它们烧掉……伟大的罗平：伟大的情感不会让你变得丧失理智吧！你的心界是无限的，可是还有你的雄心抱负呢。在这个欧洲，国王们腐败堕落，亲王殿下们老态龙钟，你想只要一个精明、果敢，爱国的人物，就可以制止已经出现在远方的灾难。啊！如果你在西里里可以随心所欲的话……那么，至少你可以驾驭这个米歇尔。他干了那么多不合时宜的事情！……”

瑟尼纳在思索着，在栗树丛下踱着步子。他讨厌人们逼迫他处于防御境地。可是怎样采取行动呢？给报社写文章？当准备一次进攻时，这是可取的。但他只能利用它。今天，他有着内心的责任。此外还有许多。他还要对人民

负责！……啊！这个可诅咒的寄藏点，它会让他输得很惨的。因为这个谜的谜底是连孩子们都能懂得的。西蒙娜从来没有过不坦诚的空想。应该紧紧盯住小姑娘，用纯真、无邪、和一种年轻的友善来观察她的周围……怎么办呢！家具是正正经经的家具，没有任何鬼！瑟尼纳甚至想摸一摸波吕克斯那沉重的脖链，和帕比戎的全套马具。他习惯于看出逃过他人眼睛的东西，他也应该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夜里，当他值班时，他探查大厅的墙壁，拆下加固木架和机械装置的铁杆，搬开花盆架子，一块一块地敲着地下方砖在听……他们已经在这城堡里住了四天了。其他的人，匈牙利人离这里应该不远。瑟尼纳更希望知道他们在哪里，在花园周围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马上要采取行动的紧迫感使他力量倍增。可是等待却使他松垮下来。

他走进房子。蒙古乔正在安然地抽烟。两姐妹正在火炉旁做针线活。九点钟的时候，塞西尔站起身来。

“西蒙娜，去睡觉去。”

每天晚上，同样的话语，相同的动作。怎么可能会发疯呢。塞西尔陪着她妹妹，一同退到她的房间去。瑟尼纳希望能够听到钥匙在锁里的转动声。于是检查门和窗户的工作开始了。他用一盏煤油灯给蒙古乔照着亮，警探就着手检查所有的开关。

“狗呢？”

“它在外边。”

“厨房的插销呢？”

“我已经换过了。”

“我来值第一班。”

“随便您，老板。”

他们握手告别后，瑟尼纳独自一个人呆着。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杯咖啡后，又回到了客厅。“好啦，我现在是西蒙娜。”他原地慢慢地转了一个圈，这已经是第一百次了，他检查椅子、碗橱、餐具桌、桌子、架子，壁炉、地板砖、天花板……啊！西蒙娜的装针线的小盒……除了线团、线、带子、花边、纽扣之外，别无它物……凉意越来越浓了。他往炉膛里加了木柴，坐到了西蒙娜坐的位置上。“我是西蒙娜。”

没有丝毫的懈怠。他又重新站了起来，来回踱着步子，听着老房子不时发出的吱嘎声和花园里的风声。他有一阵子放弃了找寄藏处，一心想着大公正在巴黎过着欢快的生活。他在《费加罗报》上读到了国王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塞尔维亚的米歇尔却隐匿身份延长了在首都的逗留时间。人们看见他跟朋友们在马克西姆餐厅。“告别单身生活的仪式。”瑟尼纳反复思考着，“确实，如果玛丽卡公主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不讨人喜欢的话，他是不应该急着回去的……这是应该的，我觉得，在他这个位置上，我会设法知道西蒙娜在何处接受治疗……我会送去鲜花……我要尽力表现……”他点燃一支香烟，又开始溜达起来。当蒙古乔来接他的班时，他发现他正低着头来回走动，还不停地自言自语着。

随后是第五天，期待中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早饭过后不久。法戎老爹刚来不久，他是从佩鲁热菜市场回来的，塞西尔出去帮他卸车。她几乎是立即就进来了，而且向瑟尼纳做着手势。法戎跟着她，在看了西蒙娜一眼之后，他就开始骂了起来。

老人神情很激动，在向蒙古乔解释着什么。

“他们在那儿。”法戎说，“那些来拍照片的人。一个大个子和一个小矮子。我是在教堂前面发现他们的。他们正在跟一个年轻的栗发女人说着话。”

“好。”瑟尼纳说，“我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动作了。谢谢你，法戎老爹……哦，别忘记：栅栏门永远要上锁。”

他们心事重重地进了房子。

“我想整个团伙都来了。”瑟尼纳说，“绝不要在西蒙娜面前提起一个字……真的，她现在在哪儿？”

他叫道：

“西蒙娜！……西蒙娜！……”

“她可能在厨房里。”塞西尔说，“我去看一看。”

“这可不是让她外出的时候！”

塞西尔回来了，但是掩饰不住她那焦虑的神情。

“她既不在厨房，也不在写字间，也没在图书室。”

“那么，她上到她的房间去了。”瑟尼纳说，“您想让她在哪儿呢？……我们在外面呆了五分钟。她不会走远的。在这儿等着我。”

他四步一跨地上了楼，敲了敲房门。没有一点儿声音，他把门打开。西蒙娜不在里面。他迅速地看了一下其它的房间。没有一个人。西蒙娜失踪了。

“唉呀，”他咕哝着，“真厉害呀！我们就呆在台阶下面。我们一定能看到她的……再说，她是穿着睡袍的，脚上拖着拖鞋呀。在这个季节这绝不是外出的装束。”

他下楼来，张开双臂宣布。

“上面也没有。”

“那么……”塞西尔大声说，“他们把她劫持了。”

“肯定没有。他们从哪儿进来的呢？……不。西蒙娜肯定在某个地方，就在城堡里面。是的！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她在这儿……在藏宝的地方。”

“算了吧。”蒙古乔提出了异议。

“朋友们，”瑟尼纳继续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上当了。我们找一个小的寄藏处，只有一叠信的空间。而实际上这个寄藏宝物的地方可以躲进一个人去……这就是事实。好啦，塞西尔……您对我们说——我记起来了——西蒙娜在这儿十分开心……这样的话，您的父亲曾经答应把城堡的所有秘密都告诉她……这是您的原话吧。”

“但是他在开玩笑呀！”

“我不这样认为……从什么时候起居莱斯成为了一个家庭的财产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要追溯到路易十五时代了。”

“您有档案资料吗？”

“有，在图书室里。这些没有丝毫价值的文件装了满满好几纸箱……要想把它们整理出来，那是需要时间的。”

“我懂一点档案学。”瑟尼纳说，“我总是对历史很感兴趣……我去看上一眼……但是我熟悉其它的城堡，特别是西部的。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隐蔽的住所，在大革命时期，那里曾用来藏保皇党人……您还记得贝里女公爵的遭遇吗……我断定这里也有此类的东西。”

“我们可是到处找遍了呀。”蒙古乔哼哼着说。

“确实！我们也不用再重新来过。不过我们可以在房子里的每个地方喊一喊……她最终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会看到她从某堵墙、某块地板下，或者是我们站到它前面千百次地苦思冥想的某一处走出来……我们试一试吧……埃米尔，你来负责楼上……塞西尔，您负责楼下……我，我想再搜索一下这间屋子。”

他的镇定的威望再一次地造出了奇迹。蒙古乔顺从地走上二楼，塞西尔走进了图书室。很快，瑟尼纳就听到他们的喊声渐渐远去了，而且产生的回响也越来越弱了：“西蒙娜……西蒙娜……”他把注意力又集中到问题上。西蒙娜在这儿。好……可是突然间大脑的某种古怪的结构开动起来了……她猛地明白了，怎样打开这秘密的藏身之处。或许这次记起此事是与大公的访问紧密相关的？每当他来城堡时，可能他把她带到这藏宝处，为了暂时避开塞西尔的监视？可是现在呢？……见鬼！现在，她极有可能被禁锢在里面了，无法再找到控制开关的那块石头、那个按钮，或者某个操纵杆……

他额头上渗出了细汗。“西蒙娜……西蒙娜……”这些喊声令他心碎。他把手捂到耳朵上，慢慢数到十，为了让脑袋空下来。谁在地下，在客厅里走动？……啊！他惊讶地把手放了下来。加固木架、机械的铁件！右肘高处的铁件没有了。护肘甲片和皮手套不见了。他走近前，抚摸着金属臂。这两件东西卸下来，被取走了……这和西蒙娜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呢？……瑟尼纳气得发疯，拆下面罩和肩部零件，摇晃着空的冷铸模。好啦！这仅仅是一个盔冑。它不控制任何一个秘密通道，也没遮掩任何一个陷阱，它没有任何用处。

“西蒙娜……西蒙娜……”喊声又渐渐地走近了。很快，他又恢复了刚毅的样子，放下面罩上的脸甲。从何时起它成独臂了呢？……昨天晚上，什么也不缺呀……能肯定吗？……这副盔冑已经和家具溶为一体了，人们甚至不再在意它。“西蒙娜……西蒙娜……”瑟尼纳握紧了双拳。他懂得如果回忆不起来，那将是怎样的牺牲！这个皮手套今天上午还在吗？是不是西蒙娜把它拿走啦？……他解开皮制的捆着左边皮手套的带子，把手伸进金属手里，活动着手指，握着拳头。然后呢？……西蒙娜绝无意去进攻某个人！……他从皮手套里缩回手，再把它捆起来，始终困惑不解。塞西尔和蒙古乔回来了。塞西尔倒在了一张扶手椅中。

“没有。”蒙古乔说，“依我看，她是在我们跟法戎老爹谈话时出去的。她看到我们都关注着老人对我们说的话，就趁着这不注意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搜查附属建筑和花园……”

“行呀。”瑟尼纳赞同道，“去吧。我要认真看一看这些档案资料。”

他检查了图书室，弯着中指敲着细木护墙板，把家族文件资料全都搬出柜子，为了印证一下确实没有夹层，然后失望地看着塞满了发黄的文件的纸箱和文件夹。在十五天后，大公就要娶西里里的公主了！……而且随时随地，匈牙利人都要发起攻击了……那么这种蛀虫般的工作又有何益处呢，这是需要好几个月的呀！

但是，瑟尼纳的习惯是怎么也不能盲目地放弃的，而且他也从来不会丧失信心。西蒙娜的藏宝处肯定是不止一次地用过。只需找到一封信，就可以抓住一个古老的秘密……他跪到地板上，打开一箱图纸，上面是一大叠租约，合同和公证书等……移开这些！……他又翻到一个鼓胀的信夹，然后读了起来。此时，他听到隔壁房间有跑动声。

“老板，您快来看。”

蒙古乔喘着粗气。

“波吕克斯死了。”

瑟尼纳猛地一下子站了起来。

“我们刚刚发现的，在花园的深处。”

“我跟着你。”

波吕克斯倒在了围墙边上。它已经僵直了，就像一块木头。

“氰化物。”瑟尼纳喃喃道。

“您也一样，您认为他们把它毒死了。”

“我敢打赌。”

“多么不小心呀！这是给我们的警告。”

“为什么呢？波吕克斯老了，能够死得其所。他们不知道法戎老爹已经发现了他们，刚才，警告我们了……塞西尔哪儿去啦？”

“她去通知法戎一家了……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老板？……好像很蠢，假设有一条我们不知道的通道，我……一个地下室可以通到城堡外面去，当然也可以从那里进来……他们该是从那里把西蒙娜带走的。”

“这不可能！如果他们发现了藏宝处，他们会同时把手伸向信件的。所以，不需要劫持西蒙娜……也没有必要毒死波吕克斯。”

他用脚踢了踢狗的尸体。

“可怜的老狗！这都是那些该杀的西里里人干的！……回去吧。在我们分散注意力的时候，我们有失谨慎。”

他们返回时，注意观察了灌木丛。在台阶前，瑟尼纳叫住蒙古乔。

“你去接一下塞西尔。我不信他们敢在大白天露面，可是他们如此野蛮，谁知道又会怎样呢。”

他穿过前厅，呆住了。他听到的让他惊呆了。有人在大客厅里低声唱歌。他轻轻地推开了门。

西蒙娜在里面，坐在她的扶手椅里，靠在火炉边。她正好背对着他，看她的那些照片。他悄然无声地走过去，为了不打断那含混不清的歌声。西蒙娜不仅回来了，而且还非常高兴。听她哼歌，这真新鲜，真刺激，以至他不敢打断这一梦境。她的膝头上放着她拿来的十来张照片。但是从哪里拿来的呢？……迈克尔的照片，穿着礼服，戴着羽饰和白手套，是他，一副骑士派头，是他，坐在一辆大敞篷汽车的方向盘前……她比较着，闭着嘴在唱一曲华尔兹，也许这是他们爱情的第一支华尔兹舞曲……她长时间地凝视着其中的一张照片，上面的年轻大公穿着宫廷的制服，胸前佩戴着奖章和勋章，手握着他的剑柄。她把照片放到唇上。瑟尼纳踮着脚尖，回到了门边，弄出一点响声，好像他是刚刚进来似的。她转过脸来，但是无意藏起这些照片。

“他回来了。”她说，“他又回来了……那，（她拍着自己的额头。）这是迈克尔……我们要结婚了。”

瑟尼纳坐在她身旁，长时间地看着她。她始终在往昔中漫游。她再也不能自拔了。

“是的。”他低声咕哝着，“这是迈克尔。”

“他是很漂亮吧？”

“是的。非常英俊。”

“他要来找我的……”

瑟尼纳猛然间想起了盔甲。此时的护肘甲片和皮手套又回到了原处。

七 铁手套

中饭过后，瑟尼纳在图书室与蒙古乔和法戎老爹一起召开了战斗部署会议。姊妹二人坐在火边聊天。在整个吃饭过程中，西蒙娜出奇地安静，瑟尼纳已经指示塞西尔不要向她提问题，好让她思想深处释放出来的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发挥作用。或早或晚，西蒙娜会去藏宝的地方的。最要紧的是要让老花匠知道这一切并且制订出方案。

“您现在看到形势了。”瑟尼纳对法戎说，“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谨慎小心吧？”

“是的，是的……我向您发誓，我不会忘记的。”

“轻一点，法戎老爹。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占上风的。他们以为这些小姐们单独呆在城堡里，或者是在蒙古乔的保护之下。不管怎么说，他们不知道我在这儿，也不知道我们正在等着他们。他们要干什么呢？既然他们毒死了波吕克斯，那就说明他们想要溜进这个地方来。不过他们不会成群结队地来进攻。他们会派他们中的一员，最灵活的一员，也是最有办法的一员来的。我们让这个混蛋走近……”

“……我们用枪对准他相击。”法戎大声说道。

“恰恰不是这样。我们尽量不去打搅他。但是我们要给他出其不意的袭击。如果我们能够抓住他，我相信我们就会成为这场战斗的主人。其他的人也就容易收拾了。他们只能采取袭击方式。如果他们看到被发觉了，如果他们有一人成了俘虏，如果他们确信我们人多势众，他们就会明白他们输定了。不要忘记他们是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是非法进入我们国家的。”

“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者三个对手呢？”蒙古乔提出不同意见。

“那更好。我们就抓他两个或者三个俘虏嘛。”

“哎呀，如果他们开枪呢？”

“唉，行啦。如果你是一个大坏蛋……你就会被是警长！让我说完……这是一些认为不会遭遇到任何抵抗的人，他们又中了埋伏。他们与两支手枪和一支长枪相遇。那么，我说他们会举起手来，老老实实地投降。可是，如果他们一定要打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就毫不留情地干。我们是属于正当防卫……只是他们会看到有伤亡和警察的介入……我们不要忘记这场争斗的赌注……所以，您，法戎老爹，您到您的楼里值班，从那儿您能看到花园的绝大部分。您如果发现某些可疑的事情，您就点起一盏灯。从我房间的窗户，我就能发现您给的信号。你，埃米尔，你负责从图书室的窗户那里巡视后面。而我，我在城堡内部转悠。只要一有信号，法戎老爹在点亮灯之后，您就站到小路上去，带上您的枪，以阻住敌人的退路，剩下的，您就让我们来做。”

“您放心吧。”老人说。

他们分开了，整个下午过得死气沉沉又漫长。雨后，天空灰蒙蒙的，而且更冷了。瑟尼纳又埋头到那堆无价值的文件之中，而这些正是令历史学家欣喜若狂的东西。尤其是里面有些信件是给某位瓦莱里·德·马雷丝的，和带有名人签字的，如乔治·桑、亚历山大·仲马……蒙塔朗贝尔给安东尼·德·马雷丝的便笺……但是没有任何涉及秘密通道的内容。

“看吧，”瑟尼纳自言自语着，“在哪个年代人们才能使用这藏宝处

呢？……在拿破仑统治时代的征兵时期？……也许是在恐怖时期？……只要我们掌握某些资料，在那个时期的……一个暗示就足够了……一句关于盔甲的话……”地板上到处散着纸张，瑟尼纳四肢着地地爬来爬去。他在塞西尔来找他吃晚饭时感到十分吃惊。

“西蒙娜呢？”

“她很安静。她不时地看着迈克尔的照片。我看得出，她在尽着惊人的努力，以便抓住某些她尚未追忆起来的東西。”

“她没向您提问题吗？”

“没有。也许我们应该把她还不知道的东西告诉她……大公和……的婚姻。”

“我更喜欢她自己发现这些东西……请告诉我，您从来没听到过某个，亲人或者朋友，过去曾经在这里躲藏过。譬如，在大革命时期？这类事情在家族里是被传扬的。”

“没有……啊！我父亲比较经常地谈及某个格雷古瓦·德·马雷丝，在大革命时期他曾经是图尔教区的主教。他非常欣赏他的性格，但是我，您知道，这些宣过誓的或没宣过誓的神父……”

瑟尼纳打了一个响指。

“这无疑是对的。您的祖先曾是一位拒绝宣誓的教士，正因为这个藏宝的地方他才没被抓住……但也只是如此而已。”

“爸爸想写一部关于格雷古瓦·德·马雷丝的书。他甚至已经开始向西蒙娜复述要点，这是因为西蒙娜对历史比我更感兴趣。”

瑟尼纳擦了擦手，伸出一条手臂搂住年轻姑娘的肩。

“在我们之间，”他低声说，“他更喜欢西蒙娜，对吧？”

塞西尔猛地挣脱出来。

“吃饭啦。”她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饭很快吃完了，两姊妹早早地回到她们各自的房间去了。蒙古乔，在院子里巡逻，进来时已经冻僵了。他在配制掺热糖水的烈酒，点上他的烟斗。然后，他拉上百叶窗，关好大厅的门。

“去！到你的岗位上去，埃米尔。谁先看到什么要轻轻地告诉他人。”

“她们知道啦？”

“你想的好！我可不愿意吓着她们。”

瑟尼纳上到自己房间，关掉灯。九点半。没有必要呆呆地站到百叶窗的后面。袭击肯定会在凌晨发生，匈牙利人会以为城堡早就睡过去了。瑟尼纳平躺在床上，双手放在脖子后。他肯定会成功的。这些匈牙利人不会洞察入微的。但是多么遗憾，在这之后不能大肆宣扬他的胜利！如果能够给报界一个宣告那该多么有趣呀。亚森·罗平挫败了弗朗索瓦—约瑟夫皇帝的阴谋诡计……亚森·罗平与东方问题。瑟尼纳撰写文章，同时精心修饰句子。然后他想到了塞西尔，想到了西蒙娜。一旦危险过去，为什么不把她们俩人带走，带到遥远的地方，去西班牙，去埃及呢……傻瓜！……蠢得好笑！……他最终爱上了两个人，这将是一出新的悲剧。不，他将再一次地销声匿迹。“祝贺你，罗平！你是一个理智的人！……妈的！等着瞧吧！”

他站起身来，轻轻推开百叶窗，结果吓了一跳。那一边，在楼的窗户上，一束光在亮着。信号！他悄悄地跑下楼梯，跑去告诉在图书室里的蒙古乔。

“快，你呆在这儿，在门后面。我，我在楼梯高处等他，因为他肯定会

向她们发起进攻。听到我的口哨声后，你就跳出来。他将在我们布下的网内被抓获。”

他退出图书室，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只眼贴在百叶窗缝处看着。他辨认出一个阴影上了台阶。他没有搞错。敌人派来了一位侦察人员。只有一个。但这正是原来预见到的。这个男人现在已经站到了门前：他在弄锁。法戎老爹应该是端着他的枪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瑟尼纳拿出他的手枪，埋伏在楼梯的拐角处。匈牙利人算完啦。所有的路口都被盯死了。

几秒钟过去了，但好像很漫长。然后一股冷风吹向瑟尼纳。这个男人刚刚进来。一下轻轻的划火柴声，接着火焰在大厅里摇曳起来。它照出一只一动不动的手，在黑暗中让人惊诧。火柴熄灭了。男人看准了方位。但是他并没有朝楼梯走，瑟尼纳从映照在墙壁上的壁炉跳动的红光中明白了，此人已经走进了大客厅。这是个意料之外的举动，瑟尼纳曾确信这个陌生人会直接上到二楼的。很显然，他不熟悉这个地方。他还会出来的。不管怎样，他已经进了罗网。“我一直数到五十。到时候他还不出来，我就下楼去。”心在剧烈地跳着，瑟尼纳耐着性子慢慢地数着点数。三十……四十……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他开始下楼，走到大客厅的入口处。他吹了一声口哨。马上向前两步，手枪平端着。

“举起手来！”

图书室的门眶当一声被打开了。蒙古乔出现在那里。壁炉里的火焰照得整个大厅模糊不清。但是没有人。

“注意。”蒙古乔喊道，“他躲起来了……他躲在桌子后面了……”

瑟尼纳绕桌子转了一圈。那个男人没在。

“把灯点起来。”他命令道，“他躲在了碗橱后面。”

蒙古乔点亮灯，高高地举起来，以便照得更清楚些。大厅是空的。

“啊，这！”瑟尼纳说，“我可没有做梦呀。”

台阶上传来了响声。

“他跑掉了。”蒙古乔说，“他匆匆跑了。”

他见到了老法戎。后者堵着通道，手里握着枪。

“你们抓到他啦？”花匠问道。

“没有。他失踪了。”

“可是，我看见他进来了。他没有一点犹豫，我向你们保证。他镇定自若地用钥匙打开栅栏门，和这扇门，……他能在哪儿呢？”

“在藏宝的地方。”瑟尼纳说。

“啊，不！”蒙古乔反驳着。

“没有别的解释。”瑟尼纳十分坚决地肯定着，“把灯递给我。我觉得他碰过什么东西。”

他走近盔甲，原来弯曲呆着的右臂现在已经伸直了垂在那里。在低矮的脸甲后面，是不是有眼睛在闪光？不是的。这是灯光照到金属上反射的光。他下意识地举起铁手套，想把它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但是很快就松了手。

“见鬼！”

“怎么啦？”蒙古乔问道。

“摸一摸看。”

蒙古乔用手摸了摸那只铁手，向后退了一步，显出惊讶的样子。

“它是热的！”他喃喃道。

“这就是我们的愚蠢之处！”瑟尼纳冷冷地说，他一下子变得很激动，“当然啦！它是热的……我应该在开始时就知道的。”

他稍许蹦了一下，然后把双手重重地按在了警探的肩上。

“学生蒙古乔，注意！它是干什么用的，这副盔甲？”

“我不知道，老板……用来打仗的。”

“很好……然后呢？”

“避免受击，保护自己。”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啦。它想说明什么呢，避免受击？”

蒙古乔越来越惊愕。

“那么，就是说……就是说人们要自卫。”

“绝对地……在这间屋子里，人们怎么自卫呢？手柄还是热的，别忘了这一点。”

蒙古乔看着自己周围，好像在寻找一个依靠。

“您快把我逼疯了……您想让人们抵御什么呢？”

“火呀！蠢驴！是火！”

一边说着，瑟尼纳一边把手伸进护肘甲片和铁手套中。

“不错，藏宝的地方。”他继续说，“谁想去看一看，在火的后面，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转动了，或者抬起来了，或者落下去了……你发现了这儿有个控制系统的手杆吗？”

“我？”蒙古乔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瑟尼纳把戴上护肘甲片的手臂从炽热的炭火上伸过去，握住了齿条。他推了一下，又拉了拉，这样重复了几次。没有什么情况出现。可是当他把长长的金属杆搬向左边时，它一下子落了下来，保护壁炉底部的铸铁板像吊桥一样开始向下落去。它完全盖住炉膛是够宽的。一条通道在厚墙里显现出来。瑟尼纳马上冲了进去，堵住了一间像地下室出口的门，天花板很低，一根蜡烛若明若暗地亮着。一个坐在一张小桌前的男人站起身，迎面走了过来。

“别动。”瑟尼纳喊道，“把手举起来……啊！啊！我的坏蛋。他们跟我一样有相同的理智。甚至先于我知道……这太厉害了。祝贺斯杰克利……现在，把信交出来吧。”

他抓过蜡烛台，把光照到他的俘虏的脸上。结果他一直退到了墙边。

“！对不起……我很抱歉，殿下。”

他的面前是米歇尔大公。

“您是什么人，先生？”大公问道。

“塞西尔·德·马蕾丝和她妹妹的一个朋友。她们处在危险之中，殿下……真的！您不知道两年来发生的这一切……一个漫长的和悲惨的故事。”

瑟尼纳看了看眼前的情景。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祈祷用的跪凳和一块草垫，蒙古乔的声音传到了他耳朵里：

“您需要我吗？老板。”

“别呆在这里。”瑟尼纳说，“我们最好到那边去说话。您先请，殿下。”

他们回到了大客厅。

“是您！”法戎老爹大叫了起来，“见到您我真高兴！西蒙娜小姐会很开心的！”

“嘘！”瑟尼纳低声说，“别吵醒她们……你们二人，你们去守住四周。”

现在还不到十一点。我们肯定还有一点富裕时间，我需要清静一会儿。”

他走近蒙古乔，对着他的耳朵咕哝几句。

“别这么呆头呆脑的！是的，这是大公……他把我的计划彻底毁了，但我会另想其它办法的。快去吧。”

他在两个人身后关上了客厅的门，朝大公走过来，借助一块木柴，徒劳地想把滚烫的齿板放下来。

“让我来！”

他放下齿板，而铸铁板也借助平衡力向后回落到原处。

“太科学了。”瑟尼纳一边褪下铁手套一边说，“如果这个可怜的西蒙娜马上抓住盔甲的这些部件，当她忆起藏宝物的秘密时，我就永远也不会找到了。我猜想，当人们在那一边时，人们可以关上壁炉的铸铁板吧？”

“是的。在墙里有一根操纵杆……可是西蒙娜？她在这儿？我还以为……”

“那么，好啦。”瑟尼纳开始道。

“现在，殿下，您像我一样清楚了。您的敌人并不远，您要感谢上天没有让您与他们遭遇。我们在等着他们，我准备好了一切来欢迎他们。但是目前我们不得不与他们保持距离，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这样做。因为您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您干掉的。时机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如果我能有幸向您提个忠告的话，那就是赶紧回到秘密的隐蔽处去，直到明天早晨。在那儿，您处于绝对的掩护之下……您是怎么回事……请您原谅……来干什么呢？”

“我是开车来的。我把车子藏在了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大公停了下来，用火钳夹出几块烧焦的木柴。他眉目清秀，很英俊。“我与他长得相仿，”瑟尼纳在想，“有……哈……有很长时间了，因为我的生活经历太丰富了！……而我，如果处在他的这个位置，我早就会喊西蒙娜了。而且处在西蒙娜的位置，我或许早就感觉到我的爱情已经到来了。这些年轻人，真优柔寡断、真懦弱！”

“我明天就得上船，在马赛。”大公继续说道，“我要回我的国家去。我已经晚回去了。但是我不愿意没最后看一眼这座城堡就离开法兰西，我在这里留下了那么多的美好回忆……您看我还保留着这些钥匙……我想在这儿呆一个小时，不要让别人看见。这就是我没有预先通知法戎一家的原因。我想他们单独在这儿……尤其是，我想再看一看的隐身的地方，因为我们时常在那里相聚，西蒙娜和我，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在等着我，在马赛。三天后，在贝尔格莱德皇宫将有一个盛大的节日，我应该和玛丽卡公主一起在那里露面。我们的时间严格地限死了。”

大公在瑟尼纳身边走了几步。

“我真不该来。我以为我还能够自以为是米歇尔，一个反抗别人的，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动和自由地思想的年轻人。但是一切在告诉我，我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是不是，我不再属于我自己啦？……说话呀，先生，……我看出您是一个正直的人……”

“我确信您理解我……我应该走，管它有没有危险呢……西蒙娜？……您的意见是，她将会大病一场？”

“我担心会这样。”

“那又怎么办？”

大公又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不要让她知道我来了。”

“她不会知道的。”

“而您，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我。我向您发誓，我做了一切……一切……为了保持忠诚。”

“我相信您。”

“如果您知道我是多么爱她的话！啊！我真恨不得自愿放弃我的地位，我的特权和所有这些虚荣！这比我远离王位要容易得多，由于我的贵族出身，只有礼节、礼仪才能阻止我的婚姻。可是，塞西尔的一封信让我知道了……事故。”

“您从来没有，您这一方面，殿下，让西蒙娜知道您可能被迫改变您的计划吗？”

“没有。我刚刚把这一点告诉了您。”

“连表现出迟疑也没有？”

“没有。”

“您给西蒙娜小姐寄过多少封信？”

“十四封。她只回过我十三次。我们共同给我们的信件编了号，以便确信没有一封信丢失过。”

“很好，殿下，您还得做某些艰难的事情。必须毁掉这些信，把它们丢进火中，为了不留下丝毫痕迹……”

大公猛地抬起了头。

“可是我没有呀。”

“什么？……它们原来就在这间密室里，您是唯一一个进去的人……等一等，不，殿下。西蒙娜在您之前进去过……很显然，我也昏头转向了……我还以为她只是拿出了照片呢，她肯定把它们都拿走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啊！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了。信件在她的房间里……我明天就把它全烧掉。嘿！让他们找吧！”

大公伸出手来。

“我衷心地感谢……先生……请原谅，我记不得您是否曾经告诉过我您的姓名。”

“瑟尼纳……瑟尼纳王子。”

“很好。瑟尼纳王子……我会永远铭记在心的……现在，我得走了。”

“不。”

喊声是从客厅的门口传过来的。他们终于相见了。西蒙娜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米歇尔。”

她已经匆匆跑过来了。大公张开双臂近接着她。

“米歇尔……我的米歇尔……我时刻梦见您。每一个夜晚，我都梦见您……而您现在就在眼前。”

“亲爱的西蒙娜！”

瑟尼纳向后退了几步。

“哎呀！别人的爱情真难忍受。我伤痛的心呀！好像他们离我很远，突然一下子……他失去了理智。她，刚刚被找回来。而你，我可怜的罗平，你

应该修补这些乱糟糟的事情！”

“殿下，时间紧迫。我给您一刻钟时间。”

他出来，到了花园里。已经起风了，浓雾被吹散开了。冬日的一轮满月
在天空中像一只白色的大圆盘。

“这一分钟，可以说在亚森·罗平的今后的日子里，是他最难过的一次。
我觉得四周受敌而且控制不住局势。我把这个鬼大公安排去尽情消遣。而
我们，老法戎，蒙古乔和我，我们却只能去拼命。也许这还不够。他在圣希
尔学了些什么，这个没有头脑的人？是游戏战争，而绝对不是真正地与地痞
流氓交战。我觉得，凭着从未让我受骗上当的第六感觉，危险正在一分钟一
分钟地逼近。有些时候，拯救工作是在即兴中完成的。”

瑟尼纳等待着，十分镇定自若。花匠和蒙古乔躲在看不见的地方。他们
肯定是躲在树林边上，随时准备扑向敌人。蒙古乔不是一只鹰，但是他熟悉
自己的行当。人们绝对可以相信他。

一刻钟过去了，瑟尼纳回到了客厅。他强压着愤怒。塞西尔替代了她的
妹妹。这本应该引起他的怀疑的。西蒙娜告诉了塞西尔，后者马上就下楼来
了。她听着大公满怀激情的话。

“多么动人的一幅图画。”瑟尼纳在想，“他们根本就不担心房子会塌
下来砸到我们大家的头上！”

他轻声咳了一下。

“很对不起，殿下，是时候了，而且很紧迫。”

“我想过了。”大公说，“我要把西蒙娜带走。”

“什么？”

“您清楚地看到她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令人厌恶的事情已经结
束了……一切都改变了……西蒙娜已经上楼去准备行装瑟尼纳望着塞西尔。”

“是真的。”她说，“她现在完全恢复理智了……或者说基本上恢复了。”
她马上纠正道，“谨慎还是……”

“我才不在乎谨慎呢。”大公打断道，“西蒙娜已经受了不少苦。我想，
我本人，想让她幸福，现在……我再也不允许任何人来反对我的想法。我母
亲，我叔叔，我的姐妹们……我做我自己的事。”

“那么玛丽卡公主呢？”

“那么，让她去嫁给普鲁士国王吧，就像这里的人说的那样。一桩很好
的丑闻，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信件问题也就再也没有人提及了，您的那
些匈牙利人也会让我安静了。是我与玛丽卡的婚姻让他们大发雷霆吧？那太
好啦。这个婚姻不复存在了，他们也应该收起他们的武器，回他们自己的国
家去啦……您难道不同意我的意见，瑟尼纳王子？”

“绝不同意，殿下。”

瑟尼纳慢慢地朝目瞪口呆的大公走过去。

“请您原谅。我说：‘绝不同意’。您不能带走德·马雷丝小姐。”

“凭哪一点呢？……”大公开始变得高傲起来。

“殿下，请听我说。现在来谈论政治确实时机选得很不好，但您逼我
这么干。刚才我只是把问题揭示出来：可是，正巧我与某些地方有经常性的
来往……我甚至与博肯多夫还有点姻缘关系，是我母亲那边的关系……是的，
他可以参加大使会议……您知道如果奥地利保证您的国家在亚德里亚海上
有一个商业出口的话，这多少还要归功于我的这位表兄呢。”

他慢慢地说着，为的是有时间杜撰得更可信一些。可是，他越是进行演讲，他也就越发觉无法摆脱现实。而且在这座城堡的客厅里，历史正在被改写。在这十一月份的一个夜晚，而且比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来得更快、更有效。

“俄国人保护你们。”他继续说，“可是保加利亚人，从布加勒斯特获得和平后，就从他们那里掳走了，其他的除外，多布罗加地区。他们仇视你们。他们希望维也纳最终变得与莫斯科不和睦。他们在这上面花了所有的力气……西里里民族主义党为了让西里里在三位同盟阵营内摇摆不定而闹得天昏地暗。欧洲的平衡如此脆弱，一点小事都会毁掉它。即便西里里的分量微不足道，可是让它过到奥地利一边，那俄罗斯马上就要采取行动。我是知道这一点的，殿下。”

瑟尼纳是带着一种力量说这番话的。他把他能够有的信心全都倾注在话语中。大公在专心致志地听他说着。

“它会行动起来。”他继续说，“因为它把这一事情视为是对斯拉夫的直接威胁。而俄罗斯是和法国、英格兰联合的……奥—匈是与德国联合的。这是一条连接欧洲大陆大国的导火索。只要一头点了火，它就会沿着整条导火索烧下去。火药库也就会爆炸！”

瑟尼纳对着年轻的大公俯下身去，抑扬顿挫地说道：

“您对局势的了解远胜过我，殿下。我只是担心您会突然忘记了。火柴就在您的手中。跟德·马蕾丝小姐离开这里，当着全世界的面宣布你们的婚姻……这将对西里里尊严的嘲讽……而且火焰开始烧起来了。爆炸会把我们都裹挟走的。”

大公长时间地呆着，没有任何反应。

“我该怎么办呢。”他最后说，“我真孤独呀！”

“不，殿下。我跟您在一起……您以为我没有过您这样的年龄吗？……我不知道受伟大的爱情折磨的滋味吗？……谁告诉您我没有为一个王朝而献身呢！这很可怕！这是死亡！但这同样是伟大！将来会还您公正的。有朝一日，真情终将大白于天下，对您的子孙后代来说，您将是一个喜欢和平甚于喜欢爱情的人。现在不允许再犹豫了。战争随时随刻都可能发生。而为了延缓它的到来，唯有一个装备了猎枪的老人和一个只有几粒子弹的老警探。战争在不怀好意地游荡着，它就在眼前！现在一切在于您，说出是还是不是，让它到来还是把它赶跑……殿下……是还是不是？”

大公激动得脸色惨白。他慢慢地站起身，走近瑟尼纳，与他拥抱在一起。

“王子，”他低声说，“多亏了您……我已经丧失了理智……现在是不允许再犹豫了。我会娶玛丽卡的。”

“那么，烧掉信件……马上动身。我们已经冒了不少的风险了。”

“我去把它们找来。”塞西尔说，“西蒙娜刚刚向我们证实了她有这些信。”

“她的手上再也没有我的任何东西了。”大公神情沮丧地说，“我走后，她将会怎么样？……王子，我是否还可以再求助于您的友谊？”

“您完全可以，殿下。”

“我希望您能照料她，安慰她。并且经常跟她谈论我……您会有话说的……一定要让她知道，在那一边，在我的国家，”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了，“我永远做我的米歇尔，我始终如一地爱着她……王子，我能得到您的承诺

吗？”

“我向您许诺，殿下。”

“谢谢……去吧，塞西尔。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

塞西尔穿过客厅，她也是非常激动。瑟尼纳看着她慢慢走远的。

“协约对她和对我一样重要。”他想，“而且她还甚于我，因为，如果说她曾为西蒙娜的神经错乱而担心过，那么他走了，今后，她将会为西蒙娜的失望而担心。她的生活真是一种失败！我真的要抱怨的！”

他摇了摇头。

“快点！……您有大衣吗？”

“在汽车里。”

“您没有留什么东西在秘密的藏人之处吧？”

“没有。”

“您在马赛要几点钟登船？”

“今天下午四点钟。热隆西科船长不允许任何理由的迟到，他会在预定的时间起锚的。他坚决执行我叔叔的命令，而我叔叔在守时方面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国王的礼貌如此。”瑟尼纳说。

“是的。而且我叔叔想把我从法国最终弄回去，还要求越快越好。他并不知道我的动身回国是令我心碎的。可是……”

一个可怕的喊声从楼上传出来，打断了他的话。

“见鬼。”瑟尼纳说，“是匈牙利人！”

紧随大公之后，他疾速跑出大厅，几步蹦上了楼梯。塞西尔站在她妹妹房间的门口。

“那儿……那儿……”

西蒙娜在床边抖动着，一把刀子插在胸部。在她的身边散乱地堆着她衣箱里的东西。”

“西蒙娜！”大公喊道。

窗户大开着。风吹动着窗帘，轻轻地吹着地板上的一张叠成两折的纸。瑟尼纳感到灾难正在发生。他捡起纸片，朝上面看了一眼。

亲爱的西蒙娜……

“让我来。”他大喊着，“他们抢走了信！”

他冲到窗口，看到一个黑影在小路上跑着，他大步跨过窗台，跳了下去，但落地不稳，待再站起来时就有点跛了。

“埃米尔！……法戎！……抓住他！”

那一边，这个男人并没想着要躲到树林中去。他像一头野猪，朝栅栏门猛冲过去。瑟尼纳奔跑着，疼痛使他扭歪了脸，他放开喉咙大声喊着：

“埃米尔！……法戎！……”

第二个黑影出现了，在月光洒下的若明若暗的光点里。然后第三个黑影也出现了。接下来是一场混杂的厮打。

“坚持住。我来了。”

瑟尼纳听到了喘息声、叫喊声、和沉闷的厮打声。然后，一个人站起身来，转身准备逃跑。糟糕，蒙古乔还呆在地上。但是老法戎已经调转枪支，用枪托朝那个人的脑袋砸去，他应声倒地了。

“真棒。”瑟尼纳说，“恰到好处。”

他在这一群人边上停了下来，喘息着。蒙古乔坐起身来，用手揉着胃部。

“见鬼！他不会不动手的！”

“他拿了信件。”瑟尼纳说。

他转过身来，抬起头。

“我认识他。我早就有幸在维吉奈别墅把他打昏过。是否先生想掏空他的口袋……不了……先生好像不大对头？……埃米尔，帮帮我……您，法戎老爹，睁眼看一看。他或许不止一个人。”

蒙古乔从上衣开始搜，搜出的只有一条手帕，一个皮夹子，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

“裤子，快。他还来不及把它们藏起来。我的眼睛没离开过他一秒钟。”

蒙古乔搜出了一把手枪和一串钥匙。

“这不可能。推他。”

他检查过这个昏迷的人的所有口袋。信件失踪了。

“它们在你们打斗时散落了。”

瑟尼纳看着自己的四周。明亮的月光能让人看到小路很远的地方。什么也没有！

“老板。”蒙古乔大胆地说，“他或许有个同谋在墙脚处接应他。”

“行啦！我紧随其后跳下来的，我敢肯定没有人。不……他是在落地时或在逃跑过程中把它们丢掉的。他还准备再次回来……我们回去。我们应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无论如何，这个坏蛋会告诉我们他干的勾当的……把他拖上……把他关到什么地方呢，法戎老爹。”

“关在食品贮藏室吧。门很结实。”

“我走前面。我都没来得及照看一下可怜的西蒙娜……但是我还没告诉你们……他刺了她一刀。”

“我的天呀。”法戎抖了起来。

他举起枪，准备砸碎这个人的脑袋。瑟尼纳抓住了他的胳膊。

“再等一等。”他说，“如果他拒绝说话，我就把他交给你们……关牢他，等着我。”

他跛着脚走回来，上楼来到西蒙娜的房间。

“她已经死了。”大公说。

他十分沮丧，焦躁的汗水湿了他的额头。塞西尔在哭。他们把年轻姑娘平放在了床上。

“殿下。”瑟尼纳低声说，“我像您一样悲痛。我抓获了杀人凶手，但是我没有得到信。”

“那么全都丢失了。”大公十分消沉地说。

“不。还没有。我向您要求一小会儿时间，用来认真思考一下……信件还在！”

他画出一个圈子，它包括窗户和一部分花园。他的动作如此地有启发性，使得大公伸长了脖子在看。他随后打了一个响指，把他们全都召进了房间。

“塞西尔，当您上楼时……”

“西蒙娜已经整理完她的箱子。她非常亢奋。我甚至还问了她是否有点发烧。她打开了窗户，我本想关上百叶窗的。她对我说：‘就这样。我需要一点儿空气，现在。要很多空气！我已经憋得够久的了。’于是我出来了，我去给她找一条披肩，就在挂衣服的壁橱。当我再回来时……她已经这个样

子了……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她把一条手绢放到嘴边，继续说：

“我想我叫了一声。”

瑟尼纳转过身来看着大公。

“事实自己会说话的。西蒙娜不谨慎打开了窗户。她当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匈牙利人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借助壁藤和落水管爬了上来，然后迅速地行动起来，为了阻止可怜的人们喊救命。信件曾经在这里……他是在塞西尔回来时把它们抢走的。在受惊吓的情况下，他胡乱地翻了她的口袋……他甚至还掉下了一封……他跳下楼去。您看清楚他了吗，塞西尔？”

“没有。我都瘫痪了。”

“结论是：信件肯定是在杀人犯跑过的路上的某个地方。”

瑟尼纳掏出表来。

“殿下……您现在开快车都来不及了……不过您可以赶上里昂的一班快车……我会把您送上车的。这样我们就还有一个小时的延缓。这足够了。您是否有气力跟我们一块找？”

大公默想着，闭着眼睛，然后俯身对着床，把嘴唇贴在了死者的额头上。

“再见啦，我的爱。”他喃喃道，“永别了……”

当他直起身子时，他的脸色白得像一个面对行刑队的已被判处死刑的人的脸。

“塞西尔”，他说，“既然城堡要卖掉，我来买下它……由于今夜这一事故应该要保守秘密，那么对所有的人，就说西蒙娜逃掉了，我就请求您把她葬在花园里……在金合欢的圆形花坛中。就算我永不再回来，只要知道她在这儿，我总会感到好过一点……现在我听您的，王子。”

他们走下楼来，瑟尼纳发布着命令。

“法戎老爹，我们需要马灯。我们每个人都负责一小片，也都知道风会吹散这些信件。如果一刻钟后仍然找不到它们，那么我就会去关心一下俘虏，我保证他会开口的。”

他恶狠狠地说了上述这段话，但马上又后悔起来，因为塞西尔向他投去了她那奇异的目光，好像她在揣测躲在瑟尼纳王子身后的那个人。

“我们一共五个人，可我只三盏马灯。”

“那么我们就拿煤油灯，蒙古乔和我。”

他们走了出来，很快这支小队就分散开了。灯光散射着。瑟尼纳负责打斗过的现场。他一边检查每一个树丛，每一丛草，一边往前走，心里还在想着这些被动员起来的人在安祥地睡着觉，根本就不去想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生命是靠一位忘记了自己使命的小伙子不谨慎地写出来的那些丢失的信件和那些话语维系着的。亲爱的西蒙娜……这温柔的爱情被粗暴地摧残了，而且莫名其妙地悲惨……时间在一点点地流逝，信件始终找不出来。剩下的就是那个匈牙利人了！

瑟尼纳返身折回，走到法戎老爹和蒙古乔的身边，然后轻轻地嘟哝着。

“我们进去吧。”他说。

他们与大公，然后是塞西尔在台阶下会合了。在城堡正面和这个人摔倒的地方之间，只有巴掌大的一点地方，没有没被搜查到的地方。瑟尼纳做出决定。他掏出了手枪。

“全都在大厅里等我。这不要很久的。”

他说完便朝食物贮藏室走去。愤怒令他要走极端。他从没有杀过人，但是这一次，他再不是亚森·罗平了，他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他打开沉重大门的门栓，用脚猛踢了一下，然后把灯高高举过头顶。

“站起来！”他吼道，“面对着墙。”

然后他进去，食物贮藏室里根本没有人。

八 吉热斯的圈

瑟尼纳没有狂乱，也没有大声咒骂。他既不去探摸墙壁，也不去敲打地面了。他愿意在食物贮藏室里慢慢地转圈子，室内只有被捅穿了的大桶、坏了的工具和一部小推车。他坐在小推车上，熄掉灯，双手握成拳，顶在太阳穴上。

“注意！罗平，不要焦急。他曾在里面。他出去了。这就是你的问题了……显然有一个解决办法：他的一个同伙来把他解救出去了。什么时候？在我上楼去她房间时，跟大公和塞西尔一道……是的。可是法戎和蒙古乔是在下面等我的呀……这是一种假设……这或许是不能排除的……但是，我知道这不对。我知道这一切，这就足够了。我知道是因为他不可能在就要达到目的时被击败。我犯了错误。我肯定低估了这些匈牙利人……可是还有其它的事情……罗平！我命令你制造一个奇迹……”

他在黑暗中，双肘压在膝盖上，又呆了几分钟。最后他提起灯，走了出来。当他又回到大厅时，他那张不动声色的脸就像是牌场上老手的脸。

“您拿到了吗？”大公问。

“没有，他逃掉了。”

厅里顿时响起了惊叹声和咒骂声。

“那么多的秘密通道，在这个破房子里。”蒙古乔嘟哝着，“看看他是否从地下跑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瑟尼纳强调道，“他是不会冒险去穿越花园的……他应该是从同一条路上跑走的。”

“一切都完了，不是吗？”大公说，“我谢谢您，王子。您尽了所能。不要强人所难。”

“在艰难情况下，殿下，我总是很能的。我会找到信件的。”

“太晚了！”

“您给我往这儿打电话，明天下午三点半钟。到明天下午三点半，我会有的，我会在这座壁炉里烧掉它们，就像我烧这一封一样。”

他从口袋里取出他在西蒙娜房里捡到的那封信，把它投进火中。

“我愿意相信您。”大公继续说，“三点四十分，我就要站到船甲板上了。三点四十分，我就是塞尔维亚的大公了。我请问您，当一个塞尔维亚大公丢了面子，他该怎么办呢？……他没有其它选择……王子，把您的手枪借给我吧。”

塞西尔冲上前来。

“米歇尔！……不……想想西蒙娜。她永远不愿意您如此干的！”

瑟尼纳抓住她的双肩，强迫她坐了下来。

“塞西尔！……您，殿下……你们就这么不了解我？我一定会拿到信的。”

“您知道它们在哪儿吗？”

“不知道。”

“您肯定能找到它们？”

“是的。”

“如果匈牙利人杀了您呢？”

“他们永远也杀不了我。”

“那么您是什么人？”

瑟尼纳诡秘地笑了笑，然后把一个手指放到了嘴上。

“一个人。”他低声说道，“一个命运之神喜欢关照的人。现在，我们走吧……法戎老爹，您继续值勤。我们走后，您就把自己关起来。记住，他们不会再来了。脱身的那个人肯定会告诉其他人，这里有许多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失败，而且会猜想我们报了警……可是我要十分坦然，殿下，只能是在看到您坐进火车之时。如果您真的发生什么意外，我们要那些信件又有什么用呢？”

他就像一个组织野餐会的人那样坦然地阐述着自己的见解。他的保证让大公信服。他朝塞西尔鞠了一躬，然后把手伸给法戎。

“我的朋友们，我感到，多亏了瑟尼纳王子，我们全都得救了。所以，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会再相逢的……晚一些时候，而您，王子，我请您把自己当成塞尔维亚皇宫的我的常客。”

他又最后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第一个出去了。

“我来开车。”瑟尼纳说，“你，埃米尔，坐到车后面。必要时你负责掩护我们。”

他们毫无阻碍地到了马路上。

“我的车停得稍许远了一点。”大公说，“这是一辆四十马力的戴姆勒。”

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照亮了荒原。他们在一条杳无人迹的路的路口看到了汽车。

“好漂亮的家伙。”瑟尼纳赞颂道。

“您喜欢吗？”大公问道。“我把它送给您吧。我真想多做一点。”

瑟尼纳抓住手柄，一阵强大的轰鸣声响了起来。他跳到驾驶员座位上，向后倒车，还掀起了很多石子。

“老板……车灯。”

“没有必要。能够看清楚……如果出于偶然，那群无赖还呆在这一带的话，他们也不容易跟踪我们。”

车底盘抖动得不正常。马达发出震耳的响声。蒙古乔转身看了看汽车的后窗。

“他们在后面！”他喊道，“他们在跟踪我们……有一百米左右。”

疯狂的车赛开始了。瑟尼纳早就习惯于开快车，而他们后面的那些人也紧紧地咬住。在直线道上，戴姆勒车赢了他们，在弯道上，由于它太重，它没有了施展特长的场地。路就像梦一样朦胧。夜色吞没了树木的外型和芬芳。

“甩掉他们了吗？”

“没有，老板。”

“殿下，俯下身子。”

戴姆勒车在满是车辙的小路上跳来跳去。后窗玻璃也被震得粉碎了。

“没受伤吧？”

“没有，老板。他们漫无目的地乱开了一枪。”

瑟尼纳紧闭着嘴巴，在前面的半明半暗中探索着。一个笨拙的动作，接着又是一个大拐弯，这是在毁坏车子。他感到死神就坐在他旁边，在等待着。他们穿过一个村庄，看到有几部马车，举着手，一块黑狮雪茄广告牌，还差一点轧着一只狂吠的狗。

“我宁肯参战。”大公说，“我们停下吧。”

“绝不行。”瑟尼纳硬邦邦地扔过这句话。“您应该在马赛上船……那么您一定能上船。”

戴姆勒车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出于本能，瑟尼纳把车拐向了右边。

“见鬼！”他马上就骂了起来，“我弄错了。”

他放慢车速。后面追赶的汽车的大灯猛地冲了上来，接着是巨大的爆炸声。瑟尼纳毫不犹豫地把车拐进了玉米地，玉米那生长不良的杆子扫着车顶。戴姆勒车好像在海里被风浪摇晃的小船，颠簸得很厉害。但是驾车的技术令匈牙利人佩服、惊讶，后面的车灯不见了。在庄稼地的尽头，车子又回到了大路上，而且速度也加到了极限。

“已经甩掉他们啦。”蒙古乔狂喜地说。

“糟糕！”瑟尼纳几乎同时喊了出来。

他刚刚发现这是一条死路。他踩死刹车，戴姆勒开始之字形地横着行驶，贴着一条沟边停下了。

一阵尖细的铃声在巡道员的小房子旁边响了起来，人们听到一辆负载过重的火车的沉闷的喘息声。蒙古乔跑上去，开始在推那沉重的栏杆。

“太晚了。”大公镇定地说，“他们追上来了。”大灯的光柱划破夜空，照出正在穿过铁道，用力地抵住第二道栏杆的蒙古乔的身影。瑟尼纳，后面被匈牙利人追赶着，决心驶上道砟。他看到一闪，在他的右侧一个被蒸汽包围着的大机车的黑影出现在眼前。一个重重的撞击使他伏到了方向盘上，但是凭着他的坚强意志，他踩了油门。戴姆勒车钻进了刚刚被蒙古乔打开的狭窄通道。接着瑟尼纳的视觉变得模糊了。他听到身后一声轰响，他刚刚来得及刹住车就昏过去了。

他几乎是马上就恢复了知觉。阵阵针刺般的疼痛钻心。

“别动，老板。”

这是蒙古乔的声音。

瑟尼纳又完全恢复了自信。

“他们抓住我们啦，嗯？……很严重吧？”

“没有。一颗子弹只是擦皮而过，就在锁骨上面一点。算是走运……但是出了不少血。静静地呆着，我来给您包扎一下。”

“匈牙利人呢？”

“已经成了肉泥。机车正好扫到他们。”

“全部？”

“毫无疑问。大公去看过了。我想抓住他，可是……”

在他们后面大约两百米的地方，有很多的人在动着。瑟尼纳把身子探出车外，做了一个鬼脸。一列装货的火车已经停了下来，一些灯笼在正在吐着蒸汽的火车头周围照来照去。大公跑过来，跑到戴姆勒车旁。

“真难看。”他说，“但是他们再也不会加害于我们了。”

“快上车。”瑟尼纳说。

“您不太难受吧？”大公问道。

“有点灼热感。我得有一个星期吊着膀子呆着了。不过这并非我的第一次战斗洗礼……埃米尔，帮我换一下位置，也给我们看一看在警署是怎么开车的！”

蒙古乔抓住方向盘，半个小时过后，他们停在了佩拉什火车站。大公跳

下车，走近瑟尼纳。

“我再重复一遍，”他说；“我永远无法偿还清的……但我是您的朋友……永恒的。”

“谢谢。”瑟尼纳低声说，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虚弱了。“……坦然地上路吧。按我们约定的，在三点半钟给我挂电话……我会烧掉所有的信件……祝您好运！”

他看着迈着坚毅的步伐渐渐远去了的年轻人背影。

“在他这个年纪，”他说，“……又是大公，……我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他把脸贴到蒙古乔的手臂上，含混不清地说道：

“可是，眼下，最好还是让我睡一觉吧……”

当瑟尼纳恢复知觉时，他已经呆在了城堡中自己的房间里了。他想坐起来，结果痛得大叫起来。蒙古乔跑了过来。瑟尼纳眨着眼睛。他的手在撕扯着使他的上臂无法动弹的厚绷带。

“好极了，埃米尔。你还具有护士的本领。”

“您不要动，老板。您失了很多的血。”

“哈！我又不是一个羸弱的人。最好的证明是我很饿……让我在这儿挨饿。在这儿捉弄我……那么不是的？……我连吃早饭的权利都没有啦？……什么？……别跟我说太早了。”

“可是，老板……您知道几点钟了吗？”

“不知道。”

“差二十分三点啦！”

瑟尼纳抓住蒙古乔的手腕。

“什么？”

“差二十三点呀！”

“是下午？”

“是的……当然是的……您睡着了：我们没敢把您弄醒。”

“混蛋！……啊！这都是你干的，真是糟糕透了……”

“可是……”

“住嘴……五十分钟用来找信！……但是你并不懂，笨蛋，我还不知道从哪儿找起呢……五十分钟！……我不是上帝。埃米尔……把衣服递给我。”

他起身，来到壁炉前。他头昏得很厉害。蒙古乔想出去，瑟尼纳叫住了他。

“嘿！……我没有时间吃饭了。”

“但是喝一杯咖啡吧，老板。”

“等一会儿吧……现在，你带我去食物贮藏室，要是我顶不住，你就把我抱进去……睡衣……谢谢……那个匈牙利人在贮藏室里呆了半个小时……不会再多……我要想出他在这半个小时之内所干的，……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当我知道他是如何逃出去的时候，我也就会知道信是怎么消失的啦。”

“您站不住。”

“我不需要站着，但是呆在里面还是可以的……”

他用食指敲了敲额头。

“来吧，埃米尔。帮我一把。”

他用那只健康的手臂搂着蒙古乔的脖子，然后两个人慢慢走到门口，再

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来。

“埃米尔，”瑟尼纳接着说，“你真是一个好人。你不应该让我这么早睡……你的心肠太软了……但你是好人……我愿意你留在我身边……你的事务所，这只是小孩游戏……我要教你处理真正的事务……它们会带来成百万的收入……”

“老板，您有点发烧。”

“这是发现的激情。我也会教给你的……哎哟！”

他们来到了大厅。塞西尔出现在大客厅的门口。她显得比伤员还要苍白，还要沮丧。

“哟！”她说，“多么不谨慎呀！您要到哪儿去？”

“去食品贮藏室。”瑟尼纳说，“俘虏用了半个小时逃了出去……半个小时，那我们就要三点二十分了……大公将在三点半给我打电话……还有十分钟的富裕……多出十分钟来……不要反对，尤其……没有其他办法。”

左边是蒙古乔扶着，右边是塞西尔搀着，他一瘸一拐地，慢慢朝食品贮藏室走去。

“那……会成功的。现在，让我一个人呆着。出去时插上门栓。整整三十分钟过后，埃米尔，你再来打开它。”

“到那时您就不再在这里啦，老板？”

瑟尼纳微笑着，用手抚摸着蒙古乔的脖子。

“好样的，埃米尔！我很高兴看到了你的自信心了。你把我舒舒服服地放在手推车上，那么……很好！你走吧……我不愿意你呆在门口。我不愿意任何人呆在贮藏室周围……你走吧！”

蒙古乔出来，把大钥匙在门锁里拧了两圈。然后他挽起塞西尔的手臂。

“过来吧！既然他不愿意我们陪着他。”

“真是怪人，不对吗？”塞西尔说，“您对他印象如何？”

“我也说不好。”蒙古乔承认道，“在他身边，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我想起了我的老首长加尼玛尔的意见：‘如果有一天您遇到一个穿着考究，蔑视法律，喜欢在别人认为无望的情况下开玩笑，又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面容和具有超常毅力的人，您就抓住他：他就是亚森·罗平。’”

“那么……他就是啦？”塞西尔问道。

“不。我这样不认为。这件事的唯一好处是他的肩膀挨了一粒子弹。这不是亚森·罗平的风格！”

他们走进大厅。蒙古乔看着时间。

“还有二十五分钟！”

他又往火里添了两块柴。二十五分钟！要做的事那么多！要挖一个墓穴，还得先要收拾上面的死者。可是，只要王子没有任何迹象表示，他就不能动弹。二十五分钟，现在二十三分钟……为了发现……其实，要发现什么呢，因为瑟尼纳已经说过没有地下室了……既然他这么说，那就一定是真的！……二十分钟……为了找到一个方法，透过一扇锁着的大门，动用牢牢抓在手里的钥匙，锁头又是锈得这么厉害的。这个怪人由于受伤而体力不支，因大量出血而非常虚弱！……

蒙古乔手里拿着他那只大钢壳表，看着指针一个刻度一个刻度地慢慢走着。塞西尔十分怕冷地蜷缩在扶手椅中，好像在幻想着。十五分钟！如果亚森·罗平……蒙古乔猛地一惊。他刚才自然而然地想到的是亚森·罗平，而

不是瑟尼纳王子。这真好笑！……如果瑟尼纳王子最终找不到这些信件，这个年轻的疯大公很可能会给自己的脑袋开一枪的！剩下的，不，蒙古乔不愿意再想下去了……所有这些外交纠纷，还有最终的战争……这正是闪光的虚幻……是趣味游戏……王子是一个演员，以他的方式……尽管匈牙利人……他们还是付出了生命，为了掠走这些信件……十分钟……写这些爱情信不是太蠢了吗……“我从来没这么干过。”蒙古乔在想，“从来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可怜的卡斯同，我们为生活奔波……爱情，只是为富人所专有的。而且什么时候真的有过呢？”

他站起来，开始走动。塞西尔闭着眼睛。可怜的女人！现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她会怎么样呢？也许王子会照顾她吧？……五分钟！……他们会充满激情地，尽力去相互适应的，这两个人！……塞西尔有时候看瑟尼纳的样子很特别……而瑟尼纳对塞西尔的美貌也不会无动于衷……因为塞西尔太美了！尽管还赶不上西蒙娜。啊！这个小姑娘！……粗俗的蒙古乔也不得不承认他本人也……她会很快地牵住他的鼻子的，这可怜的小东西！还有三分钟……

“我过去了。”蒙古乔决定道，“您等着我。”他走出来，快速来到食品贮藏室的门前。如果发现房间被打开了的话，他并不会感到惊奇。可是贮藏室还是保持着原样。蒙古乔只得转了两圈钥匙。门上的钥匙也没有动过。他打开了门。瑟尼纳王子始终坐在手推车上，左手托着右臂肘部。“你好呀，埃米尔。几点钟啦？”

“三点二十分。”蒙古乔低声回答道。

“时间还多得很。”

“什么，老板！您知道这个人怎么出去的啦？”“我差不多是马上就知道了。”

“那您怎么还在这儿呢？”

“正是的。这是为了恢复我的体力。我曾经在这里……现在仍然在……我永远会在这儿……你明白吗？不？……反正是什么都得给你解说……帮我一下，好……我关节都不活泛了……哎哟！一辆手推车，你知道，这绝不是一个进行思考的理想地方……，快一点！……在马赛的那位好人已经把手放到电话机上了……我要说些什么……”

电话铃声在图书室里响了起来。

“糟糕！他还提早了一分钟……看吧……看吧……”

瑟尼纳挣脱蒙古乔，快速朝电话机走去。此时蒙古乔想起了加尼玛尔说的话：“具有超常毅力的人……就是亚森·罗平。”难道是……？

此时瑟尼纳已经摘下了话筒。塞西尔也在门口出现了。

“喂！……您提前了，殿下……不，这不是责怪。我不会的……好啦，我谢谢您，还算可以吧……您呢，殿下？……旅途愉快吗？……大海很美吧？……什么？啊，信件？……对，当然啦，信件……但是我是信守诺言的，殿下，……它们在这儿，就在我面前……是的，全部……！谈细节就太长啦。……”

蒙古乔瞪着惊奇的眼睛。

“我在等您的电话，以便烧掉它们……既然您来了电话，我们就开始干了！……我取第一封，我撕它……两半……四半……您听到响声了，殿下……现在我来烧它们……埃米尔，火柴！”

蒙古乔走上前来，想从瑟尼纳手里夺下话筒。他感到愤怒。

“您疯啦，老板。”

“放手，傻瓜……喂？殿下……不，没有什么。是蒙古乔这位好人想一下子都烧掉……可是还是一封一封地烧好些，是不是？这更放心……是的，我就是这样解释给他听的……您可以泰然地启程了，殿下。”

“您在作弊，老板。”蒙古乔说，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

“现在我来烧最后一封……好啦……大功告成。过去都被抹掉了……不，殿下，我们只是做了法国人应该做的……啊！如果您想给蒙古乔授白鹰勋章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更泄气。”蒙古乔不快地咕哝着，他那正直的面孔已经被痛苦扭歪了。

“他让我向您致谢，殿下……旅途愉快！我的敬意！……”

瑟尼纳放下电话，蹒跚着走到最近的一张扶手椅边。一动不动地站在图书室门口的塞西尔好像被吓呆了。

“喔！”瑟尼纳长出了一口气，“他终于上路了。”

“老板，”蒙古乔气得发抖地说，“您为什么要这么心安理得地去骗他呢？如果您有信，现在就是销毁它们的好时机……但是您并没有……可怜的人满怀信心地登上了船，可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啊！这太不应该了，老板。”

瑟尼纳恼火地摇着中指。

“你，埃米尔，你需要上一课……因为，你以为我欺骗了这位年轻人？……但我确实有这些信。或者确切一点，我将有这些信。只是大公那么匆忙……我不得不提早一点……没良心的警探……头脑僵化的人……我本想让你去为我取回这些信的……那么，活该你倒霉……你确实不配……离我远一点。我要跟塞西尔说两句……请过来，塞西尔……我请您做件事。”

蒙古乔气哼哼地，走到窗户铁箍处，为了掩饰窘态，开始装烟斗。此时瑟尼纳俯下身去对塞西尔耳语了很长时间。塞西尔始终认真地听着，脸色十分严峻，最后，她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随手关上了门。

“快了，埃米尔，快来了……耐心点！”

“那么，老板……您总能告诉我吧……它们在什么地方？”

“你想让它们在哪儿呢？……在这座城堡里，什么地方最可靠，嗯？”

“什么？……密室？……壁炉后面？……可是西蒙娜已经取出去了……”

瑟尼纳向后靠去，放声大笑起来。

“哎呀！求求您，埃米尔，饶了我吧……你看到了，一点小事弄得我好苦……可是你这么可笑！好啦！我站到你的位置上。是我，蒙古乔，在思索……而我埃米尔·蒙古乔，私人侦探，我想：既然老板未能从贮藏室跑出来，那就是说俘虏也绝不能逃出来的。那么，在今夜，当老板打开门时，俘虏应该还在里面。如果老板没看到他，那说明俘虏变成隐身人了……那么一个人怎么才能变成隐身的呢？……既然你有信，既然你读过柏拉图和西塞罗……《共和国和官爵》……关于牧羊人吉热斯的故事你记起来了……肯定的！……这位牧羊人和他的可以随便把他变成隐身人的魔圈……恭喜你，埃米尔……那么，你就会说匈牙利人有吉热斯圈……从这一点出发，一切都明朗了……让我说……让我把你的思想表达完……你自然地认为我们那位隐身人不可能带有信件，否则在从我面前经过时我会看到它们，这些信也会散得到处都是的……”

“那么，老板……”

“哈！你很狡猾，埃米尔……你的想法是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正统想法……既然匈牙利人身上没有信件，是因为他没来得及在西蒙娜房子里拿到信……当我们发现可怜的姑娘被杀时，她们还都呆在房里……而当大公出发时，大家都走出了城堡，那个隐身人进来了，而且又回到了西蒙娜的房间。这一次她把手伸向了这些信件，然后把它们藏到了自己想过后再来取的那间密室……这很简单，可是我早没想到这一点，如果不是你给我指出来的话……”

蒙古乔挺着脖子，气愤地转着眼睛。

“打住！您在嘲笑我，老板……您的牧羊人和您的圈子……”

“怎么？我嘲笑你？那你就等着瞧吧！”

塞西尔回来了。她递给瑟尼纳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信。瑟尼纳接到手里，拿给蒙古乔看。

“怎么样？……认输吗？”

蒙古乔满脸通红。他张了几下嘴，然后转身走出门外，还随手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沉寂了一会儿。

“请坐，塞西尔。”瑟尼纳说，“您该有不少的东西告诉我吧？”

她笔直地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动不动的俊秀脸庞白得就像是一尊大理石雕像。

“我在食品贮藏室里就一切都明白了。”瑟尼纳继续说，“当我断定这个人不可能靠自己的本领逃出去时。有人给他打开了门。谁？”

“我。”塞西尔说，声音里显出满不在乎。

“是的，塞西尔，是您！……为什么呢？……为了不让我审问他。因为只要我审问他，他就会对我说……他向我保证他没有杀害西蒙娜，他甚至根本没进过她的房间……可是，如果他消失了，如果他跑掉了，我的调查也就随即停止了。无论对我，还是对大家来说，总还有一个杀人犯。没有必要再多说了……遗憾的是，我总是说得很多。”

瑟尼纳从信扎上取下一封来，抓住它的一角，用打火机点燃，看着它烧起来。

“他们可怜的爱情，”他说，“只剩下了一点可怜的灰和烟……您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审讯您，塞西尔。我没有这个权力。我是什么人？一位被您的困境感动了过的路人。”

“我只配您可怜我吗？”

“咳！我爱傲慢的女人。我将把您独自一人留在城堡里，由鬼灵陪伴着……可是，在走之前，我想知道实情，所有实情……况且我也知道。或许是我猜到的。”

他拿起第二封信，然后点着火。

“当夜里我把大公和您妹妹留在这里时，我怎么会知道您是醒着的，想到您会下楼看见他们拥抱，并意外地知道了他们出走的计划呢？……塞西尔！我知道您的感受……这个情爱，它折磨着您，就这样又萌生了……您所做的一切，您所忍受的考验，又都重新开始了。就是这样的，对吧？……”

塞西尔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一直盯着瑟尼纳，后者又在烧一封信，火焰的反光在他的眸子里跳动。

“两年前的那一枪，是您吧？”他低声问。

“是的。”

“我断定是的。您爱米歇尔，可米歇尔却不把您放在心上。有一阵子，您曾希望他与玛丽卡的婚姻把他永远带走。但是您后来明白了，从他信的口气里，他不会放弃西蒙娜。于是，您就昏了头，您就开了枪……”

“我没有昏头。”塞西尔说。

“我请您原谅。我不再说侮辱您的话……那么，您走进您妹妹睡觉的房间，您枪杀她，然后把枪放到了她身边……这一对您来说是羞辱的爱情结束了……可是您太激动了……您的心肠很狠，但是您的手并非无动于衷……您以为西蒙娜死了，您只是把她打伤了……”

他停了下来，又烧了两封信。

“这真可怕，发生在您身上的事，塞西尔。一个患遗忘症的妹妹，可以救您一命，这是肯定的。但是她却患了精神病！……每天，在她的眼里，都显现出您的举动！您的牺牲者与您的联系是靠她的懦弱维系的……噢！您遭了这样的报应！您这样地忠心！……您从她那里剥夺的这一生活，您又想都归还给她，不惜一切代价地。”

“住口！”塞西尔怒声说。

“可是，”瑟尼纳说，“我之所以要说，是为了帮助您……要吸吮有毒的伤口……您曾全身心地伺候您妹妹，因为您已经全部投入到您想干的事中……然后是这些匈牙利人的介入……我第一次遇见您的那个晚上，您到夏特莱剧院是去见大公的，对吧？那么……而后我们到这儿来，把您禁锢起来了……西蒙娜差不多完全恢复正常生活了……每一天，她都朝您老情敌的方向迈进。而这些匈牙利人又总是以他们的方式，强迫您不断地追忆往事。由于嫉妒、厌恶、厌倦……您已经忍无可忍了。当您在这里看到米歇尔，而西蒙娜在爱情的作用下完全变了，并马上要与您想独自占有的人一起走时，一切都崩溃了……他们没有发觉您在场……您走了，悄悄地退走了，您操起了刀……”

另两封信被火烤得变焦了，变成黑色的碎片落在壁炉的大理石板上。

“剩下的，”瑟尼纳最后说道，“还需要我解释吗？”

“说吧，我不害怕。”

“好吧。您上楼到了西蒙娜的房间，您在那儿等着她，把她杀掉……然后您把她的信，其实是她从密室里取走的信，拿走。不过您很细心地留了一封在地板上……然后打开窗户。大家都以为凶手是从花园来的，走时他丢了一封信……这场戏排演得很好。您下楼，告诉大公刚刚知道他来了，是从您妹妹口里……我此时也回来了……我成功地说服了大公，让他一人走，并请您去把信找来。正是在这时您‘发现’了凶杀。出于天意的巧合，您的喊声把我们等的人吓跑了，他是准备好要溜进城堡的……表面看来，这一切对您很有利……它们能够救了您，假如我不在这里的话……可是我总是不适时地呆在这里。”

他把信都烧完了，用手帕擦着手。

“我跟两位出色的演员打了交道。”他总结说，“但是像您这个地位的人还从来没有过。当我想您刚才并没显得惊慌失措时，就在我俯在您耳边说话时，我就知道您掌握了信件，我才让您把它们拿来的！……蒙古乔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我早就知道自己会完的。”塞西尔说，“我可以给您证据看。”她打开一张写字台的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一封叠成四折的信，然后交给瑟尼纳。

“念吧！”

马上，函头让瑟尼纳停住了目光。

圣朗贝尔的奥古斯丁圣母修道院

“念吧！”

在我回复您的感人肺腑的信时，我谨告诉您，我的孩子们和我本人非常高兴地欢迎您。我们的修道院，您随时可以来。您将在我们这里找到宁静和平和。

您的耶稣基督姐妹

玛丽·昂热尔，院长嬷嬷

“您看到了。”塞西尔低声说，“当人心已经死了时，是最容易平静的了。如果您未能先下手的话，那就得我来告诉您真实情况了。”

“塞西尔修女，”瑟尼纳说，“直到结束。”

“直到悔恨……也许吧。”

蒙古乔驾着车子，一言不发。

“你像一头萎靡不振的老海豹。”瑟尼纳说。

“因为我不高兴。”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因为您总是嘲笑我，老板。”

“我？”

“是的，您。您的神奇的圈的故事，牧羊人的故事。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故事……总不要把我当成一匹小驽马吧。我也是，我有我的良知。我不是亚森·罗平，但我总还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吧……是她干的坏事！”

“为什么你跟我谈亚森·罗平？”

“是您问我这个问题，老板？”

蒙古乔把他那张生满胡须的漂亮大脸蛋转向王子，露出友好的微笑。

“嘿！”瑟尼纳大喊起来，“看着你的前面！已经有一条胳膊吊着了，亚森·罗平。那么，就关照关照他吧！”

亚森·罗平的第二面孔

刘健宏 译

一 在刑事法庭上

在法国和在海外，人们没有忘记由空心岩柱事件引起的骚动。法兰西国王的宝库……岩柱已经由亚森·罗平改造成了城堡！……尽管上面颁布了保持缄默的命令，还是很难阻止一部分实情走漏出去。几个星期以来，弗莱福塞堡已经成为人们朝圣的地方，部队很难把好奇的人们控制在一定距离之外，所以最荒谬的传闻还是四处流散着。人们还没到私下咕哝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最著名的油画是假的，原画被搜罗到了这里，在岩柱的大墙后面的地步。照片上又显示出罗平在最高的大厅墙壁上用红粉笔框出的文字说明：亚森·罗平把空心岩柱的全部财富遗赠给了法国，唯一条件是所有这些财宝应该安放在卢浮宫博物馆，放在标有“亚森·罗平大厅”的大厅里。

但是公众马上就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人认为共和国在接受著名冒险家的丰厚礼物的同时，声誉大增；另一部分人则对如此巧取豪夺来的东西被冠冕堂皇地接收下来的想法感到愤慨。

但是，很快，一个问题压倒了其他的所有问题：为什么罗平放弃了他的财富呢？他是否放弃了他的惊险刺激的生涯呢？他是否已经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一个更保险的，更不可动摇的幽静之处，他在那里收藏了更加珍贵的宝物呢？人们谈论着圣殿骑士团骑士们的宝库，谈论着蒙塞居尔地下室……想象在不断升温。一名记者产生了采访伊西多尔·博特雷莱的想法。博特雷莱已经失踪。就这一点来说，完全是一种奇怪的巧合。因为当时加尼玛尔正在休假。反对派的一位议员在法庭上向政府提出质询；议会议长非常含糊其辞地做了回答。不，政府并没有跟亚森·罗平谈判。岩柱的秘密是在一次漫长的调查之后被揭露出来的……至于罗平，他再一次成功地逃脱了。无人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对于发生在诺曼底小农村附近的惨剧没有任何暗示。大家都不知道雷蒙德·德·圣韦朗的惨死实情，我还未能决定，是否在得到我显赫朋友许可的情况下，把这件刚刚搅乱了他的生活的惨剧暴光。此外，我也不知道这个倒霉鬼埋在何处。他在一个夜里，乔装改扮之后，痛苦得都要发疯地走了。他对我说：“我走啦。我希望再也没有人来关注我了。”他对我讲了几句话，激情有时会使某些东西变得好理解，譬如他深夜逃遁，秘密安葬他非常爱恋的人……当时，我感受到了下面成语所表达的意思的深度：“触动人类悲痛的深处。”

“一切都结束了。”他补充道，“我不死。因为我不能死。但是我想我永远不会痊愈的。再见吧。”

他紧紧地拥抱了我，走了，临街的门又关了起来。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人们继续谈论着岩柱，但是，时事给各报纸的第一版提供了各类新闻。一个可怕团伙的疯狂行动，他们在作案地点留下了一张写有“爪子”的字条，又使人们开始谈论起他们来。接着是政治问题掀起的不安情绪。王朝的敌对势力令人担心会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再接下来，就是关于空心岩柱的几篇报道了。专家们、博物馆馆长们、夏特学校的教授们轮番地来到现场，他们为

建立遗赠物品的清单、估出其价值和讨论它们的真实性而忙碌着。

两名宪兵在地下室的入口处站岗。另外两名宪兵守护着尚未被解送去巴黎的珍宝。预防措施的不充分，使得这一事件猛地成了人们重新关注的大新闻。于是，三个男人在一天夜里来到了弗莱福塞堡。“他们一付正直的公民的样子”，就像其中一位宪兵后来所报告的那样。他们出示了符合手续的文件，自称是受了给他们发通行证的艺术部长的委托，还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等到夜色降临，是为了避开那些好奇的漫步游人，因为从日出到日落，总有很多游手好闲的人呆在悬崖峭壁上。没有丝毫警惕的宪兵们把他们放了进去，随即便遭受了袭击，他们被堵塞了嘴巴，捆绑了起来。呆在岩柱里的另外两名宪兵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接着搬家行动开始了。拉斐尔的《天主羔羊圣女》被摘走了；安德烈·德·萨特的《吕克罗吉亚·弗德肖像》被盗；蒂蒂安的《萨洛梅》失踪了；博蒂塞里的《圣女与天使们》被抢走了。坦托雷的著名的《伊卡洛斯的堕落》、卡拉瓦热的《大运河》、卡尔柏西奥的《圣殿前的小贩》和其它的大量传世之作被运走、偷盗，还不用说挂毯、古老的首饰、塔纳格拉的小雕像……一句话，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洗劫！

强盗们不慌不忙地搬运了好几次。几部卡车开来停在城堡的入口处，宪兵们听到它们那消失在夜幕中的马达声。行动是如此地镇定和大胆，人们真要把它归功于梁上君子本人，如果人们没有看到那条著名的文字说明的话：亚森·罗平遗赠给法兰西……。另外一条说明同样用红粉笔框了起来，而且笔锋苍劲有力：爪子向共和国表示歉意，以及向亚森·罗平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民愤：向警署示威……；我们再也没有安全感了……；《一次对国民资产的掠夺》，这是最镇定的报纸的大标题。还有更令人恼火的，《高卢人报》的一位记者使人产生了一种观念，即罗平今后有了竞争的对手。他们这次表现出来的机敏不是受过更加严格训练的证明吗？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传奇英雄也常常给我们以证明。

“爪子！”这是一个威胁。它表现出的是迅猛的战绩，聪明的但又是恐怖的暴力。此外，它好像指的是一个团伙，是避免谈及有组织纪律性的、经过严格训练和听命于一位有眼光和拥有强有力行动手段的头领的队伍而用的字眼。证据是：这些卡车等候在悬崖处。当然，罗平有其同谋者和无数的崇拜者！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部队的编制人数能够进行一次如此有组织的袭击。而“爪子”一行，据初步估计，只有七个人：三个负责搬运掳来的物品的人和四个司机。因为在距城堡不远处，留在易碎的地面上的车迹清楚地显示出四辆汽车曾经停留过。另外，人们完全有理由揣测，“爪子”的头领本人也在现场，指挥了这次行动。当时怎么不动用军事力量来打击这难以置信的胆大妄为的袭击呢？这正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警署开始派员四处搜索，设立路障、监视车站和边境，但是一无所获。现在还存有一线希望，只是很难启齿。罗平不可能不接受“爪子”的挑战。他不会迟迟不表态的。公众，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充满激情、青春活力和傲慢的公开信，因为这样的信曾不止一次地宣布罗平的进攻。而当《法兰西回声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他还在等什么？》的文章后，全国变得一片静寂。反击就要到来了，那将是闪电般神速的和决定性的！

我知道，咳，这封公开信是不会出现的。罗平其实在保持沉默。他躲到哪儿去啦？或许到国外旅行去了；或许像一只受伤的动物，正躲在某座偏僻

的城堡里。失望是巨大的，而且很可能会演变成愤怒。歌曲作者们在尽情地施展着本领。巴黎哼起了庞波莱丝歌曲，表达对可怜的罗平的怨诉。然后其它的更具魅力的名字：布莱里奥、拉塔，又取代了他的。人们在想，飞机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一种武器。谁也没有忘记“瓜子”和这个插曲，然而，紧随其后的一个悲剧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令人生畏的团伙上。

圣佩尔街上的古董商迪皮伊先生报告警署，两位陌生人来向他推销各种艺术品，而且还把这些艺术品的照片给他看了。里面有特别引人注目的陶俑，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它们是在“罗平收藏品”之列的，为此报界曾做过详细的描述。总探长加尼玛尔马上设下了圈套。这两个坏蛋早就跟迪皮伊先生确定了约会日期，为了成交，他们如期赴约，结果受到了躲在屏风后面的警员们的欢迎。强盗们非但不投降，还开枪射击，结果加尼玛尔的左臂负了点轻伤。警员们费了很大劲才制服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了拘留所。

可是到了第二天，古董商在他的店里被杀害了。在他的胸前，用大头针别着的一张名片大小的纸条上写道：

瓜子不喜欢饶舌的人。

就这样，在岩柱的盗窃案发生的几个星期后，“瓜子”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又一次新的攻击，而且是如此残忍，这使得公众舆论强烈地骚动不已。人们做着各种猜想：“瓜子”是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勾结的？想让人们从杀害古董商的事件中看到恐怖行动？或许这是一个新的杀人组织，一个与过去曾在西西里猖獗肆虐的黑手党相类似的秘密组织？

预审工作交到了福尔默里法官手中，大家都清楚他的有条不紊的思维方式。大法官让两名被告与在岩柱遭到突然袭击的宪兵们对质。他们没有否认：两名强盗就是这次盗窃行动中的成员。可是，法官尽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审讯，却什么东西也得不到。多亏了中央档案馆，它记载了名叫阿道夫·肖米纳尔的高个子，他显得最粗野。他曾因偷盗而多次被判服刑。另一个叫约瑟夫·贝尔戎，曾因窝藏罪在监狱中服刑一年。两名不开口的配角，显然是两个背叛者，因为人们无法想象“瓜子”头领会这么蠢地把商谈买卖首饰和陶俑的事交给他们二人去办。他们的智力十分有限。他们被从岩柱偷盗来的财宝弄得头昏目眩，想去尝试一下，便偷偷地拿走了他们认为容易出手的东西。然后，他们肯定想要逃走，以避免他们背叛了的人的报复，因为后者是绝不容情的，就像古董商的凶杀案所证实的那样。

预审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事实是不容争辩的。一方面，两个强盗参加了岩柱的偷盗；另一方面，他们朝警员首长开枪，打伤了总探长加尼玛尔。他们将会被监禁多年，或者被送到服苦役的地方去。

当刑事法庭开庭时，法院周围聚满了蜂拥而至的人们。维持秩序的部队十分严厉地将好奇的人们挡在很远的地方，要想进入法院列席旁听，那真是难上又难。能够进去的人都经过搜身，因为当局担心“瓜子”会采取某些暴力行动。马尔泰尔庭长是一个刚毅、机敏的大法官。大家都知道审判将会是严厉的。总检察长是樊尚·萨拉扎，法国最年轻的检察长，也是最严厉的一位。他问得最多。他的强硬对手是贝罗大律师和格朗代大律师，他们的才华已经为世人所公认，人们感觉到辩论将会非常激烈。两位无足轻重的配角坐在被告席上，他们已经不做任何指望。

开庭第一天，对被告差不多是有利的。辩护人找来了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维南斯基博士，他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博士有分寸地，但又极具权威地证明了肖米纳尔智力比一般人的低下，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至于贝尔戎，他极易受别人影响，被别人所裹挟。辩护得分。

“您怎么认为？”

我感到震惊。一个男人规规矩矩地坐在我办公桌的旁边。他的膝头上放着一顶小圆帽，他是化过妆的，上髭蓬松、胡子灰白，很像一名文职官员。他友善地微笑着，朝我靠过来，以神秘的口吻说道：

“我是从大门进来的，也许这正是您所担心的。我还没忘记怎么使用开锁的小钩子。”

“你？”

“是的，我。”罗平答道。

于是，透过伪装，我又渐渐地认出了昔日熟悉的脸孔、炯炯有神的目光、狡黠的微笑，只是多了一点晦涩和屈从的东西，这让我心里有点发紧。他从堆满报纸的桌子上伸过手来抓住我的手。

“您千万不要麻烦，我亲爱的朋友。我只是路过。”

“可是您怎么样啦？”

“我怎么啦？……确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活着，就是这句话，我就像荒野里的一株仙人掌。”

他闭上了眼睛。我看出他眼角处的细细的鱼尾纹。另外，痛苦辛酸的皱纹也开始在鼻子和面颊之间显露出来。

“好啦。”他喃喃道，“尤其不要谈论过去。”

他用带手套的手把一沓纸举到我的面前。

“这一事件越来越令我感兴趣。并不仅仅因为我受到了精神上的损害……不是的。而是因为躲在‘爪子’后面的那个人。”

“您认识他？”

“根本不。但是他既让我惊恐……又引起我的兴趣。过去……”

他凄切地微笑着，继续说：

“过去……在先前的生活中……我研究过好几个始终无法解释的事件。我今天相信了，它们都是同一个团伙的杰作，而且还就是这个叫‘爪子’的团伙。譬如梅耶莱城堡，您肯定还记得……一种大胆的、镇定的和迅捷的典型……还有我不了解的残酷和并无必要的残忍……经理好像被放了一马……收帐号也一样……我还能说出一些其他事情，还不算这位可怜的古董商。这些人的出击好像是接到了指令似的。好像他们在服从着一个指令。为什么呢？”

他沉思着，捻着上髭，然后俯身对着我，而我则一下子看出了他眼里的奇特的闪光，这是在他要找出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时才如此的。

“为什么？我来告诉您。这个人需要一支配合紧密的队伍，与他共为一体，以实现我尚不知道的某个大计划。而最好的连结纽带，就是罪行中的连带责任。如果有胆小鬼、懦夫、胆怯者，那么好，他们会自己清理掉，就像现在被审判的两个蠢家伙这样。我想‘爪子’自己已经甩掉了一些可疑分子。那么您只要看一看人们说的按照普鲁士模式组成的队伍的话，即听命于指头和眼睛的部队，不就明白了吗！”

他若有所思地用手在桌边上摸来摸去。我不愿打搅他，只是认真地观察

着。其实，有一个问题已经到了我的嘴边。谁促使他选择了这一装束？他也在揣测我的好奇心。

“您在想我为什么会是这种可笑的装束？噢，这很简单。这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服装很适合一位接受邀请进出刑事法庭大厅的先生。谁会怀疑明显地站在秩序和法律一边的一位退休老军人呢？……我敢说这次审问会让我激动。我想请您看一看这两位被告。他们在别人提问时，准备回答‘是’或‘不是’的时候，总是用惊恐的眼光左顾右盼着。相信我，绝不是检察官令他们害怕，而是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也许就在这大厅里……”

“不可能！”

“我却可以肯定。我终于抱怨起这两个无赖来了。他们该如何后悔自己在利益的诱惑前动摇呀！”

“如果您最终能指出这个您称之为另一个人的人，您还要做些什么呢？”

罗平紧握双拳，然后在椅子上直起腰来，把双肩端平。

“但是我毫无办法认出他来。他可能是随便什么人。他也确实如此，就像我。”

他轻松地笑了一下，这使我想起了昔日的罗平。

“想起来真好笑。他和我，在法院的人群中走散，互相找寻着，就像在玩捉迷藏。罗平是不是这个患哮喘的大块头呢？‘瓜子’的老板是不是这个不停地擦着额头的笨拙迟钝的人呢？……有几次，我感到背后有人在看着我，我要为不转过身去而作心理斗争。他那一边，我相信也会有这种感觉。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很刺激的！最后，经过思考……我不想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政府不懂得保护我送给它的财宝。它自己活该！让它自己想办法去对付‘瓜子’吧！”

“注意，我亲爱的朋友。”他说，“对团伙的头领、要打倒的敌人，您冷眼旁观。您应该想到，他是非常害怕您的。您并不具备轻易原谅他人冒犯您的美誉的品德。怎么样？……处在您的位置上，我表示怀疑。”

“咳！我要丢掉多少呀？”

“我不喜欢听您说这些话。您年轻，真是见鬼！生活给您保留了许多的惊奇。不要跟我说您想今后靠利息生活了。我是不会相信的。冒险的事会找上您的。”

“哈，那就让它快点到来吧，因为我想在宣判完就出发。皮埃尔·洛蒂使我萌生了去日本游览的念头。”

他站起身来，悠然地看了看周围。

“什么也没变。”他说，“一切都是这么平静。我多想跟您换个位置呀！我又想起……”

他停了下来，打了个手势，好像要赶走一只苍蝇似的。

“不……我什么也不想……路易·瓦尔梅拉已经死了，他也是……我现在是拉马尔·德·利美吉……这个或者另外一个名字，都只有这么大的意义……我在走之前还会再来看您的。”

我陪他一直走到门口。他转过身来，对我鞠了一躬，他想表现得诙谐一点，随后在夜色中远去了。

第二天，大门一开，罗平就坐到了法庭的大厅里。这是起诉、辩护和判决的日子。人们情绪激昂，喧哗着，庭长威胁说，如果不马上恢复安静，他

就会让下面静庭。许诺的话已经传给了安全部。人们马上明白了，樊尚·萨拉扎通过这两个正弯腰坐在那里的无用的人，瞄准了“爪子”的头领。他要指出他们的堕落、腐败和最终陷入的罪恶。

“……那么，陪审团的先生们。”许诺他们财富，但要求他们放弃肉体 and 灵魂的诱惑者突然说道，“他们成了犯罪的工具。只是工具上总会保留有使用过它的人的指纹的。巴尔扎克的笔是被人们尊敬的，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同样表现了它的主人的风格。相反地，拉维亚克的匕首比一把普通的刀更能使人产生恐惧。罪犯的恶念为其本身留下了某种邪恶，使其成为凶恶的人。而且，这两个人是双重犯罪。一次是要奴颜婢膝地完成利用他们的那个人的意愿；另一次是擅自使用了暴力。他们是‘爪子’的手臂。他们就是‘爪子’！”

接下来是一阵给人印象深刻的宁静。但也听到这里或那里有人在不时地，私下里低声交谈着。检察官伸手指着被告，不停地阐述着论据，他的陈述就像是落在棺材上的一铲铲泥土那样沉重。“爪子”杀害了不幸的古董商，既然肖米纳尔和贝尔戎是属于“爪子”的人，那他们同样应该对此次罪行负责……

“爪子”！……这个字眼反复地出现，那么不吉利，每个人都开始明白了，这两个人要完蛋了。他们是为自己的头领抵罪的。所以当检察官宣判死刑时，没有一个人感到吃惊。

律师们轮番地尝试着唤起陪审团的怜悯，但是徒劳无功；借助于维南斯基博士的诊断也不奏效，他们极力证明他们的委托人是在不明白自己所干事情的严重性的情况下行动的。很显然，公众已经不再听他们的了。当肖米纳尔的辩护人要求为“爪子”助势的人与亚森·罗平在某些方面做个比较时，骚动出现了，抗议的喊叫声响起来了。拳头也在空中挥舞起来。罗平的邻座都要气死过去了。

“这是一种耻辱！”他踮起脚尖，大声喊叫着。他还高呼：“罗平万岁！”

两名警卫匆匆跑到他的面前，把他带了出去，与此同时，庭长也慢慢使法庭安静了下来。辩护结束了，陪审团退庭进行磋商，列席旁听的人们此时也都在走廊里走散了。

罗平在那里散步，伤感的思想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刚才出现的示威抗议对他是有利的，是自发的、充满信任的。这是以一种感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巴黎人民对他的友善，使他产生了内疚之情。他有权因痛苦而闭门不出吗？他有权让“爪子”由于自己受了损害而猖狂肆虐吗？在其他任何时候，他都会高高兴兴地迎接挑战的！因为他曾那么高兴地向匪盗们吐出已经吞下的赃物！可是，对自己来说，他再一次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不愿意再当亚森·罗平了。他不再相信他的这张画皮了。再加上：他也害怕了。他感到自己已经不再具备丰富的才能、体力和智慧，而这些正是常常使他得以在紧急情况下扭转局面的优势。如果“爪子”来攻击他，他认为这不大可能，他或许很难躲过攻击。他就像一个吊在生与死之间的正在恢复的病人，他只盼着一件事：让他安静。他来出席这次开庭审判是个错误，它勾起了那么多的回忆。他不该想，不该让那随时都在流血的老伤口感染。他应该永远地把自己禁锢在一座苦修院里。他还应该把自己的大脑爆炸掉！

人群又回到了大厅，急切地等待着宣判。“我对此无所谓！”罗平在想。他独自一人长时间地倚靠在一根柱子上。他听到了远远响起的掌声，接着看到一下子涌出大门的人流。他叫住一位脸色变得通红，头发散乱的妇女。

“ 怎么样？ ”

她把手放到脖子后面，做出断头台上的铡刀状。

“ 两个人。 ” 她说，“ 他们这是罪有应得！ ”

二 “瓜子”的报复

拉乌尔·德·利美吉在法院附近的一家饭店吃晚饭。他一边慢慢品尝着加了调料的鲷，因为他始终是个美食家，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瓜子”这位神奇的头领。根据他的宝贵经验，这一经验是他在与加尼玛尔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较量中取得的，他试着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只是懒散地小试了一下，结果只坚持了一会儿就烦躁起来了。这个人肯定是被激情所折磨的，可是他目的何在呢？搞颠覆？可能性极小。拉瓦肖尔人通常都是离群索居的人。能说明问题的是写在岩柱墙上的字：“‘瓜子’向共和国表示歉意，并向亚森·罗平表示诚挚的谢意。”首先，语气是挖苦的，是扬扬自得的。与罗平的语气如出一辙。再者，就在当局鼻子底下完成的这次偷盗是具有挑衅性的。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就像是“瓜子”头领在向人们宣布：“真正的罗平，是我。而我，我不会那么愚蠢地把如此贵重的礼物送给共和国。”那么，为什么又会有暴力、有罪恶呢？……也许正是这一点才能说明一个想要成为真正的亚森·罗平的人是无权具有双重人格的：拼命捞钱的人和大公无私的人；违法的人和遵纪守法的人……

“他应该记在了脑子里，”罗平在想，“我是如何利用时间的？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取代……是的，就是要这样……他的神秘计划，就是要取代我的位置……可是，这一次，根本不受情感的约束，不要漂亮的举动，甚至连名声都不在乎……老江湖赶跑了剑客！我怎么没有早一些发觉呢？这是显而易见的，妈的！我的小罗平，你也只能靠边站了！你现在只是一个瘦弱的人，一个落汤鸡。挣脱这些！像一个现代的英雄那样，手中握着炸弹向前进。让他们仇恨我吧，可是他们又害怕我，就像诗人们所说的那样。”“伙计，结账。”

拉乌尔·德·利美吉点燃一支雪茄。他觉得看得更清楚了。由于特拉米纳的血管里散发出令人舒适的热，他猛然想到，在衣帽间的妇人递给他帽子和手杖时会一会这位令人生畏的敌手，应该是一件有趣的事。他看了看满是星辰的天空，决定步行回住处。这是一个很小的普通旅馆，在阿尔弗雷德·德·维尼街，在蒙索公园边上，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了。一个小时的步行对他来说是有益于健康的。

他穿过塞纳河，继续着自己的独白。

“以前，我的欲望就是行动的命令。我现在很想进行这次会晤，马上就会有些事情发生，渐渐地就会把我带到他的面前。你，拉乌尔，你还不知道这一时刻，或者知之甚少！我是一个魔术师，事态屈从于我的意志。不要忘记是我发现了岩柱的！然后，一个年轻女人出现了……我向她展示了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也随她而去了……亲爱的拉乌尔，去睡觉吧，听话！已经快十点钟了。今天晚上，我们是在挥霍！……”

当他被一位气喘吁吁的人猛地撞翻时，他正准备拐到米利罗街上去。这次碰撞很重，致使两人都滚倒在地上。罗平第一个站了起来，抓住这个没教养的人，把他按在了脚底下。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谁在抓我……”

在十字路口的路灯照射下，他看到了一张非常年轻的脸，脸上表现出很大的痛苦。

“您受伤啦？”

年轻人不作回答。他在听着越来越逼近的跑步声。

“松开我！”

他挣扎了一下，挣脱出来，然后一瘸一拐地继续跑了。与此同时，两名巡警出现了，他们犹豫了片刻，看到逃跑者穿过吕斯达埃尔大道跑向蒙索公园。他们便朝他紧追过去。

“倒霉鬼，”罗平想，“他肯定逃不脱。”

伤者已经跑进了公园，跌倒在一棵栗树脚下，然后起身，躲进了一簇灌木丛中。两名巡警停了下来，商量着：“这个人也许带了武器？”罗平揉着自己跌倒时挫伤的肩，迅速地思索起来……肯定是个小偷……只是这么年轻，这么没有经验……让人把他关起来真是遗憾。他们将会拷问他……不……不能这样，利塞特……

罗平又恢复了昔日的反应。他轻巧地溜进公园，此时巡警已经开始仔细搜寻了。花园很暗，勉强能分辨出小路和草皮，小树丛则全部沉浸在浓重的黑暗之中。罗平，他经常在这公园里散步，非常清楚那些转弯抹角的小路。他悄无声息地以迅捷的动作转来转去，来到了他看到逃跑者躲进去的那个地方的附近。干得非常漂亮，罗平。那个人就在跟前，靠着一棵栗树站着，喘息着。他已经精疲力竭，就像行将就义的烈士。

“你的鸭舌帽，圣塞巴斯蒂安！别开口说话！”

罗平扔掉他的手杖，把小圆帽胡乱地抓在手中，戴上了鸭舌帽。

“千万不要动。就在这儿等我。”

巡警就在附近。他们突然发现一个圆点在他们面前走过，而且还是跛着腿走的。他们冲了过去，信心十足地要抓到这个坏人，可是这个人却接连几次侥幸地在离他只有几米远的时候逃掉了，因为他总能利用某几处高低不平的地形。但是，他一点点地朝公园的四周是普通旅馆的那一侧转过去。罗平，他在寻开心，来了几个急转弯，以确保自己与后面的人拉开了距离，然后掏出钥匙，打开他住房前面的私人花园的栅栏门。他溜进了小旅馆，上了二楼，摘下鸭舌帽，把它丢进一个衣柜里，然后脱掉西服，换上睡衣。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神速，因为他担心会有事情发生。确实，门铃响起来了。他用手指弄了弄头发，为了显出一付在睡梦中被吵醒的先生的神态，把窗户打开一条缝。

“什么事？”

两位站在栅栏门前的巡警同时敬礼。

“刚才有个人跑进了您家。”似乎是有军衔的那个人解释说，“我们在花园里发现他啦。”

“我下来。”罗平说，“等我穿上鞋。”

他轻轻吹着口哨，此时，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他去给两位尾随而至的人开门，请他们检查花园，再要求他们看一看邻近的花园。最后他甚至大献殷勤地把他们一直送到了门口。

“是，是的，不必介意。这是小事一桩。为了保护好人的利益，你们也够辛苦啦。遗憾的是强盗跑掉了。”

“到哪儿我们都会抓到他。”小个子说。

“你们肯定看到他在这儿吗？”

“绝对。他戴一顶鸭舌帽，跛着腿。不会弄错的。”

“我很抱歉，先生们。我能给你们一点消暑的东西喝吗？你们跑了不少

路……你们也累了……”

他们迟疑着。

“不啦。”头头说，“我们还得回那边去……别人肯定会找我们的。”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比较严重的事……我们正在巡逻。通常情况下，这个街区比较宁静……我们当时发现在古塞尔街，就在蒙索街拐角处附近，两辆车紧挨着停在那里。当时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第二辆车的司机在呼救命。我们就跑了起来。结果第一部车猛地发动起来，把戴鸭舌帽的人丢在了人行道上，他曾试着攀上汽车踏板，但最后只得放弃了。车子不顾一切地猛冲着。另一辆没启动的汽车的司机朝我们大喊着：“他们刚才绑架了我的老板娘……”

“那么，”罗平说，“不是更应该去追那辆劫持车的车子吗？……你们又有车，甚至还配备了司机。”

“我们永远不可能追上它。这是一辆大马力的梅塞德斯·奔驰车。它早已经跑远了。但是我们可以抓住那个拔腿就跑的人……啊！我们真倒霉。我弄不明白他怎么能够从我们手里逃脱的！”

“自然啦，你们也没想到证实一下那个人的身份，就是那个被劫持的人的？”

“请原谅。”第二名巡警说，“我们确信认出了是樊尚·萨拉扎先生的旧式敞篷汽车。”

罗平吃了一惊。

“什么？……共和国的检察长？”

“是的。他就住在古塞尔街，就是出事的那个地方。我们经常看到他的车子，就停在他的官邸前面。”

“那么，先生们，赶快跑吧……他们那边肯定需要你们……明天我再去打听消息吧。我跟萨拉扎检察长十分熟悉。一句话，人们再也没有安全感了。”

他看见两名巡警在花园中消失后，摇了摇头。“哎呀，我干的什么事呀！……一次劫持，仅此而已……那么，该死！如果萨拉扎夫人很有姿色，为什么不可能呢？那她就完全有可能被劫持，而且动用的是梅塞德斯车呢！我想她丈夫不应该是那个爱打趣的人！……但事实是，萨拉扎……”

拉乌尔差一点要敲自己的脑袋。糟糕！这可是刑事法庭的检察长，是他成为目标了：因为他坚持判肖米纳尔和贝尔戎死刑的！这件事今天找上门来了，而且还这么残忍。他匆匆脱下睡衣，带上了一支手枪。现在该我们二人较量了，塞巴斯蒂安！……他又回到了公园里，受伤者已经不在原来让他呆着的地方了。罗平搜寻了一下附近，希望至少能够找回自己的小圆帽。结果白费力气！他只捡回了自己的手杖，所幸的是，还保管着这个坏蛋的鸭舌帽。也许，借助这顶鸭舌帽，他可以找到某一途径？他忧心忡忡地折了回来。他从不相信巧合，所以越来越相信刚刚完成的审判和检察长夫人被劫之间有某种紧密联系。如果真是他的妻子呢……可是直觉告诉他，巡警们没有弄错。就这样，命运在他的手中放上了一个重要的，也许是至关重要的物证……

他径直走到衣帽柜前，取出鸭舌帽，把它翻过来。在皮子上，他发现了两个镌版印的字母：“S”、“G”，在夹里上的菱形小皮子上，印着金字：莱翁—帽商—儒弗罗伊大道—巴黎。

这真是太好啦！太轻松了！重新开始工作的机会突然出现在眼前，这是多么诱人呀。罗平始终在研究鸭舌帽。它是灰色的，布质非常好。“S”、“G”。

他随意地试着名字和姓氏。他走进自己的睡房，站在壁炉前，上面摆着一张雷蒙德·德·圣韦朗的照片。他盯着它看了很久。

“我应该？……不应该？……最终是不，雷蒙德，我不去这个帽商那儿……我要控制住自己。一个事件会带动另一个……我将永远无法停顿下来。生活重新粘住了我，我已经放弃了这冒险的生活，就是为了你！……‘S’、‘G’，像西蒙……或者是塞巴斯蒂安。谁知道呢，或许在开玩笑时我恰好言中了呢。这种情况还少吗！对不起，雷蒙德。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孤独的话，……日复一日地相似，全都是灰蒙蒙地搅在一起。我必须装出感兴趣的样子！……好啦，你看，我把它扔进这个抽屉里面。我不再去碰它。首先，‘S’、‘G’，它什么意思也没有。晚安，雷蒙德……”

第二天，在下午过了一半时，拉乌尔·德·利美吉来到了儒弗罗伊大道。他改了装，取掉了胡子，穿了一条浅色西裤，一件配有腰带的外衣，样子颇像一名运动员。他没戴帽子。莱翁帽店就开在距格雷万博物馆不远的地方。他走进去，手里拿着带“S”、“G”字母的鸭舌帽，装腔作势地跟一位售货员说着话：头一天，他坐在蒙马尔特区的一间咖啡馆看报纸时，一位也在喝咖啡的冒失鬼弄错了鸭舌帽，结果把这一顶留给了他。

“我当然想要出我那一顶啦，对吧？您会对我说：鸭舌帽换鸭舌帽……尤其是这一顶质量很好，又合我的尺寸。可是，我还是更喜欢我那一顶……既然这顶帽子是从您这儿售出的，我想您或许能帮我找回……”

“当然。”售货员说，“‘S’、‘G’……就在今天早晨，这位先生给我们拿来了一顶小圆帽，来量头部尺寸并告诉了他的姓名开头字母……”

他走进了商店里面的一间小室，很快拿出一顶拉乌尔一眼就认出来的小圆帽。这正是他的，当然啦！这个人不放过极细小的好处，尤其不缺乏勇气和胆量！

“这顶帽子不是我的，请您注意。可是既然是一位顾客，他今天应该还来吧……希望您能把他的鸭舌帽给我，我自己还给他，然后向他要回……”

“很遗憾，我只好告辞了……”

拉乌尔·德·利美吉做出权衡一下的样子，走到一面镜子前，把鸭舌帽戴到头上。他正面瞧，侧面看，几乎每个方向都照到了……

“很合适。”售货员说。

“我也这么认为。我们还是别把事情复杂化吧。这样吧，我愿意把它留下。您的顾客在这次交换中也没有吃亏。活该我倒霉吧。无益地打搅您，我很抱歉。再次感谢……您没必要提及我来过。”

拉乌尔·德·利美吉走出帽店，看了一下表。五点钟。或许会等很久。他把鸭舌帽放进口袋，这是出于谨慎。昨夜只是看到一位蓄着大胡子的人的身影，是个陌生人，绝不会认出他来的。他长时间地在人行道上闲逛着，在一家“巴黎纪念品”商店的玻璃橱窗前驻足浏览，这是一家诙谐和糊弄人的商家。他在陈列的铜版画前停了一下，然后又折回身来。格雷万博物馆的海报始终在吸引着他。它们介绍了法利埃议长，莫内·苏利、俄狄浦斯、布莱里奥……但他始终在注意着帽店的门口。走累了，他便走进街道拐角处的“王子咖啡馆”，坐到紧靠玻璃窗的朝大道的一边。这是个十分理想的观察点。

六点一过，报贩子们从蒙马尔街涌了出来，在大道上散开。他们挥舞着在大标题下划了横杠的报纸，大声喊着：《新闻报》……特刊……买《新闻报》啦……”

其中一个走进了咖啡馆。拉乌尔打了一个手势。然后，他打开了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

匪徒们驾车劫持了萨拉扎夫人，共和国检察长的妻子。
他迅速地读着，还不时地朝帽店那边望。

惨剧刚在法院播下了沮丧的情绪。克雷斯蒂安娜·萨拉扎夫人，共和国的年轻的、才华横溢的检察长的妻子，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被劫持了。不幸的人在娘家吃过晚饭后回自己在古塞尔街的寓所。当时大约晚上十点钟。萨拉扎夫人的司机，保尔·克鲁瓦塞，发现有一部大马力的汽车停在差不多与寓所对面的地方，那么他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既然有权势的人的车子在这个区很多。就在这时，袭击发生了，它持续了只有几秒钟，而且干得非常利落。

保尔·克鲁瓦塞，他为萨拉扎夫人刚打开车门，便被一个男人用肘推进了车内，这个人极可能是躲在能通汽车的大门的厚墙处的，于是另外两名匪徒出现了，他们架起可怜人儿的胳膊，连让她喊叫的时间都不给就强行把她塞进了停靠在那里的梅塞德斯·奔驰车内。绝对是出于偶然，两个正在巡逻的巡警此时正好出现在这次袭击绑架的现场。听到保尔·克鲁瓦塞的报警喊声，他们想进行干预，结果更加速了事件的进行。这些强盗马上启动车子，把袭击司机的强盗甩在了人行道上。这个强盗——得到的印象十分模糊——差一点落入巡警的手中，因为他试图登上已经启动了的梅塞德斯·奔驰车的脚踏板，结果失去平衡，滚落到人行道上。他肯定伤了一条腿，因为他是一瘸一拐地逃跑的。他很快就消失在当时已经没有人迹的蒙索公园里了。巡警未能在那里找到他。萨拉扎先生，这天晚上正在他的一位大法官朋友家，马上接到了通知，他大叫道：“是‘爪子’们干的！”于是，复仇的假设马上就为人们接受了。（请看最新消息栏。）

拉乌尔·德·利美吉欲知详情的好奇心已到极点，他把报纸翻到了指定的页数。同样的大字标题：

“爪子”在报复

人们找到了萨拉扎夫人的尸体

今天早上八点钟的样子，去上班的工人发现，在奥托耶门大街，靠近布洛涅树林一侧的沟里，有一具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尸体。死者是被一粒子弹击中头部的。由功绩卓越的勒加尔警长负责的调查马上展开，并很快认定死者是克雷斯蒂安娜·萨拉扎夫人。这是否属于杀害检察官妻子的恐怖计划呢？人们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完全可以随便地在古塞尔街处死他们的牺牲品。他们是否更想要挟大法官呢？因为人们都知道他非常富有。或许他们想逼他辞职，对他占据了一个对盗贼来说过分严厉的位置进行惩罚呢？但是人们极有可能猜想，罪犯准备让他们抓获的女人蒙受最严厉的残暴。无疑，她曾勇敢地试着逃脱，最终遭到被击毙的结果。

像古董商的尸体一样，人们取下一张用大头钉钉在萨拉扎夫人外套上的纸条，它像名片一样大小：“爪子喜欢自己来清帐。”

这一尽人皆知其严重性的事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鉴于萨拉扎检察长的身份，他的辉煌职业生涯为法院增添了光彩，他以令人敬佩的镇定得知了这一恐怖消息。愿他接受我们最崇敬的致意和慰问。

拉乌尔若有所思地把报纸叠起来。“爪子”就是这样让人们明白它的复

仇的。它不允许法庭替它们惩罚这两个叛逆。但毫无疑问，它也想证明，检察长由于他的职责缘故，已经成了它的敌人，它必须攻击他，因为他是以大众的觉悟说话的。而“爪子”是置身于道德伦理和法律之上的。那么，领导“爪子”的这个危险人物到底是谁呢？

拉乌尔现在后悔当时救了“S、G”。可是，如果警署抓住了他，是否会使某些事情发生变化呢？“S、G”什么也不会供认。肖米纳尔说了什么吗？贝尔戎说了什么吗？都没有。恐惧封住了他们的嘴巴。尽管他们是被律师们、岗哨们和大墙保护着的。但是他们十分清楚自己主子的残忍。这个团伙就像是一条七头蛇。去掉它的一个肢体丝毫减弱不了它的毒性，一定要把它的头割掉。得体的办法是马上与蒙索公园的那个陌生人取得联系。

“小心一点，”拉乌尔想，“我就这样包装自己！我在利美吉的包装下觉得很好！没有烦恼。也许不多吧？什么！我已经慢慢成了一个老百姓了，像其他人一样。我心平气和地看报纸。侍者把我当成一个有约会的先生，而另一方则没有到场，这岂不很好吗！为什么还会激动呢，假如我还没有结帐的话！够了，罗平。滚开吧，你这魔鬼！”

他紧紧盯着通道。虽然他十分严厉地要求自己稳重和谨慎，自己告诫自己，将长期以来非常欣赏的开玩笑的腔调撇到一边，但还是因冷静的愤怒而烦躁。当他终于看到“S、G”朝帽店走去时，他激动起来了。他付了帐，匆匆地走出来。当他走到陌生人面前时，他大吃一惊。他发觉要交道的这个人太年轻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绝不会再多了。但是却长得健壮有力，巡警很难轻松地抓住他。他蓄着短发，胡子刮得光光的。他有点跛。他那套灰西服真要认真地烫一烫了。他走进了帽店。

罗平在犹豫。是否需要盯梢，如果他还要与其他坏家伙会面去呢？也许他会直接回自己的家。从前，当罗平还有几个忠实助手时，他会在“S、G”周围布下二十四小时的监视的。现在，他独自一人，需要改变方法了。于是，他决定亲自出马了，这曾使他大获成功过。

“S、G”出来了，头上戴着小圆帽，这使他显得像穿了节日服装一样好笑。他迟疑地看了看四周。

“见鬼！”罗平在想，“售货员没听打招呼。他告诉他有人带了一顶鸭舌帽来，然后又拿走了……现在，他已经在他的监视之下了。他害怕了。他用眼睛四处搜寻着在公园里遇见的那个身影……是不是那边的那位先生，步履像个小店主的那一位？，不是，我的好人，再仔细地找找看！也不是那一位，那位像是一个粗俗的跑街人……再近一点看……就在眼前……我头上戴的就是你的鸭舌帽。这就对啦！你认出来了，这一次！多了不起，我的小祖宗！嘿，来不及逃跑啦！”

罗平紧走了两步，上前抓住年轻人的手臂。

“你好，塞巴斯蒂安！”

“您……您知道我的名字？”

“怎么？你真的叫塞巴斯蒂安？真有趣。”

罗平大笑起来。

“我还怀疑呢，你想嘛。我是在水晶球里看到的。别这个样子，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什么？”

“塞巴斯蒂安·格吕兹。”

“很好。我，拉乌尔……就行了。我是朋友，塞巴斯蒂安。难道昨天夜

里我没向你保证过吗？好啦，给你鸭舌帽……把小圆帽还给我。缺了它，我好像没穿衣服似的。”

“请原谅。”塞巴斯蒂安说，“我当时不能等您……我也不能把您的帽子放在那儿不管。”

“我懂。你想留它作个纪念。”

他们换过了帽子，塞巴斯蒂安又禁不住笑了起来。在近处看，他生了一张娃娃脸，眼睛炯炯有神，透着亲近的友善。罗平想到了吉尔贝·梅吉。他是否像吉尔贝一样接受了坏的影响？因为别忘记他参与了绑架检察长妻子的行动。他是属于“爪子”团伙的，尽管他的漂亮眼神透着诚实。他观察着，惊奇中带着一种友好的情谊，这位陌生人的举止如此奇特，好像就是来帮助他的。

“您到底是什么人？”他问。

“你看……让我想一想……我经常忘记。今天吗？……是的，就是拉乌尔……拉乌尔先生……行啦，小懒鬼，别再担心啦。我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个……同事吧。对此有信心吧？总是很激动？……那好，我给你一个腌酸菜，我认输了，为了更好地认识……到红衣主教餐馆，这可以吧？”

他们站在一个安静的街角。

“您为什么要救我呢？”塞巴斯蒂安问。

“这是一种怪癖，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为此就对我表示感谢。在同一条船上的人们之间，人们应该互相帮助，不对吗？”

“为甩掉他们，您没遇到太多麻烦吧？”

“你想呢？我总还没到得风湿病的年纪吧。”

“您是属于……属于……？”

罗平微笑着。

“不。我单干。不为天不为主！没有帐要清。不像你。我想你真得好好洗洗脑子。”

塞巴斯蒂安脸红了，他专心地想着这些话。

“最终，”罗平接着说，“昨天的行动结果怎么样？……一次成功还是一次失败？”

“我不知道。”

“好。你不愿意说。这是你的事。”

“不，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是真的。我们有命令。我们只负责执行，就这样。他需要的是检察长的妻子。”

“可是他们不给你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什么也不告诉你们。他们把你们投向猎物。抓住它，我的好狗！”

塞巴斯蒂安把围巾揉成了一团，做出要起身的样子。罗平留住他。

“别发火，小家伙……我用手触到了敏感的地方，嗯！要承认你自己并不是很满意的。你不喜欢血。我也不！我愿意人们能够成功完成任何行动而双手保持干净。”

“我很想让他听听您说的话。”塞巴斯蒂安说道。

“谁？”

“他。”

“注意，我并不反对暴力。有些情况需要快速行动和主动出击。但是出击不等于杀戮。”塞巴斯蒂安听得如此专心，连吃都忘了。

“是的。”他终于附和道，“是的，正是这一点需要让他知道。我已经尝试过，可是我的话，他是根本不会听的。”“你是队伍中的毛头小伙子。”罗平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噢，别笑。在他面前，您也会像大家一样地顺从的。”“那要看一看啦。”

“这已经看出来啦。”

塞巴斯蒂安想了很久。他并不怀疑拉乌尔先生像看一本翻开的书一样地在研究他。

“行啦，年轻人。”罗平在想，“加油吧！你已经有了可喜的想法。带一个新兵去见头领，好让他忘掉自己的笨拙。行动吧……行动……我会接受的。我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塞巴斯蒂安继续问着：

“您肯定会跟我谈参与过的一些事吧？”

“肯定。”

“那您干成过几件有趣的事啦？”

“我的天，我有我的小得奖名单。我尤其精于首饰和字画。”“从没被抓住过？没被判过刑？”

“从来没有过。”

“您愿意见一见头领吗？”

“当然愿意啦！”

“不过他，我不知他是否愿意……”

“他肯定愿意，如果你告诉他我是一个艺术家，会些魔法，自吹可以掏空他的目标而从不给他制造麻烦……因为他不会相信你。因为他自己要亲眼看一看。”

“让您面对一位可怕危险的人，您无所谓吧？因为从来无法预知他的反应。”

“我会有什么危险呢？”

“这我就知道了。可是，我很想让您见他，并为他工作。您也许能成功地把您的方法强加到……我们当中还有像我这样的人……害怕因事而受惩罚。很快，我们都会拿自己的脑袋赌了，像肖米纳尔，像贝尔戎。”

塞巴斯蒂安推开面前的盘子，眼睛盯着拉乌尔先生看。

“怎么样？试一试吗？”

“如果你感觉到了攻击，为什么不呢？”

“我不向您担保任何东西。您能给我一个可以找到您的地址吗？或者一个电话号码？”

“不行，我很遗憾。但我敢断言你的头领一定很赞赏我的谨慎。”

“那好……明天再来。说好在这儿……四点钟……如果您明天、后天，或者以后的日子看不到我，那就说明事情不成。”

“不。”罗平说，“我只给你老板二十四小时，不多一分钟。我可不是随便任人摆布的。”

他并不知道，罗平以这种气势说话，恰恰是想使对方意志屈服，统一扫除所有的障碍。塞巴斯蒂安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影响。

“很好，”他说，“我会告诉他的。谢谢这顿丰盛的晚餐。”

他伸出手来。罗平握着他的手。就在他要离去时罗平又叫住了他。

“塞巴斯蒂安……你真是改不了。你怎么还戴我的帽子呀。”

“ ！对不起。”年轻人小心翼翼地说，“我们的交谈打动了我。我都不知道我的脑袋生在什么地方了。”

“你的脑袋生在我的小圆帽下面……二十四小时，别忘记……伙计，来一份白兰地。”

三 拉乌尔在工作

第二天，拉乌尔·德·利美吉另外选了一套西服：深色的西服，里面是纽扣扣得很高的坎肩，皮领带上别了一支珍珠别针。然后，他从从容容地朝红衣主教餐馆走去。

“‘瓜子’头领，”他想，“绝不会蠢到亲自来迎接我。如果他打算见我，他会让塞巴斯蒂安带我去的。天知道这不可侵犯的匪窟在什么地方。到那儿，他会随心所欲地问我的个人履历的：我还不能太耍滑头。正直但要随机应变！……然后怎样呢！我无法做任何决定。我可以自由地叫停一辆出租马车，到森林里去散步……现在我去赴约，是因为我自己愿意去，它使我开心。我仍可以自由选择是继续还是放弃！我在玩火，得啦！可是我绝不想烧着自己的手指！”

不过，他应该承认自己缺乏诚意。没有必要支吾搪塞，他已经下定决心。这是他独自做出的决定，是在他穿好衣服，穿过他的私人花园，然后是蒙索公园之后做出的。

“好，”他带着某种不适在想，“我要一直走到底。因为我是一个正直的公民，现在正是摧毁这罪恶团伙的最佳时机。一旦我了解清楚了它的罪行，我就把此案移交给好人加尼玛尔。这就是我真正的动机。我不会因为别人最后跟‘瓜子’决斗而恼火的。”

他现在已经走到奥贝尔街了，在离主要街道越来越远时，他放慢了脚步。不！他真正的动机是别的，他自己很清楚。把他推向前的力量是他的好奇心。想要知道！不惜一切代价，想知道躲在这个罪恶的、又有着可笑的名字“瓜子”的集团后面的那个人。想认真地估量那个极想损害亚森·罗平的人！然后呢？好在还有时间去思考。

拉乌尔·德·利美吉走进了红衣主教餐馆。现在是四点十分。塞巴斯蒂安在大厅的尽头等着他，但并不是独自一人。在他身边，站着一个委琐的人，尽管他曾细心地打扮过。塞巴斯蒂安匆匆地站起身来。另一个人只是点了点头。

“不用介绍了。”塞巴斯蒂安说。

“我只是普通的观察员。”那个人补充道，“塞巴斯蒂安对我们说了您很多好话，但是人们知道他的脾气。请坐吧。”

声音十分生硬。

“别忘记，”拉乌尔想，“正直但要随机应变！”

他坐下，要了一杯英国奶茶。

“我听您的。”他说。

塞巴斯蒂安带着明显的不自在说话了。

“我都说了，”他解释道，“在我要被抓住时您的所做所为……还有我们的交谈……昨天……您的秘密……”

另一个人仍在审视着拉乌尔。他又高又瘦，长着一只很显眼的大鼻子，上髭卷曲，遮住了半个嘴巴，两只患肺病的长手，呆滞的目光，显得焦躁不安，又很难对付。

“一个贪婪、凶狠的家伙。”拉乌尔在想，“但绝对不是头领。肯定是他副官中的一员。”

“是的。”他显得很自然地说，“我们交谈过，塞巴斯蒂安和我。‘瓜

子，干得并不坏。他的方法或许有点太简单，但是成绩在那里摆着。我不是批评，请注意。我无权这样做。我只是想是否可以少花代价来达到相同的效果。”

另一个人轻蔑地微笑起来，他根本就没想到要掩饰一下。

“您会干得更好一些吗？”他问道。

“有可能！”

“好啦，”贪婪又凶狠的家伙说，“别浪费时间啦。摊牌吧。首先，到目前为止，您都干过哪些像这样引人注目的事？”

“好吧。皇家大街的珠宝店，去年……这是我……莫仑的城市信贷银行……同样地……我只是光顾极小的事务，但我不停地去做……我总有事情做……记住，在这个时候，我准备在亨利—马丁大街的公馆干一下，我可以向您保证……”

“很好。”另一个人打断道，“我正是为了证实您的身份才来这里的，只是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辉煌。我想亲眼看看您的活儿……”

“很简单。跟我来吧。亨利—马丁大街的银行家已经离家有八天了。我们可以在您愿意的时候动手……哪怕就在今晚。”

贪婪凶狠的家伙尽管很镇定，但也颇感吃惊。

“一切就绪。”拉乌尔继续说，“我有必要的工具。这是小孩把戏。只需盯紧房子的老用人就行。我建议让他昏睡过去，没有必要对他施暴。”

“真善良。”凶狠的家伙冷笑着说，“我们看吧……我们看吧……如果他动弹，我就负责他……您打算让我们到哪儿会合？”

“说定在特罗卡德罗剧院前面。十一点，可以吗？”

“我们可以。”

“我再跟你们重复一遍，我会准备好一切。你们没有必要自寻麻烦。只需戴上手套就行。我向你们致意，先生们。”

拉乌尔告辞出来，他对自己制造出来的效果还是满意的，只是对私下里辱骂他“不吉利”的那个人感到恼火。这是一个终有一天要被干掉的人！他不出声地笑了笑，同时想到了当他十分自然地提议去袭击富人住宅时，这个家伙的那付蠢相。

“你们想看拉乌尔先生的工作？哼！等着瞧吧！小菜一碟，我的王子！只是，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次的入室盗窃失败！”

罗平回到自己家中，心情格外舒畅。他以各种不同的姿势照了镜子，又长时间地查看自己开锁用的钩子，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了。之后，他吃了一点儿小点心，然后点燃一支专销英国的哈瓦那雪茄烟。

“在我这个年纪还要通过考试。”他自言自语道，“而且是在‘爪子’面前！真是过分了！‘丧门星’将监视我的所有活动，评判我的每一个动作。如果不能做得比平常好的话，我想我将会被淘汰。等着瞧吧！我的首屈一指的装备。黑裤、深色外衣、软皮鸭舌帽，橡胶底的皮鞋，工具和我帆布袋里的氯仿小瓶，以及衣袋中的手电筒，橡皮棍也没忘记……”

他走近壁炉，轻轻地把雷蒙德·德·圣韦朗的照片转了过去，让它面对墙壁。

“别看了，雷蒙德。我向你保证我的心思不在这里，可是有了邀请总不能拒绝吧。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向你承诺，一切都会顺利的。”

他走进车库，掀起他的雷诺车的引擎盖，检查了一下点火装置和化油器。

这可绝不是出丢丑的故障的时候。

整十一点钟时，他把车停在了特罗卡德罗剧院广场。两个黑影马上就溜到了他的车边，然后悄然无声地钻进了汽车。彼此间没有一句话。拉乌尔把车开到亨利—马丁大街，然后很快拐进了蓬波路，他把车停在了两个路灯中间地带的黑暗处。

“剩下的路我们走过去。”他低声说道。

他们折回大街，又走了近百米的样子。

“就是这儿。”拉乌尔说。

他指了指前面是栅栏围起的小花园的二层楼的富人住宅。

“塞巴斯蒂安留在外面担任警戒。”

他如此肯定地发布着命令，使得凶狠的家伙颇感震惊，竟连想都没想到要与他争辩。

“塞巴斯蒂安……如果你发现有什么异常，你就吹《我在金发姑娘的身旁》，然后双手插在口袋里，镇定地走开。别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嗯？”

“明白了。”

拉乌尔从他那串钥匙里找出一根金属棒，然后把它插进栅栏门的锁头上。门马上被打开了。

“您先走！”

“可以。别装模做样了！”倒霉蛋低声抱怨着。

拉乌尔关上了栅栏门。两个人穿过小花园，登上了台阶。凶残的人快速地查看了一下门上的两把锁。

“这些就不会让您笑啦。”他冷笑着说。

拉乌尔不慌不忙地选了一件新的工具，敏捷地忙活了一会儿。然后，他用手轻轻地把门推开。

“行啦。”他轻声说，“请原谅，这一次我要走前面。”

他点亮有护罩的手电筒，照了照大厅的深处，心里踏实了许多。然后关上门，就像关栅栏门那样。

“您是疯了，是吧？”倒霉鬼低声抱怨着，“如果要逃跑，那不就糟糕啦。”

“嘘！……如果您害怕的话，就去替换塞巴斯蒂安。”

另一个人气得要命，耸了耸肩，紧跟着拉乌尔，后者像个幽灵一样，悄悄地朝华丽的楼梯走去，从那里可以看到大厅深处的红色地毯。他们站在楼梯脚静静地听着。在他们右侧的某个地方，他们听到了挂钟的缓慢的滴答声。一辆汽车从大街上开过，它的声音很快便消失在黑暗之中。拉乌尔把手电照向楼梯台阶，照出自己的脚，好给他的同伴引路。他开始向上爬。地毯很厚。没有任何声响揭示这两个人的缓慢前行。他们没遇到任何麻烦地走过了第一层的楼梯平台。突然，凶狠的人抓住了拉乌尔的手臂。他们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一阵新的响声又传了过来。有人在说话。他们前脚悬空，在等待着。又是一阵静寂。而突然，罗平感到抓住他手臂的手神经质地捏紧了，而且还在发抖。凶狠的人害怕了，而且濒于崩溃了。先是一阵织物的窸窣声，随后是松扣声，一把带保险卡糟的刀亮了出来。

“给我收起来！”罗平压低声音命令道。

他朝上走了几级台阶，然后转过身来。

“别像野猪似地喘气。”

另一个收敛了一点。他们现在距第二层的楼梯平台很近了。话音再次响了起来，同时还嘟哝着什么，谁也听不懂。它很低沉、含混不清且急促。罗平微笑了。

“这是老用人。”他低声说，“一个令人厌恶的人，肯定的。”

他们一直走到通向各个房间的走廊里。罗平踮起脚尖，走到了最后一个房门前，然后慢慢转动了门把手。一盏夜灯射出的弱光照在床上。以一个麻醉师的准确和镇定，罗平准备好一个滴了几滴氯仿的棉团，然后他十分镇定地穿过房间，来到睡者的身边，把棉团放在了他鼻子底下。效果极快。不一会儿，用人的脑袋便歪到了枕头的一边。

“晚安！”罗平说，“充分利用时间吧，我的老菲尔曼。”

凶狠的人呆呆地观察着这一幕。他十分天真地问道：

“怎么？您甚至知道他叫菲尔曼？”

“不。但是他配得上这个名字！您看一看这张漂亮的脸！这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的人……好啦，现在开始工作。贵重物品全在下面。”

他们走下楼来。现在就不需要小心翼翼了。罗平确信客厅的百叶窗都已经关好，窗帘也都遮掩得严严实实了。于是他打开了枝形吊灯。

“有这个必要吗？”

凶狠的人惶恐不安，用贪婪的目光四处扫视着。

“这都是原画吗？”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当然啦……看，这幅表现磨坊的画，是吕斯达埃尔……那里，是米里罗的《西瓜贩子》……这里，我不信自己会弄错，那是芒灵的《三博士》……相反地，这个冯·迪克……嗯……我倒觉得很可疑。”

他慢慢地走近这些画，停下来，向后退一步，歪起脑袋。

“恐怕得快一点。”倒霉蛋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来。

罗平朝他投去轻蔑的一瞥，然后走近他，他把他的鸭舌帽摘下来。

“在这么多漂亮东西前要脱帽的！”

“慢点！”另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说，“我不喜欢别人碰我。”

他准备摘下吕斯达埃尔的画。

“你犯了个错误，宝贝。”罗平说道，“这些大幅作品是卖不出去的。这些才是应该拿走的。”

他指了指客厅尽头的那些画。

“这是技巧，”凶狠的人说，“是应该禁止的。但是它什么也不表现。这真可怕！斑点！立方体的东西！您真是在嘲笑我。”

“那是今后的事！”罗平狠狠地承认道，“这是几百万的东西呀……那一件……取下来……还有那一件。”

凶狠的人越来越忍受不了了，甚至连蔑视地用“你”称谓都不想反对了。他取下油画，脸上露出了厌恶的神情。

“这对那些旧货商很有用。”他抱怨着。

突然，他们听到了塞巴斯蒂安的口哨声，听出是《我在金发姑娘的身旁》。

“我们这下要完蛋啦。”凶狠的人叫了起来。

几乎是同时，一辆汽车的刹车声响了起来。罗平熄掉枝形吊灯，撩开厚厚的窗帘。透过百叶窗的一条缝，他发觉一辆出租车慢慢地停了下来。

“是银行家。”他叹息道，“真不走运。他应该是在周末回来的呀！”

此时，凶狠的人早就把手伸进了口袋。

“又来啦！”拉乌尔开玩笑说，“总想用刺刀解决问题！还是帮一帮我吧。”

他开始往墙上挂油画。凶狠的人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但仍然效仿他。看得出，他已经快吓破胆了。

“我们有充裕的时间。”罗平鼓励他说，“他还得付车票钱，还得找钥匙……你看我关上所有的门还是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注意！那一幅，你把它挂倒了。菲利斯丹！……快一点！现在，你躲到窗帘后面去，而且要藏好，别让你那双脚露出来……”

“您是在跟我算帐。”

“是的。现在，赶快躲起来！”

罗平又用他的手电筒最后照了一圈。大门打开了。他马上躲到了帷幔的后面。银行家泰然自若地关上门，把一件重物放到了地上，那无疑是他的旅行箱。他打开前厅的灯。然后又是一阵窸窣声。他可能是在脱大衣，摘帽子。

随后，枝形吊灯一下子亮了起来。银行家进了大厅。站在他那个观察位置，通过窗帘的接缝处，凶狠的人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他……这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人，比较矮小，穿着十分讲究。他从西服里取出雪茄烟盒，像一个幸福地再见到自己的珍宝的收藏者，带着惴惴不安的满足在欣赏着自己的油画。他划燃一根火柴，烤了一下雪茄，以一个行家的贪婪动作喷出了第一口烟。

他朝边上走了几步，走近后面躲着拉乌尔先生的帷幔。为的是更好地看清楚宽敞大厅的全景，和谐的色调，以及尽善尽美的外部轮廓和外型。他又稍许移动了一下，站住，身子背对着窗帘。

突然发生的事情，速度快得令凶狠的人几乎来不及感受到自己瞬间停止的心跳。一只手臂出现了，橡皮棍抡了起来。接着是沉闷的响声。银行家双膝跪地，被打昏了，接着就直挺挺地脸朝下地躺在了地上。

拉乌尔先生从藏身处走了出来。

“宝贝。”他喃喃道，“你可以露面了，波洛纽斯！”

凶狠的人完全被征服了，俯下身去看银行家。

“死啦？”他问道。

“没有。只是睡着了。好啦，我们到哪一步啦？……，是的！立体派画家。现在该看你的啦。”

就在凶狠的人忙碌之时，拉乌尔先生从银行家的烟盒里选了一支雪茄。他点燃它，然后走去坐到一张扶手椅里，看着他的同伴在干活。

“在角落，那一边，有一帧小的科洛画……《柳树下的河流》……把它也拿上。你真是乡里人……然后是布丹……好啦，收获不坏……好啦！上路吧，糟糕的部队！”

他们拿上这些画，把它们一直运到栅栏门口。塞巴斯蒂安马上过来了。

“啊！是你们！”

“那当然啦。”

“我可真害怕了！你们怎么收拾的那位好人儿？”

“他把他打昏了。”凶狠的人说。

“！”

在这一声“！”中，斥责夹杂着惊诧。

“他会醒过来的，不用担心。”罗平说，“请等一等我。我把车子驾过

来。”

过了一会儿，他把车子沿人行道停了下来。大街上始终没有一个人，他们没有任何麻烦地把猎物装上了车。

“我得用一个月时间才能把它们全卖掉。”罗平强调着，“然后每人三分之一，你们觉得怎样？”

“我希望您有靠得住的客户。”凶狠的人接上说，“千万不能再干肖米纳尔和贝尔戎的蠢事。”

“你终于有一点理解能力了。”罗平马上开玩笑说，“你想一想，我之所以选中了这个银行家，是因为我预先知道他不会投诉。他决不相信警察会关心他的事情。在采取行动前，我先做了调查。我总是知道我该如何下手。我把你们放在特罗卡德罗？”

“是的。”

“好啦，我们到啦。”

他把汽车停在树下，两个人下了车。塞巴斯蒂安向他伸过手去。

“谢谢……并表示祝贺。”

凶狠的人犹豫了片刻。

“这有什么好渲染的。”他气哼哼地说道，“微不足道。”

“这只是一次表演。”拉乌尔先生纠正道，“大的举措，那将是在今后。”

凶狠的人始终不走。一只手放在车门上，他在思索。

“好。”他最终开口道，“约会定在下星期一，地点还是在红衣主教餐馆，下午四点，像今天一样……我们带您去头领那儿。既然一切都进行得顺利……不过我会对他喜欢和欢迎您的方式感到吃惊的。”

“我尽力而为。”

罗平在重新启动汽车前等了几分钟，然后慢慢地在广场上兜了一个圈子。看不到一个人。他又开上了亨利—马丁大街，并大胆地把车子停在了银行家的豪华住宅前。他轻松地穿过马路，打开栅栏门，跑上台阶。大门仍是虚掩着的，只需推一下就开了。然后他走进大厅。此时，一个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是您吗，老板？”

“是我。”

枝形吊灯亮了起来。

“伤得不重吧？”

“可还是鼓起了一个包。”

假银行家坐在一把扶手椅中，用手揉着眼袋。

“可怜的老朋友。”罗平喊道，“我可没有用力打呀。我敢说，这是一出好戏。”

听到楼梯上的响声，他们同时转过身去。老用人出现了。

“真棒。”罗平叫道，“你真是太棒了。”

“我差一点会白白死去的。您手脚真重，老板。这该死的氯仿，它让人很快昏过去了。”

“我们都变得迟钝了，孩子们！，现在重新开始工作。”

罗平搓着双手，然后他打着响指，声音像响板一样地清脆。

“我向你们担保，我们已经成功了！陪我的那个人脸都吓黄了。我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他停了下来，他那呆滞的脸上表现出一种骤然而至的痛苦。

“好啦。”他改变了语气说，“我们收拾一下吧。”

“老板！……”假银行家颇带感情地喊道。

“过来，”他的同伴说，“你明白了吗？收拾一下。”

静悄悄地，两个人又十分精细地，卸下了汽车上的东西，然后把油画重新挂好。罗平叉开双腿，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客厅中央，在思索着。

“好啦。”菲尔曼惴惴不安地说道，“我们已经干完了……我们可以上楼了吗？”

罗平不作回答。菲尔曼把手指放到嘴边，做了一个手势。另一个人低下头去，他们踮着脚尖退了出去。

过了片刻，罗平叫道：

“菲尔曼！”

随后他转过身去，用眼睛寻找他的忠实仆人。他用手抚着前额，就像某个刚醒来的人，在装饰着大厅尽头的高大的镜子前照着，然后以一种自责的语气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别无选择，雷蒙德。请你理解我！”

四 恐怖的考验

两天之后，使拉乌尔·德·利美吉十分不快的新闻在到处传着。报商们却因此心花怒放。

“警署反击了！……揭露‘爪子’的人将得到一笔财富！”

他买了一份《新闻报》。标题很短，但是绝对能引起轰动：十万法郎的一笔款子，将奖给任何一个能提供杀害萨拉扎夫人的凶手的线索的人。十万法郎呀！报贩子们并没有撒谎。这确实是一笔财富。

这一创举来得那么不是时候。“爪子”头领岂不更加疑神疑鬼，而且会想，既然此位陌生人使用诡计要进入这个团伙，那么他会不会是一个强劲的阴险奸诈之人呢。拉乌尔肯定已经提出了保证。可是十万呀！……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时间，拉乌尔脑袋里在郁闷不乐地思索着，他来到了红衣主教餐馆，凶狠的人和塞巴斯蒂安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您迟到了五分钟。”凶狠的人不怀好意地说，“头头要求绝对地准时。”

“好吧，我们马上走。”

“等一分钟。”

这个人从他的口袋里拿出汽车驾驶员戴的大眼镜，镜片是完全不透光的。

“见鬼！”拉乌尔抗议着，“这像蒙眼布条。是不是还要给我戴上手铐呢？”

“不是的。”塞巴斯蒂安说，“但您最好还是不要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想应该有口令、秘密通道、活动板墙之类的东西。我很欣赏神秘。”

“别老开玩笑。”凶狠的人打断道，“行还是不行吧？”

“当然是行啦。但是至少要等我坐进你们的汽车之后再把这个漂亮的小道具架到我的鼻子上吧。”

他被两个人夹在中间走出咖啡馆，然后被推进了一辆梅塞德斯车内，这肯定是匪徒们用来绑架检察长妻子的那辆车。塞巴斯蒂安坐到方向盘的后面。凶狠的人坐在拉乌尔的旁边，而且随时保证着眼镜充分地发挥作用。

“你们尽管放心，我不会弄虚作假的。”拉乌尔说，“我还可以打个小盹呢。”

他舒服地坐进柔软的座垫里，闭上了眼睛。但是他的注意力始终高度集中在听车轮声，体味摇晃的程度，和上身的轻微摆动上，因为这表明了是在转弯。他还听到了有轨电车的铃声、木履踢踏声和汽车喇叭声。透过街道的嘈杂声、装配门窗玻璃的滚动声和小商贩的吆喝声，他马上就辨出了方位。肯定是在穿过一个商业区。到了大马路了，现在……马路的铺石路面接口不好，从减震器的反映情况就可以知道。然后是一连串的拐弯。……马达突然一下子轰鸣起来。汽车应该是在爬一条陡坡……蒙马尔特？梅尼尔蒙唐？圣日内维耶夫？……拉乌尔无法知道。再也无法辨认了。也许他们是故意在兜大圈子……为了嘲弄这个凶狠的人，拉乌尔还真的睡着了。

他只得摇醒他。

“真糟糕！我做了一个十分惬意的梦。你们都是些粗野的人。”

但是他已经恢复了所有的本能，而且他的记忆也准备好记录下每一个细节。

人行道……走廊……一股闭塞的气味……然后是楼梯……

“注意！”塞巴斯蒂安提醒道，“我们在向下走……低头。”
楼梯通向一个宽大的地窖，因为脚步声发出的是短暂的回音。
两级台阶。又一条走廊，之后就是使皮肤有奇异的感受的空旷。

“请坐。”

一张椅子被拖了过来，抵到了他的腿肚子上。他重重地坐下去，一大串想法在他的脑海里翻腾。他在这儿……警署要找的那个人……就是褻读了岩柱的那个人……可憎的杀人犯……我的敌人……我冒着大风险……终于还是被我找到了。我可以向他保证……因为他是我在世界上最憎恨的东西……表演吧，你这个无赖！

他一只手摘下了眼镜，马上又强迫自己掩饰起惊讶。他正呆在一个起拱的地窖中央，它是由一字摆开在长条铁桌子上的六盏煤油灯照亮的。里面共有九个人，他迅速地数了一下。三个人在左边，三个人在右边，三个人在迎面。所有的人都伪装起来了。他们全都戴着大长胡子。借助于化妆的技巧，他们的面部轮廓都改变了。假发使他们变得更难辨认。罗平不费多大气力就可以改换面孔的技艺太纯熟了。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他友好地打着招呼。这个神奇人物们的集会好像比那些伪装的人的集会更具危险性和威胁性。

但是他马上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面对着他的，在马蹄铁形的桌子中央的那个人身上。头头，这是不容置疑的。他坐在扶手椅中，而其他的人都是坐在椅子上的，他好像刻意地乔装改扮了一番。一件燕尾服十分宽大，他的宽大的栗色胡子遮在了翻领上，使他的身影显得很臃肿。深色镜片的夹鼻眼镜遮住了他的双眼。朱砂和软黑铅笔的划线改变了他的面颊，黑手套把他的手包裹起来了。他既像个小丑，又像个时装模特儿。

“欢迎光临。”他声音浓重地说，这绝对不是他的本嗓，“我不得不对您采取谨慎态度，我为此而不安。但是谨慎并不等于蔑视。在我们的这种生活中，谨慎是第一信条，不对吗？……我请您仔细想一想，您在这儿绝不是一个囚犯，而是一位客人。我再说远一点：是一位我们急于要认识的客人。我们知道您在救塞巴斯蒂安时所表现出来的是怎样的思想意识。因此，我请您谅解这个小伙子的笨拙，他并不缺少才华，而是需要培养。我们等着看吧。我们还知道了，您那天晚上干得十分漂亮。马尔科给我们做了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报告。十分满意的！”

如此说来，这个倒霉鬼就叫马尔科啦。罗平鞠了一躬。“您过奖了。”

“不，不。所以，我要向您那收藏家的嗅觉致意，因为我断定您在搞收藏。我以为，像您一样，现在有一代年轻的画家，他们都有着辉煌的未来。麻烦的是，在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重大的利润之前，我们得等很久。

罗平欣赏着与他交谈的人的平稳和友善的语调。他急于要进入游戏之中。

“我知道在纽约，”他说，“一些爱好者准备花大价钱购买凡·高·莫蒂格里亚尼的作品……甚至还有于特里约的。”

“很有趣。”头领说道，“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罗平用眼角打量着那些配相的人，他们一个个伸长脖子，显出莫名其妙的样子，好像在尽力弄懂这次谈话的内容。

“还有一个我十分仰慕的新人。”他接着说道，“一个叫毕加索的……”

“哈！确实如此。他有特点，有创意。不过，我认为他仍在摸索之中。”

“很快，”罗平以一种不情愿的欣喜在想，“就会有人给我们端来茶和

点心了。真是笑死人呀！”

“我喜欢那些有眼力和有判断力的人。”头领说，“既然我有幸接待您的来访，那么我愿问一下您对报纸上谈及的十万法郎的想法。”

罗平把双腿交叉起来，坐在椅子上摇晃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像是一位轻松地在朋友家作客并随时准备回报主人美意的人。“对我来说，亲爱的先生，这笔奖金表明了三件事：首先，警署是软弱无能的……”

“好的。”头领赞同道。

“其次，是樊尚·萨拉扎先生提出这个建议的……”

头领点了点头。

“越说越准确。”

“最后，这笔奖金构成了真正的对反叛的诱惑。”

“太好啦。”头领大声喊道，“您的分析真的与我的完全一致。”

“我再补充一点，”罗平继续道，“倒霉的肖米纳尔和贝尔戎的事例表明，利益的诱惑还是很能吸引某些人的，在您这里……”

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这一木呆呆的群体。不过他已经感受到了射向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愤怒。头领把身子向前探了过去，压低声音说：

“您不知道说得有多好。某个人，确实，正在想着背叛我。可是，愿意……或曾经愿意为我干活的人肯定会不惜任何代价地对我的行动守口如瓶的。这难道不正常吗？”

“当然啦。”罗平说道，他突然变得很不自在起来。

“如果他违犯法令，他会知道将招致什么样的后果。那就是死。我们的安全就是以此为代价的。难道不对吗？”

“嗯……无论怎么说，这是最简便的。”

“暴风雨已经压到了我的头上，”罗平在想，“他在怀疑某件事。我要在一分钟之内知道这些东西。我已经找了很久了。”

“要知道，”头领继续道，“樊尚·萨拉扎就在今天早上，接到了一个来自阿尔及尔的电话。找他的是一个女人。她向他表示，她准备向他提供一份最有价值的文件，如果他能保证信守诺言的话。”

队伍中产生了一阵惊讶和好奇的骚动。头领继续说：

“这位女人，您看吧，她本人也很快就明白了这份奖赏提议的出处，她没有透露姓名。检察长无法明白这一切。但是我却不然，我对此事非常清楚……”

他一遍遍地看着他左右两边的同伙们。

“是一个叫马德莱娜·费雷尔的。”

呆若木鸡的群体开始窃窃私语。头领用他那戴着手套的拳头在桌边敲了几下。马上又恢复了安静。他面对着拉乌尔先生，十分礼貌地说下去。

“这个马德莱娜·费雷尔是一位非常诚心的小伙子的同伴，我们跟他关系很好……罗贝尔·埃德兰……遗憾的是他饮酒，而且当他喝了酒后，就信口开河……我不得不……与他分手了。您明白吗？”

“我明白。”

“于是马德莱娜·费雷尔回了她在阿尔及尔的家。但是我们始终注视着她。我曾想把她召回巴黎来。我打算让她干点琐碎事，我这样做是要确保她能严守秘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她答应萨拉扎检察长，向他提交一份名单，这还是罗贝尔·埃德兰亲笔所写，上面有我们之中的七个人的名字。根据她

透露的这点点滴滴情况，我敢断定她不会说谎，而且确实有这么一份名单。埃德兰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可怕。因为他知道得特别多……”

“那么您本人，”已经十分镇定的罗平说，“您掌握了大量的情报。我祝贺您。”

“谢谢……我们确实组织得不错。我们到处有耳目，甚至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马德莱娜·费雷尔明天一早将登上‘探戈’号船。她星期四下午抵达马赛，然后在亚历山大旅馆过夜，星期五早上就会到巴黎……”

“要阻止住她。”一个声音喊了起来。

头领微笑着，他举起一只手以示他已经想到了问题的所有方面。

“昨天晚上，”他继续道，“马德莱娜·费雷尔从她提供给检察官的号码中接到了一个电话。她的通话人的嗓音跟樊尚·萨拉扎的相像得简直让她分辨不出来……”

为了欣赏此话产生的效果，他停了下来。听众们都大笑了起来。

“……嗓音，我说，与樊尚·萨拉扎的是十分相像的，告诉她，他认真想过，在马赛到巴黎的路上，尤其是到巴黎之后，她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因为‘爪子’能够摸到她的行踪，所以他认为最慎重的办法是给她派去一个朋友。她对他尽管放心，他会交给她一张支票，然后取回她答应提供的名单。”

这个团伙现在显得格外开心。

“干得漂亮。”罗平说。

“慢着。”头领说，“约会已经定下，在星期四晚上八点钟，在‘法老饭店’，就在老港口那里。”

他盯住拉乌尔先生。

“您去那儿。”

“我？”

“您！”

“可是……”

“看，您不是要加入我们的行列吗？”

“是的……只是……”

“这可是向我们展示您的能力的极好机会……您全部的才能……”

“无论谁都可以去马赛交这张支票，然后带回……”

“对不起！如果仅限于买一份文件的话，确实谁都可以完成。但是您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此。”

“我跟不上您的思路了。”

“！跟得上。”

那些“时装模特儿”在瘳人的静寂中紧盯着拉乌尔先生。

“您要处决马德莱娜·费雷尔。”头领命令道。

马尔科，他就站在拉乌尔的身后，还有塞巴斯蒂安在身旁。他用肘推了他一下。

“回答！”

“请原谅。”罗平说话了，“我感到震惊……我以为我已经通过考试了……”

“确实。”头领承认道，“您已经表现出了您的灵巧和勇敢……但还要向我们展示您也懂得服从……我们并不需要随心所欲的自由射手，而是要遵

守纪律的人员，什么也不能拒绝……不能！……此外，难道需要我向您指出，您是没有退路的吗？您现在已经知道得太多啦。”

既然已经落入陷阱，罗平就快速地调动了他所有的聪明才智，认真地思索了起来。到马赛后，他得想出对策，要从他秘密拥有的办法中，找出一个最佳办法。他现在只有俯首屈就，只有用谋略了。

“我绝无回避的意思。”他说，“恰恰相反，我受宠若惊。这是一次受信任的使命，我明白它的价值。那么我就去马赛。考虑到行动方式……我希望您能让我行动完全自由。”

“恰恰不行。我要知道的，正如我刚跟您说的那样，是否您能像一个木头人一样地去干，完全做为我意志的盲从工具。因此，您将，我不向您隐瞒，由我们的人暗地陪伴着、监视着、观察着，他们会向我报告……这是您必须遵照执行的安排：在蒙马尔特·弗特里埃街附四号，有一间车库，钥匙在这里。（他把一枚旧钥匙摆在他的面前。）在这间车库里，您会看到一辆24MP型的罗尔斯·罗伊斯车。您取出它来，明天清晨就动身去马赛。我想您这样的男人应该懂得驾车。”

“是的……可是为什么不坐火车呢？”罗平问道。

头领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

“您会需要这部车的，在那一边……我请您不要再打断我的话。由于我不愿意强迫您做一次艰辛的旅行，也由于没有必要到得过早，您在里昂过夜……在贸易旅馆。然后，您再动身去马赛。已经给您在‘侨民饭店’预订了房间……一间很漂亮的房间，不用害怕。‘爪子’很关照它的成员。星期四晚上八点钟，您就出现在‘法老旅馆’，会有人把您带到第九号桌子去的。”

拉乌尔强行控制自己。他强做笑脸以掩饰自己的受辱。

“我肯定要在扣眼上别一枝红色康乃馨。或者腋下夹一份当地的报纸。要么……”

“您有更好的东西。”头领打断道，“一张十万法郎的支票！这是最好的相认标记。”

像魔术师一样，他用手指夹出一张支票，然后递给右边的助手。支票于是开始了“旅行”，从这只手到另一只手，引起了一片赞扬和欢呼。它最后到了罗平的手里。

“很遗憾您不认识樊尚·萨拉扎的签字。”头领说，“我向您保证这里模仿得非常成功。当然啦，为了做得更像一些，我把支票的日期往后签了。因为马德莱娜·费雷尔十分细心。她肯定会想到我们多疑的检察长在把钱放出去之前，一定要确保别人交给他的不是胡编出来的名单。他要进行的小调查，通常需要四至五天的时间……在这之后，马德莱娜·费雷尔才可以兑现他的支票……如果到那时她还没有成为幽灵的话。”

整个团伙都非常开心。罗平则一只手紧握着另一只手。他遇上的这个对手考虑得十分周密，他无法找到能使自己采取对策的空隙。

“我并不残忍。”头领温和地说，“没有必要让这位可怜的姑娘难受……”

他从燕尾服里取出一只装满白粉的小玻璃瓶，把它放到了钥匙旁边。

“您先让她昏睡。这种粉末马上会在任何一种液体中溶解，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让您选最好的酒……它既不会改变颜色，也不会改变味道。很快地，马德莱娜·费雷尔就开始表现出疲劳和瞌睡来……您于是就建议她，用您的车，把她送回她住的旅馆，亚历山大旅馆，它位于普拉多大街。您熟悉马赛

吗？”

“当然熟啦。”

“那您知道普拉多大街笔直通向沿峭壁建起的步行街。而这条步行街是沿海延伸的。它与大海只是用厚厚的护墙隔开的……还有必要让我继续告诉您怎么做吗？九点钟以后，这个地方就没有一个人影了……水也很深……我再说一遍，您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您不是孤身一人。我对您说过的：我们跟踪您的全部行动。……只要必要，我们随时准备介入。”

语调太过于甜蜜了。罗平此时却感觉到了它后面隐藏的威胁。

“很容易。”他颇有信心地说。

“对吧？……我们五天后再见面。塞巴斯蒂安会按往常的约会时间、地点去接您，再把您带到我们面前。您把用支票换回的，马德莱娜·费雷尔交给您的名单交给我们，您就成了我们的人了。您就会永远是‘爪子’的人啦。没有问题吧？”

“没有。”

“散会。啊，再等一等。我差一点儿忘记给您旅费和路途开销了……您也别不高兴，这是规矩，在我们这儿……”

他把一沓钱放在了钥匙和小瓶的旁边，然后做了一个手势。塞巴斯蒂安拿起这些东西，把它们交到拉乌尔先生手里，同时把墨镜也给了他。然后，他带着他往回走。马尔科留在了他主子的身边。

“我把您安排到我的旁边。”塞巴斯蒂安说道，“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聊一聊。在马尔科面前，我不敢。他是个危险人物。注意！您把脚移一移，碰到油门了……怎么样？您的印象如何？”

“我的天，到现在还乱七八糟的……我猜想所有的成员并没有都到场。”

“没有。有些在执行任务。况且，头领从来不把我们全部召集在一起。啊！这是很有组织才能的人。当他决定干什么事时，我们只需闭着眼睛去干就行了。他反对临阵应变。您想一下，当他准备进攻方案时，就用按比例缩小的场地，房子小得就像玩具一样。他有一根棍子，像个乐队指挥那样：你们，你们部署在这里……而你们，在那一边……他用指挥棒在沙盘上指指点点。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这就是我愿意跟他干的原因……”

一阵喇叭声。车子突然偏了一下，然后继续前进。

“老妇女们，”塞巴斯蒂安嘟哝着，“她们比那些家禽还要讨厌。她们就在你车轮底下钻来钻去。”

“我想，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的真面孔。”罗平插话说。

“没有一个人。应该说从不允许一个人在他身边转和在太近的地方观察他。我们都保持一定距离。”

“总之，一个真正的头领。”

“一个真正的……总之，差不多……他所缺乏的，您已经看出来……他不是人。啊！这很复杂。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永远不会抛弃我们。肖米纳尔和贝尔戎，我敢肯定他想给他们做点什么。他也许准备了他们的逃跑……完事之后，他又亲自惩处了他们，请记住……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算不得什么的……这位马德莱娜·费雷尔就是个例子。您看他是如何镇定地判处她的。她妨碍了他。他就要干掉她。您会跟我说她叛变了，于是……但这无关紧要，我本希望您能建议一些其它事情……我不知道，我……我只是个小小人物……”

“一个无名之辈，一个小喽啰。”罗平低声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好啦，继续说下去。”

“我，您是知道的，我没有任何权力。可是您！……”

如此自发的遗憾打动了罗平。

“只是我别无选择。”他说，“再晚些时候，当我真正被接纳之后，或许还有办法提出其它的办法……眼下，我只得走下去，心中还不时地默念着这个马德莱娜·费雷尔不好，她真应该珍惜自己的命运。”

汽车正在来时爬过的坡上往下开。罗平又在反复思索着那些晦暗的想法。

“我能向你提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吗，塞巴斯蒂安？”

“当然可以。”

“你是否已经干过一些事……怎么说呢？……”

“，没有。”

“那么你也得通过考验呀，你也是的。”

“头领还没向我要求过，我从未杀过人。不过我感到总有一天他会强迫我干的。而如果我没有这份勇气的话……我想将会出问题。对您，我完全可以信赖地说，我并不勇敢……在一些小事情上，我还能应付得过去……譬如，我会弄锁，我懂得划玻璃……您明白吗？……但是仅此而已。只是，我陷入了错综复杂的事情之中……”

“那么你会参加马赛的这次旅行吗？”

“我想会的……这正是我力所能及的活儿。不过还会有别人、别的我不认识的人。可能有马尔科，他也会去的。”

“我很高兴知道你会去那儿。”

“谢谢。”塞巴斯蒂安十分激动地说。

“你认识这个马德莱娜吗？”

“不认识。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很有风度……非常有派头……没有一点儿小姑娘的做作。好像她是出身名门望族。”

“我们到哪儿啦，如果这不保密的话？”

“罗亚尔街。”

“那么，把我放在这儿。我已经瞎得够呛了。”

罗平摘下眼镜，用手揉着眼睛，满心欢喜地看着太阳、行人和巴黎黄昏的迷人美景。

“啊！拉乌尔先生，”塞巴斯蒂安说，“当一切都完成后，我该多高兴呀。祝你好运！”

他们握了握手。罗平下了车，站在人行道旁等着汽车走远。他把手伸进衣袋，摸了摸钥匙、钞票和小玻璃瓶。他不是在做梦。三天之后，他将成为一名杀人犯。或者是……

“或者是让‘爪子’剥了我的皮。”他总结道，“亚森，我的老同志，你现在可是真的陷入困境啦！”

五 上当受骗之夜

马德莱娜·费雷尔，在办完海关手续后，坐上一部出租车，直接来到了亚历山大旅馆。她不时地透过后车窗注视着街上。樊尚·萨拉扎对她的忠告令她惴惴不安。她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促使她这样不停地四处探看的简单好奇心源于何处呢？此时，注视她的人会以为她已经处在他的监视之下了。

在走进旅馆之前，她最后一次朝四周投去急速的一瞥，然后她径直朝总服务台走去，轻轻地撩起了面纱。她的美貌是显而易见的，在大厅里，不止一位住客转过身子偷偷地打量她那迷人的、高傲的身段。她昂着头，但又恰如其分。守门人匆匆走上前来。

“费雷尔夫人……很好……”

他叫过行李员来。

“请把夫人带到一百三十六号房。”

这是一间非常华丽的房间，它靠两个大窗户采光，屋内花园里有细细的喷泉在低吟，小池中有许多金鱼在游动。马德莱娜·费雷尔摘下帽子，原地转了一圈，欣赏着她十分喜欢的家具。屋中央有一张宽大的雕床，两张舒适的扶手椅，一只涡形的角柜，一张活动的穿衣镜正对着梳妆台，两个衣橱……地毯是什锦兰色的，表现的是古代的带帆的双桅战船。她脱下手套，把门锁上，插好门栓。她终于到了家，而且可以舒舒服服地休息了。她在活动穿衣镜前呆了片刻，把镜子向下拉了拉，以便能够照到脚下。长途跋涉使她脸部有点发紧。她用溼湿的浴巾的一角按了按眼睛，然后打开衣箱，取出一套洗漱用具和一本书。她把书放到了床头柜上。正当她准备洗漱时，她听到轻轻的三下响声，如此地轻，如此地小心，以致她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她喊道：

“请进！”

但她马上想到门是锁上的。于是她拿起书，把它夹在腋下，穿过房间，拉掉门栓，手扶在锁头上，停了下来。在她身后，一个年轻的、欢悦的声音响了起来：

“不是该说‘请进’，而是‘出来’！”

她转过身来，用手背堵在嘴上，生怕到了嘴边的喊声会冲出口来。一个高个子、精干、穿着讲究的男人正从一只衣橱里出来，然后是十分有礼貌的鞠躬，但双手仍在揉着腰部。

“非常抱歉，夫人……请您原谅。想想吧，我龟缩在这狭小的地方，弄得腰酸背痛，这是为您效劳呀。唉呀，我的腿……您同意吗？”

他做了几下放松的动作，同时仍在以有趣的礼貌不断地说着。

“我还不习惯这样在夫人面前显露自己。请相信，我十分不安的……见鬼！我可能成为一个患关节强硬症的人！麻死人啦！……我想动一动，想变换一下姿势……可是您不知道，肯定不知道，在这狭窄的衣橱里蜷缩一个小时是什么滋味。千万别这么干呀。朋友的忠告……嗯，我现在好一点儿了，尽管踝骨还没完全恢复……”

她不明就里地望着他，恐惧把她钉在了原地。

“呆在那儿别动。”她低声说。

“很愿意。”罗平说，同时给自己拉过一张扶手椅来。

她一面继续盯着他，一面沿墙溜到按铃的地方。

“两下是叫房间女佣。”罗平又说了起来，同时把两条腿伸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果您认为第三下是必需的，对我来说，我无所谓。但是处在您的位置上，我就要保持镇定。因为我要向您揭示的是绝秘的东西。”

她犹豫不决，但还是停了下来。

“如果我有不良居心的话，”罗平继续说，“我会采取行动，而不会向您说您很漂亮。可是我对您说了。我声明，夫人，对您干坏事，那就等于在亵渎艺术。走近前来，别再害怕。不？……您始终表示怀疑？……是衣橱这件事让您觉得不光明正大？什么？您想拿您的手袋？……请自便……我甚至准许您握住里面的那支小手枪……这是十分自然的……干吧！”

她迅速伸出手去，抓过自己的手袋，把它紧紧贴在胸前。

“好啦……现在是手枪了。是的，是的，我坚持这一点……别忘记打开保险……这样，会抓住时机……不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交谈吗。您，手里拿着武器，而我，脚都在抽筋。”

“您到底是什么人？”

罗平倒向椅背，开心地笑了起来。

“真有趣。我总是遇到这个相同的问题。我是谁？……这就不一定啦。对您来说，我是与您有约会的人，在法老旅馆，晚上八点。”

“请证明一下。”

“很简单！……如果您能让我拿出钱夹而不情绪激奋的话……我是可以的。”

他把手伸进西服里，取出一只俄国皮的钱包，然后从包中取出一张支票，远远地举起。

“十万法郎……樊尚·萨拉扎的签名……您现在该相信我了吧？”

他把支票放回钱包，再把钱包放进西服的内口袋里。

“那么，您到我的房间来干什么呢？”

“我来向您解释。但首先要把这玩具收起来，因为表演已经收场……等一下。”

他站起身，踮着脚尖走到门前，然后轻轻转动钥匙，再猛地把门打开。他探出身子看了看走廊，然后轻轻地把门关上。

“我们身边到处是敌人。”他说，“把我们的椅子向前靠一靠，说话声音压低一点。好啦，我们总结一下，您打电话给检察长，向他提及一份名单……然后，检察长又打电话给您，告诉您将派一位可靠的人到您跟前来，因为他担心让您直接去巴黎会……”

“那么您就是这个人啦？”

“又是又不是。您最好先让我说完……其实，电话不是检察长打给您的。而是‘爪子’的头领……不，别打断我……您的第一个电话令人吃惊……怎么？是谁？这就是我要揭示的……‘爪子’的头领马上就制订了一个狡诈的方案。装作是检察长的意见，他把约会定在了法老旅馆。他的秘是应该交给您一张支票，取回名单。但这还不算完。在晚饭时，他还得往您的杯子里倒麻醉药……然后把您带回您的旅馆，因为此时您已经失去知觉了。于是，他把失去知觉的您带到建在峭壁上的步行街，然后把您从护墙上面扔下去。”

马德莱娜·费雷尔脸色苍白。她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了。

“这位秘使，”她喃喃道，“是……”

“就是我。可是您看，我正在背叛。”

“为什么？”

“啊！为什么……也许有的男人比其他人对美更敏感……也就更可以自由处理……也许他们的心更不受约束……别扯得太远了……我想救您，就是这样……而且我一定救出您，如果您愿意帮我的话……您现在明白了，我为什么非得在这儿等您而且像我刚才那样地躲着了。我没有其它办法接近您。”

“那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房间号码的？”

“只需给穿制服的服务员一点小费。”

“谢谢。”她说，“发自内心的感谢……可是我们全都完蛋了。”

“说下去！”

“您以为比他还要厉害吗！我可怜的朋友。如果您认识他就好啦！我想要报仇想得发疯……我现在只有回阿尔及尔去，从此销声匿迹……”

“太晚了。这个名单您都可以背得出来，对吧？……那么您就是个永恒的危险。”

她把脸藏在双手之中，颤抖着声音重复道：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您会游泳吗？”罗平继续问。

“会，而且游得很好。”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您自己消失掉。这也正是我预先设计的。当我们达成一致后，我就溜出去。没人看到我进来，也不会有人看到我出去。此外，我确信这些先生真正开始对我感兴趣，应该是从我们在法老旅馆会面开始。我神态自若地坐在您饭桌的座位上。您这一边，您要克制一下，别显得太紧张……我把支票给您，是一张假支票，然后您就把名单交给我……随后，在晚餐进行到一半时，您让您的手袋滑落地上。您弯下腰去捡它，您一直数到二十下。当您再起身时，我已经把安眠药倒进了您的杯中。当然是偷偷地了，但是要让熟悉内情的人能够看出我的动作。”他把那个小瓶拿了出來。

“我用一种无害的东西替换了。”

她拿起小瓶，充满疑虑地看着它，突然情绪十分激动，她把瓶内东西都倒进了洗脸盆。然后，她用几小撮米粉把小瓶加满。

“我向您保证。”罗平说，“应该对从衣橱里钻出来的先生格外小心。请把这小玻璃瓶还给我……谢谢……安眠药的药效据说来得特别快……您被突如其来的疲劳击倒：您把头靠在自己的手上趴着。您表演时一定要充满信心。”

“我努力吧。”

“剩下的就简单了。我一直把您扶到他们供我使用的那辆汽车旁，我把您安放在我的身边……然后上路去浴场。”

马德莱娜·费雷尔用手揉着眼睛。

“我在做梦吧。”她喃喃着，“我相信您，后来我又不相信您……可是现在我又开始相信您了。只要我一想，我就害怕让别人摆布。如何才能知道您对我说的全是真的呢？”

“我向您保证这一点。我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本可以得到这份诱惑人的名单的。”

“！它可藏得很严实。”

“您这么认为吗？我敢肯定它就藏在这本书的封面内，就是您须臾不离

手的这本书……说到这里，我倒很想看一看它。我已经把我的把戏给您看了，您也应该把您的给我看一看。”

她面对面地盯着他，然后从厚皮封面的一条夹缝中抽出一张一叠四折的纸来。

“也许我错了。”她说。

她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张纸，铺在膝头上。

“不！……别碰它！”

罗平俯下身来。这是一张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有一排名字，还有几个地址。笔迹很生硬，几乎很难辨认。在这张纸的下方，可怕地点了一滴血：这是死亡签名。

“他们打了他两枪。”年轻女人解释道，“可是他还坚持了几分钟，这足够他写下他所认识的人的名字了。”

“而您保留了这个名字。”罗平轻轻地提醒道，“您本应该立即……”

“我没敢。我当时吓坏了。我跑走了……促使我做出决定的，是这笔奖金。我是这么需要钱！”

“当然啦，”罗平继续道，“这是一份确凿的文件。如果您允许，我把它抄下来。只要让萨拉扎先生掌握这些名字。至于这张染了血的纸，我将把它交给‘爪子’。它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

他把名字写在一个漂亮的记事本上。他写完后，便折起纸，把它放进小口袋中。

“您没想到通知检察长，别人为我设置了圈套吗？”她问道。

“您忘了他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肯定他的信件也会是这样的。”

突然生成的怀疑使马德莱娜·费雷尔的漂亮脸蛋变得僵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能够把这份名单交给他呢？”

“随便怎么样，我向您保证，我会把它交给他的。”

“那您就代我拿走钱了。”

罗平抓住她的双手。

“听着，马德莱娜。我不是一个盲目干坏事的人。我是一个……他迟疑着……”总之，他妈的，您还是没看到我所冒的风险……转一转您这漂亮的脑袋……我向您再重复一遍：一定是我才能获取这份名单……怎么样？……检察长给我签一张真的支票，我取出钱来，然后手把手地把这十万法郎交给您。”

“您让我感到震惊！”

“我全都考虑过了，全都解决好了。”罗平以一种急切的语气说。

他把脸凑近马德莱娜的脸，她感到了他心愿的火花。

“您不知道我是如何地能干。一旦人们对我信任，我是可以移山的。”

他把嘴唇贴到了年轻女人的指尖，然后改变语气说：

“在峭壁的路上，距我们分手的地方只有两步路远……有一家寄宿小旅馆：‘鱼’，由一对老夫妇经营。您从水里出来就去那儿。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没有人看到您满身湿漉漉会感到惊讶，也不会有人向您提任何问题。”

“我的箱子呢？”

“过早地取它是不谨慎的。不要忘记您应该消失。我在必要时会尽力的……您希望我们在什么地方再见面？”

“巴黎。”

“不危险吗？”

她摇了摇头。

“首先，‘爪子’以为我已经死了。另外对一个女人来说，改变外表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呀。我更为您担心呢。”

“多么纯真！……那么，您真的建议在巴黎啦？”

“是的，况且我还有些私事要去那里。”

“好吧，我下星期六，下午三点，在伦佩尔梅耶等您，您认识吗？……在里沃里街……您将看到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蓄着白胡子，穿着有点皱的燕尾服，戴着一枚一级教育勋章。他就是您的仆人。”

她第一次露出了笑脸：她的黑眼睛好像是燃烧的火，罗平感到眼花缭乱。他站了起来。

“您觉得都清楚了吗？”

“是的。”她说，“您想得十分周到。我一切听您的安排。”

他鞠了一躬，向门口走去，然后把门打开条缝。他朝空无一人的走廊瞥了一眼，转过身来。

“勇敢一点。”

“我会的。”

于是他消失了。

法老旅馆的穿制服的侍应生在观察着客人们。餐厅的太阳伞在他的头顶上撑开着，因为从黄昏起就下起了雨。他看到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车开了过来，便匆匆上前去开车门。

“一个阔佬！”他想。

来人穿了一件裁剪得十分考究的无尾长礼服，扣眼上别了一朵花。“一位英国绅士！”侍应生高兴地想着。他并没有失望。因为他得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小费。

拉乌尔·德·利美吉被带到了九号桌。他提前了一点儿，这样他就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当然样子是漫不经心的了。这时已经有许多人了。这并非一家非常豪华的场所，但是来吃饭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富豪们。人们随处可以看到并不缺少豪华陈设的女洗手间。很快，拉乌尔发现了塞巴斯蒂安·格吕兹。他独自一人，与他相隔几张桌子。这是位穿着庄重的塞巴斯蒂安，但是他并不舒服。拉乌尔在猜想为什么“爪子”头领选择了这法老饭店。他的人无疑是经常在高级场所出没的。可是塞巴斯蒂安的同伙(们)到底是谁呢？因为爪子头领已经明确指出：您不是孤身一人，我们将跟踪您的全部行动，我们随时准备介入……拉乌尔已经感到有不相识的对手在紧紧盯着他。是谁？绝大多数的客人都是有陪同的。好像谁也不理会他。会是跑堂的？饭店老板？为什么不呢？马德莱娜·费雷尔能演好这一角色吗？

拉乌尔打开菜单，但是他根本就不想要曾经给他送过的那些菜饌。“啊，”他想，“你是否看中了这个女人？……尽管你以为我不识你的伎俩！你只能偷偷地看她，这是事实。可是衣橱的那一举措，嗯？总是令人吃惊的，好好先生！她很美。那又怎么样？这不是理由。你很清楚她不是一位夫人。一个真正的夫人，你是看得出来的，好好想一想吧……”

他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来。马德莱娜·费雷尔进来了。拉乌尔还是不由自主地得意地打量起她来。她选用的服装恰如其分，简单、朴素，特别是比

较宽大，这是为了游泳时不影响她的动作。帽子更是完美，值得庆贺的复杂。它可以不费一点事地漂到早晨，好证明一位妇女掉进了水中。

拉乌尔没有任何表情地问候了一声，她也轻轻地地点了一下头。他们不应该忘记，无论是哪一位，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对视了片刻。然后，在把书和手袋放在餐具旁之后，她以一位法兰西喜剧院女演员的姿势坐了下来。

“他们来啦。”罗平小声说，“别说话，让我说。在这种时候，要牢记，他们会紧紧盯住我们的。我应该是谈话的中心人物。您，您只是听我说。您始终警惕着，您在猜想我是否真是检察长派来的。正常情况，只有在交换名单之后，我才可以把支票给您。但是我要先给您，为了让您放心……好！您拿起它来，仔细地看……太好啦！这就值十万法郎，真见鬼！……现在，您好像已经被我的真诚所打动……您的脸色平和了，您把支票放进您的皮包……注意饭店老板。”

拉乌尔在看菜单。

“贝壳，怎么样，亲爱的夫人？……很好，……我们吃牡蛎……再要一条鱼，也许……烤狼鲈。这比较清淡，完全适合晚上食用。”

他在最后几个字中特别加进了讥讽的语气，这并没有逃过马德莱娜的耳朵。她微笑了。

“好啦。”拉乌尔在想，“她既有胆量又有头脑。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

他要了一瓶普罗旺斯的玫瑰红葡萄酒，据饭店老板介绍，这是最好的一种。

“好啦，只有我们在一起了，亲爱的朋友……现在，该您动作了……您把您的书给我。我看一下题目。哈，您喜欢洛蒂。我也一样。《冰岛捕鱼人》，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是吧？它的那些描写！真是一部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您细心地从封面中取出名单，然后交到我的手中……我仔细看着，就像您审视支票那样地看……现在我也显得非常满意。我把它放进我的钱夹里。‘爪子’们会长长地出一口气的。”

“您怎么还能这么高兴呢？如果他们怀疑到某件事情，他们将会非常残忍的。”

“哈！”拉乌尔无忧无虑地说，“明天还远着呢，这酒真好。但是别喝太多，还有更艰巨的事要去做呢。啊！如果我能取代您，那该多好呀！杀人这个角色真不适合我！”

“正是这一点令我困惑不解。像您这样的一个男人会是‘爪子’的……那您一定有过不少的辛酸……”

“住嘴。”拉乌尔说，他完全变了一种腔调。

人们送上鱼来了。在跑堂的伺候他们时，他们一直保持着沉默。当跑堂的走远后，拉乌尔接着说：

“我们有权，现在，表现得很自然。坚冰已经打破。我们的朋友们想看到我受窘。我应该尽力讨人喜欢。贵的就是好的。酒，真醉人呀！您也自然一些，这样将有利于我完成任务，当我往您杯中投放麻醉药时。笑一笑，为了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是那个高个子的小伙子，在我身边的第三张桌子那儿坐。他不危险，但是却负责监督我们。也为别人笑一笑，为这些我不认识的别人……我把手放到您的手上……别跳起来。这也是戏的一部分……在其它时候，我亲爱的马德莱娜，您肯定会很喜欢我的。这让人高兴的玫瑰

红很容易上脸。 ，很好，这一不快的小动作。确实我有意要成为一个胆大妄为的人。面对美人，这是我的弱点。既然环境准许我温柔，就让我对您说，您的镇定的胆量让人感动不已。”

“停止这种玩笑。”她低声说道，“这太残酷了。”

“总比生活要好，哎。您失去了您所钟爱的男人。我……谁知道，我也差不多是在服丧。我们二人在这节日气氛之中吃晚饭。那么我们就暂时忘记我们是什么人吧。这很温柔，很感人，也很有点忧伤……我举杯。您举起您的杯子……从这水晶杯的上方，我们用眼睛交换着我们的隐私。我们的间谍们心里会很难受的。我希望您珍惜这一分钟。我想告诉您，亲爱的马德莱娜，珍惜这不多有的时刻。可惜我看到饭后甜品要端上来了。您让您的手袋掉下去……现在！哎哟！”

年轻女人用肘部恰到好处地推了一下手袋，手袋落到了地板上。

就在她要俯身去拾时，一个坐在邻座的男人伸出手去，捡起手袋，然后妄自尊大地笑着递还给她。她谢谢他，然后对拉乌尔说：

“这不是我的过错，总不能再来一次吧！”

“您不用紧张，亲爱的朋友，要一点奶酪吗？……不？……要个水果。”

“一只柑桔。”

“跑堂的，请拿水果，再要两杯咖啡。”

“那您怎么办呢？”

“还有一点酒。我拿出小瓶。我把它藏在手心。我抓住瓶颈。这时，小瓶和酒瓶颈就碰到一块儿了。我笑，我对您说：‘好啦！喝完这瓶酒！’您表示反对，但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酒和粉末同时进了您的杯子。就是这样。您什么也没发现，而其他人却都看在了眼中。”

“您真是个怪人！”

“喝吧……对啦。现在正戏开始了。我告诉过您，效果是极快的。”

“您向我保证，您没用其它东西替换米粉吧？……我对您十分相信，就像个傻子一样。”

“这，我亲爱的，这是一种生存的刺激。上当还是不上当？中毒还是中毒？……要承认这是有趣的。不，您尽管放心，恢复您的镇定。我们先从打哈欠开始吧，用手遮一下……就是这样！……很好！……我们继续谈话。我给您递上一支烟……您拒绝，理由是您有点头昏……该我的了。我非常地关心您。我问您我们是否出去一下……又一个哈欠，更明显一点儿……很漂亮！……这一次，我就做决定了。您开始眨眼睛了。我叫跑堂的。您试着站起身来。”

“夫人不舒服吗？”跑堂的在问。

“没什么。只是有点微醉。”

拉乌尔往桌上扔了一枚路易，然后用手搂住马德莱娜·费雷尔的腰。

“人们在看着我们。”他轻声说道，“像真的一样靠着我。”

他们慢慢地朝门口走去。

“我求您了。不要显得不适宜地害羞。放松一些……您马上就要昏过去了。”

穿制服的侍应生打开门，挥动着他那把大雨伞。

“您需要我帮忙吗？”

“不……谢谢。”

年轻女人的脑袋靠在他的肩上。

“打开车门，快！”

马德莱娜·费雷尔坐到前面的位子上。拉乌尔把她的腿放平。他递给侍应生一枚钱，然后，在用摇柄把汽车猛地发动起来之后，他坐到了方向盘的后面。

“直到现在，百分之百地好。”他非常欢快地说，“由于这场雨，外面不会有什么人的。多走运！即便是偶然，您在落水后碰上某个人，他也不会怀疑您为什么湿淋淋的啦？……怎么啦，马德莱娜？您听见我说话了吗？”

他摇了摇她。

“我害怕。”她说，“我都怕死了。！我就要脱险了。这不成问题。但是，在这家饭店里，我的感觉非常之好。”

她把头倚在同伴的肩上，不再说话了。一辆汽车超他们而过。拉乌尔一边小心地驾着车，一边擦着挡风玻璃上的水蒸汽。他来到了峭壁上的路。就在他放慢速度寻找路标之时，大海被黑夜吞没了，但人们还是能够听到它拍打路基的声音。

“就是这儿。”他说，同时踩了刹车。“在右侧五十米开外，有一块探出去的岩石，您攀住它可以上到公路上来。寄宿小旅馆差不多就在对面。来吧！”

他把车倒好位，把马德莱娜抱在手臂里。

“他们也许就在眼前。”他继续说道，“大胆一些！我让您坐到护墙上。您靠脚后跟支撑着。我假装推您，您就跳下去，然后尽量往远处游。黑暗救了我们。”

他一直把她抱到护墙上。他下不了决心放下她。

“我真后悔。”他咕哝着，“听着！如果您觉得有危险，您就大叫。我会跳下去。活该。让‘爪子’见鬼去吧。”

“不行，会好的，我向您保证。”

猛地，她把手搂在拉乌尔的脖子上，给了他一个长吻。然后，她挣脱身子，轻巧地转过身去，消失掉了。他俯身在护墙上，跳水者溅起的水花打湿了他的脸。他等着，伸着耳朵听着。马达的响声提醒了他。他直起身子。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所有的灯都关掉了。它慢慢地驶过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敌人离得并不远。

六 在狼口之中

一天早上，一位面色红润，蓄着颊髯，戴着眼镜，穿着讲究，腋下夹着一只摩洛哥皮包的男人，站在了共和国检察官攀尚·萨拉扎先生的家门前。他十分欣赏房子的外貌。他沿着环绕电梯间的宽楼梯登上了二楼，然后轻轻地按响了门铃。前来给他开门的用人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好像是由他负责筛选来访者似的。这个人显得端庄且合乎礼仪。他递上一张精美的名片。人们完全可以放他进去而不必担心弄脏客厅和打搅老板。

“如果先生能够同意……我去通知一下检察长先生。”

客厅宽敞、明亮，装饰得豪华气派。那男人小心地坐在了长沙发的一头，静静地等着，皮包放在膝头。他的眼睛刚来得及从刺激了他好奇心的几幅图画上移开。在听到了被厚地毯减轻的脚步声之后，他马上站了起来。新来的他抓着名片，好像要把它退还给它的主人似的。

“约瑟夫·贝什罗律师。”他说……“检察长先生非常忙……您肯定能告诉我您来访的目的。我是他的秘书，雷蒙·鲁维尔。您请坐。”

“这多糟糕。”贝什罗律师说，“萨拉扎夫人提交给我的办公室，在她去世前不久……死得多凄惨呀，不是吗！……一份遗嘱和各类的文件资料，我必须亲自递交。这涉及到一项严格保密的业务。”

“我明白。”秘书说，“我还以为萨拉扎夫人的公证人是纳多律师呢。”

“我无法向您解释。”

雷蒙·鲁维尔十分困惑地注视着这位说话强硬的来访者。

“那好，”他说，“我去通报给检察长先生。”

他那过分拘泥虚礼的举止与他的体魄、他的服饰和他的风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真像是一名运动员。“惹恼他可不是一件好事。”贝什罗律师想，“但是他穿的一件粗花呢衣是直接来自伦敦过来的！”秘书走了，公证人在回到他的座位前，绕了个小弯，为的是欣赏一件布尔家具，用手指抚摸那光滑如缎的涂料，然后，他老实地等着。检察长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贝什罗律师……十分荣幸！”

萨拉扎先生穿了一身黑衣。他长有一张漂亮的罗马人脸型，脸刮得光光的，却显现出悲痛和工作的负荷。他的额头有一道深深的皱纹。他的浓密头发梳向后面，这是某些艺术家的习惯梳法，只是鬓角已经花白了。他背有点驼，尽管他还没到五十岁。他的蓝灰色的眼睛好像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光泽。他说话的语调十分疲惫。

“我听说什么？……我妻子留下了遗嘱？……我们最好去我的写字间吧……请原谅，我走您前面。”

他们穿过宏伟的前门厅，检察长又推开了一扇双层豪华门。公证员只一眼便看出这间工作间并不比客厅的装潢差。办公桌、扶手椅、书柜，都是最正宗的帝王风格，尽管显得笨重，但却十分华丽。他的注意力马上就被一幅年轻女人的画像所吸引，她身着晚礼服，手中握着一柄半开的扇子，遮在胸部。她那忧郁的漂亮脸蛋好像正朝坐在写字台上的检察长看着。“他的妻子！”公证员想，“可怜的人儿！我一定要为他帮忙！只是这幅画画得很差劲，根本不值分文。”

“那么跟我谈谈这份遗嘱吧。”萨拉扎先生说道。

“在这之前”，贝什罗公证员神秘兮兮地开始说，“您能保证没有人偷听我们的谈话吗？”

检察长吃了一惊。

“要知道，公证员，这些墙壁听到过不少的隐私和忏悔……可是，我向您起誓，它们从来没有走漏过。”

“遗憾的是，它们并没能把您电话中交谈的秘密保守住。”

“那么，先生……”

“嘘！还是小声一点儿。这样更保险一些……首先，我并不叫贝什罗……也不是什么公证员……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我的这次来访不引起您周围的人猜疑。一个公证员，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尽管如此，您看，我还是惴惴不安的……因为‘爪子’无处不在……甚至在这里！”

他举起手来阻止法官准备反驳的举动。

“从阿尔及尔打来的电话已经被窃听……证据就是我已经知道了。”

“什么？您是……一伙的？”

“对不起。请听我解释。您的敌人们知道某个马德莱娜·费雷尔乘船来巴黎，为了向您提交一份有‘爪子’的某些成员姓名的名单。”

他从西服小口袋里抽出一张叠成四折的纸。

“这份名单，就在这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手抄件。”

检察长呆住了，他打开纸，慢慢地念着上面的名字。

“真正的名单呢？”他问道。

“我应该把它交给‘爪子’的头领。”

检察长皱起了眉头。

“是这样。先生，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是个冒险的中间人，为了……”

假公证员暧昧地笑了笑。

“……言归正传。完全是出于凑巧，我与一位属于‘爪子’集团的小伙子认识了。多亏了他，我才得以被这可怕的集团所接受，而且他们委派我在马赛等这位马德莱娜·费雷尔，然后在得到这份名单之后消灭她。这就是我所干的。”

法官惊愕地看着这位始终在微笑着的神奇人物。

“我能相信吗？……”他说。

“不能。她并没有死。”

于是罗平详细讲述了马赛的这次轻率行动。攀尚·萨拉扎非常感兴趣，他给这一叙述打的简短评语是：

“让人震惊……难以置信……不敢想象……”

“我明天早上去找她，去她躲的那家寄宿小旅馆……”假公证员结束道，“她有点轻咳。好像水比较凉。不过她完好无损。她并没有把我以您的名义交给她的支票吞掉。”

“我马上再开一张。”

“！不用着急。抓紧时间先调查吧。”

“不行。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并且现在还有生命危险的人应该是我特别看重的。”

萨拉扎从写字台的一只抽屉里取出支票簿，龙飞凤舞地把它填好。然后把它交给了来访者。

“当然写的是执票人了。”他提醒说。

他又一次地研究这份名单，而且很投入，只是他的双手在轻轻颤抖。

“我想这些名字指的是那些无关紧要的角色。没有人，我想，会知道头领的真实身份。”

“肯定没有人。所以我就想，目前决不能进行逮捕。既然我有幸属于这个团伙，就请您给我自由决定权。我将利用他们的信任了解更多情况。我会向您传递信息的。一旦可以有效地进行干预的话……”

“您清楚您干的是个什么嘛！”

“我知道。只要稍有差错，我将会被判刑的。”

检察长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

“我想握一握您的手，先生。我不知道您是谁，我保留向您提问的权力。您的隐匿姓名的身份肯定是您的最好的自我保护。但您配得上我的致谢。”

他们在写字台的上方相互热情地握了握手。

“我要为她报仇雪恨。”他终于说道，“在保证严守秘密的情况下，我跟您谈一些极秘密的事情。我想辞去我的职务。我们要和胆大妄为的敌人进行较量。我所处的位置让我知道，我们的法律手段是如何地苍白无力。那么我将重获自由，而您的榜样作用只能更加坚定我的决心。您不能孤军作战……决不行！我要帮助您。我很富有。我的财富可以由您随意支配，与您并肩战斗我感到十分荣幸。”

“还真不错，”罗平在想，“尽管有点夸夸其谈，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的职业造成的。再说别人杀害了他的妻子。他的举动真的完全像我认识的某个人。这令人肃然起敬。我所希望的，是不要让他总是跟脚，因为也许他有良好的心愿，可他只是一个法律界人士，而不是实干的人。”

他鞠了一躬，然后十分强硬地说：

“我向您提出了一个同盟条约，检察长先生。我接受它。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就在这里。要牢记：费雷尔夫人的电话已经被偷听。这就说明了两个问题：或者是敌人在现场，在阿尔及尔，或者他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他肯定是在通讯的任何一端。可是如果他是在阿尔及尔，他就不会让费雷尔夫人登船。”

“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

假公证员用手指了指电话机，总结道：

“您这里是隔墙有耳，检察长先生。”

“啊！”樊尚·萨拉扎喃喃道，“我真的无法相信……”

“但这是很显然的。您一共有几部机子？”

“三部。整栋房子有九间屋。这里有一部，另外一部在我秘书们的办公室里，第三部在配膳室，是朱尔·乌伯莱，我的随身男仆，接我的大部分电话。”

“那么您有一个小的总机，人们可以随意地把电话接到您呆的地方？”

“完全正确。”

“可是人们也可以用这部总机听您的对话呀。”

检察长在这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软了下来。

“我非常相信我身边的人是忠诚的。”

“您一共用多少人？”

“六个。一对夫妇：朱尔和吉尔贝特·乌伯莱。朱尔就是给您开门的那个用人。吉尔贝特曾经伺候……我的妻子。他们在我家里已经有十二年了。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他们。欧也妮·米利耶是我的女厨子。她快七十岁了，曾在我岳父家干了二十多年。她是忠心不二的。还有我的司机，保尔·克鲁阿赛。在绑架的那天晚上，就是他的喊声引来了巡警干预的……”

“还有另外两个人呢？”

“噢，是的！我的两位秘书。吕西安·杜布瓦现在正在法院。他跟我已经有五年了。另一位就是雷蒙·鲁维尔，您刚才在客厅里碰见的那一位。我用他也有三年了。从他们那儿我得到最好的情况，这两个人对我始终是忠心耿耿。”

“这并不妨碍‘爪子’得到情报。”

他们都不说话了。检察长在思忖，无益地尝试着打开束缚自己的圈子。他不时地望着刚刚十分有力地向他指出危险就在他身旁的这个人。假公证员对自己的胜利感到满意，让目光随意地在充斥了工作室的书籍和文件夹上浏览着。

“我还没有完全被说服。”法官继续说，“现在我应该怀疑……”

“是的。六个中的哪一位？”

“我总不能把他们全赶走吧。”

“千万不要。恰恰相反，就像您什么都不怀疑一样。今晚，我得向将要成为我的头领的人报告我的出击情况。我将把真正的名单交给他。第一次，我亲身参加，这也是我希望的，将要进行的审判。毫无疑问，我将会得到点新东西。您同意我们明天早上十一点，仍在这里碰面吗？”

“随您的时间。我白天是不外出的。”

罗平站起身来。

“嗯……如果我有事找您呢？”检察长问。“很可能会有意外事情发生的……”

“都在意料之中。”

“如果您有危险呢？”

“危险也是预料之中的。明天见，检察长先生。”

检察长陪他的来访者一直走到大门口。在大厅里，他们碰见了雷蒙·鲁维尔。罗平轻轻地拍了拍他的皮包。

“这份遗嘱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一边忧心忡忡地说，一边向秘书打着招呼。

“这么说可能是他？”当只剩下他们二人时，樊尚·萨拉扎叹息着说。

“嘘！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知道的。对他们全体都客气一些。”

罗平轻松地走下台阶，但是在经过门房时，他又恢复了令人尊敬的公证人的神态。

“我并不把这个鲁维尔放在眼里。一个正派的秘书不会有这种击剑教师的行为举止的！我还得好好练练体操和剑术，以备不时之需！”

塞巴斯蒂安在红衣主教饭店等着拉乌尔先生。

“那么，”拉乌尔高兴地问道，“另外一位打手呢？”

“他去执行任务了。他们认为我完全可以不需要他了。”

“他们这是信任谁呢？是你还是我？”

“是我们俩。”

“我有小小的运气，被接受啦？”

“很大呢。非常之大。这可以说是完全决定了的事。”

“太好了。跑堂的，来一杯咖啡。”

“那么快一点。我们得赶路的。”

“让我喘口气嘛，真见鬼！你挪一挪。现在我也要坐凳子呀。”

拉乌尔先生友好地掐了掐塞巴斯蒂安的胳膊。

“祝贺你。”他说，“你们的马赛行动进行得十分严谨！……你们一共几个人？我只看见了你。”

“我们一共三个。只是您不认识另外两人。”

“你们一直跟着我吗？”

“没有。我们接到的指令是从七点半开始监视法老饭店。在您未见到马德莱娜·费雷尔之前，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况且，我们在那里主要是为了在必要时帮您一把。”

“超我的车的那辆车，是你们的吧？”

“是的。”

“那么在悬崖上的马路上与我相遇的车，也是你们的啦？”

“是的。”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我并没有拖泥带水。在那儿，我漂亮的夫人！当场就是两个空心跟斗。一阵阵鼓声咚咚，是为艺术家准备的。好啦！已经开始啦！……不，塞巴斯蒂安。其实，我并不想开玩笑。事实上我并不满意。你知道为了不畏缩，我时时刻刻都在重复着：这个女人叛变了。这个女人叛变了。”

“是的。”塞巴斯蒂安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处罚叛徒，这是义不容辞的。但尽管如此，也仍需要坚强的意志。《小马赛人》第二天就报道了马德莱娜·费雷尔的失踪。她的帽子被打捞了上来。那么还有她在旅馆的衣箱。在搜寻她的尸体的同时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啊！行动策划得很周密。就凭这一点，头领也是不可击败的！……上路吧，……妈的，咱们可别忘了黑眼镜……一般的小心，很快它就没有用啦。”

拉乌尔先生付了帐，跟在塞巴斯蒂安后面出来。他坐在他旁边，戴上眼镜。塞巴斯蒂安检查了一下，它确实遮住了他的双眼。

“正如头领所说的，没有小节。上路吧！”

汽车好像很快地走上了一条新路。

“这不是同一条路？”拉乌尔先生问道。

“不是的。不过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我认为这是一种敬意。他们认定我能辨别方向，尽管戴着这箍眼罩。意愿是微妙的。谢谢。”

拉乌尔先生陷入沉思之中。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没有中断记点数。马德莱娜·费雷尔获救了。樊尚·萨拉扎成了同盟者。名单将要摆在“爪子”的办公桌上。这就是他的一次辉煌的胜利，就像他过去常常取得的胜利一样。形势变得完全对他有利了。但是他毫不满足。或者还有点对自己不满意。他心中太惦记这件事了。他一步步地让人牵进了使他兴奋的行动中，他还以为自己早已经放弃了呢。他背叛了自己，而不是“爪子”。他根本就蔑视“爪子”。但是，可爱的记忆，他正在遗忘！但是他被他的精灵征服了！马德莱娜·费雷尔给他的那个吻仍在烧灼着他的嘴唇。这个女人算不得什么。当然

啦，这决不比那时装模特儿的法庭强多少，在开庭时，他可以到庭。也绝不会像狂欢日的头领在扮演情节剧中的一角色时，像孩童般地感到满足那样。但是总还有其它东西。绑架和杀害萨拉扎夫人，带有鲜血的名单。为了拥有它，另一位女人也在尽心竭力，不露面的敌人在暗算着检察长。来自各方面的危险和神奇的东西。冒险的念头，把他从麻木之中拉了回来，向他吹去生活的气息；死亡的味道，唤醒了他那猎人般的激情。到底为什么而斗争？否认事实？为什么拒绝迎接做为最强者的喜悦呢？

“快一点。”他大声说，“开得太慢了。”

“我减速是因为到了。”塞巴斯蒂安说，“下车吧。我扶着您。注意台阶。”

他们朝前走着。拉乌尔先生辨出了曾经走过的路线。很快，通过这个地方的某种回声，他明白已经走进了会议厅。塞巴斯蒂安给他取下了眼镜。

拉乌尔转圈问候着，这使他有时间认识一下参加会议的人和他们的主席，他们都是经过认真化妆的。

“您请坐。”头领说，“我想我们应该向您表示祝贺。您表现出了机敏和沉着，这很好。您严格地依照您所接受的指令行事，这更好。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您具有我们的成员所具备的优点。能请您把名单交给我吗？”

拉乌尔先生早就做好了准备。他把它递给头领，后者认真地审查着，然后将它交给了右边的助手。它在全体人员手中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头领的手中。他划着了一根火柴。当名单烧完后，他把灰烬散开，擦着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你们看到了，你们逃离了怎样的危险，先生们！为此我建议我们马上按照我们的规矩进行表决。如果你们认为谋求者有资格成为我们团体的一员的话，就请你们一个接一个地举手。像通常一样，从最老的开始。”

他转向他右边的邻座，后者举起了手，然后又转向他左边的邻座，他也举起了手，一个接一个，所有的手都举起来了。

“我真没想到。”拉乌尔先生以一种适度的谦虚说道，“你们想交给我的使命比较棘手，这是事实。但是它策划得如此细致，就是一名新手也会很好地完成的。所有的荣誉应该归功于筹划这一切的头领。”

人群中响起了低低的赞许声。

“我谢谢你们。”拉乌尔先生继续说，“我被这全体一致的表决深深打动了”

头领微笑着。

“离一致通过还差一票。”他提醒道，“其实我们还得问一问某个人……”

他做了一个手势，其中一个人便去打开客厅尽头的房门。一个身影出现了，朝前走过来，站到了头领的身边。

这就是马德莱娜·费雷尔。

亚森·罗平在他的奇异生涯中曾受过不少的挫折。他战胜了许多的艰险，他也常常处于似乎没有出路的形势之下。但是也许从来没有过把他逼到彻底失败的这一步的感觉。即使是在与歇洛克·福尔摩斯遭遇时——其实这一打击是致命的——他也还是找出了逃脱的办法。而现在，他被关进了陷阱，只得低下头，傻呆呆地，又有点随便，肯定这足以要他的命。他好长一段时间吓呆了。不是被这些配角们，再说他们也像他一样地在发愣，而是被这个穿着奇装异服，与他面对面，并用在他眼镜后面的一种深思熟虑过的胜利者的

眼神盯着他的人。他始终微笑着，这是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可怕的报复。

与此同时，他感受到了自己生命中最强烈的失望。这个女人嘲讽了他。从第一分钟就开始了。因为她是他们的同谋。证据是：

他们给她搬来了一张椅子。她在头领的身边坐了下来。剧情的突变是按照精确计算，要粉碎他的存在而设计的，拉乌尔先生，并且使他无话可说，无力反抗，还得听从他们的摆布。被愚弄的罗平，被欺骗了的罗平！被耍弄了的罗平！他被人牵着鼻子，带到有某些比死还要可怕的东西等着他的地狱之中：一阵狂笑！因为他们开始相互用肘部推来搡去，这些无关紧要的配角们，在互相充满惊恐地耳语着。像挨耳光一样的辛辣回忆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走出衣橱，在亚历山大旅馆，也在他们的安排之中，餐厅里的晚饭，麻醉药的投放……好像她是想开玩笑！“瓜子”，妈的！他并不认为这些监视者是过分的，而是她太过分了。他是跟“瓜子”共进晚餐的。是在围着“瓜子”的腿转。是把“瓜子”搂在了怀里的。尽管他愤怒得全身发抖，但如此地可笑令他忍俊不禁。

“好！”他叫喊着，“再来一遍！您不是希望我再演一回戏吗？我想再看一看走出幕后的夫人。复仇总是随罪行而生的！你们非常滑稽可笑，你们俩。”

头领用拳头敲打着桌子。

“住嘴。我向您保证，您等会儿就不再想揶揄了。”

比个死人还要苍白的塞巴斯蒂安嘴唇不动地咕哝着。“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发誓！”

“我相信你，我的小家伙。”

头领低声跟马德莱娜·费雷尔交换了几句话，然后转身看着全体人员，他们马上就安静了下来。

“我们的朋友，”他说，“还很疲劳，无法给你们讲解你们想知道的所有细节。那么我就来代她讲吧。但首先要知道，从阿尔及尔打电话给检察长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叫马德莱娜·费雷尔。真正的马德莱娜·费雷尔在这里。另外那个，真的是罗贝尔·埃德兰的同伴，有着她所需要的机遇。她打完电话几个小时后，就被当地的一位特工人员杀掉了，这是我精心安排的。他夺过名单并把它销毁了。”

“主要的事情完结了。我本可以到此罢手的。可是我想到要让某个人经受一下考验，因为他好像非常想加入到我们中来。好的招募者是很少的。机会是如此地好。我抓住了它。其实，完全出于巧合，马德莱娜·费雷尔刚好在阿尔及利亚处理完一些私事，准备回巴黎来。对于你们中那些不认识她的人来说，应该说她总是表现得出奇地机敏的……”

马德莱娜·费雷尔低下了头。她的目光与拉乌尔先生的不止一次地撞到了一起。头领有点笨拙地强调着：

“她的美貌对我来说同样也是一张珍贵的王牌。我们要选的人应该能够做到对如此美貌的人无动于衷。他能够抵御他应该消灭的人的美貌吗？我想象着你们都知道的故事。当然，神奇的沾有血迹的名单不是假的。你们刚看到的名字是从《博丹》上偶然摘录下来的正直的店主们的名字……”

团伙中的人大笑起来。有些人被喜悦所裹挟，竟鼓起掌来。头领在享受着自己的成功。罗平却要咬碎牙齿了。当检察长开始他的调查并发现被别人耍弄了时，他怎能不蔑视跟他玩忠诚游戏并从他手里骗走支票的那个人呢。

但是他再也没有机会见萨拉扎先生了。他再也不能见天日了。这一次，他注定要完蛋了。

“好啦，小伙子，”头领继续说道，“您竟到了如此缺乏常识的地步呀！请处在我的位置上想一想。一位陌生人，我们全然不了解的人——就算‘拉乌尔先生’这个名字是个化名吧——要求成为我们的一员，而我则不谨慎行事，仅仅为了考验他，让他去取回一份名单，要知道如果泄露出去，将会失去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的。只有没头脑的人才会这么干！不要跟我说您救过格吕兹。这或许对您更不利。警署是非常奸诈的。难道这不是它的行动吗？您难道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试图利用这次适时的邂逅吗？如果我不是养成了连自己的影子都怀疑的习惯的话，那么我们早就都进了牢房。”

“那么您的人参加入室偷盗又该怎么解释呢？”罗平抗争道。

“这给了我信心，确实如此。但是并不完全。因为它太完美了。我根本就不喜欢别人的最精湛的技艺的，您知道吗？”

“这并没伤害您呀。”

“我视它为傲慢的表现。”

舌战开始了。罗平成功地轻微刺伤了他的对手。为了尊严，他乘胜直追。

“我使您不愉快了。”

“从来没有人让我不愉快过。”

反驳干脆利落。这让人猜想到他的极度的傲慢和他的极可怕的权力欲。罗平又给了他一脚。

“还有马德莱娜。”他冷笑着说，“因为不应该把事情复杂化。您言称她把我迷昏了头。可是，相反的情况难道就不可能发生吗？”

头领猛地往回缩了一下身子，像个击剑者一样后退并准备再次猛冲。年轻女人缩进了自己的椅子上。寂静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我难道没有成功，”罗平穷追不舍地说，“就在您自己失败的地方？”

“我不允许您……”

“告诉他，马德莱娜，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我把您搂在我的怀中时。”

“够了。”头领吼道，“把他带走。”

“再见，马德莱娜。”罗平说。

两个匪徒抓住他的肩膀，第三个人则强行把眼镜架到了他的鼻子上。他不想反抗。他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已经来到，但他还是为能挫败自己的死敌而感到高兴。他被推搡着，踉踉跄跄地走进一条又长又湿的走廊，然后又被推进了一间没有收拾过的地窖中，门随后被重重地关上了。

他取下眼镜，但是没有一丝光射进这间地窖中来。他呆在漆黑之中，他开始慢慢地探索。他很快便知道了，这间破旧的小屋很小，肯定是过去人们放酒桶的小地窖。墙壁的回声浑厚。地面是用土夯实的，只有用镐才能挖得动。房门厚重，锁头是不会让人怀有希望的。以往，罗平总是在自己的隐蔽口袋里装着最急需的工具，这可以让他在极危险的情况下得以脱身。但是今天，他不认为有此必要，因为装着这些小零碎，会令他十分恼火地想起那已经结束的事情。他无法去尝试。尝试又有什么用呢？他并没有突围失败，这是最要紧的。至于其余的！……

他用脚跟探寻着，试图找到稍许干一点的角落，然后背靠墙蹲了下去，这是所有囚犯的通常习惯。“我可怜的老朋友，”他想，“你要消失了，可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失去什么要紧的东西。确实有一阵子，多亏了马德莱娜，

我还以为并没有完结。我需要光明、热量和女人投向我的目光。我知道，因为这些东西是感受到的，我敢肯定，有一阵子她已经忘记了对我的欺骗。她多么像一个盟友呀！在最后一刻，这一吻……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它所表达的全部含义……爱情、内疚、温柔……奇怪的马德莱娜！我又能把她怎么样呢？她有整整一个小时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当一个小时的罗平，这并非无所谓！这种我曾失去的生活情趣，我又在唇间重新拥有了，就在唇间！……”

过去又回到了他的眼前，对自己过去辉煌战绩的回忆，迅速在他心底升起一阵兴奋和激昂情绪……那么多次的胜利，对加尼玛尔，对多布雷克，甚至对歇洛克·福尔摩斯，尽管发生了雷蒙德的惨死……那些具有如此情趣的傲慢的信件被整个新闻界公布于众……什么！难道就这样完了吗？

他稍许轻松了一点，开始踱起了步子，朝一个方向五步，朝另一个方向八步。他用手掌敲着墙壁。

“小好人还活着！”他高声嚷着，“不管怎么说，总不能把我当成一条听话的狗。把名单交给先生。 ，他多么聪明！多么好的一个动物？它叫什么名字？……亚森！这多么滑稽可笑！……好啦。可以啦。我输掉了第一局，肯定全是由于我的过错。但整盘还没见分晓。我同意再输掉第二局、第三局，只要愿意，甚至是整盘。但我会赢得美人，我发誓！这是罗平在发誓！我拒绝死在这个洞穴中。我拒绝像一个平庸的拉乌尔先生一样地被勒死、睡死、被毒死或被枪杀。我会逃离此地。我不知道怎么逃，但我会出去的，因为我愿意。然后我跑到检察长家中……在他没有惊动警署之前，我要向他揭示秘密。我对加尼玛尔还是十分不解的。他将十分高兴地按照行政决定逮捕这些在名单上出现的可怜的好人们，他们中可能有肉店老板、或者是理发师，也可能会有流动商贩或是剪狗毛的工人……可是，一旦他发觉这些人是清白无辜的，他，就会把这些罪全都归到我的头上。这又是罗平的一次恶作剧！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呢，嗯？把空心岩柱奉献给法兰西，为的是随后去诈骗检察长口袋里的成千上万的法郎。决不能这样。这个害虫！”

他嘴里随便咕哝着，说些引起兴奋的话，但他知道这于事无补。但是他需要松弛一下自己已经绷紧的神经，欣赏一下自己完好无损的聪明才智，证实一下经受最后战斗的精神耐力。

也许这位可憎的头领，虽然外表凶残，但是不属于那一类自己要表现出冷酷残忍的巨石般的人物。他也一定像其他人一样，有其弱点。那么，也许只有那么一线希望……但首先是要设法逃出这樊笼。

罗平又绕着地窖转了一圈，仍然迷恋着眼前的景象。可是它既没有翻板活门，也没有闷住的门，没有隐蔽的气窗和他可以发奋搬弄一番的出口。他双手插腰，低垂着头，在集中精力，想找出一个全新的逃跑办法。

“见鬼！”他低声骂道，“我只有等待奇迹出现了。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奇迹对我来说是经常发生的事。报界也都说我是个魔术师。可是从卫生部逃出来是容易的，这里就是另外一回事啦！”

他走近门边，用手抚摸着它，像抚摸一个容易受惊的动物。

“……我只有这句话好说了：‘芝麻，快开门。’于是……”

地窖的门打开了。

手电的光照得罗平有点目眩。

“是我……塞巴斯蒂安。”一个黑影在说。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逃走呢。你差一点就碰不上我了。”

“来……快……如果他发现的话……”

声音颤抖着。很显然，塞巴斯蒂安害怕得要命。他把罗平带到一条天花板很低的，有很多转弯的走廊里，他还不时地突然停下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

“我们这是在哪儿？”罗平问道。

塞巴斯蒂安不听他说话。有时，他自言自语：“他们肯定会来追我们的……我们不会跑多远的。”

他急速地走着。有些地方几乎是小跑着穿过去的。终于，他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

“我觉得好像是这儿……不……我不会弄错的。”

他推开门，看到了另一间地窖，但是装潢得非常好：一堆煤堆放在墙的一角，沿着另一面墙整齐地摆满了木柴。一辆自行车像轮子一样挂在这面墙上。此外，在螺旋楼梯的底部，还有一辆儿童小汽车。

“我认出这个地方来了。”塞巴斯蒂安说。

他们又走进了另一条通道，它通向一排门上编了号码的地窖。

“注意！”罗平小声说。

一个男人迎面朝他们走来，手里拿着一盏点亮的半圆形灯，另一只手提着一桶煤。

“没关系。这是出租房屋的人。”塞巴斯蒂安小声地说。

他们遇到的这个人十分自然地跟他们打着招呼，在爬了几级楼梯后，他们来到了一间门厅的尽头。门厅朝向一个小院，院里还晒了衣服。又走了几步，他们来到一扇能通汽车的大门前。塞巴斯蒂安拉开了一扇门，溜到了街上。罗平紧随其后，惊奇地发现了他们所呆的地方。他马上认出了这个地方，因为在马路的另一侧竖着一个闪着耀眼光芒的大广告牌。

他们已经到了“红磨房”前面。

“很好。”他亲热地摇着塞巴斯蒂安的胳膊说道，“你干得不错！跟你在一起，从地下墓穴中逃出来的人一点也不会感到寂寞的！团伙们聚集在什么地方了？”

“在一间旧的小酒店‘花花公子’的地下室里，这一片房子的地下室都是相通的。”

两个人很快走到了布朗什大街。

“‘花花公子’。”罗平继续说，“这让我想起了某件事。”

“是的，这个地方在博览会时很出名。随后不知什么原因，它就被冷落下来了。它关了门。被人们遗弃了好几年了。头领租用了它，理由是要组织一个俱乐部，其实是因为它有三个通道……”

“换句话说，他今晚失去了一条保险的退路了。”

“不是的。无论如何，我们很快会放弃这个地方的。这是规矩。从来不会赖在一个地方不肯走的……我们拐到杜埃街上去。我在那儿安排了一辆车。”

塞巴斯蒂安惴惴不安地看了看四周。

“快一点。如果我们被抓到，那我们就够受的了。”

“总得有时间让我好好谢谢你吧，塞巴斯蒂安。”

“，您救过我。我现在救了您。我们就不再提这码事啦。”

“恰恰相反，要提。你现在倒霉了。”

“是的，不过我怎么也是倒霉。唉！真棒！汽车还在，快上车！”

摇杆一动，汽车就发动起来了。塞巴斯蒂安坐在方向盘后面，一踩油门，汽车就上路了。

“是的，”他继续说，“我已经觉察到头领在怀疑我。我干了许多蠢事。这确实。首先，我差一点儿让人给抓住，就是在蒙索公园的那一晚……其次，马尔科说我有头懵头脑，在亨利—马丁大街的那个晚上……最后，在马赛，我表现得也不怎么样，好像是……按照头领的说法，我本应该觉察出某些事情的，跟他在一起，您是知道的，别人总是错的。所以，我才想先采取行动。当然了，我们俩人正处在危险之中。可是在您的身边，我就不那么害怕了。”

“真好。”罗平说，“在我们闹哄哄地出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都快要气疯了。我们还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子过。气得发疯，只有这么表达才确切。他从不习惯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总之，他的摇头和摆手的方式不同……他还说了一些话……我不敢告诉您……”

“你敢，塞巴斯蒂安。”

“他说：‘我要他在我面前俯首贴耳。’”

“他真的这么说啦？”

“是的。”

“太棒了。后来呢？”

“后来……那么，就像我跟您说的，他又责怪起我来了。他把我当成一个白痴，一个低能儿。”

“可怜的塞巴斯蒂安，你总是殉难者！”

“他还告诉了我们一次新的引起轰动的事。昨天夜里，警署召开了一次行动会议，好像是他们同意不处分我们当中泄露秘密的那个人。那么您想一想这一切，还有奖赏。”

“你选的可真不是时候，塞巴斯蒂安。整个团伙都会反对你……同时也会反对我……那么现在你要把我们载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已经到了蒙索公园，这是一个固定的地点。”“天呀，真的。我漫无目的地开。要紧的是要拉大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对吗？您想下车啦？”

“没有。继续往前开。有一点我很担心，在这辆车里说话真不错。好啦，这个会议是怎么收场的？”

“我不知道。”

“什么？”

“我已经离开了。应该让您知道，头领只把资格最老的留在他身边。他们谈今后的事。他们制订打击方案是不征求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意见的。我们是被凉在一边的。”

“你们一共几个人？”

“五个人。我还是磨蹭到最后一个出来的。而且我乘机把您救了出来，这并没有什么难办的。只有两道插销要拔掉……”

“确实。这并不困难。这也正是我无法理解的地方。”

罗平把大拇指伸进坎肩的腋下，头靠到座垫背上，舒舒服服地思索起来。在这次意想不到的营救中，肯定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塞巴斯蒂安，我们在高等法院那儿停。”

过了几分钟，他们来到了这里。

“把马达熄掉，说话都听不清了。”

“什么事情让您担心啦，拉乌尔先生？”

“哈！我知道的！设想一下你是头领。你已经把反对你的人抓到手了。你想不惜一切代价地看住他。然后你让人把他关在一间只用简单插销门起的、谁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开的房间里。你让他在那儿，而不派人看守，甚至都不搜他的身。你觉得这正常吗？”

塞巴斯蒂安递给罗平一支烟，后者拒绝了。他自己深思着吐出了一口烟。

“嗯……显然……像这样做……不太正常，不。您是想说他要看我是否利用这个时机？”

“你……或者另外一个人。马德莱娜·费雷尔跟他在一起吗？”

“是的……啊！我明白了。他也想考验她一下，对她也一样。您是一个诱饵。他不知道谁会去行动。谁知道呢？她或许也想去解救您。可是太晚了！我敢说，她肯定会局促不安的。我清楚地看到她很害羞。”

“你忘记了根本的东西，塞巴斯蒂安。诱饵总是拴在线的一头，而这条线是紧紧地抓在捕鱼者的手中的。说到底，鱼倒并不重要，无论是你，还是马德莱娜·费雷尔或者其他的人……我开始明白了，在让我们的意志消沉之后，他终究要抓住我们的。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自由了，其实我们总是被线拴着的。”

“他们在追踪我们吗？”

“不会的。但比这更狡猾。”

罗平闭上眼睛，紧握双拳，努力地集中精力思索着。他现在认为，很显然，他的这次逃跑是预先安排好的，而且是计划之中的，那么是什么计划呢？

“只要我能恢复我以前的大脑功能，即思考的功能，就可以了。”他想，“我只能找到一种解释，这是非常荒谬的解释。他在怀疑拉乌尔先生不是其本人……他在怀疑事实。但是他还不能断定我是罗平。所以他试探着。好像他们可以跟我这样游戏一下。他们等着我做出些事情来，等着我给他们提供一些他们希望得到的证据来。可是证据是什么呢？……如果我给他们提供这一证据，他们将马上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已经有办法把我打倒了。怎么样？……你屈服啦，亚森？我知道你更狡猾，更尖刻。别人踩了你的脚，而你却在揣测这个没有教养的人的脚的尺码，而不是用绊子去反击。行动，老朋友，行动吧，别老在这里推理啦。”

“塞巴斯蒂安？”

“有。”

“你有藏身的地方吗？因为眼下，你有可能妨害我。”

“有。我到祖母家去，怎么样？”

“她住哪儿？”

“在厄尔—卢瓦尔省的埃佩农。您认识那儿吗？”

“我知道。”

“她以为我是针织品商店的代理人，可怜的老人。这样我就可以常常去看她，不需要事先打招呼，就像我在到处推销一样。我无论什么时候去，她都已经习惯了。这真太随意了，您是跟我一同去吗？在乡下我们会很安全的。”

“团伙里有人知道吗？”

“没有一个人知道。”

看到他的同伴犹豫不决，塞巴斯蒂安坚持着。

“您不会打搅谁的，因为房子很大。就在他们在巴黎搜寻我们的时候，我们二人到乡下去休养了。我告诉祖母您是一位同事，我们正在休假。那么，您肯定会生出好主意的，为今后……或许我们能一起呢？”

塞巴斯蒂安的建议中充满了信任，令罗平大受感动。

“那么好啦，就这么说定了。你先去吧。我明天去找你。在这之前，我还有两三件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您注意别弄错。是曼特农大路上的最后一幢房子。前面的院子里有一棵硕大的栗树。”

“明白了。一路顺风，谢谢。”

罗平友好地在塞巴斯蒂安的膝盖上拍了一下，然后下车。汽车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了。罗平又回到香榭丽舍大街。他想起了雷蒙德·德·圣韦朗，然后又想起马德莱娜·费雷尔，最后耸了耸肩。

七 “瓜子”反攻

第二天，在近十一点钟时，贝什罗公证员腋下夹着皮包，朝萨拉扎先生家走去。他好像在沉思，其实他乱蓬蓬的浓眉下面的那双眼睛在非常认真地关注着大街上的情况。他很快就发现两个像是在散步的人，在走了近百米左右，再一同转过身来。这就说明：这是负责在检察长房前值勤的警探。在会面时，他们审视着公证员，并继续他们的散步，同时还在交谈着。贝什罗公证员走进了门廊，十分有礼貌地跟门房打了招呼，然后按响了大法官家的门铃。随身用人把他引进房里，随后雷蒙·鲁维尔出现了，微笑着，态度十分和蔼。他抢先握住公证员的手。“过分热情了。”罗平在想。

“检察长先生马上就接待您。您无需等候。”

他把来访客人带到樊尚·萨拉扎的工作间。

“贝什罗公证员。”

然后他像一名审慎的秘书那样，马上退了出去。

“请进。”检察长大声说道，“请坐”。

“先提一个问题，”贝什罗公证员满脸焦急他说，“您对名单上所列的人已经采取了某种行动了吗？”

“没有。我想等再见您一面之后。”

公证员明显地长舒了一口气，在扶手椅里放松了下来。“您一切都好，这要感谢上帝。”检察长接着说道，“我为您的方案所困扰。如果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将永远不能被原谅。”他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坐下，整理着文件夹，然后双手握在一起，望着他的客人。

“那么，把情况全都告诉我吧。”

他的脸变得十分严肃，就像是疲劳得僵住了，再也没有了轻松活泼的微笑。只有他的眼睛在迅速地转动着，放射出好奇的光。贝什罗公证员开始了他的叙述，因为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也因为他的爱开玩笑的习惯不时地占据上风，所以他不由自主地模仿了一些场面，改变了嗓音，仿佛上演了一场充满懊悔的滑稽戏，它突然使其他人感到无法抑制的好笑。结果这滑稽可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法官的脸舒展开了，他很开心。

“请原谅，”他说，“您叙述得很好！……您当时没有害怕吗？”“害怕了。但我更感到了可恼可憎。我自认为很灵活，却栽在了一个不择手段的人的手里。他不停地奚落挖苦我。”

“那您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我是被一个小伙子救出来的……塞巴斯蒂安·格吕兹，他是这狼群中被引入歧途的老实人。他为我开了门，以报答我为他提供的帮助。塞巴斯蒂安·格吕兹，请记住这个名字，检察长先生。当时机成熟时，应该赦免他。”

“那个女人，那个马德莱娜·费雷尔，她给您留下的印象如何？”

“我不清楚。我不相信她会真心地跟‘瓜子’在一起。或者，她是犹豫不决的。这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人，所以我还得继续观察。”

“她是否会屈服于利益的诱惑呢？”

“有可能。她或者是另外的一个！正因为如此，我要把您的支票还给您。”贝什罗公证员从他的钱夹中取出支票，把它交给检察长，后者把它撕掉了。

“我在想，”公证员继续说，“这份奖赏是否够。”

“我也是这么想的。奖赏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些人掌管着大量的钱财，就是他们偷盗来的所有东西。每一笔都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打算加倍：二十万法郎……您看到了，如果我确实能铲除掉这些社会渣滓，我对掏空家财是在所不惜的。可是这二十万，也有个什么说法，您想到了没有？二十万法郎和不受处罚！我们不要忘记肖米纳尔和贝尔戎的例子。”

“但愿如此！至于我提交给您的那份名单，当然要把它销毁了。我们最好的机会失去了。不要害怕事实，检察长先生。我们再没有任何重要的资料了。我还以为占了上风呢……”

“您曾经占了上风。”

“一点点！团伙已经放弃了它的巢穴，搬到另外地方去了……马德莱娜·费雷尔始终在活动着，我们没有任何实证的东西攻击她，譬如使逮捕她合法化。至于塞巴斯蒂安，我不愿意人们打扰他。他可能还对我有用。怎么样？我们还有什么呢？只有猜疑。应该在阿尔及尔进行调查，调查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人的失踪案。”

“那将太漫长了。”

“这不用您说。同时还应调查您的人员。”

“这已经开始了。”

检察长玩了一会儿裁纸刀。他的思想深处好像在进行着痛苦的斗争，他的脸色也变得沮丧了。

“您的建议呢？”他最后说，“我怎么来帮助您？要不要我让人安排一个探长听您调遣？或者我让人保护您？”

“千万不要。”贝什罗公证员大声说，“我特别喜欢自由自在地行动。我现在的意愿是想到乡下去休息几天。只有在这样僻静的地方才能把事情想清楚。‘瓜子’头领的人品我还没有调查清楚……在这个人的身上有某些奇怪的东西令我困惑不解……一种过分……我甚至可以说：一种轻度的精神失常。尽管他以一种炫耀强大的方式和精细的狡猾来补偿某些暗中的失败……”

“，！”检察长打断道，“您真的把这位维也纳医生的理论当真了。人们开始在巴黎谈论它啦？”

“我并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但我非常满意自己的本能，我的本能告诉我，我所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类型的敌人。当我抓住他的逻辑推理时，它既不是您的，也不是我的，我就会前进一大步。”

“我祝愿它。在我这一方，我给报社写一份声明，向读者们宣称悬赏已经达到二十万法郎了，而且对于团伙内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任何成员不予惩罚的允诺是绝对兑现的。我昨天晚上还见到了瓦朗格雷院长。我得到了他的承诺……您马上就走吗？”

“差不多吧。但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那好，祝您好运，公证员。我的祝愿伴您同行。”

刚到下午，杜伊勒利花园周围的人行道上便拥挤满了人群。每个人都高兴地呼吸着这迟来的春天的淡淡气息。女人们已经穿上了她们的夏装；男人们把他们的小圆帽换成了巴拿马草帽或者是扁平的狭边草帽。不时地还看到一些穿制服的人。出租马车、出租汽车和小旅行车的不停的轰鸣声，木屐的嗒嗒声，间或夹杂着一两下鞭子声，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节日的气氛。在人行道

的对面，玻璃橱窗在向贪婪的过客们展示巴黎的成千上万的物品，它们把首都的名声已经带到了很远的地方。

但是，人们也会发现一位老先生，他对那些引起众多好奇者观望的诱人商店没有一点兴趣。他在低着头赶路。在他的背后，他的双手在玩弄着一根乌鸦喙状饰头的手杖。他着黑装。在他的燕尾服的领子上，有几点头皮屑，在袖子上，有不经意地擦上的粉笔印。这显然是一位正在沉思的老教授。饰在领子上的紫色绶带也证实了这一假设，此外还有其他的标志细节，特别是缘子吊着的眼镜，在他的鼻子上颤抖着，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此外，他的嘴巴还在咕哝着，好像这位奇特的人物正在主持一个气氛热烈的学术会议。如果我们惊讶的观察者走近他，并俯到这位尊贵的大学教授的肩膀上去时，他就会听到并不会令他吃惊的这些话。

“她会来的！……她不可能不来！……因为她知道我总是说话算数的。我感到她对这大胆的挑战很迷恋……还有她不敢顶撞‘爪子’的一面！我这一方，自从发生昨天的事情后，我本应该销声匿迹的……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可惜我不是……对了，为了看看我是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人，她也一定会来的……完全像我，就像我到这里来是让自己知道我并没有被她欺骗一样……事实是，我们越来越奇特，无论是哪一个……嗯！罗平，我的朋友，这个游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能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假设马德莱娜·费雷尔全都告诉了头领……假设她来是按他的命令赴约的……也许通过她，他把你抓住了！他之所以放跑你，是为了更牢地把你抓住。那么你就会掉进狼口之中了。”

老教授停下来擦擦眼镜，他借此机会观察了一下豪华香水店的橱窗。他微笑了。

“更像个迂夫子！我装扮得十分成功！但没有有什么用。为了爱的艺术，如果马德莱娜与另一个人是同谋的话。这是把它引上路的真正办法。他想：‘如果这位先生是亚森·罗平，不仅他会去朗佩尔梅耶，而且还会采用使其名声大噪的乔装改扮手法。’在这一点上，我做到了。我躲在了巴黎大学的坚实柱石之中了。结论是：我就是亚森·罗平。他们等待的证据，我现在用托盘奉上了。嘿嘿！推理不错！”

他把眼镜重又架到鼻子上，继续散步和自言自语。

“好。我是亚森·罗平。随后呢？那么，他肯定想利用我了。我敢肯定，我对马德莱娜多少产生了爱意，多亏了马德莱娜，他才想到要驾驭我。可是要强迫我做什么呢？……所有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马德莱娜并不爱我……您能发誓吗？”

他举起了右手，说道：

“我敢发誓。”

当时迎面走来的两个女孩噗嗤一声笑了。

“一点也不尊重人。”他咕哝着，“可是这并不坏，我多少有一点不正常的样子。‘爪子’的头领应该早就认为我的大脑有点错乱了。把岩柱赠送给国家，自愿放弃这么多的财富，这不就证明我正在变成夸大狂病人了吗？……现在，顶撞他，我真是有点发疯了！我认为采用的方法是好的！他越是想：罗平已经失去控制了，在他那一面也就越会犯错误。好啦，看我们两个人的啦，亲爱的马德莱娜！”

朗佩尔梅那里面已经很多人了。罗平用眼睛扫了两次大厅才发现马德莱

娜·费雷尔。她装扮成一位上年纪夫人的样子，穿得很正经，戴了一顶装饰物很少的帽子。面纱遮住了她那双忧郁的眼睛。罗平向她致意，然后以一位学者的笨拙，坐到了她的对面，欣赏着她看到他后流露出来的惊讶。

“您终于来了。”她说。

“说好来就得来的。”他回答道，同时表现出一付自命不凡的喜剧演员的神情。

“您还没有胜利呢。”她更正道。

他们互相吃惊地对视着，也许没有一丝一毫的激动。罗平慢慢地体味着这充满诗意的一分钟。女冒险家和入室行窃的正人君子！谁在欺骗谁呢？谁又在爱谁呢？谁又会毁了谁呢？一位女招待走到他们面前。为了延续这使他如此欣赏的捉迷藏游戏，老教授问道：

“您那可爱的小孙子呢？还在斯坦尼斯拉夫学院吗？”“您要什么？”马德莱娜生硬地问。

“！对不起。”罗平对女招待说，“我没有看到您。我近视得很……要一杯奶茶。”

“像这样，同样的乔装改扮，我就有祖母的年纪了。”马德来娜喃喃着，“小姑娘就不存在了。”

“我无意要伤害您，亲爱的朋友。请您原谅……他们多少人？”“您在说谁？”

“嘿，说那些和您在一起的人。我想您只能在好动刀剑的人的陪伴下才能出来的。”

“如果您再继续，我警告您：我就走啦！”

“那我会很不安的……那么您是独自一人来的了。这多危险。如果您的雇主……”

“我禁止您用这个字眼。”

“好吧。如果您的情人……”她放下面纱，身子起来了一半。罗平抓住了她的手腕。“我的上帝！您太容易冲动了！如果您认识的那个人闻到了这次约会的风声，他会怎么想呢？……这很简单。他会想到您是想证实自己，您是想向我证明您在这次马赛事件中是无足轻重的……”

“这是事实嘛。”

“那您为什么预先不告诉我呢？”

“可是您并不知道他掌握着我……就像他掌握着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

“是因为你们都有过某些经历，对吧？”

“是的。”

女招待把一只杯子和一把壶放在了罗平的面前。

“马德莱娜，”罗平继续平和地问，“您的经历……很沉重吗？”“是的，非常沉重。他握有证据。他可以随时让人把我逮捕。您知道他是怎么组织的就好啦！他有文件资料，有卡片，是关于所有人的。”

“您还能跟我说些什么有关他的事吗？”

“没有了。”她坚决地回了一句。

“可是，我认为他在讨好您。”

“他试着这么干，是的。”

“好，要说真话。”罗平强调着，“他成功了吗？”

一种奇怪的焦躁感紧紧抓住了他的心。他非常希望她抗议。“是的。”她说。

罗平哑口无言了。他突然感到很累，十分伤心，厌倦了被人家拖着鼻了，傻兮兮地卷进的这场伪装战斗之中的感觉。“他非常强大。”她继续道，“他总是最强大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来的。为的是告诉您，放弃吧，在您还来得及的时候。”她推开自己的杯子，俯身在桌子上面。他透过面纱，看到她那浸满泪水的双眼。

“走吧……远一点。尽量地远。否则，他要报复，那将是非常可怕的。谁也救不了您。如果我能做到，昨天，我是不会迟疑的。但是他监视着我，他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是如此地残忍。要让他永远下地狱。”

她哭得窒息了，从手袋里拿出一条手绢，把它放到眼脸上按着。

“严肃地？”罗平在思索，“在演戏？在这种情况下，是很有艺术水准的！”

“那么，如果我听您的话，”他说，“如果我像您建议的那样逃走，那么您会怎么看待我呢？……认为我是一个卑劣者！一个胆小鬼！这是不行的，马德莱娜。为了您，我不顾一切地留下来。一个敢于挺起胸膛的男人，也许我没对您说明过，您还希望我继续下去。谁知道呢，或许我会赢呢。”

他想了想，又补充道：

“为什么您为我担心呢？……人们只会为他们所爱的人担心的。”

“正是如此。”

他摘下眼镜，它妨碍了他，眼睛直盯着年轻女人的眼睛看着。“我没有听错吧？”

马德莱娜站起身来，改变了声音说：

“谢谢您的茶……不，求您了，别起身！”

他又抓住了她的手。

“这不是一次永别，对吧？我们还要再见面的吧？”

她挣脱了手，微笑着表示了一下便走了。

“见鬼！”罗平在想，“我在做梦，还是什么？平常都是我来发表宏篇大论的。你们看到这一幕了吧？声调、带感情的样子，完全齐备。而我，紧闭着嘴巴，我在听着，心里还在怦怦跳着。因为在当时，我已经被击垮了……这是对着太阳神经丛的一击。趴下吧，好罗平……再一次当叛徒吧。啊！你需要情感。那好呀，你享用吧。她爱你。这不是假装的，我看得出来。请来一杯白兰地。”

他很受感动，又很气闷，心里乱得很。他感到指责别人的一种愉悦就像是一次失败的行动。女招待给他送上所要的白兰地，他在她吃惊的目光下一口把它干了下去。

“您不用不舒服，我的孩子。”他以慈父般的口吻说，“我在庆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请您收下小钱吧。”

他走了出来，望着蓝天，感到十分幸福。他把手杖转得像风车一样。

“现在，到纳赛尔塔去！……或者干脆去埃佩农。我来了，塞巴斯蒂安。请准备餐具吧！”

汽车轻快地前进着。树林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向后移去。罗平观察着岔路，生怕蓦然间冒出几辆小推车来，同时还在认真地整理、回忆着这些情况。在短暂的激奋过后，他现在又冷静下来，问题又一个个地出现在他的

脑海里。马德莱娜·费雷尔决不是那种受情感支配的女人。那么她为什么要逼迫他放弃这一战场呢？……如果是在执行命令呢？……如果是“爪子”的头领，想腾出手来干别的事，在利用她呢？……罗平无法排除这种想法，即他的敌人已经知道了这次朗佩尔梅耶的约会，而预先制订了方案。他听到了，在他的脑海里，奇异的警钟在敲响，它常常使他保持警惕，来反对危害，它那浅显的道理告诉他这样做是无益的。而常常是经验告诉他，他的道理是错误的。所以，他越是临近埃佩农，他的踏在油门上的脚也就越显沉重，一种模糊的恐惧感从他的心底升起。决不会的！塞巴斯蒂安说过，他去隐蔽的地方是没有人知道的。可是他又怎么知道，他们可以跟踪他，也早就发觉了这幢房子……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坐落在乡间……现在罗平在加速。“妈的！”他想，“他们把我牵制在一边，他们跟我押小赌，待机押大的，他们用甜言蜜语解除了我的武装，而另一面，他们却对塞巴斯蒂安下手了。在他蒙受了‘爪子’的侮辱之后，我根本就不该把他一个人留下。也许我这样担心是错误的，可是如果他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他在埃佩农的宽阔的岔路口刚一减速，便引起了人们的乱窜、喊叫和咒骂。现在，整个镇子都乱了、散了。又过了几间房子，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了，其间有菜园子，还有奶牛正在上面吃草的一块块草场。他终于看到了硕大的栗树，它遮住了一部分像是农场的，用白灰粉刷过的白墙。他踩了刹车，拐进院子，然后熄掉马达，走下车来。房子里没有一丝动静。

“喂，喂！”他喊道，“是我！”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太安静了。母鸡们围在车库旁，安闲地啄着食。太阳下晒着被单。罗平用拳头敲着门。

“喂！塞巴斯蒂安。”

没听到任何声音，他扭动了门把手，打开了门，几步走进屋里。里面座钟的钟摆在一晃一晃地闪动着。突然，它停了下来。一位老妇人的尸体躺在长桌旁，桌上的饭尚未动用过。这是塞巴斯蒂安的祖母。她被狠狠地刺中了，死了，咽了气。这一次，他们并没觉得有必要在她的尸体上放下表明“爪子”身份的卡片。她，这个可怜的老妇人，只不过是那个不被重视的牺牲品。

罗平穿过房间，走进散发出蜡味的隔壁房间。在床的上方，有一根晒干了的树枝支撑着一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还有一个大胡子男人的照片，他的制服上挂着队长的勋章。罗平退了回来，他重复着：“这是我的过错。我根本就不应该……这是我的过错。我真的没一点用。”

楼上没有人，阁楼里也没有人。罗平又下了楼，走到院子后面的菜园子里。他突然发现：在围着这块地皮的篱笆上有一个缺口。树枝扭弯了，折断了。另一边，高高的草也倒了下去，好像有人从上面拖过某些沉重的东西。团伙中的人来过，然后从菜园子走的。而且还带走了塞巴斯蒂安。他们肯定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昏了，但又要保住他不杀死他，保存着他肯定是为了让他受一受挖空心思出的刑罚。他背叛了。他放走了一个叛徒。显然，这太过分了。

罗平，像一位知道把握时机的猎人，仔细观察着这次行动留在现场的痕迹：一滴油点子，在通往篱笆后面的泥路上，这表明曾有汽车来过。再远一点的地方，车轮印印在了车辙底上。这条小路距大路有几百米远。入侵者已经远去了！所以，当他在朗佩尔梅耶快活的时候，团伙杀害了老妇人，劫走了塞巴斯蒂安。

他十分恼火地转了回来。他的预感并没有欺骗他。敌人用马德莱娜在与他阴谋地周旋着。他的计划无情地进行着。掳走塞巴斯蒂安，用小火把他整死，为了向所有的人证明，被别人提供的奖金所腐蚀是绝无好下场的。然后再来跟他罗平清算。陷阱已经准备好了，在某一个地方……

他又走进客厅，跪到尸体旁，把死者的眼睛合上。一种奇特的情感使他喉咙发紧。他想起了维克图瓦尔，他的老奶妈，想到了雷蒙德·德·圣韦朗，想到了那一凶险之夜，他结束了他所有的生存的理智。现在，这纠缠人的可怕幻象又出现了。

“我要救出塞巴斯蒂安。”他低声说，“我喜欢他。我许诺了，祖母。”

他站起身来，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他还从未遇到过这么绝望的情况。受着一个不露面的敌人的来自各方的威胁，他没有任何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它。将此事交给警署，交到加尼玛尔的手下？绝不行！这是一个尊严问题。首先他不可能不跟检察长争吵起来，而他也无意承认自己的新的失败。不，应该是自身引出火花，燃起光明。他认真地把门关上，回到汽车旁。没有必要行动，就像一只呆在短颈的大口瓶里嗡嗡叫着的苍蝇那样。他此时想起了一句英国谚语：“当需要快的时候，千万别匆忙。”

“坚持住，塞巴斯蒂安。”他开始说，“二十四小时！我只要求你二十四小时！眼下我还没弄清楚！我也一样，我可能也有欠缺，但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向你保证，一切都会过去的。”

在夜幕降临时，他在自己家门前停下车。一刻钟过后，他躺到了床上，双手交插在脖子后面，他试着把这错综复杂的事情拼凑起来。他还是不知道如何摆放马德莱娜，但是他开始相信，获得成功的唯一希望是在雷蒙·鲁维尔的身上。

八 一个叛徒

第一批路灯亮了。一位三十岁上下的男人穿着深色衣服，样子像个小商贩，也许是奥弗涅地方的人（从他的圆帽子和粗犷的胡须可以看得出来），来到了检察长的家门口。在敲响门铃前，他长时间地在擦鞋垫上擦着鞋底，主要不是为了干净，而是还在犹豫不决。他显得很紧张，甚至想原路折回去。最后，在从楼梯扶手上朝大厅望了一眼之后，他按响了门铃。随身男仆给他开了门。

“我想找萨拉扎先生谈一谈。”

“您预约了吗？……现在已经比较晚了。”

“是私事而且很紧急。”

“秘书先生可以接待您。”

“不。我是想见检察长先生。”

“什么事？”雷蒙·鲁维尔问道，他已经在用人身后出现了。“我来是想找检察长先生谈一谈。”这个男人解释着。他的不安正在每分钟地加剧。

“请进。”鲁维尔说，“我是萨拉扎先生的特别秘书。他对我是不保密的。您可以放心地把您的来访目的告诉我。”“这是……”

这个男人，十分明显地，在犹豫着。

“我想还是下次再来吧。”他声明道，同时一只手已经伸向了门把手，“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好。”

“好吧。”鲁维尔通融他说，“请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通报一下检察长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马古兰……勒内·马古兰。”

独自一人呆着时，这个人仔细地看了看前厅，然后又走到客厅的门口。他看家具、油画，而且显得很有兴趣。当他听到秘书的脚步声后，又匆匆忙忙地回到了靠近门处的座位上。“检察长先生答应给您五分钟时间。请走这边。”

鲁维尔把马古兰带进了法官的工作间。

“请坐，马古兰先生。我还要签几份文件，之后我就跟您谈。”马古兰惶恐不安，坐在扶手椅的边上，迅速地用眼睛浏览了一下房间，而当他看到萨拉扎夫人的画像时，他抖了起来。检察长放下了笔杆。

“很好，我听您说。”

马古兰已经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了。

“说吧！”

“我听说……”

“啊！您是对奖赏感兴趣吧！是不是？您知道一些事情。”“是的。既有奖金，还有许诺。”

为了不让手抖得太厉害，检察长抓起了裁纸刀。

“您是‘爪子’的人？”他低声问道。

“是的。”

“答应的事情总会兑现的。如果您的情报很有价值，就不会对您提出起诉，您就会领到您应得的钱。”“那我向您解释一下。”马古兰说，“首先，我不在场，当他们劫持……”

他用大拇指指了指身后的人物画像。

“好啦，好啦。”检察长说，“您是清白的，我敢肯定这一点。”马古兰并没有体味出话语中的讥讽。他越来越紧张，他准备做为证词的话又接着冒了出来。

“我，”他继续道，“我是当司机的。那么，您明白，我知道此事，但未亲手干。今天，譬如说……他们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小伙子，名叫塞巴斯蒂安·格吕兹……据说他叛变了。他是躲到埃佩农去了，在一个老妇人家……我把车停在小路上，就在房后，我在那里等。我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总之，我的同伴们，他们带回了昏迷中的塞巴斯蒂安，然后把他带到了十分安静的地方……请您允许我给您画一张图……”

已经稍许放下了心，他站起身来，抓过写字台上的一本记事簿和一支铅笔，然后开始画起线条和叉叉。

“这里是芒特—拉—约里……这里，是通往韦托那的一条路……请原谅，我画得太糟糕了……在圣马丁—拉—加雷纳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岔路，在右边……您沿着它前行，沿着树林子，您就来到了一幢老的狩猎楼房。您不会弄错的，在这个地方只有这一幢。它已经半坍塌了。在楼房后面，您会看到一条小路。三四百米远处，您会看到一大片地的围墙……一个城堡……从来没有人去过那个地方……”

“这就是团伙的巢穴吗？”

“是的。这是……可是，不，在这儿，他们明天晚上要开会，从十点钟开始。”

马古兰重又坐下，轻松了许多。

“您看，老板……对不起，检察长先生。我想，我应该得到我的钱了吧。我甚至可以给您提供其它的细节。塞巴斯蒂安被关在了一个‘诊所’里。他们是这样称呼那些特别的房间的。在一楼，在图书室和配膳室中间……这是一间手术室，在我们中的某个人受伤时用的。头领总是想得十分周到。您知道为什么把他关在这个地方吗？”

“，我猜。”检察长做出不耐烦的样子说道，“他们想折磨他而警戒别的人。”

“正是的！可是我，我却受不住了。我不是唱诗班的孩子，对吧。但我也不是一个野蛮人。有了奖金，我打算逃到瑞士去，然后在那儿买个小商店。无人看见也无人知道！”

“您还能给我画张房子的草图吧！”

“很容易。”

“您穿过花园。它很大。然后就是台阶和大门。在左边一侧，有一条仆人们进出的门，后面是配膳室的门。在一楼，还有餐厅和一间大客厅，然后是图书室和诊所。但是所有的地方都要注意：它豪华得像是一个博物馆。我敢打赌，里面还有吸烟室和台球室呢。上面，我不知道有多少间房。”

“有多少人呢？”

“我也不知道。我们没有碰见任何人。指挥我们的那个人有栅栏门和大门的钥匙，而且他是直接把我们带到诊所去的。然后，我们在配膳室里好好喝了一顿。好啦，我对您是竹筒倒豆子……那么，请您，支票……”

“我只有几句话。”法官生硬他说，“您只能在我们验证了您的情报的真实后才能拿钱。”

“还有一件事……”

“ 是什么事？ ”

“ 我想到了我的生命。从现在开始，它就不值钱了。 ”

“ 您将在警署的保护之下。您认为这样可以吗？ ”

“ 很好。 ” “ 随您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人陪着您。 ”

“ 我走出这里时就会有人陪吗？ ”

“ 是的。请听我说。您顺着用人走的楼梯和走廊下去，您就会一直走到蒙索街。您再走到库赛尔街，顺这条街一直走到奥斯曼大道。预防措施早已安排好了，我向您保证，这么短的路程，您不会有任何危险的。走过大道的拐弯处，您会看到在您左手边有一家书店。离这家书店两步路的地方停着一辆德·弟戎·布东牌黑轿车。您能认出它来吧？ ”

“ 噢！这很容易。 ”

“ 您坐进去。有两名警探在等着您，他们知道内情。自最终决定公布于众之日起，我已经下达了命令，他们常呆在那里值班。我一直在担心会接待‘ 爪子 ’ 的某个成员来访的。 ”

“ 然后呢？ ”

“ 他们会把您带到警察总署去，您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个舒适的房间和一个看守。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您将得到您的钱……说定就在后天。 ”

检察长按了一下铃，马上，随身男仆出现了。

“ 把这位先生带走。 ” 法官冷冰冰他说。

然后，他用手指威胁着还没有走远的马古兰。

“ 我不希望您， ” 他继续说， “ 再在我的面前出现。现在赶快消失吧。 ”

马古兰匆匆逃了出来。当他来到蒙索街时，他十分不安地观察着身边。街上看不出任何危险。于是，他大步走着，来到奥斯曼大道的拐角处。同时，他马上看到了汽车。是德·弟戎·布东车吗？虽然他断定是，但他也不是分辨得很清楚的，因为车牌子太多了。一个人伏在方向盘上，悠闲地吸着烟斗。另一个人被展开的报纸遮住了一大半。马古兰走上前，敲了敲驾驶员一侧的车窗。后者把车门打开了一条缝。“ 什么事？ ” 他傲慢地问道。

“ 我是……从检察长那儿来的。 ”

“ 不太早了点吗。 ” 另一位低声抱怨着， “ 上车吧。 ” 还有第三个警探在后座上，他移动一下身子给马古兰让座位，同时，在汽车启动后，要马古兰伸开双臂。他以一种职业的熟练，快速地摸了摸他所有的口袋。

“ 没有武器。 ” 他对合上报纸的那个人说。

长久以来第一次，马古兰感到了心里真的安定下来了。结束啦，冒险的生活、惊恐不安、挨打和无休止的提心吊胆。他已经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了，现在，他富有了。

汽车朝下开出了奥斯曼大道，驶进了法耶特街。

“ 这是一条学生走的路。 ” 他心绪极佳地评述着。他的同伴们不作回答。汽车距法院大道越来越远了。“ 我们不是去警署吗？可是检察长亲口告诉我…… ” “ 你的检察长，他并不都知道。 ”

马古兰的脸色变得灰白了。

“ 你们是什么人？ ” 他咕哝着。

“ 是朋友。 ” 他身边的人冷笑着说。

马古兰抓住车门把手，接着就不动了。因为坐在司机旁的那个人转过身来，用手枪逼住了他。

“别乱来。”他命令着。

马古兰瘫下去了。眼看就要成功了，却……

“这是个误会。我向你们保证，这是一场误会。”“你去跟头领解释去吧。”

“你们是……你们是……的人。可是我从没见到过你们。”“这说明你并不都认识。”

马古兰用发狂的目光看着被夜晚的灯光照得通亮的街道。要想得救，近在咫尺。“听着，”他说，“总有办法解决好的……我们一起分这笔奖金……每个人五万……甚至我拿两万就满足了……不行？”另三个匪徒紧闭嘴巴。

“你们想全都要？”马古兰绝望地喃喃着，“同意。我全都让给你们，只要我……”

“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跟那个宪兵？”

“没有……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譬如？”

“好吧……我告诉了他我们最后呆过的地方，‘花花公子’地窖。因为它已经没用了。”

“撒谎！”

这个人给司机一个手势，汽车马上停了下来。马古兰感到奇怪，把头伸向前面，结果轻轻地碰到了他迎面的座位后背上。他感到了手腕上有针刺的尖痛感，他挣扎着，与直升到心脏的麻痹抗争着。他马上就要睡过去了……他会被送去……诊所……诊所。他的脑袋歪到了肩上。

亚森·罗平没有长时间地陷入沉思之中。敌人肯定在策划一次反击，甚至他自己也这么盼望着。只是他老在窥视着马德莱娜·费雷尔这一边。头领很清楚罗平的弱点，一定会采取所有的防范措施。她肯定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把搜寻工作转向她，这将会再一次地碰壁。剩下的就是樊尚·萨拉扎周围的人了。如果这个人还没有不谨慎地辞去职务的话，也还有可能召集警署的所有力量，而且会很快达到目的。

罗平马上起身，开始把自己装扮成贝什罗公证员。“最理想的是，”他一面贴着颊髯，一面想，“我来取代他，我自己成为检察长……如果能够调动警署的力量，那该多美呀！我并不应该是检察长，而应该是警署的头头！嘿！嘿，为什么不呢？……我自己任命自己。以法律的名义，罗平，我向您……还是严肃一点儿吧，牲口。现在，你要马上去这个显赫人物的家，叫他收回辞职的打算，因为他做为法官对你太有利了。在等着取代他时，让他聘你做第三个秘书……”

他注视自己的身影，好像有点驼背，而且也变得不灵活了。他是贝什罗公证员。五分钟后，当他在检察长的门前准备下车时，看到雷蒙·鲁维尔走了出来。一盏路灯把他照得清清楚楚，鲁维尔显得非常不安和冲动。走了几步之后，他在人行道旁站了下来，观察着四周。他的样子像在找出租车。失望之后，他朝大道上走去。好奇心令罗平完全清醒了，他决定放弃这次拜访，去跟踪他。鲁维尔的慌乱表情说明了什么问题？秘书如此匆匆忙忙，是想去什么地方呢？

大街上也没有出租车。这正是商店里人头攒动的时候。这时候一辆出租马车都会同时被许多人争来喊去。鲁维尔没有坚持。一辆有轨电车慢腾腾地开了过来。他在电车行进之中登了上去。罗平开着门跟在后面，并始终保持

着合理的距离。维利耶、罗马、克利希……大街上的人越来越拥挤不堪了：电车只得减速行驶，罗平向前靠了靠。要跟踪他到什么地方呢？电车穿过了布朗什广场。在皮加尔过后不久，它在聚集的人群前停了下来。如果鲁维尔下车，再步行的话，罗平肯定就会在人群中找不到他了。他尽管把身子探出车门，但是看到的只是后背和踮起脚尖跑动着的好奇的人们。电车驾驶员徒劳无益地摇着铃子。终于，车子又动了起来，罗平又慢慢地跟上去。一名巡警钻到了聚集的人群前面。罗平从一辆装满大桶的平板车旁开了过去。马摔倒在地，尽管有吆喝声和赶车人的皮鞭声咻咻作响，但是它站不起来。它的前腿已经失去控制，它抬起圆睁着狂怒眼睛的头，铁掌把道牙子划出了火星。罗平不愿看这种场面。牲口的痛苦挣扎令他心中十分难受。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表示同情。他惦记的是鲁维尔是否仍在电车里。

罗平加速了，好像是要超车的架式，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秘书还在车里，看得出他就坐在窗旁，闭着双眼，好像在想着什么事。这次的旅行让罗平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到了夏佩尔大道，仍在黑暗之中，罗平很快遇到了一个点路灯的人。他正在一盏盏地点燃煤气路灯，长竿子扛在肩上，把路灯上方的一朵朵蓝色花朵留在了身后。

圣马丁运河很快映出了它那条路上的反光。就在这时，鲁维尔趁着电车速度减慢，跳了下来。他借着冲力跑过去，上了一辆马上要驶进阿尔芒涅街的小公共汽车。罗平马上朝斜向拐过去。速度加大了，整个车子的车况都很好。罗平很难想象这么潇洒的樊尚·萨拉扎的秘书会住在一个以小公共汽车为交通工具的偏僻地方。那么他去什么地方呢？他跟谁有约会呢？这个人越来越可疑了。

进到乌尔克高街时，路障已经关上了。一阵铃声在夜里，在某个地方响了起来。如果鲁维尔决定下车穿过铁路的话，罗平也就不得不驱车尾随他。但是他没有太担心，因为货车开过来了，又在一团烟雾中慢慢地开过去了。尾车走远了，它的方位灯投到铁轨上一片红色的光。罗平踩着刹车，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方向盘。路障终于打开了，小公共汽车向前开去。它很快就穿过了贝斯蒂欧大市场的栅栏门。无疑鲁维尔要在邦丹门下车了。

可是小公共汽车到了入市税征收处，停下来让海关官员们上车，而鲁维尔始终未露面。这是什么意思？他还要走很远的路？他是否发现被跟踪了？罗平没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假设，因为鲁维尔突然下了车，然后继续朝巴黎旧城墙的遗址方向前进。好在还有一些车子在行驶，罗平的车子才没有引起秘书的怀疑。他走得很快，并没有回头看。也许他急于要穿过这个恐怖的地方。这些遗址的边坡都翻起来了，到处如此，黑乎乎的、一堆堆的，非常吓人。在沟的另一侧，是一大片菜园子和几处木板搭起的简陋小屋。郊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像是一块陌生的土地，充满了危险。最慎重的办法是丢下汽车，因为在这块静寂的荒地上，马达的声音会显得太响。罗平把它停在一条昏暗的街上，鲁维尔就是从那里消失的。不过他总能听到他的脚步声，为了追上他的猎物，他紧跑了几步。

天空放晴了，巴黎之光很远处散发的暗光能让人不太吃力地辨识方向。鲁维尔的身影突然消失了。罗平来到了呈昏暗隧道形的门廊处，它通向里面的一个院子。房子可能就是旧时的驿站。荒芜、沉寂。罗平沿着墙边朝前走，同时侧耳细听着。他的手到处可以触摸到浇注在墙上的大环，过去人们就是把马拴在这些大环上的。他来到了这栋房子的主体前面，发现了第二个门廊，

它正对着第一个门廊，穿过它，便来到了一条狭街口，它被远处的一盏煤汽灯照得若明若暗的。

在这个他很少来过的街区，他感到彻底迷糊了，但他断定现在走的路是对的。既然鲁维尔如此细心地想不显踪迹，那就说明他肯定是这个团伙的人。秘书在前面走得比较远了，但总是在他的视野之内，他那比较清晰的影子落在了比较清亮的街面上。罗平加快了步子。这一夜间的散步不会再持续很长时间了。塞巴斯蒂安应该就被关在那里，鲁维尔也正是要去他那里，也许是要进行最后一次审讯。“好啦！”罗平在想，“机会又来了！”他如果带了武器的话，心里肯定会更踏实，遗憾得很，他并没有想到带着手枪去找樊尚·萨拉扎谈话会更好一些。

这条街有个拐弯。一栋破得不得不用大厚木板支撑的房子就坐落在拐角的地方。而且只有一条保养得很差的路通向菜地和荒野。鲁维尔肯定是走进了这栋房子。罗平疑虑重重地审视了一下现场。房子的两侧围着破旧的铁丝网，它直接接着一张大开的门。一扇门上挂着一块木板，木板上的字已经被涂抹得若隐若现。罗平辨认出是：花场堆栈。

他穿过大门，于是发现在左侧，有一间货棚。他走到近前，为的是始终躲在阴影之中。货棚里有一辆小推车，车轱高高地竖起，还有一辆停在那里的卡车。在远一点的地方，靠墙倚放着一些旧轮胎。货棚之后，又是一间空荡荡的车库。而在空地的尽头，是一排二层楼的建筑。可能是旧的马厩。罗平继续观察着，而且三跳两跳地穿过了这栋建筑物前的空旷地带。他差一点咒骂起来。

一辆汽车正停在那里，他马上就认出了车牌。这是一辆德·弟戎·布东车。他绝不会认错的。他刚刚发现了“爪子”的一个聚会地点。塞巴斯蒂安就是被关在这里的。他绕汽车转了一圈，又发现了勾划出一扇门的上部一角的一丝光线。他无法把耳朵贴到缝隙处，因为它处的位置太高了。他又朝前走了走。这个地方散发着浓重的干草和马粪味。猜测是正确的。确实是旧马厩。那么，罗平曾经以为是二楼的地方也就只能是长长的贮存干草的顶层了。怎么爬到上面去呢？“说到阁楼，自然就会想到楼梯。”罗平在想，“如果我在某个地方找不到楼梯的话，那才有鬼呢。”

他一直搜查到这栋房子的尽头，如同他的冒险生涯中时常出现的那样，他总是可以把他在某一特定时刻急需的东西弄到手的。楼梯就在那里，靠着墙，平躺在地上。他马上把它抓到手，竖起来，靠在他认为最靠近窗户的地方，在阴影之中。他轻巧地爬上去。他正好选中位置。窗户根本没有关，他只需跨过窗台就行了。一进去，他马上就紧张起来，但很快又放心了。他打扰了老鼠们。他划燃一根火柴，然后把它举得高高的。跳动的火焰使他看清了地上铺着的干草碎屑和远远地瞪着他看的红红的小眼睛。他慢慢地朝前探着脚走去，一步步如履薄冰。但是楼板很结实，几乎听不到什么响声。老鼠发出的声响压过了他弄出的响声。

阁楼（干草仓）占据了这栋建筑物的整个上层。他于是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到召开会议的地方的上面。随着罗平的不断走近，他越来越清晰地听到说话声。他又划燃一根火柴，辨认出一扇翻板活门的轮廓。他跪了下来。翻板活门上的插栓早就全都拔掉了，螺丝孔为他朝下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罗平，十分小心谨慎地趴在地上，观察起来。

在他的正下方，他看到有四个人。他看得不很清楚。因为他的目光是垂

直向下的，他只能看到他们的脑袋和脚。但是他还是轻易地认出了鲁维尔。在地上，一个手被反绑在身后的男人横躺在那里。一盏马灯就放在他的身旁，罗平从来没见过此人。

那么塞巴斯蒂安在哪儿呢？

他们难道已经把他杀了？他徒劳无益地想扩大自己的视野。一个十分重要的死角遮住了马厩的一个部分，不过那里应该还有一盏灯，因为地面被斜光照得很亮。汗水流满了他的脸颊。怎么行动呢？猛地掀开翻板活门？跳到他们中间去？可是他们有四个人呀。出其不意会有效果，那是当然的啦。在他跳下去时，他可以把其中一人解除战斗力，甚至俩人。可是其他的人还是来得及拿起武器的。最好还是等待。

其中一人朝俘虏的肋骨踢了一脚。

“喂，马古兰？还要装哑巴吗？”

然后，他朝秘书转过身来。

“好在您在这儿，雷蒙先生。您没能听到他对萨拉扎说的东西，实在太遗憾了。”

“这没有什么妨碍。”鲁维尔说，“要紧的是他已经干了坏事。”

“您认为他说了明天晚上的会议吗？”

“我不知道……最好让他都说出来。”

“我们，”团伙中的另一个人说，“并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我们只是像往常那样接到通知；您知道，电话里的声音……‘你们守在书店前，在奥斯曼大道和古塞尔街的拐角处……’总之，有人给我们下达指令，我们就赶到了……最好的做法，是现在就通知头领。”

“我原以为会在这里碰见他的。”鲁维尔说，“当我认出马古兰之后，我马上就想到要出来。只是当时手头有一件急需处理的事走不开，再说萨拉扎也不好商量。我一能脱身就出来了。”

“我们不需要头领就能让他开口说话。”直到现在还没说一句话的人也插进来说，“我来负责他。”

他离开了罗平的视野，但后者马上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一种持续的吹气声，与此同时，黄色的反射光在地面上移动着。鲁维尔俯身对着俘虏，把他翻转过来，背朝下地躺在那里。马古兰由于惊吓脸色大变，在灯光下显得完全变了样。

“听着，马古兰……别装傻。说！您是无法坚持住的，对吧？奖金太具诱惑力了。”

“不。不是这样……我向您保证。”

“那你为什么去找检察长呢？”

“一次友好的探视，正好路过。这是很自然的。”三个人中最高大的那位讥讽道，“算啦，雷蒙先生。这个蠢家伙撒谎就像呼吸一样。只是他忘记告诉您了，是他答应与我们共享这笔奖金的，当他在汽车里明白过来时，他也感到后悔莫及了。”

“好呀！好呀！”

“这说明他确信可以拿到奖金啦。”

令罗平困惑不解的这种吹气声使气氛更加紧张，一束可怕的蓝光沿着墙走过来了。

“既然他确信可以拿到奖金，”这个匪徒说道，“那就说明他已经把我

们出卖了。”

马古兰摇晃了一下。他看到某些罗平无法看到的東西。他在扭动着，似乎是想要坐起身来。

“不，不。”他含混不清地咕哝着，“别这样……我向你们解释。”

“现在还时为时不晚。”鲁维尔说。

“确实……我明白了，我没通知任何人就行动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这笔奖金，是一个恶作剧……于是，我装做又想说出来，又要得到确切保证的样子……我是否可以受到保护？由谁来保护？以及怎么支付我？……于是我提出要想一想。这很正常，难道不对吗？”

“骗人，雷蒙先生。他原来还相信我们会把他送到警察总署去呢……过来！”

他对罗平无法看到的那个人说。于是后者走上前来。他端着一支呼呼喷着红火苗的焊枪。马古兰抖了起来。

“等一下。”鲁维尔说，“你想跟便衣警探们做一笔生意吗？”“天呀！你们替我想一想。萨拉扎刚刚向我解释过。我应该在奥斯曼大道的拐角处见到一部汽车……”

“确实很对。”大个子喊了起来，“一共有两部车子。只是另外一辆稍远一点，在后面。而关于这一点，你的检察长是无法知道的。”

鲁维尔俯身向前。

“蠢货。”他说，“我看你肯定说了，因为你承认萨拉扎要保护你嘛。”

他闪过一边，手里端着焊枪的那个人走到马古兰跟前。“从哪儿开始？”他问，“先来一只脚，怎么样？”马古兰缩成一团，发出了一阵令罗平毛骨悚然的嚎叫。“要你这么蠢！”鲁维尔说，“把他的鞋脱下来！”匪徒们猛地冲向他们的同伙，尽管他不停地又蹬又踢，还是脱下了他的鞋和袜子。

“抓住他。”应该是行刑的那个人命令道。

他稍许向后退了退，用焊枪瞄准着。马古兰的赤裸裸的双脚像受惊吓的动物一样不停地踢蹬着。

“你感到热度了吧，啊？”行刑者问道，“我向前进一点……哈，哈！你又开始抖起来了。这很痒吧……！再近一点。”马古兰猛地一动，差一点把用尽全力压在他身上的那个人弄翻下去。

“说！”鲁维尔命令道。

“千万别说。”罗平在暗自企盼着，“我不知道你跟检察长说了些什么，可是，如果你吐露出来的话，全体团伙成员就会四处逃散，以等待另外的时机了。”

“快点！”鲁维尔又说。

“鼓起勇气。”罗平在想，“千万咬紧牙！”

火焰现在距马古兰的右脚不到一米距离，脚趾已经十分可怕地收缩了。

“你告诉他名字了吧？”鲁维尔继续问道。

“住手！”马古兰喊道。声音完全变了。

“先回答。”

“没有……我保证没有。”

“那么，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马古兰一动不动地呆着。

“我想他肯定完蛋了。”坐在他肩上的那个人喃喃道。鲁维尔做了一个

手势：行刑的人关掉了火焰，摸了摸烧焦的脚。“他虚张声势。”他说，“就为了这几个小水泡，总不至于这么拼死地喊叫吧。”

“把他弄醒。”鲁维尔命令道。

几个耳光打得马古兰摇来晃去，他睁开双眼，失去理智地转过头来。他又认出了拷打他的这些人，于是痛苦地叹了口气。“宝贝。”手里拿着焊枪的人说，“好一些了吗？……你有屁就放，要么我就接着来。”

于是他又把焊枪点燃。

“我问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鲁维尔继续审问道，“我在等着回答。”

罗平十分怜悯这位可怜的人，同时又很钦佩他的耐力。可是马古兰是否能坚持很久？如果他败下阵来，那么塞巴斯蒂安的末日也就到了。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他，但那将会太迟了。“爪子”们肯定会在四处逃散之前先结束了他。

“给点喝的。”马古兰咕哝着。

“等会儿……在你全盘招供出来之后。”

“你们不会杀了我吧？”

“保证。”

“我说的并不多。”

“啊，马古兰！”罗平失望地想，“你真让我失望。”

可怜人的恐惧是十分明显的。他快要晕倒了，快要第二次地背叛自己了。他的死足可以警戒其他人。再不会有人敢对奖金感兴趣了。这一场游戏也就输掉了。

“我尽量试着少说一点。”马古兰纠正道，“不过你们也知道，检察长是个什么人……”

“不。我们不知道。”其中一位讥讽道。

“他是能够巧妙地套问别人话的人。我，我去是告诉他我们在布朗什街的聚会点的……那又有什么妨害呢，因为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我好渴呀。”

焊枪的火苗又呼呼地响了起来。

“雷蒙先生，”行刑的人说，“他在嘲弄我们。”

“没有。”马古兰喊道，“我求求你们了……好啦……我说我们明天晚上会在城堡聚会……这是真的……他逼迫我……我只得把它的方位告诉他。不过我说的含糊其辞。”

一个拷问者给了他脸上一巴掌。

“不对。像你这样的人，你肯定会在地图上给他指出方位的。马赛尔，让他热一下……在脸上……”

“救命呀。”马古兰嚎叫起来。

罗平紧握双拳。他的无能为力使自己十分难受。如果他手里有支枪，他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的。他会杀掉马古兰，让他所受的极刑尽快结束。他也会随后把他们打倒，决不手软、留情。汗水已经流进了他的眼里。他用衣袖抹了抹，继续进行观察。马古兰呜咽着。

“是的，是的。”他继续说道，“我把地点告诉他了。”

“你告诉他所有的人都去吗？”

“是的……是为了塞巴斯蒂安的事。”

“总之，你都告诉他了。马赛尔，烧他！”

叫马赛尔的人重新调整了火苗，然后走到最佳位置。

“把手拿开。”他说，“它们会被烧熔的！”

马古兰上身可怕地抖动起来，然后全身像牵线活动的木偶一样蜷缩起来。

“跟这样的家伙是没法干的。”马赛尔抱怨着，“你们把他拉直。”

鲁维尔迟疑了一下。他朝马古兰俯下身去，翻开了他的一只眼睑。

“他死了。”他说，“他的心脏抛弃了他。情绪……”

罗平彻底地松了一口气，把额头靠在了地板上。他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了。底下，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着。马赛尔关掉了他的焊枪。一种钢材加热后的混合热气味直冲阁楼干草房。

“真的，我告诉你们，他已经死了。”鲁维尔认定道。

“好啦！”马赛尔喊道，“那么，你在干什么呢？”

罗平又把眼睛贴到孔上去看。马赛尔正在对他的一个同伙问道，后者正在搜死者的身，还把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最好什么东西也别留在他的身上。”另一位强调着，“谁想要他的钱包？……他的手表呢？我能留下它吗，雷蒙先生？”

他把从死者身上搜到的所有东西都摊在石头上。四个人的背影遮住了这可悲的清点工作。他们像雌狗一样地乱窜乱动着。鲁维尔是第一个站起身来的。

“我在想首领是否会同意。”他提醒着。

“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谨慎。”马赛尔说，“有时人们都觉得他……我不知道，我……一个好奇的人……这里绝不会有人来的，但也要防备万一……所以，像这样，手里没有东西，衣袋里没有东西，那要验证他的身份就不容易了。”

“尽管如此，”鲁维尔接着说，“还是要把他埋起来。”

另外三个人反对着。他们认为这一天已经很辛苦了。

“那么，用什么干呢？”马赛尔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埋在哪里？我们总不能把马厩的地板掀开吧？”

“不。”鲁维尔说，“是在房子的另一头，那里有个地窖。地面是用土夯实的。如果在车库里找不到挖土的东西，那就真的麻烦了。您能去看一看吗，路易？”

罗平听到门响了一下。现在或许是行动的时候，像进行最后的审判一样猛地扑向他们。

“您要知道，”马赛尔大喊着，“都快九点了。我们得几点去吃晚饭呀！”

“三个人干，很快会挖好这个坑的，”鲁维尔坚持道。

“三个人？”马赛尔反驳道，“为什么不是四个人呢？”

“因为我得去打电话。在这个钟点，莫朗东正好在家。他会想办法通知首领的。这是他的任务。”

罗平大脑快速转着。敌人将会处于一种劣势：三个人在地窖里挖坑，第四个人是孤身一人了。时机变得对他有利了。他小心地借助一只膝盖支起身子，抓起粘到地板上的一撮毛发，这是他的一侧颊髯脱落了。他踮起脚尖，重新穿过阁楼干草库，径直向窗角走过去。路易的马灯在长长的车库里穿来穿去，他迅捷地滑下了梯子，缩身躲进了墙影里。路易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两把镐和一把铁锹。抖动工具时发出了反光。他又回到了马厩，罗平听到了

满意的欢呼声。这群匪徒那么自信，认为他们的周围没有人，他们甚至都不想把声音放小一点。

罗平先把楼梯放回原处，然后走到房角处躲了起来。他不再犹豫了。他没有其它选择。现在，为了阻止他们通知头领，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压制住这四个人。只有这样，第二天的会议才会如期举行。

行动在即，令他浑身肌肉由于受刺激而战栗。他又最后一次研究了现场，完善着攻击的方案。鲁维尔肯定会去德·弟戎·布东车旁，他是想要尽快离开的。那么最好是去那里等他。罗平行动了，始终不离开黑暗地带，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他在对手从马厩出来时停了下来。马赛尔走在前头，拿着工具，提着马灯。路易和另一个坏家伙抬着尸体，一个人抓着肩膀，另一个人抓着双脚。而鲁维尔走在最后面，手里摇晃着第二盏马灯。送葬的队伍穿过整个马厩，在阁楼的窗户下面消失了。这正是罗平原来竖起楼梯的地方。

“勇敢一点，我的小羔羊们。”罗平在想，“好好干。亚森在关照着你们！”

他直接朝汽车走去，然后躲在后座，不出声地把车门关上。他能够从汽车后窗随心所欲地观察院子。现在只需等着了。鲁维尔，急着要打电话给他同伙莫朗东，因为他负责与头领的联络，他很快就会来的。

几分钟过后，他真的露面了。他点燃一支烟，然后双手插在口袋里朝汽车走过来。罗平俯伏在司机座位后面。另一位，丝毫不怀疑，坐到方向盘后面调整着油门。他在摆弄着手柄确保在操起起动手柄前车况良好。这时，两只大手掐住了他的喉咙，两个大拇指按住了他的颈动脉。他马上就窒息了。他稍微挣扎了一下，然后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眼看他就不省人事了，罗平松了一下手。

“给先生一点空气！这个地方真热得要死！”

鲁维尔喘息着。

“大口吸气。”罗平建议着，“你知道，埃贝尔的方法……对，深呼吸……啊！别动，不然的话……”

他重又在秘书的脖子上用力。

“你看到了。拇指稍微用一下力，我就会像掐死一只鸡一样地把你掐死。请你原谅：我没有随身带一只焊枪。只有一双手。不必担心弄脏它们，对吧？……好！……那么，好啦，现在我不开玩笑。你们要聚会的那个城堡叫什么名字？……”

“它没有名字。”鲁维尔喘息着说。

“不对！”

罗平的手指又可怕地合拢了。鲁维尔发出了嘶哑的喘息声。“名字？”

“松开……松开我……瓦尔博兹城堡……”

“这很好。那么，你的这座城堡在什么地方？”

“在塞纳—瓦兹……在圣马丁—加莱附近……那里有一片森林……”

“轻一点！别做让人怀疑的动作，我的小宝贝……你们的会议在几点钟？”

“明天晚上，九点钟。”

“这足够了！……唉，这么交谈该有多好呀，毫无保留地？……都会有什么人？”

“所有有空的人。”

“头领，自然也到场啦。”

“是的。”

“一共有多少人？”

“十二个人左右。”

“这次会议的议题？”

“格吕兹……要对他进行审判。”

“值得一看！”

突然的愤怒使罗平的双手收缩起来。鲁维尔嘴巴大张着，舌头吐了出来。罗平放开他，走出汽车外，然后把他从座位上拖出来。猛地一下，他把他的手放到背后，抓着他的衣领。

“站好，蠢种！如果你想叫喊的话，我就先弄断你的手。走！”

鲁维尔两腿不停地抖动着，先迈出了第一步，然后是又一步。

“咱们去找你的那些同伙。”罗平宣布道。

他们慢慢地朝那三个匪徒干活的地方走去。

“告诉我。”罗平说，“这里曾是一间马厩吧？”

“是的，但是它已经改建成马具房了。人们把马具放在这儿。”

“下面是否有个地窖……”

“是的。正是在那儿……”

“明白了。往前走。”

他们听到了沉重的响声。挖坑的正在吃力地干着。在马具房门口，罗平瞥了一眼里面的情况。一盏风灯放在地上，就在敞开的翻板活门的旁边，照亮了一条陡直的楼梯的最下面的几级台阶。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理想的陷阱了。罗平用肘推了一下，让他的俘虏往前走。他看到了躺在地上的马古兰的一部分尸体和一个正在用铁锹忙碌着的苦力。

“你跳下去。”罗平在鲁维尔的耳边轻声说道，“不过我要提醒你：这栋房子经不住破坏。好啦！”

他突然推了一把秘书的腰部，后者失去了平衡，双脚并拢着跳了下去。喊叫声升了上来。罗平马上把翻板活门放下，把两个结实的插栓插好。嘈杂声大作，但是被禁锢在下面的人，却在继续疯狂地干着。很好，猛烈地敲打翻板活门的声音传了出来，而且还升起了一阵阵的尘烟。“用他们手中的镐，”罗平在想，“他们还是能够把它打穿的。我得设法找到个东西……”

他看了看四周，想找到某个重的东西，可是屋子里面空荡荡的。“也许车库里会有？”他提着马灯，到车库里去搜寻。手推车已经推不动了。里面有一只大桶，可惜是空的，所以非常轻。在尽头，有一台铁砧在闪光。他试图举起它来，结果连搬动一下都办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他看上了一个镇压器，就是人们常见的那种，它在田里是由马拉着滚动的。他站在辕架之间。但是白费力气！“妈的！”他咒骂着，“我真的不如以前了。”好在他身边有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找到一根撬棍，把它当做杠杆来用。只一用力，这只怪东西就动了起来。一点点地移动着，镇压器滚到了院里，罗平高兴地看到院子有点坡度。借助本身的力量，镇压器缓缓地移动着。只需引导，为的是让它不偏离方向地滚动。为了能使它滚进去，门是否够宽？不管怎么说，现在想让这笨重的东西停下来已经太晚了。尽管罗平在努力，全力地靠在辕架上，试图纠正着镇压器的方向，但它还是稍微倾斜地碰了马具房的大门。随着一声撞断木头的声音，笨重的圆辊子在翻板活门上停了下来，而且把门

封得严严实实。下面的敲打声随即停了下来。

罗平擦了擦满是汗水的脸，以一种十分满意的神情审视着自己的杰作。

“别动得太厉害，”他喊着，“你们弄不好会窒息的。”

回答他的是愤怒的吼叫和辱骂。罗平微笑着，用手帕擦着汗，然后把仍贴在左脸上的髯须揭下来，看了看表。夜还不太深，但是他也不能再耽搁了。他小步跑了一会儿，完全是为了开心。然后他在一条街的拐弯处停下来，辨认着街牌上面的字：七月十四日街。

“我现在想要的不是巴士底狱。”他想，“而是一杯泡沫丰富的啤酒。见鬼！我还能知道口渴！”他找到自己的汽车，然后回了巴黎。在阿勒玛涅街，他先喝了个够，然后再打电话，只是咖啡馆太不起眼了，不一定有电话机。他很幸运地在另一间咖啡馆里找到了电话，而且找到了樊尚·萨拉扎。

“检察长先生？……我是贝什罗公证员。”

“谢天谢地！”

“我有消息。”

“我也有。快来吧。我等您。”

罗平没花时间回家换衣服。他直接来到了古塞尔街。是检察长给他开的门。

“您是哪一位？”

罗平此时才发觉，没有了颊髯，他变成了一副全新的面孔。

“拉乌尔·德·利美吉。”他说，“从前的公证员……我之所以要扮成贝什罗公证员，是因为我怀疑您的周围……看来我真的对了。雷蒙·鲁维尔，您的第一秘书，是跟这群匪徒一伙的。”萨拉扎惊呆了，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

“鲁维尔？”他重复着，“鲁维尔？……这是决不可能的。”

他做了很大的努力才克制住自己。

“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一个人在。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谈话。”

马上，罗平提了一个问题，自从把鲁维尔的事情揭露出来之后，这个问题又令他非常不舒服起来。

“检察长先生，您是否已经提出辞职了？”

“是的。今天下午。我已经向您解释过我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了。”

“真糟糕。那您不能再恢复原职吗？”

“我不能这么做，但主要是我不愿意这么做。我私人有仇要跟‘爪子’了结……”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符合规定的手枪，把它放在写字台上的垫板上。

“您想一想，我如果在的话，我能有权自己去伸张正义吗？没有，绝对没有……我只得动用警力，而我们的敌人，通过他们拥有的手段，马上就会知道的……而现在，我可以令他们大吃一惊，多亏了某个马古兰的证言……”

“瓦尔博兹城堡。”罗平打断道，“在圣马丁一加莱附近；明天，九点钟……”

萨拉扎惊呆了，他皱了皱眉头。

“马古兰已经死了。”罗平继续说着，“至于您的秘书，他跟三个同伙被关在了一间地下室里……”

“是这样，先生……”

罗平直起身来，灯光直射到他那张刚毅的脸上。这是个年轻的，容易激动的人，他刚刚还在装扮公证人呢。

“请相信我。”他十分坚定地说，“我本人也一样，我也有个人恩怨要跟‘爪子’了结。”

于是他开始叙述自己与马德莱娜·费雷尔约会后所遇到的事情。樊尚·萨拉扎十分惊讶地听着他的叙述，他丝毫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惊讶。当他讲完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是沉寂的。

“所有这些都是您一个人干的？”萨拉扎最终问道。“我向您保证……这太神奇了……祝贺您……如此坚定的精神……当然啦，我这方面从马古兰那里了解到的东西跟您从我秘书那里得到的完全一致……啊！我向您保证，鲁维尔会后悔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的。”

他慢悠悠地用手擦了擦眼睛，然后以尖利的目光盯着他的对话人。

“我向您透露一下，德·利美吉先生……我已经决定独自一人去那里……是的，独自一人，这是绝对的。但也许不会在亲手把那个人杀死之前……您知道什么是在一个人看来，不再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吗？”

“我知道。”

“那么，您明白为什么我对死无所谓了……不过，听了您说的话，我曾想过您的智慧所及……不，德·利美吉先生。像您这般刚毅的人，是不多见的……所以，我开始相信，我们，我们俩人，会有幸取胜的。”

“机会很小。”罗平说，“我们有条件出其不意。但是我坚持认为由有经验的人参与的大规模的警事行动……算啦！我们尽力而为吧！”

樊尚在他妻子的画像下面钉了一张区域地图，而且用粗铅笔标出了路线。他们过去研究它，并一同确定了最终方案。随后又确定了第二天的约会。他们现在距最终的交锋只有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了。

九 匪巢

“就是这条路。”樊尚·萨拉扎说。

他们已经走过芒特有一刻多钟了，现在他们发现了面前的圣马丁—加莱的小村庄上的稀疏灯火。萨拉扎驾着他的车，踩了刹车，正在吃力地寻找着路边的指示牌。罗平，一个手指在地图上指点着，印证着。

“那边就是人们说的森林。这总不会错的。”

他们拐进了蜿蜒在麦田间的狭窄的道路。罗平保持着沉默。像往常一样，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他避免考虑过于精细的东西。他将要进行的战斗是一个人对付五六个人。在过去还从来没有过，他从未进行过如此不对等的战斗。所以，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过细地考虑它。到时候再看吧。

他们来到了森林边，又沿着它走了一公里多。萨拉扎把车开得很慢，因为天已经黑了下來，而且根本就不能亮车灯。他们在指定的地方发现了老的狩猎房子，而且马上就看出了通往城堡的小路。

“我把汽车藏到树林中。”萨拉扎说，“这栋房子后面有浓密的树林。您先下车，然后给我带路。”

罗平围着这栋房子转了一圈，还朝里面瞥了一眼。没有人躲在里面。屋顶已经塌下来了。碎石、烂木头铺得满地都是。壁炉却神奇般地好像没有被动过。罗平点亮手电筒，在车前面往后退着走，把它引到一片矮树丛中。人们无论是从大道还是从小路上都看不到它了。

“一切都顺利。”萨拉扎喃喃道。

他摸了摸又穿上身的风衣口袋，检查着口袋里的东西。

“我的手枪、子弹……手电筒……一把刀子……线团……”

罗平差一点耸肩膀。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副手！他真要后悔不是一个人行动了。

“够啦。”他打断道，“我们肯定不会全部需要这些东西的。过来吧。别再说一句话！”

他走在前面，没有一点声响。渐渐地，他又变成了一个取得如此多胜利的狡猾和坚定的冒险者！他的同伴勉强地跟在他后面。

“别走这么快。”他喘着气说，“我发觉我的功夫还很不到家……”

“嘘！”

小路直通公园的围墙。远处的墙与星空相切，用来保护墙脊的碎玻璃瓶渣闪着令人恐惧的光。经验告诉他，在这个看上去令人厌恶的围墙上，肯定有为偷猎者所熟悉的缺口。确实，他们发现了一处，在几百米远处。那里，在公园的边缘，树林也最浓密。围墙塌落下来的土块很容易攀援。两个人越了过去，跳到了繁茂的草坪上，然后像幽灵般地继续前行。

他们穿过一片浓密的桦树和杨树林后，看见了城堡。其实，这只是一幢乡村别墅，建于上个世纪。建筑物的主体比较宽敞，侧翼有一个小塔，前面有一个主要的小院子，有十多级台阶连接着。正房好像没有人住。没有一丝光。没有一点动静。萨拉扎看了看自己的表。

“差十分九点。”他低声说道，“我们应该看到车子呀。他们总不至于步行来吧。除非……”

罗平吃了一惊。

“决不可能。”他说，“没有人能逃出地窖。没有人能通知他们。”

他们继续往前走，弯着腰，从一棵树下走到另一棵树下，好借助这最小的隐蔽。他们用了好几分钟才走到院子的入口处。

建筑物周围的沉寂令人感受十分强烈。天色越来越黑了。任何一点光亮都会被觉察。城堡的浓重侧影在天际被勾勒出来，天空中飘动着来自西方的云。拂晓前就会下雨。

“我们绕一圈。”萨拉扎建议着，“通过公共道路的出入口往往都不保险。我想起一件事情来……”

但是罗平又跑开了，弓着背，随时准备躲闪着，他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处在敌人的射程之中了。接连几跳之后，他来到了左侧的墙根，然后打手势让萨拉扎照他的样子做。他们一个紧随另一个地沿着墙直走到房子的正面。

“别走台阶。”萨拉扎喘息着说，“这真是荒唐。”

此时罗平已经从衣兜里掏出一串样式各异的小金属杆。

“可是……这是开锁的钩子。”萨拉扎惊愕地说。

“嘘：您很清楚我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在那儿等着我。”

他绕到台阶前，开始登上台阶。他越来越肯定，团伙已经撤走了。难道是一位过路人，被喊叫声吸引过来，走去推开了滚子，把里面的俘虏放出去了吗？这种可能性很小，可是……”

他本能地选了一根最好的开锁钩子，因为锁舌总是在最开始拨弄时做出反应的。他把门推开一条手臂样宽的缝，身子尽量地侧倚在门上。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于是，他用手电做了一个尽快的信号，萨拉扎跟了上来。

“我总觉得房子是空的。”他低声咕哝着，“进去吧。”

他们手里握着枪，走进了宽敞的大厅，他们的手电光束扫来扫去，照着各个部位，照见了绿色植物、镜子、柱子。罗平赶紧占据了门口，发现在厅的尽头有一个铺着红地毯的十分漂亮的楼梯。老式的家具无声地环绕着他们，很凝重，又有点潮气。空气中有一股折下的花朵的香味和地板蜡的味道。罗平小心地打开了身边最近的一扇门，然后用手电转着圈地照了照里面的墙壁。

“见鬼！”

他熄了手电，心在怦怦地跳。不！这是一个幻觉。或许是他没看清楚。萨拉扎此时也走了过来。

“发生什么事啦？”他低声问道。

“什么事情？……看吧！”

罗平再次打开手电筒，照向挂在墙上的图画。

“真漂亮！”萨拉扎赞叹道。

“什么？漂亮！难道您真的不明白？……这里，这是拉斐尔的《圣母玛利亚》……而那一幅，《伊卡尔的堕落》！这是《大运河》！……”

他从这一幅走向那一幅，渐渐地其他的图画也从黑暗中显现出来……

它们闪着柔和的光，在变暗淡之前，罗平的眼里留下了马多纳那令人着迷的脸孔画像，这是一幅老人的侧面像，是一个翘曲的侧影。

“它们都在这儿……”他喃喃着……“岩柱的所有油画。”

“怎么！”

“啊，不用管了。我是在自言自语。”

他无法消除面部的痛苦表情。

“这是‘爪子’主人的私人博物馆……归先来的人所有！不，这不可能。”

他拉开遮着最近的窗户的窗帘。厚厚的铁护窗板使它可以抵御任何的破坏。他又转向萨拉扎，并大力抓住他的手臂。

“他们在这里。”他说，“人们不会抛弃这样的宝物的。”

他们又回到了始终沉睡着的大厅里。他们用心听着，神经紧张地准备随时反击。可是在他们的身边没有任何危险发生。他们走到楼梯前面，罗平用手电一直照到转弯处。

“那个被称为‘诊所’的地方在最里面。”萨拉扎说，“是马古兰解释给我听的……”

他走到罗平前头去，把门推开。墙壁是白色的，上面没有一扇窗子，好像使他们的手电光增加了好几倍的亮度。在房子中央，一个瑟瑟发抖的、紧闭着双眼的男人被绑得死死的，嘴里还塞了东西，躺在一张手术台上。

“塞巴斯蒂安！”

罗平冲上前去。

“塞巴斯蒂安！……他们药倒了你，我敢肯定……萨拉扎先生，请您关上门，我需要更亮一点……”

他在一个装满了令人不大放心的外科手术器械的玻璃柜旁找到了开关，扭动了第一个旋钮。悬吊在手术台上方的无影灯亮了起来。罗平把手枪放进口袋，在柜子里找出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割断绑着年轻人的绷带。

“怎么样，塞巴斯蒂安！睁开眼，啊呀！是我，拉乌尔先生……”

他把堵嘴的东西扯掉，摇晃着可怜的人，后者的眼皮抬了起来，给人看到的是惊恐的眼神。

“怎么，你还认识我吗？自己动一动，妈的！我总不能把你背在肩上吧。现在我们很紧张，你想想吧。”

他把手伸到他的腋下，帮他坐了起来。

“靠在我身上……这样……会好起来的！”

“真感动人。”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了起来，“确实感人至深。”

这个声音！罗平放下塞巴斯蒂安，转过脸来。他面前只有萨拉扎在微笑着。

“再努力一下。”萨拉扎说，“哈！我看出您已经开始明白了……当然了，没有我的乔装改扮，没有我的黑眼镜，我就失去了很多神秘色彩。可是这确实是我，罗平……因为我完全可以用您的名字称呼您，对吧？”

于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场面出现了。两个对手相互对视着，难以觉察出的变化改变了他们的面部表情，就好像灵巧的魔术师借助于神奇的触摸，使他们恢复了各自的本来面目，“检察长”的面孔变得严峻起来，脑袋好像也缩进了双肩。一种令人厌恶的讥讽之情从他的眼神里流露出来，好像是由于激动，他的嘴角也抖动起来。罗平，显得更瘦弱了，更颀长了，突然摆脱了所有的懒散和漫不经心。他的态度变得非常认真，像在聚集力量准备发作。

“亲爱的朋友，”“爪子”的头领继续说，“您认出了我。怎么样？这个可爱的小坏蛋，他为胜利花费了那么多的笔墨，但是却不明白，只有大法官才能控制局势，才能指挥作恶者的团伙而没有风险吧？……请原谅，因为你只是个小孩子。你听到了吗？塞巴斯蒂安？而你的拉乌尔先生，则是一个没有主见的木偶！”

正在慢慢地恢复意识的塞巴斯蒂安，以可怕的神情看着这两个对手。

“请把手术刀放下。”萨拉扎命令道，“放到地上，对，在您面前……”

轻一点！……否则我就把您打倒，那将十分遗憾，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要谈呢，现在，用脚把它给我踢过来。很好！”

他以一种惊人的灵巧俯下身去，因为在他的身上看不出进行体力训练的痕迹，他捡起了手术刀。

“我能向您提个问题吗？”罗平以一种让他的对话者局促不安、冷静地问道。

“请吧。”

“您怎么发觉……”

“您的身份？再也没有比这容易的了。我在马尔科报告那次入室偷盗时就非常怀疑……您总还记得吧……是一位银行家。于是我出于碰碰运气的想法，再次把他派到亨利—马丁大街去。他是做为保险公司的一名推销员露面的……这个借口说得过去。现在，人人都在投入寿保险。这是从美洲传到我们这里来的一种时尚……而令他大为惊讶的……”

“他认出了我们一起偷走的那些东西。这很漂亮。”

“我不允许您这么说。”

萨拉扎在捉弄人。

“但是，”罗平反驳着，“这并不能证明我是……我！”

“不能，确实。尽管……行动的方式是事先安排的……我无法向您提供供词，亲爱的朋友……在我决定亲自出马之前，我认真研究过您的手段和方法……确实您在此之前完成过几次成功的行动。”

“谢谢。”

“您也曾失败过，像所有人一样。譬如，空心岩柱行动这个事例……只要是个不太愚蠢的人……浪费人力！……应该把它消灭掉，我亲爱的罗平。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谁也无权感情用事。”

“你挪动一下。”罗平对塞巴斯蒂安说，“我要坐得舒服一点。这位先生的拿手好戏说不定会很长的。”

他在手术台上坐了下来，双腿交叉着。

“我听您说。”

萨拉扎离开他在门口的位置，稍微向前移动了一下，手枪始终对着他面前的对手。

“所以，我怀疑您就是我有朝一日肯定要遇到的人，尤其是在我本人负责空心岩柱事务以来。总之，有一件事是确凿的：您在玩弄两面手法。为了最终使自己信服，我产生了派您去马赛的想法。不过我们已经谈过此事了。”

“确实，编撰得太精彩了。”

“我知道，根据人们对您的认识，您肯定不会去毒一个人的……但是您总不会对马德莱娜·费雷尔的美貌无动于衷吧。”

“注意。”罗平说，“我可要发火了。”

“来吧……别不好意思。这就是您的家。”

两个人相互轻蔑地打量着对方。塞巴斯蒂安把手放到了罗平的膝盖上。

“别动。”他低声咕哝着。

“好的，小家伙。”萨拉扎继续说，“害怕是聪明的开始。看到了吧，亲爱的朋友，我比您占优势的，并非是聪明才智，也不是灵巧，因为您并不缺两样中的任何一样。而是另外的东西……”

他好像在自问，他的嘴快速地抽搐了一下，好像是突然感到了一个老伤

口的疼痛。

“我没有心肠。”他说，“这很奇怪，但就是如此，而且我为此而感到自慰，因为当我要做某件事时，我会一直做到底的……我对障碍是不用计谋的，不像你那样。我只是消灭它。正是因为这一点，我的职业给了我自爱的极大满足。它为我准备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

他朝罗平走近一步，眼睛紧盯着他。

“没有人是清白的！……那么为什么要故作庄严、高贵和装出戏剧中才有的情感呢？我仇恨游戏人生的人。我恨您，罗平，因为您总是害怕以您的真实面目出现……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如果您愿意……做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吧。”

他低下了枪口。

“我给您一次机会……跟随我。我是如此地孤独！我们二人联手，我们将拥有整个世界。”

“哎呀！”罗平叹息道，“这个世界对我来说确实太大了一点！”

萨拉扎向后退了退，好像挨了一个耳光似的，他手里的武器也瞄准了罗平的心脏部位。

“你就看不出我是在开玩笑？”他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温柔说道，“我很喜欢开玩笑。当我派你去马赛时，我在开玩笑。当我让马德莱娜去跟你会面时，我在开玩笑。而且当我让这位蠢家伙塞巴斯蒂安去放你走时，我同样是在开玩笑。”

他放声大笑，然后用手帕的角细心地擦着眼睛。

“请你原谅。我哭了。萨拉扎，既然罗平首先想到的是尽快与萨拉扎检察长取得联系，那么，为什么‘爪子’的头领不让这个可怜的格吕兹放走罗平呢？我这边失去你，另一边却又抓住了你。你就是这样在我的股肱之间往来如穿梭……而这恰恰是我所喜欢的局面。啊！我感谢你给了我一些永难忘怀的时刻！当我想起贝什罗公证员给我送来这个神奇的名单抄件时……高贵的罗平在道德的小路上匍匐着前行！……而你那尊崇法律的公民的漂亮脸蛋，当你来告诉我这张名单是假的时候！……一个多疑的人，干了这些事！怀疑一切，而且是从我的秘书开始。你并没有错，真的，你发觉了这一点。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始终跟其他三个人一起呆在地窖里。我要让他们在里面好好地闷一闷，这将教给他们如何才不会这么笨！……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鲁维尔消失了？我本来应该把自己掩藏起来的。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发觉在萨拉扎检察长那里泄露了秘密的话，我会把鲁维尔整个地奉上的……勇敢的鲁维尔……称得上是一个忠诚的变节者。可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是在为萨拉扎干着反对萨拉扎的事情的！”

又一阵笑声震撼着罗平。他，十分冷漠地摆动着双腿，好像十分地不耐烦，而且不时地轻拍着塞巴斯蒂安的肩膀，好让他镇定下来。

“请注意，”萨拉扎继续说，“鲁维尔绝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设想一下当人们把他带上刑事法庭时的情景。检察长在那里不正是要依法请求判他最轻的刑吗！借助于我的职务之便，我要救我想救的人。我也会灭掉我想消灭的人！你总还记得肖米纳尔和贝尔戎吧。难道我没取了他们的脑袋吗！宽厚和严厉的主子，都是我一个人……而且我还会长时间地担任下去，因为你已经想到我不会辞职的。我不会那么蠢！”

“我，”罗平说，“如果处在您的位置，我会向警署揭发拉乌尔先生（他

敬了个小礼)，为的是为看到他走上法庭而高兴。”

“但我想到了这一点。”萨拉扎大声叫道，“遗憾的是，我不能得到死刑的判决。”

“自然我是只配死的了。”

“自然。”

“为什么？”

“就为了你现在要说的话。”

罗平笑了起来。

“其实，”他反驳道，“现在只是谈论某人的时候。对她，您表现出感人至深的感情……萨拉扎夫人……她正好发现了真情。”

“是的。”

“她反对您。”

“我吓唬她，而我不喜欢那些我吓唬的人。我把他们从我的道路上清除掉……永远地。”

“那么马德莱娜呢？”

“她是缓期执行的。”

“您真是个怪物。”

“这正是我期待的字眼。”萨拉扎带着一种贪婪的满足说道，“怪物，好吧。而我则更喜欢：艺术家。我想你会明白的，尽管你有偏见。那么好好想一想，罗平。为什么我让人劫持我的妻子，其实我有很多办法摆脱她？”

“为了让人们确信‘爪子’的头领想找萨拉扎检察长复仇，因为他刚刚把肖米纳尔和贝尔戎送上了断头台。”

“当然。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啊！”罗平愤慨地叫了起来，“我知道了。您想找到提供悬赏的极好机会和理由，然后考验您的同谋们。”

“不错。”萨拉扎说，“你想知道全部实情吗？那好吧，我蔑视金钱，我也蔑视权力。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法官由我扮演，罪犯也是我来当，他们之间进行的难以捉摸的游戏。他们互相为对方提供着牺牲品。看看马古兰吧。他卖身投靠检察长，后者却把他带到了‘爪子’头领时刻准备着的汽车里。这难道不漂亮吗？”

萨拉扎的眼神变得专注了。他用手指揩去鬓角上的汗水。

“而这两个人呢？”罗平问道，“法官和罪犯，他们能和睦相处吗？”

“那是我的事了。”萨拉扎恶狠狠地说。

“我，在这方面，我有个小小的想法。”罗平以一种有趣的纯真说道，“您千万别发火。我可无意令您不愉快。可是您从来没亲手杀过人。您总是把这种操心的事委托给他人。另外，也不够冷静。您需要隐藏在伪装后面，在法庭上的检察长的装扮，和‘爪子’头领的装扮之后。是吧。”

“够啦。”

“实际上您从来没有看到过死亡。您在想象您的罪行，一切都是这样进行的。（他用拳头敲了敲额头。）但是，您永远没有勇气扣动扳机，随心所欲地，慢慢地，像一个充满信心的行刑者……试一试！请来吧！”

萨拉扎举起了握枪的手臂。

“您抖得这么厉害。”罗平说，“您肯定打不中我们的。”

萨拉扎的脸变了形。它表现出一种慌乱的恐惧。

“您最好歇手吧。”罗平说道。

突然，一阵铃声在房子里响了起来，引起了长时间的凄凉的回响。一阵奔跑声在天花板上响了起来。重复的响声在“诊所”里引起了反响，摆在架子上的金属器械发出了叮 声。

“警报。”罗平说，“您把您的人藏在了上面，对吧。而我感到人们把他们关在了里面。您完蛋了，萨拉扎先生。”

铃声可怕地响个不停。萨拉扎，用他空着的那只手往身后摸着，想要找到门的把手。他揣测罗平会跳起来，并且要开枪射击。

“趴下。”罗平大喊道。

子弹击碎了柜子的玻璃，又呼啸着反弹回来。房门打开了。嘈杂的混响声一下子停了下来，在一阵沉闷的响声过后，是一种身体倒地的声音。

罗平重新抬起头来，看到马德莱娜·费雷尔站在门口。她手里拿着一支还在冒烟的手枪。在她的脚下，血流满面、缩成一团的检察长在抖动着。罗平猛地站起身来。

“您没伤着吧？”她嗫嚅道，“我……我……”

她倚在了门框上。她已经没有一点血色了。

“唉呀。”罗平叫喊着，“现在可不是晕倒的时候。”

他跑过去扶住她。塞巴斯蒂安，先是躲在了桌子后面，现在也出来了。

“你没有什么。”罗平说，“帮我一把……椅子……拿来。”

他帮着年轻女人坐下，她并没有失去知觉，所以一点点地恢复了常态。

“去把那个警铃关掉，塞巴斯蒂安。它变得让人受不了啦……马德莱娜，您听到我在说话吗？……谢谢……您真的救了我们的命。”和博特雷莱……这一边，有马德莱娜和塞巴斯蒂安……这多么无法理解呀，命运之神！而我，我还是同一个罗平！……妈的，是的。我感到已经醒来。我又从地狱的边缘回来了。站起身来，拉扎尔。让死者去给死者裹尸吧。行动要先于爱情，你现在困难重重，难以脱身。噢！我的孩子们，发现自己的机灵的大脑没受损害，该是多么高兴呀。”

“以法律的名义，把门打开。否则我就破门而入了。”

“够了，加尼玛尔。我正在做历史性的演讲，而你竟然敢打断我。首先，现在不是时候。通常情况下，警署都是在黎明前发起攻击的。我让你碰碰我的手指头。我见多识广！”

他边说着，边观察手术室的每一个细部。惊呆的塞巴斯蒂安和马德莱娜在静静地观察着这位变得陌生的人。他双手叉在腰间，走来走去，还不时地用鞋尖踢着碎玻璃和碎石膏块，而且还在以一种讥讽的口吻进行着他的自言自语。

“可怜的萨拉扎，可怜的假昂莱！是，或者不是！疯狂，或者不疯狂！你同意我先借用一下你的外表吧！你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这是你的岩柱，是属于你的。因为你以你自己的方式效仿了我。你本来想像我那样去做，还想做得比我好。可是，岩柱有它的秘密通道，那么……”

大门猛地一下子震得晃动起来，屋子里响起了粗沉的声音。

“你们发觉没有？”罗平继续说，“多么铿锵！……好像这里的墙壁比其它地方的要薄一些。听着！”

第二声又响了起来，柜子门上的玻璃碎片飞得到处都是。

“谁能想到他们连这里都会进攻呢？”

“拉乌尔先生……罗平先生……”塞巴斯蒂安喊道。

“叫我老板。这多好听。”

“他们要抓我们。”

楼上响起了枪声。匪徒们肯定从窗子向外射击了。做为回应，塞巴斯蒂安尴尬地回来了。

“我不知道控制系统在哪里。”

“在大厅的入口处。”马德莱娜喃喃着，“在右边。”

“怎么？”

“我去吧。”罗平说，“你来照顾她。”

他跑步穿过大厅，马上发现了机关，把铃声停了下来。此刻，在突然而至的沉寂中，他听到外面的脚步声、滑行声和摩擦声……“看吧，哼。”他想着，“有来访者啦！”楼上，敲打声又响了起来。一个声音在喊着：

“头领……头领……”

几乎是同时，好像是回声一样，另一个声音在台阶上响了起来：

“以法律的名义，把门打开！”

罗平，悄悄地，不出任何声响地推上了笨重的插栓，把门关上了。借助它的铁护窗和紧闭的坚固的门，这所房子是顶得住围攻的。他马上又退回到原处。马德莱娜以一种全新的，既害怕又欣赏的眼神看着他。

“塞巴斯蒂安告诉了我。”她说，“您是……”

“亚森·罗平，就是本人，不过思想却不一定。他有意刁难我，这个恶棍！想想看，马德莱娜，我曾经很信任他。我，罗平！真笑死人。好啦，我们来点一点数。上面，他们一共多少人？”

“十一个人。”马德莱娜说，“就在铃声响起时，出现了一阵骚乱。我乘机把他们关在里面了。”

“太棒了！在没有新情况发生之前，就这边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放下心来。外面，我发誓，肯定有加尼玛尔。可是，我在想，他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呢！只要一提及加尼玛尔，就等于说是整个兵营的人。这让我想起了岩柱……”

他停下来，这一比较令他产生强烈印象。

“一切都重新开始了。”他若有所思地说，“那一边，有雷蒙娜一阵排枪在院子里清脆地响了起来。

“在他们交火时，”罗平说，“我们可以安静了。帮我一把，小伙子。首先，我们把他放到桌子上。他妨碍我们。”

他们提起萨拉扎的尸体，把它平放在手术台上。

“让加尼玛尔为他划十字和背圣经吧……现在，女士们，先生们，真正的节目开始了……塞巴斯蒂安，帮我从左向右推这个柜子。”

塞巴斯蒂安尽管很惊诧，但还是听从了。但是柜子纹丝不动。

“从右向左……还是没有变化。我有点怀疑。”

他们听到头顶上发出的呻吟声。被包围的人的枪声已经稀疏了下来。

“我想在上面担任警卫任务的老家伙肯定挨了一枪。”罗平说，“这和我们不相干。喂，塞巴斯蒂安，你在做梦还是在干什么？你发现了什么没有？有柜子的一侧。”

“有些开关。”

“几个？”

“四个。”

“你认为这正常吗？”

塞巴斯蒂安显然无法明白这些。

“通常，”罗平说，“它们都被安装在进门的地方，而不会安到对面墙上的。你去把那四个都去弄一遍，先从最上面的那个开始。去吧！”

咔哒一声，无影灯熄灭了。

“一个啦，继续弄。”

这一次，墙脚上的一个洗脸盆上方的灯亮了起来。

“继续。”

第二盏灯在房间的尽头亮了起来。

“继续干。”罗平重复着。

“我不行，老板。它不灵了。”

“当然啦，它是不灵了。因为没有什么再要点亮的了。拧下来……你明白了吗？……拧下来。”

“好啦。”

“你看到瓷罩下面有什么东西了吗？”

“有一个铜按钮。”

“按上去。”

柜子慢慢地开始移动了，一个入口显露出来，里面一盏罩上网罩的灯像夜间灯一样地亮着。

“过来，女士们和先生们。”罗平高兴地叫着，“请欣赏一下这件活。这只简单的柜子其实是一间设了防的屋子的门……后面加厚，两侧加固了……它朝向一口井，然后通到外面的某个地方去。萨拉扎不是那种能让人把他像关傻狐狸一样关在洞穴中的人。”

马德莱娜·费雷尔俯下身，登上了梯子的前面几级。

“我们走吧。”她说。

“别着急……塞巴斯蒂安，去拧上罩子……然后，我想，捡起萨拉扎的手枪，把它放到他的手里……加尼玛尔会认为他是自杀而死的，而不会想着去寻找秘密出口……我就来。”

他悄悄走出手术室，穿过大厅，进了小客厅。排枪声已经停歇了。他点亮三个分枝吊灯，慢慢地在他如此喜欢的油画前面走过。他在雷蒙德·德·圣韦朗最喜欢的那幅画前停下来，画上的粗暴的戈亚，十分悲惨，又非常傲慢。

“雷蒙德，”他低声说道，“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啦。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你是知道的。可是我就是这么一个无法慰藉的、万分悲痛的人……一个衰退的人……而并不是你所爱的那种人……再见啦，雷蒙德。我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去了！”

他找寻着，在一个小记事本里找到一截小铅笔，然后走近戈亚。在画的右角，在奶白色的地毯上，他用大字写下了：

亚森·罗平十分高兴地将他十分艰辛地夺回的这些珍宝归还给法兰西……

突然猛的一击，大厅的门开了一条缝。罗平耸了耸肩，悠然地又加上了下面一段：

他同时很愿意赏给他的老朋友加尼玛尔：全部的“爪子”领导班子，以及五位小伙子，其中四个活着的全都关在了“花花公子”堆栈的地窖里，在七月十四日大街，庞丹。

他签了字，然后走出客厅。毁坏工作正在借助做羊头撞锤的厚木板加紧进行着。上面，匪徒们没有任何活动的表示。他们肯定决定瞒着他们的头领，缴械投降了。

“快一点，老板。”塞巴斯蒂安喊着，“他们来了。”

“看把你吓的，我的小伙子。可是，你也看看其他人！在路上，先是妇女和儿童走。”

现在他抓住梯子的横杆，借助于柜子后面的一个把手，他把沉重的门扇恢复到它初始的位置。弹簧启动的响声告诉他，保险装置又拴好了。有些灯泡照见了脚下的井底的情景，井只有几米深。一个隆起部分十分明显，指示出通往地下通道的地方。下面，马德莱娜·费雷尔抬起头来，在等待着。

“都好吗？”罗平问道。“那么我再向你们要求一分钟……我不愿意放弃这最后的行动。你过来，塞巴斯蒂安，我把最好的位置给你。”

他们又上来了，塞巴斯蒂安就呆在他身旁。

“你不喜欢戏剧，小伙子？我，我非常喜欢。你听到这滑动百叶窗的响声了吗？……加尼玛尔是个优秀的导演。请看表演吧，我只跟你说这么多。就像在夏特莱剧院一样。”

先是猛烈的撞击声，然后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投降吧！”

“今天阵势很大。”罗平说，“你看，门已经撞倒了。队伍就在楼梯脚边围成了半圆形。总探长加尼玛尔在拱腹到处转悠着，手里握着枪，等着你的小伙伴们投降呢。由于他总是喜欢夸张，他会一直数到三的……看吧！我说什么来着！……现在，坏蛋的队伍，举着手……不，你不欣赏？你只想着快点跑，是吧？”

罗平又抓住了塞巴斯蒂安的手腕。

“呆在这儿。”他命令道，“危险是嗅得出的，是可以慢慢品尝的！他的气味过来了。他们就在这里，他们来了！”

手术室里一下子拥进了很多人。这些人就在他们身边活动着，近到他们能听到这些人走路的皮鞋声，还有衣服的窸窣声。

“您看，队长。”一个沉闷的声音响了起来，“萨拉扎夫人没有撒谎。”

“这是加尼玛尔在说话。”罗平轻轻说，“一副好嗓子。”

“可把我吓坏了。”又一个声音颤抖着说，“是的，肯定是他。他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真可怕，加尼玛尔。所以，这封信向我们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啊！可怜的人儿总算报仇雪恨了！”

“我认出了迪杜瓦。”罗平自言自语着，“他是安全局的头头。发音和语调都绝了。可惜被一点勃贝弟腔给搅了。啊！我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塞巴斯蒂安。这比《萨尔杜》要好得多！”

“头儿！头儿！”加尼玛尔又说，“您看！他是被打在脖颈上的。所以他不是自杀。”

“了不起。”罗平咕哝着，“现在，会找我们算帐了，塞巴斯蒂安……从演员通道走吧。”

他们悄悄地走下去。马德莱娜·费雷尔在下面焦急地踱来踱去。

“没必要跑。”罗平指挥着，“我走前面。”

地下通道的状况不错，光线也足，差不多是笔直的一条路。有时，有些地方不得不低头通过，因为拱顶向下坠了。有些地方，水泥已经有了裂隙，有些土落了下来。

“现在我们应该是在树林中了。”罗平说，“树根用不了多久就会引发塌方的。行吗？塞巴斯蒂安，你恢复过来了吗？”

“可以，老板。我的手腕和踝骨还很疼，但我可以坚持。”

到了地下通道的尽头，有一口竖井，极像他们已经留在身后的那一口井。梯级嵌在井壁之中，沿着光滑的壁向上，通过一扇墙前，墙的中間配有把手。罗平转动了一下把手。它咔嚓响了一下，墙体转动了，就像柜子那样地转动了。罗平用手电照了照自己的周围。他认出了瓦砾、碎砖瓦和废木头。他自己进到了狩猎房里。壁炉就是用做出口的。

塞巴斯蒂安和马德莱娜也依次进了房间，罗平又把壁炉推回原处。

“汽车就在后面。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加尼玛尔很有可能在这附近安排了警戒。”

他们没有遇到人。樊尚·萨拉扎的汽车还停在那里。罗平十分敏捷地把汽车倒到了大路上，让年轻女人和塞巴斯蒂安上了车。几分钟后，他们朝巴黎进发了。

“对不起，老板。”塞巴斯蒂安说，“我有点支持不住了。我要睡一小会儿。您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我自己也还不知道呢。不过，只我们之间说，我想尽快地摆脱掉这辆车。与其说它很快会连累到我们，还不如说它会勾起我们的不舒服的回忆呢！”

塞巴斯蒂安在后座上，像条猎狗一样地缩成一团睡在座椅上，而且马上就打起鼾来了。

“好啦，我亲爱的朋友，”罗平说，“我想您现在该失业了……不，对不起，这个字眼太残酷了，我无意要冒犯您……我忘不掉是您救了我们，……但是仅就这一点，我能向您提个问题吗？……如果我问得不合适，您就不用回答……您怎知是我跟塞巴斯蒂安在一起的呢？”

“！这没有什么神秘的。正像您所知道的，我们都躲在了楼上。我们下午就到了那里。樊尚信任的人……（她马上激动地说）……萨拉扎的人通知了我们。今天菜单上有大家伙……这是他的原话。”

“于是您就想到这个‘大家伙’就是我。”

“是的。”

“谢谢。”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要介入了。”

汽车开始走利麦的下坡路了，罗平轻轻地踩了刹车。

“现在出车祸就太蠢了！……”他强调着，“如果所谓的‘大家伙’是另外的人呢？请您说实话，马德莱娜……您是不会动一根小指头吧。”

她没有回答，他们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我是从咖啡渣里看出的，像其他人做的那样。”罗平继续说，“所以，我可以向您揭示您想永远留给自己的东西……您为什么去阿尔及利亚？……因为他给您下达了指令。他的妻子发现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他离您远一点，以便有时间制订一个彻底摆脱她的方案。”

“请不要说了。”

“要知道是她揭发了他。是她发现的我们跑出来的那个匪巢的。她知道自己受着威胁。她把一封信放在了某处，只要她神奇地消失了，就把它发出去。当然啦，警署的行动太慢了。一份这样的指控！首先，没有人会相信……您认识萨拉扎夫人吗？”

马德莱娜·费雷尔不作回答，沉默又一次把他们二人隔开了。

“她死后，他马上就提出请您回来。”罗平继续道，“而且还给了您关于马赛事件的指令……您并没有争辩。您听从了，因为您对他是百依百顺的，是吧？不是恐惧让您去行动的，而是因为您已经被这个男人迷住了。”

“喂！住嘴！”

“是他告诉您我是亚森·罗平的，而不是塞巴斯蒂安刚才告诉您的。那么，在天平的盘上，一头您放上了樊尚·萨拉扎，另一头是亚森·罗平。于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发生了！天平朝对我有利的一侧倾斜了……它总是朝我这一方倾斜的……您看到了，马德莱娜。连上帝都会嫉妒我的。他对莫伊兹说：‘我就是我。’他偷走了我的名言。”

他放声大笑起来。车子闯过了入市税征收处，进入了巴黎。过了一阵子，他在星形广场停了下来。

“为什么在这儿？”年轻女人问。

“因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地方。从这里起，所有的路都是朝向不同方向的。由每一个人自己去选择……塞巴斯蒂安……噢！塞巴斯蒂安……醒一醒。”

他摇醒他。塞巴斯蒂安下了车。此时，罗平也已经为马德莱娜打开了车门。天色已晚，大街已经笼罩在夜色之中，有光亮却没有入迹。马德莱娜和塞巴斯蒂安注视着罗平，好像他们在期待着他什么似的……一个命令？……或者一个邀请……”

“好啦，再见。”马德莱娜说。

她又等了一下，然后转过脸去，为了不让他们看到她的眼泪。她走进了瓦格朗大道。

“再见，老板。”塞巴斯蒂安说，“真蠢……”

他试图表达一下自己的忧伤。他做了一个心不在焉的动作，然后开始绕过广场。他不时地回头看着。当他走出三十多米后，罗平下了决心。“塞巴斯蒂安！”

年轻人停了下来，迟疑着。

“这儿，塞巴斯蒂安。那么，我们就这样分手，连握个手都没有？”

“！老板。”塞巴斯蒂安低声说着，同时，还在喘着粗气，因为他刚刚跑步过来的。

“如果我把你留下，怎么样？你愿意吗？”

“老板……我……”

“好啦！我知道你很会说话，但是别勉强自己……来吧。”他把手臂伸到塞巴斯蒂安的手臂下面。

“我有很多东西要教你，孩子！我把我的经验借给你，你借给我你的二十岁年龄……”

他们遇到了两名巡警。然后他们大笑着朝香榭丽舍大街走去。

亚森·罗平的裁决

刘健宏 译

一 一张五十法郎的纸币

“可是，我不是跟您说过不会有人吗。”贝尔纳丹说。

亚森·罗平站在房间的活动穿衣镜前，以法兰西喜剧院的分红老演员的技法，淡淡地化着妆。他为了选胡须而长时间地犹豫不决。而此时的贝尔纳丹，跨坐在一张椅子上，多少有点不耐烦地注视着他。

“约瑟夫，他们的仆人，向我保证的这一点。”他继续说着，“每个星期二，她都去她的小孩那里过夜。”

罗平做了一个鬼脸，为了验证一下他最终选中的红棕色的短须是否已经在嘴唇上粘牢了。

“在什么地方？”他问道。

“在瓦尔蒙杜瓦。小男孩在那里，寄养在奶妈家。我已经跟您解释过这些了，老板。您想证明我是否为您跑了路吧。”“绝对不是的，我的小贝尔纳丹。我只是简单地复习一下功课。这个约瑟夫告诉你他为什么离开这个位置了吗？”

“当然告诉了！好像是蒙代伊一家经常争吵不休。家里好像有点不和睦。约瑟夫想到其它地方去找工作。他跟这位好像是很粗鲁的家伙再也搞不到一起了。”

“多大年纪？”

“我也不清楚。”

罗平转过身来，用手指威胁着贝尔纳丹。

“你应该知道。当人们相互邀请时，就应该知道这一切。”

“噢！四十岁上下吧，我想。可以肯定的是，他晚上经常外出，尤其是当他妻子不在家时。他常常光顾卡普希纳街的一个俱乐部，而且从来没有在半夜一点以前回过家。由于还没有人接替约瑟夫这个位置，所以，今晚，住宅里肯定没有人。”

罗平现在往脸颊上涂了薄薄的一层脂粉。

“那么，就没有人会看见我们，”贝尔纳丹强调着，“您认为这可以吧？”

“肯定不这么认为。这仅仅是为了开个玩笑……你不会明白的……我在跟‘过去’开玩笑。就是如此！”

罗平猛地一个灵敏动作，站到了贝尔纳丹的面前。他的眼睛里闪动着青年人特有的调皮的光。

“你知道，如果能让我年轻十岁的话，这不会令我不高兴的。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得精心修饰自己。入室偷盗，这是一切开心的游戏。是为自己提供的一个节目，是剧院晚场的一个剧目。我同时在剧场又在客厅。我要让自己开心高兴。哈，我就是一个好演员！我曾经有过的，是要求演员上场谢幕的掌声的！……遗憾的是，此后，发生了战争。我在想，是否我还会在乎这些。我的第一次‘出动’，是不能失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给你提了这么一大堆问题的缘故。我还要复习我的这个角色。好啦！再问一次，我们要去哪里？”

“去格扎维埃·蒙代伊家，在拉罗什福高尔街。”

“这个蒙代伊娶的是个什么人？”

“是贝阿特里斯·韦基—蒙科尔内家的孙女。乍看起来，她财产丰腴，首饰价值连城。”

“很好。还有什么关于蒙代伊的东西吗？等一等……让我再看一下，我是否真的掌握了主题。”

于是他背诵起来。

“格扎维埃·蒙代伊拥有大片的地产，在兰斯一侧。在一九一三年，他把它们卖掉了。在总动员时，他成功地隐藏下来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被军队带走了，他负了伤，那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后来，不知怎么搞的，他得到了退役待遇，而且我们在巴黎见到他十分谨慎地过着奢华的生活。总而言之，蒙代伊应该是个什么角色？”

“是个发不义之财的人。”

罗平放声大笑起来。

“这正是我要听的。那么要怎样对待这些发不义之财的人呢？”

“要逼他们退赃。”

“你变聪明了，贝尔纳丹。我亚森·罗平也是这个意见。我决定，相信贝尔纳丹先生进行的调查，认真地留意一下这个格扎维埃·蒙代伊，所以我才忙着把自己乔装成一个上流社会中的有教养的人。”

他急速地原地旋转了一下，还捏了捏年轻人的脸。

“好啦，懒鬼，小耗子！干吗像死了人一样呢？”

他站在镜子前，又修饰了一下面容，就像一个画家在一幅肖像画上最后再添几笔一样。然后又向后退了两步，正面审视着自己，又侧面照了照镜子。最后他穿上风衣，戴上一顶鸭舌帽，打着响指，说：

“上路吧，伙伴们！”

他们出了门。严寒马上把他的喘气变成了白色的雾气。三月份仍然是冰封雪冻的季节。满月使路灯变得苍白惨淡，同时把他们并肩而行的身影映在了地面上。

“你确实应该选这样的夜晚。”罗平说。可见他丝毫不减诙谐。他继续以一种欢悦的语调说道：

“第一条：永远不要在大月亮底下行事。第二条：……”

他们从法兰西歌剧院前走过时，他停了下来，抓住他同伴的手臂。

“咳，说实在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匆忙？还是可以再等一等的，不是吗？”

“这倒也是，我曾对您说过。蒙代伊又请了一个新用人。到下个星期，就太晚了。”

“这确实是我的主意。可是我希望能听你重复一遍。我喜欢人们想得周到一些。我可以向你证实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通过考试。直到现在，贝尔纳丹学生应付得还不错。但是真正严格的考试尚未开始。”

他们加快步伐，然后走进了肖瑟—昂坦街，那里只有极少的夜间游荡的人在走动。

“我们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在战前告诉我，你原来在乡下生活过。”

“是的。”贝尔纳丹带着积恨回答道。“可是我愿意忘掉它。”

他们沉默着走了好一会儿功夫。半点的钟声在特立尼达教堂敲响响了。

“十一点半钟。”罗平强调了一下，“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蒙代伊应该正在让人伺候着上床睡觉呢，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我本人是崇尚道德风尚的！”

“注意，”贝尔纳丹压低声音说，“我们到了。就是那边拐角的那幢房子。右边有一个用人进出的小门，它朝着奥马尔街。正门在另外一面，是朝拉罗什福高尔街的。”

罗平停下来察看地形。蒙代伊的豪华住宅是一座两层楼的老式建筑、很漂亮。楼下的窗户都是用金属护窗保护起来的，而且关得严严实实。一盏路灯照着交叉路口，但是街上，任何方向都见不到一个人。

“从用人进出的门那里开始动手。”罗平决定道。

他们不慌不忙地，像两个路人回自己的住所一样，穿过马路，站到门前不动了。罗平摸了摸锁头。

“把那串钥匙给我。”他轻声说。

当他打开钥匙包时，精细的工具在闪光。贝尔纳丹指了指一个带钩的小金属条。

“不用，”罗平说，“一把简单的万能钥匙就可以了。这是一幢老房子。又不是什么法兰西银行。”

他拿着钥匙，轻轻地拨动锁舌，然后用手掌去推。门始终关着。

“里面还有一个插栓。”他提醒道，“没有必要强行去干。这你应该知道的。我们去看一看另一侧……好啦，我的好人，你在哆嗦，我敢保证！真差劲，贝尔纳丹！你甚至都想象不到这项工作有多么容易。只要一点点胆量，就行啦！”

在确信长长的拉罗什福高尔街上没有人之后，他们绕过房角。他们认真地研究了大门上的两把锁。

“下面的那把锁没有什么问题。”罗平肯定地说，“我把它留给你。你用那把开锁的小钩子就行。”

汗湿着双手，贝尔纳丹费了一阵子功夫，终于感到了什么东西松了扣。

“好啦，老板。可以转动了。”

“当然可以转动了。可是上面那把恐怕要让我们麻烦一阵子了。让开一点……扁平的那片钥匙……不对，它不行……另外一片……有两个齿的那一片。谢谢。”

好像有一股神奇之力，把门扇打开了。

“荣誉属于你，我的朋友。”罗平微笑着说道。

“恰恰相反。”贝尔纳丹咕哝着，“可是您要告诉我怎么干呀……”

“是的，肯定地，可是现在不是时候。你走前面。”

他们进了房子，把手电筒打开。

“这儿，”贝尔纳丹悄悄地说，“是大厅。左手边，是客厅和饭厅。右手边，是书房。”

他的手电光束配合着他的话，从这面墙照到另一面墙。

“先看一下客厅。”罗平说。

他们穿过双重门，看到的是一间宽大的屋子。里面装饰得非常豪华：扶手椅、玻璃橱柜，还有到处摆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的矮桌子。他陶醉了。猛然间，他又感到全身不自在，因为他联想起过去的冒险生涯，联想起自己的疯狂的鲁莽行动，以及所进行的随时有危险的征伐，而这些只是为了向自己

证明生命是应该尽情享受的。此时此刻，他可是没有做什么光荣辉煌的事。这次夜间造访蒙代伊家，完全是散一散心，是为了取悦小贝尔纳丹而提供的一次小小的神奇行动。可是它让他想起了自己初出茅庐时，根本就不知道还有比摸索着他从未经过的人家的隐私和秘密更为令他兴奋和陶醉的东西。

拉起的厚厚的窗帘使室内更加昏暗。玫瑰花和康乃馨散发出甜甜的香味，同时也透出阴郁和悲伤。“贝阿特里斯·蒙代伊夫人，”罗平讥讽道，“您可是个有家不归的人。！对不起。”他就站在她的面前，他的手电正照在一帧令人肃然起敬的肖像画前，它表现的是一位年轻妇人的全身像。她抱着的一束百合花遮住了她的脸的下部。她的双眼，特别蓝，好像在提出一个十分痛苦的问题。她握着百合花的那双手，戴满了华丽的首饰。“富有，但是又不幸福。”罗平在想，“如果我能读懂，夫人，您的哀怨的眼神所表现出来的意思的话，请相信，我马上就……”一下劈啪声在他身后响起，这是在向他报警。于是他把手电筒的光束照向出声的地方。贝尔纳丹正在强行撬着写字台的面板。

“好啦，”罗平压低声音说，“你还是别浪费时间啦。要知道，我们不应该像那些对刚端上来的小吃狼吞虎咽的人那样着急的。”

“可是，老板，我什么也没弄懂。我在寻找……”

“什么？”

“值钱的东西。因为这张写字台是锁起来的，我想……”

罗平在房内转了一圈，抬起头来，同时在黑暗中取下画和成套的小东西。

“不怎么样！我总觉得这个家把最好的东西丢弃了。留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当然啦，只是引不起我们的兴趣。玻璃橱窗里已经空了一半，这是，贝尔纳丹，实实在在的证明。拮据，可怕的拮据已经在我们之前光顾了这里。”

“可是……首饰呢？”

“过来看吧。”

罗平把手电筒的光照射到画像上，贝阿特里斯·蒙代伊又显现出来。贝尔纳丹向后退缩着。

“她不会吃你的。”罗平说道，“你看一看她的眼睛……嗯？多么忧伤！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婚姻是彻底失败和她丈夫的无能，还因为极度的痛苦在折磨着她。至于那些首饰……你敢打赌吗，他们全都把它们卖掉了？”

“可是，约瑟夫告诉我……”

“你的约瑟夫是个大笨蛋。我们根本就不值得到这里来，弄得我心里也不踏实。走吧，我们到旁边去看一看。”

他们穿过大厅，走进书房。里面的窗帘没有拉上。月光勾勒出窗户的外形，从百叶窗的缝隙里照射进来。屋里充满了雪茄烟味和打蜡地板散发出来的味道。只是飞速地照了一下，罗平就已经看清楚了里面的东西：写字台、图书柜、椅子等，都是王朝时代的样式。

“都是假货，”他低声说，“都是仿制品。这都是从圣安托尼直接弄来的。”

他坐在写字台的后面，心不在焉地望着皮垫板、墨水瓶、夹了几封信的文件夹、电话、还有硕大的烟灰缸。此时，贝尔纳丹已经把手伸向写字台上的一个抽屉。罗平麻利地给了他手指一下。

“放下爪子。妈的，你想成为抢劫犯吗？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抢的，也不是来趟混水偷东西的，而是来预征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很失望。”

他叹了一口气，决定打开他左边的那个抽屉。马上，他发现了薄薄的一叠钞票，是用大头针钉在一起的。他数了数是四张一千法郎。

“没兴趣。”他说着，同时又把它们放回原处。这是供货商的钱。这可怜的女人有不少的烦恼。别再给她增添新的烦恼了。

“您真是的。”贝尔纳丹抱怨着。

罗平又快速地检查了其它的抽屉：发货票，很多发货票，还有些小的不值钱的东西抛在桌子底下，断了的铅笔，干得不能再用了的钢笔，橡皮……

“哈，这可真是出乎意料。”罗平说。

他把一本纸放到自己面前，纸上面的街头是：

三井产业，马纳。

纸已经发黄了。很显然，这个本子已经不用来通讯了，但有可能是做草稿用，因为里面缺了不少页，而且剩下的第一页上，有着明显的乱写乱画的痕迹。

“三井产业。”罗平在思索着，“他过去的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有什么必要非得留着这个东西呢？”

他把本子又扔进了抽屉里。贝尔纳丹在另一边焦躁不安地翻找着。

“轻一点。”罗平命令着。

他突然把手举了起来。

“停！”

“什么？怎么啦？”

“你什么也没发现。是吧？走开一点。”

他把同伴推到一边，然后，小心地把贝尔纳丹正在搜查的抽屉从里面抽了出来。

“怎么？你没看见？唉，真是蠢到了家，这只抽屉比其它的都要短。它之所以这么短，是因为后面还有东西。想要我告诉你后面还有什么吗？”

“我不知道……啊！我猜到了。有一个小暗格子。”

“你花了时间！嘿，嘿！我们的三井男爵可能在里面藏了战争时期的宝物。”

他跪下来，把胳膊伸进去。他压低了声音，闭着眼睛，满脸的紧张，说道：“没有突出的部分……没有按钮……通常情况下，总应该有个活动的部件，……你别挑逗，我的小贝尔纳丹……一个这么不值一提的小暗格藏不下什么大东西。里面可能放些什么？是情书？我表示怀疑。更可能是债务确认单……你不能稍许站远一点吗？……如果你总是喋喋不休的话，那我就可能听到弹簧的响声……嗯，好啦……”

他照亮了小暗洞的底部。

“这活儿干得真漂亮。”他边说边继续忙碌着，“它很像一只小箱子。只是这只小箱子好像不太坚固……除了里面有半打左右的首饰盒之外……”

他把它们取出来，打开。里面全都是空空的。下面的天鹅绒衬垫上还印着已经不见了的首饰的印迹。

“您能肯定，老板，里面没有其它东西了吗？”

“你自己看一看。”

贝尔纳丹也俯下身去，检查起这个秘密的抽屉来。

“我好像看见了一张钞票。”

“拿出来看一看。”

年轻人从里面拿出了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

“它在最里面，放得很平整。”

罗平把钞票转来转去地看着。他把它放在距手电筒几公分远的地方，照着这异乎寻常的发现物。钞票已经很皱，后来认真抚平的，也许是用一只熨斗弄的，但是老的折叠印总是显出极细的裂痕。罗平的机灵大脑已经开始运作了。为什么要把一张这么小面值的钞票藏在暗格里呢？会不会是一张伪钞呢？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把两张钞票并排地放在垫板上，细心地研究起它们来：图案相同、颜色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组号不相同。然后，他摸摸这一张，又摸一摸另外一张。手感也完全一样。透明度测试结果，它们也都有相同的水印。这张五十法郎的钞票具有真钞的所有外表特征。但罗平的本能提醒他，不要过早地下结论。为什么蒙代伊会粗心地把四千法郎放在一只抽屉里而没有上锁，却把这张普普通通的五十法郎钞票十分细心地藏起来呢？其中定有刺激性的奥秘。

“我们干什么，老板？时间过得真快。”

“好，我就好。”罗平下意识地应答着，“好，把这张钞票放回原处吧。”

但是，他以一个魔术师的灵巧动作调换了钞票。当贝尔纳丹把原属于罗平的那张钞票放进小暗格子时，后者正小心谨慎地把蒙代伊的那一张塞进了自己的钱包。还有些事要干呢！

书柜也被很快地检查了一遍。里面只有些字典、法律书籍和一些小说：左拉、洛蒂、阿纳托尔、法朗士、里什潘、莫泊桑……

“我很想看一看厨房。”罗平说，“谁知道怎么样呢。”

“那饭厅呢？”“我们也看上一眼。”

“您在下面搜索时，我能上去检查一下二楼吗？”“不行。你跟我在一起。”

“您还怀疑我吗，老板？”

“对你，不。而是对你的小偷小摸的小聪明。好啦，来吧。”他们走出书房，来到大厅的另一头，来到厨房的门口。罗平点燃房间里的灯，成套的金属厨房用品、一只大炉子、一张长条桌、洗碗池和草编的椅子呈现在眼前。

“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贝尔纳丹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也绝不能疏忽。我记得有一次我是从厨房的炉膛里掏出一个很值钱的包裹的。这是个理想的地方。比保险柜还要可靠得多。”

他用手电照了一遍墙壁。

“看，”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我忘了今天是十三号。”他走近固定在面包箱上方的日历，掏出自己的表。“零点三十分。”

他小心翼翼地撕下当天的那一页，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放进口袋里。

“您这是干什么，老板？”

“你比小孩还不如，贝尔纳丹。”

突然，他抓住了同伴的肩膀。

“嘘……你听。”

他们此时听到了一阵响声，贝尔纳丹十分恐慌地辨别出来了。“有人在说话。”他低声说。

“别出声。”

这是一阵极快的窃窃私语，马上就停了下来。声音好像是来自大厅或者是书房的。但是它比喊叫声或高呼救命的声音更令人毛骨悚然。

“蠢家伙！”罗平低声咕哝着，“蒙代伊没去他的俱乐部。”

他熄掉手电，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走过大厅，打开了书房的门。他猜中了。昏暗中，一个身影俯在电话机上。他猛冲过去。出于自卫，那个人不得不抛掉电话听筒。打斗马上就爆发了。蒙代伊像一头熊一样，笨重、强悍。罗平掌握了柔道的所有秘术，可是对方使他的双臂像被台钳夹住一样地动弹不得。他们在黑暗中对打着，他们推倒了、打碎了周围的东西。

罗平用膝盖一顶，脱身出来，凭着判断，他一个反掌扫向他对手的喉部。可是突然过来的招式快如闪电，他被对方抓住脖子，向后退去。他失去了平衡，倒在了地上，而且非常倒霉，他的右腿被压在了身子下面。他的踝骨钻心地疼。尽管快要窒息了，他还是努力使自己尽快地镇定下来。他听到，就在他的身边，从掉在地毯上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遥远的、细小的声音，它在喊着：“喂……喂……说话呀……”他运足了劲，用力向侧边一滚，把压在他身上的那个人甩到了一边，而且用力扫着抓在他下颏的那双手的手腕。对方呻吟着放了手。与此同时，就在罗平的头顶上，传来一声枪响。手枪放射出的火光让他看不清东西了。他一条腿跪着，直起身来。

“你把他杀啦！”他大声喊叫着，“真是个蠢货……打开手电！”

手电的光晕停在一张双眼紧闭的脸上，然后向下照到有一片棕色印记的内衣上，这个印记还在扩大，正好在右胸部位。罗平转过身来，对着贝尔纳丹。

“流氓！滚！我应该在出来前先搜一搜你的身……过来帮我一把。我想可能我扭伤了踝骨。”

他面部表情十分痛苦地站起来，望着尸体。

“我当时害怕了，老板。”贝尔纳丹说，“我想……”

“住嘴。我不需要武器就可以打发掉他。我害怕看见血，你是知道的……把他的伤口指给我看一看。”

贝尔纳丹十分小心地翻开外衣，然后是衬衣。伤口在粘满了血的胸毛当中显现出来。

“还幸亏你不会使用手枪。”罗平说，“子弹没能伤着他的肺。这也许不太严重。不过他也活该……我们赶快跑吧。警探们就要来了。”

“警探？”

“是的，警探。他在打电话嘛。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罗平捡起电话听筒，把它放回写字台上。

“他在睡觉。”他继续说，“我们把他吵醒了。他是在我们呆在厨房里时下楼的，他做了无论是谁在他这个位置上都会做的事。他要通了警署……我担心动手太晚了。快一点吧！”

他又最后一次照了照蒙代伊的脸。

“一塌糊涂！”他喃喃道，“小傻瓜！就这样还想成为绅士派头的梁上君子呀。行啦，咱们。我要是也这么蠢的话，我们就要一块儿进警署了……”

妈的！我真疼！”

他一瘸一拐地朝大门口走去。他把门虚掩着，留在那里，好让过一会儿就来的巡警们别耽搁时间。然后，他依靠着贝尔纳丹的肩膀，艰难地坚持着上路了。在夏托东街，他焦急地左右张望着。看不见出租汽车，也看不见出租马车。那他只好徒步走回当时住在佩街的单身公寓了？他开始走起来，让仇恨尽情地去发泄吧。

“首先，要牢牢记住你并没有救我的命。人们救不了罗平的命。这是第一点！哎哟！别走这么快！然后，搜集情况也是胡扯的事。所有这些令你骄傲的情报，都是假的。蒙代伊没有去他的俱乐部，而且他家中也没有什么可拿的东西，这是第二点。最后，谁允许你在跟我一起出去时带枪的？”

“在壕堑战中……”贝尔纳丹开始解释。

“啊，别说啦！战争已经结束四个月了。别跟我东拉西扯。如果所有的老兵离开武器都不能活的话，那我们怎么得了……当我再见到塞巴斯蒂安时，我会告诉他我的想法的。多么好的一个新成员，我的老天，这就是他给我推荐的人！”

罗平停下脚步，倚在一幢住宅的门前，为的是喘口气。他在揉着受伤的踝骨。

“多漂亮的远征归来。”他低声抱怨着，“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你的过错。”

“我可以背起您走，老板。”贝尔纳丹谦卑地建议着。

罗平禁不住笑了起来。

“头脑多简单！就凭这一点呀，啊！你真好，贝尔纳丹！”

二 一个离奇的夜晚

第三天，当贝尔纳丹来到罗平的寓所打听他的病情时，阿希尔，忠心耿耿的用人，禁止他进去。

“先生不愿意见任何人。”

然后，他又很神秘地补充道：

“我不知道您怎么得罪他了，可是他对您非常恼火。”

“他的踝骨？他的踝骨好些了吗？”

“还是老样子。医生来过了。他说这是扭伤，要求先生尽量少走动一点。您明白了吗！我们认识先生也非一日！可是谁又能有办法让他安静呢！”

贝尔纳丹坚持着。

“只一分钟。我不会累着他的。”

阿希尔坚定地往外面推他。

“请再等几天吧，贝尔纳丹先生。您知道先生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他正在发火。他正在发脾气。但是他不记恨。您等着瞧吧。他会叫您来的。”

他轻轻地关上了门。

“怎么回事？”罗平大声问道。

他躺在一张长椅子上，脚底下垫着一个枕头。在他周围的地毯上，扔了许多揉皱了的报纸。

“别撒谎。”他接着说，“我听出他的声音来了。是那个自作聪明的小傻瓜吧。”

“！先生……他很和蔼可亲。”

“我不需要别人和蔼可亲。我要他们能听我的话。”

“是的，先生。”

“我这话不是说你的。把手杖递给我。”

“可是医生说……”

“他是一头驴。我比他更清楚这条倒霉的腿的情况。我知道应该怎么治疗它。”

他艰难地站起来，大声喊叫着：

“是的，真疼呀。然后呢？……别呆在那儿瞪眼瞅着，好像我是艾菲尔铁塔似的。还是去准备葡萄牙产的波尔多葡萄酒吧。佩尔蒂埃快要来了。”

不太引人注意的铃声响了。

“看！他正好来了。快让他进来。”

居斯塔夫·佩尔蒂埃是一名化学家，罗平经常为了一些复杂的检验去找他。这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男人，穿着比较随便，面目秀气，举止却有点笨手笨脚。当他看到罗平拄着手杖时，他就指指点点地吓唬他。

“您，我亲爱的朋友，您应该……”

“我们等一会儿再争吵。先请坐。先谈谈这张钞票的情况吧？”

佩尔蒂埃从他的钱包里取出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戴上眼镜。

“所有的方面都很好。”他说，“当然，我不属于铸币部门，但我奢望能自己设法把它弄明白。我认为它不可能是仿造品。要么就是造假币者设法弄到了法兰西银行的用纸，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即便这种情况存在，那要刻版人怎样地灵巧才能制出这么完好的图案呀。好的刻版人是有，这我同意。但是毕竟太少了。而且，一般情况下，大家也都认识他们。他们也知道法律

对伪造者是绝不容情的。不，我觉得这张钞票是真的。它进入流通已经有四五年了，我是按照序号这么说的，但我也有可能弄错，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化学家。我还要说它用得很少，它既没有怎么用过，也没弄脏过。在某个时候，它被弄皱过，然后，它又被熨斗弄平了……只是熨斗过热了，因为我发现在左角上有橙黄色的印迹，在上边……我猜想，这项工作是由一个男人完成的，因为女人会很好地掌握热度的。”

他把钞票递给罗平。后者接过后看了很久。

“我谢谢您。”他最后说，“这真是遗憾……我多么希望它是假的呀。我甚至据此编造了几个有趣的假设。只好算了吧。”

他们喝了一点波尔多葡萄酒，又聊了一阵子，但是罗平却陷入了沉思。在佩尔蒂埃走后，他躺下去，闭着眼睛。既然蒙代伊如此费功夫，如此细心地把这张五十法郎的钞票藏起来，那就一定是为了某种确实的理由。是什么理由？为什么要把它熨平，要让它显得像新的一样？难道是一种纪念？是位亲爱的人的礼物？可是做为礼物，通常都是一个物件，而不会是钞票呀。那么是一种吉祥物？这张钞票或许与蒙代伊的某个决定命运的事情有牵连？现在回答还为时过早。那么是什么呀！确实有必要这么大伤脑筋吗？蒙代伊事件到此结束。

“最好是忘掉失败。”罗平这样想着，他也就放松下来了。但是前门厅的说话声马上又把他从半睡眠状态中唤醒。他马上就按铃叫阿希尔。

“是谁？”

“雅克·都德维尔先生。”

“告诉他进来。”

“先生指示我……”

“是的，牲口。我不想见任何人。可是都德维尔，这不是一个随便的什么人……”

“啊！好的，先生。”

雅克·都德维尔被带了进来，两个人热情地握了手。

“你兄弟怎么样？”罗平问道。

“他友好地问候您。”

“你真好，来得这么快。”

罗平朝警探指了指一张扶手椅。他又记起了都德维尔兄弟过去为他提供的所有服务。他们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经过所有考验的忠诚多少次地帮他从不逆境中摆脱出来。罗平始终把他们视作是自己最可靠的警员，这就是为什么他让他们进了警署的原因。

“在蒙代伊这个事件中，有什么特别令您感兴趣的东西呢？”都德维尔问道。

“什么也没有。就算是完全出于好奇吧。你们两个人了解我，我无福消受清闲。”

他指了指散乱在地上的报纸。

“所以我才给你们打电话的。”他继续说，“我想象着事情的经过，仅此而已……特别是我不得不呆在家里时。好在现在好多了。我听你的。尽量别遗忘什么。”

“您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因为您已经看过报纸了。是副主管韦贝尔负责调查。”

“啊！可怜的韦贝尔！总是那么固执吧？你们不应该每天跟他嘻嘻哈哈地。当然啦，你们已经审问过蒙代伊夫人啦？”

“是的，她一从瓦尔蒙杜瓦回来就审问过。她极有规律地去那里看他们的儿子，一个漂亮的五岁小男孩。”

“为什么他不呆在巴黎、跟他父母亲生活在一起呢？”

“他好象身体虚弱，乡间的空气对他十分有益。”

“对贝阿特里斯·蒙代伊，你们是如何看的？”

“如果您老是打断我……”都德维尔微笑着抗争道。

“好，好，我闭嘴。”

“对她的审讯没有任何收获。据她说，蒙代伊没有仇人，但是她又承认她的丈夫有点故弄玄虚。”

“有什么联系吗？”

“还是没有。她总是怀疑某些事情。可是蒙代伊是个好赌的人。于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就从这方面开始调查了。韦贝尔认为这是一次未遂的平常的入室偷盗案。因为人们很容易知道蒙代伊夫人夜晚不在家，她的丈夫经常要到很晚才回家。家中暂时没有用人……一座没有防卫的宅院……小偷还期待什么呢。”

“有好几个人吗？”

“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提取到任何痕迹，当然，除了书房里发生的那场打斗之外。造访者——至少有几个人吧——并不知道蒙代伊那天晚上放弃外出了。蒙代伊夫人告诉我们，他常常受很严重的偏头痛的折磨。那是自然要发生的了……总之，在他醒来之后，便毫不迟疑地，尽管很危险，通过电话向警察分署报了警……人们从电话机里听到了打斗声……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小偷什么也没有拿走。在这一点上，蒙代伊夫人的证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他呢？……跟我谈谈他的伤势。这是最要紧的。”

“他幸运地脱险了。他挨了一颗能打死人的小口径手枪的子弹。稍微向左再偏一点，他的心脏就会被射穿了。幸运的是，子弹在肋骨下弹了回来，窝在了肩胛骨的下面。结果流了很多的血，但是并不严重。而且马上就送他去的那家诊所就在他家附近，在拉罗什福高尔街上。他在那里得到了极好的治疗。”

“你们还没能审问他？”

“有。只是在今天早上。”

“为什么？”

“遵循外科医生的命令。蒙代伊白长得这么壮实，他显得受的打击太大了。而且麻醉药使他思想混乱。他甚至忘记了他曾打电话给警察分署，忘记他被人打倒了。他说的话缺乏条理性。他好几次地重复着：‘信……信……他信守诺言……’”

罗平猛地俯身向前。

“你肯定吗？他确实说：‘信……信……他信守诺言……’”

“是的。”

“韦贝尔的反应怎样？”

“他很惊讶、困惑，当然啦。他在试图弄清楚这是一封什么信。难道是一封恐吓信？是否蒙代尔还保留着它？又是谁信守诺言？但我们从蒙代伊那

里什么也没得到。由于韦贝尔想要光明磊落，他决定进行例行的搜查，明天到他家里去。这封信或许能向我们揭示出某些东西来。”

“要及时让我知道。”罗平若有所思地说。

他仿佛又看到了，在写字台上，在烟灰缸的旁边，文件夹里的那些信件。可是他怎么会想到要去检查它们呢？

“蒙代伊夫人参加了这次审问吗？”

“没有。她已经离开了诊所。当时在场的只有韦贝尔和我。”

“你把她丈夫的话告诉她了吗？”

“告诉了。但是她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他肯定没有向他妻子透露有关这封信的事……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

“你们问过蒙代伊夫人，她是否发觉，就在这个惨剧发生的前几天里，她丈夫的态度有些异样吗？”

“当然啦。韦贝尔可能算不得一只鹰，但是他谙熟自己的职业。蒙代伊和平时完全一样，……就是说，根据我的理解，是性情暴躁和沉默寡言的。蒙代伊夫人在家里显得不是很快活的。一个怪家伙！如果您想知道我对此事的感受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如果蒙代伊不是什么高层人物的话，韦贝尔也不至于这样难于下手。只是，通过他的婚姻，他就属于喝香槟酒的那个贵族阶层了……而这些人是有着极强大的关系网的。”

“战争结束已经四年了，”罗平强调道，“不应该还有什么葡萄种植园了吧。”

“可是名字总还在。韦基—蒙科尔内，就是与莫埃——尚东齐名的，对吧。”

“！我知道。”罗平说，“我甚至以为……”

他叫阿希尔过来。

“我们好像还有两三瓶韦基—蒙科尔内存货吧？”

“我去看一看，先生。可是……在喝过波尔多葡萄酒之后？”

“你不用管。你去准备一个托盘吧。”

他转身对都德维尔说：

“我觉得你非常焦急不安。我马上让你放下心来。这并非因为蒙代伊令我发生了兴趣，由于其中定有蹊跷。只是，我现在有点儿无所事事。我也是个复员军人……所以，当我听说在某个地方发生了某件有点儿神奇的事情时，我就睁开了眼睛。”

阿希尔回来了，带来了一个瓶颈烫金的瓶子和几只杯子。

“荣誉属于你，雅克。”罗平说，“把瓶子打开，别喷到我的地毯上。”

警探极度小心地拔出了瓶塞，然后斟满了酒杯。

“祝你健康！”罗平大声说道，“真遗憾你的兄弟不在场……不错，这个韦基—蒙科尔内香槟酒！”

他放下酒杯，拿起瓶子看标签。标签上表现的是一个带小塔的城堡。他抬起头来。

“蒙代伊娶这间公司经理的女儿这件事干得真不错。”

“是孙女。”都德维尔纠正道，“蒙代伊夫人很小就失去了双亲。她是在祖父身边成长起来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韦贝尔正在建立一份资料。您或许还记得，这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好人。他不会胡乱地丢下什么东西的。”

罗平想起了肖像画上流露出来的痛苦神情。“孤女，”他想，“而且还

嫁给了一个粗鲁的人。见鬼！我怨恨她。”

“当这份材料齐了之后，”他继续说，“你能给我一个副本吗？”

“我试着办吧。不然，我就当面给您复述一遍。”

“很好。那我也就不耽搁你了。赶紧去追凶犯吧。”“您呢，赶紧治好踝骨。”

“等一下！最后一个问题：蒙代伊夫人是否已经找人替补了她的用人？”

“没有，还没有。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只是这么想了一下。”

在都德维尔走了之后，罗平又倒了一点香槟酒，然后又陷入了沉思之中。而这往往会把他引到最大胆的行动之中。蒙代伊已经破产，这似乎是肯定了的。可是他如此地挥霍无度，难道只是为了图快活，还是想让朋友们赞赏？他是否会被一位讹诈者放了血呢？“信……他信守诺言……”难道这谜语般的句子不正开始表示了在假设的勒索敲诈之中的某些确切的东西？

蒙代伊畏惧某个人。也许他已经受到了威胁，但他宁愿缄口不语。他妻子一无所知，也不去找警方保护。他的神秘的对手肯定已经警告过他：他会来找他算帐，如果他打算不再付钱的话。所以，蒙代伊，当他听到有响声时，就毫不迟疑地下了楼，他相信自己的体力还能坚持住，他无疑相信躲在暗处袭击他和开枪射击他的那个人不会是别人，只能是恐吓信的那位作者……

“嘿，轻一点，朋友。”罗平在想，“好啦……好啦……这香槟酒是不是有点上头？……这五十法郎的钞票，你是用来干什么的？……因为最终它也要扮演一个角色……可是谁又知道呢？一个关键的角色……可是特别是这封该死的信……如果我能把手伸过去呢……”

他大声地说了起来：

“这很简单嘛，我只要再去一趟那里嘛！”

因为这一想法有点近乎疯狂，他高兴得不得了。确实如此！应该提前进行搜索，找到信件，要在韦贝尔之前读到它。副总探长只关心它的内容，因为他不是非常狡猾的。罗平很清楚，笔迹、书信格式、纸的质地，还有其它很多的细节会为他提供很多线索，而对这一切，警方是不会给予足够的重视的。此外还有其它的事情：钞票应该放回原处去。尽管它与任何其它的五十法郎的钞票没有什么两样，但还是要保存这张原始的，是由于它的序号的缘故。这个号码也许对蒙代伊来说是个标志，是对记忆的掌握，它可以使他对某件重要的事保有记忆。这也许是一把打开密码的钥匙：只要他一回家，蒙代伊马上就要查验钞票是否存在。一定要麻痹他的警惕性。

“啊！贝阿特里斯，”罗平叹息道，“如果您没有这么阴郁的神情，我向您保证，我肯定会老老实实地呆在自己的家里。”

在夜幕降临之时，贝尔纳丹又来了。

“告诉他，我不需要他。”罗平吼道，“我已经看到过一次他怎么行动了。这已经够了。”

阿希尔，他什么都会做，长时间地为他按摩踝骨，只是不用力。他在用一种在很早以前被誉为土法接骨良药的一种神奇的油膏，它可以治愈韧带的轻度扭伤和肌肉的损伤。罗平觉得轻松了许多。

“如果先生同意睡一下的话，现在，我保证您明天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很好，医生。”

可是，在晚上十点钟刚过，罗平就在旺多姆广场叫了一辆出租马车，让

它把他拉到特立尼达去。他远远地注视着蒙代伊的豪华住宅。百叶窗是放下来的。整栋房子好像已经睡着了。“这很正常，”罗平在想，“这个不幸的女人已经被所有这些激动不已搅得精疲力竭了。此时，她应该已经吃下了安眠药。我可以充满信心地去。”

他一瘸一拐地走近房门。他不愿意拖着一根手杖，可现在他有点后悔了。虽然接受了阿希尔的细心治疗，他还是很疼。房门轻易地打开了。借助新换过电池的手电筒，他辨别着方向。他的鞋底蒙了一层橡胶，不出一声响。他朝客厅照了一下，想看一看贝阿特里斯。画像显现在眼前，年轻女人的充满了焦虑不安的眼睛好像在盯着罗平看。他有好一阵子呆住不动了。

“我的朋友。”他喃喃道，“别害怕。跟我在一起，您什么也不用害怕。”

他朝后面退去，走进书房。一张宽大的窗帘挡住了窗户。整个房间里漆黑一团。他用手电照了一圈，最后光束停在了写字台上。所有的打斗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文件夹就在电话机旁边，边上还有一个新的烟灰缸。原来那一个肯定已经被打碎了。

罗平十分小心地拉开藏有小箱子的抽屉，打开小箱子盖。五十法郎的钞票还在里面。他取出它来，把蒙代伊视为宝贝的那一张放了进去。现在，该看文件夹了。他盖上小箱子，关好抽屉，然后坐到扶手椅上。当他伸出手臂去取高出文件夹的信件时，他听到大厅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咔嚓声。他关掉手电，几步躲到了挡着窗户的厚厚窗帘后面。精神高度紧张地在听着。

难道是蒙代伊对某个响声产生了怀疑？可是，他知道自己像个幽灵在行动。门口响起了一阵窸窣声，突然，手电筒的光晕照了过来，好像流动的月光，照到了厚窗帘上，然后又移到了其它的地方去。罗平明白了，有一位造访者进了这个房间，准备搜查写字台。他马上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看对了。他的嗅觉没有弄错。蒙代伊肯定有什么事情。现在，他再一次地处在了神秘的中心。

但是他的高兴马上就变成了惴惴不安。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打斗，如果他不得不采取行动的话，这个受伤的踝骨肯定会不听使唤的。陌生人小心行事，但是感觉不到的衣物窸窣声使人知道他行走得十分谨慎。他现在站到了写字台前。他的手电反光不动了，可是窗帘太厚重了。罗平只能看出光的轮廓，根本就不敢探出头来看一看。过了很长一会儿，这个人好像没有动。那么他在干什么呢？罗平，不得不靠着伤腿支撑着身体，在想是否能够长时间地保持这同一姿势。

最后，他坚持不住了。疲劳和好奇战胜了谨慎小心。在窗户和窗帘之间，有一个狭长的小空间，如果人不太胖的话，完全可以躲到这里面。罗平站直身子，端起双肩，注意力高度集中，沿着这条狭窄的过道移动着。他一公分一公分地向前移着，最后来到了窗帘拉绳的地方。这里，在抽纱窗帘的最后一褶和墙壁之间，有一条可以从里面向外望的缝隙。罗平向外看着，他所看到的情景令他惊呆了。

陌生人只显出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但是他放在写字台上的手电照着完全敞开的抽屉，一双戴着黑手套的手正从小暗格里取出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你说得真对。”罗平在想，“如果你真正投入的话，你并不蠢。钞票确是打开所有疑团的钥匙。可是他为什么要拿走它呢？为什么他不拿一张来换这一张呢，就像我做的那样？”

突然，大厅里的枝形灯亮了起来，一阵脚步声在楼梯上响了起来。这个

人熄掉手电，接着窗帘猛地动了起来，就在离罗平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小偷跑进了本来只是他一个人藏身的地方。现在这块小地方已经是两个人了，而且差不多是肩并着肩。他们屏住呼吸在等待着。蒙代伊夫人在书房的门口出现了，她穿着睡袍，赤脚穿着拖鞋。她手里拿着一本书。她没有任何怀疑地打开吸顶灯，径直朝图书柜走过去。在抽纱窗帘后面，并不是特别黑。小偷，被就在身边的罗平吓坏了，站在那里像尊雕像一样。罗平用眼角盯住他，但是他只能看出一个模糊的身影，和在脸的那个部位有一个白点。绝对地安静。

蒙代伊夫人打开图书柜，把她拿着的书放回到架子上去。她又选了另外一本。“快去睡觉吧。”罗平私下恳求着，“您就感觉不到会有倒霉的事要发生吗！”她不慌不忙，百无聊赖地翻着一本小说，打着哈欠。陌生人动了动手臂。“如果他动一下，我就扑上去。”罗平下着决心想着。

好几分钟过去了。蒙代伊夫人靠在扶手椅的后背上，坐在写字台的前面。她懒洋洋地用手抚摸了一下脸，然后低声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多么动人呀。”罗平在想，同时眼睛始终不离开她，“是烦躁不安使她保持清醒的。”突然，他产生了一种欲望，想抓住就呆在他身边的、保持沉默的这个陌生人，把他打昏、然后把他拖到贝阿特里斯的面前，对年轻女人说：“就是这个无耻的家伙在威胁着您。我们把他交给警署，您就不用再害怕了！”他双拳握得紧紧的。可是他知道，在窗帘褶皱间盲目打斗的结果是很难预料的。他克制住了自己。

蒙代伊夫人把书放到写字台的一角，然后从架子上取下了一本精装的长毛绒大相册。她把它夹在腋下，在熄掉灯之后，离开了书房。但是她并没有走远。她进了客厅，而且让房门打开着，打开壁灯，坐在了紧靠门口的一张扶手椅上。这样的话，不从她的身边经过，谁也别想穿过大厅。

形势不可能不紧迫了。罗平失去了时间概念。他的踝骨在阵阵作痛，而且越来越难以忍受。蒙代伊夫人从相册中取出一张大照片，她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胸前，闭上了眼睛。这时候，罗平的身边，好像刮起了一阵风。罗平整个身子躲了一下，她像拳击手要闪过对方的一击似的。但是他知道，就是在这同时，他的敌手已经消失了。他伸出手去，抓了个空。他撩开窗帘一角，发现这位神奇的造访者的身影已经站到了门口。他监视着蒙代伊夫人，就像野兽在盯着自己的猎物。不过罗平知道他绝无要侵犯的意思。相反地，他在等待最佳时机，以便不被发觉地逃出去。客厅里射出的光线斜照在他的身上。他长着红棕色的头发，剪得像刷子一样短。可以说，他身材比较小，一肩高过另一肩，手臂很长，有点像猴子似的。罗平从来没见过他，但他感觉到，终有一天，他们会面对面地遭遇的，到那时……

这个人肯定是精明能干且很果断的。他在罗平眼皮底下完成的这项工作表明了他是何等的危险。因为，如果蒙代伊夫人现在要送回相册的话，她注定要发现他的，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迅速出手，以便在他发现的在窗帘后面的意料之外的敌人追捕之前逃掉。

但是蒙代伊夫人把脖颈靠在扶手椅的靠背上。她的眼睛也始终闭着，她在默念，她在梦想着。罗平还从来没见过过这样的场合：两个男人都在准备大打出手的同时，又戒备着一位不知道危险存在的年轻美丽的女人的叹息，她还以为只有她一个人，而且全身心地投进了对过去的回忆之中。

时间在流逝。相册一点点地在贝阿特里斯的大腿上滑动着。最后，它没有一点声响地落到了地毯上。她没有动。她已经睡着了。于是红棕色头发的

人站起身来，看了看窗帘处，确信自己已经比对手占先了好几米。灯光映出他眼里流露出来的凶光。他跨过门槛，三步并作两步地从罗平的视线中消失了。

与此同时，罗平从他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站到了那个人刚刚离开的地方。大门是仔细地关好的，一阵冷风涌进了大厅，蒙代伊夫人缩了缩身子。她睁开眼睛，睡眼惺忪地看了看自己的周围，然后把敞开的睡袍领子向上拉了拉。

有一秒钟的样子，好像时间停滞了。他所表现的意愿令人捉摸不定，罗平命令它休息，请它让他自己安静一会儿。疲劳……或者是催眠暗示，终于让她又歪着头靠到了扶手椅上。她拿着照片的手斜靠在扶手上，就像是一颗凋谢了花朵的茎。照片从她的指间掉了下去。他也侧身溜到了门口。

罗平只来得及俯身认真地看了它一眼。上面是一个小男孩，穿着水手服，头顶贝雷帽，帽子上非常得意地写着金色的字：复仇者。孩子拿着一个铁环玩具，朝着目标投去的是令人心碎的悲哀的目光。

“她的儿子。”罗平在想，“多像她呀！可是蒙代伊怎么损害了他们，使他们都如此悲哀呢！我向你保证，孩子，我是心地坦诚的。可是，由于我不想吓着你妈妈，你看，我是轻轻地走的。嘘！从今以后，复仇者就应该是我啦！”

半个小时之后，罗平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住所，躺倒在长椅子上。血在他那肿胀的踝骨处一跳一跳地流动着。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而且知道这一夜肯定会失眠的。

三 蒙代伊夫人的下午时光

第二天，当雅克·都德维尔前来报告时，他发觉罗平老实听话地躺着，在看报纸。蒙代伊作为牺牲品的袭击只在报纸上登了有边框的小短文。新闻界主要谈论的是德国的修复和具体举措以及已解放地区的重建问题。

“怎么样？”罗平问道，“你给我带了什么新的消息来？”

“没什么重要的，我都有点害怕。踝骨怎么样啦？”

“好多啦。”

罗平笑了笑。他真不愧是一名出色的诙谐演员。多亏了他的钢铁般的体魄和阿希尔的有效治疗和照料，虽然他前一天晚上那么折腾，但他的扭伤并没有加剧。肿胀甚至还消了一些。“快点吧。”

都德维尔把一张扶手椅移近长椅子，坐下，便开始说：“好吧，今天早上……”

“直截了当一点。”罗平叫道，“我对这些评述不感兴趣。你们去了蒙代伊家。好的。后来呢？……信件，你们已经拿到手了吗？”“是的。”

“它在什么地方放着？”

“就在文件夹里。”

“这样？就这么乱七八糟地？还是装在一个信封里面？”“没有信封。”

“活该！跟我谈谈它的内容吧。”

“如果可以把它称作内容的话。里面只有一句话：‘你要第一个走的’。”

“就这些？”

“是的。”

“笔迹呢？”

“仿印刷体的大写。它们是铅笔写的，没用太大的劲，好像送信人比较着急似的。”

“韦贝尔怎么想的？”

“现在还没有。”

“那么你呢？”

“也没有。这是一封普普通通的恐吓信。”

“不见得这么普通。它还是写给蒙代伊啦。”

“也许这是一个疯子。”

罗平耸了耸肩膀。

“这就是你们找到的要说的话，当你们不懂得的时候……一个疯子！……”

他似乎又看到了埋伏在书房门口的那个红棕色头发的人。“我敢肯定，我本人，写这封信的人肯定有他的道理。他用的是什么纸？”

“普通的纸。”

“总之，你们什么也没得到？”

“没有。”

“我们纳税为的是要警署呀！我敢肯定，你听着，我相信你们没想到要了解这张纸的详细情况。”

“它像所有的纸一样。”都德维尔辩驳着，“也许有点揉皱了罗平抓住了他的手腕。”

“怎么个揉皱法？你说说看，妈的。”

“并不是真的揉皱了。”都德维尔回答着，同时他还在思索着，“它是很规律地折起来的，是菱形的。”

罗平站起身来，推着警探来到他的写字台前面。

“你能再给我重新做一下这个图形吗？……这是纸。”“可是您想搜寻什么呢？写信的人把它折了好几下，就是这样。”

“那么，折线都是平行的，或是交叉的，不可能是菱形吗？”“是的……也许您说得对。”

“我对了。”罗平说，“你试试看嘛。”

都德维尔笨拙地画了几个几何图形。从他的肩上，罗平以极大的激情看着他在干着。

“四个方块。”他咕哝着，“在每个方块里，有两条对角线在中间相交……等一等！我想我明白了。”

突然，他放声大笑了起来。

“这真荒唐，我可怜的朋友……看看它会成为什么样子。”

他抓过一张纸来，快速地折叠着，最后把它折成了一条小船。

“现在，”他接着说，“我把纸展开……我得到的正是你划的那些折叠印记……你看：四个方块和八条对角线，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四个大菱形和四个半个菱形。如此说来，这封奇怪的恐吓信是以纸船的形式送达的啦？”

他现在笑得透不过气来了。

“不。”他哽咽着说，“不！……这太不可思议了。斯蒂克斯和枢船都是我的啦！‘你要第一个走的。’这很明白了，不是吗！去地狱旅行的人请抓紧了！船就要出发啦！啊！这可真有趣！不过你肯定没有记错是菱形，有鉴赏能力的人！不可能是什么纸折鸡，或者是一口锅、一顶宪兵帽吧？啊！一顶宪兵帽，多么了不起的发现！别这么笑话我，都德维尔。这让我不好受……请原谅。不，我并没有挖苦你。不过你得承认……”

他坐到了桌角上，想放松一下他的踝骨。

“我又没做错什么。”都德维尔恼火地说。

“行啦。蒙代伊就这样收到了一只小船。这说明什么呢？是写信人信手抓到的第一张纸，而且这张纸早就折叠过……但是你也看出来，这是无法成立的。”

“那么如果是蒙代伊本人呢。”都德维尔强调道，“他读这封信，同时在绞尽脑汁地想找出给他送这封信的人，他就会下意识地把它叠成小船……然后，又想再读一读它，他又展开它，而且最终把它放进了文件夹里。”

“嗯，你们什么时候再见他？”

“明天，下午一开始。”

“想着问他一下这折叠痕迹，以便心中有个数。但是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寄信人开玩笑给他一封这种小船形式的信，而内容却是嘲弄人的。那么收信人也就不会认真地看待它。或者是蒙代伊本人忽略了警告，强充好汉，把它折成了小船的样子。可是为什么在这之后，他又把它展开并且夹进文件夹里去呢？在这两种情形中选择，真是要伤透脑筋的。”

罗平双手放在口袋里，缓慢地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然后又来到都德维尔的面前。

“好，我更喜欢如此。”他说，“这件事，最终令我非常感兴趣。借助

纸船进行联络的人，至少是在使用全新手法，富有刺激性，而且让人费脑筋。你不这样认为吗？”

他又躺了下去，头枕在交叉的双手上。

“你们还发现了什么东西吗？”

“发货票。很多发货票。蒙代伊家债台高筑啦。”

“我说什么来着！在这一切的后面，肯定有一个敲诈勒索的人。”

罗平想了片刻，然后发出指令。

“明天到小咖啡馆找我，就在诊所对面。星期天，韦贝尔无法管得住你，你完全有权休息。你到时候再告诉我你们的进展情况。”

“可是……您的踝骨？”

“它会听话的，它不会拒绝我的……好，可以去了。谢谢。”

在警探走了之后，罗平试着理清这复杂的事情，可是缺乏很多东西。一方面，是蒙代伊，他的债务和这封神奇的信；另一方面，是那个红棕色头发的人溜进房中偷走五十法郎的那张钞票。如果把他们之间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联系起来呢？但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关系总可以把他们联系起来吧。罗平对解开很难的谜团是非常有本领的。阿希尔用指头轻轻地叩了一下门。

“怎么回事？”

“贝尔纳丹先生想跟先生谈一谈。”

“那就让他说吧。”

“不过他想直接跟您交谈一下。如果先生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不是在门后面。”

罗平笑了。

“现在还时为过早。”他大喊着，“我还在发火呢。叫他星期一再来。”

他又陷入了沉思。有一点特别困扰着他。蒙代伊夫人到底知道些什么？两夫妇尽管生活得不和睦，可她还是跟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呀。她应该多少知道与他经常交往的人的……应该去问一问她。韦贝尔会满足于向她问一些常规问题的。“这得浪费多少时间呀，”罗平想，“我总不能插手吧，不能直接去找她，开诚布公地问她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她会把我赶出门的，她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她握有解开谜团的钥匙！”

他忧心如焚。第二天，快到中午时，他来到了跟都德维尔约定见面的小咖啡馆，从那里他可以监视到蒙代伊的豪华小屋，再上去百米左右就是诊所。为了避免露出拄着手杖的滑稽相，因为他不得不用力地倚靠在它上面，他装成一个有定期现金收入的，由于风湿而显得不适的小人物，瘸着腿，坐到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前。蒙代伊夫人马上出现了。她戴着面纱，穿着深色的长大衣，双手插在皮毛袖筒里。

“好家伙。”罗平在想，“就为了这么几步路，穿着如此讲究，这就是大资产阶级……”

过了一会儿，韦贝尔和都德维尔从警署的汽车里走了下来。

“这个老韦贝尔。”罗平微笑着在想，“他胖了不少，但总是显得那么有进攻性。甜瓜小帽旧了，裤子皱了，样子松松垮垮。啊！他让我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他吃着三明治，又另外要了一份。每过五分钟，他就看一下表。“可是他们在干什么呀，妈的！这不是在审问，而是在忏悔了。”

在长长的三刻钟过后，韦贝尔和都德维尔总算从诊所出来了，他们停在

了汽车前。

“现在是闲聊了。”罗平气哼哼地想着，“还有一大堆的客套话。”

“我把您送到什么地方呢？”“谢谢，头儿。我想走一走。”“真的吗？”
“不用客气，头儿……”啊！他们总算说完啦。

两个人又握了握手。韦贝尔登上了他那辆破旧不堪的汽车。都德维尔十分友好地帮他关上车门，然后看着汽车远去。之后，他大步流星地朝咖啡馆走来。

“不太早。”罗平对他说，“你们有什么好谈的！请坐。我给你订了三明治。”

他要了三明治，说：

“现在，尽量什么也别忘掉。首先，现在他的情况如何？”

“蒙代伊……好了许多。他很快就会回家去了。”

“那么她呢？”

“疲惫不堪，还提心吊胆。好像她受的打击比他更甚。”

“他们的关系怎样？”

“毫不含糊。一个女人对她丈夫的暧昧。我们把她留在了他的床前。至于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将要谈些什么，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信呢？”

“这一点，您完全应该夸耀给我所造成的惊奇。您分析得入情入理。韦贝尔把它拿给他看。蒙代伊并没有惊慌。他记起收到它已经有十来天了。它是小船的形式装进一只信封里的，他把信封扔了。他拿过信，当着韦贝尔的面，把它恢复到原样，后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原以为是一个玩笑’他说，‘当时我差一点把它扔进废纸篓。我也说不明白我为什么把它留了下来。’”

“韦贝尔问他，他为什么没让他妻子知道这件事。”

“当然啦，他的回答是为了不让她害怕。”

“她呢，她表现如何？怎么啦，要牵着你的鼻子走吗？你这个小家伙！她参加了这次谈话。那么，她什么也没说吗？”

“说了。她说对所发生的这一切，她无法弄明白。而现在，只要一到晚上，她就害怕得要命。她甚至说，如果她丈夫还要在医院里呆很久的话，她就要住到旅馆去。”

“这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罗平叹息着说，“总之，我们知道的仅此而已。”

“蒙代伊称自己没有任何仇人。”

“当然啦！而韦贝尔相信了他。其实，韦贝尔到底是怎么想的？”

都德维尔摊开了双手。

“现在，他认为寄送小船的人是说话算数的。而且他还去了蒙代伊家准备报仇。可是他要报什么仇呢？蒙代伊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头头和我，我们的印象是他并没有撒谎。他显然没有预料到会遭受攻击。”

“他勾勒攻击他的人的特征了吗？”

“没有，他什么也没看见。在这一点上，他的记忆始终特别差。他打电话，另外一个人在黑暗中扑向他，他们扭打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人朝他开了枪……您好像很失望，老板。”

“有一点儿。”他承认道，“当然啦，你们没有涉及到债务问题吧？”

“由于有蒙代伊夫人在场，它就变成了敏感的问题啦。不过韦贝尔提议等蒙代伊完全康复后再去他那里。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了。就这样，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去找我兄弟了。”

罗平看着他渐渐走远了。勇敢的都德维尔，他的忠诚是始终如一的。可是他的洞察力却……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他忘记提出来了。韦贝尔也是一样。“你要第一个走的。”为什么是第一个呢？就好像蒙代伊是为首的似的。好像他是第一个要被打倒的。这封信使他对过去的什么恐怖事情产生了影射吗？蒙代伊曾经搅进了什么神秘的事件呢？现在应该从他的履历中了解这些情况了。

罗平漫不经心地观看着街景。突然，他吃了一惊。这个身影，这件长大衣，这只袖筒……蒙代伊夫人走出了诊所。她并没有延长探视的时间。“糟糕！”罗平在想，“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啦……怎么回事？她不回自己的家？”

蒙代伊夫人，现在，是从奥马尔街走去的，她正走进泰布街。罗平马上做出决定，他往桌子上扔了一些零钱，走出了咖啡馆。尾随一位美貌的女人，对他来说并非不快之事。尤其是当这位美人是贝阿特里斯时。“可是她要去哪儿呢？”他思忖着。

蒙代伊夫人走上了大道。她开始加快了步伐，他很吃力地保持着与她相同的步幅。“她也许是去朋友家？”他这么想着，“她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私生活呢？”

蓦地，一个可怕的揣测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如果是去一个情人那里呢？”他十分气愤地把这个想法抛到一边。“不是她！她不是那种人。我声明，我说，她是正派的女人。难道不对吗，贝阿特里斯，您是一个正派的女人？您是不会开玩笑的吧？您将不敢正视您的儿子，如果您有某种关系的话！……”

大街上有很多的人，这是一群欢快的人，是刚刚从战争的阴影下走出的人。人们还能看到穿军装的人，还可以到处遇到残废军人。蒙代伊夫人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罗平一瘸一拐地跟着她。她现在已经穿过了马里沃街口。当她走到法兰西喜剧院门口时，她迟疑了片刻，然后像一个多疑的人一样转过身来看一看。

“不，”罗平在想，“她总不会是……”

但是，她已经登上了剧院的台阶，同时从袖筒里取出一个小包，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张票来。那么，她知道，今天早上……对不起，昨天，也许更早些时候，她要到这里来。结论是：我的朋友，现在你可跌跤了。她确实有约会。她的丈夫即使被人掏去内脏也无法改变她的计划。啊，贝阿特里斯，您让我多么失望呀！

节目开始的铃声响了起来。罗平匆匆赶到售票窗口，买了一张侧面包厢的第一排的票。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大厅的绝大部分。他强烈地想要知道这一切。

“多么不谨慎呀。”他反复想着，“多么不谨慎呀！如果韦贝尔想到要派人跟踪她的话，那他该怎么想，会怎么去猜疑呢？亲爱的夫人，您可曾想到过这一点吗？”

他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没有经过衣物寄存处。他又很快地巡视了一下乐队的位置，没有发现她。他看到的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乐池里传出

的是调乐器时发出的不和谐的音。

“她没在下面，”罗平在想，“她不可能冒险去会一个她认识的人，尤其是去陪着他。”乐队指挥在谱架前出现了，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举起指挥棒，从第一个节拍起，罗平就听出来了，现在正在演奏的是《塞维尔的理发师》。蒙代伊夫人是否有某种特别理由来听《理发师》呢？恰恰相反，如此精彩的这部管弦乐曲只能对她应该流露的感情进行侮辱。罗平还记得当她在书柜前嗫嚅着：“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时，发出的那绝望的声音。不。她决不是到这里来消遣的。

舞台上的灯光比较强，罗平到此时才刚能分辨出坐在他对面包厢里的观众。他的目光从一个个观众面前扫过。最后，目光停在了楼上的一间包厢的最里面的一个他觉得很熟的身影上。他非常专注地盯着对方，致使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闭上眼睛呆了一会儿，借此让眼睛休息一下，然后再次睁开眼睛。此时他确信自己没有看错。可是她的身边只有女人，其中有两位坐在第一排，另一位坐在她的右边稍许靠前一点。他总算出了一口长气。

亲爱的贝阿特里斯！罗平会有被出卖的感觉，如果他发现……可是他的思想马上又开始了新的路程。蒙代伊夫人在这个场合出现是对所有逻辑的藐视。她只是在听吗？头低低地垂着，好像她已经陷入了郁闷的沉思之中。

费加罗赢得了近乎疯狂的掌声。她却始终一动不动。罗平试着了解让一位不幸的、还有可能被威胁着的，缺钱、私下抚养儿子的女人来剧院逃避现实的真正动机。肯定会有一个。但是，尽管他很机敏，尽管他有预感的天赋和丰富的经验，他还是无法找到它，所以他为此而气恼。他甚至想对着歌唱家们大喊：“小声点，妈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在打搅我吗？难道看不出在你们眼皮底下发生了某件比你们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事情吗！”

贝阿特里斯突然站起身来，然后不引人注意地朝大门口溜过去。“您是否在想，亲爱的美人，您会从我手中溜掉。”他喃喃着，同时他也匆匆离座，走到了走廊上，这并非没有引起邻座的明显的不满。他幸亏没在衣物寄存间存放物品。此时，受伤的踝骨又开始折磨他了，这对他十分不利，所以当他走到剧院外面的人行道上时，蒙代伊夫人已经拐过了法瓦尔街角了。

“我明白了。”他想，“她到法兰西喜剧院来，是为了消磨掉一个小时，等到时间再去赴约，这再简单不过了。剧院比咖啡馆更舒适，也更不引人注意。”

蒙代伊夫人来到格朗大道。她站在人行道旁，要出租车。确实比较神奇，此时并不缺车，所以罗平几乎是跟她同时叫到了车。

“跟上那位夫人。”他对司机说，“我请您不要笑。”

两部车子来到了共和国广场，拐进了伏尔泰大道。罗平暗自思忖，蒙代伊夫人到底要去哪里，离她家已经这么远了。随着路程的不断增长，关于约会的假设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一个高尚文雅的人决不会强行做这次追逐的。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蒙代伊夫人的出租车在一间花店前停了下来，她走了进去。“这一次，我总算猜到了。”罗平想，“她确实实地是去拜访一个人。可是，韦基—蒙科尔内香槟酒的继承人是决不应该与这个区内有任何联系的！……”

蒙代伊夫人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束开得十分灿烂的帕尔玛的紫罗兰。跟踪又开始了。出租车拐进了罗凯特街。“她要去监狱？”罗平打趣地想。这次的追踪开始变得有趣起来。可是不。两辆车驶过这间著名的监狱。蒙代

伊夫人在梅尼尔蒙唐大道拐弯处下了车。

“那儿！别走得太远。”罗平指挥着。

“噢！我已经习惯了。”司机十分狡黠地回答道。

“蠢货！”罗平低声抱怨着。

此时，蒙代伊夫人已经穿过马路，走进了拉雪兹神甫公墓。“我倒希望她能来一个墓前凝神冥思，”他保证着，“但这决不应该是在听完了罗西尼的音乐之后。这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我想到了这一点，她早就带了戏票来。那么她早就知道她到这里来之前，先得在剧院里呆上一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我看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来朝拜！也许她在以前就依偎在所爱的人身旁听过《塞维尔的理发师》，后来她才失去了他？是的，这比较合乎情理，我会很快就知道这位意中人的名字的。我终于明白了，此时此刻，她为什么总是神情忧郁了。”

蒙代伊夫人离开主要的甬道，朝右走上了一条比较窄的、渐渐升高而且渐成弯道的路，最后来到有宏伟的卡齐米尔、佩里埃雕像的宽阔的圆形广场。始终是朝右，她又走上了一条新路，一个指示路标上写着阿卡希娅路。蒙代伊夫人又朝前走了一百米左右，然后登上在小丘的侧面的台阶，它通往矮林夹着的小路，又一块牌子指示着：山羊之路。人们此时会突然产生置身于乡间的感觉。罗平喘息了几秒钟。

冬末的冷日已经落在了地平线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很显然，拉雪兹神甫公墓这个地段很古老。人们早已无法再在里面安葬人了。那么，贝阿特里斯到底是来这里干什么鬼事呢？……罗平的好奇心还从来没有受过如此考验。

蒙代伊夫人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她穿过一个交叉路口，在顶部呈三角形，石头已经发绿的一座纪念碑前站住了脚。罗平，躲在小祭台的拐角处，不放过她的任何一个动作。她把紧捆着花茎的绳子松了松，让已经压紧的花朵蓬松一些，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摆放在墓穴的突出部位。之后，她撩起面纱。她的脸孔显露了出来，一福凝重沉思的神情。

她在思念曾爱过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人。这至少是最可以令人接受的吧。但是罗平开始向后退着。一个身影出现在砾石小路上。有人也在跟踪贝阿特里斯。这个密探蹲着，躲在断了的石柱后面。只能看到他的清晰地映在地上的一只肩膀的影子。他悄然无声地向前靠近，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此处荒无人烟，极适合发动攻击。罗平准备着随时介入。

蒙代伊夫人放下了面纱，把大衣紧紧裹住，开始折身返回。监视她的那个人马上离开了藏身之地，使罗平大吃了一惊。这是那个红棕色头发的人，就是那个在蒙代伊写字台里取走五十法郎钞票的人……那个躲在窗帘后面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跟踪上了这个不幸的女人的？她是否知道已经被盯梢了呢？是否出于这个缘故，她才如此匆匆地离开了法兰西喜剧院的？她是否想要对来墓地保密呢？

事实即在眼前，无疑地，在几米之遥的地方，雕刻在石块上了。罗平让过蒙代伊夫人、红棕色头发的人，让他们稍许走前面一点。他能轻易地看到他们，他决心不放掉这陌生人的踪迹。但是首先要做的是，是要知道墓地石块上刻就的名字。

他差不多是跑到纪念碑前的，根本顾及不上那阵阵刺痛的踝骨。他看到：

.....元帅之墓

紫罗兰的花束遮住了姓名。他俯下身去，把它抓起来。结果他惊呆了。他喃喃道：

“达武！.....达武元帅！.....她真是个神经病！”

他根本就来不及深想。他的脑后重重地挨了一下子，他倒了下去，昏过去了，手里始终抓着那束鲜花。

四 山雀别墅

在洗脸盆上方的三面镜子前，罗平，身穿晨衣，轻轻地揉着枕骨后鼓起的包。攻击他的人没有下黑手，但是他本可以用再大一点力的，让他伤得更重一些。可是，他只是满足于把他打昏，好像他只是希望……那么希望什么呢？

罗平朝各个方向摆动着脑袋。这是因为有点疼痛，但他还承受着其它的疼痛。是的，这位神秘的袭击者到底要干什么？只是简单地警告他一下，还是要阻止他的跟踪盯梢？难道会是红棕色头发的人趁他在看刻在纪念碑上面的文字的时候，又折身返回了？可是，罗平却觉得红棕色头发的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打击力度的。因为他是一个粗鲁的人。那么有必要去猜想第二个人啦？就在红棕色头发的人跟踪贝阿特里斯时，难道罗平本人没有被盯梢吗？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注意自己的后面，所以，这一假设是不能排除的。

总之，蒙代伊事件是日复一日地复杂化。一封折成船形的恐吓信……入室盗贼进到家中只为了偷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一个不幸的女人在跑到拉雪兹神甫公墓为达武元帅的墓地献花之前会在法兰西喜剧院里消磨一个小时……“哎哟！我的脑袋。”罗平哼哼着。“暂停！我承认自己猜不出来了。还不算在这一事件中，我得到的只是挨打。再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会被送进医院了。”

可是，他还是从装假发的盒子里取出了一副灰色的假发，而且认真地装扮起来了。然后，他又在上唇贴上了已经开始流行的新款小胡子，就是人们称之为“夏洛式小胡子”的那一种。他从衣柜里选出一套栗色西服，和一条同一系列的领带，一件穿过的风衣。他移开圆形小毡帽，在睡房的镜子前仔细地照着。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像是一个职员，也像是一个旅行商人……只是还有点跛。他走进饭厅，那里已经准备好了早餐，在等着他。

“先生不再出去了吧？”阿希尔叫道。

“这次恰恰又是你弄错了。”然后，他又以一种有点嘲讽的口吻自言自语地说：“我还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好过。手脚轻捷，现在正是可以说这句话的时候！”

“先生不看报纸了吗？”

“没有时间。我跟一位夫人有约会。”

“总有一天，先生会被丈夫发现的。”

“已经是这样了，我可怜的阿希尔。啊！你看到贝尔纳丹时，告诉他，他不再被隔离了。我肯定很快就需要他的。”

他匆匆吃过早餐，掏出表来：“差十分九点。蒙代伊夫人不可能在九点半钟、十点之前外出的。一切顺利！”于是他以一种渐渐恢复了弹力的步履出门了。

在他决定参加的这场游戏中，他只拥有一张好牌：贝阿特里斯·蒙代伊。所以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只得重操盯梢这一行动，只是要加倍地小心。达武元帅墓地上的紫罗兰小插曲一直在烦扰着他。他觉得这是在向他挑衅。在他的冒险生涯中，他曾有过数不胜数的谜要解，只是他知道它们没有隐瞒任何缺乏条理的东西。至于这一束紫罗兰……贝阿特里斯是否头脑清醒呢？如果说家庭已经破裂，难道不会是因为她在受着轻度的精神紊乱的折磨造成的吗？蒙代伊也许只是一个可怜虫，他是借玩来忘掉这些？……尽管如此，

还是有人给他寄来了纸船。这也像紫罗兰花束一样地难读懂！

当罗平走到蒙代伊的豪华住宅前时，他看到一个穿着条子坎肩的、上了年纪的老人，他正站在用人进出的门口，跟送面包的女人说着话。新的用人已经来了。这真无聊，因为蒙代伊夫人无疑是呆在自己家中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罗平是不喜欢久等的，就像警署里的那些没有修养的探员一样。他走进小咖啡馆，就是前一天他等都德维尔的那一间，双肘撑在柜台上，要了一份牛奶咖啡。老板呆在窗前，还在卷着纸烟。

“看，”他对妻子说，“他们又雇了一个新用人。我在想他们将来拿什么付他工薪！”

他把罗平当成了证人。

“真有这种人，我跟您说吧！这真是太装模做样了。还总以为自己是从小丘比特大腿上分割下来的，弄得整个这里到处赊帐。”

“此话怎么说呢？”罗平以一种颇感兴趣的口吻问道。

“那么您不看报纸吗？”咖啡馆老板继续说着，“蒙代伊……他在自己家中遭了袭击，那天夜里……入室盗贼肯定掌握的情况不准！”

“啊！贝尔纳丹，”罗平在想，“这个小店的老板正在侮辱我，都是因为你的过错。你要给我以补偿。”

“这并非这个区的首例入室偷盗，您请注意。”小店老板继续往下说，“自从战争结束以后，没有工作的人太多了……这是一些在暴力中生活了很久的人，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政府……”

“请您原谅。”罗平说。

他刚刚发现蒙代伊夫人正准备出门。在门口，她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然后转身在跟某个人说话，肯定是用人啦，因为有人递给了她一把雨伞。于是她迈着细碎的快步走远了。现在，罗平对这一身影已经很熟悉了。他把一枚硬币扔在了小咖啡馆的柜台上。

“我在聊天，在聊天，”他说，“可是生意却不等人呀……”

他朝这对夫妇十分敷衍地笑了笑，在距门口一步远的地方，朝街上望着。没有，没有一个人在跟踪蒙代伊夫人。他始终密切地注意着周围，同时走近她。他很快便得出了结论，贝阿特里斯和他本人都没有被跟踪。他们来到了特立尼达教堂门口，蒙代伊夫人进去了。

“妈的！”罗平自言自语道，“在剧院和公墓之后，现在又是教堂了。很快就会是巴黎残老军人院和凯旋门了。为什么不会呢？”

他也跟着进了教堂。她跪在那里，正在祈祷。一张厚厚的面纱遮住了她的面孔。如果不是在她走出家门时看到了她的话，罗平根本就无法认出她来。他靠着一根柱子坐了下来，观察着走进走出的信徒们。没有一个人走近她。在短暂的沉思之后，她站起身来，去买了一支大蜡烛，在把它点燃之后，插在了其它十多支大蜡烛之间的三角大烛台上。

她在想谁呢？她的丈夫？她的儿子？或者是达武元帅？罗平在思忖着。他不该这样开玩笑。这个女人太不幸了，甚至都没有人怜悯她、同情她。一个合唱团的小孩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一个神甫。一场弥撒就要开始了。可是蒙代伊夫人走了出来。她来这里不是为了参加某种仪式。真是太怪了！她划着十字，来到了教堂前的广场，然后转进圣拉扎尔街，总是那么急匆匆地，好像在担心会赴约迟到似的。

一会儿功夫，她来到了火车站。登上车站的台阶后，她径直朝出售郊区

票的窗口走去。罗平听到她在要一张往返芒特——加西古尔的车票，便马上效仿起来。她到芒特去干什么呢？他在隔壁包厢里坐下，对这次奇特的跟踪越来越感到激奋。如果蒙代伊是个神秘人物，那么他的妻子又算怎么回事呢？罗平陷入了沉沉的思索之中，以致差一点坐过了站。他匆匆朝出口处走去，总算又看到了贝阿特里斯。

她好像对这座小镇很熟，因为她毫不迟疑地走进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小街，街旁种着树，但街上几乎不见人迹。“但愿她别走回头路。”罗平这么想着。可是贝阿特里斯继续朝前走，根本就不朝自己的身边左右看一看。最终出现了几家小店铺。贝阿特里斯走进一家糕点铺，很快就又出来了，手里还小心地提着用蓝缎带捆着的盒子。“这一次，”罗平在想，“真的是其中有蹊跷。她跟谁去吃这个蛋糕呢？”

跟踪继续进行。蒙代伊夫人转了好几个弯，最后走上一条两旁都是高墙的小夹道，大墙后面显露出落尽叶子的树枝。她在一扇栅栏门前停了下来，拉了一下手柄。于是，远处的铃声响了起来。罗平此时已经停下脚步，躲在一个墙角的后面，因为贝阿特里斯很有可能心不在焉地朝后面看一看。当他惴惴不安地伸出头来探看时，她已经进到院子里去了。

他走近栅栏门，打算看一看里面的花园和房子。可是栅栏门是没有缝隙的。在右边的门垛上挂着用金属粉书就的别墅名字的牌子：山雀。他走过大门口，在到达墙角处时，他发觉塞纳河正好在这花园住宅的另一侧的前面流过。第二扇门的门口已经被杂草浸没了。

他十分困惑，又沿原路折了回来。最好还是找个小商贩打听一下情况。糕点铺的老板肯定是合适的人选。在绕了一点冤枉路之后，他还是找到了糕点铺，而且他决不会为吃几个羊角面包而恼火的。由于他是这家店铺的唯一顾客，所以他毫不费力地就跟女招待攀谈了起来。

“请原谅，”他说，“我是联合保险公司的代理。在这四年战争之后，您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吧：成群结队的人使得警署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有些人失踪了。另一些人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记事本，失望地摇晃着脑袋。

“我的名单上有‘山雀别墅’……”

“哟！对的。”女招待说，“这是伊莎贝尔·蒙科尔内小姐的产业……也可以说是韦基—蒙科尔内的吧……人们这样简称它。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名字……可怜的姑娘。人们从来看不到她。”

收银员也很权威地参加进来。

“伊莎贝尔小姐不是这份产业的主人，她只是一个租客。她搬到山雀来住已经有一年多了，就在德军用来袭击巴黎的远射程炮朝巴黎打炮的时候。您记起来了么？很多巴黎人就都到郊区来住“啊！真的，我想起来了。”罗平十分礼貌地说。

“不但人们很少看到她，她还很少开口说话。”女招待继续说，“她肯定有什么辛酸和不幸！她很高贵，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就像是一个寡妇。现今有这么多的单身女人。”

女收银员纠正道：

“她并不孤单，费尔南德。她还有个姐姐……”

她转过身来，对着罗平说：

“看吗，她刚刚来过这里，还不到半个小时呢。这已经成了传统的习惯

了。每周星期一，在去山雀别墅吃中饭之前，她都要买一个奶油果子饼。如果您现在前去，您一定能看到她们两个人的。”

“很好，谢谢你们。我这就去那儿。”

形势更加复杂了。尽管蒙代伊夫人还有个妹妹，但这对罗平没有丝毫影响。但是他总希望能有机会面对贝阿特里斯。他头脑中没有一个确切的计划方案。他只知道，现在该是结束所有这些神秘事情的时候了。可是，不可能在马路上叫住贝阿特里斯，或者直接上门自荐。如果给她打电话，她会向韦贝尔报警的。给她写封信？那就更危险。如果她只是孤身一人，在山雀别墅里，那机会是绝妙的。可是你们看，其间还有这一位伊莎贝尔！

罗平思索着再次朝别墅走去。他需要一个机遇，没有人能比他更灵巧地将机遇转变成机会。

就在他走上通往山雀别墅的小道时，邮递员赶到了他的前面。为了不显露出一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的样子，那就不要引起邮递员的注意。他翻看着记事本，在几米远的地方就停了下来，好让邮差稍许走得远一点。后者在他的箱子里找了一会儿，从中取出一封信来，然后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朝别墅走去。罗平始终显得很专注，在慢慢朝前走着。他看到邮差把信件从一个缝隙处投了进去，接着又拉了拉铃的手柄，为了通知伊莎贝尔·蒙科尔内他已经来过这里，然后便消失在街头的拐角处了。

几乎是同时，罗平听到了伊莎贝尔走在铺砾石小路上的脚步声。她在栅栏门的另一侧站了下来。罗平呆得这么近，他在揣测着她的所有举动。当她关上它的时候信箱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然后是激动地撕开信封的声音……短暂的安静……惊叫声……伊莎贝尔跑回房子去了。

见鬼！她刚刚收到什么消息了？罗平立即就想到了自己费了许多时间都未能找出的借口。没问题，很显然，以保险公司的职员身份出现。这不会对他有任何益处，即便他不会马上就被打发走。相反地，最简单的做法是自称警员，还有比这更像的吗？

只几秒钟时间，方案便在他的大脑中形成了。他好像已经进入角色了……

“是副总探长韦贝尔派我来的。小姐，您知道您的姐夫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吗？……不，您，蒙代伊夫人，请让她回答……您的姐夫本来能够让您知道这些的。有时候，人们相信一个亲近的女亲戚胜过相信自己的妻子……”

他小心地拉了门铃。这肯定是一个好方法。两姐妹中，谁也不会想到要他出示具有法律效力的证件的。另外，如果韦贝尔已经问过伊莎贝尔的话，那么都德维尔是决不会忘记告诉他的。不会的，警署对伊莎贝尔根本就不感兴趣。他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呢。

没有人来开门。他拉得更响一些了。一个一个的问题问过去，他最终肯定会得到某些重要的情况的……可是她们还要让他干等多久呢？……再次拉响门铃，只是更加用力。他在确信自己确实白费之前又等了一会儿。妈的，如果她们不做任何反应的话，那就说明她们已经走了。从什么地方？……从另一扇门。他把另一扇门忘掉了，就是朝向塞纳河的那一扇。他赶紧跑过去。从这一边，肯定有条近路可以通向城里。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肯定很着急。为什么？就是这封信……

他一个想法接着另一个想法，突然变得狂躁起来了。这里刚刚发生了某个事情，而且可以说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也许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可是他却一点儿也没觉察到！现在，他再也无法介入了，即使他能够追上这

姊妹俩。他要对她们说些什么呢？在房子里，他应该是最强大的。在街上，他失去了所有的优势。这封信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能够让两个女人这么快地就走了呢？也许搜一搜别墅就能找到它。有时候，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或者在盛怒之下，人们会把带来坏消息的信件揉成一团，把它丢了……

他开始用万能钥匙试着开锁，而且一下子就成功了。大门打开了。他穿过没有很好修葺的，好像是被遗弃了的花园。房子只是简单的一栋，他没费什么力气就进到了里面。他透过厨房的玻璃窗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是奶油果子饼。盒子尚未来得及打开。他从前厅走到饭厅，然后是客厅……家具是旧的，而且也不协调。它们应该是从某个拍卖行买来的。很显然，这座别墅只是临时落脚的地方，所以罗平又想起了糕点铺的老招待的话：“人们很少见到她。”伊莎贝尔只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的。

在一个架子上，有几本不值钱的圣经和许多照片。第一张是个很小的孩童，极可能是贝阿特里斯的儿子。第二张是一位威严的、蓄着八字白胡须的老者，这无疑是在蒙科尔内祖父了。第三张上表现出的是一对尚年轻的夫妇，骑在一辆双座自行车上。男的很自豪地坐在前面，漫不经心地扶着车把；女的戴着扁平的狭边草帽，穿着自行车运动员的蓬松宽大的裙装。罗平把照片翻转过来，上面写有日期：一九〇四年六月二十日。这个人脸上的某些东西是体现在贝阿特里斯的俊俏的脸上的。他极有可能是她的父亲。那么另外一个人就是她的母亲了。

还有三张小照片，是年轻人的，他们的年龄介乎二十至三十五岁之间……短头发，留有胡子和上髭。眼睛都是炯炯有神的，样子很像蒙科尔内。是堂兄弟？可能吧。他们的名字都写在了照片的背后：费利西安、马蒂亚斯、拉斐尔……也许有必要把他们每人都询问一番，至少也应该了解他们一下。都德维尔兄弟俩该有事干了。

罗平很迅速地看了一下楼上：两间卧房和一间洗澡间。衣橱里的衣物不多。炉子也已经很长时间未生火了。房子里又冷又潮湿。“非得神经衰弱的人才能住在这里。”他这么想。

他走下楼来，随便地走进厨房，但马上就高兴地叫了起来。信件就放在桌子上，上面压着奶油果子饼。在匆忙之中，姊妹俩把它遗忘在这里了。

罗平露出了快意的微笑。他先认真地看了看信封。上面是勒芒的邮戳。地址写得雄浑有力。他展开信。在时间下面，发信人写上了自己的姓名：

费利西安·多夏安少校
圣安德烈医院——勒芒（萨尔特省）

罗平开始读了起来，慢慢地，为了不遗漏任何细小的东西。

亲爱的表妹：

我知道你在收到这封信时将会十分惊讶。“怎么，”你会想，“他还敢给我写信！”是的，我敢给你写信，因为我认为，在我们得以侥幸活下来的可怕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昔日的争吵确实没有理由存在了。尤其是这些争吵是我们父辈之间的争吵。我们却有点怯懦地承受着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本不应该去分担他们的仇恨。因此我不愿意再回到过去。所以说，双方都有错误，我们不要再去谈论它啦。

我从报纸上得知可怜的格扎维埃出了事，我这封信也是写给贝阿特里斯的，为了向

她表示我的情意。但是我的信的重点仍然是在你这一边，因为我知道你是非常能体谅人的。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事情能够很好地解决，你将是我与你姐姐的中间传话人。你是一个很称职的传话人，我希望这样。我们和解与我们大家都于四月三日聚集到枫丹白露的贝朗戎公证人那里，为了开启遗嘱，是同等急迫的事情。我从他那里得知，我们祖父的死现在已经被正确认定。而由于他又是我们的叔祖父，韦基—蒙科尔内的遗产继承人（还记得这位好人的可怕的性格吗？），有可能会出现许多的困难。它们只能在我们一次性地终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荒谬之后，才能消除，这是先决条件。我的兄弟们跟我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方面，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过你应该想一想，我亲爱的伊莎贝尔，我们将会变得怎样。

其实，我们已经有多少年不见面了？七年、八年？……其间那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从此，我也就没有了时间概念。我总觉得我们是在先人的生活中一块儿做着游戏。而马蒂亚斯几乎没受任何损害地撤了出来。他只轻微地中了毒气，又回到了间接税务部门的工作岗位上，但是人们把他临时安排到了勒芒，等待着更好的机会。我本人，在转了好几个单位之后，被安排在了特鲁瓦地区的手术队。战争结束，我也完全枯竭了，而且被那流血的场面撕碎了心。我不知道何时才会回到兰斯。在等待期盼中，我获得了被调往勒芒的机会。我应该很快就要复员了。

为什么马蒂亚斯和我，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都要回勒芒来呢？就是为了呆在可怜的拉斐尔的身边。“身边”只是说话的表达方式，因为他在夏特尔，但是我们能够经常去看他。他还是老样子。唉！我们不能说他精神失常，可我们也不能说他头脑清醒。健康中心的主任都说他明显地好多了。证明是：他帮助看门人，花工……他甚至还去城里采购东西，因为特别缺少人手。总务是一位漂亮的女人，他们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单间，这样就免得他与病人们接触。他有时意识特别清楚。他会回忆起往事，他谈得很有理智，好像是别人教过的一样。然后，突然间，他的思想混乱了，他又在某种内心的梦幻中消沉下去。这真可怕，尤其是当人们想起他是一个多么出类拔萃的人的时候。所幸的是，在他发病初期表现出来的狂躁、粗暴已经在他被从巴黎转到夏特尔之后就完全消失了。他是安静的。他给我们指路，因为他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所产生过的不快。他从来不忘记向我们打听你们的情况，我们当时就认为，常此以往，这种情况就无法让人忍受了。现在正是我们重修昔日的信赖和友好关系的极佳时候。我敢肯定，如果他看到你——你知道他是多么想念你——这次相聚的冲击对他或许是有利的。这就是为何我对我们全体聚集在公证员处的会面寄予如此大的期望的原因。

我希望你能看到，几个月后，马蒂亚斯能够回到兰斯，我本人准备接受一位新的被保护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就会把拉斐尔接到我的身边。但首先我得复员。因此，明天我会坐十二点三十三分的火车去部里，三点三十九分，我会到达蒙帕纳斯。由于我没有时间到芒特去走一趟，所以特别恳请你来车站等我一等。待我拜会过部里之后，我打算去蒙代伊家看一看。我另有信给他们，内容与我在这封信中跟你讲的相同。我是从公证人贝朗戎那里得到你的地址的。弄到它确实还费了一些劲呢。

亲爱的伊莎贝尔，我必须说明，只要一想到要再见到你，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常常想我们过去的假期生活。我们那时多么无忧无虑！我们多么融洽！城堡包容了我们多少梦呀！现在它怎么样了？它可能会被炸毁，已经变成废墟了。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心里发紧地盯着地图，看着军事行动的进展。我们美丽的韦基—蒙科尔内从来没有不标在战火区域之中的。如果它被毁，那我们的青年时代就被这些废墟裹挟着埋葬掉了。

期待早日相见。我亲爱的伊莎贝尔，我深情地拥抱你。

费利西安

附言：我差点忘记把马蒂亚斯的地址给你了：三十一号，雅各宾人街—勒芒。

罗平把信放下。在他的机灵的大脑中，一个计划已经生成了。费利西安信上写的日期是前一天的，那就是说，他今天要坐火车了。很好姊妹俩被刚刚得知情况弄得激动不已，匆匆地跑到火车站去，赶回巴黎，像她们的表兄要求的那样，去蒙帕纳斯接他。太好啦。去监视旅行者，打搅他们的相互拥抱、眼泪、感情的吐露，尽管很少吧。然后再去尾随三人小集团？这绝没有什么用处，没有用。应该做的是，在半路拦截医生，也就是说在火车上。费利西安同样也会惊奇地看到警探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向他询问蒙代伊家的情况。可是无论惊奇与否，只好随它去吧。罗平觉得自己应该行动了，要在他们重逢之前采取行动，尤其是在韦贝尔之前行动。为能把医生幽禁起来，他会高兴得发狂的，因为他很快就会把手伸过来的。这只老狐狸，韦贝尔。

罗平始终被这种奇妙的顶感支配着，它使他获得过如此多的成功。他知道，从内心深处，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第一个审问费利西安·多夏安。其中有一点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拉斐尔有病，那么他的表妹贝阿特里斯这一边就没有神经错乱的表现吗？也许在这个家庭中有这种毛病？一个共同的祖先或许是一个酗酒者？表面看来，与五十法郎的钞票或者恐吓信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只要拚命地把那些好像不能并存的东西搅到一起，罗平才能从其中发现真情。现在他开始对这个奇怪的、破裂的家庭感兴趣了。对如此隐居的伊莎贝尔，对这个半痴呆的拉斐尔，以及这些难以宣布的遗产继承问题感兴趣了！

他看了一下时间。糟糕！费利西安已经上火车了。他转身进到客厅，又认真地审视了一下照片。少校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认出他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他把所有的门关起来，拖着那条腿，朝火车站走去，也不管自己的尝试到底能有几分成功的机会。

否则他不会弄错的。去巴黎的特别快车早在半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开走了，这正好说明了姊妹俩为何如此匆忙了。他看了一下出发时刻表。下一班车到得太晚，他无法从蒙帕纳斯火车站再换上车。“说到底，”他想，“我这里在自找麻烦。可又为了挣到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说到底，这件事已经成了与自尊心息息相关的事情了。阿希尔是对的，当他说我是无可改悔的人时！”

他慢慢地折回身，但突然又觉得有希望了。一辆出租车已经在人行道旁停了下来。司机正在帮一位老妇人下车，然后不无吃力地把一只捆着的箱子从车顶的行李架上取下来。也许并没有一切全完。就在司机把箱子提到过秤处时，罗平认真研究了一下贴在墙上的时刻表。从勒芒来的特别快车到达朗布依埃的时间是两点五十五分。现在时钟指着一点十五分。如果能够追上特别快车，他就会有四十分钟时间用来找到医生，并跟他谈话。可是这能行吗？汽车够不够快呢？在等司机回来的这段时间，他检查了一下出租车。这是一辆潘阿—勒瓦索牌车，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它的底盘好像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司机回来了。

“您有空儿吗？”

“那要看啦，您去哪儿？”

“去朗布依埃。”

“见鬼！这可不是近路。”

“二十法郎小费。如果我们在差一刻三点赶到的话……二十法郎是您

的，十法郎是‘它’的。”罗平补充道，同时把手放到了发动机罩上。

“上车吧。”

汽车十分急地发动起来了，罗平马上就意识到要误火车。在两点十分时，出租车刚刚穿过凡尔赛。

“我们肯定赶不上了。”

“妈的！我可不能开得再快了。”

“奖金加倍。”

车子稍微快了一点，二十分钟后开过了特拉普。罗平手里抓着表。他已经汗流浹背了。

“埃萨尔那一段在修路。”司机沉着地说，“不过只要不爆轮胎，还是能准时到达的。不要太激动。我，从凡尔登……”

罗平根本就没有听。他当时真想把这位好人打蒙，坐到他的座上，抓着方向盘，加大油门。汽车在一段最近刚铺了石子的路面上颠簸着。一辆蒸汽压路机停靠在一边。两点四十分。

“这里是勒佩莱。”司机说道，“您看我们走得不错吧。”

村庄一闪而过，出租车到了朗布依埃。两点五十三分。罗平甚至在汽车尚未在车站停稳之前就把钱塞进了出租车司机的手中，然后一跛一跛地跑了起来。

两点五十四分。他买了一张头等车票。在特别快车刚在弯道上露面时就走到了月台上。

“因为我们的少校旅行是享受减价待遇的，”罗平推断着，“他就决不会在三等车厢里。我应该到二等车厢或头等车厢去找他。”

火车很长。他在最近的一节车厢上了车，穿过车厢和折篷，他在寻找费利西安·多夏安。车上乘客很少，没有一个像少校的。他走到头等车厢，突然在列车的首部站住了。多夏安就在这里。独自一人呆在车厢里，他在睡觉，头垂到了胸前，军大衣半敞着。罗平把门推向一边。进去后坐到了他的对面。

“是费利西安·多夏安先生吧？”

他俯下身子，嘴角上挂着极友好的微笑。车子的颠簸使军官的脑袋摇晃了起来。军大衣敞得更开了。制服上装上染了血。罗平马上就明白了。多夏安已经死了。心脏的地方挨了一刀，制服的两粒纽扣之间划着的细细刀痕证明了这一点。

处于这种情况下，罗平知道，一定要保持高度的冷静。他沉着地朝车厢走廊上望了一眼。外面没有一个人。车厢在特拉普调度站的轨道上颠着。很快就要到凡尔赛了。没有时间好浪费了。他又回到了死尸旁，用扒手般灵巧的手指搜着死者的身。在钱包里，有一封信，折叠的几何形状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可怜的人，他也收到了一只小纸船。他惊愕地打开它，看到：

该轮到你走啦。

这一次，事情的发展结果很凄惨。像蒙代伊一样，军官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否则他肯定会在给伊莎贝尔的信中有所暗示的。这两个人的无忧无虑的行为举止，并非不令人感到奇怪，他们对已经十分明显的恐吓掉以轻心了。其中有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他们这两个人，本应该扔掉这滑稽的纸张的……难道蒙代伊在声明他没把这恐吓当一回事时，是在撒谎

吗？因为最终，他把这封信放在了文件夹中。而多夏安却极认真地把它放到了钱包里。两个表兄弟恰恰是再过几个小时就要会面了。是巧合吗？……

罗平把信又放进钱包里，把钱包又放回死者的口袋中，然后把军大衣的对襟往一块儿扯了扯。他忙乎着，同时密切注意着自己身后发生的一切。但是没有一个人露面。他重新关好包厢的门，走到另一节车厢去。此时车子快到凡尔赛了，速度也已经减了下来。最起码的谨慎告诉他应该在这儿下车。真遗憾！多好的机会，可以在蒙帕纳斯火车站看到怪异的小姐的机会失去了。她每周一，是要跟姐姐一块儿吃奶油果子饼的。

五 罗平的调查

刚到勒芒车站一会儿，罗平就在车站餐厅里一边吃早餐，一边看他在蒙帕纳斯买的报纸。一件事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名军官在四百一十二次特别快车上被杀》，这是《日报》的标题；《晨报》的通三栏的标题是：《悲惨的特别快车》，而《小巴黎人报》的惹人注目的标题是：《神奇的、血淋淋的小纸船》……早晨的旅客们聚集在车站餐厅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打开的报纸，仔细地看车厢的照片和倒霉的多夏安的照片。

“我就像现在看您这样地看到过他。”一个伙计对站在酒吧前的一位检票员说道，“他就坐在那儿，在第二张桌子那儿。我给他端了一杯牛奶咖啡。当我想到一小时之后……”

可是，如果说标题都很吸引人的话，那么内容就显得很贫瘠了。警署表现得很慎重。它当时认为火车上的惨案与蒙代伊作为牺牲品的那次袭击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现在，好像人们想杀害蒙代伊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了。在这两件事中，罪犯肯定是同一个人。而正是这一点让罗平感到不安，因为他很清楚，蒙代伊是属于意外受伤的，是由那个……杀人犯，可以说，是以某种方式走到他们前面去了。他之所以成功地杀害了多夏安，是因为他还没有对蒙代伊发起进攻。可是怎么能下断言呢？蒙代伊不是还处在危险之中吗？……罗平犹豫了。他总不能去把实情告诉韦贝尔吧。后者肯定会高兴得把他投进监狱的。他们之间的旧帐还没有了结清楚。另一方面，保持沉默，这或许是在宣判蒙代伊的死刑。此外，罗平已经看到了某个神奇人物在行动，而警署则根本不知道此人的存在：红棕色头发的人。他是否有权将如此重要的情报据为己有，秘而不宣呢？当然，他总有办法让报界公布出去，就像以往所干的那样。在这么多年的战争之后，他的重新出现，将会受到满怀激情的欢迎的。如果他首先把罪犯的体貌特征提供出来，那将是多么辉煌的胜利呀！但是谨慎的性格战胜了他的自尊和爱虚荣。首先，他不能肯定红棕色头发的人就是罪犯。其次，他不会忘记蒙代伊夫人的怪异的行动和举止。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在他本人称之为“表亲事件”的背后，有许多令人生畏的连带事件。其中，第一封信的内容尤其令他困惑。“你要第一个走的。”这就说明蒙代伊是名单上的第一个了。多夏安是第二个。然后呢？马蒂亚斯？拉斐尔？贝阿特里斯？甚至伊莎贝尔？……是否整个家族在受着威胁？那么谁又收到过这宣布死亡的小船，而又不愿意说出来呢？难道马蒂亚斯？……

罗平抬头看了看钟。八点半。去敲响马蒂亚斯家的门铃可能还太早了一点，可是时间太紧迫了。尤其不能让一位名副其实的警探先于他去那里，那将会让他处于恼怒的境地的。

他扔下报纸，走出餐厅。他还从来没有来过勒芒，但是他在车站广场上找到了一张城市地图，并且很快就找到了雅各宾人街的方位。他是步行去的，以便充分享受这散发着春天的气息的美丽的早晨。他的腿还有点拖沓，但这并不影响他沿路欣赏古代的教堂，教堂后面那著名的圆形塔楼好一阵子吸引了罗平的注意力，尽管他当时还有很多操心的事要做。

他在马蒂亚斯·多夏安家自我介绍道：

“警探弗拉皮埃。”

马蒂亚斯手里还拿着一张打开的报纸，面部流露出非常激动的神情。

“您刚刚知道此事吗？……”罗平问。

“是的。没有人事先告诉我……我可怜的费利西安！……就这样死了……原谅我。”

他放肆地哭了起来，都想不到要让来访者进屋。

“您能为我牺牲几分钟时间吗？”罗平问。

“当然可以。您想吧，像我现在这种样子。我肯定不会去办公室的。请进吧。”

他把罗平带进显得有点陈旧的饭厅，里面蜡味很重，也很闭塞，然后指给他一张椅子。

“通过报纸知道……知道……”

他找不出合适的字眼，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浅紫色的大手绢擦着眼睛，但泪水一直在淌。他很像他的哥哥，只是更英俊，也更消瘦一些。他有点驼背，头发已经花白了，显得对生活中的陷阱没有一点戒备。

“我深表同情。”罗平低声说，“如此说来，巴黎方面还没有正式通知您……”

很显然，也很幸运，韦贝尔的调查只是刚刚开始。副总探长还没有来得及把笨重的司法机器运转起来。可是伊莎贝尔呢？贝阿特里斯呢？她们为什么没有立即发电报来呢？也许她们始终对多夏安家族怀有宿仇，尽管费利西安给她们写清楚了这些……罗平让他的谈话人一点点地恢复理智。当他看到马蒂亚斯最终可以回答他的问题时，他才问他：

“您在这里是单身一人吗？”

“是的。我的家庭女佣要十点钟才来……我能给您点东西喝吗？”

“我在执行任务。”罗平拒绝道。“好吧！您当然不应该对我们有所隐瞒。我们需要知道事情的全部真实情况，关于你们的，就是您的堂亲们的和您的。您现在已经知道格扎维埃·蒙代伊已经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您的哥哥也是的。那么您呢？”

“没有。”

“您能保证？”

“是的。”

“您的兄弟，您经常见到他吗？”

“几乎是每天吧。”

“他也没向您谈及过这只小船？”

“没有……不过他应该是昨天收到的，是在上火车之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前天。我们一块儿吃的晚饭。我们只是谈了他的巴黎之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纸船的故事说明什么问题……他对我从来无秘密可言，对任何人都是如此。我可怜的费利西安！”

他又一次地大哭起来。

“一只纸船。”他抽抽搭搭地说……“这是针对我们来的！”

他有点让人可怜，又有点滑稽。罗平俯下身，把手友好地放在他的肩上。

“好啦……好啦……不要这样激动。那您什么也没收到啦？”

“我向您发誓。”

“您的兄弟有仇人吗？”

“他！……他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啊。善良！忠诚！他一心想着自己的病人。”

“您呢？”

马蒂亚斯惊愕地望着罗平。

“我？有仇人？”

他苦涩地笑了笑。

“您想象不到一个纳税人……不，这太荒谬了。”

“我知道。”罗平说，“可是我们不再是不大合逻辑了。行啦，我再向您提一个会更令您震惊的问题……不论远近，您是否跟达武元帅家族有亲缘关系？”

“什么？……您在开玩笑吧，探长？”

“不，相反地，我十分严肃。只是，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好，算啦！那么，您曾跟您兄弟一块吃晚饭。他告诉了您他要去军事部的事情……”

“当然啦。”

“他跟您谈及他给你们堂妹伊莎贝尔发的那封信啦？”

“他还给我念过呢……是的，他给我念的是草稿。”

“您完全同意吗？”

“完全同意。”

“我们很想知道您兄长其中影射的这个不和睦是怎么回事。”

“可是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们的事啦。”罗平打断道，“我听您说吧。”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啦。”多夏安接下去说，“我们的父母亲和堂姊妹的双亲不和。是女人们的嫉妒。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先是有一些令人不快的表现，随后就逐渐激化起来了。他们相互不来往了。再后来连信都不写了。直至发展到希望对方死去，蠢到如此地步。其中也有钱的问题。我们堂姊妹的双亲生活得十分优越。而我们这一边，生意进展得不大好。我们的叔祖父，韦基—蒙科尔内想插手处理此事。他其实不过问还好一点。他精于生意之道，但只是手法和技巧！……尽管非他所愿，他把已经很复杂的事情弄得更糟了。随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双亲，那边也是一样。”

“到这个时候，”罗平打断道，“并没有什么可阻止你们再见你们的堂姊妹呀？”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多夏安说，“在一月十四日，举行了贝阿特里斯的不幸的婚礼。我要不要跟您说呢？”

“要说……要说……我请您说。”

“那么，是这样的。在一月十四日，贝阿特里斯轻率地嫁给了格扎维埃·蒙代伊。这次婚礼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噢！蒙代伊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而且远非如此！他的地界与韦基—蒙科尔内的相距没有很远。所以，我们始终保持着邻里关系。在当时，贝阿特里斯正在练习骑马。她在骑马场碰上了蒙代伊。总之，他们比较经常见面，可是，贝阿特里斯却总是看不起他。她对我们说他很笨重、粗野、道地的农民等等。而我们的叔祖父，他长时间来脑袋里只有一个打算：买下蒙代伊的产业。因为他认为它没能得到很好的管理，由于没有精心照料，生产出来的酒质量低劣。要告诉您的是这位老好人心中只有一个激情：那就是香槟酒，您同意吗？”

说着，马蒂亚斯从衣兜里取出装烟草的小荷包，开始卷起烟来。

“请您原谅，”他说，“如果我没有谈到所有的细节的话……另外，我知道得很少。我所知道的，是我们的叔祖父在安排着，让蒙代伊尽快破产，

然后再以极低的价钱买下他的葡萄园。在这一点上，贝阿特里斯找不到有比嫁给蒙代伊的更好的办法了。您会猜出当时的议论的。”

他猛地用舌头舔了一下烟卷，然后用火绒打火机把它点燃。

“于是，我们的叔祖父跟他的孙女断绝了往来。在贝阿特里斯和他之间，有过许多可怕的场面。我是从这可怜的费利西安那里得知的，因为他时常去城堡为老人治疗。”

“为什么您要说：老人？”罗平问道。“我说漏了嘴。不过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我们一点也不喜欢他。他对待贝阿特里斯的态度实在令人憎恨。他尽一切所能地阻止这次婚姻。最终，他把贝阿特里斯赶出了家门。我实在找不出其它的字眼了。他来到巴黎，住了下来，跟她的丈夫在一起。她现在住的那个小宅是从她母亲那里得来的。”

“请等一下。”罗平说，“有一点我漏掉了。为什么你们的堂妹受此不公正的待遇，谁又阻止你们跟她交往呢？”

多夏安显得有点慌乱。

“真的。”他说，“我们本来关系还可以。我们也许太怯懦了。可是，如果我们都站到贝阿特里斯一边的话……您看会怎样呢？”

“这会让您的叔祖父大发雷霆和愤恨的，而你们是要照顾他……也许是出于遗产继承的问题吧？”

“不光是这一点。遗产肯定是属于伊莎贝尔的……尽管……谁又知道呢！不！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害怕他。我向您发誓，这是个该死的老人。当战争到来时，他本来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的，譬如巴黎吧。可是完全不是这样。他把跟他住在一起的伊莎贝尔打发走，他独自一人呆在城堡里。我记起……当我去向他告辞时，就在参军的前两天……我们在台阶上分手时，他对我说道：‘我曾经与他们交过手，这些普鲁士人。如果他们一直来到这里，这很值得怀疑，他们会知道在跟谁说话的。’这是保留着对他的最后一个印象。战争爆发了。我们全都走散了。”

“伊莎贝尔呢？”

“我想她有一段时间是生活在她姐姐那里的。至少这在当时是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她在芒特那里有住房。这还是公证人的信告诉我们的。”

一阵呛咳使他停顿了下来。

“我不能再抽烟了。”他说，“我从十七岁起就染上了这一恶习。随它去吧。为了生活带给我们的好东西。”

“那么，有四年时间，你们没有听到谈论你们的叔祖父？”

“当然。至少不比那边的人知道得多。再说我们已经跟蒙代伊家和伊莎贝尔反目……真是乱七八糟，上帝，乱七八糟！……所幸的是费利西安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可惜的是太短暂了……”

他的眼里又充满了泪水。

“我还是告辞吧。”罗平假惺惺地说，“我不想过多耽搁……”

“不。”多夏安大声叫着，“先别走，探长。让我说一说有好处。我会太孤独的。”

“那么……请跟我谈一谈您的另外一个兄弟……拉斐尔吧。”

“哈，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拉斐尔是我们的长兄……非常有天赋……是全家的艺术家……出色的画家……可怜的老兄！在一九一二年的春天，他不幸染上了抑郁症，严重得只能被关起来了。现在他好多了。可是当

他听到关于……”

“这次抑郁症的病因是什么？它不会没有任何理由就突然发生吧。”

“不。不过您应该先知道这一点，拉斐尔已经结婚，还有了一个小女儿……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您真的什么也不想喝吗？……我要喝一点酒了……我要跟您说的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您总还记得‘蒂塔尼克’号沉船事件吧？哼，我们当时就在上面。”

罗平被吸引住了，低声说道：

“噢！我很不安。我以为我猜到了……”

“您等会儿就知道了。”

多夏安从酒柜里拿出一只杯子和一个酒瓶子。

“当命运之神猛烈攻击一个家庭……”

他给自己斟了一指高的烧酒，然后一口吞了下去。

“只有屈从了。”他总结道。“您看，好像全都连到一起了。多少年来，都是我们的叔祖父给居拉尔公司的船上提供旅客们喝的香槟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自然地，他被邀请出席‘蒂塔尼克’号船的首航仪式。可是他已经近七十五岁了。而且他不喜欢旅行。于是他产生了为我们全体提供这次旅行机会的可怕想法。”

“全体是指谁？”

“所有的堂兄弟。拉斐尔、他的妻子、女儿，还有我们两个人，是这一边的；另一边是伊莎贝尔和贝阿特里斯。他想通过分享飘洋过海的喜悦来让我们和解。可是贝阿特里斯和伊莎贝尔拒绝了，借口是害怕晕船。于是我们五个人就都上了船。小女孩当时才七岁。您真想象不出她当时的高兴劲。”

“别跟我谈海难。”罗平说，“没有必要让您难过。”

“即便我想谈，”多夏安说，“我也不可能谈，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差。我好像又看到拉斐尔的妻子、女儿站在海难救护小艇的前头。可是，人们还是勉强强地把她们安顿好了。小艇上的负责船员甚至想把拉斐尔也带上走。是我们把他留下来的，主要是出于谨慎。我们在另一条救生船上有位置。灾难来得如此突然……请想一下，探长，唯一的一条救生船一遇到水就翻了过去……所以我说人是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的！拉斐尔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淹死。他想跳下海去，跟她们一起走。别怪他失去理智，这个可怜的人！多悲惨呀！多么令人悔恨！如果我们让他上了这条救生艇，我不知道将会怎么样……他无疑也会死去，他也不能幸免……可是，他会想到他能救起她们……我们，无论如何，总没有任何责任的……我们决不是这次可怕的分手的罪魁祸首吧。”

“决不是的。”罗平说，“您们没有什么好自责的。难道他责怪您们了吗？”

“没有。……总之，我想不会的。当我们都被收留之后，他已经完全精神错乱了。”

“以后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忘记了。他从来不谈他的妻子和孩子。”

“他知道刚刚发生的这些动乱吗？”

“一定知道的。但是以一种模糊不清的方式。可是，他读报纸……他好像知道这一切。”

“我能见一见他吗？”

“为什么不呢？在圣安托尼疯人院，人们会告诉您在哪儿找到他。但是我请您……不要涉及过去……不要跟他谈任何有关费利西安的事。也许他还不知道呢……”

“听其自然吧。”罗平说着站起身来，“如果我的一位同事再来找您了解情况的话，您不要感到意外。要耐心一些。法律最终会有结论的，我向您保证。”

他告辞出来，看了看表。在乘火车去夏特爾之前，他仍有充裕的时间吃午饭……其实，这趟车就是费利西安前一天乘坐的那趟车……他又回到城里，走进了一家僻静的小餐馆。他需要安静地独自一人呆一会儿，好认真地思考在他头脑中闪现的想法。这是在马蒂亚斯、多夏安跟他谈论“蒂塔尼克”号船时产生的。救生船……小纸船……联系是很显然的。罪犯只能是拉斐尔了。事实本身证明了这一点。在不幸者的有病的大脑里，一个思想在生成，并且在逐渐地扩大……他的兄弟们是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如果他能够上到救生船上去……如果他呆在妻子和女儿的身边……灾难也许不会发生……也许他能救出她们两个人来……可是怎么复仇呢？长久以来，他被关在单人小屋里，像个罪犯一样。然后，人们告诉他战争刚刚爆发了……什么战争？这是什么意思？战争？……于是人们把他从这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此时，非常耐心地，以某些精神病人所具备的能够掩饰的奇特能力，拉斐尔成功地取得了看守他的狱卒的信任，他的努力也得到了补偿。人们最终给了他这种自由，这对实施他的周密计划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他只需等待罪魁祸首了，因为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罗平没费什么气力就把病人日夜所想的東西重新组合起来了。他几乎是一步一步地跟着他的妄想发展的。妈的！事情不可能有另外一种发展。两个兄弟回来了，以最虚伪的方式微笑着，确信不会受任何惩罚。他们肯定以为过去已经被彻底遗忘了。好像对拉斐尔来说，除了现在的无尽空虚外，还有某些东西在表示出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是在他的眼皮底下死去的。在这种情况下……

罗平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障碍。为什么拉斐尔要威胁蒙代伊呢？蒙代伊当时也没在“蒂塔尼克”号船上。在一九一二年时，蒙代伊甚至还没有娶贝阿特里斯。他只不过是一个外人。拉斐尔是否只知道他的表妹已经结婚了？是的，肯定的，他知道此事，因为费利西安和马蒂亚斯以为他已经痊愈了，而且几个月来一直去探视他，他们肯定把所有人的情况都告诉他了……不要忘记三个兄弟都接到通知要去枫丹白露公证人贝朗戎那里。为了开遗嘱……

所以，拉斐尔是知道的。也许他的仇恨从这时候起，已经延伸到了所有的人身上：兄弟、表兄弟、表姐妹……不管怎样，贝阿特里斯和伊莎贝尔还是设法没去参加这次飘洋过海的旅行。没有这么愚蠢！那好，她们也将付出代价的。那么蒙代伊第一个，因为他并不害怕与一个可诅咒的家庭联姻。

“我是否有点离题了呢？”罗平一边吃着，一边在想，“因为，我总是喜欢忘记蒙代伊是由于我而受伤的。其实，凶手，尽管也有一封恐吓信，但还没有对他发起进攻。这真是很奇怪的。对于费利西安来说，恰恰相反，一切都很容易解释清楚。

其实，事态的发展是非常合乎逻辑地一环扣着一环的。拉斐尔知道他的弟弟想要去巴黎，因为费利西安肯定是把他的全部计划告诉他了。他知道医生是坐哪趟车。列车停在夏特爾时，他只需跳上车，找到他兄弟呆的那间包

厢……费利西安怎么会怀疑呢？他甚至连这致命的一击都没看到。然后，拉斐尔在下一个停车站下了车，平心静气地等着第一趟开过来的车回夏特尔去了。既然他来去自由，谁还去注意他的外出呢？

剩下的是要弄懂蒙代伊和费利西安的行为举止，和表面的顺从。费利西安，他极有可能在上车前的那一刻才收到这只小船。无法知道他要如何行动。可是蒙代伊呢？他清楚“蒂塔尼克”号的惨剧，他本应该马上把海难与这些叠得很奇怪的恐吓信对照起来看，就像现场罗平所做的对照一样。

正因为如此，他才明白了。这也正是他首先保持沉默的原因。他肯定会这么想：又是这个可怜的拉斐尔，他又在于他自己的荒唐事。总之，他是永远改不了啦。他其实想到的是其它的事情。对于一个只知道可怜病人的人来说，这样的反映是很正常的。可是谁又知道是否已经有过其它的小船呢？……可是为什么，在针对他的所谓“暗杀”之后，蒙代伊继续保持沉默呢？为什么他不把自己的怀疑报告给警署呢？那么在费利西安被杀害后，他是否还会保持沉默呢？

这只是许许多多的谜中的一个而已。此外还有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贝阿特里斯无法解释的举动……还有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打击……以及红棕色头发的人……

“好啦。”罗平低声咕哝着，“还是一个一个地来吧。”

他付完帐，朝车站走去。总的说来，他对自己最初的推断并非不满意。十分策略地发问拉斐尔是不会坚持很久的，尤其他深信是在从事一项正义的事情。好啦，一部分事实已经可以在旅行结束时弄到手了。

于是罗平在夏特尔下了车之后，乘坐一辆令人想起战前的出租马车去了疯人院。他到门房去打听情况。

“拉斐尔·多夏安吗？”职员说，“他就住在旁边。是栅栏门尽头的那间房子。他住在三楼上的一间房里，门上有他的名字。不过，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外出了。如果您找不到他，您就来告诉我。我派人去找他。”

他又笑着补充道：

“这是我们这儿什么都干的人。在像这样的地方，我告诉您，我们总有事情好干的。”

罗平走进指定的房子。没有看门的。显然地，拉斐尔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人们并不太怀疑他。钥匙就在门上。他敲了门。因为没有人回答，他就把门推开了。

屋内的装饰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在所有的墙上，用图钉按着从讲述战争的周报上剪下的各种图片：《声誉》、《法兰西故乡》、《宝鉴》、《在前线》、《小报图片增刊》……全都是海战的场面。“吕西塔尼亚”号正在沉没；部队的一个搬运兵的极度苦恼；潜艇上的小跟班的死亡。表现投入日德兰战役的装甲巡洋舰的照片……决不能再表示怀疑了。那些小纸船正是在这里被制做出来的。每一个图片都暴露出不幸的拉斐尔的固执的思想。

罗平慢慢地在房间里转悠着，最后站在了一张镶在雕刻木框里的照片前：是可怜的人儿的妻子和女儿。马蒂亚斯没有说谎：年轻女人非常漂亮，小女孩更是可爱，长长的卷发，明亮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欢乐。罗平的心在阵阵发紧，他想：“我要向他说些什么呢？还有必要再问他吗？为了让他的伤口再流血……”

沉重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起来。罗平坐下来，装出一个没有任何恶意

的来访者的样子。门被猛地推开了。进来的人是韦贝尔。

六 在狱中

两个人的目光像两把犀利的剑一样，相互对视着。韦贝尔向后退了一步，转过头去对着走廊。两名警员跟他进来了。

“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同事：警探弗拉皮埃。”韦贝尔说道，“很高兴与您相遇，探长。”

他径直走到罗平的面前，突然，用他的靴子尖给了他扭伤的踝骨一下。罗平忍不住钻心的疼痛，叫了起来，然后伏到了桌子边。

“带走他。”韦贝尔命令着，“不要反抗，嗯！”

罗平已经看清了眼前的形势，知道任何武力都是无益的。还有些警员应该是站在了楼梯平台上了。只要稍有动作，他们就会凶猛地扑上来的。

“您是从勒芒来的，”他说，“您已经询问过马蒂亚斯·多夏安啦？”

“确实如此。他跟我们谈了您的造访，向我们叙述了您的谈话内容……很有意思！您将要告诉法官为什么蒙代伊事件令您如此地热心。还有，为什么您呆在人们发现多夏安少校被杀的火车上。为什么又在这里发现了您，在拉斐尔、多夏安房间里……”

“完全是巧合。”

“够啦！”韦贝尔怒气冲冲地说，“您能让谁相信，一个正直的人需要假借探长的头衔，瞒着警署进行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调查呢？……朱西厄！手铐。”

“您没有这个权力。”

“您拐着腿，对吧？”韦贝尔打断道，“而我们恰恰要找一個瘸子，他叫一部出租车载他从芒特火车站到朗布依埃去的。他当时是那么着急！”

钢手铐在罗平的手腕上收紧了。

“走！”

“这个错误将让您们付出巨大代价的。”罗平威胁着。

“当然啦。您们都是说这样的话。而最终您们又都招供了。”

一辆笨重的老式汽车等在了门口。警员们把罗平夹在中间，坐在后排座位上。韦贝尔坐在前排，在司机旁边。一条手臂放在靠背上，他转过脸来，仔细审视着他的俘虏。

“您的面孔使我想起了某个人。”他低声说道，“可是，如果我与您曾经相遇过，我肯定会想起来的。”

罗平耸了耸肩，然后把头靠到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应该承认他这是在玩火，而且还特别低估了韦贝尔的手段。命中注定地，副总探长被带去见过了马蒂亚斯，而他又拥有一般人不可能有的特权：出于执行公务的需要，他拥有一部全新的汽车。从勒芒，他赶到了夏特尔，而此时他所抓的嫌疑犯却在花费时间等火车，他已经设好了圈套。现在……健康……审讯……好多天，也许好多星期将慢慢地流逝掉……可是无法说出实情，无法承认深夜造访蒙代伊的小宅……而在这段时间里，杀人犯的行动将是完全自由的……

当天晚上，在通常的手续办完之后，罗平睡在了监狱里。他的被捕引起了一些反响。人们抓到了想要杀死格扎维埃·蒙代伊和在特别快车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闻所未闻的胆量，刺杀了可怜的军医的人了吗？……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亚森·罗平。这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事情的，只是更奇特，更令人不安，就这一点来说，警署表现得太谨慎。

那当然啦！被告拒绝回答就此事提出诉讼的法官的提问。他，热罗姆·贝尔东是因自己的机智和敏锐的洞察力而著名的。他属于新一代的法官，他们不再对转弯抹角的叙述方法感到困惑，对过度的谨慎，熟练的狡诈行动也不再感到无所适从。他们说话直截了当。

“好吧！”他说，“您看上去是个聪明人。”

“您在夸奖我。”

“您应该知道，您自己的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最终会有办法知道您是什么人。”

“而我，”罗平抗争道，“我相信你们最终不得不放我出去。只是我要看一看这种专横要到什么程度。”

“怎么，专横。”法官反对道，“我同意不把您关起来，您没有前科。但这正是使您变得让人怀疑的地方。我们不喜欢那些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您打过仗吗？”

“跟大家一样。”

“在哪个部队？”

“就是我告诉您，您也不会相信我的。”

“好吧。您住什么地方？您靠什么维持生计？”

“想想看。”

“我警告您……”

“您不可能影响我的，法官先生。他们没有证据就抓了我。而他们又希望我跟这样的法律合作！决不会的。我总还有不开口说话的自由吧。”

“您不能否认您对多夏安兄弟们很感兴趣吧？”

“那又怎么样？如果喜欢做私人侦探呢。难道有一条法律严禁我这样做吗？”

“同意。那么请把您发现的东西让我也知道一下吧。”

“先放了我。”

法官做了一个手势，叫来看守，又把罗平送了回去。这场小战斗持续了好几天。罗平拒绝指定辩护律师。于是他们给他指定了一个官方律师，这是一个满身烟酒气的老人，显得万念俱灰的样子。

“您顶撞贝尔东是不对的。只是为了向您证明您不是最强大的，他就可以把您在牢里关上几个月。您最好还是供认。”

“可是供认什么呢，妈的！”

“您在芒特要了一辆出租车，然后赶去朗布依埃乘火车回巴黎。这是一条根本无法解释的路线。因为您完全可以很容易地从芒特直接回巴黎的！请您稍微为贝尔东想一想。要承认他觉得这次旅行是不可思议是没有错的。现在，我要对您说的，嗯！……”

罗平很快就对这种使局势变严重的小争论厌烦了。把他从芒特送到朗布依埃的出租车司机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但他们把司机带到其中有法官、犯人的六个人的面前时：

“是他。”

“您能肯定吗？”贝尔东问道。

“绝对！他不停地撩拨我，让我开得更快一点。他那么害怕耽搁了去巴黎的火车。他是跑着穿过火车站的。”

“他跑着？”

“说是这么说。他一条腿在跑，另一条腿拖着，可以这么说吧。”

法官又把罗平带回了他的办公室。

“事实在眼前。您在朗布依埃上了火车，如此地匆忙，人们完全可以想到您一定是想要会什么人。那么是谁呢？费利西安·多夏安吧，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就在转天，您去拜访了马蒂亚斯·多夏安，还在他那里拿到了拉斐尔的地址。您就是在拉斐尔家被捕的。出于我尚不知道的原因，不过您会告诉我的，您仇恨多夏安家族。您杀害了费利西安，也许您正在想方设法杀害拉斐尔……”

“可是……”

“等一等。这还没完。格扎维埃·蒙代伊的被袭击是和军医的被杀害有着某些联系的。那个杀害费利西安·多夏安的人，同样地袭击了格扎维埃·蒙代伊。另外，我警告您，一旦蒙代伊先生的身体状况允许他回家居住，我会带您去找他对质的，到时候我们再看吧……”

所有这些既非常合乎逻辑，又十分滑稽可笑。罗平忍不住笑了起来。

“请原谅，法官大人，我并没有反对您的逻辑推理的意思。它太精彩了。但是这和我没有丝毫关系，您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我是亚森·罗平。”

活该！名字报出去了。罗平，无论如何，更喜欢公开地参战。

“您是亚森·罗平。”法官打趣地说，“真是滑稽。”

“而亚森·罗平是从来手不沾血的。”

“听着，”法官又十分严肃地说，“我没有时间好浪费。是不是罗平，我都要指控您的企图谋杀和杀人罪。”

然后，他转身对着目瞪口呆的律师，补充说道：“您的当事人，大人，应该懂得不能嘲笑法律……看守，把他带走。”

罗平又上了囚车，它又把他带去健康中心。他平躺在铺上，确信已给法官的头脑里置下了疑虑。他肯定很快就会想：“难道是真的？他真的是亚森·罗平？……”于是，他们召来韦贝尔……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也将被咨询……这个消息会一级一级地传播开来。“这有可能是他。注意！千万别干蠢事！尤其是新闻界，肯定会长时间地被排斥在一边。”

在对手队伍中制造恐慌是罗平比较喜欢用的一种手法。它将再次带来好处，如果……但是他马上就被注意上了。其实，他返回后还不够一个小时，他单人号房的窥视孔就被推开了，一只眼睛出现在那里，这决不会是看守的眼睛，因为紧接着激烈的私下交谈在门后面小声地开始了。罗平，越来越有信心，坐在矮脚凳上，把脸孔以最佳角度呈现在观察者的眼前，后者在轮流地出现在窥视孔后面。法官是对的，当他说在罪犯档案部门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这位神秘的犯人的罪犯人体测量记录卡，当罗平以勒诺曼的相貌指挥警署时，他已经谨慎地让他的档案材料消失了。可是，在认识他的人们之中，肯定有不少的人能够辨认出他来。譬如加尼玛尔，他现在恐怕已经退休了。福尔默里也可以，如果他没死的话。可是这是些记忆力非常可靠的官员。他们肯定会请他们来这窥视孔望上一眼的。此外，还有韦贝尔，大概在汽车上时，就已经暴露了。还有其他人呢，过去的那些对手，肯定会采取认真的、一丝不苟的态度的……“是的，看侧面，可以说是……可是另外三面……他的耳朵是不是更大一些？……嘴巴呢，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具有讽刺意味的

皱纹……可是面孔显得比较年轻。这个鬼人跟我们大家一样。他也会老的呀……不！很难毫不含糊地下断言！”

罗平听到他们这么说，很庆幸自己给对手队伍中制造了麻烦。他们将会对他加倍警惕防范，由于过分殷勤，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干出蠢事来的，这正好为他所利用。

第二天，罗平又被带到了法官那里。这一次，他们给他安排了像是贴身保镖的两名警员。对这两个人，韦贝尔是完全相信的，他们是都德维尔兄弟。罗平心里在笑。他的大胆举措已经开始有收获了。

“不要担心，老板。”让在他的耳朵边悄悄地说着，“我们正在准备之中。”

法官贝尔东彬彬有礼地接待了罗平，让他坐到了律师的边上。

“现在，您变得多少理智一些了？您愿意告诉我您是谁了吗？”

“很愿意。我是亚森·罗平。”

“亚森·罗平已经死去很久了。还是别开玩笑了吧。”

“我不开玩笑。”

“好的。接下来：您住何处？”

“几乎是随处住。我像蒙特—克里斯托伯爵。我有很多住所。现在，我在这健康中心占有一落脚处。再说，也不会呆很久。”

法官有点泄气，做个手势给书记员不要记录。他用手指尖按压眼睛，就像人们想方设法要平息突发的偏头疼一样。

“这是您的最后一句话吗？”他问道。“那好吧，我们换一种方法……让证人进来。”

马蒂亚斯·多夏安走进了办公室。

“您认出那个自称是费拉皮埃警探的人了吗？”

“正是的。”

“我这里有您的证词。”

法官飞快地读了一遍。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我知道的都说出来了。”

“被告给您的印象很不好吗？”

“一点也不。恰恰相反，他非常有礼貌，也很通情达理。”

“他真的问过您是否收到过恐吓信吗？”

“是的。我回答他我什么也没收到。”

“他显得很吃惊吗？”

“可能……是的。”

“我抗议。”罗平说，“您正在暗示多夏安先生，说我就是写恐吓信的人。”

“我请您不要打断我的话。多夏安先生，请您好好想一想……您以前曾经遇到过被告吗？……例如，装扮成煤气公司的职员、或者邮差、或者是保险公司的推销员等？”

“没有。我想没有。”马蒂亚斯喃喃着，一副窘迫狼狈的样子。

“您没有发觉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先于被告溜到您家里去吗？”

“没有……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小偷上门的。”

“很好。谢谢您。”

罗平等马蒂亚斯·多夏安出去后，说：

“如果我明白您的意思的话，法官大人，偷盗应该是我所谓的罪行的动机……这些折成小船形状的恐吓信，对您来说显然是无足轻重的细节啦。”

“我懂得自己的工作。”法官十分激动地反驳道，“如果您真的如您所声称的那样狡猾的话，您应该承认，这些信是只能骗傻瓜的小花招，完全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怀疑目光的。只是这太简单了。我们还不是完全傻的，这一点请相信我。”

“真令人感动。”罗平在想，“他是对的。这是太简单了，其实，如果人们认为第三者是罪魁祸首的话。我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这么认为的。可是因为不是我呀……”

“那么，我到底想偷什么呢，在蒙代伊家里，和在费利西安·多夏安的尸体上？”他这么问道。

“我们会知道的。也许是信件，或者是会使名誉受影响的文件资料？”

罗平好像又看到了在抽屉里的、十分珍重地摆放着的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别犯傻，”他想，“千万别犯傻。凭他掌握的材料，他不可能再深入下去了。”

“我是无辜的。”他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道，“就在您们对我发起猛烈攻击的时候，您们是彻头彻尾地跟杀人犯站在一起的。您们要等到有新的牺牲者后才会睁开眼睛吧？……我是不愿意处在您这个位置上的，法官大人。”

他说得如此肯定。出于他口中的这一坚定信念令大法官显得颇受震撼。但是他马上就恢复了常态。

“您在虚张声势。”他说，“我从您的游戏中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所谓的罗平先生。您认真地研究了您的被模仿人。像他那样，当您处在劣势的时候，您会借助于恐吓手段。差一点儿您就会向我保证您是唯一能够将此事弄个水落石出的人，我也就会给您签署一份不在现场的证明了。不就是这样吗，对吧？可是，我不会这样做的。”

罗平握紧双拳。这样的稀里糊涂让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律师本想说话的，但是法官制止了他。

“很对不起，大人。我们明天再继续吧。请尽量说服您的当事人，他跟我玩这小把戏是完全错误的。”

看守把罗平交到了都德维尔兄弟的手中。在他们下楼梯时，雅克·都德维尔低声地咕哝着，嘴唇几乎都没动一动。

“蒙代伊已经离开诊所了……明天，在他家模拟案子的作案经过……乘汽车前往……不可能把囚车开去……”

他停下来，让一位被看守带着的犯人过去，马上又接着说：

“我们会跟您在一起……一切都预先估计到了……将会发生一次有组织的塞车，好让护送车停下来……”

他们走到了“捕鼠器”的底层。警员又说了几个字：“我们就逃跑！”然后粗暴地把罗平推进了囚室。

罗平心中一阵狂喜。他绕着弯子的逃跑很快就要成功了。人们拒绝冠冕堂皇地相信他就是著名的、具有绅士风度的梁上君子，可是……可是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就像是总动员一样。因为蒙代伊家的豪华小宅总还不是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吧。人们不用囚车，决不仅仅是要避免引起那个区的人们的好

奇心，而是为了更好地监视这个犯人。运送罗平的汽车的后面，毫无疑问地，会有两、三辆装满警员的汽车。

罗平轻轻地吹着口哨回到单人号房。当窥视孔打开时，他放声大笑了起来，站在朝里望着的眼睛前面，大声吼道：

“咕咕。确实是好人罗平现在向您致敬。在您面前的是亚森的真实面孔！没有遮掩和伪装。没有胡髭。他在城里与好朋友面对面相处时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要快一点看，因为很快就会过去的。敬礼！为我的最后一个早晨……为我，意愿……一只黑眼珠在看着您……请原谅。尽管在法兰西喜剧院订了座位，我还是都弄乱了……”

小窗猛地关上了。罗平踮着一只脚转了一个圈。“人家不高兴啦。啊！可是怎么，根本没有。他们会想：如果他唱歌，那他肯定是亚森·罗平。如果是罗平，那么烦恼就要开始了。如果开始有烦恼的话，那就会整天被报界追在屁股后面……而如果报界……啊！我的好朋友们，我不会突然一下子让出我的位子的……拉斐尔，无论你在哪里，请在屠杀别的一个人之前，再等一等。我就来的。我们之间把它了结清楚。别让警署来插手我们的事情。你看嘛，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就像我的忠诚朋友维克图阿尔说的那样……这次的稍事休息可以治好我的踝骨。没想到监狱的几天生活会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体！”

他晚饭吃得很香，虽然粗劣的菜肴不堪入口。而且他还一觉睡到了早晨。他十分认真地做着体操。他将需要自己的全部体能和才智，因为这场战争可能会非常艰难。“如果他们不能抓到我们，那么他们会狙击我们的！”他这么想着。但是这种顾虑并没有影响他的好心情。他们十点钟来提他。四部汽车已经停在了院子里。

“哎呀，”罗平对看守他的人们说，“我看这是有点小题大作。恕我大胆说一句，这真赛过一场婚礼。”

他发现了韦贝尔的身影，还有预审法官的，在第二部车里。在第三部和第四部车里的小圆帽子表明有半打左右的警员。他们粗暴地把他推到第一部车旁，他看到他的律师就坐在司机的旁边。有的时候，勇敢的人也会很快落魄到一无所能的地步。可是当罗平走到汽车里面时，他惊愕地向后退了一下。因为夹在他两边的人，不是都德维尔兄弟俩。

计划没有成功。他坐在两个陌生人之间。为什么都德维尔兄弟俩在最后一刻被人替换了呢？人们怀疑到他们了？也许很简单，他们被指派了另一项使命？新的机会何时会再次出现呢？如果都德维尔兄弟不再能够帮他的话，那么又去指望谁呢？他不再拥有这些过去他曾利用过的专政手段去获取自由了。他会被愚蠢地关在牢房里，还自称什么罗平呢。

当车队在拉罗什福高尔街上停下来时，他已经没有勇气和信心了，但是他对法官的要求却表现出了极大的服从。蒙代伊夫人没有露面，模拟作案的现场与她无关，因为在“袭击”之夜，她并没有在家。而蒙代伊只得打发走他的用人，因为在悲剧发生时，他是独自一人呆在家里的。法官看了一下楼下，把现场的情况重新装进脑子里，在开始进行重复之前。一位警员站在大门前，另一个在看守着大厅，还有一个在关百叶窗，拉上窗帘，为了让房间回到蒙代伊突然发现入室盗贼时的黑暗之中。韦贝尔和律师，站在客厅门口，在低声交谈着，但是副总探长始终未放松对罗平的监视。无疑地，他不可能相信他的老对手最终已经被制服了。

当一切准备工作结束后，法官让面色依然苍白、面颊明显消瘦下去的蒙代伊进来。

“您认识这个人吗？您是跟他在一起时受伤的吗？”

蒙代伊长时间地审视着罗平，然后摇了摇头。

“不认识。”他说，“我在打电话……我侧面对着门……像这个样子……当时很黑……我隐约看到一个人影……”

“好。您觉得可以用动作和表情模仿出打斗的场面吗？……噢！慢一点，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来，这可以让您的记忆力有足够的时间恢复起来……同意吗？”

“总可以试一试吧。”蒙代伊没有足够信心地说。

法官把罗平带进了客厅。

“站到您听到蒙代伊先生打电话时呆的地方去。”

“我哪儿也没呆过。”罗平说，“我从没见过这幢房子。”

“那么，您始终否认啦？”法官叫了起来。

“从来没有过！”

“您错了……打开他的手铐……您假装扑到蒙代伊先生身上，以阻止他打电话……拒绝的话，您就提供了对您不利的确凿证据。”

“我不拒绝。”罗平耸了耸肩，说道，“这真是太滑稽可笑了。”

“快一点。”

罗平朝蒙代伊跑过去，掐住他的脖子。

“别动了。”法官命令道，“蒙代伊先生，打斗是这样开始的吗？”

“不是的。”蒙代伊说，“我觉得……”

在场的人全都走了过来，呆在那里，现在，又来到了写字间。

“为了自卫，我不得不松掉话筒。”蒙代伊接着说……“我想拦腰抱住对方……他打我的脖子……我们同时摔倒了……”

“做一下。”

蒙代伊和罗平一个压着一个地滚到地上。突然，罗平感到他的对手往他的手里塞了一件东西：一把钥匙。这时，蒙代伊气喘吁吁地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

“锁上写字间的房门……从用人进出口的门逃走……”

仰面朝天时，罗平成功地推开了蒙代伊。

“停！”法官喊道，“保持现在的姿势……现在，蒙代伊先生，努力想一想，子弹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我们必须确定它是被告射的。还是另外有一个同谋……”

罗平不再犹豫了。以惊人的灵活动作一跃而起，他从法官和副总探长之间穿过，使了一个勾脚绊把一位警员摔倒，用拳头打倒了另一个，用脑袋又顶翻了第三个。他只用了几秒钟就用蒙代伊交给他的钥匙把写字间的房门锁住了，然后跑进了厨房。快，用人进出的门！他抽出门栓，朝外面望了一眼。没有人。奥马尔街仍然是往日的一派宁静景象，车队就停在大门口。

“他们要想报警，至少要用三分钟。”他想着，“我争取了时间。”

他不慌不忙地走开，拐进泰布街，然后很快就消失在人流中了。

七 新的牺牲者

这一次，新闻界沸腾了，而且还非常地愤慨。怎么！神奇的跛子居然会逃掉，当时他是被警探们包围着的呀！真是愚笨到家了，他成功了，居然没有人发现他偷到了写字间的钥匙，他把看守他的那些人关在了里面，然后双手插在衣兜里，大摇大摆地从没有设防的用人进出的门那里跑掉了！这样的大胆，这样的沉着冷静，会不带来强烈的反响吗？那么这个跛子是谁呢？为什么当局显得那么任人摆布呢？公众有权知道真实情况。人们在谈论着能与亚森·罗平相匹敌的人；人们引发了对这位伟大的冒险家的回忆：

新近组建的、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政府的《先驱报》的社论作家写道：如果他还在我们中间，已经很久了，那么早就应该对调查者的可笑的论断做出正确的评价。因为最终，如果人们真的努力去思索，而不是胡乱地把好人抓起来的话，那么他们会做出怎样的结论呢？

1. 多夏安中校极有可能在朗布依埃之前而不是以后就被杀害了。尸体解剖，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并没有能够确切指出犯罪的时间。

2. 即便费利西安·多夏安是在朗布依埃和巴黎之间被杀掉的，杀人凶手是谁也还值得怀疑，因为车上载有两百多名乘客，他们之中无论是谁都可以通过两节车厢连接处的折箱走到发生惨案的那间包厢里去。

3. 据我们听到的，被告人接连去了马蒂亚斯和拉斐尔·多夏安的家，是以警探的身份去的，而且还说事实确凿。就算是不法行为吧，可是这种很轻的欺诈行为怎么可能与这杀人的计划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4. 现在人们承认格扎维埃·蒙代伊没有认出跛脚的人就是袭击他的人。那么这是在讽刺谁呢？罗平已经不在那里——哎呀——为了向我们报社提供只有他掌握的秘密的一个十分尖刻的说明，我们允许他在他的位置上做出反击，并祝贺他这个人能够十分巧妙地从事迟钝和低效的警署的手中逃脱。他很正直，完全可以接替不止一次地站到法律一边的那个人。

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您怎么认为，老板？”贝尔纳丹问。

“我同意。”罗平回答道，“写这篇文章的那个小子并不蠢。”

在他出色地逃脱之后，他又回到了他在和平街上的那套公寓房。他知道在这里是安全的，因为警署还不知道他有这个藏身处。但是为了调理他那条不时作痛的腿，他尽量避免外出。贝尔纳丹，早就被原谅了，现在在陪着他。

“我们确实害怕了，老板。”他重复着，“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总不能给您寄包裹吧！那样的话，我们马上就会被发现的。啊，我向您保证，我们度过了很艰难的时刻。您呢？”

“我吗”，罗平回答道，“我已经习惯了。现在，让我独自呆一会儿。我还得思考一些问题。”

他点燃一支雪茄烟，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脚下踩着散落在地毯上的报纸。蒙代伊的举动又说明了什么呢？当蒙代伊宣称他不能认出袭击者时，他显然没有撒谎。但是他曾收到过一封恐吓信……可是他本应该被杀掉的……可是他的堂兄弟费利西安，同样在收到一封恐吓信之后，被人家杀掉了。那又怎么样呢？他为什么又向警方介绍给他的这个可疑人提供逃走的方法呢？

只能有一个结论，而且是唯一的：蒙代伊知道这可疑的人是清白无辜的。他知道这个袭击者不是写信的人，也不是这个人杀的费利西安。

那么，他知道真正的罪魁祸首了。只是不愿意把他提交给警方。正是出于这同一个理由，他首先守住了这条小纸船已经到来的秘密。多夏安中校也是保持沉默的，但他好像是准备到巴黎后与蒙代伊具体商谈的。是关于谁的问题呢？当然是关于拉斐尔啦。最终总是回到可怜的疯子身上，“蒂塔尼克”号海难，极耐心地准备的长期复仇计划……

罗平躺到了床上，头枕着双手。其中有些事情与剩下的情况不吻合。就算费利西安·多夏安不愿意揭发他哥哥，好吧，这也能解释得过去。可是蒙代伊呢！……拉斐尔只不过是他妻子的堂兄，而且是个多年来一直交恶的堂兄。为什么要宽容他呢？蒙代伊不是让自己被这种顾忌而困扰的人。这种拼板游戏是不完整的。它还缺少一些部件。五十法郎的钞票到哪儿去啦？达武元帅的墓地，还有红棕色头发的人呢？所有这些，肯定是这个完整故事的组成部分。罗平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尽管他充分地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但还是找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办法。

雅克·都德维尔前来看望他，发觉他正在发火，在骂人。

“你们干的好事。”罗平说，“如果我没再呆在地牢里，这决不是你们的过错。”

“我知道。”警探可怜兮兮地争辩着。“他们到最后一刻指派给我们一件很难的调查。不过您还是逃掉了，这是要紧的。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暴露。我们下一次还可以帮助您的。”

“不会再有另外一次啦。”罗平直截了当地说，“大房子里的气氛怎么样？”

“很糟！这可怜的韦贝尔头一个就挨了一顿骂。他们限他八天之内找到您。”

“啊！因为他们始终认为我是罪魁祸首？”

“绝没有。韦贝尔现在已经确信您真的是亚森·罗平，这使他失去了所有的办法。他现在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由于这个案子很棘手，所以他会把它放到您的背上，这是无可争辩的。他审问接着审问……在他这一方面，芒特的一个警探在长时间地审问伊莎贝尔·韦基—蒙科尔内。她自然是什么也不知道啦。我看过了报告。此外，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韦贝尔是否曾经想到要加强对蒙代伊的保护，还有马蒂亚斯·多夏安……甚至还有拉斐尔的保护呢？”

“没有。既然他知道您在监狱里，他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蠢家伙！那么现在呢？”

“据我所知没有。而且现在全都动员起来要抓到您。他们已经逮了半打左右的无辜者，他们只是不该长得跟您太相像了。”

“随时向我通报情况。”

说这句话的时候，罗平不可能想象到都德维尔很快就给他带来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消息。

十点钟时，像每天早上一样，马蒂亚斯·多夏安的家庭女佣莱奥尼·拉鲁波把她的布提包放到门口，从钱包里找出钥匙，然后把门打开。她径直走到厨房里，换下大衣，穿上宽大的工作服。做完这些，她发现她的主人还没吃早饭。杯子、面包、黄油、咖啡壶还都在桌子上。她有点不安，走去敲卧

室的门。

“先生……先生不舒服吗？”

没有回答。

“我可以进去吗？”

还是没有回答。

她进了卧室，看到衣物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椅子上，床上没有人。她真的开始紧张起来了。“我马上就感到有麻烦了。”过后她是这样跟派出所所长说的。“不过我当时以为先生有什么不适。”浴室的门没关上。在犹豫了一阵子之后，她推开门，朝里面望了一眼。她差一点吓昏过去，但是惊愕使她战胜了恐惧。多夏安浮在他的浴盆里，有一半浸在水里，他还穿着晨衣。一只纸做的小船，已经被水泡软了，仍在他的膝间漂浮着，眼看就要沉下去了。

莱奥尼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家门。她跑到隔壁的面包店，把她的可怕的发现说了出来。在一阵混乱之后，面包店女老板才想起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值班的说他会尽力去办，但要求别碰任何东西。当所长来到时，在医生和两名警员的陪同下，他看到门口聚集了很多人，莱奥尼仍在哭泣。他让好奇的人们走开，把一名警员安排在人行道上，便开始了最初步的检查。

多夏安已经死了，医生在他的后脑部取到了被猛击过的痕迹。根据可能性，死者是先被打昏的，当时他刚刚起床，这一点是由穿在睡衣外的晨衣看出的。然后，是杀人凶手把他抱到浴缸里去的。浴缸是否当时就已经满了，还是后来才打开的水龙头？还有，是杀人凶手带来的小船，还是他早把它寄给了他的牺牲者，然后又在公寓里找到的呢？这些都是当天无法确定的。

所长捞起了可怕的小船，小心翼翼地把它展开，因为纸一粘到手上就会变成碎片。上面有一行字，但是墨迹已经不大清楚了。人们可以隐约分辨出来，还不能保证不出错：你们……（一点墨迹）……将全部……

可能是“你们全部都得走”。从此，案件蓦地变得不再晦暗了。格扎维埃，他逃脱了死亡……费利西安·多夏安……现在是马蒂亚斯·多夏安……同一个杀人凶手刚刚第三次作案了。所长立即报告了巴黎方面。

就在当天下午，韦贝尔在雅克·都德维尔和另一名警探的陪同下来到了惨案发生的房子。他看了一下公寓，搜查了一下死者的衣物。钱包里还有为数可观的钱。凶手不是为了偷东西而来。另外，莱奥尼·拉鲁波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什么东西也没有动过。

所长已经拿到了尸体解剖报告，因为他行事迅速，知道应该尽可能地快。法医在死者的肺部发现有水，这就说明多夏安是活着被人放进浴缸的。凶手想要淹死他，这是显而易见的了。从此，强加在副总探长脑海里的假设不存在了。他仔细地、长时间地审视着纸船的残留部分，所长为了晾干它，把它铺在了壁炉的大理石上。他好像也认出是：你们全部都得走。任何一种其它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是可怜的多夏安收到的这封信，那他为什么也是沉默不语呢？……凶手又是怎么进来的呢？他是否有钥匙？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按门铃？

“我是这样认为的。”韦贝尔说，“有人按铃。多夏安穿上晨衣，跑去开门。他看到站在门口的人是他熟识的人，就让他进了门。他走在前面，没有丝毫的怀疑，结果后面挨了一下，便昏过去了。

“谁呢？”所长问道。

谁？韦贝尔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长时间以来坚持的理论就要宣告失败了。不是罗平，肯定的。不是罗平！当他第一次来勒芒看他时，完全可以把他干掉。既然他已经知道被识破了，为什么他会冒险再来这里呢？

“好啦”，他说，“我们已经有了办法测定凶杀发生的确切时间了。当家庭女佣发现尸体时，小船正要沉下去。是这样的吧？”

“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也让一只同样的小船漂在水上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它要吃多长时间的水，才沉下去。”

“正是。”所长说，“我就没想到这一点。”

韦贝尔马上开始找一张与杀人凶手使用过的纸完全一样的纸。他在一只抽屉里找到了一本通讯录，里面正是他要找的纸。他马上做了一只小船，并且让小船漂到水上了。

“现在只有等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表来看了看。

韦贝尔呆呆地看着小玩具船一点点地侧倾了，然后前部先入水，后来侧着倒下去，最后消失了。

“‘蒂塔尼克’号。”他低声说道。

马蒂亚斯·多夏安的话又回到了他的记忆中来。在捉到“跛脚人”之后，马蒂亚斯忠实地把对假警探说的话又向他复述了一遍，可是当时韦贝尔对这叙述并没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他确信已经抓住了凶手。现在，他回忆起可怕的沉船事故，在这次事故中拉斐尔的妻子和女儿都遇难了。他现在努力回忆着当他抓那被认定的杀人凶手时在拉斐尔房里看到的奇特的图画。事实真相在他的头脑中完全清楚了。

沉船持续了十八分钟。那么凶杀案发生在九点半前不久。他转身对所长说：

“您知道有从巴黎开来的火车九点左右到达这里吗？”

“有的。有一班直达车差五分九点到。”

“它在夏特尔停吗？”

“当然停啦。”

“把莱奥尼给我叫来。”

家庭女佣出现了，她还在用一条揉成一团的手绢擦着眼睛鼻子。

“好啦，不要太激动了。我只问您两个问题。多夏安先生是否有时接待他的哥哥拉斐尔呢？”

“是的，但不经常。通常都是他哥哥去看他，因为，据我所知，拉斐尔先生……有点怪。好像他不是每时每刻都清醒。”

“当他要来的时候，是否都预先通知一下呢？”

“从来没有。有一次，他是吃中饭的时候来的。我还给他摊了鸡蛋。然后我离开了。您想这多么惬意啊！”

“我想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韦贝尔在莱奥尼走开之后说道。

“按您的意思，”所长询问道，“可能是拉斐尔……”

“我担心这样。我去您办公室给疯人院打个电话去。”

他们一同来到了派出所，副总探长正在那里打电话。

“拉斐尔·多夏安”，疯人院的院长解释着，“不能说是一名职员。而应该算是一名不计报酬的助手。我们把他留下来，是因为我们很喜欢他。他跟我们相处习惯了，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小服务。”

“他是否也要强制地遵守您院里的纪律呢？”

“不。一般情况下，他跟全体人员一同在饭堂里用餐，但是他行动自由，有单独的房间……”

“总之，他是不受监视的。”

“绝对不受。”

“您知道今天上午有人见到过他吗？”

“请您稍等一会儿。我问一下总管。”

“您看到了吧，”韦贝尔小声地对所长说。“他完全有充裕的时间杀死他弟弟，然后返回去。”

“那他乘十点二十分的小公共汽车走。”

“肯定的。他熟悉他弟弟的生活习惯，他知道莱奥尼几点钟会来……喂！”

“我已经了解到了。”院长说道，“整个上午都没有见到他，但是他中午在跟其他人吃饭。”

“在几点钟？”

“在十二点半。他是否干了什么坏事？”

“我很快会告诉您的。我现在在勒芒。请等着我。再次表示感谢，院长先生。”

当人们从报纸上得知拉斐尔·多夏安刚刚被抓起来后，情绪非常激奋。他的私生活将会被无耻地揭露出来。装饰他房间的那些照片被复制出来，登在了第一版上。人们显然把这件事记挂在心里了，他们在欣赏别人成为牺牲品的灾难，以求自己的心理得到平衡。很快地，一场论战开始了：拉斐尔·多夏安真的是凶手吗？不是说凶手是“跛脚人”吗？警方好像已经不打算再去追寻他的踪迹啦？儒尔迪厄大人，充满活力的律师，坐立不安了。他在替拉斐尔说话。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当事人无法提供，人们归罪于当事人的，三次惨事发生时不在现场的证明。疯人院的人提供的证词是相互矛盾的。一些人说，多夏安中校在火车上被杀的那一天，拉斐尔不在那里；而另一些人则说拉斐尔没有外出。但是没有人敢证实这一点……在他的屋里，人们找不到手枪，也找不到刀子。“可怜的人怎样才能弄到手枪呢？”那些认为他清白的人这样问道。对这一点，另外一些人马上说道，疯人院在战时就是做医院使用的。难道那些伤员没有从前线带来缴获的盔甲武器、钢盔、子弹夹、锋利的刀和手枪吗？……而拉斐尔一天到晚到处搜索，他就没有收起一些武器，准备日后用来复仇吗？

律师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论据：他甚至还攻击过罗平。蒙代伊娶了贝阿特里斯很长时间以后，他们表兄弟之间发生了不和，他对拉斐尔来说只是个外人而已。那么为什么拉斐尔也会对他来呢？……“神经错乱！”最激动的人反驳着。儒尔迪厄大人反驳道：“拉斐尔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疯。确实最好不要跟他谈论‘蒂塔尼克’号，这还会使他的神经质在沮丧和呆滞状态之后发作。但是他完全能进行交谈而且能意志清楚地进行讨论。”

这将预示着专家们的一场精彩论战。在这个时候，预审法官在进行着他的辛勤劳动：审讯，找新的证人，尤其是勒芒和夏特尔车站的那些雇员们。材料一天天地充实起来，但是真实情况却始终深藏着未被发现。

拉斐尔被带到了蒙代伊的面前，而蒙代伊始终是支吾搪塞。不，他什么也无法证实。他觉得袭击他的人比拉斐尔更加强壮，可是，在可怕的疯狂发

作时，一个疯子会爆发出非同寻常的力量的，这是人所共知的。总之，就像是《费加罗报》的一名记者所指出的，案件已经进入了死点。一次企图杀人；两次凶杀；被人们当作嫌疑犯的罗平的逃跑；三只小纸船；一个从“蒂塔尼克”号脱险的人……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证明！难道司法总是瘫痪的吗？难道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较有头脑的人——或者是警官或者是法官——从这杂乱无章之中理出一点头绪来吗？……

罗平在自己隐居的地方，玩着数数码的游戏。当然，《费加罗报》的记者说得对：需要一个比较聪明的人来解开这个谜。而这某一个人就叫罗平。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但是经验使罗平知道，千万不要粗暴行事，不要强行把它们纳入一个系统。最好是让它们自己去组合，这样问题会最终暴露出来的。所以，他长时间地打着瞌睡，懒洋洋地在脑子里过着案件材料。他对能引起公众激愤的东西显得无所谓……多夏安兄弟们……“蒂塔尼克”号船……他根本就没有忽视这些。可是五十法郎的那张钞票，这才是值得他认真思考的东西，从这个侧面，他总能想到蒙代伊的身上，而且问题也随之产生了：

蒙代伊是被贝尔纳丹打伤的，而不是拉斐尔。他不在乎小纸船，随便一放了事，这一点说明他已经退出圈子了。然而他却处在神秘之中，因为他让我逃掉了。为什么？这才是关键之所在。另外，为什么他的太太举止如此怪异？就她本身来说，她是否也有时昏了头呢？……

他等待着，不急于下结论。还不是行动的时候。但是她很快就要冲锋了，因为死去的韦基—蒙科尔内的遗产继承人们将在两天之后被召集到在枫丹白露的公证人贝朗戎那里。罗平很想当时在场，他设法得到了儒尔迪厄大人的照片，于是没费多少力就把自己装扮成了律师的样子了：头发从中线分开，一副胡髭，一副夹鼻眼镜，还有一些皱纹……也许并不很像，但是这足以蒙骗过一个对时事不太关心的人了。罗平把他想象成一个乡下的平和的公证员，他最喜欢阅读的应该是官方的报纸，而不会是那些引起喧嚣的废纸。

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弄错。当他两天后，比约定时间提早一小时出现在贝朗戎大人的家中时，这位好心的公证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要验证一下他的身份。他过于正直了，也就不可能怀疑来拜访他的人是否正派。他还要罗平在他的位置上拿着仿造得天衣无缝的文件。

贝朗戎大人身材矮小，肯定是个秃顶，因为他戴了一顶与那非常显赫的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一样的无边圆帽，穿了一件黑西服，样式很陈旧，是只能在有点正式的场合下穿着的那一种。罗平以世上最严肃的神情提醒公证人，他的当事人拉斐尔·多夏安现在不是什么判决的对象，他不失去他的任何权利，所以，能够正式地由人代表出席遗嘱宣读仪式。

“我懂……我懂……”公证人说。

他给罗平指定了一张椅子后，自己坐到了宽大的写字台后面。

“我承认，”他说，“我有点心烦意乱。在我通知的这些人中，有两个人刚刚被杀害，第三个呆在监狱，被指控是杀人犯。我需要提醒您注意，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种……”

“真是荒谬。”罗平说。

“对啦。说得好。享有遗产继承权的共有五个人：多夏安三兄弟为一方；另一方是伊莎贝尔·韦基—蒙科尔内小姐和贝阿特里斯·蒙代伊夫人，婚前姓韦基—蒙科尔内。结果，更为不巧的是，蒙代伊夫人表示歉意……她身体不适。啊，这真扫兴。”

“那么，就只有伊莎贝尔小姐啦？”

“是的，另一方面，我不能再推迟宣读这份遗嘱了……我真是烦透了。”

这对罗平来说更好一些，因为，他之所以决定演这出戏，无疑是想知道老韦基—蒙科尔内的心愿，和最终能够见到伊莎贝尔，同时，也许是更主要的，是就近研究一下贝阿特里斯，窥视她的反映，听一听她肯定要提出的问题，这些肯定会给这个古怪的家庭罩上一点光泽。

罗平看着摆在壁炉上的，用罩子罩起来的古式座钟。他完全有时间问一问贝朗戎大人，或者再进一步让他谈一谈，因为公证人正处在极度的慌乱之中，肯定会滔滔不绝的。

“您知道吗，”他说，“我并不认识这些继承人，也不认识韦基—蒙科尔内先生。相反地，我父亲曾是兰斯的公证员，跟他联系较密切。我是在巴黎读的书，我娶了一个枫丹白露的姑娘。也就是说，我早在战前就已经在这里定居了。在我的青年时代，我曾听父亲谈起过他的老朋友——这是我们之间谈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怪人——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兰斯。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看到老韦基—蒙科尔内到我家来时的惊讶程度，……那是在一九一四年二月……您知道他为什么来找我吗？……为了立遗嘱。他本来可以找一位兰斯的公证人的。可是他没有。老贝朗戎公证员得到了他的充分信任。所以，小贝朗戎公证员也应该如此。他就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的偏见。我只能对此表示满意，您明白吧。可是他不喜欢的那些人，就只能遭抱怨了。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他的家庭之中。要想改变他的意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固执得像头驴。

贝朗戎公证员揉了揉眼睛，突然显得很尴尬。

“我没泄漏任何秘密。”他继续说，“当事人都清楚这一点。老蒙科尔内从来不使自己的意图神秘化，哪怕是再有争议的。等一会儿您就会知道了。哈！多么固执呀！我们之间争论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最后只能引用法律条文来说服他。”

“为什么呢？”罗平十分感兴趣地问，“他想违反法律，剥夺某个人的继承权吗？”

“正是的。被您说中了。但这只是一段历史了……首先要知道，他跟格扎维埃·蒙代伊是拔刀相见的，原因我不大清楚，不过我猜得出，因为在生意上，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海盗的行为。他为了让蒙代伊破产而不遗余力地去干。他连看到他的画像都不能忍受。而此时，他的孙女贝阿特里斯竟迷恋上了这个年轻人，违背格扎维埃的意志嫁给了他……哎呀，此事发生后不久，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跳上火车，我看到他在这里下的车，气哼哼地，决定把遗嘱完全改过来。只是，法律不允许他这样做。在他发火时，我的天呀，他把这一点忘得干干净净的。他本打算，最后再明确表示只给贝阿特里斯一份最小的份额。尽管如此，这也是很好的一块地产。您熟悉兰斯的环境吗？”

“不了解。”罗平说。

“很遗憾，否则您可以更好地了解情况。他给贝阿特里斯·蒙代伊留下了他在雷泰尔周围的房子和葡萄园。这份产业不大，在今天也不再值多少钱了。他把韦基城堡和它的附属建筑留给了伊莎贝尔。这座城堡是十八世纪时的一座很漂亮的城堡，很宽敞，里面有一座美丽的花园，和许多的地下室。您知道：人们让香槟酒在地窖里酿熟。当然啦，周围还有数不清多少公顷的葡萄园。”

“那他的侄儿们呢？”

“他的侄孙们。”公证人纠正道，“他们也没被忘记，因为蒙科尔内拥有股份和有价值证券。嘿，还有不少的俄罗斯基金。当然，这些基金今天全都变成纸了。可是，如果您的当事人拉斐尔·多夏安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他总还可以得到一小笔储蓄，当然他还应该继承他弟弟们应该得到的那一份。”

“总之，”罗平说，“伊莎贝尔继承财产的大部分；对于格扎维埃·蒙代伊，老蒙科尔内不得不留下给他的一部分财产；而多夏安们则只得到一点残渣剩饭。”

“请注意，”公证人修正道，“格扎维埃·蒙代伊本人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他是在财产分割制度下结婚的。”

“在战争期间，蒙科尔内没有改变他的感情吗？他本可以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新遗嘱的呀。”

“蒙科尔内不是那种随便更改决定的人。另外，他没有亲人的任何消息，同时他的家庭成员们也没有他的消息。事情就这样维持着原状，接着，就在停战后不久，他去世了……不过，我只是最近才得到他死亡的确切消息。命令传到敌占区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您总能想象得到吧。”

有人在敲门，书记员从门缝中伸进头来。

“伊莎贝尔·韦基——蒙科尔内小姐刚刚来到。”他低声通报着。

“请她进来。”

罗平马上站了起来。终于，他看见了贝阿特里斯的妹妹、“山雀别墅”的女主人了！此时，他把车开到山雀别墅的门口，那里出现了一个着黑装的人影。来访女客朝公证员走去，并向他伸出了手。她全身放着光彩。此时的罗平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差不多要把它捏碎了。

来人是贝阿特里斯·蒙代伊。

八 伊莎贝尔和贝阿特里斯

在相互介绍时，罗平强忍着没有出声。

“儒尔迪厄大人……您表兄的律师……韦基—蒙科尔内小姐……”

“很荣幸，小姐。”

这种冒名顶替是什么意思呢？罗平太有幽默感了，所以才没有从内心笑出来，尽管眼前这一切很严肃。一个假律师！一个假伊莎贝尔！为什么不再来一个假公证人呢？

但是，贝朗戎大人十分庄重地坐了下去，他绕着手指，开始摆出权威的架势来。

“我们集合到这里，是为了进行您故去的祖父的遗嘱的开启仪式，小姐。我为蒙代伊夫人、您的姐姐的缺席而惋惜。”

“我也感到遗憾。”贝阿特里斯说，“最近几天的事情让她很痛苦，她不得不呆在家里。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得到她的消息的。”

“这个撒谎的女人。”罗平在想，“甚至说话时都不嘴软。一个天使般的面容只不过是一张面具。”

贝朗戎公证人打开他的文件夹，翻动着文件，从里面找出一个封好的信封。

“我本来可以再晚一些时候打开这份遗嘱的。”他强调说，“可是您的姐姐和您，小姐，已经知道了主要的条款，那还有什么必要再推迟呢？现在该是您们拥有您们完全有权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了。”

他戴上眼镜，开始读了起来。

“我，米歇尔·安德烈·法比安·韦基—蒙科尔内，身体和精神健全地在路易·贝朗戎大人、公证员的面前……”

罗平不再去听它了。内心的惬意在一开始时已经过去，他现在给自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可都不是开玩笑的。为什么贝阿特里斯要装成伊莎贝尔呢？伊莎贝尔知道吗？她同意吗？或者有人阻止她来这里？可是如果出现冒名顶替……这个字眼让罗平感到骄傲……妈的！如果这一冒名顶替不是始于今天呢？……所有的场面在他的脑海里撞击着。他又觉得自己是在芒特，走进糕点店的时候了。他听到女招待说：“她住在‘山雀别墅’已经有两年了……可怜的女人……人们很少见到她……她肯定有什么难言之苦……”

罗平的脑子飞速地转着。“真的，是贝阿特里斯在扮演伊莎贝尔这个角色。在芒特，她的表现恰好让供货商们认为伊莎贝尔在那里。星期一时，她以贝阿特里斯·蒙代伊的面目出现，以贝阿特里斯的身份来跟她的妹妹吃饭。她只需要改变发型，戴上面纱，换上另外的衣服，完全改变一下步履就行了。她是与伊莎贝尔不同，但是她们都具备家族的气质。人们怎么会去怀疑这种骗人的把戏呢？这个年轻女人很有规律地买奶油果子饼呀！这显然是贝阿特里斯·蒙代伊啦。而在“山雀别墅”里面对她拉铃做出反应的，无疑是伊莎贝尔了。只是，从来就只有一个女人呀。从来就没有另外一个人，确实，看到过伊莎贝尔来给贝阿特里斯开门，因为这个贝阿特里斯有钥匙。她拉铃，是为了欺骗邻居，在确信没有人看到她时，她再把门打开。不要为别墅的一副遗弃相感到惊讶，也不要为家具上面落满灰尘而感到奇怪。贝阿特里斯，当她是伊莎贝尔时，只是那么很短促的一会儿。而贝阿特里斯，星期一时，

当她真的是贝阿特里斯时，在下午时也就离开了。这一切都太精彩了！

“我在学步。”罗平在反复想着，“我像个孩子在学步。如果我继续盯着她，就在她拉铃的时候……那么栅栏门后的脚步声，在读马蒂亚斯的信时有节制的惊叹……应该是贝阿特里斯，也只能是她，而且始终都是她……那么，伊莎贝尔呢，真正的，她怎么样了？……她确实存在，因为一个警探已经审问过她了！……啊，不是，真的不是！都德维尔明确告诉我，是一个芒特的警探，他去了“山雀别墅”。他并不认识贝阿特里斯。而正是她扮演了伊莎贝尔这个角色。他跟她约定了来访的日期……”

罗平就这样一点点地发掘着，他满脸通红，根本就没有注意去听遗嘱。贝朗戎大人在谈限制性条款，谈可以由继承人自由处理的部分……贝阿特里斯头向前伸着，用心地听着，或者至少装作在听。她的脸色特别白，好像很不舒服。她穿着那套丧服，太美啦。对罗平来说，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神秘，更加遥远。罗平紧张地望着她，好像在设法解决一个新难题。

如果两位表兄没有死，如果大表兄没有被抓起来，他们三个就都会到场，而这种冒名顶替也就变得不可能了。多夏安兄弟们肯定已经很久没见到贝阿特里斯了。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马上就认出她来的。那么就必须，出于需要，不让这三兄弟出席。这是决定性的步骤，是为了让贝阿特里斯以伊莎贝尔的面目出现在公证员的面前。后者是从来没有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可是，在此情况下，肯定有个长久以来制订的计划。这是一个以什么为目的的计划呢？……

“这一次，我知道了。”罗平在想，“再前进一步，我就可以得到真实情况了。而这一事实真相已经令我感到恐怖了……然而，我应该屈服于事实：贝阿特里斯想要掠走她妹妹的遗产……甚至更进一步，多夏安一家已经被消灭了，蒙科尔内的全部遗产……不，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女人不可能是杀人凶手……或许是因为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不，她没有杀人……关于这一点，我完全相信……她既然能到这里来，自称是伊莎贝尔，那是因为……因为……好啦，罗平，我的好朋友，你平时可不是这么羞怯的……结论……那就是，她是某个人的同谋。是谁的呢？……是蒙代伊的，肯定是……是蒙代伊的，蒙代伊是她的丈夫……蒙代伊已经债台高筑，他应该非常需要钱……”

罗平摘下眼镜，揉着眼睛。事实像强光一样地刺伤了他。因为现在他发誓要把全部真相弄清楚。如果蒙代伊是杀人凶手的话，一切都会清楚的。他应该是长久以来就在策划这一行动，可是只要多夏安兄弟们不露面，他就不可能有所动作。他在等待时机，很清楚时机终会到来的。在开启老蒙科尔内的遗产继承书时，三兄弟会露面的。他怎么运作才能消灭他们三个人呢？他或许不知道，也许他已经制订了某个狠毒的计划。这时，偶然的会帮了他的忙。他本人成了入室盗贼的攻击目标，他还挨了一枪，但是并没要了他的命。既然他成功地通过了这一系列袭击中的第一次，既然他的堂兄弟们后来一个接一个地被杀害了，谁还会想到要去怀疑他这个蒙代伊呢？可是这一系列的主意是如何生成的呢？……妈的，这一想法是在诊所里钻进他的头脑的，在那里他扮演着沮丧、虚弱的人，一个什么也记不起来的受伤的人……他还发明了小船，把恐吓信折成小船形……他记得堂兄拉斐尔在“蒂塔尼克”号海难后被关押了起来。小船的事肯定是精神错乱者所为。他必须让调查人员把注意力放到折成小船形状的恐吓信上，让他们完全陷进去，不改变方向，终有一天会找到拉斐尔的头上的。可是为了强行使人接受这一解释，就必须

让警方在他的文件中也发现一封恐吓信，也就是第一只小船。谁去写这封信呢？尤其是谁去把它放在警方办公室的文件夹里呢？……贝阿特里斯？……贝阿特里斯，这个扭曲了脸的女人，蒙代伊说不定待她如奴隶？……那么还需要蒙代伊向她和盘托出他的计划吗？……不，不是她！……但是会是另外一个人，没错，是红棕色头发的那个人！

“ 是吧，大人？ ”

公证人转向罗平问道。他根本就没听到对方的问题。他咕哝道：

“ 对，当然啦。我完全同意。 ”

罗平马上就又接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他这条思路非常清晰。红棕色头发的人最终在拼板游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红棕色头发的人肯定去过诊所，他是第一时间的探访者中的一员。只是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他。蒙代伊派他去行动，而且把家里的钥匙也交给了他。

“ 当然啦， ” 罗平在想， “ 现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好神秘的了。我今天的情绪特别好，不管怎么说，也许我还不能预见未来，可是我却能非常清楚地破译昨天。红棕色头发的人就在我搜查的那一天晚上溜进了蒙代伊的家。我原以为他是为偷东西而去的。结果恰恰相反。他是来把信放到文件夹中的。如果不是我马上躲起来，如果我从他一进办公室就盯住他的话，我会看到他的所有行动的。可惜的是，当我偷着看一下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信件已经到了位，是韦贝尔找到的那个地方。我正好看到他在扒窃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 ”

想到这里，罗平不高兴地停了下来。这张五十法郎的钞票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根本就没有它的位置嘛。

“ 镇静一点。 ” 罗平叹息着， “ 心里努力地想，但是不要流露出来。这样偷偷摸摸地想，在这个没完没了地念经的公证人和像口棺材一样不作声的这个女人之间，他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想到棺材，还有达武元帅的墓地……还有法兰西喜剧院的插曲……请不要忘记呀。镇静一点，我亲爱的亚森。每件事都有它的时间性。现在还是考虑小船吧。它把我们带到费利西安·多夏安那里，他绝对是被红棕色头发的人杀害的，然后他把一封信放到了他军大衣的口袋里。如果说死难者们没有谈及恐吓信这个字眼的话，不要感到吃惊！它们到达他们那里……如果我敢说的话……是在他们死后一分钟！红棕色头发的人是怎么知道费利西安在巴黎的火车上的呢？……小儿科，是吧。因为费利西安已经给他的堂兄们和蒙代伊写了信，还说要去看他们，这个倒霉蛋还告诉了他们他到达的日期和确切的时间。 ”

“ 您认为这一切都清楚了吗，小姐？ ” 公证人问道。

贝阿特里斯慢慢地点了点头。

“ 那么您也一样吧，律师大人？ ”

“ 完全清楚。 ” 罗平回答道，他一心一意想着他的推理，而且结果已经越来越令人满意。他甚至不需要再思索了：事实本身会做出安排的，甚至已经跑到了他的前面。比如说钥匙的事吧，这把在模仿作案过程中蒙代伊偷偷塞到他手中的钥匙，使他得以逃脱……其实，没有比这再简单的了。确实，蒙代伊没有其它的选择了。他决不能让一个嫌疑犯落入警署的手中。他为此在想象着一系列的阴谋。为了这一系列的阴谋能够进行下去，为了让他的同谋能够解决掉马蒂亚斯，他必须让嫌疑犯获得自由。其实，如果马蒂亚斯被杀，同时司法部门又抓到了一个“跛脚的人”，那就会出现两个杀人凶手。

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就会变得乱七八糟，很尴尬。这是“一系列”的理论出了问题，调查也许就会偏向拉斐尔，而他也应该在被消灭之列的……蒙代伊防备最紧急的情况发生。也许他已经认出了袭击他的人，但这对他来说是次要的细节。要紧的是把讨厌的第三者赶出这个场地，这需要有惊人的镇定。在这之后，红棕色头发的人就可以去解决马蒂亚斯了。这场戏是很容易想象得出来的。他自称是蒙代伊派来的，马蒂亚斯不会有任何怀疑，于是他为他堂姐夫那里来的客人敞开了大门。马上，来人就打了他，然后又把他淹到了澡盆里……再以后，多美妙的主意，让小船漂在了水上。

这一次，哪怕韦贝尔是个大傻瓜，他也会看到这件事与“蒂塔尼克”号的关系。罗平对此很是钦佩。真的，他很钦佩。行动进行得如此缜密，手段如此高超，就连他本人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骗过了。然而，他使这些阴谋诡计受挫了！现在，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正在完成着对蒙科尔内的遗产的掠夺。公证人递给了假伊莎贝尔一支笔。

“请您，小姐，签上名字……这里……这里也是的。”

于是她签了字。她成了城堡、葡萄园、地窖，还有韦基——蒙科尔内的香槟酒的主人。真正的伊莎贝尔被合法地抢劫了。可是她在哪儿呢？她被杀害了？……难道蒙代伊夫妇是恶魔吗？两个人都是吗？……几天之后，贝阿特里斯将要去接受自我审查了，她将以一种稍微改变的外貌出现，戴上更厚一些的面纱。她在芒特如此成功的表演又要在这里再次上演了。贝朗戎大人是什么也不清楚的。可是贝阿特里斯却签了名，这一次是签她自己的名字。更为严重的是，罗平是这次背叛的见证人。怎么办？他不可能撕下年轻女人的伪装而又不暴露出自己来。现在就采取行动是否太早了一点？还应该再等一等。公证员认真地用吸墨水具把墨迹吸干了。

“我祝贺您，小姐。”他说，“但同时我还要提醒您注意。您继承的产业情况很不好。请您千万别指望朝夕之间就可以得到一大笔丰厚的遗产……”

罗平竖起耳朵听着。

“我了解了一下情况。”公证人继续说道，“城堡，确切地说是您的城堡，情况很惨。它遭受了好几次轰炸。土地都已经被炸弹犁过了，更不要说葡萄园啦。至于地窖，它们是保住了，可是它们成了轮番来这里的部队的宿营地。当时人们都知道这些部队能够造成多大的灾害！……对吧，律师？”

“确实如此。”罗平说，“但是还有土地呀，它总可以卖个好价钱吧。”

“是的。可是谁愿意，在这个时候，去买一个几年之内都不会有一点进项的产业呢？”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罗平强调说，“这个遗产的继承应该是一件坏事啦？”

“我可没有这么说，”贝朗戎大人高声说着，同时摆着手表示反对，“可是如果这位小姐想要变卖她的财产，马上就要出手，她是不会得到什么利的。对她如此，对贝阿特里斯·蒙代伊夫人同样也是如此。”

“她们至少可以得到修复津贴吧？”

“，修复！”公证人耸着肩说道。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惨呢？”罗平在想，“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夺到手的财产在近期内一文不值呢？蒙代伊夫妇已经破产了，他们拼命地争斗就为了把这废墟弄到手吗？这是不能成立的。其中肯定有我还不了解的缘由。”

贝阿特里斯站起身来。公证人握了握她的手，一直把她送到了门口。她转过身来，朝罗平点了一下头。罗平向她鞠了一躬。

“出去得真漂亮。”他想，“无懈可击。没有一点犹豫。这是一种高贵的表示，尽管神经已经濒于崩溃……但是决不可能这样下去的。看我们两个人的吧，神秘的夫人！”

“这个可怜的小姐。”贝朗戎公证人提醒道，“我真的在想她该拿她的城堡怎么办……关于您的当事人，律师，当然只能暂时放一放了……您同意给我签这份证明吧？”

“很愿意。”

罗平急着告辞出来，他下了决心，要尽快地跟贝阿特里斯进行一次关键性的谈话。他看到她朝火车站走去，便马上跟了上去。有好几次他觉得她在摇晃，还有两次，她不得不停下来，靠到墙边歇息。

她肯定是买的往返票，因为她径直去了月台。罗平买了一张头等车票，他在离她较远的地方等车时，像一个沉思的旅行者在来回踱着步子。但是他始终用眼角盯着她。她坐到一条凳上。罗平轻易地看出她已经支持不住了，他为此而高兴。好啦！她或许不像外表给人的印象那么罪恶。是蒙代伊，可怕的蒙代伊迫使她，他强迫她扮演这可憎的角色。蒙代伊的罪恶肯定甚于她的。怎么样？……

火车来了，贝阿特里斯上了头等车的一间包厢。罗平从这节车厢的另一头也上了车，从车厢的走廊里赶上她。他有礼貌地表现出惊讶。

“我看到这个包厢里没有人。”他说，“如果您愿意一个人呆着，我就到别处去。不然，我就呆在这儿。您允许吗？”

“请吧。”

他坐到了她的对面。

“多么严酷的不幸，小姐。您以极大的勇气正视了它。一个人呀！也许还有危险在身边……”

“危险？为什么？”她问道，眼里闪着焦急不安的目光。

“那么，”罗平友善地解释道，“如果您的堂兄拉斐尔是无辜的，我对这一点是确信不疑的，那么凶手总是逍遥法外的……谁知道他会不会重新犯罪呢？……而您在山雀别墅是这么孤独！……您就不害怕吗？……处在您的位置上，我会住到我姐姐家去……或者我姐姐来住到我家……凶手马上就会被搞糊涂，我向您保证。他就会弄不清楚谁是伊莎贝尔，谁是贝阿特里斯……而且也不只是他。举个例子来说，譬如我吧，我就弄不清您是韦基——蒙科尔内小姐，还是蒙代伊夫人。我最后一次见到蒙代伊夫人，是在法兰西喜剧院，然后在拉雪兹神甫公墓，您想一下……”

她缩在一个角落里，脸上突然显露出无法描绘的恐慌来。

“您是什么人？”她低声问道。

他俯下身去，抓住她的双手，然后充满激情地说道：

“我是能够救您的人……贝阿特里斯·蒙代伊夫人。不，不用害怕。我向您保证，我是您的朋友，我只是想保护您和您的利益。”

她还在迟疑着，但是在望着他的那双眼睛里有着如此多的威信、如此多的柔情和如此多的朝气。他感到她的疑虑渐渐地消融了。罗平明白，这一仗打胜了。

“您相信我吧。”他接着说，“我已经知道您家的许多事情。但是我不

明白的，需要我不惜一切代价弄明白的，是您违心地听从您丈夫的原因。因为我并没弄错，是吧？您是违心地和被迫地顺从他的吧？”

“是的。”

“为什么？”

她想着，内心在斗争着，然后突然拿定了主意。

“我的处境……既然您知道这么多事情，您一定打听过了我的祖父啦？”

“是的。这是个很难打交道的老人。”

“这个字眼还不够有力。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要俯首贴耳。他是一个旧时期的家长……是一个绝对不妥协的人。在我们的父母亲去世之后，他收留了我的妹妹和我。他像抚养我们的父亲一样，严格地抚养了我们。一位老姑娘按时来给我们上课，因为他害怕我们受混杂的学校的影响。家里来客很少。我们的生活也不出奇。幸运的是，我们的堂兄弟们来跟我们一起过假期。这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

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她侧过头去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

“我明白。”罗平轻声地说，“可是格扎维埃·蒙代伊……您的丈夫……”

“他跟我祖父有生意往来。”她继续说，“祖父想买他的葡萄园……他比较常来城堡，他一心想娶我。他甚至提出了结婚的要求。您想他会怎样被接待！首先，他比我大得多，而且根本就不讨我喜欢。其次，他已经半破产了。曾经发生过这样可怕场面：祖父差不多是把他赶出门的，还让人私下里买下他的三井产业。格扎维埃……我可怜他，于是……格扎维埃离开了家乡，来到巴黎定居了。”

“好。”罗平说，“这些事情我差不多都知道了……可是，肯定还有别的事。”

贝阿特里斯脸红了。

“是的，还有其它事。如果您是一个正直的人，律师，您就会猜得差不多离儿了……”

她压低了声音，为了别漏掉她忏悔的每一个字，罗平坐到了她的身旁，此时火车的响声越来越大了。

“祖父把我们都当成男孩子看待，认为出身好的女孩子都应该学会骑马。他在骑兵部队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战争，而且在城堡里建有马厩。我们去兰斯上课，在属于他的一个朋友的骑马场里。我们的骑术老师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吕西安·德勒吕纳，他……最终他和我……请原谅，律师……”

“这一切都很清楚，没有比这更自然的啦。”罗平说，“请相信我，战争扫除了许多的偏见……那么后来呢？”

“有一天，我发觉我已经……”

她把脸埋在了手里。

“那么，您告诉了这位年轻人吗？”罗平问道。

“没有。我不愿意强迫他。我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愿意娶我。”

“那么他避而不答？他借口自己太年轻就抵押了自己的全部生活……总之，都是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能说得出口的理由。”

“是的。”

“那么您彻底失望了，不敢向您那严厉的祖父承认您的过错，此时您想起曾经有人向您求过婚，于是您又转向了格扎维埃·蒙代伊？”

“是的。”

“这也正是我所认为的。您告诉了他这一切。而他也接受做您孩子的父亲。”

“是的。”

“他一生中总算有这么一次能够表现出绅士风度了。这很出人意料。可是……请等一等！我有点东拉西扯了。恰恰相反，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这个十足的混蛋。至少我没有冒犯您吧？”

“，没有。”

“他想，您的祖父不可能永远地活下去。于是，他将会同时成为自己当时不得不卖的和韦基—蒙科尔内的两处产业的主人。他最终将成为城堡主，在家乡成为尊贵的和至高无上的人。多么好的复仇计划！我没有夸张吧？”

“没有。”

“这个无赖！当您的祖父知道这桩婚姻之后，是什么态度？”

“他写信给我：永远不要再见到我。于是我们住到了拉罗什福高尔街的小宅子里，这是我妹妹和我从我们母亲那里得到的。当我的小西尔韦斯特出生后，我不得不与他分开，把他交给他人哺养。格扎维埃非常厌恶他。”

“那当然啦。他是干什么的，这个有伟大心灵的格扎维埃？”

“他靠我的嫁妆生活，因为我和伊莎贝尔俩人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遗产。”

“我要让他偿还的！……请您原谅。我很容易发火。可这是真的。他必须为他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的，总会有这么一天的。他知道您的祖父想剥夺您的继承权吗？”

“哎，祖父也不是偷偷摸摸干的。恰恰相反。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他跟贝朗戎大人采取的措施。格扎维埃都要气疯了。这是一个非常狂暴的人。就在那一天，他把罪恶之手举到了我的头上……”

她从手袋里取出一条小手绢，擦了擦眼。

“他把一切责任都归罪于我。”她喃喃地说道，“我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此时，战争爆发了。我想：‘他会被动员入伍……他可能会被杀死……’是的，我是那么不幸，以致希望用他的死来解脱我自己。可是他成功地避开了上前线。只是到了一九一五年，他才被征召。我当时也松了一口气。我再也不要忍受见到他的痛苦了。战争爆发之后，我的妹妹跟我住在一起。我们二人过着平静的生活。当然，我们没有祖父的任何消息，他是不愿意离开他的城堡的，我也差不多轻松了下来。这么多的纠纷和烦恼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遗憾的是，格扎维埃负了伤，比较轻的伤，而且成功地复员了。于是一切又都回到了从前……甚至还要糟。格扎维埃投身到战争后勤供应的投机上。我始终弄不清他的生意是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非但没赚到钱，还赔了钱。可我又什么话都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他给了我儿子一个姓。”

罗平缄口不语了。他太受感动了。他甚至有一段时间还在怀疑这个年轻女人做了更坏的勾当。他在欣赏着，她的侧影在面纱的作用下更富有诗意，尽管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她的头总是那么高傲地抬起。

“我请您原谅。”他终于说，“我以为……啊，不，我喜欢保留我自己认定的东西。”

列车在岔道上摆动着。罗平认出了列车驶过的机车库和仓库。

“快。我们很快就要到了。您的妹妹呢？”

“她已经死了。她被杀害了，在去年，在耶稣受难日那一天，就在她经常去的那座圣热尔韦教堂。您还记得德国人用大炮朝着巴黎轰……”

“拉贝尔塔炮。”

“是的。那一天有很多死难者，其中很多人未能被辨认出来。”

“您的妹妹也在其中？”

“是的。是格扎维埃不让我宣布伊莎贝尔的死亡的。他撒谎说她出门旅行了。况且，我们也很少联系……”

“我明白。是遗产继承问题，对吧？在您的祖父死后，您只需要摆脱她，那么遗产的最大部分就会落到您的手中了。”

“哎呀，格扎维埃的计划可不止于此！他想独自一人成为城堡主和葡萄园的主人。所以他马上就要强迫我，就是现在，把我的财产馈赠给他。”

“这一手真漂亮。”罗平叫了起来，“当然啦，做为伊莎贝尔，您完全有权把您拥有的一切留给您的姐夫。可是贝朗戎公证人会感到吃惊……”

“我不是在他那里签署证书，而是到另外一个公证人那里，在芒特，诺布兰公证人那里，就在小麦市场广场。”

“为了修改这异乎寻常的决定，您将怎么跟他说呢？他要是以为伊莎贝尔是蒙代伊的情妇呢？”

“格扎维埃想到了这一切。我要告诉公证人我要远离这个世界。我要去当修女，把自己隐藏起来，到外国去，参加与贫穷作斗争的修会去。”

“这个人真是个魔鬼。”罗平咕哝着，“您服从他的安排了？”

“是的。”

“他一定要您这么做？”

“是的，为了我的儿子。”

“您是想说他阻止您去看他，要把您跟他分开吗？”

“我不敢想象他能干出些什么来。请不要忘记他是西尔韦斯特的合法父亲。他为接替韦基—蒙科尔内准备好了一切。他现在对政治很热心。”

“噢，是这样！他肯定是瞄准了省议会，瞄准了议员的位置……他需要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但是，我觉得您能够阻止他。而我，则可以帮助您……”

“不！”

她叫了起来，猛地躲开了罗平。

“怎么？”他说，“我让您害怕了吗？”

“没有。不是这样。请您原谅。”

“难道还有其它的事情？”

她肯定地点了点头。

“说吧……您尤其应该向我说些坏消息。这样您就可以轻松一些了。不过我总认为您已经处于困境的深渊了。”

“还没有……两个月前，我在我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封某个人非常巧妙地放进去的信，可是放信时我并没有觉察到。它是出自吕西安之手。”

“吕西安·德勃吕纳！这个小伙子……”

“是的。这是一封长信。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

“试试看。它大致讲了些什么？”

“那好吧。战争刚开始时，吕西安被俘了。在铁丝网的后面，他有充

裕的时间去思考。他明白了他是以一种可恨的方式对待我的。在被监禁期间，他变得成熟了。他的情感也更坚定了。他请求我的原谅。”

“当然啦，他始终在爱着您。”

“是的。”

“而您也爱着他？”

“对。”

“他知道您已经结婚了吗？”

“知道。他找了我很久。他四处打听。他把地址告诉了我。我给他回了信。我是多么不幸呀！我还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嫁给格扎维埃……”

她抓住了罗平的手腕。

“可是您不要以为……相反地，我告诉他，我们永远分手了，他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然而，他继续给我写信，存邮局待领。他的这些信令我十分开心！我多么柔情地回复他。我可怜的吕西安……”

她再次把手帕按到了眼睛上。

“嘘！”罗平说道，“接下来的事是很容易想到的。您的丈夫突然发现了这些信……发现了吕西安……您无法下决心销毁它们，而您又没把它们藏好……”

“比这还要糟！他把我刚开始给吕西安写的信抓到了手……没有比这再可怕的事啦。他拼死地吓唬我。他对我说，如果我不跟吕西安断绝往来、服从他的所有意愿的话，他就要离婚……”

“可是，这不正是您所期待的吗？”

“请等一下。由于起因是这些信件，离婚将会对他有利，他会赶我走，把我的儿子留下来……我彻底垮了。我还为此大病了一场。”

“您当然通知了吕西安。”

“是的。我成功地告诉他我们不能再通信了，更不可能会面了，因为我已经被监视了。”

“您感觉到有人在窥视您吗？”

“是的，有好几次。格扎维埃能够让一个私人侦探为他提供服务的。”

“您从来没注意到一个红棕色头发的人吗？”

“没有。”

“请继续说。”

“吕西安拒绝听我的话。他在想着一个计谋。格扎维埃知道我很喜欢音乐，而且我经常去法兰西喜剧院。于是，吕西安想方设法占据了我平时租用的座位，在一个包厢里，他在椅子下面的皮带上夹一张票，我可以很容易地把它取出来，而任何人都无从知道。”

罗平微笑了。

“干得真好。现在我来向您揭示您是怎样回答他的。您买好鲜花，然后把花送到达武元帅的墓地去，您把信就藏在了花中。”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以后再告诉您吧。”

“是的。事情正是如此进行的。我把信放进一根金属小管里，为的是不被雨淋着。如果我的丈夫让人跟踪我的话，那他的暗探又如何能知道真情呢？”

“为什么是达武？”

“为什么不是他呢？那个地方人迹罕至。这是最主要的。”

“我很想认识这个吕西安。”罗平说，“这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对您的堂兄弟们的死是如何看待的？”

“我不清楚。我们出于谨慎，已经断绝通信了。”

“那么您呢，您是怎么想的？”

“我？”

“是的。您不怀疑您的丈夫在里面做了什么手脚吗？”

“他？不！他缺乏认真细致，可是从这一点说……”

“只是，如果您的堂兄弟们都还活着，您也就不能在贝朗戎公证人的办公室里扮成伊莎贝尔了。”

她焦虑不安地望着他，但是精神上已经恢复了平静。

“不可能。”她说，“您忘记格扎维埃是第一个被打伤的啦……另外，他还呆在诊所里，当可怜的费利西安……不，他很粗暴，俗气，但是还干不来这种事情。”

郊区的一群小房子很快过去了。巴黎已经不远了。

“我们概括一下。”罗平说，“要么您只承认您撒了谎并且您的妹妹早已去世。在这种情况下，您的丈夫就输了。可是对您来说，这是不光彩的，因为您充当了他的同谋。这对您的孩子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因为他是姓蒙代伊的。或者，您说出全部事实，您揭发您的丈夫，您把他对您的敲诈和要挟公布于众，那么，由于您过去的好奇造成的错误，小西尔韦斯特成了罪恶的孩子……私生子……”

“别说这个字眼。”她恳求道，“您看到我是无法抗拒的。相反，如果我让步，格扎维埃会还给我信件，接受我们分手的要求，并且会把小西尔韦斯特留给我，我们双方都能得到解脱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呀。”

罗平在思索，此时火车已经放慢了速度。

“您们要什么时候去诺布兰公证员那里办理馈赠手续？”

“整整一个星期之后。格扎维埃会跟我一起去的。他之所以选择芒特，是因为我在那里被认作是伊莎贝尔。我们会很容易地找到两个必需的证人的。”

“一个星期。”罗平说。

“一个星期。”贝阿特里斯重复着，“您看到了，怎么做都来不及了。”

“，不！他拿了几封信？”

“四封。”

“他总不会把它们带在身上吧，我想，他在银行有保险箱吗？”

“没有。他把它们藏在房子里了，这一点我敢肯定。我已经找了好几个星期了。”

“我只需要一个小时。”罗平表示道。听到如此肯定的话，贝阿特里斯的脸上悄悄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那么我可以相信您啦？”她说，“那该怎么谢您呢？”

“忠实地按我的指示行事。”火车已经进站了。刹车声吱嘎作响。旅客们已经着急地拥到了车厢走廊上。他们也站起身来。罗平问道：

“您儿子在什么地方寄宿？”

“在瓦尔蒙杜瓦的梅丽·奥莱尔太太家。”

“您去看他吗？”

“一般来说，每周二次。”

“很好。那么您到梅丽·奥莱尔那里去过夜，您到天明才再回您自己的家。”

“可是……我丈夫？”

“我来负责他。我们会有一次极秘密的小型谈话，而且我们会非常适宜的，如果您不在场的话。”

“您想着拿回那些信件？”

“我一定会拿到它们的。”

“那么您会还给我？”

“我一定把它们还给您。”

于是，她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友善和自发的动作。她踮着脚尖抬起头，在罗平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谢谢……发自内心的。”

“我怎么能不给您干呀。”罗平在想，“哈！他多走运呀，这个吕西安！”

“注意。”他说，“尽管拿回这些信，它们是他最好的武器，可是只要您的儿子还是他的人质您的丈夫就仍然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还将有第二局要赢。不过我们会赢的，请您不用害怕。”他帮着年轻女人下了火车。

“好走。”看着她渐渐远去，他喃喃道，“罗平在保护着您。”一个小时之后，罗平已经来到了格扎维埃·蒙代伊家等着通报了。用人把他带进了客厅。

“儒尔迪厄律师从巴黎的巴罗来。请别忘记了。”

“好，大人……先生正在忙，但是我想他还是可以接待您的。”

罗平在镜子前审视着自己的乔装改扮。蒙代伊绝对认不出这个几天前由警方带给他的的人。他比真正的律师还要像。像往常一样，在一次危险棘手的交锋之前，他总是感到精力充沛，相信自己的办法并且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从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剧烈争论声向他预告了危险。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办公室的门口，侧起耳朵在听。他马上就分辨出大喊大叫的蒙代伊的声音。

“我跟您说，会付给您钱的。”

另一个声音，也是气哼哼的，回答他道：

“拿什么付？你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卖了。”

“您怎么知道的？我请您再给一个月的时间。”

“多一天都没有，否则您会被抓起来的。”

“见鬼！”罗平说，“他已经在转移遗产了。他总可以在这个上面做文章的……尽管，如果我真的相信公证员说的话……”

但当他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时，他马上又缩回客厅里去了。办公室的门猛地被打开了。来访者走得如此匆忙，罗平几乎没能看到他。老佣人已经陪他走到了临街的门口。蒙代伊根本没时间松弛一下他那张苦脸，便走进了客厅。

“大人，现在我来接待您。如果您愿意到我办公室去……好，现在，请坐。有何见教……”

罗平有充裕的时间把计划安排缜密，并且准备好进攻。

“我是代表，”他说，“蒙代伊夫人，就是您的妻子，利益的代表。并且她是按我的意见去的瓦尔蒙杜瓦，到她儿子那儿去的。她在那里等待我的尝试结果。”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这其实很简单，她想要离婚。”

“什么？”

蒙代伊紧握双拳，额头上的青筋也暴了出来。但是他很快就又恢复了镇静。

“我还以为，大人，”他说“您是刑事法庭的律师呢。”

“您说对了。但是我也常常进行民事诉讼，再说我也没有拒绝给蒙代伊夫人帮助，一位如此美丽的女人……”

有一阵子冷场。蒙代伊在盯着罗平，手里还在摆弄着一把尺子。罗平很欣赏这种有紧张感的时刻，因为他将孤注一掷了。“难道他认出了我？他会把我赶出去？他这么强悍，像个牲口。但我要牢牢抓住他。他会对我的突然袭击感到措手不及的。”

“我有点局促不安。”他继续说，“一方面，我担当了，如您所知，拉斐尔·多夏安，您的堂兄弟的辩护律师，这一使命太沉重了。这就需要了我的全部精力。另一方面，我非常高兴地负责蒙代伊夫人的事务。可是我觉得无法将这两个案子同时做起来。我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我真心地向您承认，我有点犹豫不决。”

“您不会是更担心两盘都会输吧？”

罗平惊奇地拧起了眉头。

“不。绝不可能。而是相反。”

“好啦。”蒙代伊说，“所有搜集到的反对我堂兄弟的证据对蒙代伊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他完蛋了，这是真的。”

“我还不完全相信。我还正打算让拉斐尔·多夏安跟伊莎贝尔·韦基——蒙科尔内小姐，您的姨妹，对质呢……我还是相信，真的，这样的对质可以使案情大白于天下。”

罗平不说话了。蒙代伊则一动不动地呆着。

“当然啦，”罗平又开始说道，“如果我为了一位同事的利益而放弃这一诉讼案，我不知道他将如何决定这次对质的题目。他肯定会认为没有必要。不管怎么说，这与我再也不相干了。那么我呢，我就会全身心地保护蒙代伊夫人的利益。但是，在这方面，我希望获得令人鼓舞的成果。”

“可是，这成果对您来说好像是成问题的。”

“正是为了要有绝对的把握，我才到这儿来的。”

两个对手互相盯着。蒙代伊体格健壮，脖子缩在肩里，厚厚的手像摔跤运动员的手。他好像随时准备甩自己的大块头压碎小律师似的，并且他开始揣测律师隐藏的动机。

“那么，我告诉您，我绝没有要离婚的意思。”他说。

罗平鞠了一躬。

“那是您的事。那么我放弃蒙代伊夫人的利益，我这就去预审法官那里。”

“请等一等……我们谈一谈。”

“是的嘛。”罗平说，“我们总还可以谈一谈嘛。”

“在这桩离婚案上，如果您能肯定赢得了我，那么您就放弃为拉斐尔·多夏安辩护啦？”

“我是这么说的。”

“那么谁能向您确定这一点呢？”

“有四封信的这一事实，它们现在在您的手中，没有了它们，您就不能再厌恶您的妻子，到那时，她您就可以以自己认为是最大的愤懑来反对您了。”

罗平偷偷观察着蒙代伊。他会倒下去吗？蒙代伊显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重又玩起那把尺子，罗平则在欣赏他那异乎寻常的冷静。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蒙代伊说，“您想跟我谈一笔交易。”

“我们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看待事情的，真的。”

“信件交换……”

“我的上帝。是的。”

“给我点时间想一想。再说，我也没有它们。”

“您有。它们就在这里。如果我空着手走的话，我就直接去法庭。”

“在这个时候？”

“是在这个时候。法官们都工作到很晚。”

蒙代伊又费了很长时间想了想。

“好吧。”他终于说道，“我去给您找来。”

罗平感到喜悦的电波流遍了自己的全身。他赢了，没有动武，只是借助说理的力量，而且是在他选择好的时候。他很奇怪，居然会这么容易地获得这一胜利。像蒙代伊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上当受骗呢？……

贝阿特里斯的丈夫站起身来，他以非常友好的神情微笑着。

“等我时，您可以看看报纸。这是刚刚出版的。我马上就回来。”

他把《新闻报》递给罗平，然后点燃一支雪茄烟。

“看一看吧。”他强调着，“最新消息……在第九页上。”

罗平突然感到很不安，他马上找第九页。结果标题跳到了他的眼前：

拉斐尔·多夏安的自杀案被认为是杀害其弟弟的凶手干的

蒙代伊在他的写字台周围转了一圈，然后站到了他客人的面前。

“请看嘛……尽管是事实，但知道的东西还不很多……今天早上，人们发现这个可怜的拉斐尔吊在了自己的单人号房里。他撕碎了床单，把它拧成了绳子……这多惨呀。”

他重新坐了下来，用手指在垫板上轻轻地叩着进行曲的拍子。

“这对他来说太惨了。”他继续说，“对您也是如此，我亲爱的律师。您失去了您的两位当事人……是的。拉斐尔，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他了。至于我妻子……我怀疑，如果没有这些信的话，那么她将要对她的方案重新考虑的。”

罗平早就看出了失败，但这太惨重了。他试图把这一打击吞下去而不表现出狂怒，因为它像暴风雨一样地震撼着他的内心世界。妈的！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早就知道，从一开始，走进他办公室的这个人是个骗子。因为真正的儒尔迪厄律师应该立即被告知他的当事人的死亡的。而蒙代伊有胆量放进他的对手来，当面看着他摊牌……

“请相信，我很不安。”他说，“您显得这么失望！好啦，亲爱的先生，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您还年轻。您还可以为其它许多案件辩护。经验将会教会您谨慎的。因为，眼下，您让我觉得您有点太容易冲动，如果您允许我

这么指点的话，再说，这也没有丝毫的冒犯。”

每一个字都像一记耳光打在罗平的脸上。他容忍侮辱、藐视，但是绝不能容忍对方的高傲态度。他很想扑向蒙代伊，让他把这傲慢不逊的话语收回去。但是同时，他又对自己非常生气，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回击，一个能使蒙代伊老实下来的威胁。指控他是杀人凶手？不可能。那将使贝阿特里斯和她的儿子的名誉受到影响。溃败是完全彻底的，是决定性的。罗平很清楚这一点，并且停止进入他敌人布下的圈子。

“我在旅行，”他说，“而且我刚刚回到巴黎。这就是告诉您的……”

“！是这样的……那好，告诉我妻子您所进行的活动，而且要清楚地告诉她，我还没有决定放弃我的要求。”

蒙代伊向罗平微微鞠了一躬，为了告诉他谈话已经结束，然后陪他走到了门口。

“我希望您能再来看我。”他补充道，“我总是很高兴见到您的。再说，您已经开始熟悉我的房子了。”

“熟悉？……”

“是呀！别显出吃惊的样子，我亲爱的朋友。还记得我不幸中弹的那个夜晚吗……！这已经是老皇历了，我同意您的看法……那么，那天下午呢，这位勇敢的警官……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威代尔……韦贝尔……把我们那么客气地召到一起来，在这小地毯上进行体操练习……哈！哈！您记起来了……”

“好的。他认出我来了。”罗平在想，“最终我是什么也没有逃过他。”

“不过我还来过一次。”他以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确实那一次您不在家……在您的办公室里只有您的一位朋友……一个长着红棕色头发的男人……外表有点凶狠，您认识他吧。他把引起那么大震动的信放到您的文件夹中……您很清楚……一只小船……深深表示敬意。蒙代伊先生。”

他打开通街的门，多少有点快意地发现，在房门重新关上之前，蒙代伊的脸上显露出惊恐的样子。

九 线索

罗平在兰斯下了火车，在行李车厢取出自行车，然后骑车穿过已经清除了废物，但是重建工作才刚刚开始的城市。有些街道两旁是没有被大火完全摧毁的、黑乎乎的断壁残垣。到处可见竖立着的脚手架；有些地方是用栏杆圈起的空地；到处都能看到士兵混杂在老百姓中间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这个因为夜里下了雨而穿着旧雨衣的骑自行车的人。罗平前一天晚上已经研究过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兰斯地图，但他还是迷了好几次路，因为这座城市遭受到多次轰炸，已经面目全非了。他最后来到东南地区，这里的一条大路上面到处是浸满了水的大坑，直通到一条坑坑洼洼的塞满部队炮兵运输车的路。根据地图，他又认真查看了一遍，这里是夏龙街。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这条街穿过有乌鸦飞来飞去的荒地。

罗平的思想像这被蹂躏的土地一样凄惨。他又要尝试这种不可能的事了，因为他别无选择。蒙代伊无懈可击。拉斐尔·多夏安的自杀使警方对这个杀人凶手的死非常高兴。法律的行动停止了。为了击败蒙代伊，就必须揭穿他的秘密。因为很显然，他有隐秘。既然他费尽心机地策划这一残忍和血腥的阴谋诡计，那就说明他绝不是为了把手伸向他甚至不能抵押出去的城堡。那么为了什么呢？罗平头脑中一片空白。相反，他知道，他只有六天时间了。六天之后，贝阿特里斯将以伊莎贝尔的身份签署赠送她财产的文件，蒙代伊就可以把手伸向他觊觎已久的城堡了。难道是价值问题吗？能否假设老人看到敌人的侵略日甚一日，把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藏到了城堡的某个地方呢？这种假设可能是真的。可是蒙代伊怎么可能知道的呢？罗平在出发来此地之前，问了贝阿特里斯很多问题。他现在到瓦尔蒙杜瓦来是通报自己的失败，和安慰处于绝望边缘的年轻女人的。

“保持您对我的信任。”他对她说，“我会成功地让您的丈夫解除武装的。您回家去。我知道他不会对您有任何指责。他确实距离走向辉煌的目标已经很近了。那么，您对他已经不再是那么要紧了。现在只有一个人在深深地关心着您：那就是我。所以，您不用害怕。”

然后，他向她了解了一下她祖父的情况。他是收藏家？……不是。他很吝啬吗？不。他绝不是藏钱的那种人。在城堡里有密室吗？没有。城堡没有什么秘密。

“您最终想怎么办呢？”贝阿特里斯问道。

“我在找。我觉得您的丈夫在策划一个您并不知道的、非常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之所以如此执着，不择手段地想成为这份产业的新主人，肯定是为了我们尚不知道的理由。不过我会把它揭露出来的。”

贝阿特里斯样子怪怪地在看着他。这个人把她的利益如此地放到心上，很令她困惑。但是，她并不怀疑他。而且，恰恰相反，她还极想帮助他。她感受到，在他的身旁，有一种极大的安全感，遗憾的是她并不知道对他有用的任何东西。

小西尔韦斯特正在院子里玩。罗平在离开前拥抱了他。这孩子很英俊，很像自己的母亲，同时他也使罗平想起了另外一张面孔，无疑是某位去世的堂兄弟的。罗平往他手里塞了一枚硬币，然后回巴黎去了。

……现在，他骑着车，在车辙里跳来跳去地，穿过从前是兰斯的森林，现在只剩下黑树干和烧焦的木炭的荒地。他到了科芒特洛伊，然后是泰希。

相隔一段距离，他就会遇上车队，他只好靠在路边停下来，让满载物资的卡车过去。部队撤下了战后的残留物，铁丝网，以及各种各样的装备。在希勒利，他遇到了一位推手推车的农民。

“喂，回来啦？”那个人喊着。

“来看一看。”罗平回答道。

“您去哪儿？”

“去韦基。”

“没剩什么东西啦。就在那边。”

“还远吗？”

“不远了，还有五、六公里。您是打哪儿来呀？”

“家在那里，在特雷帕耶。”

“那么，祝好运气。”

罗平继续登起车来，他很快发现，在他的左侧，林间道路的护墙东倒西歪地延伸着。这里，战争的迹象如此刺眼地显现着，给人的印象好像随时都可以听到枪炮声。罗平心里一阵阵发紧，他又骑了几分钟车，然后才看到三、四栋完好无损的房子。一只狗在狂吠。他走上前去，看到一个老年妇女正从井里往外打水。

“夫人，打搅了，我想找韦基—蒙科尔内。”

老妇人用手臂擦了擦脸，注视着这个外乡人。

“这儿就是，先生。”

“哪儿？”

“可是……这儿……就在您的四周。”

罗平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这一望无际的昔日战场。

“就是这儿，地皮。”老妇人说，“它一直延伸到这里。”

“不是有一座城堡吗？”

“是的，再往前走一点您就会看到的。在谷地。”

“它受了很多创伤吧？”

“天啊！战争可把它弄惨了。”

“谢谢。”

罗平重新骑上自行车。“比我想象得还要厉害。”他在想，“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一些弹坑。就凭这些，蒙代伊还想偿还他所欠的债务呀！”

路渐渐地下到了一个小谷地，它过去应该是很美的一个地方。一丛丛的小灌木经受住了战火的蹂躏，它的存在使周围的荒芜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罗平向下滑行着，一直滑到一条架在由于雨水而变得很宽的小溪上面的桥上。在转过最后一个弯后，城堡突然出现在眼前。迎面是一堵曾经围着花园的墙。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残留的痕迹。但是城堡本身并不是太难看。正立面好像完好无损，只是一个角塔的顶部没有了。在台阶前，士兵们正在装卡车。一个哨兵，背着枪，懒洋洋地在踱着步子。

“可以进去吗？”罗平问道。“我是重建部门的。”

“去找办公室。”

罗平走上台阶，正好碰上一位看上去十分忙碌的年轻中尉。

“对不起，中尉。我是重建部门的……”

“您也是？”军官打断道，“您的同事昨天已经过来了。”

蒙代伊，妈的！他是不放过每一分钟的。中尉叫来一名中士。“杜布瓦！”

请您陪一下这位先生。”

“我很抱歉。”罗平说道，“我们部门之间的协调总是理不顺。”“总不至于比这里还要坏吧。”军官说道。

他敬了礼，然后穿过大厅朝一间引出很多电话线的房间走去。这些电话线在地上又分流到各个方向去了。

“您想参观一下吗？”中士问道。

“是的。请问，是您陪的我的同事吗？”

“是的。”

“您一直陪着他吗？”

“当然啦。这里在四、五天内仍然是军事区。老百姓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在这里走来走去的，一旦搬完家，他们就可以干他们的事了。”

“他是从哪儿开始的？”

“从楼上。”

“我们去吧。”

他们登上宽大、气派的楼梯，楼梯没怎么受损。他们来到了楼上。在房间里，还有一些床架。

“所有这些都会消失的。”中士解释着，“这里曾经是指挥中心。城堡曾经是一个参谋部的指挥所。”

“我还以为它被毁坏得差不多了呢。”

“！没有。它也不可避免地被炸过。但是它始终远离战场，其间有十四天被德国人占领过，不过时间并不太长。”他把罗平带到一扇窗前，伸出手去指着。

“战线在山脊后面好几公里的地方。四周可就惨啦。但是这里没有太大的损害。总之，这里是莫居里埃将军的指挥部。”罗平俯下身去，看到在花园的尽头有一排汽车。

“那边，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清理地窖。四年来，它接待了大批部队来这里住宿。里面已经满是脏秽的东西了。您想嘛！”

他笑了，然后接着说：

“这是一个世界，装满香槟酒的地窖。这是地铁站。收藏艺术品的长廊在天火中被烧毁了！其中还有一幅德高维尔呢。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是悠然自得的人。您的同事想看一眼，可是现在还不允许。”

“那肯定是莫洛伊。”罗平说道，“这是一个很自觉的人。长着棕色头发，十分健壮、宽宽的肩膀……”

“根本不是。这是一个红棕色头发的人，头发像刷子似的……”

“噢，我知道了。他至少应该先跟我打个招呼呀。”

他们下到了楼下。中士提供的情况使罗平陷入了沉思。红棕色头发的人是蒙代伊的一个同谋，这是很显然的了。可是让同谋知道他的“雇主”的全部秘密，还派他出来侦查，这似乎不可想象，也是与罗平所了解到的蒙代伊的性格难相容的。

“他在这儿呆了很久吗？”

“没有。他一切看得都很匆忙。我想把城堡的另一个立面指给他看，就是被航空鱼雷击毁得很厉害的那一面，但是他说他还会再来。他其实是急着要去吃中饭。”

“真的。”罗平说，“附近还没有小店吧？还得回兰斯去吧？”

“真的，不用。这正是我向他解释的。只要到韦基就行啦，有三公里的路。老板给做吃的……他回来已经有十五天啦。是个很有办法的机灵鬼。他知道就靠那些呆在更边远的地方的小兵还是有钱赚的。”

罗平心不在焉地看了看二楼和楼下的那些房间，部队没有占用这些房间。他没有什么好耽搁的，既然红棕色头发的人只是随便看了看。“也许，”他想，“他来只是评估一下损失并且先造一个预算。我总在想，蒙代伊会有隐秘。其实，这没有什么不确切的。但不管怎么说，蒙代伊本人为什么不来呢？”

中士一直陪他到门口台阶，然后总结似地说道：

“我，就是人家白送给我这栋破房子，我也不会要的。”

罗平绕过一辆装满办公室物件的卡车，去找自己的自行车。他非常失望，总觉得让蒙代伊溜掉了。他朝韦基骑去。如果他失败了的话，贝阿特里斯会把他当作一个吹牛和说话不算数的人。失败的心情令他的腿没有一点劲，当他在小店门前下车时，已经彻底绝望了。

韦基，像许多处在后方的小村镇一样，没有遭到什么破坏。教堂的钟楼被毁掉了。但是广场周围的房子都完好无损。在树的下面，停着许多手推车和饲料车。百姓们穿梭往来，士兵们走来走去，构成了一幅奇异的画面，就像是一个没有欢乐的集贸市场。罗平走进了小店。有六、七个食客坐在用木板架在大桶上搭成的柜台前。

“有中饭吃吗？”

“如果不太难伺候的话。”老板回答道。这是一个粗壮的蓄有一副大胡子的汉子，他好像刚喝过一点酒。“一个荷包蛋，可以吗？”

“很好。”

罗平坐到一只箱子上，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前面。

“他们烧掉了我的房子。”店主人解释着，“当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来一小杯博若莱葡萄酒？”

罗平抓住了他的衣袖。

“我找我的一位朋友。他昨天到您这儿来的……一个红棕色头发的人。”

“哈！库塞尔！维克多·库塞尔！……我真高兴又见到他了。”

罗平发觉他时来运转了。他把手藏在了桌子下面，害怕让对方看到他在发抖。

“那么您认识他啦？”

“哎呀！他是夏莫利的，我是吕德的。我们小时候一同去艾斯纳钓鱼。您想我认不认识他！可怜的家伙！大伙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呢。”

“他打算回家乡来吗？”

“他还没最后决定。他在犹豫。他在巴黎靠手艺挣得不错，到这儿来，是看看有什么可干的……只要工业还没有运转起来，印刷业在眼下是没有可干的。他制作香槟酒瓶的标签，您明白吗？葡萄园没有几年时间是恢复不起来的。”

“他赚了不少吧？”

“非常多。莫哀和尚东、唐·佩里农、韦基—蒙科尔内……所有这些有名的商标都找他做。”

“我有两句话要跟他说。”罗平说，“我们越来越少碰面了，只是偶尔……”

他给您他在巴黎的地址了吗？”

“这，我不知道。我们二人那么惊喜重逢。我的天，我都忘记问他要了。”

“喂，老板！”一位客人喊了起来。

“来啦……来啦……”

罗平匆匆地吃下饭。他要急着去兰斯赶回程火车。终于，他抓到了一条线索。库塞尔会开口的。即便非要用酷刑折磨他，也是他活该。但他一定要开口的。要不借一切代价！……

六点钟时，罗平到了巴黎东站。他通过气压传递信件方式通知了贝尔纳丹。八点钟，他告诉他正在等他。贝尔纳丹高兴得满脸放光。

“我还以为您不要我了。”

“我们看看吧……我们看看吧……要开始大海捞针了……我呢，我来查库塞尔的名字。可是，如果我们找不到的话，这很有可能，我们就从明天开始去找印刷厂，因为公司可能不是他的名字，库塞尔可能也只是一个小职员。”

“那么打电话不是容易多啦？”

“要惊动他吗？你真没脑子，贝尔纳丹。”

罗平有理由担心。他们没找到维克多·库塞尔，也没有找到一间库塞尔印刷厂。于是贝尔纳丹抄下印刷厂的名字，他们制定了一起行动的方案。贝尔纳丹负责十个区，罗平去看剩下的十个区。

第二天，在约定好在河对岸的啤酒馆一起吃饭、谈情况之后，他们从九点钟开始，便分头出发开始搜寻了。所到之处，罗平得到的是同一个回答：

“库塞尔？……没有。这里没有库塞尔。”

贝尔纳丹那一边的情况也不乐观。

“总不可能一下子就赢吧。”罗平说。

可是，一天就要结束时，他们始终是没有有什么进展。还有两天，他们坚持寻找着，从肮脏不堪的地下室到被机器的轰鸣震得摇摇晃晃的车间。

“库塞尔？……从来没听到过这个名字。”

当他们过完整个名单后，罗平明白了，这场战斗要比他想象的艰难得多。其实，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发现那些没上年鉴的印刷厂，而且只能靠运气去收集地址。罗平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又生出了一个新的主意。

“我们也要到纸厂去试一试。有时纸厂也承担一些小的印刷业务，名片呀，商标呀，等等，而它们又不在印刷业这一栏标出来。”

“总得试一试吧。”贝尔纳丹说。

他们又出发了。他们的调查进行了一天，然后是第二天，再然后是第三天的上午。罗平规定的期限结束了。再过几个小时，贝阿特里斯就要在她丈夫的陪同下去芒特公证人那里了，而且韦基—蒙科尔内城堡就要变成蒙代伊的产业了。罗平也不饿了。他茫然地拿着伙计递给他的菜单，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这次彻底失败了。由于不知道蒙代伊坚持要这馈赠的真正理由，也就再也没办法给他以打击。

“我向您推荐我们的特色菜。”伙计说道。

咳！不要特色菜，也不要牛排，不要面拖无须鳕鱼，和腌酸菜。罗平只想要一杯椴花茶，可是他还是订了一份肉片做做样子。当贝尔纳丹一阵风似地冲进来时，罗平刚刚开始吃。

“有了，老板。我有线索啦。他在尼尔街一家很小的印刷厂工作。在第二区，在波蒂—卡娄街的入口处……朗贝尔印刷厂……它十二点到两点关

门。”

他跑得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了罗平身旁的长凳上。

“是一家纸厂告诉我的。这是一间非常小的印刷厂。”

“伙计。”罗平喊道，“改菜单：我们要大份肉糜和嫩的腓里牛排……佐餐酒，要一瓶圣埃米里翁。”

他觉得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抓住贝尔纳丹的手腕。

“赢啦，我的孩子。再过些时候，我会都告诉你的。不过如果你不朝蒙代伊开枪，那么我们会与一桩离奇的案子擦肩而过的，那该多么遗憾呀！吃呀！然后我们去逮库塞尔。”

“库塞尔！我怀疑您的当事人不会同意您这么干。”

“我们像警员那样抓他。意识会告诉他，不要吵，不要闹。我们把他带到我家去……在那儿……哼，你等着瞧吧。”

两点过五分，他们来到了尼尔街。这是一条窄街，很短，就像农村的街似的。朗贝尔印刷厂外表很差劲，像一个小货棚，玻璃被污垢弄得黑乎乎的。门是开着的，一条狗就睡在门口。他们只好迈过去。他们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位老人。那位老人戴着一顶巴斯克贝雷帽，穿了一件脏兮兮的长工作服，正在那里卷烟卷。

“朗贝尔先生吗？”

“是我。”

“我们能见一下库塞尔先生吗？”

老好人耸了耸肩，在他那烟卷上舔了一舌头。

“他不在。”他说，“当人们用着他时，他总是不在。他有点太随便了。等着我把他赶走吧。快啦。”

“我们有文件需要他签字。”罗平说。

“你们去看他吧，在博勒加尔街……他住在附三十二号。如果他不在家，他们肯定能在酒吧间找到他，就在边上……你们也可以告诉他，我已经等他等得不耐烦了。像他这样的工人，谢谢啦。”

博勒加尔街离这儿不远。罗平朝小咖啡屋看了一眼，它就在附三十二号的旁边。没有发现红棕色头发的人。

“库塞尔？左边第三间。”女看门人告诉他们。

楼梯颤悠悠的，而且还散发出一股霉味。他们来到指定的房门口，贝尔纳丹拉响了门铃。没有人回答。

“再试一试。”罗平说。

他们听到屋内有尖细的铃声，接着又静了下来，但是这种宁静马上就被楼上某个地方的婴儿哭声打断了。

“现在怎么办？”贝尔纳丹问道。

“妈的，进去！”

说着，罗平从衣兜里掏出万能钥匙，轻轻一捅，门就开了。两个人沿着内走廊来到了餐室。罗平猛地在门口站住了。

“已经太晚了！”

于是他摘下了帽子。

十 费利西安……马蒂亚斯……拉斐尔……

“他已经死啦？”贝尔纳丹问道。

“我看像是死了。”

罗平单腿跪在地上，撩起库塞尔外衣的两边，里面衬衣上的一条细细的口子还在淌着血。库塞尔的前胸挨了一刀。他已经不动了，脸色蜡黄。

“看吧。”罗平说。

他指了指他的一处老伤痕，就在脖子的下面。

“啊，这，可是……”

他把衬衣拉得更开一些。另外两处伤疤出现了：一处左肩；另一处在肋骨上方。

“这是子弹打伤的。”贝尔纳丹说。

罗平忆起了小店主的话：“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老板？”

“噢！这并不太难。”罗平说，“他跟他的同谋有个约会……”

“什么同谋？”

“蒙代伊……不过你还无法明白……”

罗平十分恼火，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可是形势对他来说已经十分明确了。红棕色头发的人从韦基带回了蒙代伊需要的情况。另一方面，蒙代伊已经马上就要达到目的了，因为再过几个小时，他就是城堡的主人了，他也就不再需要这个打手了。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把库塞尔干掉了。现在，他相信自己可以不受制裁了。没有什么要挟和敲诈好害怕的，不可能被揭发，也不用担心笨拙的举动了。

突然一个想法闪了一下，罗平搜了死者的口袋，从里面找到一个装了几张纸的旧钱包，其中就有一叠两折的五十法郎的钞票。罗平走到窗前，仔细地审视着。他还记得那一张钞票的号码。就是那一张，就是红棕色头发的人在蒙代伊写字台里取走的那一张。可是，既然这张钞票如此值钱，为什么蒙代伊没有把它取走呢？这又是一个谜。不管怎样，罗平还是把它放进了背心上的小口袋里。

“老板！”

贝尔纳丹的声音有点发抖。罗平转过身来。

“怎么回事？”

“老板……他还没有死。”

“什么？”

罗平猛地在尸体旁蹲了下来，此时库塞尔也恰好睁开一只眼睛。他又勉强地睁开另外一只，然后轻轻地出了一口气。一个带血的气泡在他的嘴边破了。

“最后一口气啦。”罗平低声说道，“给我拿条湿毛巾来。”

他摸了摸伤者的手。那手已经冰凉了，很显然，库塞尔活不了啦。

“库塞尔。”罗平轻轻地叫着，“您听见我在说话吗？如果您听得到，就眨一眨眼。”

眼睑合了起来，然后又十分吃力地睁开。只是红棕色头发的人的眼神里多少有了点光。贝尔纳丹回来了，带了一件浸湿的衣裳，罗平用它来擦临终的人的额头。

“是蒙代伊把您打的吧？他现在不再需要您啦。”

眼睑又动了几下。然后嘴巴在试着往外吐字，尽管很艰难，但最后还是喘息着说出了一个字：

“图。”

“什么图？”罗平十分性急地问道，“是哪儿的图？”

罗平马上明白自己的问题太难回答了，于是马上改变了提问的方式。

“蒙代伊来这儿抢图纸啦？”

眼睑呆着，一动不动。

“不是？不是这样？……这些图纸在哪里？在蒙代伊的家里吗？”

眼睑又张合了几下。

“它们藏在他家中……好啦，库塞尔，再努力一下子……为了复仇！那些图藏在了什么地方？在他的办公室里？”

垂死的人的脸上表现出的只是一种可怕的痛苦的神情。

“这多不人道，老板。”贝尔纳丹小声说。

但是罗平向他投去凶狠的一瞥，贝尔纳丹赶紧转过脸去。“在客厅里？”罗平继续问，“不是？那在什么地方？”一阵呻吟声从库塞尔的喉咙中发出。罗平用耳朵紧紧靠着在做最后努力、要表达出某个意思的嘴巴。

“你在说什么？……F……是吗？……“F”字母，像……像费利西安？……然后又是什么？……M……像马蒂亚斯？……还有R……像拉斐尔？……然后呢？……见鬼，库塞尔，你不能停下来呀……还没完呢。”

伤者的脑袋歪向了一边。罗平站起身来。

“完啦。”他说。

罗平双手按在髓关节处，盯着尸体在看。

“‘F’，像费利西安……‘M’，像马蒂亚斯……‘R’，像拉斐尔……这并不明确。”

“他是随便说的。”

“！不！他当时还没有发谵妄。”

罗平掏出表来看了一下，马上跳了起来。

“快走，妈的！两点五十五分……公证员处的约会是一点钟。”“哪一个公证员？”

“别问啦……这是我的事……我们用三十分钟找到藏东西的地方。我会成功的。”

他往门口推着贝尔纳丹。

“可是，”贝尔纳丹抗争着，“尸体……总得告诉……”“算啦，看门的就管这些事的。”

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找到出租汽车。罗平怒气冲冲。“战前，你走不到两百米就能遇上一辆汽车或者出租马车。现在可好！……哈！简直是灾难……司机，去拉罗什福高尔街。”他坐到了座位上后，把手伸到了贝尔纳丹的手臂下。“冷静点，我的小伙子，冷静点！”

“可是，是您，老板，您……”

“我？我从来没有这么镇静过……你知道是什么缘故吗？……因为我们会找出它们来啦，那些信件！我不知道库塞尔想说的是什么图纸。再说我也根本不在乎它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蒙代伊在某个地方有保险柜，可靠的藏东西的地方，他把重要的文件资料放在那里……既然对他来说，信件

像图纸一样重要，那么毫无疑问，他会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地方的……”

“什么信件？”

“我以后再向你解释……你总想什么都知道……首先，拿到蒙代伊的信。然后我们再去找图纸……什么图纸呢？……能够让库塞尔临死前仍念念不忘，那就说明它不是一般的东西……解开谜语的钥匙是这三个开头的字母……这也许是开启保险柜的密码……嘿，嘿，这个蒙代伊呀，真是太狡猾了！选用了他三个被杀害者的开头字母……不用害怕，库塞尔。你也是，你只是一个荒淫无耻的下流坯，可是蒙代伊是要为所有人偿命的！”

他放下了与司机相隔的玻璃窗。

“您可以把我们送到芒特去，跑完这趟之后……您会得到丰厚的小费的……”

他又把玻璃拉回原处，抓住了贝尔纳丹的手。

“你看，都安排好啦。这个好人对芒特很熟。我们有救了。别担心啦……费利西安……马蒂亚斯……拉斐尔……小孩把戏……等我拿到信后，蒙代伊就会向我招供了……看，我们这就到了，这就是特立尼达教堂。”

他看了一下时间。

“三点十分。不用太紧张了。”

出租车在蒙代伊家门前停了下来，罗平跳下了车。

“您就在那儿等我们。我们不会耽搁太久的。”

罗平按响了门铃。房门被老用人打开了。

“您好！”罗平兴冲冲地问候道。

他推开老人，在贝尔纳丹身后关上了房门。

“怎么……先生们。”用人喃喃着。

“别惹我们发火。”罗平警告说，“你的主人们走啦。你一个人在家。你不愿意别人损害你。那么你就老老实实地听话。否则，就堵上你的嘴，把你捆起来。明白吗？”

“可是没有什么好偷的啦。”

“谁告诉你是偷东西啦！我们来只是参观一下。在前面带路。”

可怜的人怕得不得了，贝尔纳丹只好抓住他的肩膀扶了他一把。

“从客厅开始。”罗平命令道。

他们走了进去。罗平注意力高度集中，长时间地看着家具和图画。

“您不搜查吗，老板？”

“我不正在搜查嘛。”

“我如果是蒙代伊。”他想，“那么，我知道，只要我一转过背去，贝阿特里斯会到处找的。那么，这里不可能有一件东西没被摸过、被仔细检查过。抽屉也都是空的；图画也都被触摸过了；墙也被敲过听过了……怎么办呢？”

他们走进书房时，罗平想起来，把秘密抽屉打开，它已经空了。然后他们又走进饭厅，走进厨房。

“我们到房间去。”

“可是它们还没整理呢。”用人十分反感地反对着。

“又是一个理由。”罗平说。

他在蒙代伊的卧房里转着，镶镜子的大衣柜门大敞着。一件睡衣扔在床边，洗漱用具乱七八糟地摆在洗脸盆的架子上。罗平什么也没有碰。他双手

放在口袋里，就这么过了一遍。

“四封信。”他想，“这不会很厚。这很容易藏起来。可是图纸呢！这些图纸，不可能叠得很小的。总得有个地方放呀！”

他在挂衣服的地方停了一会儿，里面有一件无尾常礼服、几套西服，一些领带和几对鞋子……“费利西安……马蒂亚斯……拉斐尔……耐心一点！我能找到的。我不可能找不到。”

他又走进贝阿特里斯的卧室。

“别进去，老板！”贝尔纳丹喊道。

“什么？因为你认为这是他妻子的房间？……你还这么正直、高尚！这完全可以看作是蒙代伊夫人不会想到要搜查的藏东西的唯一的。”

这里，床已经整理好了，没有一件乱扔的衣服。在床头小桌上，还有一张不西尔韦斯特的照片。费利西安、马蒂亚斯、拉斐尔……没有联想到堂兄弟存着的东西。

“别站到那里看着我，蠢家伙！”罗平气哼哼地喊着，“到下面去等我吧。”

罗平走出房间，对是否再到上面去迟疑不决，最后他坐在了最高的一级楼梯上。他双手抱着头，闭上了眼睛。

“我没找准，这是肯定的。我走来走去。我像被关在房里的大胡蜂一样，从这间屋跑到另一间屋。我忘记库塞尔要死时，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可是，一切都在这里。库塞尔不会再去找麻烦和耍小聪明了。当您只有一点点意识时，也就不会再给别人出谜语了。从这一点上，我得出结论……该死，我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有事实在眼前，但是我无法读懂它……费利西安……马蒂亚斯……拉斐尔……是啦，我有了。与堂兄弟没有丝毫关系。是我自己走错了路。确实很诱人……妈的！库塞尔说的不是姓名的开头字母，而是音节，他努力想说出的整个字的开头部分……”

他猛地站起身来，跑着下了楼梯。

“您找到啦，老板？”贝尔纳丹问道。

“当然啦。几点啦？”

“三点三十五分。”

“见鬼！我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我老了，贝尔纳丹。跟我来。”

他走进厨房，笑了起来。然后他朝挂日历的那面墙走过去。可是，他并没有像上次夜间造访时那样撕下一张日历来，而是把日历掀起来，从钉子上取下来，然后触摸着后面的墙。厨房里的墙面都贴了白瓷砖。他转动了其中的一块，于是一个小洞显露了出来。罗平把手伸进去，取出了折叠得十分整齐的一叠纸。他数了一下。共四份！一共有四份！他高高地把它们举过头摇晃着。

“信，贝尔纳丹。别这个样子。这可是重大的时刻呀，真的。不过也没有什么好张口结舌的！这是多么简单的事呀！……F…… M……R……我把它们从开头的字母变换成音节，我就有啦……好啦，小小的努力……我就得到了：蜉蝣……像人们在说某件事情是蜉蝣时……你看，这多蠢呀。只是，蜉蝣，它并没有什么意思。它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库塞尔无力将整个字说完……而这个字，你现在有了吗？……日历，是的……日历就指出了蒙代伊在墙里做了手脚，然后用日历把这活动的贴面砖遮掩起来……没有比这更实际、更简单、同时又更难我的了……值得钦佩！”

他又搜了一下洞里面。

“图纸已经不在。拿好这些东西，贝尔纳丹。我们的这个人已经不需要这些信了。所以，他把它们留下了。可是图纸，他肯定还想着要用的，而且会很快就用，我是这么想的。”

他把瓷砖和日历安放回原处，把信件装到口袋里。

“贝尔纳丹，你在这里好好陪着这位先生，直到我回来。我把他交给你。他一个人呆着，他很可能会去报警的。谁知道呢。盯住他，别马虎大意。我不会要很久的。”

他一阵风似地跑出房子，跳上了出租车。

“去芒特！小麦市场广场。”

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出租汽车停在了一个三角形的小广场上，广场四周是带小院的老式房子和已经消失了的教堂的断壁残垣。罗平十分大方地付给了司机钱。

“不过不要走。我还要用您的车回巴黎去。”

公证人家门的盾形标志就在附近闪着光。他看了看表。

“好。我准时赶到。我知道有人会不高兴啦，那又怎么样！”

罗平推门进去，走进像是一条走廊的地方，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告示，但是他的目光马上就寻到了贝阿特里斯。她在那儿，坐在唯一的一条凳子上，样子从来没有这么沮丧过。

“公证人还没接见您们吗？”他突然不安地问道。

“见过了……我丈夫那么焦急，我们提早赶到的。于是，做了……我签了字。”

“什么？”

“做好了……我签了字。”

罗平坐到了她的身旁，心慌意乱。

“可是，您的丈夫……您的见证人……都已经走啦？”

“是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我把给您的信可是带来了！就在这儿……我答应过您的……”她做出高兴的动作。当她用戴手套的手去接这些信时，手在发抖。

“请您放心。”罗平补充道，“我没有读它们。”

“谢谢。！谢谢。”她咕哝着。

“您不应该再呆在这儿了。人们会觉得奇怪的。来吧，我有一辆汽车。我把您送回家去。”

他向她伸过手去，他们一同上了出租车。

“去巴黎。去拉罗什福高尔街。”

他们在路上始终没说一句话。罗平本来可以失礼地向她讲述库塞尔，谈他的死以及他如何千辛万苦地找到这些信的；谈贝尔纳丹，他正在监视着老用人。贝阿特里斯当然也知道，罗平根本就不是儒尔迪厄律师。但是过多地去谈这些也没有什么用处。就在她陷入苦恼的思索之中时，他本人也在想，他如何运作才能让蒙代伊把吃下的东西全都吐出来。因为蒙代伊胜利了。现在，对蒙代伊来说，信件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价值，而且蒙代伊肯定会把它们交还给自己的妻子的。蒙代伊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掠走了遗产。而罗平总是碰上同一个难题：无情地揭发他，证明他是三次凶杀案的唆使者以及他杀死了自己的同谋，而又不损害贝阿特里斯的声誉。可是，也许还有一个

办法……罗平在脑子里反复地想着，所以当出租车到站时，他吃了一惊。贝阿特里斯打开了车门。

“不，”她说，“别下车……现在，我无法向您表达我的谢意……请给我一点时间……”

她穿过人行道。罗平给司机塞了一张钞票。她现在已经在用钥匙开门了。

“等我一下。”罗平喊道。

他匆匆赶上她，跟她一同走到客厅门口。

“我要向您解释……有个人……”

贝阿特里斯看到老用人和贝尔纳丹并肩坐在长沙发上。

“吕西安。”他喃喃着。

罗平把昏倒的贝阿特里斯接在了怀中。

我又看到我的朋友站在壁炉旁，一只肘放在大理石面上，以十分自然的神态在向我讲述一个故事。他如此经常地把我从一个惊奇带到另一个惊奇，使我都不想到近在咫尺的剧院去了。可是这一次，惊奇竟在我的眼前发生了。因为他大笑了起来。这个男孩子的笑声，如此憨直、又如此狡黠！没有听到的人是想象不出罗平的青春的活力、心血来潮、和无忧无虑的力量的。

“嗯，是的。”他说，“贝阿特里斯原来的情人，小西尔韦斯特的父亲，在法兰西喜剧院传递戏票，然后又去拉雪兹神甫公墓的人，总之，吕西安·德勃吕纳，就是贝尔纳丹。而我却像个傻蛋一样，我没有一刻怀疑过事实……那么让我再重新来过，因为您会认为我要让我们的贝尔纳丹说出秘密！他让人关了十七年，被发送到一个营地，在那儿他有时间明白他那样对待贝阿特里斯，纯粹是不懂人情世故。懊悔、失望。您毫不费力地想象到长期的监禁让他反复地思考了自己的羞愧、悔恨、气恼和愤怒。在同一个营地，还有一个很友善的小伙子，我曾经向您提过的：塞巴斯蒂安，他是我的一次奇怪冒险中的战友。而塞巴斯蒂安成了他的朋友。吕西安被激怒了，心慌意乱地，他认为自己应该去复仇，他抱怨所有的人。他就像您所说的那样要‘学坏’了。塞巴斯蒂安，冒险说服了他，而且告诉了他怎样能够找到我……就这样，我信任了吕西安·德勃吕纳。在跟我一起行动时，他想改名字。我呢，您知道我是无所谓的。当时，我避免去问他的过去。塞巴斯蒂安给我的介绍已经足够了。如果吕西安，或者什么贝尔纳丹这个牲口早些向我说出真实情况，我会省去很多无益的瞎想的。可是没有。在为我做点小事的同时，他想偷偷地把贝阿特里斯的踪迹找到。我随后跟了上来：他们交换的信件，他们的死灰复燃的爱情……所有的幼稚的、感人的谨慎……我只强调一点：贝尔纳丹内心里还是感谢蒙代伊发现了这些信并把它们保存起来的。”

“一切都是由此引发的。”我说。

“确实如此。”罗平说，“贝尔纳丹向我保证，他打听过了，在蒙代伊的豪宅里有能够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最终还是同意干了……他本人不敢单独行动。我希望在假装找值钱东西时，可以把手伸向这些信；或者是由我来发现它们，而对它们又不重视。我呢，我承认刚开始时有这么一个什么都要别人教的年轻人陪着是很有趣的。遗憾的是，我没觉察出这个年轻人是个危险的反对势力。我那天晚上发觉了，只是晚了一点，这也是我的教训，即当我在达武元帅墓前被别人打蒙之时。”

“是他呀！”

“肯定啦！”罗平一面说，一面以羞愧的神情揉着脖子。“他以为我要

去取那束花。另外，也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那么乔装改扮的话，他也就会认出我来了。不过，也许我还是会挨打的，因为他不会允许我拿走写给他的信的。当人们相爱时，人们是不想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

我的朋友很久没说话，静静地陷入了回忆之中。我借此机会把他刚讲给我的故事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为了不忘记它们，我是从来不做笔记的。那么，不是库塞尔打昏的他，像他刚开始时想的那样，而是贝尔纳丹。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告诉他，就是想了解他的那些胆怯的廉耻心。可是，罗平做为罗平，是否表现出对贝阿特里斯比对她的利益更关心呢？贝尔纳丹哪儿来的故弄玄虚，由于某种早有的嫉妒他根本就没有敢把它吐露出来。当我要把这些事誉清之时，我决心不忽略掉这类事情。

罗平，带着那种只属于他本人的预见才能微笑地望着我。

“您在想贝阿特里斯？”他问道。

“确实如此。我猜想您的贝尔纳丹最终将被迫把实情全部说出来。”

“那当然啦。他全部供认了……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到她家里去，他为什么朝她的丈夫开枪。当然，对这些，她全都原谅了。”

“可是您呢？……她也原谅您是亚森·罗平了吗？”

“我肯定她会。您看出没有，即便我是凶手，她也准备忘记掉。因为我是为保全她的名誉和她的儿子而战斗的。”

“那么蒙代伊呢？”

“我把他放到了最后。”罗平说，“一个如此奇特的结尾，没有任何人愿意相信这一点。可是再也没有比这更真实的啦。不过让我随后再谈它吧。当贝阿特里斯和贝尔纳丹沉浸在抒发情感之中时，我把用人找到了一旁，认真彻底地审问了他。我从他那里得知，蒙代伊早在同他妻子一同去芒特旅行的前一天就准备好了一只包罗万象的箱子……”

“都是些什么东西？”

“蜡烛、钢钎、一把锤子、好几盒火柴……一个搬运行李的工人来到家把这件行李放到了车站的行李寄存处……车站，您现在明白了吧？”

“您想说他打算去兰斯，然后去城堡吧？”

“很明显。他这么急着要去那里。我只得去拆开这对年轻的情侣。在好好地给了老用人应该得到补偿之后，我带走了贝尔纳丹。他会对我有用的。”

“别把他留在可能受到危害的地方。”贝阿特里斯对我指示道。

在把手伸给我之前，她犹豫了一下。

“‘——祝你们好运……儒尔迪厄律师。’她说。于是我明白了，我在她的眼中始终是孤儿寡母的保护者。”

“在罗平表现出来的活泼诙谐中有一丝伤感。我假装没有看出来。”

“回到蒙代伊身上来吧。我急于想知道他的情况。”

“我也一样，我当时也很着急。”他笑着说道，“但是在去韦基之前我还有点准备工作要做。但是，请相信，我的要了解真相的心情与您的一样急迫！”

十一 在烈火中

第二天，在近黄昏时，罗平和贝尔纳丹已经远远望见城堡了。

部队已经不见了。台阶上留下的只是一些已经被风吹得到处都是的稻草和废纸。

“把我们的自行车放在花园里。”罗平说，“而且别出声。不能让他听到我们的动静。从现在开始，他是在他自己家中，而我们，我们是不受欢迎的人。他有权朝我们开枪的。”

他们小心翼翼地来到城堡墙边，然后走到城堡的南面，它在空袭中已经被炸得一塌糊涂。门和窗都被爆炸的冲击波掀倒了，然后马马虎虎地用一些油毡堵了起来。人们只得选择该从哪个敞口地方进到里面去。罗平点亮手电，朝前厅走去，同时还格外小心脚下，因为士兵们搬走东西后根本就没有随手打扫一下，地板上满是残留物：铁丝、木块、旧报纸，它们在脚下发出枯树枝般的响声。他不时地停下来听一听。晚上的微风从空洞的房间里吹过，带来阵阵的不安。他在一间老客厅门口停了下来，老客厅曾被用作办公室而且也还可以住人。

“啊。”他喃喃着。

电筒的光束停了下来。

贝尔纳丹从他同伴的肩头望过去，看到地上铺着一张床垫，被子也都拖到了地板上。一口箱子安放在床垫旁，上面堆着衣服，还有一只空瓶子，瓶口上插了一支蜡烛。再远一点的地方，有许多罐头，一个带柄的金属杯和一个饭盒，一双高帮皮靴。

“他住在这里？”贝尔纳丹问。

“是的。”

罗平用手电照了照墙壁和窗户。百叶窗全都关着，他走近临时的床铺，把被子掀到一边，然后他迅速地检查了箱子。

“很显然，”罗平说，“图纸放在他的口袋里了。它真的对我们很有用的。到上面去看看。”

他们到了二楼，悄然无声地，而且马上就知道了蒙代伊并没在城堡里。他们又看了看酒窖，以便彻底地放下下心来。里面没有一个人。

“那么他在外面干活啦？”罗平说道，“妈的！我知道啦。”

他想起了在花园里的卡车和中士说过的话：“这是地铁，这里面！您的同事想看一眼。可是现在还是禁止的。”毫无疑问，蒙代伊肯定在那里。

“赶紧。”他说，“我们可以抓他如瓮中捉鳖。”

他们穿过花园，在一间老库房的废墟里发现有楼梯台阶直通地下。他们倚着光滑的楼梯的壁向下走去，落脚的地方是铺了水泥的地面。他们走进了宽敞的长廊，觉出里面的风较暖，说明地下较潮湿而且还有霉味。他们的面前是这些神奇的香槟酒的酒窖，是它们使得这一地区名声大噪的。通道在黑暗中延伸得很远，手电光映出通往德高维尔的铁道线。

“沿着它走，碰碰运气。”罗平说。

他们朝前走去，尽量保持着宁静，虽然地上到处都是垃圾。瓶子和大酒桶早已没有了。轮流开到这里来的队伍肯定把它们都掠光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宿营过的痕迹：木板、床上用品和粗陋的火盆等。罗平在两条道轨交叉处停了下来。蒙代伊拿走的地图就是在长廊里的错综复杂的路中辨明方向用

的。那么什么东西会藏在这窖里呢？这里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肩并肩地挤着，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他们在这里吃，在这里睡，一同玩牌，分别给各自家里写信，但不可能想到珍贵的东西就藏在这里。最好是继续前进，别为这不着边际的推理去浪费时间。只要沿着铁轨走，就不会迷失方向。主要长廊还通往其它几处地下室，罗平简单地照了照，为的是争取时间去发现更远处的其它东西。

寂静和夜色开始向他们袭来。他们强烈地感到了身处地下墓穴中的滋味，唯一的生者置身在一群成为幽灵的人群中的心情，而这些人在这墙上到处留下字迹：第三排……第十二小队……，还有题词：期满退役……马尔戈万岁……，指示牌：卫生所……东向出口……。此时，突然，远处传来了声响。他们呆住了，心在激烈地跳着，就像是被宗教裁判所判为终身监禁的人听到了由他们的援救者发出的声音一样。

“是他。”罗平低声说道。

他们走进了旁边的一条廊子，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很有节奏的声音从他们的左侧传来，不过相距还很远。

“他在干什么？”贝尔纳丹问道。

“在挖土。”

他们转了两个弯道。声响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而且地下的共鸣使它变得很响。罗平用手遮住手电的光线，而且也改为一下一下地照，主要是要看清楚脚下的路。他现在能分辨出每次镐头下去后，土和石块落下的声音。他们距蒙代伊不远了。贝尔纳丹冲到了突然停下来的罗平的身上。罗平转过头来轻轻说道：

“他就在这儿。”

他们只要伸长脖子就能看见他，地窖开在长廊的一侧，就像是教堂里的侧面祭坛一样。而蒙代伊上身光着，在成堆的崩塌物里艰难地走动，挥舞着镐，像个恶魔一样在一盏马灯的照射下拼命地干着。可是，他并不是在挖地。他在拼命地挖对面的墙壁，好像他要挖掉一面墙似的。也的确，他面前的那扇墙向他张开了大口。在蒙代伊放下镐、用手臂翻过来擦额头上的汗并把马灯举到自己的面前时，他们才最后得到确认。缺口出现了，一条黑黑的细缝渐渐变成了裂缝。

蒙代伊用两只手抓住一条裂缝的边，试着把一块像正从一张大口里龇出的牙一样的石块摇下来。他的背已经变成了弓形，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但是没有奏效。于是，蒙代伊又抓起镐头，开始朝这块障碍物猛挖起来。

罗平向后稍许退了一下。

“地窖的尽头被砌住了。”他说，“有双层墙壁，中间是空的。我在想，他们到底在里面藏了什么东西。”

他们又接着观察，于是发现了他们在开始时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一包蜡烛就放在马灯的旁边，此外还有箱子和一只装得满满的瓶筐。一条面包和几个罐头就放在稍远一点的摊在地上的像是一条床单的布上。蒙代伊知道他的工作要持续很久。一把铁锹插在一堆已经清出的上和废砖头上。罗平始终在想着一个问题：库塞尔和蒙代伊怎么会知道这间地窖已经改建成保险箱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怀疑过这个问题。蒙代伊想朝某些珍贵的东西伸手。可是，如果老蒙科尔内想要这样做，那么肯定是在战争开始时，把很有价值的东西藏起来，可能是黄金，他绝对会万分小心的，而且无论是蒙代伊，

还是库塞尔，都不可能得到任何一点风声的。此外，一个人是绝不可能砌起这么厚的一堵墙的。因为事实说明，像蒙代伊这样一位壮得像头熊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能挖开它。那么，老蒙科尔内又是找谁帮忙的呢？而且，还有其它的问题。祖父本应该在他的遗嘱中指明珍宝的存在。他是不愿意从伊莎贝尔手中剥夺它的。

“等一下。”罗平最后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蒙代伊从洞里出来的。最好再让这神秘气氛浓重一些。”

一个小时以来，蒙代伊不停地挖着和铲着挖下来的废土。他终于停了下来，对着瓶口喝了一大口酒。然后他把马灯凑到豁口处，仔细看着自己的工作成果。要想让像他这么肥胖的人穿过去的话，这个洞就太窄小了。他走了几步，跌了跤，抖下落在裤子和鞋上的土，然后切了一块面包。很显然，他并没感觉到被人监视，而且这个人平心静气地吃东西的样子怪得很。借着冒烟的油灯的光亮，他走过去到外套里找香烟，然后点燃它，静静地让自己休息几分钟。他在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时间。他现在在自己的家中，是这些地窖的主人，是这一片产业的主人。那他为什么要急匆匆地呢？谁又会阻止他行使自己的权力呢？

他吐了几口烟，又吸了几口烟。然后朝地窖中罗平的视线所不及的部分走去。他很快就推着一辆手推车回来了。一辆手推车？可是要手推车干什么？真的有这么重的东西要搬运吗？蒙代伊把手推车顺着已经挖穿的墙靠住，又操起了镐。他又干了好一阵子，最后认为缺口已经够宽度了。他先把一只肩膀伸过洞口，然后是一条腿。但是胸部卡在了那里。他轻轻地摇晃着，几乎要擦伤肋部，最后强行钻了进去。一块石头掉了下来，他也马上就消失在里面了。他已经在那一侧了。只有他的手还看得见，还抓在缝隙的边上。此时，他们听到了吓得他们毛骨悚然的声音。

“他在笑。”罗平说道。

蒙代伊独自一人在笑，在神秘的坑道的另一头。他笑得像一个受苦的人，笑声中既有险恶又有快意。他让一种以如此焦虑不安和如此罪恶的代价换来的欢乐尽情地奔放出来……

“他疯啦！”贝尔纳丹低声咕哝着。

“噢，没有！只是，他成功了。胜利啦！你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它会产生怎样的激动之情。”

手出来了，然后是脑袋和擦成满是条纹伤痕的上身。蒙代伊又回到了地窖，去把大锤、钢钎找拢来，同时还点上了一支蜡烛。“那么有箱子要撬啦。”罗平在想。蒙代伊已经很灵巧地又钻到另一侧去了。锤声很快传了过来，接下来是拔钉子时发出的特有的吱嘎声。静了一会儿。然后蒙代伊又出现了，手里拿着铺地石般厚薄的一个包。他在灯旁跪了下来，把表面包着的纸撕开，然后看着罗平无法辨认出来的东西。他呆了很长时间，坐在自己的小腿上，好像在思索着，可是他的嘴却像是在数数。在数什么呢？焦虑不安和急于想弄清楚这一切的想法令罗平不停地发抖。

蒙代伊又站了起来，然后又喝了一大口酒。他撕下来的纸好像在地上跑着，像是被风吹动的一片死树叶一样打着旋。罗平明白了，这里建有一条通风烟囱，是工兵们干的，以便让在地窖里这块较深地方宿营的士兵们可以自由地呼吸。烟囱应该是通向地窖的，但是从罗平呆的地方看不到它。烟囱里冒出了冷空气，因为蒙代伊打开了自己的箱子，从中取出了一条浴巾，认真

地擦着肩头和前胸。然后他又抓起他的镐，开始再把缺口弄大。

“我们干点什么，老板？”贝尔纳丹轻声问道。“我，我的关节都僵硬了。”

“嘘，再等一等。不会再等很久了。”

蒙代伊现在一铲一铲地往远处铲着碎土。他清理出洞口四周，把推车靠在了洞口旁。于是，使人目瞪口呆的伎俩开始了：此时，蒙代伊又钻进地窖里，从地窖里面往手推车里扔了十几个包，它们不会很重，因为在落到车板上时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响声。开始时，出于本能，罗平还试着数一数。但是他马上就放弃了，他集中精力，只考虑这么一个问题：“这是些什么东西？”他撇开了一个又一个出现在他脑际的假设。让他费解的是，这些包尺寸相同，大小相同，那么这说明了它们是同一种东西。

当手推车装满后，蒙代伊又出来了，他的胸毛被汗水粘在一起了。他抓紧每一分钟，架起手推车，把它拖到了地窖的中央。在这儿，他手腕一翻，再猛地一推，把车里的东西都推到了墙边。他用铁锹背把这些东西拢成一堆。

“您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老板？”贝尔纳丹低声问道。

罗平专横地不让他出声。他慢慢往前挪动了一下，以一种近乎痛苦的焦急心情盯着蒙代伊的一举一动。蒙代伊从他的衣箱后面提出了一桶煤油，他打开盖子，神态自若地，就像是一个极自觉的工人。现在，他又慢条斯理地把煤油浇到那一堆东西上。然后，他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报纸，把它卷成筒状，用打火机把它打燃。他待火苗大一些之后，便把燃烧的筒状报纸扔到了那一堆纸包上。

大火马上燃烧起来。同时伴有极响亮的呼啦啦声。大火，在烟囱抽风的作用下，向天花板投去蓝色和黄色的火舌。蒙代伊向后退了好几步，双手插在腰间，在观赏着这炽热的火焰。罗平和贝尔纳丹惊呆了，也在一边看着。纸包鼓了起来，又瘪下去，散落出很多纸片来，它们被大火的热浪裹挟着，打着旋儿飞向四方。

其中一张在距罗平不远的地方落了下来。冒着被发现的危险，不过蒙代伊早就放松了警惕，罗平趴在地上，伸出手臂去。他捡起这张东西，把贝尔纳丹往后推出了好几米。借着墙体探出的部位作掩护，他用手电对准了这张残缺的纸，结果差一点惊慌得把它松掉。

这是一张钞票的一部分。他疑虑重重，更加认真地查看抓到手的这块纸，但他终于明白过来了。钞票好几处都黑了，被火又烧掉了几处，但是仍然能清晰地辨认出：这是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跟蒙代伊藏在办公室的秘密抽屉中，后来库塞尔去把它拿走的那一张一模一样。

“给我看一看，老板。”贝尔纳丹请求道。

罗平把手按到他的嘴上，为了不让他因惊讶而发出喊叫声。“别出声，蠢家伙。这是一张钞票。”

“假的？”

“不。是真的。”

“可是，怎么可能呢？”

两个人以同样的动作，又都回到了他们各自的岗位上。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什么？这个负债累累的蒙代伊，这个强迫自己的妻子顶替伊莎贝尔的蒙代伊，这个干掉多夏安兄弟三人，就因为他们是他要取得老蒙科尔内的产生的碍事的见证人的蒙代伊，这个残忍的蒙代伊，居然会烧掉财富！

“财富！”罗平在想，“比财富还要多！这是宝库！是名符其实的财源！每捆有一百张钞票……”他在估算被烟火吞蚀掉的钞票的数目。数字在他的脑海中跳动着。而且这还没完，因为蒙代伊又第二次地装满了手推车，并把它推到了火边，撕掉捆纸包的纸带，然后把它们散撒在烈火之中，以使它们燃烧得更好一点。而这一批，已经不再是五十法郎的钞票，从它们的尺寸来看，应该是五百法郎和一千法郎的钞票。

“应该阻止他。”

“冷静一点。”

火焰的红光凄惨地映照在地窖的墙壁上。温度马上升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地上，几乎到处都是碳化了的残留物，黑灰，它们像老鼠一样地四处转悠着。蒙代伊在不慌不忙地用铁锄头翻动着火焰中心的没烧尽的一叠叠钞票。那样子就像花匠在秋天烧杂草似的。当手推车空了之后，他又去运第三次了。

罗平按着贝尔纳丹的手臂说：

“我想我开始明白了……”

一阵猛烈的爆炸声打断了他的话。裹着灰尘、火星的烟云涌进了长廊，接着是一间间地窖传出来的某种东西的倒塌声。罗平和贝尔纳丹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们跳向后面，想去呼吸一点干净的空气。

“是墙壁。”罗平说，“他中了埋伏……热度引爆了地雷……也许是蒙代伊自己踩响的。”

他们在黑暗中咳嗽着。罗平又打开手电。他照了照走廊。地窖口已经塞满了因爆炸而撕毁的钞票。

“我们过去吧？”贝尔纳丹问道。“他应该被炸死了。”

“别动。也许还有未爆的地雷。”

他们紧紧贴着墙壁，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切都恢复了宁静。而后，一个响声又猛地把他们吓了一跳，这声音如此异乎寻常，如此出乎意料，使他们恐惧得战栗起来。有人在打喷嚏。不。这绝不可能。蒙代伊在打喷嚏。他还活着！

两个人又一步步地走向长廊的拐角处，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地窖的里面。一丝弱光在黑暗中摇曳着。这光在逐渐变大，向四周投去一束晃动的光。蒙代伊坐在地上，又点燃了他那抗住了这次爆炸的马灯，他满脸是血。他的身后，墙体已经坍塌了一大半，让人看到一大堆箱子，其中一些已经散开，大批的钞票流了出来。这里应该有几十亿，可能会有上百亿的钱。

蒙代伊表情依然迟钝，贪婪地看着这金钱堆成的神奇之墙。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用手抹了一下脸，然后看着双手，也许还没有弄明白，它们怎么会是红色的。他差一点失去平衡，但勉强地挺住了，他发现自己的镐在手推车里头的碎渣残片中插着，便又把它握到了手中。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可把罗平弄糊涂了。这位满脸流血的人，这个几乎不省人事的摇摇晃晃地像机器人一样固执地朝那堆箱子走过去的人，当他举起镐，向最近的一口箱子砸下去时，他站不住了。在冲力的作用下，他单膝跪了下来，然后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再去砸，发狂地想要毁掉他为之残酷拚搏得来的神奇的财富。他站开了一点，努力舞起他的工具，但是马上又倒了下去。罗平他们听到他嘶哑的喘息声。

“老板，他要死啦。”

“也许还不会。”

蒙代伊四脚着地地爬向箱子。他伸出一只疯狂抖动的手臂，这是一个行将淹死的人的手，抓住拆开的木板，结果一捆捆，一包包的东西像雪崩一样地落到了他的头上。慢慢地，他松开了手，不再动一动，彻底地躺倒在富贵之地了。罗平下定了决心，钻进地窖，后面跟着贝尔纳丹。当伤者看到罗平时，极力想挣扎着靠墙坐起来。

“不。”他以一种嘶哑的声音说道，“不……不应该是您。”

为了保护他的财富，他双手做搂抱姿势。

“这是我的……你们快滚蛋！”

“好啦，蒙代伊。”罗平说，“您已经无法再坚持了。我们会给您治疗的。我们无意伤害您。贝尔纳丹，把箱子和外衣拿过来。”

他们用钱做了一个枕头，帮着蒙代伊躺了下来。罗平用浴巾擦着可悲的伤者的，被炸开的石子划破的脸。他看到有血从伤者的右耳中流出，便向贝尔纳丹做了个手势，意思是：“没用啦。”他坐在已经放弃争斗和变得顺从的伤者身边。

“我们把您救出去。”他说。

蒙代伊抓住他的手腕。

“我们一块儿分。”他喃喃道。

“好的。我们一块儿分。”

“发誓。”

“我发誓。只是我想先知道这些钞票的价值。它们是真的吗？”

“不是。”

“那么它们是假的啦？”

“不是。”

“您看他已经发谵妄了，老板。”

“设法帮我找一瓶没动过的酒。他口渴。”

就在贝尔纳丹去废墟中找酒时，罗平朝蒙代伊俯下身去。

“它们是真的，”他说，“只不过不是法兰西银行发行的，对吧？”

“正是的。”蒙代伊说，“是德国最高参谋部制造的。好像是克隆波林兹的主意。”

“他们的专家弄到了完全相同的纸啦？”

“是的。”

当然啦！罗平发现了这个阴谋的可怕程度。他很有点眼光，用一只手遮在眼前。它是这样的简单和这样地不择手段……德国人，想要毁掉法国，早在战前就印制了与真的一样的钞票……成箱的钞票在侵略者的护送下装上了军用货车……然后是马恩省的惨败、兰斯战役……不得不边战边后撤，而且还受到了来自右翼的威胁。德国人把这批财富藏在了一个又隐蔽又保险的地方……然后是再取回它们的无望的努力……在一九一七年他们对马尔克的进攻，向埃纳河的推进，为了减少人们对兰斯的关注，第三军团的无望的尝试，……德军总参谋部的这一战略终于被揭露了出来……成千上万的死者，在香槟酒的土地上腐烂变质，为了再夺回留在那里的威力强大的秘密武器……如果德国人能够利用它的航空力量 and 这浸满毒汁的钞票，侵占整个法国，那将会出现破产、毁灭……法郎会变成水……市场会倒闭，所有供给全都会变成不可能，人民会越来越恐慌，又会回到以货易货的年代……而这可

诅咒的钱就在这里……在行将死去的蒙代伊的身后……而这场游戏的赢家，再一次地是他，是他罗平啦！

当然，许多问题尚没有答案。无疑地，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德国人没再印制其它的钞票，也许是因为克隆波林兹的星已经变白了……也许是因为原材料的匮乏……但是罗平知道最起码的东西，他快要高兴和骄傲得晕过去了，因为最后一次的战役，将是他要获胜，独自一人，在地底下，而且是威风凛凛地。

贝尔纳丹回来了，带来了一瓶酒。罗平小心地打断瓶颈，然后把一点酒倒进了蒙代伊的口中。后者好像恢复了一点体力。

“您是怎么知道德国人的这个秘密的？”

“通过库塞尔。当他们的部队开始撤退时，在马恩河战役之后的……他们征用了十多个老百姓来砌墙。库塞尔，此时已经退役，所以也在其中了。之后，他们把这些人全都枪杀了，以保证没有任何人会说出去。可是库塞尔，本来也是要死的，却被他成功地逃脱了。”

罗平记起他在红棕色头发的人身上看到的伤疤。蒙代伊继续说着：

“库塞尔战前为我做事。当我负伤后，我十分偶然地在医院里见到了他，他也正在那里接受治疗。他向我谈及他的奇遇，叙述了他那令人震惊的建议，因为他会说一点德语，而且为了向我证明他没有说谎，他给了我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这是他从一只在搬运时被摔破的箱子里抽出来的。这张钞票，就成了我的护身符……我总是把它放在手边。”

“好像是发财的希望？”罗平说道。

“是的。我甚至花费气力清洗它，然后把它熨平，让它像全新的一样，因为它又脏又皱。我如此认真地拿着它！……当我得知警方要去我家搜查时，我担心他们会发现它，然后向我发问，于是我就叫库塞尔去把它取了出来……”

“当他放恐吓信时，他还干了这件事。”

“啊！您知道……是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放得下心来。”

“那么后来呢？”

“后来，我们就等着战争的结束。库塞尔知道我娶了蒙科尔内的孙女，以为我总有一天会成为城堡的主人。我向他透露了遗嘱的大致内容。一想到财富即将与我们无缘，他就气得发疯。是他出主意让我的妻子顶替伊莎贝尔的。也是他想要干掉多夏安兄弟们的，因为他们做为证人，将会毁掉我们的计划的。”

“那您为什么要杀掉他呢？”

“因为有些秘密是不能让两个人同时知道的。而这也正是他的想法。最好的证明是：他并没有告诉我墙壁里装了炸药……但是您，您们会救我的，是吧？您会帮助我恢复起来。我并没有什么……我只是有点头昏。有东西砸了我的脑袋……我们一起分……我们三个人一起分……”

他的手在身边摸着，摸到了钞票之后，就慢慢地把它抓住了。

“每个人一亿。”他低声咕哝着，“这足够了……这是说定的……跟库塞尔……我们应该把剩下的全部烧掉……”

他猛地一阵惊慌，直起了身子，看着扶着他的这两个人。

“一定要烧掉剩下的。”他以十分坚定的口气说道，“为了使我们所拥有的保值……所有这些钞票……因为太多啦……我们会变得什么也没有

的……”

他的话开始讲不下去了。

“帮我一下。”他接着说，“只要我们不全把它烧光……。”

他的眼睛闭上了。他又朝后倒了下去，他的握在胸前的手还抓着一把钞票。

“……做人多可怜呀。”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他的嘴唇蠕动着，但是再也没有吐出一个声音来。他耳朵里渗出的血越来越多了。

“脑颅破裂。”罗平说道。

“我也许应该专找急救的人去。”

“没有用啦。几分钟之内，他就会死去。还有更紧要的事要做呢。”

他指了指那一堆箱子。

“我们要把它们全部毁掉，而且马上进行。”

“这是真的，老板？我们不是每人可以留下一亿吗？”

罗平猛地站了起来。

“什么？你昏了头，你也一样！一百万也不行。五十法郎也不行。”

罗平摇晃着贝尔纳丹的肩膀。

“你清醒一下，我的好人。这钱上沾满了鲜血，你懂吗？无论如何，它们应该被毁掉。”

“可是……”

“没有可是。法兰西是第一位的！这几百亿，你看到的，是瞄准她的武器。那么，我们应该让这武器消失。如果我们留下哪怕这些钞票中的一张，我们就成了她敌人的同谋。这是很清楚的。我们马上开始行动吧。别遗憾。你听到了吗？没有遗憾……然后，你去想吧。现在，你可以娶贝阿特里斯。这是绝无问题的。很明显，她的丈夫在一次事故中死掉了。调查不会很深入的。人们只是想，这些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是谁也猜不出来。”

“可是，我是说：烟，老板。”

“什么烟？啊！那上面继续往外冒的烟，从通气烟囱那里？……你尽管放心。在这个时候人们都睡着了。况且蒙代伊完全有权烧那些部队留下来的垃圾。他是在自己家中。也可以说你是你在你自己的家中，幸福的小伙子，因为现在贝阿特里斯继承了这一切！至于地产……尽管它现在破烂不堪……几年之后会有丰厚的收入的。你再恢复香槟酒的生产 and 经营。这就足够啦。相信我，贝尔纳丹。你生来不是过我这种生活的。想想你的儿子吧。”

“香槟酒。”贝尔纳丹说，“不！这将会使我们想起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么，你们就全都卖掉。然后到别的地方去定居。对，譬如说去非洲吧。那里会有前途的。我在那里有些朋友。他们会非常乐意地帮助你们的。说完了吗？……那么，咱们动手干吧。”

他们把蒙代伊的没有生命的身体搬到了长廊里，然后动手干了起来。壁炉一直烧到早晨。当他们在天亮后露面时，已经是又脏又累了，但是心里是踏实的。罗平停下来，看着初升的太阳、初春的嫩树叶和开始将过去战争的遗迹抹去的小草。一只公鸡在远处啼了起来。

“吕西安，”罗平咕哝着，“现在就让我叫你吕西安吧。贝尔纳丹留在了下面……吕西安，你几小时之后就会又见到她了。请代我告诉她……”

他思索着，一种伤感的神情从他的脸上一闪而过。
“不，什么也不要对她说。”
于是他们以一致的步伐走向曙光。

